

尘封的天醇

穆罕默德传记

<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



印度 萨菲·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 著
马哈茂德·吕凤翔 译



伊斯兰之家中文小组 校对

الرحيق المختوم



تأليف :

صفي الرحمن المباركفوري

ترجمة : محمود ليوى فنغ شيانغ



مراجعة : فريق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بموقع دار الإسلام

目 录

世界伊斯兰联盟秘书长序

出版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

阿拉伯的地理位置及部落.....

 阿拉伯的地理位置.....

 阿拉伯的部落.....

阿拉伯人的政权.....

 也门国王.....

 希赖国王.....

 沙姆国王.....

 黑扎兹地区的酋长.....

 其他阿拉伯人的政权.....

 政治状况.....

阿拉伯的宗教.....

宗教状况.....

蒙昧的阿拉伯社会.....

社会状况.....

经济状况.....

道德.....

第二章

穆圣的血统及家族.....

 穆圣的血统.....

 穆圣的家族.....

穆圣的降生及为圣前四十年的生涯.....

 穆圣的降生.....

 生活在赛阿德家族.....

 回到慈母身边.....

 跟随慈祥的爷爷.....

 在伯父身边.....

 修士布海拉.....

 伏贾尔战役.....

 伏杜里盟约.....

 奔波的生活.....

 同海迪杰成婚.....

 重建天房，平息纠纷.....

为圣前的概况.....

第三章

为圣并接受使命.....

在希拉山洞.....

吉卜利里颁降启示.....

启示中断.....

吉卜利里第二次颁降启示.....

启示的种类.....

第四章

宣教的时期和阶段.....

第一阶段：秘密宣教.....

三年秘密宣教.....

第一批追随者.....

拜功.....

消息传到古莱氏人耳中.....

第二阶段：公开宣教.....

公开宣教的第一道命令.....

在亲戚中宣教.....

在绥法山上.....

宣扬真理，揭批多神教徒.....

古莱氏代表团觐见艾布·塔利布.....

阻止朝觐者接近穆圣的协商会议.....

阻挠宣教的各种手段.....

迫害开始.....

艾勒格姆的家.....

第一次埃塞俄比亚迁徙.....

古莱氏人对前往埃塞俄比亚的迁士施展阴谋.....

古莱氏人威胁艾布·塔利布.....

古莱氏人再次威胁艾布·塔利布.....

杀害穆圣的企图.....

哈姆宰皈依伊斯兰.....

欧麦尔皈依伊斯兰.....

古莱氏代表觐见穆圣.....

艾布·塔利布集合哈希姆家族和阿布杜·孟特利布家
族全面断交.....

不义、敌视的文书.....

在艾布·塔利布山谷的三年.....

撤消文书.....

觐见艾布·塔利布的最后一支古莱氏代表团.....

悲伤年.....

 艾布·塔利布逝世.....

 海迪杰归真.....

 重重忧虑.....

 聘娶苏黛.....

坚忍、执著的因素.....

第三阶段：到麦加外宣教.....

 穆圣在塔伊夫.....

向各部落及个体宣传伊斯兰.....

 穆圣接近的部落.....

 非麦加籍的信士.....

 麦地纳的六位杰出人物.....

 穆圣聘娶阿倚莎.....

夜行与登霄.....

第一次阿格白盟约.....

 派往麦地纳的宣教员.....

 令人欢欣的成就.....

第二次阿格白盟约.....

会谈开始及阿巴斯解释责任的重大.....

效忠的誓词.....

强调效忠宣誓的危险性.....

举行效忠宣誓.....

十二名负责人.....

哈兹拉吉族负责人.....

奥斯族负责人.....

恶棍泄露盟约.....

辅士们准备打击古莱氏人.....

古莱氏人向麦地纳首领提出抗议.....

消息被证实及古莱氏人追击盟誓者.....

迁徙开始.....

古莱氏议事厅.....

 谋害穆圣之决议的形成.....

穆圣迁徙.....

 包围穆圣的家.....

 穆圣离开家门.....

 离家来到山洞.....

 二人在山洞里.....

- 在通往麦地纳的路上.....
- 下塌古巴村.....
- 进入麦地纳.....
- 第五章
- 在麦地纳的生活.....
 - 第一阶段：迁徙之初麦地纳的状况.....
 - 建设新社会.....
 - 修建圣寺.....
 - 穆斯林结兄弟制.....
 - 伊斯兰盟约.....
 - 社会意义.....
- 同犹太人签订同盟条约.....
- 浴血奋斗.....
 - 古莱氏人对穆斯林的挑衅.....
 - 公然阻挠进入禁寺.....
 - 古莱氏人威胁迁士.....
 - 允许反抗.....
 - 白德尔战役前的军事行动.....
- 白德尔大战.....

战争的起因.....

伊斯兰的军力及各队领导.....

伊斯兰军朝白德尔行进.....

向麦加示警.....

麦加人准备战斗.....

麦加的军力.....

白尼·白克尔部族的问题.....

麦加军队出动.....

商队逃脱.....

麦加军想折回.....

伊斯兰军队陷入困境.....

协商会议.....

伊斯兰军队继续前行.....

穆圣进行侦察活动.....

获悉有关麦加军的重要消息.....

降雨.....

伊斯兰军队抢先占据军事要地.....

指挥处.....

部署兵力.....

麦加军开赴战场及内部出现矛盾.....

两军对峙.....

 战争开始及第一位死者.....

 格斗.....

 全面交锋.....

 穆圣祈求他的养主.....

 天使降临.....

 反攻.....

 易卜利斯逃离战场.....

 大溃败.....

 艾布·杰赫利的固执.....

 艾布·杰赫利之死.....

 这场战争中信仰笃诚的杰出典型.....

 两军伤亡情况.....

 失败的消息传到麦加.....

 胜利的消息传到麦地纳.....

 穆斯林返回麦地纳.....

 庆贺团.....

 战俘的问题.....

古兰经对这场战役的叙述·····	
白德尔战役与吴侯德战役之间的军事活动·····	
库德尔战役·····	
阴谋暗杀穆圣·····	
白努·盖努噶尔战役·····	
犹太人施展的阴谋诡计·····	
白努·盖努噶尔部落背弃盟约·····	
围困，求和，驱逐·····	
炒面战役·····	
兹艾姆勒战役·····	
克阿布·本·艾希勒夫之死·····	
白赫拉尼战役·····	
宰德·本·哈利斯武装分队·····	
吴侯德战役·····	
古莱氏人对这次大战的准备·····	
古莱氏的军力及领导·····	
麦加军出发·····	
先知侦察敌军行动·····	
穆斯林的戒备·····	

麦加军兵临麦地纳·····	
御敌协商会议·····	
征编伊斯兰军队，离开麦地纳，奔赴战场·····	
检阅军队·····	
在吴侯德与麦地纳之间过夜·····	
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及其党羽临阵脱逃·····	
余下的穆斯林继续前行·····	
防御计划·····	
穆圣向穆斯林灌输勇敢的精神·····	
麦加军的部署·····	
古莱氏人的政治把戏·····	
古莱氏妇女极力鼓舞士气·····	
第一位战争牺牲品·····	
战争聚焦敌军战旗及全歼敌军旗手·····	
其它地区的战斗·····	
安拉的雄狮哈姆宰之死·····	
控制战局·····	
离开妻子的怀抱，奔赴刀光剑影的战场·····	
弓箭手们的出色表现·····	

失败降临多神教徒·····	
弓箭手们的可耻错误·····	
哈立德·本·沃立德实施围剿穆斯林的计划·····	
面对围剿，穆圣的英勇表现·····	
穆斯林阵脚大乱·····	
穆圣身边的激战·····	
穆圣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穆斯林开始聚拢在穆圣身边·····	
多神教徒加紧进攻·····	
罕见的勇猛·····	
穆圣亲自射箭·····	
穆圣被杀消息的传开及在战场上产生的影响·····	
穆圣继续战斗及脱离险境·····	
吴班叶·本·赫利夫之死·····	
泰利哈助穆圣跨越大石·····	
多神教徒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	
凌辱穆斯林烈士的尸体·····	
穆斯林誓死坚持·····	
穆圣登上山以后·····	

艾布·素福扬战后的幸灾乐祸及他与欧麦尔的对话
白德尔之约.....
侦察多神教徒的动态.....
寻找遇难者及受伤者.....
掩埋遇难的穆斯林.....
先知向安拉祈祷.....
返回麦地纳.....
先知在麦地纳.....
双方伤亡情况.....
麦地纳的戒备状况.....
哈姆拉·艾赛德战役.....
古兰经对这场战役的叙述.....
这场战役的宝贵教训.....
吴侯德战役与盟军战役之间的武装行动.....
艾布·赛利迈武装分队.....
派遣阿布杜拉·本·吴奈斯.....
拉吉阿事件.....
迈欧奈井事件.....
白尼·奈迪尔战役.....

内志战役
第二次白德尔战役
杜迈·詹德利战役
壕沟战役
讨伐白尼·古莱兹族人
联军战役后的军事活动
赛拉姆·本·艾布·哈给格之死
穆罕默德·本·穆斯利迈的武装分队
讨伐白尼·赖哈彦族人
系列武装行动
白尼·穆斯泰里格战役
伪信士在白尼·穆斯泰里格战役中的行径
伪信士的话
流言事件
白尼·穆斯泰里格战役后的武装行动
侯德比亚和约
副朝的原因
动员穆斯林
穆斯林向麦加行进

- 古莱氏人试图阻止穆斯林靠近天房·····
- 改道绕行，避免流血冲突·····
- 白迪利在穆圣和古莱氏人之间斡旋·····
- 古莱氏使节·····
- 安拉制止他们对你们下毒手·····
- 奥斯曼·本·阿凡出使古莱氏·····
- 奥斯曼被杀的消息与利德瓦尼誓约·····
- 签订和约及和约的内容·····
- 遣返艾布·詹德里·····
- 为副朝宰牲、剃头·····
- 拒绝遣返女迁士·····
- 和约的结果·····
- 穆斯林的忧虑及欧麦尔同穆圣的谈话·····
- 弱者的危机消除了·····
- 古莱氏人中的英雄们皈依伊斯兰·····
- 第二阶段 崭新的时期·····
- 致信各国国王和艾米尔·····
- 致埃塞俄比亚国王楠扎希的信·····
- 致埃及国王迈高格斯的信·····

致波斯国王科斯鲁的信.....

致罗马国王盖苏尔的信.....

致孟兹尔·本·撒威的信.....

致也玛迈领导人胡兹·本·阿里的信.....

致大马士革领导人加萨尼王哈利勒·本·谢姆勒的信.....

致阿曼国王的信.....

侯德比亚和约后的军事行动.....

祖·格尔德战役.....

海白尔战役及古拉河谷战役.....

战争的原因.....

出兵海白尔.....

伊斯兰之师.....

伪信士们向犹太人报信.....

通往海白尔的道路.....

路途中的几件事.....

伊斯兰军进入海白尔.....

备战及海白尔的堡垒.....

战争开始及攻克纳尔姆堡垒.....

- 攻克索阿布·本·迈阿兹堡垒.....
- 攻克祖拜尔堡垒.....
- 攻克吴班叶堡垒.....
- 攻克奈扎尔堡垒.....
- 攻克海白尔的另一半.....
- 谈判.....
- 斩杀艾布·哈给格的两个违背协议的儿子.....
- 分配战利品.....
- 贾法勒·本·艾布·塔利及艾施阿里人的到来.....
- 同索菲娅完婚.....
- 毒羊肉事件.....
- 海白尔战役中双方的伤亡情况.....
- 法达克.....
- 古拉河谷.....
- 泰迈.....
- 返回麦地纳.....
- 艾巴尼·本·赛尔德武装分队.....
- 伊历七年的其它武装活动和战役.....
- 破布战役.....

- 补行副朝.....
- 穆尔塔战役.....
 - 战争的起因.....
 - 军队指挥官及穆圣对他们的嘱咐.....
 - 送别伊斯兰军队及阿布杜拉·本·勒瓦哈的啼哭...
 - 伊斯兰大军突遇危急情况.....
 - 迈阿尼协商会议.....
 - 伊斯兰军队向敌人进发.....
 - 战斗开始及指挥官相继牺牲.....
 - 战旗转给安拉的宝剑哈立德.....
 - 战争的结果.....
 - 两军伤亡情况.....
 - 战争的影响.....
 - 苏俩赛利武装行动.....
 - 派往胡杜里的艾布·古塔德武装分队.....
- 解放麦加.....
 - 战争的起因.....
 - 艾布·素福扬前往麦地纳重订和约.....
 - 准备战争及保守行动秘密.....

- 穆斯林向麦加进军.....
- 伊斯兰大军进驻迈拉·宰赫兰.....
- 艾布·素福扬出城打探消息.....
- 伊斯兰军队离开迈拉·宰赫兰前往麦加.....
- 古莱氏人准备伏击伊斯兰军队.....
- 伊斯兰军队抵达祖图洼.....
- 伊斯兰军队进入麦加.....
- 穆圣进入禁寺，清除偶像.....
- 穆圣在禁寺礼拜，然后对古莱氏人讲话.....
- 今天，对你们毫无谴责.....
- 天房的钥匙归还原主.....
- 比俩里登上天房，高念召拜词.....
- 胜利拜或感谢拜.....
- 处决几个罪恶滔天的古莱氏人.....
- 绥夫万·本·伍麦叶与菲达莱·本·欧迈勒皈依伊斯兰.....
- 麦加解放后的第二天，穆圣发表演说.....
- 辅士们担心穆圣会留在麦加.....
- 接受效忠.....

小住麦加，处理事务·····	
武装小分队·····	
第三阶段：使命的最后阶段·····	
侯奈尼战役·····	
敌军出动并在奥塔斯扎营·····	
富有战争经验的人纠正指挥官的做法·····	
敌人的侦察兵·····	
穆圣的侦察兵·····	
穆圣离开麦加前往侯奈尼·····	
伊斯兰军队遭遇敌人的突袭·····	
穆斯林的返回与激战·····	
敌军溃败·····	
追击敌人·····	
战利品·····	
塔伊夫战役·····	
分配存放在吉阿拉奈的战利品·····	
辅士对穆圣的不满·····	
海瓦赞使团·····	
副朝及返回麦地纳·····	

离开麦加后的武装行动·····	
征收天课的工作人员·····	
武装分队·····	
塔布克战役·····	
战争的原因·····	
罗马人和加萨尼人备战的确切消息·····	
形势更加严峻·····	
穆圣决定前去迎战·····	
通知做好会战罗马人的准备·····	
穆斯林们积极准备出征·····	
伊斯兰军队开往塔布克·····	
伊斯兰军队进驻塔布克·····	
返回麦地纳·····	
未出征的人·····	
塔布克战役的意义·····	
关于这场战役的古兰启示·····	
这一年的部分重要事件·····	
第六章	
艾布·白克尔朝觐·····	

吉哈德一瞥.....

人们成群结队地加入安拉的宗教.....

各使团.....

宣教的成就及影响.....

辞朝.....

最后一次派兵.....

第七章

穆圣归真.....

 永别的预兆.....

 患病初始.....

 归真前一周.....

 归真前五天.....

 归真前四天.....

 归真前一、两天.....

 归真前一天.....

 穆圣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复命归真.....

 穆斯林的巨大悲痛.....

 欧麦尔的态度.....

艾布·白克尔的态度.....

安葬穆圣的遗体.....

第八章

穆圣的妻室.....

参考书目.....

世界伊斯兰联盟秘书长序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养育众世界的主宰，他创造了诸天、大地、黑暗与光明，祈求安拉赐福安予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封印的先知和使者，他报喜讯、传警告，安拉籍他拯救世人走出歧途，踏上端庄的道路——拥有诸天和大地 的安拉的道路，一切事情只归安拉。

安拉特赐他的使者穆罕默德说情权、高等的品级，引导穆斯林热爱他，并规定追随穆罕默德能获安拉的喜悦。安拉说：“你说：如果你们爱安拉，就当追随我，那么，安拉就爱你们，并宽恕你们的一切过失。”（3：31）这就是人们热爱穆圣、并寻求各种因素来加强与他的关系的原因之一。自伊斯兰出现以来，穆斯林一直积极地宣传他的佳行懿德、生平传记。他的生平传记包括他的语言教诲、行为和高尚美德。圣妻阿依莎曾说过：“他的品德就是古兰经。”古兰经是安拉的经典，是安拉完美无缺的言辞。具备如此品德的人才是最优秀、最完美、最值得众生爱戴的人。

基于穆斯林对穆圣的崇高爱戴，伊历 1396 年，第一届穆罕默德传记伊斯兰研讨会在巴基斯坦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世界伊斯兰联盟宣布举行《穆罕默德传记》有奖征文大赛，奖金共计十五万沙特利亚尔，奖给符合以下条件的前五名的优秀作者：

- 1、内容详实，编排按历史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
- 2、作品优秀，以前从未发表过。

- 3、列清所有的参考书，包括手抄本。
- 4、附作者简历、学历及所出版的作品（如果有的话）
- 5、稿件字体清晰，提倡电脑打印。
- 6、作品可用阿拉伯语及其它任何仍在使用的语言。
- 7、交稿时间自伊历 1396 年 4 月初至伊历 1397 年元月初。
- 8、稿件密封，交至世界伊斯兰联盟驻麦加总秘书处，由总秘书处设专门的编号。
- 9、作品由大学者最高委员会评审。

世界各地热爱穆圣的穆斯林学者们纷纷响应，世界伊斯兰联盟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接收各种语言的参赛作品。

次此大赛收到的作品共计一百七十一篇，其中：阿拉伯语八十四篇，乌尔都语六十四篇，英语二十一篇，法语一篇，毫萨语一篇。

伊盟组织大学者最高委员会对来稿进行了评审，获奖名单及奖金如下：

- 1、一等奖获得者印度赛莱夫大学的学者萨菲. 拉合曼. 穆巴拉克夫勒，奖金五万利亚尔。
- 2、二等奖获得者印度纽德莱伊斯兰私立大学的马吉德. 阿里. 汗博士，奖金四万利亚尔。
- 3、三等奖获得者巴基斯坦伊斯兰大学校长努赛尔. 艾哈迈德. 纳赛尔博士，奖金三万利亚尔。
- 4、四等奖获得者埃及共和国的哈密德. 迈哈穆德. 曼苏尔. 雷蒙德教授，奖金两万利亚尔。

5、五等奖获得者沙特阿拉伯麦地纳古兰背诵家阿布杜·赛拉姆·哈希姆教授，奖金一万利亚尔。

伊历 1398 年 8 月，在卡拉奇召开的第一届亚洲伊斯兰大会上，伊盟公布了获奖名单，同时，也在各大报纸上公布了获得者名单。

伊历 1399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早晨，伊盟总秘书处在其驻地圣城麦加召开了颁奖大会，麦加省副省长沙乌地·本·阿布杜·穆哈辛·本·阿布杜·阿齐兹亲王代表麦加省省长菲瓦兹·本·阿布杜·阿齐兹亲王主持了大会，并亲自向获奖者颁发奖品。此次大会上，总秘书处宣布，将用各种语言出版发行这些获奖作品。

读者们手中所拿的正是获得这次大赛一等奖的作品。其它获奖作品将陆续出版发行。祈求清高伟大的安拉接受我们为获取他的喜悦而做的一切努力，安拉是最好的监护者、援助者。祈求安拉赐福安予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他的家属和弟子们。

世界伊斯兰联盟秘书长：

穆罕默德·阿里·哈尔肯

出版者序

历史以来，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其使命的继承者及高举正信火炬的人们，始终把穆圣的生平事迹作为事业的动力，并把它作为赖以存在和延续的支柱。

从理论、思想、实践等方面，客观地研究穆圣历史的人们会发现：穆圣的历史是一部奇特的历史，他和追随他的人们超越了尘世间的一切物质，使人性升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之上。

深入研究穆圣的历史，并试图揭示他何以能够使干枯的历史焕发生机，使世界开满美丽的人性之花，他何以能够塑造一个卓越群体——如果你要指责这个群体有何缺陷，那么其缺陷就是他们不是天使——历史会说：这里的确曾是一片荒凉的世界，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卓越群体，是伊斯兰使他们走进没有黑暗的天地。

深究穆圣的作为，会觉得他仿佛在告诉你：“我确实塑造了一个与天地共存的稳麦——信仰共同体。”

没有人能像穆圣那样百折不挠，坚持真理。在动荡的尘世中，他始终恪守着心灵的宁静与平衡，他那善良高尚的心灵超越了存在的含义，他天生就是为了化解事端、征服物欲。穆圣是整个人性历史的源泉，是人类正确思想体系的基础。

清高伟大的安拉铸造了穆圣的心灵，使其远离私欲的膨胀、人性的贪婪。因此，阅读穆圣的历史、深究他的言

行的人，应关注安拉赋予他的天性，这样他就会明白：为什么只有在穆圣的历史时代，人类的道德水准才达到顶峰。

穆圣的一生既是一个人实现生命的过程，又是一场人类进步的革命。他的奇特在于，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实现了全人类无法实现的事业，他的一生都是安拉的安排，目的是为了实​​现生命的意义，正如为了提供生命所需的物质一样。阅读穆圣的历史会把你带入愉快的境界，令心灵惬意的花园，令想象振翅的风景，它能增强生命的平衡和活力，并从人性的各个角度调整你的心态；再继续仔细品味时，你会觉得穆圣犹在眼前。

穆圣的话越品越有味，它既临近又遥远；近如体内的精神，远如冥冥中的灵魂；你接近它，它就会靠近你；你疏远它，它就离你而去。它没有哗众取宠的多余内容，每句话都是为了揭示真理，都出自有思想、有心灵、有正信的口，它的背后是伟大的安拉；它反映穆圣伟大的心灵世界，涵盖了符合人性、毫无矛盾的天启宗教。

穆圣传记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是信士心理动态的支配者，是良知的监督者，它能使人摆脱物欲的诱惑，超越时空的羁绊。

这一切是心灵、物质及地球上一切有诱惑力的东西都无法提供的。心灵只有明白人生的目的才能自由翱翔。安拉派遣使者，是为了使他意欲的人脱离对偶像的崇拜，转而崇拜安拉、放弃谬论、走向伊斯兰、超越狭隘的尘世，奔向广阔的今后两世。

鉴于古往今来穆圣生平在穆斯林生活中的重要性，大批从不同视角，以不同风格介绍穆圣的作品纷纷问世，其中不乏系统、全面的作品，这给读者客观、翔实地了解穆圣提供了便利。

印度赛莱夫大学的苏菲·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教授撰写的这部《尘封的天醇—穆罕默德传记》，犹如“穆圣传记花园”中一朵艳丽的鲜花。这部书脉络清晰、内容翔实，是阅读和研究穆圣历史者的好帮手。

本书曾荣获“世界伊斯兰联盟”举办的《穆圣传》作品大赛的第一名。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印度的学者们在传承伊斯兰文化遗产方面，在经注学、历史学、圣训学及其它学科领域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卓越贡献。

我们把这本书奉献给东西方的所有穆斯林，祈求安拉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出版者：阿卜杜·赛俩穆·穆扎黑德

作者序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以真理和正道派遣了使者，让使者做世人的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的命令号召世人崇拜安拉，迈向光明的坦途。使者是安拉为人们归信安拉、末日，并永远纪念他而树立的榜样。祈求安拉永恒地赐福于使者、他的家属、弟子及虔心的追随者，并为他们打开慈悯、喜悦的源泉。

很高兴看到世界伊斯兰联盟于伊历 1396 年 3 月，在巴基斯坦召开了“穆圣传记国际研讨大会”，并在会后宣布，为调动学者的积极性，协调他们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范围内举办《穆圣传》征文大赛。我认为，此项活动的深远价值是语言无法描述的，穆圣的生平事迹及其可赞的榜样形象，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生命源，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幸福源。

在这样的大赛中，能奉献一点微薄之力是我的荣幸。但渺小的我又怎能增添这位人类导师的光辉呢？我只有从他的光辉中吸取幸福和欢乐，只有借助他的光辉才不致在重重黑暗中迷失自己；我生属于他的“稳麦”，死属于他的“稳麦”，愿借助他的说情，安拉赦宥我的过错。

这部作品篇幅适中，既避免令人生厌的冗长，又不过于简略。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发现参考书籍中，对于各种事件的时间顺序及细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此，我多方考证，收集我认为正确的史料；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

我并没有一一列举证据，只在担心读者诧异或有别于大多数学者的地方附上证据。

主啊！求你给我赐予今后两世的幸福，你是多恕的、至爱的、拥有无上权威的至尊的主。

萨菲·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

伊历 1396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五

公历 1976 年 7 月 23 日

于印度纳尔斯·赛莱夫大学

第一章 阿拉伯的地理位置及部落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生平实质上就是把他担负的使命传播给人类社会，通过这一使命，使人类脱离匆匆黑暗，走向光明，脱离对被造物的崇拜，从而只崇拜独一的造物主安拉。因此，参照当时使命的背景及其影响，就可以全面地展示这一精彩的历史画面。为此，我首先对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各部落，其发展状况及先知穆罕默德被派遣时的社会背景做一介绍。

阿拉伯的地理位置：

“阿拉伯”一词意为无水无草的荒芜沙漠。自古以来，就以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称呼这片地区及其居民。

阿拉伯半岛西临红海和西奈半岛，东濒波斯湾及伊拉克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南连延伸至印度洋的阿拉伯海，北接叙利亚及部分边境有争议的伊拉克地区，其面积介于一百六十万到二百万平方公里之间。

半岛有着十分重要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从内部看，它犹如沙漠中的一座天然城堡，外人无法占领并统治它；因此，自古以来，半岛的居民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正是由于这一天然的屏障，它才没有被相邻的两大帝国波斯和罗马所吞噬。从外部看，它坐落于各大洲之间的海陆交汇处，西北部是进入非洲的门户，东北部是通往欧洲的桥梁，东部通往中东及远东的印度、中国，同时，它又是通往各大洲的海路枢纽，是过往船只停泊的海港。这种优越的地

理位置，使半岛的北部和南部不仅成了各民族的栖息之地，还成了商业、文化、宗教及艺术的交流中心。

阿拉伯的部落：

根据阿拉伯各部落的渊源，历史学家把它分成三类：

1. 土著阿拉伯人：

即古阿拉伯人，无法获得关于他们的详细历史；这类人包括阿德人、赛莫德人、塔斯姆人、朱德斯人和尔姆拉格人等。

2. 南阿拉伯人：

即纯血统的阿拉伯人，他们是耶阿利布·本·耶希杰布·本·盖哈坦的后裔，故也叫盖哈坦阿拉伯人。

3. 北阿拉伯人：

他们是伊斯玛仪的后裔，也叫阿德南阿拉伯人。

南阿拉伯人世居也门，包括很多部落，最著名的有两个：

1. 哈姆彦部落：

该部落中主要的氏族有：宰德·朱姆胡尔、古扎尔、塞卡希克等。

2. 凯赫兰部落：

该部落中主要的氏族有：哈姆丹、安玛尔、塔伊、马兹哈吉、凯德、莱赫米、朱扎姆、艾兹德、奥斯、哈兹拉吉及沙姆国王杰夫乃的后裔等。

罗马人在占领埃及和沙姆地区后，不仅完全控制了海上商业通道，还大肆破坏陆上商业通道，凯赫兰人的商业开始衰落，凯赫兰各部落中的大部分人在大洪水前不久迁离也门，分散到半岛各地。

凯赫兰部落中迁离的人可以分为四类：

1. 艾兹德氏族：

该族酋长是伊姆兰·阿穆尔·穆扎格巴，在他的带领下，艾兹德氏族离开也门，迁到半岛北部。随后，该氏族中的苏阿莱布·本·阿穆尔前往黑扎兹地区，落居在赛阿莱白和兹嘎尔两地间。苏阿莱布的儿子们长大成人后，其力量不断壮大，并最终落居到麦地纳。苏阿莱布的后代主要有：奥斯、哈兹拉吉及儿子哈利斯的两个儿子。

该氏族中的另一个人哈利斯·本·阿穆尔带领家人，先是流落在黑扎兹地区周围，然后前往宰赫兰，最后，他们攻进麦加，取代了杰尔宏人。

伊姆兰·本·阿穆尔本人及其家人落居阿曼，史称阿曼艾兹德人。剩余的其他人落居到帖哈麦，史称舍努埃·艾兹德人。

杰夫乃·本·阿穆尔带领子孙落居到沙姆地区，他是加萨尼诸王的先祖，加萨尼原是黑扎兹地区一泓清泉的名

字，他们迁往沙姆地区前曾居住此地，故称他们为加萨尼人。

2. 莱赫米和朱扎目氏族：

他们迁到了半岛的东部和北部，莱赫米人纳赛尔·本·勒比阿是希赖王国姆娜宰勒诸王的先祖。

3. 塔伊氏族：

他们沿着艾兹德氏族迁徙的路线继续北上，最后落居艾扎和赛里米两山脉之间。后来，这两座山被称为塔伊山脉。

4. 凯德氏族：

该氏族最初落居巴林，随后被迫离开，迁往哈达拉毛地区，在那里又遭遇和在巴林同样的不幸，最后定居内志地区，并建立较强大的政权，但不久便销声匿迹。

哈姆彦部落中还有一支，即古达尔氏族，尽管对他们是否属于哈姆彦部落有分歧。他们迁出也门，落居到伊拉克的赛马沃沙漠。

至于北阿拉伯人，他们的始祖是从伊拉克的库法地区附近、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乌尔村迁出的先知易卜拉欣（愿主赐他平安）。关于易卜拉欣的故乡及其家族的宗教、社会状况，从许多出土文物上能够详细地了解到。

众所周知，易卜拉欣离开乌尔，先是到达豪兰，又从豪兰到了巴勒斯坦，并选择该地作为他的宣教基地。他曾多次巡访巴勒斯坦各地。有一次，他还去了埃及，当时埃

及国王法老企图霸占易卜拉欣的妻子撒莱，但安拉揭穿了他的阴谋。当他得知撒莱同安拉之间有如此牢固的关系后，他把自己的女儿哈吉尔送给了撒莱做侍女，以示敬重。后来，撒莱把哈吉尔聘给了自己的丈夫易卜拉欣为妻。

易卜拉欣返回巴勒斯坦后，哈吉尔为他生下一子，取名伊斯玛仪，撒莱为此嫉妒在心，便一再要求易卜拉欣赶走她们母子。易卜拉欣只好把哈吉尔母子带到黑扎兹地区，安置在天房跟前的一个没有水草的山谷里；此地原是土丘，后经洪水冲刷成了山谷。当时的麦加毫无人烟，也没有水，易卜拉欣放下一袋枣，一皮囊水便返回巴勒斯坦。没几天，枣和水全完了；由于安拉的慈悯出现了渗渗泉，母子二人得救，此故事众所周知。

来自也门的杰尔宏部落，征得伊斯玛仪母亲的同意后，落居在麦加。据说，杰尔宏人早先就流离在麦加周围的山谷里。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杰尔宏人移居麦加发生在伊斯玛仪成年之前，此前，杰尔宏人就曾光顾过该山谷。

易卜拉欣时常到麦加探望伊斯玛仪母子，具体他来过多少次不得而知，但可靠的历史文献中对此有四次记载。

清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记述了易卜拉欣梦中受到启示，他遵奉安拉之命，准备宰自己的儿子伊斯玛仪的故事。他叙述道：“当他俩顺服安拉，其儿子侧卧下后，我喊道：‘易卜拉欣啊，你确已兑现了那个梦。’我必定报酬笃诚的人。这确是明显的考验。我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赎了他。我使他的英名永存。‘祝易卜拉欣平安’。”（列班者：103—109）

据《创世记》记载：伊斯玛仪年长伊斯哈格十三岁。上述故事发生在伊斯哈格出生前，因为伊斯哈格将要出生的喜讯是在叙述完上述故事后才提到的。

上述故事是易卜拉欣四次探望伊斯玛仪母子中的一次。

另外三次在《布哈里圣训集》里均有记载，是伊本·安巴斯传述的。

伊斯玛仪长大成人后，跟随杰尔宏人学习阿拉伯语。他深受杰尔宏人的爱戴和器重。哈吉尔去世后，杰尔宏人把本族的一位姑娘嫁给了伊斯玛仪。成婚后，易卜拉欣来看他，当时儿子不在家，只见到了儿媳，遂向儿媳询问儿子的情况，听到她不断地抱怨家境贫寒时，易卜拉欣嘱咐她转告儿子，门槛该更换了。伊斯玛仪明白父亲话语的含义，于是，同妻子离异，另娶杰尔宏酋长穆达德·本·阿姆尔的女儿为妻。

伊斯玛仪第二次结婚后，易卜拉欣去看望他，这次又没见到儿子，在听到儿媳不断感赞安拉对他们夫妻的慈悯后，他嘱咐儿媳转告儿子，要看护好门槛；之后，他回到巴勒斯坦。

第三次探望时，他见到了儿子伊斯玛仪。当时，正坐在渗渗泉旁的一块岩石上修弓箭的伊斯玛仪看到父亲，立刻迎上前去，并热烈地拥抱起来，父子二人在此之前，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漫长的别离使一个年迈的慈父、善良孝顺的儿子难以忍受。这次探望期间，父子二人合力修建了天房，竣工后，奉安拉之命，易卜拉欣号召人来此朝觐。

穆达德的女儿为伊斯玛仪生育了十二个儿子。他们分别是：拿比特、盖达尔、吾德巴尔、穆巴鄯、穆施曼、杜玛、弥沙、侯杜德、叶特曼、叶图勒、纳菲斯和盖德曼。由这十二个儿子身上繁衍了十二个部落，他们全部在麦加住过一段时期，主要生活来源是往来于也门、沙姆地区和埃及的经商；后来，这些部落分散到半岛各地，甚至半岛外面，势力也开始逐渐衰落。最后，仅存拿比特和盖达尔的后裔。

拿比特·本·伊斯玛仪的后裔曾在黑扎兹北部以白图拉为首都，建立过威震四方的强大政权，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后来被罗马消灭。据历史学家苏莱曼·拿德韦先生考证，加萨尼人、奥斯部族、哈兹拉吉部族都不是盖哈坦的后裔——南阿拉伯人，而是拿比特·本·伊斯玛仪的后裔——北阿拉伯人。

盖达尔·本·伊斯玛仪的后裔一直居住在麦加，繁衍生息，直至阿德南及其子迈阿德，北阿拉伯人的血统可追溯至他。阿德南是穆圣家族的第二十一辈祖先。但据考证，阿德南相距易卜拉欣四十代。

阿德南的孙子奈扎尔有四个儿子，从他们身上繁衍成了四大部落，分别是：伊亚德、安玛尔、勒比尔和穆达尔。其中以勒比尔和穆达尔两家族人数最多，势力最强。勒比尔的后裔有：艾赛德·本·勒比尔、安兹，阿布杜·盖斯，瓦伊利的两个儿子白克尔和泰俄利布、哈尼法等。

穆达尔的后裔主要有两支：盖斯·阿兰·本·穆达尔和伊利亚斯·本·穆达尔。盖斯·阿兰的后裔有：赛利姆、

海瓦赞和俄图凡。俄图凡的后裔有：阿布斯、宰布彦、艾施吉尔、俄奈·本·艾阿索。

伊利亚斯的后裔有：泰米姆·本·姆勒、胡宰利·本·穆德莱克、艾赛德·本·胡宰买、凯纳奈·本·胡宰买。凯纳奈的后裔有古莱氏。古莱氏人是凯纳奈的第五辈后人。

古莱氏人家族众多，著名的有：贾姆赫、赛赫姆、欧姆耶、迈赫朱姆、泰姆、宰赫尔及古萨·本·凯俩布。古萨的后裔有：阿布杜·达尔·本·古萨、艾赛德·本·阿布杜欧扎·本·古萨、阿布杜·迈纳夫·本·古萨。

阿布杜·迈纳夫的后裔有四个家族，分别是：阿布杜·夏姆士、诺法利、孟特利布和哈希姆，在哈希姆的后人中，安拉选中了他的重孙——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阿布杜·孟特利布·本·哈希姆。

先知穆罕默德（原主福安之）说：“安拉从易卜拉欣的后代选中了伊斯玛仪，从伊斯玛仪的后代选中了凯纳奈，从凯纳奈的后裔中选中了古莱氏人，从古莱氏人中选中了哈希姆，从哈希姆子孙中选中了我。”

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原主福安之）说：“安拉创造了众生，并选择我出身于优秀的部落中最好的两支，他使这两支繁衍成许多优秀的部族，并选择我出身于最好的部族；随后，他使这部族繁衍成许多优秀的家族，并使我出身于最好的家族，我是该家族中最优秀的人，我家是最优秀的家族。”

阿德南的后裔很多，他们分散在阿拉伯各地，逐水草而居。

阿布杜·盖斯、白克尔·本·瓦伊利、泰米姆三家族迁徙到巴林，并落居在那里。

哈尼法·本·苏阿布·本·阿里·本·白克尔迁徙到也玛迈(今利雅德)，落居在也玛迈首府胡吉尔。

白克尔·本·瓦伊利家族中的部分人散居在也玛迈、巴林、赛夫，卡兹米、伊拉克周围及艾布莱和海特沿线。

泰俄莱布家族散居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其后裔同白克尔家族相居为邻。泰姆后裔散居在巴士拉的沙漠里。

赛利姆人定居麦地纳附近，分布在古拉山谷、海白尔地区、麦地纳东部及罕莱地区。赛格菲人住在塔伊夫，海瓦赞人住在麦加东部的奥塔斯地区，该地是麦加通往巴士拉的主要干线。

艾赛德人住在帖玛仪以东，库法以西的地区，在他们和帖玛仪之间住有塔伊部落的支族白赫泰尔。艾赛德人相距库法五天的路程。

宰布彦人住在帖玛仪附近到毫兰地区之间。

凯纳奈人留在帖哈麦，古莱氏人住在麦加及麦加郊区，当时他们分散不集中，到古萨·本·凯俩布时代才聚集起来，成了有威望有势力的麦加望族。

阿拉伯人的政权

谈论伊斯兰之前阿拉伯人的状况，应先勾勒出其政治、宗派、信仰的面貌，这有助于理解伊斯兰出现时的紧急形势。

在先知穆罕默德（原主福安之）开始宣传伊斯兰时，阿拉伯的统治者分两类：一类是虽加冕但无实质独立性的国王，一类是虽未加冕但却拥有一定势力和特权的部落及宗族的酋长，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完全独立的，小部分臣服于加冕国王。第一类如也门国王、加萨尼国王和希赖国王。除他们三个以外，其余的都未加冕。

也门国王：

赛白邑人是也门最早的南阿拉伯人之一，根据在奥尔出土的文物推测，他们生活在公元前二十五世纪，其文化、政权、势力的鼎盛期开始于公元前十一世纪。

其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公元前 650 年以前。这一阶段，其国王被尊称为“穆克莱布（赛白邑的强者）”，其首都赛尔瓦赫的遗址现存于海拉卜，距马里卜西面一天的路程。也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马里卜大坝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据说赛白邑人的势力扩展到了岛外，还曾建立过殖民地。

2. 公元前 650 年到公元前 115 年，在这一阶段，他们不再沿用“穆克莱布”的称号，改称“赛白邑国王”，首都也迁到了马里卜，其遗址现存于萨那东部六十英里处。

3. 公元前 115 年到公元 300 年，这一时期，哈姆彦人入侵，并战胜赛白邑人，赛白邑人被迫离开马里卜，迁都于赖丹，后把赖丹改名为祖法勒，其遗址现存于耶里木附近的牧荡山。赛白邑在这一时期开始衰落，其商业斋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更是大幅度滑坡，首先是由于黑扎兹北部一些部落的侵入；第二，罗马占领了埃及、沙姆、黑扎兹北部，从而控制了海上商业通道；第三，由于南阿拉伯人各部落间的内战。这些因素导致了盖哈坦人的分裂及大迁移。

4. 公元 300 年至伊斯兰进入也门。这一时期局势动荡，政权不断更迭，外族人乘他们内战开始入侵，并最终消灭了他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罗马人进入亚丁，并支持埃塞俄比亚人于公元 340 年乘哈姆丹与哈姆彦族争斗之际，首次占领也门，直到公元 378 年，也门才重获独立。此时，马里卜大坝已开始疏漏，并最终于公元 450 年或 451 年爆发了古兰经中提及的那场罕见的特大洪灾，这场洪灾摧毁了他们的文明，人们四处流散。

公元 523 年，犹太人祖努瓦斯大举进攻奈季兰地区的基督教徒，企图强迫他们放弃基督教信仰，遭到拒绝后，祖努瓦斯挖掘大坑，内置烈火，将这些基督徒活活烧死。古兰经第十二章点明此次事件：“愿掘坑的人被弃绝。”古兰：85 4 在罗马皇帝的指挥下，愤怒的基督教徒对半岛发动了疯狂的报复。受他们的唆使和战舰的支持，公元 525 年，埃塞俄比亚的七万兵马，在阿尔亚特率领下再次占领也门，阿尔亚特一直受命于埃塞俄比亚国王担任也门总督，直到他手下的一名军官亚伯拉罕发动军变暗杀了他，亚伯拉罕取得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喜悦后，做了也门总督。这位亚伯

拉罕就是曾企图率军捣毁天房的那个人，他率领的军队史称“象军”。

象军事件后，也门人求援于波斯帝国，以期报复埃塞俄比亚人并最终赶走他们。公元 575 年，在哈姆彦人迈尔德·耶克利布·本·赛夫齐·耶兹尼的带领下，也门获得独立，迈尔德被拥为国王。当时，迈尔德留下一批埃塞俄比亚人，供其奴役及行军时驱使，不料，他被这批人杀死；之后，政权旁落，波斯国遂把也门纳为自己的行省，萨那总督一直由波斯人担任。公元 638 年，最后一位总督巴扎尼皈依伊斯兰，他的皈依结束了波斯对也门的统治。

希赖国王：

当大居鲁士(前 557 年—前 529 年)在波斯建立无人能敌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后，波斯人就一直统治着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到公元前 326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崛起，挫败了波斯人的势力，波斯遂分裂成许多小诸侯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 230 年；在此期间，盖哈坦人迁至伊拉克，并占据了部分乡村，紧接着，外迁的阿德南人也汇聚而来，他们共同生活在幼发拉底河流域。

公元 226 年，阿尔达希尔统一波斯，建立了萨珊王朝，随着波斯人的再次崛起，他们大肆奴役本土内的阿拉伯人，导致古达尔人外迁至沙姆，但希赖、安巴尔地区的人对他屈膝称臣。

阿尔达希尔时期，朱宰迈·沃达哈统治着希赖、伊拉克的部分沙漠地区及勒比阿、穆达尔两族的居住地，阿尔达希尔意识到自己无法直接统治阿拉伯人，只有利用他们

同血统的人控制他们，这样既阻止了他们对萨珊王朝的骚扰，又可以利用他们抗击对其虎视眈眈的罗马人及受控于罗马的沙姆阿拉伯人。为此，他在希赖派驻了一支波斯军队，对付来犯的阿拉伯贝都因人。朱宰迈大约于公元 268 年去世。

朱宰迈之后，莱赫米人阿摩尔·本·欧达·本·纳赛尔继任，他是波斯国王撒波尔·本·阿尔达希尔时期的第一位莱赫米王。此后，希赖国王一直由莱赫米人担任，古巴兹·本·法鲁兹执政波斯时，马兹达克出现了，他极力宣扬虚无的自由主义，赢得古巴兹国王及臣僚的支持和追随。当时任希赖王的是孟兹尔·本·玛仪赛曼，古巴兹命其信奉虚无自由主义，孟兹尔严辞拒绝，结果遭到古巴兹的废黜，由信奉虚无自由主义的凯德人哈利斯·本·阿摩尔·本·哈吉尔取而代之。

古巴兹去世后，艾努谢勒万继位，他非常憎恶虚无自由主义，于是，处死了马兹达克及他的许多追随者，并恢复了孟兹尔的王位，随后，下令追杀哈利斯，哈利斯逃窜到凯利布族中，一直隐匿在那里至死。

孟兹尔之后，他的儿子努尔曼继位，受载德·本·欧达奥巴迪的挑拨，波斯王开始厌恶努尔曼，继而又下令追杀他，努尔曼秘密地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委托给了谢巴尼人酋长哈尼·本·麦斯欧德后，前往波斯，终身被囚在那里。取而代之的塔伊人伊亚斯·本·格比萨命令哈尼·本·麦斯欧德交出努尔曼的家人和财产，哈尼坚决不从。于是，伊亚斯向谢巴尼人发动了战争，波斯国王迈拉兹布迅速给伊亚斯增派援军，双方在兹格尔展开激战，结

果谢巴尼人打败波斯军。这是阿拉伯人首次战胜外族人，此次战争发生在先知穆罕默德（原主福安之）降生后不久，先知穆罕默德（原主福安之）是在伊亚斯执政八个月时降生的。

伊亚斯去世后，波斯国王改派波斯人为希赖王。公元632年，希赖王位重新回到莱赫米人手中，由人称“恶棍”的孟兹尔为王，其政权维持不到八个月，哈立德·本·沃立德率穆斯林大军攻陷希赖。

沙姆国王：

阿拉伯各族大迁徙时期，古达尔部落的几个支系落居到沙姆，其中包括赛利哈·本·哈利瓦尼部族，该部族中的狄吉阿姆·本·赛利哈家族，人称狄吉阿姆人，被罗马人选中，立为沙姆王，以抵御阿拉伯人的骚扰，并作为一支抵抗波斯人的力量，该政权持续了数年。著名的国王有齐亚德·本·海布利，据推测，他们的执政从公元二世纪初开始，直至二世纪末，该家族的政权随着加萨尼人的到来而结束；加萨尼人战胜狄吉阿姆人后，被罗马立为统治阿拉伯人的沙姆王，定都多迈詹德利，加萨尼人作为罗马的傀儡统治沙姆，直至伊历十三年叶尔目克战役爆发，穆斯林长官欧麦尔·本·罕塔布时期，最后一位加萨尼王贾巴利·本·艾海穆皈依伊斯兰。

黑扎兹地区的酋长：

伊斯玛仪终生管理着麦加和天房，他活了137岁。此后，他的两个儿子拿比特和盖达尔先后继任。后来，权利落入他们的外祖父杰尔宏人穆达德·本·阿穆尔手中，并一直

由杰尔宏人掌握。但伊斯玛仪的后裔们由于其先人是天房的修建者，虽无任何实权，但依然受人尊重。

历史不断地前进，伊斯玛仪的后裔们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布赫坦苏尔崛起。随着杰尔宏人日渐衰落，崛起的阿德南人又重掌麦加政权。这种说法的证据是，布赫坦苏尔在扎特阿尔格同阿拉伯人交战时，阿拉伯人统率的不是杰尔宏人，而是阿德南人。

公元前 587 年，第二次布赫坦苏尔战役爆发后，阿德南人纷纷逃往也门，该族人的先知拜勒米亚把迈安德带到了沙姆，布赫坦苏尔衰落后，迈安德返回麦加，同当时仅存的杰尔宏人杰尔西姆·本·杰里海姆的女儿迈阿妮成婚，生下了尼扎尔。

此后，杰尔宏人开始日益腐败，他们不仅敲诈来往麦加的人，还侵吞天房克尔白的财产，引起阿德南人对他们的怨恨和仇视。胡扎尔人迁到宰赫兰后，乘机挑拨阿德南人讨伐杰尔宏人。公元二世纪中叶，阿德南人赶走杰尔宏人，执掌了麦加政权。

杰尔宏人被逐走时，填埋了渗渗泉，使人弄不清它的具体位置，他们填埋是还顺便在里面埋了几样东西。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讲：杰尔宏人阿穆尔·本·哈利斯·本·穆达德把天房的两只金羚羊和黑玄石埋在渗渗泉里后，无比悲痛地随从其他杰尔宏人迁到也门。

据推测：伊斯玛仪生活在公元前二十世纪，杰尔宏人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落居麦加，并于公元前二十世纪在

麦加得势，胡扎尔人无视白克尔家族，独揽麦加的一切权力；但给穆达尔各部族赐了三件殊荣：

1. 从阿拉法特山前往穆兹德里法山及米纳射石时，走在最前面，此项殊荣属伊利亚斯·本·穆达尔部族的俄斯·本·孟勒家族。他们被称为“苏法”人，这项特权的具体内容是：宰牲日，人们要等苏法人射石完毕才能射石，从米纳返回时，要聚在阿格白两侧，等苏法人过完，他人可以通过。后来，归属泰姆人赛阿德·本·载德家族。

2. 宰牲日返回米纳山时走在最前面，此殊荣归属阿德万家族。

3. 推迟禁月的特权，此殊荣归属凯纳奈人泰米姆·本·欧达家族。

胡扎尔人对麦加统治了三百年，在这一时期，阿德南人流散到内志、伊拉克、巴林，只剩下同属凯纳奈后裔却四分五裂的古莱氏各家族留在麦加哈兰区域内外，在古萨·本·凯俩布出现之前，他们在麦加和天房没有一点权利。

据传，古萨尚在襁褓中时，其父去世，其母改嫁给沙姆地区的奥兹勒人勒比阿·本·海拉姆。古萨长大成人后，返回麦加，投在胡扎尔人哈利里·本·哈布希门下；随后，古萨向哈利里求婚，娶了他的女儿赫巴，哈利里去世后，胡扎尔人和古莱氏人发生战争，战争以古萨执掌麦加及天房的一切权利而告终。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有三种说法：

1. 古萨成婚，子嗣和财产越聚越多，声望日渐升高。哈利里去世后，古萨认为自己比胡扎尔人和白克尔家族更有资格执掌麦加和天房，古莱氏人是伊斯玛仪后裔的直系，且血统纯正。于是，联络古莱氏人和凯纳奈家族驱逐胡扎尔人和白克尔家族，并得到他们的响应。

2. 哈利里立下遗嘱，指定古萨执掌麦加和天房，但胡扎尔人拒绝将权力让给古萨，由此导致双方发生战争。

3. 哈利里把天房的权利交给女儿赫巴，并任命胡扎尔人艾布·俄布希做赫巴的代理。艾布·俄布希就代表赫巴看守天房。哈利里去世后，古萨用一囊酒从艾布·俄布希手中换取了天房的权利，胡扎尔人对此大为不满，并试图阻止古萨接近天房。于是，古萨纠集古莱氏人及凯纳奈家族驱逐胡扎尔人，得到他们的响应。

不管哪种说法正确，总之，哈利里去世后，苏法人仍希望像往常一样先通过阿格白。古萨率领古莱氏人和凯纳奈家族阻止道：“我们比你们更有资格享此殊荣。”苏法人不服并对古萨动了手。古萨打败他们，并夺取他们享受的殊荣。随后，胡扎尔人联合白克尔家族同古萨展开激战，古萨再次获胜。于是，双方请白克尔人耶阿目勒·本·奥夫仲裁，耶阿目勒裁定：古萨比胡扎尔人更有资格执掌麦加和天房，双方的战斗中，凡被古萨杀死的算白死，凡被胡扎尔人及白克尔人杀死的，可获取血金。古萨掌权的时间是在公元五世纪中叶即公元440年。此后，古莱氏人拥有了麦加的一切权利，成为全阿拉伯人朝觐之地的宗教首领。

古萨所做的主要事迹有：把古莱氏人全部召集到麦加城内居住，给他们划分地盘，承认推迟禁月的特权；继续

维持绥夫万·阿德万及孟勒·本·奥夫等家族的地位。因为，古萨认为宗教本身是不容更改的。

古萨所做的有影响的政绩包括：在天房禁寺北侧创建了议事厅，议事厅与禁寺相对，它是古莱氏人聚集的场所，他们在其中决策重大事务、统一意见、排解各种困难和纠纷，因而，在古莱氏人中享有重要地位。

古萨的权利和荣誉包括：

1. 领导议事厅。在议事厅里，他们商议各种事务，并在其中出嫁女儿。

2. 指挥军旗。军队的领导权只能通过他或他的儿子分配。

3. 执掌天房的幔帐，唯他有权打开天房的门。他担当服务及看管天房的权力。

4. 给哈吉供水。他们专为哈吉们挖些水池，注满水，并在里面放些枣及葡萄干，待哈吉们到麦加时饮用。

5. 招待哈吉。即通过款待的方式给哈吉们准备饭。古萨规定：在朝觐的季节里，所有古莱氏人都要向古萨交纳钱财，用于给哈吉们备饭，让那些经济不宽裕，没带干粮的哈吉食用。

这一切权利统归古萨。当时，他的儿子阿布杜·迈纳夫已普遍受人拥戴，但阿布杜·达尔是他的长子，古萨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会传位于你。”随后，他立下遗嘱，把属于古莱氏人的殊荣赐给阿布杜·达尔，并把议事厅、天房幔帐、军旗、供水、招待等权力传给了他。古萨

的命令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犹如宗教法令一般，无人敢违背。他去世后，他的孩子们坚守他的命令，没发生任何纷争。当阿布杜·迈纳夫去世后，他的孩子们同阿布杜·达尔的孩子们争夺权位。古莱氏人为此分成了两派，并几乎发生流血，但他们都主张和解，分享权力。最后，供水和款待哈吉归属阿布杜·迈纳夫家族；议事厅，军旗，天房幔帐归阿布杜·达尔家族。随后，阿布杜·迈纳夫家族又通过抓阄选出哈希姆·本·阿布杜·迈纳夫为他们的族长，哈希姆终生担任此职；他去世后，该职由其弟孟特利布·本·阿布杜·迈纳夫和穆圣的爷爷阿布杜·孟特利布·本·哈希姆·本·阿布杜·迈纳夫先后接任，之后，阿布杜·孟特利布的孩子们接任；伊斯兰来临时，此职正由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担任。

除上述权力外，古莱氏人还有一些在他们之间分享的权力。由此，他们成了一个小王国，更确切地说，是个准王国，它的一些机构和组织类似现代的国家议会及各职能部门。以下是这些权力的简介：

1. 占卜。即管理判断事情凶吉的神签。此权力归杰姆哈家族。

2. 征缴财税。即组织征缴献给偶像的祭品并负责排解纠纷，此权力归属赛赫姆家族。

3. 协商。此权力归艾赛德家族。

4. 血金。即负责血金和罚款，此权力归泰米姆家族。

5. 掌旗。即擎举部落的大旗，此权力归伍麦叶家族。

6. 首领。即组织军队，包括指挥骑兵，此权力归迈赫祖姆家族。

7. 外交。此权力归欧达家族。

其他阿拉伯人的政权：

前面我们已叙述过南、北阿拉伯人各部落的迁徙及阿拉伯国家的情况。这些部落中，落居在希赖附近的是隶属于希赖国王的臣民，落居在沙姆地区的隶属加萨尼王。但这种隶属只是名义上的，不具有实质性；至于住在半岛内沙漠里的人，则是绝对自由的。

事实上，这些部落都有各自的酋长，每个部落都是一个小王国，其政治实体的基础就是血缘群体及保护地盘、抵御侵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各部落的酋长在本族中就像一位国王，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必须遵从他的意见，不得懈怠，他完全像独裁者一样独揽大权，一旦发怒，成千上万的人就会不问原因地为他而战，而一旦王室子弟同室操戈、争权夺位时，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迎合大众，如：出手大方，好客，慷慨，大度，勇敢，保护他人等，以便赢得民心，尤其是当时的部落喉舌——诗人们的拥戴，甚至会把诗人们的地位抬高到超过争权者自身。

部落的酋长们都拥有一些特权，他们可以用各种名义拿取战利品，如：四分之一权，即战利品的四分之一归酋长；挑选权，即战利品分发前，酋长有权先行挑选；占有权，即分给个人的战利品在运往家中时，若被酋长碰见，就归酋长所有；拥有权，即不宜均分的东西，如骆驼、马等，统归酋长。

政治状况：

我们已叙述过阿拉伯的统治者。现在，对他们的政治状况作一番介绍。靠近外部的三个地区政局一直动荡萧条，人们分为两类：奴隶与奴隶主，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那些奴隶主，尤其是外国奴隶主，战利品全归他们，而奴隶只是一味地干活，确切地说，奴隶们相当于为政府生产粮食的农田，奴隶主利用它享乐，满足各种欲望和爱好，用它防守、御敌，而奴隶们处在愚昧无知中，遭受方方面面的压迫却无力诉说，只能默默忍受屈辱、折磨和摧残；统治者残暴而独裁。与这些地区相邻的部落见风使舵，他们一会儿投靠伊拉克，一会儿依附于沙姆。半岛内的各部落四分五裂，频频发生部落械斗、种族厮杀和宗派冲突。在危机时刻，他们没有一位众望所归的国王。

至于黑扎兹地区的政权，倍受阿拉伯人的称颂和尊重，把它看作宗教中心的首领和司事。而事实上，这个政权融政教于一体，以宗教的名义号令阿拉伯人，并以政府的名义统治麦加禁区及其周边地区。政府负责朝觐者的利益，执行易卜拉欣的法度。如前所述，它拥有一些类似国民议会的机构和组织，但这个政权很弱，不能起太大的作用，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阿拉伯的宗教

伊斯玛仪宣扬其父亲易卜拉欣的宗教时，得到大部分阿拉伯人的追随，他们崇拜安拉，不举伴安拉，信奉安拉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淡忘了受到的教诲，仅存的只有认安拉独一和易卜拉欣的几个宗教仪式。胡扎尔族酋长阿穆尔·本·鲁罕耶来到麦加后，大力鼓励行善、施舍，重视宗教并赢得人们的爱戴；在人们眼中，他既是一位非凡的学者，更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随后，阿穆尔旅行到沙姆，看到那里的人崇拜偶像，就很欣赏并认它为真理；因为，沙姆地区是出过先知和天经的地方，返回时，他带来一尊名为胡白利的偶像，把它安置在克尔白内，并号召人们崇拜安拉的同时也崇拜胡白利，人们纷纷响应。不久，整个黑扎兹地区都效仿麦加人，因为麦加人是天房的主人，是禁区的居民。

迈纳特是最早受崇奉的偶像之一，它树立在红海岸边古德迪附近的穆山莱利村。紧接着是塔伊夫的拉特偶像和奈赫莱的欧扎偶像，这三尊是阿拉伯人最大的偶像。随后，多神崇拜盛行起来，偶像充斥黑扎兹地区的每个地方。据说，阿穆尔曾梦见一位精灵，精灵告诉他努哈民族的偶像——万丹，苏瓦阿，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被埋在吉达。于是，他前往吉达，挖出偶像后运到帖哈迈，在朝觐的季节里，他把这些偶像分给各部落。他们把它带回故乡。后来，偶像遍及每个部落，每个家庭，甚至禁寺内也充满偶像。穆圣解放麦加时，天房周围尚有三百六十尊偶像，被穆圣一一捣毁，随即命人清理禁寺，烧毁偶像。

多神偶像崇拜，是蒙昧时期自称信奉易卜拉欣宗教的人们最主要的宗教体现。

偶像崇拜自有其习惯和功课。其中，大部分都是阿姆尔、本、鲁罕耶创设的，在人们眼中，凡阿姆尔创设的，都是好的，是不违背伊卜拉欣宗教的。这些功课包括：

- 1、遭遇灾难时，他们依偎着偶像，避难于它，呼喊它，求助于它，求它解决他们的需求，他们相信，偶像能在安拉跟前说情，能实现他们的愿望。
- 2、朝觐偶像，巡游它，顺服它，叩拜它。
- 3、向偶像供奉各种祭品，以示亲近，并以它的名义为它宰牲、献牲。这两种宰牲法《古兰》都有叙述：“在神石上宰的。”（5：3）“你们不要吃未诵安拉之名而宰的。”（6：121）
- 4、把一些饮食、农产品、牲畜，根据他们的妄言专归偶像。可笑的是，他们从这些东西中取出一份归安拉，但他们又常常编造理由把抽给安拉的那份转给偶像，而归给偶像的却从不会转给安拉。安拉在《古兰》中说道：
“他们把安拉创造的农产品、牲畜分成份，并妄言说：这份给安拉，这份给我们的偶像。分给他们偶像的不会转给安拉，而分给安拉会转给偶像，他们的裁决真恶劣。”（6：136）
- 5、把农产品、牲畜许给偶像。安拉在《古兰》中说道：
“他们妄言，这是只有我们意欲的人才可以食用的牲畜和农产品，这是不准骑的牲畜，这是可以不以安拉的名义而宰的牲畜。”（6：138）

6、规定缺耳驼、逍遥驼、孪生驼、免役驼。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讲，缺耳驼指的是逍遥驼产下的母驼，逍遥驼指的是连生十胎母驼，再不许骑乘和剪毛的骆驼，这种骆驼只许客人享用，这种驼所产的第十胎如果仍是母驼，就割去母仔驼的耳朵，同其享受同等待遇，即不许骑乘，不许剪其毛，其奶只许客人享用。这种驼就是缺耳驼。孪生羊指五次生产中共生十只母羊的羊。此后，这种羊若再生产，产下的羊羔若成活，则专归男人；若没成活，男女共享。免役驼指连生十胎母驼的骆驼。此后，该类驼的脊背被保护起来，不许骑乘，其毛不许剪，任其自由地生活在驼群里。安拉在《古兰》中说道：“安拉没规定缺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免役驼；但不信道的人，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他们大半是无头脑的。”（5：103）“他们说：‘这些牲畜所孕育的胎儿，是专归我们男人的，对我们的女人是禁物。’如果胎仔生下后死了，他们就共事。”（6：139）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阿姆尔·本·鲁罕耶是第一位规定逍遥驼的人。”

阿拉伯人为他们的偶像所做的这一切，是因为他们坚信偶像能使他们接近安拉，到达安拉，还能在安拉跟前说情。

正如《古兰》所述：“我们崇拜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能使我们亲近安拉。”（39：3）又说：“他们舍弃安拉，崇拜对他们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他们说：‘这些偶像是在安拉那里替我们说情的。’”（10：18）

阿拉伯人还抽签，所谓的签指的是一种没有羽毛的箭。这种签分三种：第一类上面写着“是”“否”以及“未知”的签，它用来判断该不该出门或结婚等事务，抽出带“是”的签，就意味着此事可以做，抽出带“否”的签，就要把此事搁置一年，来年重新抽，如果抽出的是“未知”，他们就再次求签，直到摇出“是”或“否”；第二类上面写着“水”或“血金”字样；第三类写着“属于你们”或“属于别人”或“粘着”的字样，此类用于判定血统。一个人的血统一旦受到怀疑就会连同一百峰骆驼被奉到胡白利神像前，交给占卜师抽签裁决，抽出带“属于你们”字样的签，被怀疑者就成他们中的一员，抽出带“属于别人”字样的签，那人就做他们的朋友；抽出带“粘着”字样的签，那人就保持现状，与他们既无血统也不属于朋友。有种类类似赌博的抽签，他们用它分配宰杀的骆驼肉。

阿拉伯人还相信占卜、看相及星相术。占卜者指的是传递未来信息并自称能洞悉幽玄的人。占卜者中，有的声称拥有一批精灵追随者，向他传递信息；有的声称可以通过神赋予他的能力洞察幽玄之事；有的声称可以通过询问者的话语、动作和形态了解他的事情，这类人被称为看相者，他自称能知道失窃的物品、失窃地点、走失的牲畜等。星相家指的是观察并计算星星的行程和时间，以此推断世界的状况及未来要发生的事的人。相信星相家的话，实际上等于相信星星，它包括相信福祸是由某某星星带来的。

他们中还有一种凶兆的说法，即视某物为不吉利。详细情况是：他们带来一只鸟或羚羊，然后走到一旁观察它。若它倾向右方则断定要做的事吉利，可以做；反之，则不吉利，当放弃。他们在路上碰到鸟或兽时，也有同样的看

法。与此接近的有看兔子的关节；他们还相信部分日子、月份、动物、房屋、妇女不吉利。他们还诚信传染病及猫头鹰。他们认为其仇未报的被杀者，灵魂不会安息，他会变成一只猫头鹰，飘忽在旷野中嘶吼；其仇被报后，他才会安息。

蒙昧时期的人做上述一切，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易卜拉欣宗教的全部，他们保留了一点。如，尊重天房、巡游天房、朝觐、副朝、驻阿拉法特山和穆兹德里法山、献牲等，但他们在这些功课中添加了内容，如：

1. 古莱氏人说：我们是易卜拉欣的后裔，是禁区的人，是天房的主人，是麦加的居民，任何阿拉伯人都没有我们这样的资格和地位；他们自称是侯姆斯人，即不必走出禁区的人。于是，他们不驻阿拉法特山，不从那儿结队出发，他们从穆兹德里法山结队出发。

《古兰》针对他们启示道：

“你们当从人们结队出发的地方结队出发。”（2：199）

2. 古莱氏人说：“侯姆斯人受戒期间，不做饭，不进毛毡的帐篷，只进用皮子搭建的帐篷里遮荫。”

3. 古莱氏人说：“禁区外的人来朝觐或副朝时，不能食用从外面带入禁区的食物。”

4. 古莱氏人命令非禁区的人首次巡游天房时，必须穿侯姆斯人的服装；若得不到这样的服装，男人就裸体巡游，

女人仅遮住阴部巡游。安拉对此降下启示：“阿丹的子孙啊！在每座清真寺里，你们都当穿上衣服。”（7：31）

大方的男女，会在巡游完毕后，扔掉身上穿的从禁区外带来的衣服，永不再穿，其他人也不穿。

5. 受戒期间，他们不从房屋的正门出入，而是从房屋背后凿个洞，穿洞出入，并把这种蠢事当做善功，《古兰》对此禁止道：“善功绝不是从房屋后面穿洞进入，善功是敬畏。你们当从门户走进房屋，当敬畏安拉，以便你们成功。”（2：189）

这样的信仰——举伴、崇拜偶像、相信幻觉和迷信，就是大多数阿拉伯人的信仰，但同时也存在着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和拜星教。

犹太教存在于阿拉伯半岛至少分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巴比伦人、亚述人占领巴勒斯坦时期，犹太人倍受欺凌。公元前 587 年，巴比伦国王布赫坦苏尔摧毁他们的家园，并把他们大部分俘虏到巴比伦，部分人只好离开巴勒斯坦，落居到黑扎兹地区北部。

第二时期：开始于公元 70 年，罗马人在布特图斯的率领下占领巴勒斯坦，他们又开始迫害犹太人，犹太人的家园再次被摧毁，数个犹太部落迁到黑扎兹，落居在麦地纳、海白尔、帖玛仪等地，并形成村镇，修建城堡。通过这些迁居者，犹太教在部分阿拉伯人中传播开来。伊斯兰来临前，包括伊斯兰初期，犹太教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伊斯兰来临时，著名的犹太部落有海白尔、奈迪尔、穆苏塔利

格、古莱兹、盖努嘎尔等。在赛姆呼迪所著《卧法伊卧法》一书的第 116 页，提到的犹太部落有二十多个。

犹太教进入也门是在贴巴尼·艾斯阿德·艾布·库勒比攻打麦地纳以前。此人信奉犹太教，古莱兹人白赫勒尼到也门后，犹太教开始兴盛，他的儿子尤素夫·祖努瓦斯继任为也门王时，攻击奈吉兰地区的基督教徒，号令他们改信犹太教，遭到拒绝后，祖努瓦斯挖掘大坑，凡拒绝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用火烧死在坑内。据说被烧死者介于二到四万人之间。该事件发生在公元 523 年 10 月，《古兰经》第八十五章对此事有部分叙述。

至于基督教，它是通过埃塞俄比亚人、罗马人的入侵进入阿拉伯的。埃塞俄比亚人对也门的首次占领，从公元 340 年持续到公元 378 年，基督教就在此时进入也门的。此前不久，一位颇有宣传力且有特异功能的修士费姆尤尼来到奈吉兰宣传基督教，奈吉兰人发现此人诚实可靠，所宣扬的宗教淳朴真实，便接受了它。

为了报复祖努瓦斯所做的罪恶事件，埃塞俄比亚人亚伯拉罕执政也门时，极力推行基督教，甚至在也门修了一座大教堂，号称也门天房，想以此吸引阿拉伯的朝觐者，并企图捣毁麦加的天房。结果，安拉以今后两世的刑罚惩治了他。

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有加萨尼阿拉伯人、泰俄鲁布各部落、塔伊部落及靠近罗马的其它部落，甚至包括希赖的部分国王。

至于拜火教，其大部分信徒是靠近波斯的阿拉伯人，它流行于伊拉克、巴林、艾哈撒及相邻的阿拉伯海湾沿岸地区，波斯人占领也门期间，有部分也门人信奉它。

至于拜星教，据伊拉克和其它地区出土的文物表明，它是迦勒底人的宗教，有许多沙姆人、也门人信奉它；随着基督教、犹太教的出现，拜星教逐渐消亡，但仍有少量信徒生活在伊拉克和阿拉伯海湾沿岸地区。

宗教状况：

这就是伊斯兰出现时阿拉伯人的宗教，但这些宗教都遭到冷遇和变异。自称仍遵循易卜拉欣宗教的多神教徒们，其实已远离易卜拉欣教律的命令和禁止，废弃了易卜拉欣的宗教带来的种种美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佛教的传统习惯在他们中出现、盛行，并在他们的社会、政治、宗教生活中产生极大的影响。

至于犹太教，已变异为只知沽名钓誉，宗教裁判；祭司成了安拉以外的神灵，控制人们的一切，包括思想、言论，他们的兴趣就是金钱、名誉；为此，不惜放弃信仰，出卖宗教，懈怠安拉的号召与命人遵从的教导。

至于基督教，形如晦涩费解的佛教，他们把安拉与人混淆一起，但它对信奉该宗教的阿拉伯人并无实质上的影响，原因是它的教律同阿拉伯人的习惯且无法丢弃的生活模式相差太大。

至于其它宗教，其信徒在心灵、信仰、习惯、传统等方面与多神教徒的情况如出一辙。

蒙昧的阿拉伯社会

了解半岛的政治和宗教后，现在我们简略地谈谈它的社会、经济和道德状况。

社会状况：

阿拉伯人有着不同的阶层，彼此的情况不尽相同；贵族阶层的男子同家人的关系较为文明和进步，他们的妻子有充分的意志和言论自由，并受人尊重和保护，为了她，男人不惜动剑流血。一个男人如果想在阿拉伯人眼里具有很高地位，以慷慨、豪勇等品德而称颂的话，在多数时间里他只同妻子谈话。一个女人无论使各部落握手言和，还是挑起他们的战争，只要她愿意，就能做到这些。但这并不妨碍男人做一家之长、家庭里的决断者；男女的结合是在女方监护人的主持下，通过婚约形成的，女人无权独自做主。

这是贵族阶层的状况。至于其它阶层，男女的结合分好几种，我们只能用放荡、淫乱、厚颜无耻、道德败坏描述之。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阿倚莎传述：“蒙昧时期的婚姻有四种形式。第一种类似现在人们的情形，即男方向女方的监护人求婚，女方监护人代表女方提出聘礼，随后，男方迎娶女方；第二种叫交易婚姻，具体内容是，丈夫对月经结束的妻子说：你去同某人做笔交易。随后，丈夫离开妻子，不再碰她，直至妻子怀上那个人的孩子。然后，如果丈夫高兴就接回妻子。这样做是想生一个优秀的

孩子；第三种叫指婚，即一个女人和十个以内的男人过夫妻生活，待怀孕并产下孩子数日后，叫来这些男人，去女方的家里，谁都不许推脱。女人对他们说：‘你们都干过什么，彼此心里很清楚。现在，我已把孩子生下来了。’随即指着其中一位说道：‘某某人啊，这是你的孩子。’然后，把孩子递给她指的那个人，并以他的姓给孩子起名；第四种叫认婚，这种婚姻中的女方都是妓女，她们各自的门前挂旗做招牌，对前来光顾的男人，无论多少，一概不拒，待生下孩子后，召集所有同她发生过关系的人，并请来一位善辨血统的人辨认，被认出者做孩子的父亲，他不得拒绝。”穆圣为圣后，废除蒙昧时期的一切婚姻形式，制定了伊斯兰的婚姻形式。

当时，还有一种婚姻形式是战争造成的，即部落争斗中，胜利者俘获失败者的女人并占有她，这种婚姻所生下的孩子将终生遭受耻辱。

众所周知，蒙昧时期的人可以无限制地多妻，可以同时娶两姊妹，可以娶父亲离弃的妻子及遗孀。《古兰》对此严禁道：

“你们不要娶你们父亲娶过的妇女，但已往的不受惩罚。它确是件丑事，是可憎的行为，这种习俗真恶劣！安拉严禁你们娶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及你们所抚育的继女，即你们曾与她们的母亲同房的，如果你们与她们的母亲没有同房，娶她们无妨。安拉还严禁你们娶亲生儿子的妻子，禁止同时娶两姊妹，但已往的不受惩罚。安拉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4：22—23）

当时的男人可以随意休妻。

通奸这种丑事在各个阶层中普遍存在。因此，无法确定它专属哪个阶层或哪类人，只有少数自尊的男女排斥这种丑行，蒙昧时期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干这种丑事并不感到羞耻。

据《艾布·达吾德圣训集》记载：阿穆尔·本·舒尔布的传述：他说：有个人对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啊，某某是我的儿子，蒙昧时期，我曾同他的母亲通奸。”穆圣说：“伊斯兰不提倡这个，蒙昧时期的事既往不咎，孩子归床主，奸夫受石击。”有个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即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同阿布杜·本·宰穆俄争夺宰穆俄婢女的儿子阿布杜·拉赫曼·本·宰穆俄。

父亲同子女的关系有多种。有的对子女疼爱有加，嘴边常挂着：我的心肝，我的宝贝。

有些人因害怕蒙羞及花钱而活埋女婴，因害怕贫穷而杀害儿女。对此《古兰》严禁道：

“你们不要因为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子女，我供给你们和他们。”（6：151）

“他们中的有些人，听到妻子所生的是女儿时，变脸失色，满腹怒气。他因获悉了这个厄信而躲避人们，是忍辱保留她呢？还是活埋她呢？真的，他们的判断真恶劣。”（16：58—59）

“你们不要因担心贫穷而杀害儿女，我供给他们和你们，杀害他们确是大罪。”（17：31）

但我们不要误以为活埋女婴、杀害儿女很普遍，当时人们非常需要儿子抵御敌人。

亲兄弟、堂兄弟及同族人之间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他们为部落生，为部落死，这种团结精神在同部落中很普遍，这种团结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当时流传一句话：“帮助你的兄弟，不论他是欺压者还是被欺压者。”伊斯兰变这种情况为帮助欺压者放弃自己的恶行。另外，争名夺权会引起同一部落内各家族间的战争。就像奥斯和哈兹拉吉族、阿布斯和宰布彦、白克尔和泰俄鲁布族它们间的战争就属于这种情况。

不同部落间各自为政。他们的力量因战争而削弱，有些因素能减轻战争的程度和伤亡，如对于掺杂着宗教和迷信的部分风俗传统的忌讳和害怕。有些情况能团结不同的部落，如结盟、归附。而禁月有助于他们的生存及获取生活资料。

概言之，当时的社会处在微弱、盲目的边缘，愚昧盛行，迷信根深蒂固，人们过得如牲畜一般，妇女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整个阿拉伯民族一盘散沙，所谓的政权，其主要兴趣是敛财或打仗。

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受社会状况的制约。研究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就能表明这一点。经商是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途径，商业活动只有在安定与和平中才能繁荣。而阿拉伯半岛，除了禁月，哪里有安定、和平？只有在禁月，阿拉伯著名的市场才能形成。如，欧卡兹、兹麦扎、迈吉奈等。

阿拉伯人是工业最落后的民族，仅也门、希赖、沙姆地区有一些如织布和染布之类的工业。半岛有农业、畜牧业，妇女一律从事纺织，但织出的布仅做军需品，整个社会被贫穷、饥饿、赤身所笼罩。

道德：

尽管蒙昧时期的人们身上充满诸多不道德、卑贱、令正常人所不齿的恶习，但这并不排除他们也具有令人羡慕和敬佩的美德。如：

1. 慷慨豪爽：

他们热衷于此并推崇它。阿拉伯的诗歌中，有一半是颂扬豪爽的。当时的人，无论自己多么贫寒，一旦来了客人，为了款待，他不惜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唯一的一峰骆驼牵出宰掉，为了显示豪爽大方，他们会承担巨额的杀人血金及令人瞪目的重负，只要能停止厮杀和人员的伤亡。然后，骄傲地向头人和首领炫耀。

豪爽促使人们热衷于酗酒，因为豪饮本身就令人自豪，而且它是通往豪爽的一种途径，有助于忽略自身。因此，他们用“豪爽”一词称呼葡萄树，用“豪爽之女”一词称呼葡萄酒。如果我们翻阅蒙昧时期的诗集，会发现颂扬酗酒的诗句比比皆是。

豪爽还促使人们迷恋赌博，他们认为这也是通往豪爽的途径之一。因为他们会把赢来的钱或赢家不要的那部分钱用来款待穷人。因此，我们发现《古兰经》并不否认饮酒、赌博对世人的利益。

但《古兰》说：“这两件事都包含着大罪，对于世人也有一些利益，但罪大于利。”（2：219）

2. 履行诺言：

诺言对于他们犹如宗教一般。为了履行诺言，他们不惜牺牲儿女和家庭。有三个人的故事足以让人了解这一点。希巴尼人哈奈·本·麦斯欧德的故事，赛姆瓦利·本·阿迪亚的故事及泰米姆人哈吉布·本·宰拉勒的故事。

3. 自尊：

拒绝接受侮辱和欺压，自尊使他们异常勇敢、暴躁、易怒，一旦听到含有侮辱和轻视的话语，就会马上拔出宝剑，大打出手，毫不顾及自己的生命。

4. 意志坚定：

他们一旦认定一件事能带来荣誉和自豪，就会果断地做它，谁也扭转不了他们，甚至为此拿生命冒险。

5. 大度、友善：

他们倍加推崇这一美德。不过这一美德因过分的勇猛好斗而很罕见。

6. 纯朴：

由于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污染，因而，他们诚实，忠于信托，不欺不诈。

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些美德，安拉选择了他们承担使命做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领导，尽管有些美德会导致令人痛

心的事件，但它本质上美好而珍贵的。只要稍加改革，就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利益。这正是伊斯兰所要做的。

这些美德中除了旅行诺言，最可贵，最难得的就是自尊和意志坚定，没有这种力量和决心，就不可能消除罪恶和腐败，建立公正健全的秩序。

他们还有其它的一些美德，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章 穆圣的家谱及家族

穆圣的家谱：

穆圣的家谱有三部，第一部是历史学家公认的，这一部截止到阿德南；第二部有怀疑，这一部从阿德南上溯到易卜拉欣；第三部肯定有不实之处，这一部接易卜拉欣上溯到阿丹。

以下是三部家谱的详细内容：

第一部：穆罕默德→阿布杜拉→阿布杜·孟特利布(本名叫希白)→哈希姆→阿布杜·迈纳夫→古萨→凯俩布→孟勒→克尔布→鲁伊→艾利布→法赫尔→马立克→奈迪尔→凯纳奈→胡扎姆→穆德勒克→伊利亚斯→穆德尔→奈扎姆→迈安德→阿德南。

第二部：阿德南→吾德→胡迈赛→赛拉曼→奥绥→布兹→盖姆瓦利→吴班叶→安瓦姆→纳西德→哈扎布勒达斯→耶德拉夫→塔比赫→扎哈姆→纳哈西→马赫→艾德→阿

布格拉→欧拜德→杜阿→哈姆丹→散白勒→耶斯利布→叶哈赞→叶利罕→艾勒瓦→尔德→迪沙尼→艾苏尔→艾夫纳德→艾哈姆→穆格苏尔→纳赫斯→扎勒哈→苏曼→买兹→奥德→阿拉目→盖达尔→伊斯玛仪→易卜拉欣。

第三部：易卜拉欣→塔利赫（本名阿兹尔）→纳侯尔→撒鲁尔→拉欧→法利赫→阿比尔→沙利赫→艾勒法赫希德→撒姆→努哈→拉姆克→迈图希利赫→伊德利斯→叶利德→穆赫拉伊利→盖纳尼→阿努谢→希斯→阿丹。

穆圣的家族：

穆圣的家族称为哈希姆家族。

下面我们对哈希姆本人及其后人作一简述：

1. 哈希姆。如前所述，阿布杜·迈纳夫与阿布杜·达尔两家族间的权利之争被调解后，阿布杜·迈纳夫家族推选出哈希姆主持给哈吉供饮食的工作。哈希姆是个很有威望的人，是麦加第一个用肉泡馍款待哈吉的人，他本名叫阿默尔，由于他亲自为哈吉们掰馍而被称为“哈希姆”，哈希姆意为掰馍的人。他还是第一个组织古莱氏人每年两次商业旅行的人。

据说：有一次他去沙姆地区经商，途经麦地纳时，同奥丹耶·本·楠扎尔家族的阿默尔的女儿赛丽玛成婚，随后，他继续前往沙姆。当时，留在娘家的妻子已怀上阿布杜·孟特利布。不久，哈希姆客死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赛丽玛于公元 497 年生下儿子阿布杜·孟特利布，因其头上有片头发是白的，故起名叫希白（意为白发人）；她在麦地纳娘家抚育儿子。而远在麦加的哈希姆家族对此桩婚姻

一无所知。哈希姆有四男五女。四男是：艾赛德，艾布·苏法，奈迪莱，阿布杜·孟特利布。

2. 阿布杜·孟特利布。哈希姆去世后，给哈吉供饮食的工作由他的弟弟孟特利布担任。孟特利布是位受人尊重的品德高尚的人，因乐善好施，人称“博施者”。原名希白的阿布杜·孟特利布长成小伙子或更大些的时候，孟特利布听说了他，立即前往麦地纳认领，孟特利布一看见，两眼就湿了并一把抱起他，放到自己的坐骑上，希白不答应直接随他而去，除非母亲点头同意。于是，孟特利布请求希白的母亲，同意让希白随他而去，她起初不肯。孟特利布恳求道：“我带他去只是为了继承他父亲的权位，是前往安拉的禁区。”希白的母亲最后同意了。当孟特利布和希白同骑一个坐骑走进麦加时，有人说：“这是孟特利布的仆人。”（阿布杜·孟特利布一词的意思是孟特利布的仆人。）他说：“这是我哥哥哈希姆的儿子。”但阿布杜·孟特利布一名被叫开了，希白一直生活在孟特利布家中，直到孟特利布客死也门的白勒德曼。阿布杜·孟特利布继任后，为本族人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业绩远远超过父辈，因而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普遍拥戴。

孟特利布去世后，其弟诺法利抢了阿布杜·孟特利布的家产。阿布杜·孟特利布很是气愤，便请求古莱氏人制止他叔叔，古莱氏人说：“我们不管你和你叔叔间的私事。”于是，他写信给楠扎尔部落的舅舅们请求帮助，他舅舅艾布·赛阿德·本·欧丹叶遂带领八十名骑兵，行至麦加的艾布塔哈时，遇到来此迎接的阿布杜·孟特利布。他说道：“舅舅，先歇歇吧。”他舅舅说：“不，以安拉起誓，不见到诺法利我不歇息。”然后继续前行，并直接

找到诺法利。当时，诺法利正同几个古莱氏贵族坐在石头上，艾布·赛阿德抽出宝剑，指着诺法利说道：“以天房的主宰发誓，你若不归还我外甥的家产，我定用这把剑杀了你。”诺法利忙说：“我归还给他。”艾布·赛阿德让在场的几位古莱氏贵族做证人。随后，到阿布杜·蒙特利布家住了三天。履行罢副朝，才返回麦地纳。此事过后，诺法利同阿布杜·迈纳夫的儿子阿布杜·舍姆斯家族结盟，与哈希姆家族为敌，胡扎尔人看到楠扎尔家族帮助阿布杜·孟特利布时，说道：“我们像你们一样都生了他，我们才是最有权利帮助他的。”说这话的原因是，阿布杜·迈纳夫的母亲是胡扎尔族人；他们走进议事厅，同哈希姆家族结盟，与阿布杜·舍姆斯家族及诺法利为敌。这个盟约成了解放麦加的一个原因，以后我们会做介绍。

阿布杜·孟特利布任职期间主要发生了两件事：挖掘出渗渗泉及象军事件。

第一件事的大致经过是：阿布杜·孟特利布梦中受命挖掘渗渗泉并被告知该泉所在位置的特征。于是，他挖出了渗渗泉及杰尔宏人离开麦加时埋在泉里的宝剑、盔甲和金羚羊，阿布杜·孟特利布把挖出的剑铸成克尔白的门，并把金羚羊镶嵌在门上。

渗渗泉重新出水后，古莱氏人想夺取渗渗泉的所有权，便找到阿布杜·孟特利布说道：“这泉属于我们大家。”阿布杜·孟特利布说：“不行，这泉专归我。”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只好去请赛阿德家族的女巫师裁决。途中，安拉向他们显示了渗渗泉专归阿布杜·孟特利布的迹象，此事才平息。当时阿布杜·孟特利布许愿，如果安拉赐给他

十个儿子，待儿子长大成人能出力保护他时，一定选取其中一位，带到克尔白献祭给安拉。

第二件事的大致经过是：埃塞俄比亚派驻也门的总督亚伯拉罕看到阿拉伯人朝觐克尔白时，便在萨那建造了一座教堂，想以此把阿拉伯朝觐者吸引过来。一个凯纳奈人听说此事后，趁夜进入该教堂，在它的正前方涂上秽物，亚伯拉罕得知后勃然大怒，遂率领六万大军，连同九头母象，十三头公象，进军麦加，企图捣毁克尔白。他自己骑一头最大的象，大军行至穆俄迈斯，开始调配兵力，做进攻麦加的准备。当行至介于穆兹德里法和米纳之间的迈哈赛勒山谷时，他骑的大象卧倒在地，不肯再朝克尔白前进一步，随从们牵起大象，无论让它朝南，或朝北，或朝东行走，它都肯走，一旦让它朝克尔白走就卧倒。就在这时，安拉派来了成群结队的飞鸟，朝他们抛掷硬石，他们被砸得如吃剩的干草一般。那群鸟的形状既像云燕，又像骨树鸟，每只鸟各衔三块硬石，一块在嘴里，另两块在爪子里，石头象鸡蛋一般，凡被击中者，立刻粉身碎骨；但并不是他们每个人都被击中了，大军慌作一团，夺路而逃；慌乱中，有人被踩死。至于亚伯拉罕，安拉使他得了一种指尖脱落病，当他逃回到萨那时，身子已萎缩得象只小鸡，最后，胸膛破裂而死。

当时，古莱氏人出于对大军的恐惧逃到山里，守着山头。当大军遭难后，他们放心地回家了。

这件事发生于阿拉伯历的一月，距离穆圣降生五十一或五十五天，即公元 571 年 2 月末或 3 月初。此事是安拉赠予穆圣和天房的贺礼，因为我们关注耶路撒冷时会发现，

这个朝向已被安拉的敌人们所占领，并控制着那里的穆斯林居民，犹如公元前 587 年布赫坦苏尔及公元 70 年罗马人的行径。但克尔白并没有被基督教徒所占领，尽管当时的基督教徒是顺从安拉的人，而麦加人是举伴安拉的人。

此事发生的地方是个信息传播极快的地方。当时，埃塞俄比亚同罗马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波斯则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并盼望罗马人及其盟友遭灾。因此，这事过后不久，波斯迅速出兵也门。在当时，罗马、波斯代表的是两大文明世界。象军事件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并向他们证实天房是尊贵的，是安拉选中的神圣之地。

阿布杜·孟特利布有十个儿子，分别是：哈里斯、祖拜尔、艾布·塔利布、阿布杜拉、哈姆宰、艾布·赖海布、艾达格、迈古目、绥法勒和安巴斯。有人说他有十一个儿子，于是又增添了盖斯姆。有人说是十三个，又增添了阿布杜·克尔白和哈吉拉。有人说阿布杜·克尔白就是迈吉目，哈吉拉就是艾达格，根本没有盖斯姆这个儿子。至于女儿，阿布杜·孟特特布有六个，分别是：温姆·哈克姆、白勒、阿特凯、索菲娅、艾勒娃和艾米迈。

3. 阿布杜拉。他是穆圣的父亲，其母亲是法蒂玛·宾图·阿穆尔·本·阿伊兹·本·伊姆兰·本，迈赫兹姆·本·耶格兹，本·孟勒，在阿布杜·孟特利布的儿女们中，数阿布杜拉最善良，最大度，最受人喜爱，他外号叫“补宰过的”。

这个外号有个来历：阿布杜·孟特利布有了十个儿子，每个儿子分别长大成人并能出力保护他以后，他就把自己当初许的愿告诉他们。他们都表示愿听他的安排。于是，

阿布杜·孟特利布准备了十支签，每支签上写一个儿子的名字，然后把签交给胡白利神像的看护者，请他摇签，结果摇出写有阿布杜拉名字的签。随后，阿布杜·孟特利布领着阿布杜拉，手提利刀朝克尔白走去，准备宰阿布杜拉；古莱氏人纷纷劝阻他，迈赫兹姆家族、阿布杜拉的舅舅们及他的哥哥艾布·塔利布也极力劝阻。阿布杜·孟特利布说道：“那我许的愿该怎么办呢？”众人建议他去找看相师，让他裁定。阿布杜·孟特利布找到看相师，看相师让他准备两支签，一支写着阿布杜拉的名字，一支写着十峰骆驼，然后摇，如果摇出阿布杜拉的签，就在十峰骆驼的签上再增加十峰骆驼，一直这样摇，直到摇出骆驼的签，然后宰掉骆驼；阿布杜·孟特利布依言回到家，开始行动。摇出的是阿布杜拉的签，他增加十峰骆驼；接着摇，结果摇出的还是阿布杜拉的签，他继续增加，继续摇，直到骆驼被增添至一百峰时，才终于摇出骆驼的签。于是，阿布杜·孟特利布宰了一百峰骆驼，丢弃在路上，任行人和野兽食取。古莱氏及阿拉伯人原来的杀人血金为十峰骆驼，此事过后，杀人血金变成了一百峰骆驼，伊斯兰承认并接受了这个数目。据传，穆圣曾说：“我是两个被宰人的后代。”他说的两个被宰人，一个指伊斯玛仪，一个指他的父亲阿布杜拉。

阿布杜·孟特利布为儿子阿布杜拉挑选的妻子是阿米娜·宾图·沃海布·本·阿布杜·迈纳夫，本·祖海勒·本·凯拉布。阿米娜是古莱氏人中血统和地位最高贵的女人，其父是宰海勒家族的头人。他俩在麦加完婚后不久，阿布杜拉就被父亲阿布杜·孟特利布派往麦地纳购枣，结果死在麦地纳。有人说：他当时正随古莱氏商队去沙姆

经商，行至麦地纳时不幸染病身亡，被葬在达鲁·纳比俄·杰阿迪村，时年二十五岁。（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去世于穆圣降生前。有人说，他去世时，穆圣已出生两个月。）噩耗传到麦加，阿米娜为亡夫做了一首悲壮绝伦的祭文。

阿布杜拉去世后，只留下五峰骆驼、一群羊和一个埃塞俄比亚女奴，名叫白勒凯，外号温姆·艾迈妮，她是穆圣的乳母。

穆圣的降生及为圣前四十岁的生涯

穆圣的降生：

最尊贵的使者穆罕默德于象军事件第一年、波斯国王艾努希勒万执政四十年，阿拉伯历三月九日星期一，在麦加哈希姆家族中降生。据历史学家穆罕默德·苏莱曼·曼苏尔·法里及天文学家迈哈穆德·巴夏的研究、考证推算，穆圣降生的时间是公元 571 年 4 月 20 日或 22 日。

据白赫盖传述：穆圣降生时，发生了一些事，奠定了他为圣的基础，如：波斯王宫的十四个阳台一起坠落，拜火教徒崇拜的火突然熄灭，撒吾湖干涸，周围的教堂全部坍塌等。

穆圣降生后，其母派人向他的爷爷报喜，阿布杜·孟特利布立刻兴冲冲地跑来，把穆圣抱到克尔白，向安拉祈祷并感赞安拉，随后为他取名穆罕默德（这个名字阿拉伯人

当时并不熟悉)，并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在第七天为穆圣做了割礼。

继穆圣的母亲之后，第一个给穆圣喂奶的是艾布·赖海布的女奴苏韦白，她用乳自己儿子迈斯鲁哈的奶乳了穆圣。此前，她也曾乳过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后来，她还乳过迈赫兹姆人艾布·赛利迈·本·阿布杜·艾赛德。

生活在赛阿德家族：

为孩子请乳母是阿拉伯定居者的习惯，以便远离定居者的各类毛病，使孩子体格强健，从小就掌握纯正的阿拉伯语。阿布杜·孟特利布为穆圣找的乳母是赛阿德家族的哈丽麦·宾图·艾布·祖吾拜，其丈夫是同家族的哈利斯·本·阿布杜·欧扎，人称艾布·凯布希。

哈利斯的儿子叫阿布杜拉，两个女儿分别叫艾尼赛和朱扎迈，除穆圣和自己的儿女外，哈丽麦还乳过穆圣的堂兄艾布·素福扬·本·哈利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

穆圣的叔叔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当时也在赛阿德家族中哺乳。有一天，他的乳母接过哈丽麦怀中的穆圣给他喂了奶。因此，从两个方面，穆圣和哈姆宰都可称为乳兄弟，一方面是苏韦白，一方面是赛阿德族妇女。

哈丽麦发现穆圣给她带来了吉利，很是惊讶。

以下是哈丽麦的叙述：伊本·伊斯哈格说，哈丽麦曾说：“她和丈夫抱着尚在吃奶的儿子，随同赛阿德家族的一群妇女离开家乡，前往麦加寻找请乳母的人家。当年是

个荒年，我们一无所获。”她说：“我当时骑着一头白母驴，还牵着一峰老母驼，以安拉起誓，老母驼一滴奶也没有。因孩子饿得大哭，我们从不和他一起睡，我也是一滴奶没有。我多么渴望，我们的境况能好起来。我骑着那只瘦弱的母驴远远地落在队伍后面，到麦加后，大家分头行动，每个人都希望找个有钱人家，以便从孩子的父亲身上得到实惠。因此，当听说穆圣是个孤儿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哺乳，我们说：‘一个孤儿，也许从他爷爷和母亲那儿什么都得不到。’后来，除我以外，前来麦加的妇女都找到要喂哺的孩子。大伙准备起程返回时，我对丈夫说：‘以安拉起誓，我不愿意就这样空手回去，我去抱个孤儿。’哈利斯说：‘没关系，你去抱吧，或许安拉会因他而慈悯我们。’于是，我把他抱过来，我当时实在是找不到人才抱他的。”哈丽麦继续说道：“我刚把他抱到怀里，我的乳房开始蠕动并充满奶水。他喝了个饱，我的儿子也喝了个饱，然后，俩人睡着了。此前，我们从未和孩子一起睡过。我的丈夫到那峰老母驼身边，发现它的乳房也突然鼓胀起来，他挤出驼奶，和我一起喝了个饱。然后，我们也香甜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的丈夫说道：‘哈丽麦，以安拉起誓，你抱了一个有福份的孩子。’我说：‘以安拉起誓，但愿如此。’随后，我抱起穆圣，骑上毛驴踏上回乡的路，以安拉起誓，我的驴走得很快，其他人的驴都追不上，以致同伴们都惊讶地说道：‘艾布·祖吾拜的女儿啊，你这个该死的，等等我们。你骑的难道不是原先骑的那头驴吗？’我说：‘怎能不是呢？以安拉起誓，就是那头驴。’她们说：‘以安拉起誓，那可就奇怪了。’后来，

我们回到家乡，我不知道安拉的土地中，是否还有比我们那儿的土地更贫瘠的。我们带着穆圣到家时，我的羊饱饱的，乳房鼓鼓地朝我们迎来，我们挤出羊奶，喝了个饱，其他人的羊，一滴奶也挤不出。当时在场的同族人对他们的牧人说：‘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当跟着艾布·祖吾拜女儿的牧人放牧。’此后，他们的羊回来时总是饥肠辘辘的，乳房里没有一点奶，而我的羊恰恰相反。我们始终承认，这是来自安拉的恩赐。两年后，我给穆圣断了乳。他当时长得很壮，完全不像两岁多的孩子。他刚两岁时，小肚就鼓了。我把他送还给他母亲时，我很渴望把他继续留在我身边，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福利。当时，我对他母亲说：‘你继续让我带养这个孩子，直到他长大吧。我担心他会染上麦加人的毛病。’我不停地恳求，最后，他母亲同意了。”

就这样，穆圣继续生活在赛阿德家族。在他四、五岁时，发生了剖胸事件。

据《穆斯林圣训集》记载，艾奈斯传述：．“有一天，穆圣正同一帮小孩玩耍时，突然，吉卜利里来了，他抓住穆圣，把他按在地上，剖开胸膛，取出他的心，然后，从心脏中取出一个血块，并说道：‘这是你身上恶魔的那一份。’随后，在一个金盆里用渗渗泉水洗了穆圣的心脏，又把它放回胸膛，缝了起来，孩子们吓得急忙跑向穆圣的乳母，对她说：‘穆罕默德被人杀了。’当他们跑过去时，穆圣的脸色都变了。”

回到慈母身边：

剖胸事件使哈丽麦很害怕，只好把穆圣送回麦加。穆圣在母亲身边一直长到六岁。六岁那年，阿米娜认为该回麦地纳，到亡夫坟前祭奠他了。于是，她领着穆圣及颇受阿布杜·孟特利布器重的女仆温姆·艾迈妮离开麦加，走了五百公里到麦地纳，在那儿停留一个月，然后起程返回麦加；不料途中身染重病，亡故在麦加与麦地纳之间的艾布瓦伊村。

跟随慈祥的爷爷：

阿布杜·孟特利布把穆圣领回麦加，对这个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既无父又无母的爱孙，老人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对待其他孩子，他从未达到这个程度。历史学家伊本·黑沙姆说：“在克尔白的荫凉处，有块专属阿布杜·孟特利布的地毯，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儿子们只能围坐在周围，不能坐在上面。当时，穆圣是个小胖子，他走过来坐了上去，叔伯们赶忙抱他下来。老人看见制止道：‘让他坐上面，以安拉起誓，他有这个资格。’然后，把穆圣抱到自己身边，用手抚摸他的脊背，老人对此感到很幸福。”就在穆圣八岁两个月零十天时，爷爷在麦加去世；临终之际，把穆圣托付给他的亲伯父艾布·塔利布，让他抚养。

在伯父身边：

艾布·塔利布精心照料着他的侄子，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甚至超过自己的亲儿子。穆圣一直受到艾布·塔利布的器重和保护，时间长达四十多年。为了穆圣，艾

布·塔利布可以同他人成为朋友，也可以成为敌人。我们将在以后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修士布海拉：

穆圣长到十二岁时，有人说是十二岁两个月零十天时，艾布·塔利布带他去沙姆经商，行至巴士拉(巴士拉当时是沙姆与豪兰地区的区界，归属阿拉伯罗马控制区)，遇到该地的修士布海拉，原名杰勒吉斯，他迎上前并热情地款待他们一行。

此前，布海拉从不出来招待客人，他从穆圣的特征上认出他是安拉的使者，便抓住他的手说道：“这是众世界的领袖，这是安拉为慈悯众世界而派遣的人！”艾布·塔利布问道：“这话从何说起？”他说：“你们远远地走来时，石头、花草、树木一律葡伏叩头，它们从不叩头，除非对先知。我确认他是封印的先知，是因为发现了他肩膀软骨下如苹果般的圣迹，我们的圣经对此有预言。”随即，他让艾布·塔利布把穆圣带回去，不要再去沙姆，以免遭受犹太人的暗算。于是，艾布·塔利布带上穆圣及其他孩子们返回麦加。

伏贾尔战役：

穆圣二十岁时，古莱氏人联合凯纳奈人同盖斯·阿拉尼人发生了伏贾尔战役，古莱氏领兵的将领是他们中年事已高的贵族哈勒布·本·伍麦叶。起初，盖斯人占了上风，后来，凯纳奈人占了上风。这场战争之所以叫伏贾尔战役，是因为它违背了禁区和禁月里不许打仗的规定(伏贾尔：阿

语，意为过分、罪恶)。穆圣参加了这场战役，他当时负责运箭。

伏杜里盟约：

伏贾尔战役结束后，在古莱氏部落几个家族的倡议下，于阿拉伯历十一月，在德高望重的泰米姆人阿布杜拉·本·杰德安的家里，他们签订了伏杜里盟约。

这几个家族分别是：哈希姆，孟特利布，艾赛德·本·阿布杜·欧扎，兹赫莱·本·凯拉布，泰姆·本·孟勒，他们一致承诺，一旦在麦加发现被欺压者，无论他是麦加人与否，一律替他讨回公道；穆圣参加了这项活动。穆圣为圣后曾说：“我在阿布杜拉·本·杰德安家中参加的那次盟约，比给我一峰红毛骆驼都更令我高兴，如果在伊斯兰时期邀请我参加，我也必定响应。”

这个盟约的精神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蒙昧的偏袒行为。有人说：“签订这个盟约的起因是：一个宰比德人带着货物来到麦加，赛赫米人阿绥·本·瓦伊利拿了他的货却不付钱，宰比德人找到阿布杜·达尔，迈赫兹姆，杰姆哈，赛赫姆，欧丹叶，请他们出来主持公道，他们都不肯；无奈，这个人爬到艾布·盖斯山上，大声地哭诉他的遭遇。”阿布杜·孟特利布的儿子祖拜尔为此愤愤地说道：“这种事为什么就没人管呢？”不久，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家族围聚过来，签订盟约之后，他们找到阿绥·本·瓦伊利，要回本来属于宰比德人的东西。

奔波劳碌的生活：

逐渐长成青年的穆圣并没有固定的工作。据多线传述：穆圣曾替人放羊，在赛阿德家族中放过羊，在麦加的格拉利特放过羊，二十五岁时，替海迪哲前往沙姆经商。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讲：海迪哲·宾图·胡韦利德是位贵族富孀，她常花钱雇人替她经商。古莱氏人是个擅长经商的民族。当海迪哲听说穆圣为人诚实，忠于信托，品德高尚时，就以最优厚的报酬，请他替自己去沙姆经商，同行的是一名叫迈赛尔的仆人，穆圣答应后，带上她的钱和迈赛尔出发了。

同海迪哲成婚：

穆圣返回麦加后，海迪哲发现这次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另外，迈赛尔又告诉她，穆圣是个慷慨大度、有主见、说话诚实、有智慧、办事忠厚的人。海迪哲当时就觉得，她找到了寻觅已久的丢失物。此前，有许多达官贵族向她求婚，她一概谢绝了。她把内心的感觉透露给好友奈菲丝·宾图·迈尼耶。奈菲丝又找到穆圣，让他开口向海迪哲求婚。穆圣很乐意，随后，穆圣把情况告诉给叔伯们，他们立刻找到海迪哲的叔叔，替侄儿求婚。不久，二人成婚。出席婚礼的有哈希姆家族及穆德尔部落的头人们。这事发生在自沙姆返回两个月后。穆圣给海迪哲的聘礼是二十峰幼驼。当时，海迪哲四十岁，穆圣二十五岁，海迪哲是当时出身最高贵、最富裕、最有主见的妇女，她是穆圣的第一位妻子，也是她在世时穆圣唯一的妻子。

除易卜拉欣外，穆圣的孩子们全部为海迪哲所生。第一胎是嘎希姆，接着依次是宰奈白、鲁格耶、温姆·库里苏姆、法蒂玛、阿布杜拉。儿子全部夭折，女儿们都赶上了伊斯兰时代，并全部皈依伊斯兰并迁徙。除法蒂玛晚于穆圣归真六个月外，其余儿女全部先于穆圣归真。

重建天房，平息纠纷：

穆圣三十五岁时，古莱氏人重建了天房。在伊斯玛仪时期，天房高九尺，但没封顶，常有盗贼出没，加上年久失修，天房墙体开裂，残破不堪。适逢那年麦加爆发洪水，天房几乎被冲垮。由于天房自身的地位，古莱氏人不得不重建它。他们决定修建天房只用纯洁的钱，至于卖淫、放高利贷及诈骗得来的钱，一概不接纳。一开始，谁都不敢碰天房，迈赫兹姆人沃立德·本·穆艾勒先起了个头，大家见他并未发生什么异样，才开始拆天房，一直拆到易卜拉欣树的根基处。随后，他们把重建天房的工程分成几份，每个部落一份，大家分头行动，有运石头的，有砌墙的。工程总负责人是罗马人巴古姆。工程进行到该安放玄石时，矛盾产生了，各部落都想独享这份荣誉，大家争吵了四、五天，争得几乎动起手来。后来，迈赫兹姆人艾布·伍麦叶·本·穆艾勒建议他们，请第一个走进禁寺大门的人裁决，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议。安拉的意欲，第一个走进的人就是穆圣！大家一看到是穆圣，高兴地欢呼道：“好，穆罕默德是个忠实的人，我们愿意请他。”穆圣弄清事情的原委后，脱下身上的大衣，铺在地上，把玄石搬到上面，请各个部落派出一位头人，各抓大衣一角，当他们一齐把玄石抬至原有的位置时，穆圣搬起玄石，把它安放到了原位，大家对这个明智的做法都很满意。

由于洁净的钱财少，不足以按原规模重修天房。无奈，古莱氏人只好决定缩小规模，把北面约六腕尺的地方压缩掉。这块地方现称为“哈推姆”（意为天房的小围墙），另外，他们加高了门框，以免他人随意出入，天房建至十五腕尺时，他们架起六根梁封了顶。

重建后的天房大致是四方形，它高 15 米，安放玄石的那面墙边长为 10 米，玄石高出地方 1.5 米，有门的那面墙，其边长 12 米，门高出地面两米，环绕整个建筑外下方，砌一堵高 0.25 米，厚 0.3 米的围墙，名叫“沙兹勒瓦尼”。这堵围墙正是古莱氏人减缩掉的老根基。

为圣前的概况：

穆圣在成长过程中，汲取到各阶层人的长处；他思想端正，眼光敏锐，这方面他堪称最高典范。另外，他聪颖善良，不耍坏手腕，不操坏心，不爱多说话，善观察沉思，热衷于探索真理；他用成熟的理智，纯洁的禀性去体味人生，洞察人类事务及各阶层的状况；他厌恶并远离迷信，对待自己和他人的事务，他讲究合情合理，好事就参与，坏事就远离；他不饮酒，不吃神石上宰的肉，不参加为偶像举行的节日和庆祝活动，他自幼就远离这些伪神，他最烦这些伪神，甚至一听到拉特、欧扎的名字就无法忍受。

毫无疑问，穆圣是个幸运的人。他每每欲想尘世的享乐，欲追随不佳的习俗时，安拉的眷顾就会来临，使他的不良欲念无法实现。据伊本·吴赛勒传述：穆圣说：“蒙昧时期人们的所为，我只想过两次，但每次都被安拉控制住了，以后再没想过。最后，安拉优待提拔我，让我承担了使命。那两次的经过是：有天晚上，我对在麦加高处一起

放羊的小伙伴说：‘你替我照看羊群好吗？我想去麦加像其他年青人一样玩一晚上。’他说：‘我会替你照看的。’于是，我离开那儿，走到麦加的一处宅院处时，听到阵阵的乐声，我问别人：‘这是干什么呢？’他们说：‘是某某在举行婚礼。’我便坐下听，但安拉堵塞了我的耳朵，让我睡着了，直到第二天，炎热的阳光晒醒了我。我返回后，同伴问我，我如实告之。第二天晚上，我又向他提出同样的请求，并再次回到麦加，像第一晚一样，我又睡着了，以后，我再没有产生过此类不良的想法。”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扎比尔·本·阿布杜拉传述说：“重修天房时，穆圣和安巴斯一起搬运石头，安巴斯对穆圣说：‘把你的伊扎尔(伊扎尔：阿拉伯男子围在腰间遮蔽下体的布)解下来，垫着肩膀，以免被石头伤着。’后来，穆圣摔倒在地，两眼发呆，望着天空，一会儿，又回过神来，喊道：‘我的伊扎尔，我的伊扎尔’，安巴斯为他系上了伊扎尔。”

另据传述：“此后，穆圣再没有暴露过羞体。”

在古莱氏人中，穆圣品德高尚，慷慨大度；他最英勇，道德高尚，最尊重邻居，宽厚，诚实，温和，善良，公正，守信。由于他集这些美德于一身，以致赢得“艾敏(诚实人)”的美誉，正如穆民之母海迪哲所说：“穆圣对族友都很仁慈，他扶弱济贫，款待客人，坚持正义。”

第三章 为圣并接受使命

在希拉山洞：

穆圣将近四十岁时，考虑和思索的范围更为广阔，他喜欢远离尘世的喧嚣，常带上炒面和水到远离麦加两英里处努勒山的希拉山洞。此洞洞深四腕尺，洞宽一点七五腕尺，他的家人守在附近，整个莱买丹月他住在那儿，供给过往贫民，思索周围的世界及世界背后那超然的力量。同时，他对自己部族浅薄的多神信仰及其荒诞的教条甚为不安，但他也没找到一条让自己安心、满意的明确道路和方法。

他选择的离群索居正是安拉培养他接受重大使命的一个方面。一个注定承担重大使命的人，他必然要在人类生活的现实中接受影响，并去改变它。另外，他也必然要抽出部分时间独居，远离尘世的喧嚣、生活琐事的缠扰。

安拉为了让穆罕默德承担重托，改变世界面貌，端正历史的方向而这样磨练他。在他为圣的前三年，特地为他安排了这种幽居，在这幽居的一个月里，他任自己的思绪自由驰骋于存在的背后隐藏的奥秘里。最终，安拉意欲，他与这份奥秘接触的时刻到了。

吉卜利里颁降启示：

四十岁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据说，众使者都是在这个年龄阶段被差为圣的。穆圣满四十岁时，各种为圣的迹象透过生活开始显现。首先是真梦，他当时所做的梦都如

黎明时的曙光一样清晰。这种状况持续了六个月，穆圣为圣共二十三年，真梦是圣品的四十六分之一。穆圣幽居希拉山洞的第三个年头的莱买丹月，安拉意欲，普降鸿恩，遂以圣品提升穆圣，吉卜利里为他颁降《古兰》启示。

经考查各种事实和证据，我们可以确定，开始颁降启示的那天是莱买丹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晚上，即公元 610 年 8 月 10 日。按阴历算，穆圣时值四十岁六个月零十二天；按公历算，他时值三十九岁三个月零二十二天。这件事似一把火炬，闪烁着神圣的光芒，划破迷误之黑暗的底层，并最终改变了生活的轨迹，端正了历史的方向。

让我们一起聆听诚实的阿倚莎对此事的叙述：最初向穆圣显示的启示，是睡梦中真实的梦，他当时做的梦都如黎明的曙光一样清晰。随后，他喜欢到希拉山洞独处，一连数日，陷入深思之中，这是他当时的功课；吃完干粮后，回到海迪哲处取些，再回去继续思索，直至真理降临。

那天，他正在希拉山洞里，一位天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口中说道：“你读。”他说：“我不会读。”穆圣叙述说：“于是，他抓住我，并紧紧地抱着，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然后松开，我说道：‘你读。’我说：‘我不会读。’他再次紧紧地抱着我，然后松开，说道：‘你当以你养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养主是至尊的，他教导人，并教人用笔，他教人类所不知道的。(96: 1—5)

穆圣心慌肉跳地跑回家，一看到海迪哲·宾图·胡韦利德，忙说：“快用被子把我蒙起来，快用被子把我蒙起来。”她们赶忙把他蒙起来。心情平静后，他把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告诉海迪哲，并说自己很担心。海迪哲当时就说道：“不必担心，安拉绝不会使你出丑。你接恤骨肉，对族人亲友都很仁慈，你扶弱济贫，款待客人，坚持正义。”说完，又带着穆圣找到她的堂兄沃尔盖·本·诺法利·本·艾赛德·本·阿布杜欧扎，他是蒙昧时期的一位基督教徒，精通希伯来文和圣经。当时，他已年迈且双目失明。海迪哲对他说道：“堂兄啊，你听听你侄儿的事吧。”沃尔盖说：“侄儿啊，你怎么啦？”穆圣就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告诉他，沃尔盖听后说道：“这是安拉曾给穆萨遣去的天使吉伯力里。但愿我能重返青春，当你的族人驱赶你时，我还活着。”穆圣惊问：“他们会驱赶我？”沃尔盖说：“是的，任何得到类似启示的人都会受到敌视，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我一定大力支持你。”可惜，沃尔盖没能活到那一天，他于启示中断期去世。

据塔巴里和伊本·希沙姆传述：“启示突降时，穆圣跑出希拉山洞，后来又回到那里，完成坐静后，又返回麦加。”塔巴里的传述让人明白了穆圣跑出的原因，以下是塔巴里传述的原文：

叙述完启示来临一事，穆圣接着说道：

“安拉创造的众生，最令我厌恶的莫过于诗人及疯子，我不能看到这两类人。我最疏远的就是这两类人，否则的话，恐怕古莱氏人会永远地诽谤我是这两类人；真是这样的话，我定会爬上山巅，跳崖自尽，图个清静。当时，我走出来，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当我爬到山腰时，听到空中的声音喊道：‘穆罕默德，你是安拉的使者，我是吉卜利里。’我抬起头，看到幻化成人形的吉卜利里盘坐在空中，

他说：‘穆罕默德，你是安拉的使者，我是吉卜利里。’我停下脚步看他，他打乱了我要自尽的企图，我当时就停在那儿，既没前行也没后退，我努力地避开他，可无论我把脸转向哪边，他都在我的视野内，直到海迪哲派人来找我，等派来的人回到麦加，见到海迪哲后，我仍站在那儿。随后，吉卜利里走了，我才返回家，见到海迪哲，我贴着她坐下，她问道：‘嘎希姆他爹，你去哪儿啦？以安拉起誓，我派人到处找你，他们都回来了，也没找到你。’我就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说道：‘你该高兴、镇静才是，以掌握海迪哲生命的主宰发誓，我希望你就是这个民族的先知’。”

说完，她起身去找沃尔盖，沃尔盖听她讲完发生的事后，说道：“洁灵，洁灵，以掌握沃尔盖生命的主宰发誓，曾降临穆萨的大天使降临于他了，他确是这个民族的先知，你告诉他，让他千万镇静。”海迪哲回到家，向穆圣转述了沃尔盖的话。穆圣返回希拉山洞完成坐静后，这才回到麦加去见沃尔盖，沃尔盖听完穆圣的叙述后，说道：“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你确是这个民族的先知，曾降临穆萨的大天使降临你了。”

启示中断：

至于启示中断了多长时间，据伊本·赛阿赛传自伊本·安巴斯的传述：仅数日。这是普遍认可的说法，经多方考究，更证实了这种说法。至于其它的说它是三年或两年半的说法，都不正确。囿于篇幅，本书不再详述对其的考证。

这段期间，穆圣既伤心又忧愁，又茫然无措。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启示中断期间，穆圣甚为忧虑，他多次爬上山头，打算跳崖自尽，但每次都被吉卜利里及时阻止，他对穆圣说：‘穆罕默德，你确是安拉的使者。’穆圣闻听此言，心情稍定下来，遂转身回家，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启示仍不来临，他又受不了，当他再次爬上山峰准备自尽时，又是吉卜利里及时出现，阻止了他。”

吉卜利里再次颁降启示：

据伊本·哈吉勒介绍：“启示之所以中断数日，目的在于让穆圣牢牢记住它，渴盼它再次来临，而一旦焦虑的阴影被驱散，真理之旗迎风飘扬时，他才会深信，他的确是至尊至大安拉的使者，负责颁降启示的天使给他带来的确是来自安拉的讯息。当启示再次来临时，他能够坦然接受，其原因就在于他对启示的渴盼和向往。”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扎比尔·本·阿布杜拉的传述：关于启示的中断，他曾听穆圣谈起过，穆圣说：

“我正走着，突然听到空中有声音，我抬头向上看，发现在希拉山洞见过的那位天使端坐在空中的一把椅子上，我吓得赶紧往家跑，见到家人后忙说‘快用被子把我蒙起来，快用被子把我蒙起来。’他们用被子把我蒙了起来。随后，安拉降下了启示：‘盖被的人啊！起来，你当去警告，你当去颂扬你的主宰，你当洗涤你的衣服，你当远离污秽’。”（74：1—5）

这之后，启示再没有中断过。

启示的种类：

在详细介绍穆圣为圣的生涯前，我们先对启示的种类做一番了解。启示是使命的渊源，是宣教的支柱。

关于启示的种类，伊本·盖目介绍说：

1. 真梦，这是启示的开始。
2. 天使不现身，直接降到穆圣心中的暗示。如穆圣所述：“大天使吉卜利里朝我心中暗示，人不享用完他的给养是不会死亡的，你们当敬畏安拉。”
3. 天使幻化成人形，面授穆圣，直至他完全领悟启示。颁降这类启示时，圣门弟子们有时会看到。
4. 天使幻化成刺耳的铃声而颁降的启示，这是穆圣最难以承受的方式。天使裹着他，以致在严寒的日子里，穆圣的额头上也会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如果穆圣当时正在坐骑上，他的坐骑会卧倒在地。有一次，这种启示来临时，穆圣的腿压在载德·本·撒比特的腿上，载德的腿几乎被压断了。
5. 天使以真面目出现颁降的启示，这种情况仅发生过两次，正如安拉在《古兰》“星宿”章中的叙述。
6. 安拉直接颁给穆圣的启示，它就是登宵夜诸天之外颁降的启示，如规定了拜功及其它。
7. 不通过天使，安拉直接同穆圣谈的话，如同穆萨·本·尔姆兰交谈那样，这类启示《古兰》明文予以肯定，关于夜行的圣训也予以肯定。

有人增加了第八种：没有帷幕，安拉同穆圣面对面谈的话；对这种说法，无论先贤们，还是后辈学子们都不接受。至此，我们简要地总结了八种启示，最后一种未被肯定。

履行宣教的命令及宣教的内容

盖被的人啊！起来，你当去警告，你当颂扬你的主宰，你当洗涤你的衣服，你当远离污秽，你不要因施恩而图厚报，你当为你的养主而坚忍。（74：1—7）

在安拉的这段启示里，穆圣接到数项命令，这几项貌似简单、质朴的命令，却隐含着远大的目标，对现实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它的目的在于：

1. 履行警告的目的在于，在这个存在的世界上，制止人去做安拉不喜悦的事，用悲惨的下场警告他，能在他心中产生恐惧和震颤。
2. 颂扬主宰安拉，目的在于止人高傲，击碎高傲的棱角，揭露高傲的本质，使地球上留下的仅是“安拉至大”。
3. 洗涤衣服，远离污秽，目的在于使人内清外洁，使心灵超越一切弊端和缺陷，升华到最高的完美境界，从而使其能够沐浴到安拉的宏恩、保护、引导和光明，直至它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典范，让健全的心灵仰慕它，偏邪之心感到它的威严和尊大，直至它成为全世界的向心力。

4. 施恩而不图报的目的，是不要认为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很了不起，应该再接再厉，付出更多的汗水和牺牲，然后，忘掉所做的一切，把自己溶化在体念安拉之中。

5. 最后一节启示指明：穆圣将遭到冥顽者的反对、讽刺和嘲笑，甚至会遭到他们千方百计的屠杀，包括他的弟子及所有围绕在他周围的信士们也在所难免，安拉命令他竭尽全力地忍受这一切。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获取某种个人利益，而是为获得安拉的喜悦。

安拉至大，这几项命令外观上是多么简单啊！它的曲调多么精彩啊！而一旦得到落实，它又是多么伟大，多么让人自豪和骄傲啊！它能掀起一场风暴，席卷世界的各个方面，使之和谐起来。

这些启示本身就蕴含着宣教的内容，警告本身要求客观上存在一些会遭恶果的行为。众所周知，人的行为在今世上不可能全部得到还报。因此，警告就需要在今世之外另有一天，这一天就是被称为复生日或还报日的那一日，除了今世我们度过的生活外，另外一种生活也是必需的。

其它启示要求人类认安拉独一，把一切托付给安拉，放弃迎合私欲、迎合人，只追求安拉的喜悦。

这些内容总结如下：

1. 认主独一；
2. 诚信后世；
3. 洗涤心灵，远离恶行和丑事。丑行会招致恶果，应积极向善；

4. 一切事物上托靠安拉；

5. 这一切的基础是诚信穆罕默德的使命，服从他的英明领导，听从他的教诲。

这几节启示响亮地宣布，承担这一伟大使命的是穆罕默德，并让穆圣从睡眠中醒来，走出被窝，抛弃享乐，奔向奋斗，迎接艰辛。

“盖被的人啊，起来，你当去警告。”这节启示好像在说：为自己而活的人也许活得很舒服；至于承担重托的你，怎能追求睡眠、休息、温暖的被窝、安逸的生活及舒适的享乐呢？快起来吧，重大的事务正等着你，重任已为你备好，快行动起来，准备奋斗，准备流汗；快起来，睡眠、休息的时间已过，从今天起，你拥有的只是不断熬夜、漫长而艰苦的奋斗，快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

这确是响亮而又惊心动魄的声音，它把穆圣从安逸、温暖的被窝里唤起来，投身于狂风波浪般激烈的心灵战争和改造现实的斗争之中。

穆圣站起来了！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站着，从未歇息过，从未停止过。他活着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家人，他一直在履行宣教的使命，他肩上扛的是超负荷的重担，他担负着地球上最大的信托，担负着全人类，担负着整个信仰课题，担负着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拼搏、奋斗的使命。

在这场长期的战斗中，他生活了二十多年。自他听到那声崇伟的呼唤、接受重托之日起，就专心致志，从未分心，祈求安拉给他及全人类最好的报酬。

下面，我们将在第四章对穆圣在这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进行的艰苦奋斗做个概述。

第四章 宣教时期和阶段

穆圣的宣教史可以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即：

1. 麦加时期，它历时约十三年；
2. 麦地纳时期，它历时整十年。每个时期又包含数个各具特色的阶段。

麦加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1. 秘密宣教阶段，它历时三年；
2. 在麦加人中公开宣教的阶段。这一阶段自穆圣为圣第四年开始，直至他为圣的第十年末；
3. 到麦加地区以外进行宣教的阶段。这一阶段起自穆圣为圣第十年末，直至迁徙麦地纳。

至于麦地纳时期包含的若干阶段，我们将在以后的篇幅中详述。

第一阶段：秘密宣教

三年秘密宣教：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麦加一直是阿拉伯人的宣教中心。那里住有看守天房的人及阿拉伯人眼中无比神圣的偶像的代言人，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革命的目的，那真是难上加难。这需要雷打不动、风摧不倒的恒心和毅力。穆圣开始时选择秘密的方式，目的在于避免麦加人感到过于突然。

第一批追随者：

很自然，穆圣首先号召接近他的人，即他的家人和朋友。他号召他们信奉伊斯兰，号召所有彼此知道对方是好人的人。穆圣知道他们是向往真理和正义的人，他们知道穆圣是位诚实善良的人；对于穆圣的召唤，他们积极响应，因为对于穆圣伟大的人格，高尚的心灵，诚实的言行，他们从不怀疑。这些人在伊斯兰中被称为先辈，他们中最早的是穆圣的妻子、信士之母海迪哲·宾图·胡韦利德，然后是穆圣的家奴载德·本·哈利斯，穆圣的堂弟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当时，阿里仍是一位寄养在穆圣家中的幼童，还有穆圣的好朋友艾布·白克尔。这四个人在穆圣宣教的第一天就皈依了伊斯兰。

随后，艾布·白克尔也积极宣教。艾布·白克尔是位随和，受人爱戴的人，他厚道，品德高尚。正因为他有见识，生意兴隆，加上人随和，族人们都爱同他交往。通过他皈依伊斯兰的有：奥斯曼·本·安发尼·伍麦叶，祖拜尔·本·安瓦姆·艾赛德，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

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宰赫勒彦，泰利哈·本·阿布杜拉·泰米叶，这八位先于其他人皈依伊斯兰，他们被称为伊斯兰的第一批追随者。

早期皈依伊斯兰的还有：埃塞俄比亚人毕俩里·本·勒巴哈，被穆圣称为穆斯林“稳麦”忠实者的艾布·欧拜德·阿米尔·本·杰拉哈，艾布·赛利迈·本·阿布杜·艾赛德，迈赫祖米亚人艾勒格目·本·艾布·艾勒格目，奥斯曼·本·迈祖欧尼及他的两个兄弟古达迈和阿布杜拉，欧拜德·本·哈利斯·本·孟特利布·本·阿布杜·迈纳夫，赛尔德·本·载德·阿德韦及他的妻子，即欧麦尔·本·罕塔布的姐姐法蒂玛·宾图·罕塔布，罕巴布·本·艾勒特，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等，这些人都是最早的信士，而且都来自古莱氏部落。伊本·黑沙姆说，早期入教的人共有四十多个。

伊本·伊斯哈格说：“随后，又有一批男女皈依伊斯兰，伊斯兰一词在麦加传开了，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上述这些人都是秘密人教的。当时，他们秘密聚会，接受穆圣的教导，因为当时的宣教一直是个体或秘密性的。自从“盖被的人”章前几节经文降示后，启示再没中断过。该时期的启示，节文简短、精练、震撼人心、引人入胜；这符合当时的沉寂气氛。启示的内容涉及清洁心灵、涤除尘世的污秽、活灵活现地描述乐园与火狱，敦促穆斯林进入当时的人类社会不具备的另一种氛围。

拜功：

启示一开始就命令礼拜。

据穆嘎提利·本·赛利曼讲：伊斯兰初期安拉规定的拜功仅早晚两番，每番各两拜。证据是《古兰》“信士章”第五十五节“**你当朝夕颂扬你的养主**”。据伊本·哈吉勒讲：“登宵事件发生前，穆圣和圣门弟子们肯定做礼拜，但它是否属于主命拜，尚不确定。”

还有一种说法：“当时的主命拜就是日落前后的拜功。”

据哈利斯·本·乌萨麦传述，他是通过伊本·莱黑阿传述的，而伊本·莱黑阿是听载德·本·哈利斯传述的：“穆圣接受启示初期，吉卜利里就教他如何做小净。”穆圣小净完毕后，取一捧水，喷洒他的阴部。伊本·马哲，白拉吾·本·阿兹布，伊本·安巴斯等也都传了类似的圣训。

据伊本·黑沙姆讲：“每逢礼拜时间，穆圣和圣门弟子们避开族人，到山里面悄悄地礼拜。有一次，穆圣和阿里礼拜时被艾布·塔利布发现，他经过寻问得知内情后，嘱咐他俩继续坚持。”

消息传到古莱氏人耳中：

对诸多事件综合性的考察研究表明：尽管这一时期的宣教，是个体或秘密的，但古莱氏人还是听说了。不过，起初他们并不在意。

据穆罕默德·安萨里讲：“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到古莱氏人耳中。不过，这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其原因也许是，他们认为穆罕默德只不过是一个谈论神的受拜权及其它专权的宗教分子，就像伍麦叶·本·艾布·苏利特，盖斯·本·撒尔德，阿迈鲁·本·奈菲利等。但他们还是担心这个消息的传播及其影响的扩大。于是，他们开始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年过去了，宣教一直是个体、秘密的。在此期间，一个充满兄弟情感和合作精神的信仰共同体形成了，它以传达使命并巩固它为己任。随后，启示降临，命令穆圣公开向族人的谬误和偶像宣战。

第二阶段：公开宣教

公开宣教的第一道命令：

公开宣教的第一道命令，是《《古兰》经》“众诗人章”第214节“**你当警告你的亲戚**”。该章首先叙述了穆萨圣人的经历，从他的为圣开始，到他率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摆脱法老及其党羽的追击，直至法老连同他的党羽全部被淹死。它涵盖了穆萨圣人针对法老及其臣民宣教的各个阶段。

我认为，在穆圣受命向族人公开宣教之际，颁降这种启示，其目的在于让穆圣和他的弟子们知道，在公开宣教中遭到人们的否认和反对，已有先例，以便他们公开宣教时心中有所准备。

另外，除了叙述法老及其臣民的事例外，这一章还叙述了否认使者的人及他们的下场。如努哈的民族、阿德人、赛莫德人、易卜拉欣的民族、鲁特的民族及丛林人，以便让那些否认使者的人们知道，顽固不化必然遭受安拉惩罚的下场。同时，也告诉信士们最终的胜利属于他们，而不属于否认者。

在亲戚中宣教：

命令公开宣教的这节启示颁降后，穆圣做的第一件事，是邀请哈希姆家族的人。他们都来了，与他们同来的还有部分孟特利布家族的人，他们一共是四十五人。未等穆圣开口，艾布·赖海布就抢先说道：“这些人不是你的叔伯，就是你的堂兄弟，你说话要注意，不可孩子气，你该明白，你的族人可没力量与全体阿拉伯人为敌，我是最应该阻止你的人，光在你自己家说说就行了；如果你一意孤行，很容易招来古莱氏各部族及全体阿拉伯人敌对。一旦那样，我认为在给自己的家族招致厄运方面，谁都不及你。”穆圣在那场聚会上一言来发。

随后，穆圣再次邀请他们。这次穆圣开口说话：

“一切赞颂统归安拉，我感赞他、求助于他、笃信他、托靠他。我做证，除独一无二偶的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走在前面的先行者绝不会欺蒙自己的家人，以唯一应受崇拜的主宰发誓，我确是被派给你们及全人类的安拉的使者。以安拉起誓，你们终会死亡，然后被复生，犹如你们会睡着、然后会醒来一样。你们的一切行为必将受清算，乐园是永恒的，火狱是永恒的。”

艾布·塔利布当时便说道：“我们乐意同你合作并接受你的忠告，我们深信你说的话；这些人统统都是你的家人，我也属其中一员，我是他们中最先支持你的人，去做你奉命做的事情。以安拉起誓，我将永远支持你、保护你，但我不放弃祖先的宗教。”

艾布·赖海布说：“以安拉起誓，这真是件不幸的事，最好在他未受到别人的惩治前，你们先教训他。”艾布·塔利布说：“以安拉起誓，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保护他。”

在绥法山上：

艾布·塔利布向穆圣承诺，在他替主传教时保护他。

此后，有一天，穆圣登上绥法山大喊道：“出事了，出事了。”待古莱氏各部族赶过来后，穆圣号召他们崇拜独一的安拉，诚信他的使命及后世。《布哈里圣训集》对这件事的有所记述。伊本·安巴斯传述：“你当警告你的亲戚”这节启示降下后，穆圣登上绥法山喊道：

“喂！法赫尔家族，喂！欧丹叶家族，喂！古莱氏各部族。”

人们纷纷涌来，不能前来的人也都派了代表，以了解到底出了什么事。艾布·赖海布和古莱氏人都都来了。

穆圣说道：“如果我告诉你们，山谷里有支马队要偷袭你们，你们相信吗？”他们说：“相信，因为我们从没见你撒过谎。”穆圣说：“在严厉的刑罚来临前，我是你

们的警告者。”艾布·赖海布当即说道：“你这个该断手的，你就为这个召集我们？”

随后启示下降：“愿艾布·赖海布的双手受伤。”
(111: 1)

《穆斯林圣训集》对这件事也有所记述。艾布·胡莱勒传述：“你当警告你的亲戚”这节启示下降后，穆圣开始公开宣教，他先是广泛地、然后是有针对性地宣教。穆圣说：

“古莱氏人啊！自我拯救，免入火狱吧；凯尔布人啊！自我拯救，免入火狱吧；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自我拯救，免入火狱吧。以安拉起誓，在安拉跟前，我丝毫帮不了你们，维系我们的仅是今世的这点血缘关系。”

通过这一大声疾呼，穆圣向他的亲戚们阐明，对这一使命的诚信，才是维系他们的纽带，在来自安拉的这一警告的威严中，阿拉伯人依赖的宗族关系荡然无存了。

宣扬真理，揭批多神教徒：

宣教的声音不停地回荡在麦加的各个角落。“你当公开你所奉的命令，你当避开多神教徒。”（石谷章：94）当这节启示降下后，穆圣开始揭批多神崇拜的迷信及荒谬，阐述偶像的实质及它的实际价值，并为它的无能举了许多例子；他用大量的事实向人们说明，崇拜偶像的人已深陷明显的歧途。

麦加被激怒了。当揭批多神教徒及偶像崇拜者的声音公开后，麦加顿时涌起讨伐的声浪，它似轰鸣的雷声响彻

云霄，打破了天空的宁静。针对这场突然而至的革命，古莱氏人立刻行动起来，准备扑灭它。因为，他们担心这场革命会冲击他们的传统习俗。

同时，他们完全理解，笃信安拉的意思是：除安拉外一切都不具备受崇拜的资格，笃信穆圣所受的使命及后世的意思是完全服从、绝对托靠。那样的话，他们将在生命、财产方面失去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再也无法打着宗教的幌子统治阿拉伯人。面对安拉和安拉的使者，他们无法推行个人的嗜好，无法继续愚弄底层人民，无法终天横行霸道。正因为他们完全清楚这些，所以，私欲怂恿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拒绝的原因不单是为了面子和利益：“不然，人欲长此放荡下去。”（复活：5）

虽然他们看透了一切，可面对这个如此诚实忠厚的人，他们该如何下手呢？他那高尚的品格完全体现了人类的最高价值，在人类历史上，无人可与之比拟。他们茫然无措，他们应该茫然无措。他们调动一切思路，寻觅可行的策略。无奈之际，他们只好找艾布·塔利布，求他去制止穆圣。他们认为应该以既严肃又诚恳的语气，应该对艾布·塔利布说：“穆罕默德号召我们放弃自己的神灵，说他无益无能，这是对我们神灵的恶毒攻击和亵渎，是对我们祖先的嘲讽和诋毁，因为我们是遵循这种宗教的。”他们觉得这种方法可行，于是，迅速行动起来。

古莱氏代表团会晤艾布·塔利布：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一伙古莱氏贵族见到艾布·塔利布后说道：“艾布·塔利布呀！你的侄子辱骂我们的神灵，亵渎我们的宗教，嘲讽我们的智慧，诋毁我们的祖先；

现在我们给你两条路，要么你制止他，要么你别插手我们和他之间的事。你和我们一样，都与他有分歧，我们会以令你满意的方式对付他的。”艾布·塔利布婉转巧妙地谢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快快离去。

穆圣继续传达他的使命，宣扬安拉的宗教，召人只崇拜安拉。

阻止朝觐者接近穆圣的协商会议：

这段时间里，又出现了一件令古莱氏人头痛的事。穆圣公开宣教刚几个月，朝觐季节便来临了。古莱氏人知道，届时，将有大批阿拉伯团队前来朝觐。为避免穆圣的宣教在阿拉伯人群中产生影响，他们必须统一口径。于是，他们聚集到沃力德·本，穆俄莱家中进行商议。沃力德建议说：“针对穆罕默德的事，你们必须统一意见，不要各执一词，自相矛盾。”他们齐说道：“那你说吧，该怎么办？”他说：“不，你们说，我听。”他们说：“说他是占卜者。”沃力德说：“不行，以安拉起誓，他不象占卜者，占卜者我们都见过。穆罕默德没有占卜者的喃喃咕咕声。”他们说：“说他是疯子。”沃力德说：“他不像疯子，疯子一般或窒息、或全身抽搐、或疯言疯语，这些穆罕默德都不具备。”他们说：“说他是诗人。”沃力德说：“诗的各种格律，短长格、四步格等，及各种诗韵，含蓄的、直白的等，我们都了如指掌，而穆罕默德的话语根本不是这样。”他们说：“说他是巫师。”沃力德说：“巫师的那套吹起、打结的把戏我们也都见过，穆罕默德统统都不会。”他们说：“那我们到底该怎样说他呢？”沃力德说：“以安拉起誓，穆罕默德说出的话确实动听，它前

呼后应，浑然一体，对它的任何批评歪曲，都能被一眼戳穿。比较可行的说法只有说他是巫师。他说出的话能离间父子、兄弟、夫妻、家族等。”他们一致决定采纳这种说法。

另有一些传述：当沃力德一一否定他们的说法后，他们说道：“我们觉得你也没什么高见。”沃力德对他们说道：“你们稍等一会儿，让我考虑考虑。”随后，他反复考虑，最后想出上述的那种说法。

安拉针对沃力德降下十六节启示，其中，描述了他思考的状况。这十六节启示就是《古兰经》“盖被的人章”第十一节至第二十六节：

“你让我独自惩治我创造的那个人吧！我赏赐他丰厚的和在跟前的子嗣，我提高了他的声望，而他还企望我多加赏赐。绝不然！他否认我的启示，我将使他遭受苦难。他确已思考，确已计划。但无论他们如何计划，，终将被弃绝。他看了看，随后皱眉蹙额，接着又高傲地转身而去，并说道：‘这只不过是魔力的邪术，不过是凡人的言辞，我将使他坠入火狱’。”

这次会议统一了口径。随后，他们开始行动，派人把守麦加的各个进口，提醒每位来麦加朝觐的人，谨防穆罕默德的邪术。

对此事最卖力的当推艾布·赖海布，他形影不离地紧盯着穆圣，来往于欧卡兹、马吉奈、祖迈贾兹等集市，每逢穆圣开口号召人崇拜安拉，他必阻挠道：“你们别听他

的，他是个骗人的叛教者。”不过结果适得其反，朝觐季节结束后，穆圣的事反而在所有阿拉伯人中传播开来。

阻挠宣教的各种手段：

古莱氏人发现，他们无法阻止穆圣的宣教，只好再次聚会、商议对策，并最终选定了一些办法。现概述如下：

1. 讽刺、轻视、嘲笑、否认、挖苦。他们想借此削弱穆斯林的力量，瓦解他们的意志。他们给穆圣冠以种种不恭的罪名和含有嘲讽意味的骂名，如称他为疯子，“他们说：奉到天启教诲的人啊，你确是个疯子。”（石谷：6）称他为骗人的巫师，“他们惊讶，因为他们本族的警告者来临他们，不信安拉的人们说道，这是一位骗人的巫师。”（萨德：4）他们用仇恨的目光盯着穆圣，恨不得一口吞了他。“不信安拉的人们听到教诲的时候，他们几乎用眼光吞了你，他们说：这个人确是个疯子。”（笔：51）当穆圣同贫寒弱勢的圣门弟子们坐在一起时，他们就挖苦道：“他只配同这种人坐在一起。”

“我这样使他们互相考验，以至于他们说：他们就是我们中蒙安拉赐福的人吗？安拉不是最清楚感谢者的吗？”（牲畜：53）

他们的状况，正如安拉对我们的描述：

“犯罪的人们常常取笑信仰的人们，当信士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他们挤眉弄眼，当他们转回家时，总是洋洋得意；当他们遇上信士时，便说：这种人确已迷误，其实，没人派他们去监视信士。”（称量不公：29—33）

2. 歪曲穆圣的教诲，引发怀疑，散播谣言，攻击伊斯兰，诋毁穆圣的人格。他们极力这么做，以便人们无暇领悟穆圣的号召，他们歪曲《古兰经》说“这是古代神话，他命人抄录下来，朝夕对他诵读。”（准则：5）“这只不过是他在其它民族帮助下编造的谎言。”（准则：4）“这是别人教他的。”（蜜蜂：103）他们攻击穆圣说：“这个使者怎么也吃饭，也出入于市场呢？”（准则：7）《古兰》转述他们的妄言后，予以有力的驳斥。

3. 诬蔑《古兰》为古代神话，分散人们的精力，无法聆听他。据记载：有一次，奈迪尔·本，哈利斯对古莱氏人说：“古莱氏人啊，以安拉起誓，你们遇上的麻烦至今尚无解决的办法，穆罕默德曾是你们中最令人爱戴的年轻人，他最诚实，最忠于信托。现在他已是成人，并给你们带来了安拉的启示，你们却突然说他是巫师。以安拉起誓，他绝不是巫师，巫师吹气、打结的那套把戏我们都见过；你们说他是卜卦的，以安拉起誓，他绝不是卜卦的，卜卦者一般都浑身抽搐，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呢喃声；你们说他是诗人，以安拉起誓，他绝不是诗人，诗的格律韵脚我们都懂；你们说他是疯子，以安拉起誓，他并不疯疯癫癫、胡言乱语、浑身抽搐。古莱氏人啊，好好动动脑筋吧，以安拉起誓，你们遇到的确是件大事。”

随后，奈迪尔前往希赖，学习波斯帝王史及拉斯泰姆、艾斯凡迪亚勒等人的传说。从希赖回来后，他一直跟踪穆圣，每逢穆圣坐下来纪念安拉，提念安拉的刑罚以警示他人时，他总阻挠道：“以安拉起誓，穆罕默德讲的不比我强。”然后，他就开始讲述波斯帝王，拉斯泰姆，艾斯凡

迪亚勒等人的传说，谈完后，他反问道：“穆罕默德谈的哪点儿比我好？”

伊本·安巴斯传述说：奈迪尔收买了一些歌姬，只要一听说有人想接近穆圣，立刻给那人派一名歌姬，陪他饮酒做乐，直到他打消接近伊斯兰的念头。对此，《古兰》叙述道：

“有人购买无谓的谈话，以便使人背离安拉的道路。”
(鲁格曼：6)

4. 谈判。企图以互相妥协让步，来实现伊斯兰与蒙昧的交融：**“他们希望你让步，他们也让步。”**（笔：9）

据《伊本·杰力勒圣训集》和《塔巴里圣训集》记载：“多神教徒向穆圣提出，轮流着互拜对方信奉的主宰，一年一轮。”另有阿布杜·本·哈米德的传述：“他们对穆圣说：‘只要你接纳我们的神，我们就崇拜你的神’。”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穆圣正在巡游天房时，古莱氏人中四位能说会道的人拦住了他。这四个人是：艾斯沃德·本·孟特利布·本·艾赛德·本·阿布杜欧扎，沃力德·本·穆俄莱，伍麦叶·本·赫力夫，阿绥·本·瓦伊力，他们说：穆罕默德啊，你过来，让我们崇拜你所崇拜的，你也崇拜我们所崇拜的，我们伙在一起。你我所崇拜的主宰无论谁胜过谁，我们都履行对彼此的主宰应尽的义务。”随后，针对他们的《古兰》启示下降：“你说，否认安拉的人们啊！我不崇拜你们崇拜的……。”在“不信道的人”章中，安拉用断然的语气拒绝了他们这场滑稽的谈判。

由于古莱氏人对谈判做了多次努力，所以有许多不同的传述。

迫害开始：

上述古莱氏人为制止穆圣从为圣第四年开始的公开宣教而采取的各种策略是逐步展开的。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也可能是几个月，他们采取的总是上述种种策略，而没有采取迫害、折磨的手段。当他们发现这么做无助于阻止穆圣时，他们再次聚会，并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五位古莱氏贵族组成的类似委员会的组织，由穆圣的叔叔艾布·赖海布全权领导。经过一番讨论，他们确立了对付穆圣和圣门弟子的行动纲领，决心不遗余力地与伊斯兰为敌，羞辱穆圣，教训皈依伊斯兰的人，让他们遍尝各种折磨和痛苦。

行动纲领确立后，他们决定立刻执行。对付穆斯林，尤其是他们中的贫寒弱势者非常容易，而对付穆圣却没那么简单。穆圣是个聪颖、稳重之人，其卓越的人格赢得了敌我所有人的敬重，只有品德低下的人及蠢才和傻瓜才敢轻犯他。另外，穆圣有艾布·塔利布的保护，艾布·塔利布是麦加可数的几个贵族首领之一，他无论在家中，还是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重。对于他所保护的人，别人怎敢轻易冒犯。这种情况令古莱氏人很是纠结。但长期容忍穆圣的这种宣传，将导致他们在宗教、世俗两方面领导地位的崩溃。

在艾布·赖海布的带头下，他们开始对穆圣下手了。古莱氏人未对穆圣下手前，艾布·赖海布就一直敌视穆圣。前面我们已介绍过，艾布·赖海布在哈希姆家族的聚会及

在赛法山上的行径，有部分传述说，在赛法山上，他曾用石头砸了穆圣。

穆圣为圣前，他的两个女儿鲁格娅、温姆·库丽苏姆分别嫁给了艾布·赖海布的两个儿子阿泰白、欧泰柏。穆圣为圣后，为了羞辱穆圣，艾布·赖海布逼着两个儿子休弃了穆圣的女儿。

穆圣的第二个儿子阿布杜拉夭折时，艾布·赖海布高兴地奔走相告，说穆圣绝后了。前文我们也叙述过，在朝觐季节里，艾布·赖海布亦步亦趋地尾随着穆圣。据塔勒格·本·阿布杜拉的传述：当时，艾布·赖海布不仅处处否认穆圣，还用石头砸他，把穆圣的两个脚后跟都砸破了。

至于艾布·赖海布的妻子温姆·杰米丽，她是艾布·素福扬的妹妹，在对付穆圣方面，她一点都不比丈夫逊色，她经常在夜间搬运荆棘，置放在穆圣家门口及他所走的路上；她还是个能说会道的女人，四处煽风点火，散布对穆圣的谣言，挑拨人们去敌视穆圣。因此，《古兰经》称她为“运荆棘的人”。

当她听到涉及她和她丈夫的《古兰》启示时，抓起巴掌大的一块石头找穆圣。当时，穆圣和艾布·白克尔正在禁寺里靠着克尔白，当她来到穆圣二人跟前时，安拉蒙蔽了她的眼，她只看到艾布·白克尔，却看不见穆圣。她问艾布·白克尔：“你的朋友哪去了？我听说他诽谤我，以安拉起誓，我一旦找到他，就会用这块石头砸他的嘴。”她走后，艾布·白克尔问穆圣：“安拉的使者啊，难道你能看到她，她就看不到你吗？”穆圣说：“她看不到我，因为安拉蒙蔽了她的眼，她看不到我。”

艾布·赖海布是穆圣的叔父，还是穆圣的邻居，两家紧挨着，却如此敌视穆圣。其它邻居们也纷纷仿效他，趁穆圣在家时伤害他。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到穆圣家伤害穆圣的有艾布·赖海布，哈克姆·本·艾布·阿绥·本·伍麦叶，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欧丹叶·本·哈姆拉及本·艾苏达等，他们都是穆圣的邻居。后来，这些人当中，只有哈克姆·本·艾布·阿绥一人皈依了伊斯兰。他们中有的人乘穆圣礼拜之机，把羊胎盘泼到穆圣身上，有的人把它倒在穆圣的锅里。为避开他们，穆圣不得不在天房西北角的禁区礼拜。他们泼了穆圣一身污物后，穆圣用棍子挑起它，站在门口说道：‘阿布杜·迈纳夫家族的人啊！有这样做邻居的吗？’然后，把它抛到路边。

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更是卑鄙下流有加。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传述说：“有一次，穆圣在天房礼拜，艾布·杰赫利及其党羽坐在一边互相问道：‘你们谁敢乘穆罕默德叩头时，把某家宰的骆驼胎盘倒在他背上？’阿格白立刻跳起来，端起骆驼胎盘，紧盯着穆圣，等到穆圣叩头时，他上前把污物泼到穆圣脊背上。传述人阿布杜拉说：‘我当时也在场，可我阻止不了他。’众人见状哈哈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穆圣一动不动地一直叩在那。后来，法蒂玛赶来清除污物，他才抬起头，并祈祷道：‘主啊，你惩罚古莱氏人吧，你惩罚古莱氏人吧，你惩罚古莱氏人吧。’连说了三遍。古莱氏人闻言吓得心惊肉跳。他们相信天房里的祈祷是会应验的，穆圣接着祈祷说：‘主啊，你惩治艾布·杰赫利吧；主啊，你惩治阿泰白·本·勒比阿吧；主啊，你惩治舍巴·本，勒比阿吧；

惩治沃立德·本·阿泰白吧；惩治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吧；惩治伍麦叶·本·赫利夫吧。’传述人说：‘穆圣诅咒的第七个人我没记住是谁。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我发现受穆圣诅咒的这些都死于白德尔战役，被葬在格利布枯井’。”

伍麦叶·本·赫利夫每逢遇到穆圣时，不是挤眉弄眼，就是谩骂诽谤，“哀哉，挤眉弄眼，谩骂诽谤的人”这节启示就是针对伍麦叶下降的。

伍麦叶的弟弟吴班叶是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的朋友。有一次，阿格白坐到穆圣身边，听他念《古兰》，吴班叶听说后，狠狠地责骂他一顿，并要求他吐穆圣的脸，阿格白照办了。吴班叶本人找到一根臭骨头，把它砸碎，顺着风把它吹到穆圣脸上。

艾赫奈斯·本·舍力格也是伤害过穆圣的人。

《古兰》经用九种品性描述了他：

“你不要顺从每个妄誓的、卑贱的、说谎的、进谗的、吝啬的、过分的、犯罪的、粗鄙的、私生的人。”（笔：10-13）

艾布·杰赫利有时也偷听穆圣念《古兰》，但他不归信、不顺从、不吸取教诲、也不害怕。他用口伤害穆圣，妨碍主道，对自己的行径很自负，对自己犯下的罪恶很骄傲，好像他的行径会流芳百世。**“他不相信，也不礼拜，他否认真理，背弃正道，然后骄傲地走回家去。”**（复活：31-33）这段《古兰》启示描述的就是他。从看到穆圣在天房禁区礼拜的第一眼起，他就对穆圣进行拦阻。

有一次，穆圣正在易卜拉欣立足处礼拜时，恰逢他经过，当时就怒斥道：“穆罕默德，难道我没禁止过你吗？你不能在这儿礼拜。”随后他又威胁穆圣。穆圣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他又轻蔑地说：“穆罕默德，你用什么威胁我呢？以安拉起誓，在这块地盘上，我的势力最强。”

于是，《古兰》启示下降：“让他召集他的帮凶吧。”（血块：17）另有一传述说：“当时，穆圣揪着吴班叶的衣服，摇晃着说：毁灭已逐渐临近你，毁灭已逐渐临近你。”（复活：30—35）

安拉的这个敌人讥笑道：“穆罕默德，你这是在吓唬我吗？以安拉起誓，你、包括你的主宰都吓唬不了我，所有在这两山之间行走的人中，数我最有势力。”

这之后，艾布·杰赫利不仅不从无知中醒悟，反而更加愚顽。据《穆斯林圣训集》记载，艾布·胡莱勒传述：艾布·杰赫利曾说：“你们想让穆罕默德当众出丑吗？”有人说：“想。”他说：“以拉特、欧扎二神起誓，我若见到他，一定脚踏他的脖子，让他当众出丑。”后来，穆圣来礼拜时，艾布·杰赫利走上前，准备踩穆圣的脖子，突然他抱着头逃窜回来，众人忙问：“你怎么啦？”他说：“我看见我和他之间出现了一道火沟和许多带翅膀的人。”穆圣说：“如果他胆敢靠近我，必被众天使撕成碎片。”

尽管穆圣人格高尚，并在各阶层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且受到麦加大权贵艾布·塔利布的保护，却仍避免不了敌人的伤害，更何况一般的穆斯林呢？尤其是他们中的贫弱者，他们遭遇的伤害尤为残酷、悲烈。与此同时，各个部落都在尽施各种手段，折磨本族中的穆斯林。至于那

些不属于任何部落的穆斯林，受到的迫害来自地痞和当地权贵。其悲惨状况，一旦叙述出来，会让每位有良知的人心碎。

艾布·杰赫利一旦听说哪个有权有势的人皈依伊斯兰，必斥责、挖苦他，而且还以金钱、名誉的损失吓唬他。如果对方是贫弱者，艾布·杰赫利就不客气地暴打他，然后，诱惑他。

奥斯曼·本·安法尼曾被自己的叔叔用枣叶席卷住，放在火堆上熏烤。

穆苏阿布·本·欧迈勒加入伊斯兰的消息被母亲知道后，不仅失去了食物，还从家中被赶了出来；他当初曾过着很丰裕的生活。后来，皮肤干裂的如蛇的花纹一样。

毕俩里曾是伍麦叶·本·赫利夫的奴隶，伍麦叶用绳子绑着他的脖子，让一群顽童拽住他到处游转，以致脖子上留下深深的血印。伍麦叶还紧紧捆住他，然后用棍子棒打。伍麦叶还把他扔在烈日下暴晒，不给他饭吃，更有甚者，伍麦叶趁正午烈日炎炎之际，把他拉到旷野之地，在其肚子上压块巨石，然后说道：“以安拉起誓，你要么就这样被折磨至死，要么你否认穆罕默德，崇拜拉特神和欧扎神。”

在那样的情况下，毕俩里没有屈服，他不停地说：“独一的主！独一的主！”

有一天，艾布·白克尔经过这里时发现了她，就从伍麦叶手中买下了这个黑奴。

奥玛尔·本·亚希尔曾是迈赫朱姆家族的奴隶。他和父母亲一起加入了伊斯兰。以艾布·杰赫利为首的多神教徒，在酷暑天把他们拉到旷野暴晒。穆圣见此，对他们说道：“你们忍耐吧，等待你们的是天堂。”亚希尔被折磨至死。奥玛尔的母亲苏曼叶被艾布·杰赫利用标枪扎死，她是伊斯兰史上的第一位女烈士。此后，他们加剧对奥玛尔的折磨，有时置于烈日下毒晒，有时在他胸部放上大石；有时，把他浸入水中。他们说：“我们不会放过你，除非你骂穆罕默德，或者承认拉特神、欧扎神最好。”奥玛尔违心地照他们的话做了后，哭着去找穆圣道歉。

为此，《古兰》启示下降：

“归信安拉后又背叛者，除非被迫，而内心仍笃信不移的人；由衷不信者，将受到安拉的恼怒，并受重大的刑罚。”（蜜蜂：106）

法凯赫的父亲艾夫莱哈是阿布杜·达勒家族的奴隶，他们用绳子捆着他的脚，拖着在地上跑。

罕巴布·本·艾勒特是温姆·安玛勒的奴隶，多神教徒让他受尽折磨，他们揪着他的头发来回拉扯。他们多次把他捆成一团，放到燃着的煤炭上，身上再压块石头，把他折磨得站不起来。

还有许多皈信伊斯兰的女奴，如宰尼勒，奈赫迪及她的女儿等，都遭到多神教徒类似的折磨。穆艾迈利家族的一个女奴皈信伊斯兰后，遭到当时仍是多神教徒的欧麦尔·本·罕塔布的毒打，一直打累了才住手，嘴里说：“如果不是累了，我不会放过你的。”

艾布·白克尔把她们一一赎买过来，然后解放，犹如对待毕俩里、阿米勒等那样。

有些圣门弟子被多神教徒用骆驼皮、牛皮包住，丢到烈日下暴晒，有的被套上铁甲，丢到滚烫的岩石上。

为安拉而受折磨的人很多，很悲惨。不管哪个人，一旦被多神教徒发现他皈信了伊斯兰，就必受折磨。

艾勒格姆的家：

面对这些压迫，穆圣明智地决定，穆斯林从言行各方面都不要暴露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聚会都是秘密的。因为，公开聚会招致多神教徒的捣乱，使穆圣无法向穆斯林传授经典和智慧，甚至会导致双方的冲突。这种情况在穆圣为圣的第四年确实发生过。当时，圣门弟子秘密地聚到山里礼拜，不料被一伙多神教徒发现，他们辱骂、殴打圣门弟子，冲突中，赛阿德·本·宛嘎斯打伤一个人，那是为伊斯兰流的第一滴血。

众所周知，频繁持久的冲突只会瓦解并灭掉穆斯林。因此，不公开自己是明智之举。当时，广大信士们隐瞒自己的信仰，礼拜、宣教、聚会全都秘密进行，只有穆圣一人公开宣教、礼拜。什么都不能改变他。但考虑到信士们及伊斯兰的利益，他们间的聚会是秘密的。艾勒格姆的家坐落在赛法山上，远离那些恶人的视线。自穆圣为圣第五年，那里就成了穆圣的宣教中心及穆斯林的聚会地。

第一次埃塞俄比亚迁徙：

古莱氏人实施的各种迫害始于穆圣为圣第四年的后半年。起初很轻微，随后与日俱增，逐月加剧，到穆圣为圣第五年年中时，这种迫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穆斯林无法在麦加立足，他们不得不想办法，以便摆脱这种痛苦的折磨。就在穆斯林陷入困境、不知所措的时刻，《古兰经》“山洞章”降示了，它驳斥多神教徒对穆圣的非难，同时还讲述了三个故事，其中隐含着对穆斯林的指示。山洞人的故事暗示穆斯林，当担心信仰会遭遇阻挠和伤害时，托靠安拉，可以离开充满迷信、荒谬的地方。

“当你们脱离他们和他们在安拉之外所崇拜的神明时，可避居山洞，你们的养主将扩大对你们的恩惠，并使你们事业顺利。”（山洞：16）

黑杜勒同穆萨的故事暗示，事物的好坏往往不取决于其表面现象，也许同其表面现象完全相反。这种巧妙的暗示表明，穆斯林将会完全改变目前的状况，那些残暴的多神教徒将会被贫弱的穆斯林彻底击败。

双角王的故事暗示大地都是安拉的，唯安拉意欲的仆民继承它。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即归顺安拉。安拉将不断地援助他的仆民，拯救弱者，摆脱当时的亚朱吉和迈朱吉。最有资格继承安拉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的是那些清廉的仆民。接着，《古兰经》“队伍章”降示，指明了迁徙，并说明安拉的大地并不狭窄。

“在今生做好事的人将获得美好。安拉的大地是广阔的。只有坚忍者，将被无量地回报。”（队伍：10）

穆圣早就知道，埃塞俄比亚国王艾苏哈迈·楠扎希是位公正的国王，他不欺压任何人。因此，为了保全信仰、免遭伤害，穆圣命令穆斯林们迁徙到埃塞俄比亚。

穆圣为圣第五年的七月，十二名男子、四名妇女组成的第一次迁徙，在奥斯曼·本·安法尼及穆圣的女儿鲁格娅的带领下，开始朝埃塞俄比亚进发。穆圣曾说：“继易卜拉欣、鲁特之后，第一个为主道举家迁徙的就是奥斯曼、鲁格娅夫妇。”

为避免古莱氏人的阻挠，他们趁天黑悄悄溜出麦加后，直接走到舒阿卜港口，碰巧遇到两艘商船，他们乘船到了埃塞俄比亚。古莱氏人发觉后，立刻循迹追踪，追至海边时，迁士们早已安全离开。

同年九月的一天，一大群古莱氏人，包括他们的首领和贵族正围坐着闲聊时，穆圣走到他们中间，念起了《古兰经》星宿章。由于古莱氏人互相警告不要接触《古兰》，所以，此前他们都没听过《古兰》。《古兰经》绝美而崇伟的言辞，使这群古莱氏人忘却了他们彼此间的警告，他们静静地倾听着。星宿章结尾处提及了各种灾难，吓得他们把心提到嗓子眼上。当穆圣念至最后一节，“**你们当为安拉而叩头，你们当崇拜他**”时，这群古莱氏人情不自禁地叩下了头。真理的力量压倒了高傲者，拂去了嘲讽者心灵上的顽固，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安拉低下了头。

当他们感到自己已被安拉言语的崇伟镇住时，不知该如何是好。随后，他们竭尽全力企图消灭《古兰》，消灭穆圣。事后，这群人不断遭到当时不在场的其他多神教徒的责骂和非议。面对这种压力，他们先是不承认，继而编

造谎言，说穆圣盛赞了他们的偶像，称他们的偶像如高贵的冠鹤，其说情是有力的。他们用这类谎言粉饰同穆圣一起叩头的行为，对于这么一群人来说，编造谎言很正常，它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这件事传到远在埃塞俄比亚的迁士们耳中时，已完全失真，它被说成是古莱氏人皈信了伊斯兰。迁士们误以为真，于是，同年十月，他们返回了麦加。

快到麦加时，他们才弄清事情的真相。有人当即顺原路回去了。还有一些人悄悄地或在他人的保护下，进入了麦加。

古莱氏人对穆斯林的迫害更加严厉，他们的亲戚也开始迫害穆斯林。楠扎希保护迁士的消息传来后，古莱氏人难以接受。穆圣不得不再次指示信士们迁往埃塞俄比亚。第二次迁徙比第一次艰难，因为古莱氏人已高度戒备，时刻防着穆斯林。但穆斯林行动很迅速，在安拉的相助下，他们躲过古莱氏人的耳目，顺利地见到了埃塞俄比亚国王楠扎希。

这次的迁士中，男人包括奥玛尔共八十三人，妇女十八、九人。

古莱氏人对埃塞俄比亚迁士施展阴谋：

迁士们的生命、信仰都有了保障，古莱氏人对此甚感不安。于是，他们挑选了两名精明的强将：阿迈鲁·本·阿绥、阿布杜拉·本·艾布·勒比阿，携带大批珍贵礼物，觐见楠扎希及其手下的大主教。通过给大主教送礼及歪曲穆斯林污蔑基督教，最终在大主教的引见下，

他俩见到了楠扎希。礼物呈上后，他俩开口说道：“尊敬的国王陛下，贵国混进了一群愚蠢的奴隶，他们背叛了族人的宗教；但并未加入你们的宗教。他们自创了一种你我都不知道的宗教，他们的家人、亲戚派我们到这儿找他们；他们的家人、亲戚都很有眼光，知道他们的毛病，他们会受到惩罚的。”

大主教帮着他俩说道：“国王陛下，他俩说的是实情，把那些人交给他俩，让他们带走吧。”

但楠扎希觉得应对此事做一番调查，听听各方面的说法。于是，派人找来迁士们。迁士们在来的路上一致商定，要实话实说。楠扎希问他们：“促使你们背叛族人，而又没有皈依我教的这个宗教，是怎样的一个宗教呢？”

迁士的代言人贾法尔·本·艾布·塔利布站出来回答道：“国王陛下，我们曾是一伙蒙昧的人，我们崇拜偶像，吃死物，干丑事，割断骨肉，欺压邻里，弱肉强食，这就是我们当初的行径。后来，安拉给我们派遣了同族的使者，我们很熟悉这位使者，他出身高贵，说话诚实，忠于信托，宽容大度。他号召我们只崇拜独一的安拉，放弃我们的先人崇拜的石头和偶像。他命令我们说话诚实，忠于信托，接恤骨肉，善待邻里，放弃罪恶和仇杀。他禁止我们干丑事、说谎言、侵吞孤儿的财产、诽谤贞节的妇女。他命令我们崇拜独一的安拉，不举伴安拉，要礼拜、封斋、交纳天课等等。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皈信了他传达的安拉的宗教。我们只崇拜独一的安拉，不以任何物举伴他，我们认他禁止的为非法，认他提倡的为合法。就因为这些，族人们仇视我们、折磨我们、迫害我们，他们竭力阻挠我们，

企图让我们重新崇拜偶像，放弃崇拜安拉，重归过去的恶行。他们一再强迫、残害我们，干涉我们的信仰，我们只好来到贵国，投奔您，希望能得到您的保护，不受歧视。”

楠扎希接着问道：“此人自安拉那儿得到的启示，你们带来的有吗？”贾法尔答道：“有。”楠扎希说：“读来让我听听。”贾法尔读了《古兰经》麦尔彦章的前半部分。以安拉起誓，楠扎希听着听着哭了，泪水打湿了他的胡须，他的大主教们都哭了，他们手中的圣经都被哭湿了。随后，楠扎希对两位古莱氏信使说道：“这些启示同尔萨的启示同源，你俩去吧。以安拉起誓，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俩，以免他们再受欺压。”他俩离开楠扎希的宫庭，阿迈鲁对阿布杜拉说：“以安拉起誓，明天我们再去，一定要翦除他们。”阿布杜拉说：“算了吧，虽然他们背叛了我们，可毕竟大家都是亲戚。”但阿迈鲁坚持他的意见。

第二天，阿迈鲁对楠扎希说：“国王陛下，他们污蔑了麦尔彦之子尔萨。”楠扎希闻言立刻派人质问他们，他们虽有些担心，但仍决定实话实说，他们一进入王宫，楠扎希就问他们这件事。

贾法尔答道：“关于尔萨，我们只说我们的先知带给我们的启示中所说的，即：他是安拉的奴仆，是安拉的使者，是安拉赐给贞女麦尔彦的一句言辞。”

楠扎希听后，用棍子在地上划一道线，并说道：“以安拉起誓，你说的同事实不差分毫。”大主教们纷纷嗤之以鼻。国王说：“以安拉起誓，尽管你们不赞成我的话。”然后，他对迁士们说：“去吧，在我的国土上，你们是受保护的，辱骂你们者必受罚，辱骂你们者必受罚，辱骂你

们者必受罚！我宁愿放弃一座金山，也不愿伤害你们中的任何一人。”

他又对身边的侍从说：“把那俩人的礼物退回去，我不需要。以安拉起誓，安拉赐给我权力并没有向我收取贿赂，如果我收取贿赂，人们就不会顺从我，而我得反过来听他们的。”

据传述这段经历的温姆·赛丽玛讲：“他俩沮丧地夹着被退回的礼物出了王宫，而我们在最好的房子、最好的保护中住了下来。

多神教徒的阴谋没能得逞，彻底的失败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发泄愤恨。为此，他们产生了一种令人可怕的想法，即刺杀穆圣。因为，他们认为要想摆脱眼前的尴尬，只有彻底制止穆圣的宣传。要彻底制止穆圣，只有杀了他。但是，有艾布·塔利布在，这种想法怎能实现呢？”他们认为必须向艾布·塔利布摊牌。

古莱氏人威胁艾布·塔利布：

古莱氏的首领们找到艾布·塔利布，对他说道：“艾布·塔利布，你是德高望重、地位显赫之人。我们曾求你制止你的侄子，可你没制止他。以安拉起誓，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现在，要么你替我们制止他，要么我们把你和他算在一起；反正，我们双方得有一方死。”

艾布·塔利布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他派人叫来穆圣，对他说道：“侄儿呀，你的敌人刚才找过我，他们让我如此如此。你替我，同时也替你自己考虑考虑，别让我承受我无法承受的事。”穆圣当时认为他的叔叔不管他了，不

想帮他了，于是说道：“叔叔呀，以安拉起誓，纵然他们把太阳置于我的右手，把月亮置于我的左手，想让我放弃宣扬伊斯兰，那绝对办不到。要么安拉使这个宗教胜利，要么我为它捐躯。”说完，禁不住哭起来。当他起身准备离去时，艾布·塔利布叫住他，说道：“侄儿呀，坚持宣扬你的所爱吧，以安拉起誓，我绝不会弃你不顾的。”

古莱氏人再次威胁艾布·塔利布：

古莱氏人发现穆圣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明白，艾布·塔利布为了穆圣，情愿与他们为敌。于是，他们带着安玛勒·本·沃力德·本·穆俄勒再次找到艾布·塔利布，对他说道：“艾布·塔利布，这是古莱氏青年人中最英俊的小伙子，现在他归你了，你可以认他为义子，但你得交出你的侄子；他背叛了你的宗教及你祖先的宗教，破坏了你部族的团结。我们要杀他。他这是一命换一命。”艾布·塔利布说道：“你们的要求真可耻，你们把这个孩子交给我，让我替你们抚养他，而要把我的侄子交给你们，让你们杀死他。以安拉起誓，这绝对行不通。”穆特姆·本·欧丹叶·本·诺法利·本·阿布杜·迈纳夫说道：“艾布·塔利布，以安拉起誓，你的族人对你已仁至义尽，他们尽可能避免不愉快，可你丝毫不领情。”艾布·塔利布说：“以安拉起誓，你们对我并不公平，你已决定不再给我面子，还拿族人威胁我。你想怎么办，随你的便吧。”

历史文献并没有记载这两次威胁的确切时间。据多方考证，它发生于穆圣为圣第六年中间，两次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杀害穆圣的企图：

两次威胁均告失败后，古莱氏人开始比以前更残酷的新一轮的迫害。在此期间，他们想出了杀害穆圣的另外一种方法。结果适得其反，它促成了麦加两位大英雄的入教。他俩就是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和欧麦尔·本·罕塔布。

有一天，艾布·赖海布的儿子欧泰白找到穆圣说道：“我不相信降示‘以没落的星辰发誓，他接近并降低’等启示的神。”接着，他开始殴打穆圣，不仅撕烂穆圣的衣服，还朝他脸上吐唾沫，不过没吐中。当时，穆圣诅咒他道：“主啊，用你的狮子惩治他吧。”这个诅咒应验了。

有一次，欧泰白随同一古莱氏人外出，下塌在沙姆地区的宰勒盖村。那天晚上，出现了一头狮子，欧泰白见状说道：“我那该死的兄弟啊，以安拉起誓，这头狮子定会如穆罕默德所言，会吃掉我的。我虽在沙姆，可他远在麦加，我却死于他手。”狮子越过众人，径直窜到欧泰白跟前，一口吞下他的头颅。

对穆圣的伤害很多。据记载，有一次，穆圣在礼拜中正叩头时，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上前，用力踩踏穆圣的脖子，差点把穆圣的眼珠子踩出。

这些事情说明，那些恶人们曾企图杀害穆圣。据伊本·伊斯哈格讲：艾布·杰赫利说：“古莱氏人啊，穆罕默德只热衷于揭批我们的宗教，谩骂我们的先人，侮辱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神。以安拉起誓，我定要趁他礼拜叩头时，弄块他承受不了的大石头，砸碎他的脑袋。届时，你

们得保护我。阿布杜·迈纳夫家族的人想要怎样，就随他的便。”他们说：“以安拉起誓，我们绝不会弃你不顾的，你去准备吧。”

第二天，艾布·杰赫利果真弄了一块大石头，然后，坐下来静等穆圣的到来。过了一会儿，穆圣像往常一样来礼拜。古莱氏人蹲在不远处，看艾布·杰赫利如何下手。当穆圣叩下头时，艾布·杰赫利搬起大石头走过去，快到穆圣身边时，突然扔下石头，大惊失色地窜回来，众人忙迎上去追问究竟，他说：“我起身朝他走去，准备按昨天说的那样砸死他，快走到他跟前时，他却突然不见了，在我面前出现了一峰骆驼。以安拉起誓，我从未见过那样的骆驼，它龇牙咧嘴，昂着脖子，想吃我。”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穆圣说：“那是吉卜利里幻化的，如果他靠近我，必被吉卜利里吃掉。”

此后，艾布·杰赫利对穆圣再次下手，结果促成了哈姆宰的入教。

杀害穆圣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古莱氏人的心头。据伊本·伊斯哈格讲：阿布杜拉·本·阿迈鲁·本·阿绥传述：古莱氏人在天房西北角禁区处闲坐，我当时也在场。他们提及穆圣时说道：“我们从未这么窝囊过，对他们也太忍让啦。”正当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时，穆圣出现了，他径直走到天房一角，开始巡游天房，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就辱骂他。从穆圣的脸上看出，他听到了这些脏话。穆圣第二次经过他们时，他们依然如此，第三次还是那样。穆圣停下脚步说道：

“古莱氏人啊，你们给我听着，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我定会宰了你们。”

这话镇住了在场的人，他们静静地呆坐着，以致他们中最凶恶的那个人当时表现得也很温和。他说道：“穆罕默德呀，你请吧，以安拉起誓，我不是没头脑的人。”

第二天，当穆圣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想起昨天的事。顿时，一齐跳起来，围着穆圣，其中一人揪住穆圣的衣领，艾布·白克尔忙上前阻拦，并哭着说：“就因为他说明我的养主是安拉，你们就要杀死他吗？”他们这才散去。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欧勒沃·本·祖拜尔传述说：“我曾问阿布杜拉·本·阿迈鲁·本·阿绥，他就把古莱氏人对付穆圣最严厉的一次告诉我，他说：‘正当穆圣在天房西北角禁区礼拜时，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走上前，揪住他的衣领，用力勒，艾布·白克尔忙走过去，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到一边，并说道：‘就因为他说我的养主是安拉，你们就要杀死他吗？’”

据艾斯曼传述说：“有个人喊叫着找到艾布·白克尔，对他说：‘快去看看你的朋友。’”艾布·白克尔急忙离开我们，他走的时候头发梳成四个辫子，边跑边喊：“就因为他说：我的主是安拉，你们就要杀死他吗？”那些古莱氏人放开穆圣，朝艾布·白克尔涌去，他回来时，头发蓬乱，我们一摸就有头发掉下来。

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皈信伊斯兰：

在这乌云笼罩的气氛中，一道光亮射了进来，它照亮了受压迫者的道路。这道光亮就是哈姆宰·本·阿布

杜·孟特利布的入教。此事发生在穆圣为圣的第六年年末，大多数人认为是那一年的十二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艾布·杰赫利在赛法山遇到穆圣，就上前打骂、羞辱，穆圣一声未吭。接着，艾布·杰赫利又用石头砸穆圣的头，直砸得鲜血流淌，才转身去古莱氏人在天房跟前的聚会处。家住赛法山的阿布杜拉·本·杰迪安的女仆看到了这一幕，待哈姆宰打猎回来时， she 就把艾布·杰赫利的行径告诉他。哈姆宰是位古莱氏的青年贵族，非常正直，他闻言勃然大怒，登时飞奔而去，径直来到禁寺，找到艾布·杰赫利，骂道：“你这个下流胚，竟敢辱骂我的侄儿。你可知道？我已信奉了他的宗教。”骂完，举起弓狠狠地朝他打去，直打得他头破血流。迈赫米姆家族的人见状跑出来，准备帮艾布·杰赫利，哈希姆家族也赶忙涌出来。艾布·杰赫利说：“别对哈姆宰动手，我的确辱骂了他侄儿。”

哈姆宰入教的初衷仅是不愿自己的亲人受侮辱。随后，安拉开启他的心灵，他紧紧抓住了伊斯兰。他的入教使穆斯林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壮大。

欧麦尔·本·罕塔布皈信伊斯兰：

一道更耀眼的光亮光穿透乌云密布的天空，欧麦尔·本·罕塔布皈信了伊斯兰。此事发生于穆圣为圣第六年十二月，比哈姆宰入教晚三天。为了让欧麦尔入教，穆圣曾向安拉做过祈祷，《铁密济圣训集》对此事的记载是由伊本·欧麦尔传述的，《塔巴里圣训集》对此事的记载是由伊本·麦斯欧德及艾奈斯二人传述的。穆圣曾祈祷说：

“主啊，求你在欧麦尔·本·罕塔布与艾布·杰赫利·本·黑沙姆二人之中，挑出一个你喜欢的，让他皈信伊斯兰吧。”

关于欧麦尔入教的传述很多，经仔细查阅发现，伊斯兰是逐渐进入欧麦尔心中的。在介绍这段经过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欧麦尔的为人。

他以性情暴躁、正直、仗义而出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穆斯林遭到他的种种折磨，但他的内心好像很矛盾。一方面，他很尊重先人遵循的传统，并纵情于酗酒玩乐。另一方面，他也钦佩穆斯林们对信仰的执著和不惜受难的精神。再一方面，他像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那样，不断思索伊斯兰倡导的事物，觉得它确实比其它宗教高尚、纯洁。因此，他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头疼。

综合关于他入教的各种传述，大致经过是：有天晚上，他离开家门到外面过夜，来到天房禁区，坐在天房中的帷幕下。当时，穆圣正在礼拜中念“真灾”章，欧麦尔静静地聆听，并为《古兰》的文理所折服。他心里想：“以安拉起誓，这人确实如古莱氏人所言是个诗人。”正巧穆圣念至“它确是尊贵使者的言辞，而不是诗人的话语，但你们很少有人相信。”欧麦尔心想：“这个人像个卜卦的。”穆圣刚好念到“它也不是占卜者的言辞，可你们很少有人觉悟。这是众世界的养主降示的，假如谁借我的名义捏造谣言，我必以右手惩罚他，然后，我割断他的心脉，你们中谁也保不了他。对于敬畏者这确是个教训。我知道你们中确有否认者，对于否认者它确是种悔恨，它确是坚实的真理，你当颂扬你养主的尊名。”

至此，伊斯兰信仰进入欧麦尔心中。

这是伊斯兰信仰的种子第一次进入欧麦尔心中，但是蒙昧的嗜好、传统观念、对祖先宗教的尊崇等这些污秽物，压住了他心中这颗真理的种子。他依然敌视伊斯兰，而没注意被污秽物盖住的那种感觉。

有一天，暴躁的性格加上对穆圣的极端仇视，促使他提着宝剑企图去杀穆圣。半途，他遇上奈尔姆·本·阿布杜拉·楠哈姆，他问欧麦尔：“你要去哪儿？”他说：“去杀穆罕默德。”奈尔姆说：“你若杀了穆罕默德，哈希姆与宰海勒两家族岂能与你善罢干休？”他说：“我只发现你叛教了，抛弃了我遵奉的宗教。”奈尔姆说：“我告诉你一件你想不到的事吧。你的姐姐、姐夫都叛教了，他俩抛弃了你遵奉的宗教。”欧麦尔闻言，怒气冲冲地来到姐姐家，当时罕巴布·本·艾勒特在给他姐夫诵读“塔哈”章，罕巴布常去那儿念《古兰》。听到欧麦尔的脚步声，他姐姐法蒂玛赶紧藏起《古兰》，罕巴布也急忙躲起来。但欧麦尔早已听见罕巴布的诵读声。他走进家门问道：“你们这儿刚才是什么声音？”他姐姐、姐夫说：“没什么呀，就我俩在说话。”欧麦尔说：“你俩好像已叛教了。”他姐夫说道：“欧麦尔，如果真理确实不属于你的宗教，你会怎样？”欧麦尔跳起来，狠狠地踢打他姐夫。他姐姐忙上前拦阻，他抬手给了姐姐一耳光，打得她脸上流出了血，她姐姐怒斥道：“欧麦尔，真理确实不属于你的宗教。我做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我做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欧麦尔泄气了。当他看到姐姐脸上的鲜血时，羞愧难当。他说道：“把你们跟前的书拿出来，给我念念。”她姐姐说：“你是肮脏污秽的，只有纯洁者才可触摸《古兰

经》，你先洗个大净。”欧麦尔依言洗了大净后，拿起《古兰经》翻阅。看到“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这节经文时，他说道：“多么美好纯洁的名字啊。”然后从“塔哈”章开头一直看到：“的确，我就是安拉，除我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们当崇拜我，当谨守纪念我的拜功。”他说道：“多么美好高贵的言辞啊，你们带我去见穆罕默德吧。”

罕巴布听到欧麦尔的这番话，走出来说道：“欧麦尔，恭喜你，我希望你能成为星期四晚上，穆圣的祈祷中提及的那个人。”那段祈祷是“主啊，你以欧麦尔·本·罕塔布或艾布·杰赫黑·伊本·黑沙姆壮大伊斯兰的力量。”

欧麦尔拿起宝剑，佩戴整齐，来到穆圣的聚会处。他抬手敲敲门，一个人起身隔着门缝朝外看，发现是身佩宝剑的欧麦尔。他禀明穆圣后，召集大伙儿，哈姆宰起身问道：“你们怎么啦？”他们说：“欧麦尔来啦。”他说：“是欧麦尔又怎么样？给他打开门，他若以礼而来，我们就以礼相待。他若心存歹念，我们就用他的剑杀掉他。”穆圣当时正在接受启示。随后，他起身来到欧麦尔面前，抓着他的衣服和剑带，使劲摇着说：“欧麦尔，难道你非要等到安拉降下凌辱和灾难，落个沃立德·本·穆俄勒的下场，你才住手吗？主啊，这就是欧麦尔·本·罕塔布，主啊，求你以欧麦尔来壮大伊斯兰的力量吧。”欧麦尔说：“我做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是安拉的使者。”室内人闻言不禁高呼“安拉至大”，声音传到了禁寺。

欧麦尔是位正直的仗义之人，他的入教引起了多神教徒的恐慌，但却给穆斯林增加了力量和欢乐。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欧麦尔本人传述：“我皈信伊斯兰后，想起了艾布·杰赫利，他是麦加最仇视穆圣的人。于是，我来到他家，敲了敲门，艾布·杰赫利迎出来连声说：‘欢迎，欢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说：‘我来就是告诉你，我已皈信安拉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我诚信他带来的一切。’他闻言咣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嘴里骂道：‘愿安拉使你出丑，使你带来的消息出丑’。”

据伊本·赵兹讲，欧麦尔说：“每当有人皈信伊斯兰时，总会遭人围攻，双方就厮打起来。我皈信伊斯兰后，找到我的舅舅阿绥·本·哈希姆，把我的事告诉他，他立刻关起门；我又找到另一个古莱氏权贵告诉我的事，他也立刻关上了门。”

据伊本·黑沙姆讲：欧麦尔皈信伊斯兰后，找到古莱氏中最好传话的人贾米拉·本·穆安迈勒·杰姆哈，告诉他自已皈信了伊斯兰。贾米拉立刻高声喊道：“欧麦尔叛教了。”欧麦尔跟在他后面说道：“你说错了，我是皈信伊斯兰了。”人们闻讯，涌上来同欧麦尔打起来，直打到太阳快落西。欧麦尔累得坐下来，指着站在面前的人群说：“你们想干什么，就随便吧！我以安拉起誓，如果我们穆斯林有三百人，定会同你们决一雌雄，或是把你们逐出麦加，或是我们被逐出麦加。”

此后，多神教徒涌到他家，企图杀掉他。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阿布杜拉·本·欧麦尔传述：当欧麦尔躲在屋中时，阿绥·本·瓦伊利来了，他身穿凉衫，腰系丝带；他是赛赫姆家族的人，在蒙昧时期是我们的盟友，他问欧麦尔：“你怎么啦？”欧麦尔答道：“我皈信了伊斯

兰，因而你的族人决心杀掉我。”他说：“你放心，他们办不到。”然后走出去，迎着满山谷的人群问道：“你们想干什么？”他们说：“这个欧麦尔叛教了。”他说：“你们不能杀他。”人们散去了。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以安拉起誓，那群人就像被甩出去的衣服一样离去了。”

这是多神教徒方面的反应。至于穆斯林方面，据穆扎黑德的传述：伊本·安巴斯说：“我曾问欧麦尔·本·罕塔布，为何他号称‘法鲁格’（区分真伪者）。”他说：“哈姆宰早我三天皈信伊斯兰。”然后他讲了他入教的经过。讲完后他说道：“我皈信伊斯兰后问穆圣：‘安拉的使者呀，难道我们遵守的不是真理吗？’穆圣答道：‘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起誓，你们遵守的确是真理，无论生前或死后。’我又问：‘那为什么我们要躲躲藏藏呢？以凭真理派遣你的主宰起誓，我们一定要走出去。’于是，我们排成两队走出来，哈姆宰领一队，我领一队。在我们身后扬起的尘土如面粉一般。我们径直走进禁寺，古莱氏人看看我，又看看哈姆宰，然后无奈地低下了头，他们从未那么苦恼过。自那天起，安拉的使者就称我为‘法鲁格’（区分真伪者）。”

伊本·麦斯欧德说：“欧麦尔加入伊斯兰之前，我们根本无法进入天房礼拜。”

据罗马人苏海布·本·赛纳尼传述：“欧麦尔入教后，伊斯兰的力量得到了增强，人们敢于开始公开宣讲伊斯兰，到天房巡游，反击欺负他们的人。”

据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传述：“自欧麦尔入教起，我们才有了一定的地位。”

古莱氏代表会晤穆圣：

两位杰出的英豪哈姆宰与欧麦尔皈信伊斯兰后，笼罩在穆斯林头上的乌云逐渐散去，多神教徒从盲目的折磨、迫害穆斯林中清醒了，他们试图与穆圣和谈。只要穆圣停止宣传伊斯兰，他们就尽可能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这群可怜的人根本不明白，在穆圣的使命面前，天底下的一切不值蚊子的一只翅膀。他们的努失败了。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叶齐德·本·齐亚德对我讲，穆罕默德·本·凯阿布传述：他说：“我曾谈及阿特白·本·勒比阿，他原是位首领。有一天，他在古莱氏人的聚会处聊天，穆圣当时正独自一人坐在禁寺里，他说道：古莱氏人啊，我去同穆罕默德谈谈，只要他停止攻击我们，他无论要什么，我们都给他。也许他会同意的。”这事发生在哈姆宰入教后，古莱氏人发现穆斯林的人数在逐渐增多，势力逐渐增强。众人说道：“好的，你去同他谈吧。”阿特白起身来到穆圣跟前，坐下说道：“我的侄儿呀，想当初你在我们家族中地位显赫、出身高贵，可你却给族人带来一个这么大的麻烦。你不仅分裂了他们，讥讽他们的信仰和他们崇拜的神，还打破祖先留下的规矩。你耐心地听听我们的想法，或许你会接受的。”穆圣说：“你说吧，我会耐心倾听的。”他说道：“我的侄儿呀，如果你宣扬那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钱，我们给你钱，让你成为我们中的首富。如果是为了地位，我们就立你为首领，我们对你唯命是从。如果你想做国王，我们就立你为国王。如果缠

绕你的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幻觉，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你寻医，让你彻底痊愈。”阿特白说完后，穆圣问道：“你说完了吗？”他说：“是的，说完了。”穆圣说：“现在，请你也让我说说。”他说：“好的。”穆圣开始念起《古兰经》第四十一章：“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哈，米目，这是普慈特慈的安拉降下的启示，这是文字详明的天经，是为有知识的民众降示的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它是报喜者、警告者，但大多数人却避而不听，他们说：‘我们的心在蒙蔽中，无法领悟你的教导。’”

穆圣不停地往下念，阿特白背着手静静地听着，念至叩头处（第三十八节）时，穆圣叩了头。然后对阿特白说：“该听的你都听到了，你看着办吧。”阿特白起身回去了，众人见状议论道：“以安拉起誓，阿特白的脸色不对劲。”待阿特白坐下后，他们问道：“谈得怎么样？”阿特白答道：“以安拉起誓，我听了一些从未听过的言辞，它不是咒语，更不是卦辞。古莱氏人啊，你们听我的，放过这个人吧，别再管他宣扬什么，你们放了他吧。以安拉起誓，我在他那儿听到的言辞中确实有重大消息。如果他被阿拉伯人制住，岂不正中你们的下怀。如果他战胜阿拉伯人，他的权力就是你们的权力，他的荣誉就是你们的荣誉，你们会因他而成为最幸福的人。”他们说：“阿特白，以安拉起誓，他的话让你中了邪。”阿特白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们想怎么做，随你们的便。”

另一个传述：“阿特白静静地听着，穆圣念至‘如果他们拒绝，你就说：我以击毙赛莫德人、阿德人的霹雷警告你们’（41 13）时，阿特白吓得站了起来，他用手压住穆圣的嘴说道：‘看在安拉的份上，求求你别念了。’因

为他害怕警告应验。随后，他起身转回去，向众人说了上述一番话。”

艾布·塔利布集合哈希姆家族和阿布杜·孟特利布家族：

虽然形势有所改变，但艾布·塔利布依然为侄子的安危担心。他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从多神教徒到家里威胁他，到试图用安玛勒交换侄子的生命，从艾布·杰赫利用石头砸侄子，到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揪着侄子的衣领差点勒死他，直至欧麦尔携剑准备杀死他。艾布·塔利布仔细地回顾着过去的一幕一幕，他从中嗅出了令他不安的气息。他相信多神教徒会置他的保护于不顾，铤而走险，杀害穆圣。如果他们突然下手，哈姆宰、欧麦尔及其他人，谁都无法无济于事。

艾布·塔利布的判断一点都不错，多神教徒确已一致决定杀死穆圣。安拉在《古兰》中指出了他们的决定：

“他们已决定一件事了吗？然而，决定者确是我。”（金饰：79）

艾布·塔利布该怎么办呢？当他发现古莱氏人蠢蠢欲动、准备对侄子下手时，立刻召集哈希姆家族、孟特利布家族及阿布杜·迈纳夫家族，呼吁他们保护穆圣，一致对付外敌。他们纷纷响应，无论是穆斯林与否。唯有艾布·赖海布没有响应，离开了他们。他原本就是同古莱氏人站在一起的。

全面断交

仅四个星期或不足四个星期，针对多神教徒就发生了四件大事。分别是：哈姆宰入教、欧麦尔入教、穆圣拒绝谈判、孟特利布和哈希姆两大家族的全体成员，无论是否穆斯林都联手保护穆圣。多神教徒傻眼了，他们该傻眼，并意识到若要再执意杀害穆圣，可能会导致他们全体灭亡。于是，他们急忙改变策略；不过，他们新的对策将来带给他们的仍是苦恼。

不义、敌视的文书：

古莱氏人聚集在凯纳奈家族居住的穆哈赛布山谷，互相约定不再同哈希姆与孟特利布两家族通婚、做买卖、结友、交往，不再进他们的家门，不再同他们说话，直到他们交出穆罕默德，把他处死。他们把约定的事以文书形式写出来，并规定：绝不接受哈希姆家族的和谈，绝不同情他们，除非他们交出穆罕默德，把他处死。据伊本·格耶姆讲：“这份文书的执笔者是曼苏尔·本·尔克利迈·本·阿米尔·本·哈希姆。”但有人说是奈迪尔·本·哈利斯，其实是白俄迪·阿米尔·本·哈希姆。穆圣曾诅咒让他的工作失败。

文书写好后，张贴在天房的内墙上。穆圣为圣第七年一月一日，哈希姆、孟特利布两大家族的全体成员，无论穆斯林与否，除艾布·赖海布一人外，全部离开麦加，驻扎到艾布·塔利布山谷。

在艾布·塔利布山谷的三年：

封锁越来越严，他们断了一切生活来源。进入麦加的一切粮食，均被多神教徒抢先购买，情况越来越恶劣，穆斯林只能以树叶、草根充饥，山谷间回荡着妇女和儿童饥饿的哭声。只有在禁月里，他们才能离开山谷，向外地来的商队购买一些需用品。但麦加人往往围着他们，哄抬价格，直至他们无力购买。

也许哈凯姆·本·黑扎姆曾给他的姑姑海迪哲偷送过小麦，不料被艾布·杰赫利发现并加以阻拦，幸得艾布·白赫泰勒的及时帮助，才顺利地把小麦送到海迪哲手中。

艾布·塔利布一直担心穆圣的安危。当人们上床睡觉时，为了迷惑企图暗杀穆圣的人，他让穆圣躺在自己的床上，待人们都睡熟后，再让某个直系亲人同穆圣调换床位。

在朝觐的季节里，穆圣同穆斯林一起走出山谷，向人们宣扬伊斯兰。这种时候，艾布·赖海布对穆圣的态度，前文我们已做过介绍。

撤消文书：

整整三年过去了，穆圣为圣第十年的一月，这份文书撤消了。对于这份文书，古莱氏人中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三年来，反对的人一直在为撤消它奔波努力。

最先站出来的是阿米尔家族的黑沙姆·本·阿迈鲁。他曾在夜里给哈希姆家族偷送过食物。他找到迈赫朱姆族人祖海勒·本·艾布·伍麦叶，此人的母亲阿提克是阿布

杜·孟特利布的女儿，他对他说：“祖海勒，你忍心独自吃喝，而让你的舅舅们忍饥挨饿吗？”祖海勒说：“你这个该死的，我怎么能忍心呢？可我一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以安拉起誓，如果有人愿同我一起的话，我定会撕毁那份文书。”黑沙姆说：“有人愿意。”祖海勒忙问：“谁？”他说：“就是我。”祖海勒说：“我们再联络一个人。”

他找到穆特尔姆·本·欧丹叶，一面向他提及他同哈希姆及孟特利布两家族的亲戚关系，一面指责他与古莱氏人站在一起，为虎作伥。穆特尔姆争辩道：“你这个该死的，单凭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黑沙姆说：“我已联络了两个人支持你。”他问：“是谁？”黑沙姆说：“就是我。”他说：“我们再联络一个人。”黑沙姆：“我已联络过了。”他问：“是谁？”黑沙姆说：“祖海勒·本·艾布·伍麦叶。”他说：“我们再联络一个。”

他找到艾布·白赫泰勒·本·黑沙姆，像对待穆特尔姆那样同他聊了一会儿。艾布·白赫泰勒问道：“有人支持这件事吗？”黑沙姆说：“有。”“谁？”“祖海尔·本·艾布·伍麦叶，穆特尔姆·本·欧丹叶，你，我。”艾布·白赫泰勒说：“我们再联络一个。”

他找到宰姆阿·本·斯沃德·本·艾布·孟特利布·本·艾赛德，向他提到他同哈希姆、孟特利布两家族的亲戚关系及应尽的义务，宰姆阿听后问道：“你提的这件事有人支持吗？”他说：“有。”然后把另外三个人的名字说了一遍。于是，他们聚集到哈朱尼山，互相约定撕毁文书。祖海勒说：“届时，我先带头站出来发言。”

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天房旁古莱氏人的议事厅。祖海勒披着一件衣服，巡游天房七圈。然后，面对众人说道：“麦加人啊！你们忍心独享吃喝，而眼睁睁看着哈希姆家族的人都饿死，也不卖给他们粮食吗？以安拉起誓，我是不忍心的，我要撕毁这份可恶的断交文书。”

坐在禁寺一角的艾布·杰赫利闻言怒斥道：“你这个骗子，以安拉起誓，文书不能撕毁。”宰姆阿·本·沃斯沃德反击道：“以安拉起誓，你才是最大的骗子，当初订这份文书时，我们本来就不赞成。”艾布·白赫泰勒接着说道：“宰姆阿说的对，这份文书，我们既不赞成也不接受。”穆特尔姆·本·欧丹叶接着说道：“他俩说得对，凡不承认他俩话的人，都是在撒谎，我们与这份文书没有任何关系。”黑沙姆·本·阿迈鲁接着说了类似的话。

艾布·杰赫利说：“这是晚上预谋好的事，你们这帮家伙肯定事前商量过。”

艾布·塔利布端坐在禁寺一角。他之所以这天刚好也来禁寺，是因为安拉已启示穆圣说：“他已派遣白蚁，文书上的字，除安拉的尊名外，统统已被白蚁吞噬。”穆圣把情况告诉叔叔，艾布·塔利布起身走到古莱氏人面前，告诉他们，他的侄子说文书中的字除安拉的尊名外，其余统统已被白蚁吞噬。如果他的话不真，他就不再管他和古莱氏人的事。如果他的话属实，他希望古莱氏人撤消禁令。他们闻言，都一致同意。穆特尔姆走进天房准备撕文书，却发现文书上的字，除“主啊，以你尊名”这句话外，其余的统统已被白蚁吞噬。

禁令取消了。穆圣及哈希姆、孟特利布两大家族走出山谷。多神教徒亲眼目睹了穆圣又一伟大的圣迹。

但是，正如《古兰》所述：

“纵然他们看到迹象，也会避开，并说：‘这是沿袭的邪术’。”（月亮：2）

他们无视这一迹象，反而更加隐昧安拉。

约见艾布·塔利布的最后一支古莱氏代表团

穆圣离开山谷，继续他的宣教事业。尽管古莱氏人已撤消禁令，但并没有放弃对穆斯林的迫害，以及对安拉之道的干预。艾布·塔利布依然保护他的侄儿，但他毕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多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类打击和事件，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大不如前，离开山谷仅数月，他就病倒了。多神教徒因此很担心，他们担心一旦艾布·塔利布去世，而后继续为害他的侄子，会遭到全体阿拉伯人的耻笑。于是，他们再次努力，试图通过大量的物质利诱，实现与穆圣的和谈。这是古莱氏人最后一次派代表约见艾布·塔利布。

据伊本·伊斯哈格及其他人讲：“艾布·塔利布的病情越来越重，古莱氏人听说后，议论说：哈姆宰、欧麦尔都已皈信伊斯兰，穆罕默德的事在各部落中也早已传开。我们得赶快去找艾布·塔利布，让他制止他的侄子，我们必须答应他的一切要求。不过，此举能否成功，以安拉起誓，我们没有把握。”另一种记载是：他们说，“万一艾

布·塔利布死了，我们继续为害穆罕默德，阿拉伯人会耻笑我们说：这帮家伙一直等到人家的叔叔去世了，才敢对人家下手。”

找艾布·塔利布谈此事的都是古莱氏人中的显贵。如：阿特白·本·勒比阿、希柏·本·勒比阿、艾布·杰赫利·本·黑沙姆、伍麦叶·本·赫利夫、艾布·素福扬·本·哈勒布等二十五人。他们说：“艾布·塔利布，你知道，你和我们属于同一宗族，过去的事你都看到了，你真让我们为你担心。现在，你把你侄子叫来，我们谈谈，你做中间人，以后我们和平相处，互不干涉。”

艾布·塔利布派人去请穆圣，穆圣来到后，艾布·塔利布对他说道：“我的侄子呀，这些人都是本族中的显贵。他们来这里，是想同你和解。”接着，艾布·塔利布就把古莱氏人提出的条件对穆圣讲了一遍。穆圣听后，转向他们说道：“我送给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接受，不仅所有的阿拉伯人臣服于你们，连外邦人也会臣服于你们。你们愿意接受这句话吗？”另一个传述记载的是：穆圣当时对艾布·塔利布说：“我只要他们接受一句话，如果他们接受，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会臣服于他们，外邦人也会向他们交纳人丁税。”还有一个传述记载的是，穆圣说：“叔叔呀，你问他们愿意遵守最好的吗？”艾布·塔利布问：“你让他们做什么？”穆圣说：“我要他们接受一句话，如果他们接受，不仅阿拉伯人臣服于他们，连外邦人也会臣服于他们。”古莱氏人听到这话顿时楞住了，面对如此一句极具吸引力的话，他们怎能拒绝呢？艾布·杰赫利问道：“是哪句话？以你的父亲起誓，别说是一句，就是十句我们也接受。”穆圣说：“你们说，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

的，你们放弃除他之外的所有崇拜物。”他们一听，立即拍掌说道：“穆罕默德啊，你这是想变多神为一神呀，真是怪事。”

随后，他们议论道：“以安拉起誓，这个人不会满足你们的任何想法。继续遵奉你们祖先的宗教，让安拉最终做裁决吧。”然后，他们走了。

针对这件事降下的《古兰》启示是：

“萨德，指具有教诲的《古兰经》起誓。不信仰的人们确是在傲慢和分裂中。在他们之前，我曾毁灭过许多世代，他们呼号时，已没有逃脱的时间了。他们惊讶，来临他们的警告者竟是他们本族的人。不信仰的人们说：‘这是一个巫师，一个骗子。难道他想使诸神成为独一无二的主吗？这确是一件怪事。’他们中的显贵们起身说：‘你们去吧！坚持崇拜你们的众神灵吧。这是一件蓄意的事。在后来的宗教中，我们也从未听过这个，这种话只是伪造的’。”
(萨德：1—7)

悲伤年

艾布·塔利布逝世：

艾布·塔利布的病越来越重，离开山谷仅六个月，即穆圣为圣第十年七月，他便与世长辞。有人说他病逝于九月。先于海迪哲病逝三天。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赛布传述：艾布·塔利布临终之际，穆圣赶来了，艾布·杰赫利也来了，穆圣说：

“叔叔呀，你说‘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我凭这句话在安拉跟前为你说情。”艾杰·布赫里、阿布杜拉·本·艾布·伍麦叶劝阻道：“艾布·塔利布，你想放弃你父亲的宗教吗？”他俩不停地劝阻艾布·塔利布。艾布·塔利布最终听从他俩的话，说他坚持父亲的宗教。

穆圣说：“只要我没受到禁止，我定为你求饶。”

随后，《古兰》启示降临：“先知和信士们，既知道多神教徒是火狱的居民，就不该为他们求饶，即便他们是自己的亲戚。”（忏悔：113）

“你不能引导喜爱的人……”（故事：56）

艾布·塔利布对穆圣的保护是无需赘述的。他虽然像一座堡垒抵御着贵族及愚人们对伊斯兰的攻击和迫害，但他至死都没有放弃祖先的宗教，因此，他没有完全成功。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传述，他曾问穆圣：“你能帮你叔叔些什么呢？他一生不遗余力地保护你。”穆圣说：“他处在火狱的最表层，如果不是我，他必在火狱的最底层。”

据艾布·赛义德·胡德勒传述：他听穆圣提及他叔叔时说：“但愿复生日我的说情帮能他一把，让他处在火焰仅及脚踝骨的火狱的最表层。”

海迪哲归真：

艾布·塔利布归真后两三个月，穆圣为圣第十年九月，信士之母海迪哲也归真了，享年六十五岁。穆圣当时五十岁。

海迪哲是安拉特赐给穆圣的大恩，她伴随穆圣生活了二十五年，在穆圣担心的时刻，她安抚他。在穆圣最困难的时刻，她支持他，协助穆圣传达安拉的使命，替穆圣分担宣教的艰辛。她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帮助了穆圣。

穆圣曾说：“在人们都否认我时，她承认我。人们都说我在撒谎时，她相信我。当人们剥夺我的一切时，她倾囊支援我。安拉慈悯她为我生了孩子，其她的妻室都没生育过。”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艾布·胡勒莱传述说：吉卜利里来临穆圣，对他说：“安拉的使者啊，这位海迪哲端一盆油或其它东西来时，你告诉她，她的养主祝她平安，并以天园里的一座宫殿向她报喜，那里面既无喧嚣，也不会感觉疲劳。”

重重忧虑：

短短的时间里，相继发生这么大两件令人伤痛的事，穆圣怎不伤心悲痛？又加上族人的步步死逼。自艾布·塔利布去世后，古莱氏人开始公然伤害穆圣。对穆圣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于对他们的失望，穆圣离开麦加，去了塔伊夫，希望能在那儿得到响应和支持。然而，塔伊夫人不仅不帮他，反而大肆伤害他，其程度甚于古莱氏人。麦加人加紧伤害穆圣的同时，也加紧伤害圣门弟子，以致逼得连艾布·白克尔都不得不离开麦加，准备去埃塞俄比亚避难。行至中途，遇到伊本·杜阿奈，在他的保护下，他才返回麦加。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艾布·塔利布去世后，古莱氏人伤害穆圣的程度，是艾布·塔利布在世时他们想都不敢

想的。连族人中的愚人们都敢一哄而上，朝穆圣头上撒土，穆圣每次回家，头上都有土，而每次都是女儿们哭着为他洗头。这种时候，穆圣总是安抚她们道：“不要哭，有安拉在保护着你们的父亲。”

那段时间穆圣说过：“艾布·塔利布在世时，古莱氏人没从我身上得到过令我厌恶的。”

这一年接连发生令人心痛的事件。所以，穆圣称这一年为‘悲伤年’。

聘娶苏黛：

穆圣为圣第十年十月，他聘娶了苏黛·宾图·宰姆艾。苏黛是早期信士之一，曾在第二次埃塞俄比亚迁徙中，随夫赛克兰·本·阿迈鲁迁徙。赛克兰客死在埃塞俄比亚。苏黛返回麦加后，穆圣娶了她，她是海迪哲去世后穆圣娶的第一位妻子。

坚忍、执著的因素

在这里，有理智的人不禁要问：穆斯林们如此坚忍、执著，其原因何在呢？他们何以能够忍受那听起来都会让人心惊肉跳的种种折磨呢？由于这些疑问困惑着人们，所以有必要对其中的原因做一番概述。

1. 最主要的因素是对安拉的信仰及正确的认识：

坚定的信仰一旦深入心海，就稳如泰山。有了这种明确的信仰、坚定的信念，尘世中再多再大再艰辛的苦难，

一如能冲垮坚固堡垒的波涛上面的浮萍。在正信带来的甘美面前，困难不值一提。“至于渣滓则毫无价值的被冲走，至于有益于人的东西才存留在地上。”（雷霆：17）

这一因素又衍生出另外一些因素，这更坚定了穆斯林的执著，

2. 人心所向的领导：

穆圣是伊斯兰稳麦、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的最高领导。他堂堂的相貌、完美的人格、高尚的品质，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他的大度、忠诚，就连他的敌人都毫不怀疑，更何况他的朋友呢？人们对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

有三个古莱氏人互相瞒着偷听穆圣诵念《古兰》。后来事情暴露，其中一个问艾布·杰赫利道——艾布·杰赫利是三者之一：“你从穆罕默德那儿听到的《古兰》怎么样？”他说：“我听到什么啦？我们同阿布杜·迈纳夫家族争夺荣誉，他们款待哈吉，我们也款待，他们宽容，我们也宽容，我们也施舍，我们彼此就像赛场上两匹并驾齐驱的马，正在我们输赢难分时，他们却突然声称‘我们中有奉到启示的先知’，我们何时才能赶上他们？以安拉起誓，我们决不能承认他。”

艾布·杰赫利曾对穆圣说：“穆罕默德，我们并不否认你本人，我们只是不承认你带来的东西。”

安拉降下启示：

“他们不是在否认你，但不义的人却否定了安拉的启示。”（牲畜：33）

有一天，隐昧安拉的人们一连三次嘲讽穆圣，就在第三次，穆圣反击他们道：“古莱氏人啊，我要宰了你们。”这句话镇住了他们，以致他们中最凶狠的人，用前所未有的和蔼态度对待了穆圣。

一次，他们趁穆圣叩头之际，把死骆驼胎盘倒到穆圣头上，而后哄堂大笑。穆圣当时诅咒他们，他们吓得立刻止住笑声，并对穆圣的诅咒深信不疑。

穆圣曾阻咒欧泰柏·本·艾布·杰赫利。事后，欧泰柏一直深信此诅咒会落实到他身上，以致在沙姆他遭遇狮子时，说道：“以安拉起誓，这是身在麦加的穆罕默德在杀我。”

吴班叶·本·赫利夫曾以杀戮恐吓穆圣。穆圣当时回敬他道：“如果安拉意欲，我将杀了你。”后来的吴侯德战役中，吴班叶脖子上挨了一枪，但并不严重，可他却吓得说道：“穆罕默德曾在麦加说过要杀了我。以安拉起誓，他吐口唾沫就能要我的命。”

赛阿德·本·迈阿兹曾在麦加对伍麦叶·本·赫里夫说：“我听安拉的使者说过，穆斯林将杀死你。”伍麦叶闻言吓得魂飞魄散，发誓再不离开麦加半步。当艾布·杰赫利号召他参加白德尔战役时，他买了一匹麦加最好的马，以便必要时逃跑。他妻子对他说：“你忘记穆罕默德说过的话了吗？”他说：“以安拉起誓，我没忘，我不会跟他们走太远的。”

这就是敌视穆圣者的情况。至于圣门弟子及穆圣的朋友们，他们把穆圣看得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穆圣占据着

他们的全部身心。他们就像水控制不住地流淌一样，把真诚的爱献给穆圣。他们似铁被磁石吸引一样，心被穆圣吸引着。因而，他们宁愿掉脑袋，也不愿穆圣被刺扎一下。

有一天，艾布·白克尔在麦加突然遭人毒打，其中阿特白·本·勒比阿脱下一双脏鞋，连连抽打他的脸，继而又猛踹他的肚子，直打得艾布·白克尔面目全非，被泰伊姆家族的人用衣服包着抬回家。家人们都深信他活不过来了。不料天黑时他醒过来，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安拉的使者怎么样？”在场的人都数落他。临走时，他们叮嘱艾布·伯克尔的母亲温姆·亥勒说：“你给他喂点吃的或水。”人们走后，母亲一再要求他好好保重自己。但艾布·白克尔仍问：“安拉的使者怎么样？”他母亲说：“我真地一点都不知道。”他说：“你去温姆·杰米丽家，向她打听打听穆圣的情况。”他母亲找到温姆·杰米丽，问道：“艾布·白克尔向你打听穆罕默德的情况。”她说：“艾布·白克尔的母亲呀，我不知道穆罕默德的情况。如果你让去看你的儿子，我会去的。”二人来到艾布·白克尔家时，发现艾布·白克尔已奄奄一息，温姆·杰米丽近前一看，不禁失声叫道：“以安拉起誓，这帮家伙如此对待你，真是穷凶极恶。愿安拉惩罚他们。”艾布·白克尔问道：“安拉的使者怎么样？”她说：“这是你母亲，你听她的吧。”艾布·白克尔说：“你说吧，没关系的。”她说：“他平安无事。”艾布·白克尔接着问：“他现在在哪儿？”她说：“在伊本·艾勒格姆家。”他听罢说道：“以安拉起誓，不亲眼看到安拉的使者，我一口饭、一滴水也不沾。”她俩一直等到外面没了脚步声，人们都睡熟了，才搀扶着艾布·白克尔离开家门，找到穆圣。

对穆圣的这种忘我热爱的例子很多，我们将在本书不同的篇章里分述。

3. 责任感：

圣门弟子们深切地意识到，人类肩负着庞大的责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种责任都不能推卸。逃避它所造成的后果，给整个人类造成的损失，远比他们目前遭遇的迫害恶劣、严重得多，是勇于承担它所要面临的各种艰辛无法相比的。

4. 笃信后世：

这种信念更加强了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坚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调养众世界的养主，他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巨细大小，都要清算。届时，人们或进入乐园享受永恒的恩泽，或进入火狱遭受永远的严刑。他们始终生活在希望与害怕之中，希望他们养主的慈悯，害怕他的刑罚。同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今世的一切，包括痛苦与欢乐，同后世相比，还不值蚊子的一个翅膀。这种强烈的意识使他们把今世的各类煎熬和痛苦看得很轻，甚至从不把它们放在心上。

5. 《古兰经》：

在这段艰难、可怕、困苦岁月里，包含无数伊斯兰原则的《古兰》启示源源而来。其文风犀利，令人向往。它向穆斯林描绘一个伟大而优秀的人类社会，即伊斯兰社会。激励穆斯林坚忍、顽强。正如《古兰》所述：

“你们尚未遭遇前人所遭受的患难，就猜想自己得入乐园吗？前人曾遭受了损失和灾难，曾受震惊，以至使者和

归信的人不禁发问：‘安拉的援助何时才降临呢？’其实，安拉的援助确是临近的。”（黄牛：214）

“艾列弗，俩目，米目，众人以为只要他们说：‘我们归信了’，就不会再受考验了吗？我确已考验他们以前的人，安拉一定知道将真话的和说谎的人。”（蜘蛛：1—3）

同时，这些《古兰》启示也有力地斥责了隐昧安拉者和顽固者的种种妄想，使他们哑口无言，无计可施。《古兰》启示有时通过各类历史事件，非常明确地警告他们，若继续知错不改，冥顽不化，其悲惨的下场不堪设想。有时婉转地暗示、指导他们，希望他们能脱离迷谷，改邪归正。

《古兰》启示携带穆斯林浏览另一个世界，让他们透视宇宙，理解安拉独具的主性及本然，体悟安拉的仁慈和宽宏。为了博得安拉的喜悦，穆斯林们不惜一切。

这些《古兰》启示包含对穆斯林的呼唤及报喜，安拉的慈悯、喜悦、乐园的永恒恩泽属于他们。同时，还向穆斯林讲了他们的敌人，其隐昧安拉、暴虐不义的下场，他们将受到审判，将被剥夺一切恩惠，最后被拖进火狱，尝受烈火的烧灼。

6. 成功的预言：

穆斯林自从遭受迫害的第一天起，或者尚未遭受迫害时，就清楚地认识到：归信伊斯兰并不意味着制造麻烦，伊斯兰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就旨在消除蒙昧者的蒙昧，推翻暴虐的制度。

伊斯兰的主要宗旨包括：建立新的世界政体，领导全人类及社会追寻安拉的喜悦，脱离人对人的崇拜与统治，只崇拜独一的安拉，从而树立安拉的绝对权威。

在穆斯林处于低谷几乎无法生存的那段时期，《古兰》启示有时直白，有时含蓄地降下他们将会成功的预言。其中描述了早期的先知，他们的民族如何否认、隐昧他们的故事，那些情况同麦加的穆斯林及其敌人的情况完全相似。然后，《古兰》启示又描述那些故事的结果。即隐昧者、不义者毁灭了。安拉的大地及宅院由安拉的仆民继承等。这些故事明确指出，麦加人将会失败，成功只属于穆斯林和伊斯兰。

这一时期，《古兰》启示明确预言穆斯林必胜。如：

“我对我派遣的仆人们已有约言在先，他们必被援助，我的部队必定胜利。你暂时避开他们吧！你应注视他们，不久他们就会看到。他们不是急于要求我的惩治吗？当我的刑罚降临他们的庭院时，被警告者的早晨，真恶劣呀！”
(列班者：171—177)

“那个团体将被击溃，将转身而逃。”（月亮：45）

“联盟的部队将在这里被击溃。”（萨德：11）

针对前往埃塞俄比亚的迁士而降的《古兰》启示，有：

“遭遇迫害后为安拉迁居者，我一定在今世赐给他们一个好的住所处，后世的报酬是更大的，假若他们知道。”
(蜜蜂：41)

他们询问优素福的故事，《古兰》启示下降：“在优素福和他弟兄中，对于询问者确实有一些迹象。”（优素福：7）即，麦加人就是询问者，他们将会像优素福的兄弟们那样遭到失败，彻底投降。

《古兰》在叙述众使者时说道：

“隐昧安拉者对他们的使者说：‘我们誓必把你们驱逐出我们的土地，除非你们回到我们的宗教中！’于是，他们的养主启示他们：‘我誓必毁灭不义者，在他们之后，我一定把你们安置在这块土地上。这是畏惧地站在我面前，而且畏惧我的恫吓者所享受的。’（易卜拉欣：13—14）

当战火在波斯和罗马之间点燃时，隐昧安拉者希望波斯胜利，因为波斯人是多神教徒，而穆斯林则希望罗马胜利，因为罗马人皈信安拉、使者、安拉的启示、天经、后世，结果波斯胜利。安拉降下预言，数年后罗马将胜利，同时还预言，安拉的援助属于真信士。

“艾列弗，俩目，米目。罗马人在最近的地方失败了。在未来的数年间，他们将转败为胜。前后的事情都归安拉。在那天，信士将欢呼。由于安拉的援助，他援助他所意欲者。他是强大的，特慈的。”（罗马人：1-5）

穆圣也时不时地发出类似的预言。每当朝觐季节来临时，他穿梭于欧卡兹，马季奈，祖迈扎兹等大集市，站在人群中传达使命，他不仅以乐园向他们报喜，还明确地告诉他们：

“人们啊，只要你们说‘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们就会成功，你们就能统治全体阿拉伯人，外邦人也会

臣服于你们。如果你们归真了，你们将成为天堂里的国君。”

前文我们已介绍过，当阿特白·本·勒比阿以尘世的种种享受同穆圣谈判时，穆圣是如何答复他的，以及阿特白对伊斯兰胜利的认识和渴盼。

我们还介绍过，穆圣如何答复觐见艾布·塔利布的古莱氏最后一支代表团。穆圣当时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

“我只向他们要一句话，只要他们给，就能统治全体阿拉伯人，连外邦人也会臣服于他们。”

罕巴布·本·艾勒特说：我们遭到多神教徒的大肆迫害，我去向穆圣诉苦，他当时铺着披风躺在克尔白的墙荫里，我说道：“难道你不祈求安拉吗？”他红着脸，坐起来说道：

“你们之前曾有一人被人用铁梳子梳得筋骨裸露，但却没能让他信仰，安拉定会完美这个事业的。届时，从萨那到哈达拉毛的骑乘者只会害怕安拉，你们太心急了。”

这些预言从不掩饰、含蓄，而是公开、坦率的。隐昧安拉者像穆斯林一样知道它，以致艾斯沃德·本·孟特利布及其狐朋狗友们每每看见圣门弟子时，便挤眉弄眼地嘲讽：“大地的国王来了，他们将战胜波斯和罗马。”然后，他们又是拍巴掌，又是吹口哨。他们在今世将有光辉灿烂的前程，在后世获得乐园，信士们觉得各方面的重重迫害和困难，就像夏季空中的乌云，定会转瞬即逝。

就这样，穆圣一直用信仰的果实，滋润信士的心灵，用充满哲理的教诲和《古兰经》洗涤信士的灵魂，对他们的教育细致入微，鞭策他们向往崇高的精神家园，追求心灵的纯洁、品格的升华，摆脱物欲的羁绊，挣脱私欲的束缚，热爱天地的主宰，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激励他们坚韧、大度、疏导私欲。因而，圣门弟子们信仰坚定，厌恶私欲，忘我地追求安拉的喜悦，渴盼乐园。他们珍惜知识，理解教义，长于自省，制止纷争，克制冲动。他们坚忍、镇静、沉着。

到麦加外宣教

穆圣在塔伊夫：

穆圣为圣第十年十月，即公元619年5月底6月初，穆圣步行前往距麦加约六十英里的塔伊夫。随他前往的是载德·本·哈利斯。他们在途中号召所有部落皈信伊斯兰，但无一响应。到塔伊夫后，他先找到赛格夫族的三位首领，他们三个是亲兄弟，分别叫阿布杜、亚力利、麦斯欧德·哈比布，穆圣劝告他们皈信安拉，支持伊斯兰。他们三人中的一个说：“如果你确是安拉派遣的使者，他会撕碎克尔白的幔帐。”另一个说：“难道除你外，安拉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吗？”第三个说：“以安拉起誓，我绝不同你讲话。如果你确是使者，你本身就够了不起的了，无需我再支持你。如果你借安拉的名义撒谎，我就不该理你。”穆圣只好只身离开他们，临走前对他们说道：“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别干涉我。”

穆圣在塔伊夫逗留了十天。其间，他劝化塔伊夫的每一位权贵，但他们都言辞一致地说：“你快滚开这个地方！”另外，他们还唆使地方上的愚人对付穆圣，当穆圣准备离开塔伊夫时，身后跟了一群愚人和奴隶，他们边骂边吆喝，人越聚越多，最后他们分成两班，轮番用石头砸穆圣。同时，还不停地口出污言秽语。穆圣的两腿被砸得血淋淋的，两只鞋都被血染红了。当时，载德用自己的身体护卫着穆圣，以致头都被砸破了。愚人们仍穷追不舍，一直追出塔伊夫三英里。穆圣二人躲到阿特白、希白二人的葡萄园的墙角处，他们这才做罢。穆圣起身来到一棵葡萄架前，坐在荫凉下，待心跳平稳后做了祈祷。那段著名的祷词证明，他的内心充满对所遭迫害的苦恼和忧虑，以及为塔伊夫夫人不相信他而深感遗憾。祷词是：

“主啊，我向你倾诉：我已力竭技穷，人们对我不屑一顾，仁慈者中最仁慈的主啊，你是保护弱者的主，你是我的养主，你把我交给谁呢？交给这些对我声色俱厉的异乡人人呢？还是把我交给强势的敌人？主啊，只要你不生我的气，一切我都不在乎，你的赦宥是是我最大的慰藉。我求助于你的光辉——重重的黑暗因它而光明，今后两世的事业因它而清廉——不要使你的天谴降临我，不要对我生气，你责怪我吧，直到你满意，离开你，我没有一点办法，没有一点力量。”

阿特白和希白看到他的样子时，动了恻隐之心，他俩唤来信奉基督教的奴隶欧达斯，让他拿串葡萄送给穆圣。当他把葡萄送至穆圣面前时，穆圣口念“以安拉的名义”，接过葡萄，吃了起来。欧达斯说：“这句话，本地人是不会说的。”穆圣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你信奉什么宗教？”他说：“我信奉基督教，来自奈纳威。”穆圣说：

“那是贤人优努斯·本·穆塔的故乡。”他问道：“你怎么知道优努斯·本·穆塔？”穆圣说：“他是我的兄弟，他是先知，我也是先知。”欧达斯闻言，立即趴下吻了穆圣的头、两手和两脚。

阿特白对希白说：“你的这个奴隶啊，被那人教坏了。”欧达斯转回后，他俩训斥他道：“你这个该死的，你为什么吻他？”欧达斯说：“主人，世上没有优越于此人的，他告诉我的事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除非先知。”他俩怒骂道：“你这个该死的欧达斯，不要背叛你的宗教，你的宗教胜过他的宗教。”

穆圣离开葡萄园，怀着沮丧、忧伤、沉重的心情，走在返回麦加的路上。行至盖勒尼·迈纳兹利时，安拉给他差来吉卜利里及负责山岳的天使，他请穆圣下令，把麦加人压在艾赫舍比的两座山下。

《布哈里圣训集》记载了该事件的详细过程。据欧勒沃·本·祖拜勒传述：阿倚莎告诉我，她曾问穆圣：“有没有什么日子比吴侯德战役那天更令你沉重的？”穆圣说：“有，就是阿格白那天。当时，我把自己是使者的事告诉了伊本·阿布杜·亚莱利，他没有给我想要的答复。随后，我心情沉重地朝前走，行至盖勒尼·迈纳兹利时，发现头上有朵云为我遮荫，我仔细看了看，看到云中的吉卜利里，他冲我说道：‘安拉已听到你的族人对你说的话及对你的歪曲。因此，他给你派遣了负责山岳的天使，任你调遣。’那位天使向我祝安后，说道：‘穆罕默德，我完全听你的吩咐，如果你愿意，我把他们压在艾赫舍比的两座山下。此两座山在麦加。即艾布·格比斯山和格艾格安山。’穆

圣说：“我祈求安拉选出他们中崇拜独一的安拉、不举伴安拉的人。”

这一答复表现出穆圣卓越的人格和伟大的胸怀。

由于安拉自七层天之上向他发出的这一神圣援助，穆圣的心情开朗且稳定了。当他继续朝麦加前行，行至奈赫利山谷时，在那里住了几天。这个山谷里有两块绿洲地带——‘赛利凯比利和宰迈，穆圣当时到底住哪一块儿，我们尚未获得确凿的资料。

在此期间，安拉差使一伙精灵，倾听穆圣念《古兰》。《古兰》经中有两处提及此事。第一处在“沙丘”章：

“当时，我曾差使一伙精灵去你那里聆听《古兰》。当他们来到场时，他们说：‘要安静！’诵读结束时，他们回去警告其族人。他们说：‘我们的族人啊，我们确已听到一本在穆萨之后降示的经典，它能证实以前的天经，能指引真理和正路。我们族人啊，接受安拉的召唤并信仰他吧！安拉将宽恕你们的一部分过错，并使你们免遭痛苦的刑罚’。”（沙丘：29—31）

另一处在“精灵”章：

“你说：‘我奉到启示：一伙精灵曾倾听，而且他们说：“我们确已听见一部奇妙的《古兰》经，它指引正道，故我们信仰它，我们绝不以任何物配我们的养主。”我们养主他是崇高威严的！他没有择取伴侣，也没有择取子嗣。我们中愚昧的人经常给安拉制造悖谬的流言，我们曾以为人和精灵绝不诬蔑安拉。人们中的个别人经常向个别精灵寻求庇护，于是更增加了他们横行作恶。那些男人像你们

一样认为，安拉不会复活任何人。”我们曾探索天，发现天上布满坚强的卫士和灿烂的星宿。过去，我们为倾听而常坐在天上可坐的地方。现在谁去倾听，就会发现一颗灿烂的星宿在等着他。我们不知道是地上的一切要遭毁坏呢？还是他们的养主他们觉悟呢？我们中有些是公正的，另一些是次之的。我们的道各有不相。我们知道，我们在大地上绝不能削弱安拉，我们也不能以逃避来削弱他。当我们听到引导时，我们归信了。谁信仰他的养主，谁不怕损失，也不惧迫害。我们中有顺服的，有偏离正道的。凡顺服的，就是趋向正道的。至于偏离正道的，将是火狱的燃料’。”（精灵：1—15）

透过上述启示及阐释这一事件的各类传述，我们可以看出，穆圣当时并不知道这伙精灵的来临，安拉晓谕他以后，他才知道。这是精灵第一次来临，后来，他们又陆续来过多次。事实上，这件事本身就是安拉对穆圣的又一援助。针对这件事颁降的启示中，隐含着穆圣定会成功的预言，他的成功，是宇宙中任何力量无法阻拦的。

“凡不接受安拉的召唤者，绝不能逃出大地。除安拉外，他们绝无保护者，这等人是在明显的歧途上。”（沙丘：32）

“我们知道，我们在大地上绝不能削弱安拉，我们也不能以逃避来削弱他。”（精灵：12）

这一援助、这一预言，驱散了充满灾难、忧伤、绝望的乌云，驱散了自穆圣被逐出塔伊夫那天，一直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他决心返回麦加，重新积极地宣扬伊斯兰，传达安拉的指令。

当时，载德问穆圣：“古莱氏人已逐出了你，你怎样才能再进去呢？”穆圣说：“载德啊，安拉是开辟出路者，安拉定会援助他的宗教，定会使他的先知胜利。”

快到麦加时，穆圣去了希拉山洞。然后，派一个胡扎尔族人去找艾赫奈斯·本·谢力格，以便得到他的保护。但他的答复是：“我是古莱氏人的盟友，怎能保护他？”穆圣又派人找苏海利·本·阿迈鲁，得到的答复是阿米勒家族不保护凯尔布家族。穆圣又派人找穆特尔姆·本·欧丹叶，穆特尔姆答应了。他随即全副武装，唤来儿子和族人，对他们说：“你们拿上武器，在天房处等我，我要去保护穆罕默德。”然后，他派人通知穆圣进城。穆圣在载德的陪同下进入麦加，径直来到禁寺。穆特尔姆·本·欧丹叶骑在马上高喊道：“古莱氏人啊，我已保护穆罕默德了，你们任何人不得欺负他。”穆圣在天房礼了两拜后，在穆特尔姆及其孩子的护卫下，走进自己的家。

有人说：“艾布·杰赫利当时追问穆特尔姆，你只是保护他还是已追随他？”穆特尔姆说：“只是保护他。”艾布·杰赫利说：“你保护的人我们已保护了。”

穆圣一直记着穆特尔姆对他的这份恩情，他曾在白德尔战俘中间说：“假如穆特尔姆仍健在，只要他吭一声，我会立刻把这群人交给他。”

向各部落及个人宣传伊斯兰

穆圣为圣第十年十一月，即公元619年6月末7月初，穆圣返回麦加，重新开始向各个部落及个人宣传伊斯兰。正值朝觐季节快要来临，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而来，以便在有限的日子里，既履行朝觐功课，又可以赚些钱。穆圣像他为圣第四年那样，利用这一机会，接近各个部落和个人，向他们介绍伊斯兰，并号召他们皈信伊斯兰。

穆圣接近的部落：

据宰赫勒讲：“穆圣接近并向他们介绍自己和伊斯兰的部落有：阿米勒·本·赛阿赛艾，迈哈利布·本·赫素菲，费扎勒，加萨尼，孟勒，哈尼夫，赛利姆，阿布斯，奈素勒，布卡伊，凯奈迪，凯利布，哈利斯·本·凯阿布，欧兹莱，哈达利迈等，但这些部落无一响应。”

宰赫勒指出的这些部落，并不是在同一年，也不是在同一个朝觐季节里听到伊斯兰的。而是从穆圣为圣第四年至迁徙前，最后一次朝觐的季节之间陆续听到的。但我们无法确定每个部落听到伊斯兰召唤的确切时间。不过，大学者曼苏尔·夫里指出了在穆圣为圣第十年听到伊斯兰召唤的那些部落，伊本·伊斯哈格介绍这些部落是如何得到召唤，又是如何反应的。现概述如下：

1. 凯利布部族：

穆圣来到该部族成员阿布杜拉家，号召他们皈信安拉，并向他们介绍自己。但他们没有响应穆圣的号召。

2. 哈尼夫部族:

穆圣来到他们的下榻处，号召他们皈信安拉，并向他们介绍自己。结果遭到他们极其粗暴的攻击，其粗暴之狠，为任何阿拉伯人所不及。

3. 阿米勒·本·赛阿赛艾部族:

穆圣号召他们皈信安拉，并向他们介绍自己。该部族一位名叫布海勒·本·夫拉斯的人心想：“如果我能控制住这个古莱氏人，就能借他统治全体阿拉伯人。”于是他说道：“如果我们追随你，忠于你的事业，一旦将来安拉使你战胜了你的对手，在你之后，权力可否由我们继承？”穆圣说：“权力归安拉，他把它赐给他意欲的人。”布海勒说：“难道让我们与除你之外的所有阿拉伯人拼杀，但胜利后却把权力交给别人，而不交给我们？你算了吧，我们不需要你。”

阿米勒部族返回故里，与因为老迈而留守的一位长者谈及此事时，说道：“古莱氏阿布杜·孟特利布家族中有个人曾找过我们，他自称是先知，还号召我们保护他，追随他，我们把他赶出去了。”老人闻言拍着头叹息道：“失去的还能再找回吗？阿米勒人啊，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起誓，那个北阿拉伯人说的话确实是真理，你们的头脑都到哪儿去了？”

非麦加籍的信士:

穆圣向各个部落和团体宣扬伊斯兰的同时，也针对个人进行了号召，并得到一些人的响应。朝觐结束后，有几个人归信了他。这些人分别是：

1. 苏沃德·本·撒米特:

苏沃德是麦地纳聪颖的诗人，由于他顽强的毅力，优美的诗歌，美好的声誉及高贵的出身而被族人尊称为“完人”。这一年，他到麦加朝觐，穆圣号召他皈信伊斯兰时，他说：“也许你的东西同我的没有两样。”穆圣问：“你有什么东西？”他说：“鲁格曼的智慧。”穆圣说：“你说给我听听。”他说完后，穆圣对他说道：“这些话确实很好，但我的更好。它就是安拉降示给我的《古兰经》，它是正道，是光明。”

随后，穆圣给他诵读了《古兰》经。当再次号召他皈信伊斯兰时，他皈信了，并说道：“这确是最好的。”苏沃德返回麦地纳后不久，牺牲在布阿斯战役中，他入教的时间是穆圣为圣第十一年年初。

2. 伊亚斯·本·迈阿兹:

他是随奥斯代表团前来的麦地纳少年。他们此次来麦加的目的，是想同古莱氏结盟，共同对付哈兹拉吉族人。适值穆圣为圣第十一年年初，布阿斯战役前夕。当时，麦地纳两大部落奥斯和哈兹拉吉之间正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奥斯族势单力薄。穆圣听到他们带来的消息后，就找他们座谈。穆圣对他们说：“你们想得到比预想的更好的东西吗？”他们问：“那是什么？”穆圣说：“我是安拉派给人类的使者，我号召人们只崇拜安拉，不要举伴他。安拉给我降示了经典。”然后，穆圣给他们讲解伊斯兰、诵念《古兰》经。伊亚斯·本·迈阿兹说：“族人啊，以安拉起誓，这个确比我们预想的好。”同行的艾布·海赛勒·艾奈斯·本·拉菲阿抓起一把土，朝他脸上撒去，并

骂道：“滚开，以我的生命发誓，我们来的目的不是这个。”伊亚斯没再吭声，穆圣起身走了。奥斯族代表团最终也没同古莱氏人结盟，就返回麦地纳。回麦地纳不久，伊亚斯去世了。他临终前念了清真言及赞主词。毫无怀疑，他是作为穆斯林去世的。

3. 艾布·赞勒·俄发勒：

他是麦地纳人。先知出现的消息通过苏沃德·本·撒米特及伊亚斯·本·迈阿兹传到麦地纳后，艾布·赞勒听说了，这一消息促使他皈信伊斯兰。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伊本·安巴斯传述：艾布·赞勒说：我是俄发勒人，听说麦加出了一个人，自称是先知，我对我弟弟说：你去找找这个人，同他谈谈，然后把情况汇报给我。我弟弟在麦加见了那个人，然后转回来，我问他：“情况怎样？”他说：“以安拉起誓，我发现那个人命人行善，止人做恶。”这点消息不能满足我，于是我打点行囊，拿上手杖，亲自去了麦加。在麦加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也不愿意向人打听，我就喝点渗渗泉水，住到禁寺里。恰逢阿里经过，他说：“你好像是外地人。”我说：“是的。”他说：“走，到我家住吧。”我就跟他去了，他什么也没问我，我也没向他打听什么。第二天早晨，我又去了禁寺，以便打听那个人，可没人理我。这时，阿里又从这里经过，看见我后说道：“你要找的人还没找到吗？”我说：“是的。”他说：“走吧，到我家去住。”这次他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到这儿做什么呢？”我说：“如果你替我保密，我就告诉你。”他说：“我一定为你保密。”我说：“我听说这里出了一个人，自称是

安拉的使者，我就派我弟弟打探情况，可他带回去的不能使我满意，我想亲自见见他。”他说：“你算找对人了，我正要去他那里，你跟着我走，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我就蹲在墙边，装作系鞋带，你继续走你的。”说完，他前面走，我后面跟着。后来，他进了一处宅院，我也跟着进去并见到穆圣。我对他说：“请给我讲解伊斯兰。”他介绍完后，我当即就皈依了，他对我说：“艾布·赞勒，这事你要保密，快回你的家乡，等你听到我们胜利的消息后，你再来。”我说：“以凭真理派遣你的真主发誓，我一定要公开我的信仰。”随后，我来到禁寺，站到古莱氏人中间高呼道：“古莱氏人啊，的确，我做证：除安拉外，再无应受崇拜的；我做证：穆罕默德是他的仆民和使者。”他们闻言骂道：“打死这个叛教的。”说完，一涌而上。我也不管命地和他们打起来，幸好安巴斯赶来救了我，并冲他们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要杀掉这个俄发勒人吗？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商道都要经过俄发勒呢。”他们这才离去。第二天，我又去禁寺，向他们说了昨天说过的话，他们一边高声骂着打死这个叛教的，一边冲上来，像昨天一样地厮打起来，又是安巴斯赶来救了我，并说了同昨天一样的话。

4. 图费利·本·阿迈鲁·杜斯：

图费利是位高尚聪颖的诗人，又是杜斯部落的首长，该部落在也门有一定的势力。穆圣为圣第十一年，图费利来到麦加，在他尚未到达时，麦加人提前出城迎接他。见面后，麦加人殷勤地问候他，盛赞他并对他说：“图费利，我们中出了一个令我们头痛的人，他弄得我们四分五裂，他说的话就像邪术，能离间父子、兄弟、夫妻，我们替你

和你的宗族担心。你进城后，最好你别同他讲话，也别听他讲话。”

图费利说：“以安拉起誓，他们一直喋喋不休，我暗自下了决心，决不听那人讲话，也不同他讲话。去禁寺时，我在耳朵里塞上棉花，以免听到他的声音。进入禁寺，我一眼就发现他正在天房跟前礼拜。我走到离他不远的地方，碰巧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那声音很好，心想：‘该死的图费利呀，你是个聪明人，又是诗人，好坏还不能分辨吗？干吗不听听这人说些什么呢？说的好，就接受。不好，就丢到一边。’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往家走，我就在后面跟着，他进了家门，我也随着走进去，并把我如何来麦加，麦加人如何吓唬我，我又如何用棉花塞住耳朵，随后又偷听他的话……等等一一告诉了他，然后我又对他说：‘把你的事给我讲讲吧。’他给我讲解伊斯兰，诵念《古兰经》。以安拉起誓，我从没听到过如此美妙的言辞，如此端正的事情，我当即入教，念了清真言。我还告诉他：‘我的宗族都顺从我，等我回去后，要劝他们皈信伊斯兰，你求安拉为我设置一个迹象。’他做了祈祷。”

那个迹象是：图费利快到家时，安拉在他脸上设置了像明灯一样的亮点。他祈求道：“主啊，你把这个亮点移到别处吧，我担心族人见到后，会说这是破相。”随后，亮点移到了他的鞭梢上。到家后，他劝父亲和妻子皈信伊斯兰，他俩都皈信了。但族人们却迟迟不皈信，他一直坚持劝导。壕沟战役后，他去见穆圣时，随行的同族穆斯林已有七八家。图费利的信仰受到优美的考验，在也玛迈战役中，他壮烈牺牲。

5. 狄玛德·艾兹迪：

来自也门艾兹迪部落的狄玛德擅长巫医，来到麦加后，听一些愚人说穆罕默德是疯子。他心想：“也许安拉会借我的手治好这人的病。”于是，他找到穆圣说道：“穆罕默德，我会施法治病，你需要吗？”穆圣说：“一切赞颂统归安拉，我们赞美他，我们求他相助。安拉引导的人，无人能使其走上歧途，安拉使其走歧途者，无人能引领他。我做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独一无二；我做证，穆罕默德是他的仆民和使者。”

狄玛德说道：“你把刚才说的给我再重说一遍。”穆圣一连给他重复了三遍。他说：“卦辞、咒语、诗歌我都听过。像你说的这些话我从未听过，它美极了。请伸出你的手，我宣誓加入伊斯兰。”狄玛德自此归信伊斯兰。

麦地纳的六位杰出人物：

穆圣为圣第十一年的朝觐季节，即公元620年7月，伊斯兰的宣传发现了一颗优良的种子，它很快繁植成一片参天大树，穆斯林们借其翠绿的浓荫，在长达数年的岁月里躲避着黑暗、暴虐的狂风。面对麦加人的否认和阻挠，穆圣巧妙地利用夜间走访各个部落，向各部落及个人宣传伊斯兰。

有天晚上，穆圣在艾布·白克尔和阿里的随同下，走访宰赫利和舍巴尼·本·赛阿莱布家族，向他们讲解伊斯兰。当时，艾布·白克尔同宰赫利家族中的一个人，进行有趣的提问和答复，舍巴尼家族的态度也很好，但他们都没有皈信伊斯兰。

随后，穆圣路经米纳山的阿格白时，听到一些人的谈话声，就走过去。那里坐着六位麦地纳哈兹拉吉族青年，他们分别是：

1. 艾斯阿德·本·祖拉勒(楠扎尔家族)。
2. 奥夫·本·哈利斯，本·勒法尔(楠扎尔家族)。
3. 拉菲尔·本·马立克·本·阿吉兰(宰利格家族)。
4. 辜特布·本·阿米勒·本·哈迪德(赛利迈家族)。
5. 欧格白·本·阿米勒·本·纳比(侯拉姆·本·克尔布家族)。
6. 扎比尔·本·阿布杜拉·本·勒阿布(欧拜德·本·俄奈姆家族)。

麦地纳人幸运的是，他们早就从犹太盟友那里听说过，有位先知将在这个时代被派遣。先知一旦出现，人们必跟随他，并同他一起像处死阿德人、伊赖姆人那样处死麦地纳人。

穆圣找到他们后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他们说：“哈兹拉吉族人。”穆圣又问：“是犹太人的盟友吗？”他们说：“是的。”穆圣说：“咱们坐下聊聊吧。”他们说：“可以。”大家都坐下后，穆圣向他们介绍伊斯兰，号召他们皈信安拉，并给他们念《古兰》经。随后，他们议论道：“唉呀，知道吗？他就是犹太人用来恐吓我们的那位先知，别让犹太人抢先了咱们。”他们马上响应穆圣的号召，全部皈依了伊斯兰。

他们是麦地纳人中有头脑的人。不久前爆发、现在依然持续的内战已使他们精疲力尽，他们希望穆圣的号召能止住这场战争。他们对穆圣说：“**我们已离开我们的宗族，没有一个宗族像我们的宗族那样，内部充满敌视和仇恨。希望安拉借你使他们团结起来。我们这就准备回去，号召他们追随你，并告诉他们，我们已加入这个宗教。如果安拉借你使他们团结起来，世上再没有比你更伟大的人了。**”

这些人回到麦地纳后，肩负起宣扬伊斯兰的使命。最后，麦地纳所有辅士的家庭都有谈论安拉使者的声音。

穆圣聘娶阿倚莎：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穆圣聘娶了六岁的阿倚莎。伊历一年十月，阿倚莎九岁时，在麦地纳与穆圣完婚。

夜行与登宵

正当穆圣的宣教事业，在层层迫害和阻挠中，冲出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几颗微亮的星星已在遥远的天边闪现时，发生了夜行与登宵。

关于该事件的确切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1. 塔巴里认为，此事发生在穆圣为圣的当年。
2. 脑威和古勒图白认为，此事发生在穆圣为圣五年后。
3. 曼苏尔·夫里认为，此事发生于穆圣为圣第十年七月二十七日。
4. 迁徙前十六个月，即穆圣为圣第十二年九月。

5. 迁徙前一年零两个月，即穆圣为圣第十三年一月。
6. 迁徙前一年，即穆圣为圣第十三年三月。

前三种说法都不正确，依据是海迪哲卒于穆圣为圣第十年九月，此前五番拜功尚未被规定，而五番拜功是在登宵夜规定的，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至于后三种说法，不知哪一个最正确。不过从《《古兰》经》“夜行章”中可以看出，夜行之事发生得很晚。

圣训学家对此事有详细传述，现概述如下：

伊本·盖姆讲：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圣是肉体夜行的，他在吉卜利里的陪同下，骑着“白拉格”，从禁寺夜行到远寺，随后，把“白拉格”拴在远寺门环上，带领众先知做了礼拜。

当夜，穆圣骑上白拉格从远寺升上近天，吉卜利里为他叩开天门。在那里，穆圣见到人类的始祖阿丹，阿丹向他道安并欢迎他，穆圣回答了祝安，其圣品得到阿丹的肯定。安拉让穆圣见到右边的烈士们及左边的薄福者们。接着，穆圣骑上白拉格，升上二重天，吉卜利里为他叩开天门。在那里，他见到宰克利亚的儿子叶海雅及麦尔彦的儿子尔萨，互致平安，叶海雅、尔萨欢迎穆圣的到来，并承认他的圣品。

随后，穆圣骑上白拉格，升上三重天，见到优素福，互致平安，优素福欢迎穆圣的到来，并承认他的圣品。接着，穆圣又骑上白拉格，升上四重天，在那里见到伊德利斯，互致平安，伊德利斯欢迎穆圣的到来并承认他的圣品。

然后，穆圣又骑上白拉格，升上五重天，在那里见到哈伦·本·伊姆兰，互致平安，哈伦欢迎穆圣的到来，并承认他的圣品。

随后，穆圣又骑上白拉格，升上六重天，在那里见到穆萨·本·伊姆兰，互致平安，穆萨欢迎穆圣的到来；并承认他的圣品。

当穆圣告别穆萨后，穆萨哭了，有人问他为何而哭？他说：“因为在我之后派遣的这位兄弟，他的教生中，进乐园的人比我的教生中进乐园的人多。”

然后，穆圣又骑上白拉格，升上七重天，在那里见到易卜拉欣，互致平安，易卜拉欣欢迎穆圣的到来，并承认他的圣品。接着，穆圣又升上天籁之际的无极树前，从那里升到“极天房”，又从那里升到安拉阙前。他走上前去，距安拉有两张弓或更近些，安拉把应启示的启示给他的仆民，并为他规定五十番拜功。

当穆圣返回经过穆萨时，穆萨问他：“你奉到了什么命令？”穆圣说：“五十番拜功。”穆萨说：“你的教生遵守不了，你回去求你的养主为你的教生减轻些。”穆圣询问似地看看吉卜利里，吉卜利里指示他可以回去祈求安拉。于是，穆圣在吉卜利里的陪同下，来到安拉阙前。安拉为他减去了十番。穆圣下来再次经过穆萨并告知情况后，穆萨说：“你回去，求你的养主再减些。”就这样，穆圣在穆萨和安拉之间来来回回了几趟，最后，拜功减至五番。当穆萨再次让穆圣返回，请求安拉减轻时，穆圣说：“再求，我都不好意思了。能减到五番我已心满意足，我也能做到。”言毕，传来一个声音：“我已确定了这项功课，

我已为我的仆民减轻了。”伊本·盖姆又讲：“《《古兰》经》星宿章第八节‘**然后他渐渐接近而降低**’。这里的接近不是指登宵事件中的靠近安拉，而是指吉卜利里渐渐接近而降低。”阿倚莎，伊本·麦斯欧德都持此种说法。根据星宿章的前后文也能说明这一点。而登宵事件说的接近和降低，很明显指的是安拉渐渐靠近并降低，这与星宿章中所指的并不冲突。

在天籁之际，穆圣再次看到吉卜利里的真形。穆圣曾两次亲见吉卜利里的真形，一次在地球上，一次在天籁之际。

这次登宵，还发生了穆圣第二次剖胸事件。穆圣在这次旅行中见到许多事物：

1. 有人为他呈上奶和酒，穆圣选择了奶。当时有声音说道：“天性是得正道的，如果你选择了酒，你的教会会陷入歧途。”

2. 穆圣见到乐园中的四条河：两条明河，两条暗河；明河即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这意味着穆圣的使命将在尼罗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上扎根结果，那里的人将代代相承伊斯兰的大旗，它并不是指这两条河源自乐园。

3. 穆圣见到面无表情的守护火狱的天使，同时也见到乐园和火狱。

4. 穆圣见到侵吞孤儿财产的人，其嘴唇如驼唇，他们把石块般的火球吞进腹中，再由肛门排出。循环往复，一刻不停。

5. 穆圣见到吃高利贷的人，其肚子膨胀，以致无法挪步。法老的党羽从火狱经过他们身边时，用脚踏他们。

6. 穆圣见到通奸者，他们面前放一块肥美的肉，一臭肉，他们放弃肥美之肉不吃，专吃臭肉。

7. 穆圣见到一些妇女，她们把与外人私通所孕的子女说成是丈夫的，她们个个乳房高吊。

8. 穆圣见到一支麦加的驼队，他们正来回寻找走失的骆驼，穆圣为他们指点骆驼的方向，并趁他们熟睡之际，喝了他们的水。这成了一个证据，证实穆圣第二天向人们讲述的登宵之事。

据伊本·盖姆讲：“第二天早晨，穆圣来到族人中，向他们讲述安拉让他看到的最大奇迹，在场的人闻言纷纷否认，并斥责、污蔑他。他们要求穆圣描述远寺的情况。安拉便把远寺浮现在穆圣眼前。穆圣详细地把远寺的情况告诉他们。同时，还把他们的驼队路上的情况及回来的准确时间告诉他们。穆圣所言一点不差，但他们仍坚持不信。”

有人说：艾布·白克尔之所以被称为“诚实的人”，是因为人们都不相信此事时，他当即相信。

关于这次旅行的目的，最精辟、最伟大的解释就是安拉的言辞：“以便让他亲见我的迹象。”（夜行：1）这是安拉赐予众先知的常道。正如安拉所述：“就这样，我让易卜拉欣亲见诸天与大地的权柄，以便他成为坚信的人。”（牲畜：75）安拉对穆萨说：“以便让你亲见我的重大迹象。”（塔哈：23）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安拉所述：“以便

他成为坚信的人。”先知们亲见安拉的迹象后，其坚信的程度是不可估量的。于是，他们为主道肩负起常人无法负荷的重担。在他们的眼中，全世界力量的总和，充其量如一只蚊子的翅膀。因此，他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坎坷，都毫不在意。这次旅行中的各个细节蕴含的哲理和奥秘，是教义、教法书籍研究的领域，但在这次吉庆的旅行中，突显了一些简单的事实，它绽放在穆圣传记的百花园中，我想简要地记述它。

在《古兰经》“登宵章”中读者们会发现，安拉仅用一节经文叙述夜行事件。接着，附述犹太人的种种丑行和恶行，并提醒他们：**《古兰经》导人于至正之道**。乍看起来，两段经文毫无联系。其实并非如此，安拉以这种方式点明，夜行仅到远寺是因为犹太人将从人类领导者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们犯了太多罪过，不适宜再留在这个位置上，安拉将把这个位置传给穆圣，由穆圣掌握易卜拉欣的两大宣教中心。现在，精神领导移位的时刻到了。它从一个历史上充满欺诈、背信、罪恶、仇视的部族手中，移到一个充满正义和善良的部族手中，该部族的使者拥有导人于至正之道的《古兰》启示。

领导权如何移交呢？那位使者仍游离在麦加山谷，处处受到排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突出另一个事实。即，伊斯兰的宣教将结束目前的局面，踏上新的征程。因此，我们看到部分《古兰》经文中出现对多神教徒的严重警告。如：

“当我要毁灭一个地方时，我向生活安逸的人发出戒律，但他们仍放荡不检，于是，警告实现，我彻底毁灭了它。”（夜行：16）

“努哈之后，我毁灭了多少代！你的养主足以彻知明察仆民的罪行。”（夜行：17）

继这些启示又出现另外一些启示，它向穆斯林阐明：伊斯兰社会赖以成立的文明基础、具体内容和原则。就好像穆斯林在地球上已经得势，已经控制了各方面的事务，已经成为社会的轴心。这点明了，穆圣将得到稳定之地，该地将成为弘扬伊斯兰的中心，这是这次吉庆旅行的一点奥秘。因它同我的论文有关，故把它记录下来。

鉴于这一哲理，我们认为夜行可能发生于第一次阿格白盟约前夕，或两次阿格白盟约之间，安拉至知。

第一次阿格白盟约

前文已指出，穆圣为圣第十一年的朝觐期间，六名麦地纳青年皈信伊斯兰，并向穆圣承诺在族人中传达他的信息。因此，在第二年的朝觐季节里，即公元621年7月，穆圣为圣第十二年，麦地纳来了十二个人，其中包括那六人中的五个，另一人因事未来，他是扎比尔·本·阿布杜拉·本·里阿布。其余的七位是：

1. 迈阿兹·本·哈利斯(哈兹拉吉部落楠扎尔家族)；
2. 宰克万·本·阿布杜·盖斯(哈兹拉吉部落宰力格家族)；

3. 欧巴德·本·撒米特(哈兹拉吉部落俄奈姆家族)；
4. 叶齐德·本·赛阿莱布(哈兹拉吉部落俄奈姆家族的盟友)；
5. 安巴斯·本·欧巴德·本·奈杜里(哈兹拉吉部落撒利姆家族)；
6. 艾布·海赛姆·本·贴哈尼(奥斯部落阿布杜·艾施海利家族)
7. 阿威姆·本·撒尔德(奥斯部落阿迈鲁·本·奥夫家族)。

最后两位是奥斯部落的，其余的来自哈兹拉吉部落。

这些人在米纳山的阿格白同穆圣约会，并宣誓效忠穆圣，此次阿格白盟约的内容，与解放麦加时降示的妇女效忠的内容相同。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欧巴德·本·撒米特传述：穆圣当时对他们说：“你们过来，你们向我发誓，**决不以任何事物举伴安拉、不偷盗、不奸淫、不杀害子女、不在手足之间造谣滋事，在正义的事情上不违背我。你们中谁履行这些誓言，他的报酬就在安拉那里；违背任何一条，今世受惩罚并交罚赎；隐瞒者，他的事情归安拉处置；安拉或惩罚他或饶恕他。**”

穆圣言毕，我们一一向他发了誓。

派往麦地纳的伊斯兰宣教员：

阿格白盟约后，随着朝觐季节的结束，穆圣派遣了伊斯兰的第一位宣教员穆素阿布·本·欧迈勒·阿布德勒，随同阿格白的结盟者们前往麦地纳，一方面向穆斯林传授伊斯兰的教义、教法，一方面向那些仍然坚持多神崇拜的人们宣传伊斯兰。

令人欢欣的成就：

穆素阿布·本·欧迈勒住在艾斯阿德·本·宰拉勒家，二人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在麦地纳人中宣扬伊斯兰。穆素阿布在宣教中取得很大的成功，他以诵读《古兰经》声音优美而著称，关于他的成就传述最精彩的是：有一天，艾斯阿德·本·宰拉勒带着穆素阿布去找阿布杜·艾希海利及宰福利两家族，走到宰福利家族的墙边，二人坐在“迈勒格”井边，一些穆斯林围拢过来。当时依然坚持多神崇拜的两家族的族长赛阿德·本·迈阿兹和吴赛德·本·哈迪勒听到消息后，赛阿德对吴赛德说：“你去找找那俩人，别让他俩愚弄咱们中没头脑的人，让他们离开我们这儿。艾斯阿德是我表兄，我不好直接出面，否则，就不用你，我自己去了。”

吴赛德拿起标枪向他俩走去，艾斯阿德发现后，对穆素阿布说道：“走过来的这个人是一位族长，你要好好地给他谈谈。”穆素阿布说：“如果他坐过来，我就给他谈。”吴赛德骂骂咧咧地来到他面前，质问道：“你俩来这儿干什么？想愚弄我们中没头脑的那些人吗？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滚。”穆素阿布说道：“坐下谈谈好吗？你满意的话就接受。不满意，我们就不说了。”吴赛德说：“好吧，

这挺公平的。”说完，他把标枪插在地上，坐下来。穆素阿布向他介绍伊斯兰，并诵读《古兰经》。穆素阿布传述：“以安拉起誓，他未开口前，从他脸上的那股兴奋劲，我们就知道他已接受了伊斯兰。”果然他说道：“多好的言辞呀，太美啦，如果有人想加入这个宗教，你们怎么做？”他俩答道：“你先洗个大净，清洁衣服，然后念清真言、做证言，最后再礼拜。”吴赛德闻言站起身，洗大净、清洁衣服、念清真言、做证言，然后礼了两拜。随后说道：“那边还有个人，如果他信奉你俩，他的族人会全部跟随你俩的，我现在就去叫他过来。”说完，拔起标枪去找赛阿德。赛阿德说：“我以安拉发誓，这个人与去时的脸色不一样。”当吴赛德来到后，赛阿德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我和那俩人谈了一会儿，以安拉起誓，我觉得他俩没什么，我已制止过他俩了，他俩也答应照我的话办。另外，哈利斯家族听说艾斯阿德是你表兄，为羞辱你，他们动手准备杀死艾斯阿德。”赛阿德闻言，怒气冲冲地起身，拿起标枪，朝艾斯阿德和穆素阿布的方向走去。当看到他俩平安无事时，才明白吴赛德是想让他来听听的。他骂骂咧咧地走上前，对艾斯阿德说道：“艾斯阿德，咱俩如果不是亲戚的话，我定用这杆枪扎死你，你竟敢到我们家门口胡作非为。”

艾斯阿德在赛阿德到来前就已告诉穆素阿布：“以安拉起誓，过来的这个人是一位族长，如果他信奉你，全族的人都会跟随你。”穆素阿布对赛阿德说：“坐下谈谈好吗？如果你满意的话，就接受。如果不满意，我们就不说了。”赛阿德说：“好的，这很公平。”说罢，把标枪扎在地上，坐下来。穆素阿布向他介绍伊斯兰，并诵读《古兰经》。

穆素阿布传述：“以安拉起誓，他未开口前，从他脸上的那股兴奋劲就已知道，他接受了伊斯兰。”果然，他问道：“如果有人想加入伊斯兰，你们怎么做？”他俩说：“你先洗个大净，清洁衣服，然后念清真言、做证言，接着再礼两拜。”他闻言一一照办了。

随后，他拔起标枪走回去，族人们看到他时，说道：“我们以安拉起誓，这个人去时的脸色不一样。”

赛阿德走过来后，说道：“阿布杜·艾希海利族的人们啊！你们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他们答道：“你是我们的族长，是我们中最有主见、最有头脑的人。”他说：“在你们未皈信安拉和他的使者前，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谁都不可以同我讲话。”没到天黑，他的族人中，除一人外，其余的都皈依伊斯兰，那个人就是吴赛利姆。他迟至吴侯德战役时才皈依伊斯兰。他入教的当天就上了战场，并壮烈牺牲。虽然他没向安拉叩过一次头，但穆圣对他评价道：“他做的事虽少，但报酬却很多。”

穆素阿布一直住在艾斯阿德家，宣扬伊斯兰。最后，麦地纳所有的辅士家族都皈依伊斯兰。唯伍麦叶·本·载德、赫图姆及瓦伊利三家族除外，他们中有位不顺从的诗人盖斯·本·艾斯赖特，他阻止人们皈依伊斯兰。直到伊历五年，壕沟战役时，他们才全部加入伊斯兰。

第二年的朝觐季节来临前，即穆圣为圣第十三年，穆素阿布·本·欧迈勒带着重大的喜讯，返回麦加。他向穆圣汇报了麦地纳各部落和麦地纳的优势及潜力。

第二次阿格白盟约

公元 622 年 6 月，穆圣为圣第十三年的朝觐季节，七十多位麦地纳穆斯林随同本族中的多神教徒们，一起前来麦加履行朝觐功课。途中时，也可能是在离开麦地纳前，这些穆斯林就曾议论过：“我们要让穆圣在麦加漂荡、受人欺凌、担惊受怕到什么时候呢？”

到麦加后，他们与穆圣有过多次数秘密接触，最后约定，晒肉节的第二天深夜，在米纳山第一根石柱、阿格白山路处秘密会晤。

我们让一位辅士领导人讲述在多神信仰与伊斯兰信仰的斗争史上，这次具有里程碑作用的历史性会晤吧。这位辅士名叫凯尔布·本·马立克：

“我们出来朝觐期间，同穆圣约定晒肉节的第二天在阿格白会晤，我们约定的确切时间是那天深夜，与我们一同前往的有位贵族奴隶主阿布杜拉·本·阿迈鲁·本·哈拉姆，我们一直瞒着同行的多神教徒。赴约前，我们对阿布杜拉说：“你是一位奴隶主，又是一位贵族，我们不愿意让你将来成为火狱的燃料。”接着，我们向他宣讲伊斯兰，并把同穆圣的约会也告诉他。他听后皈依了伊斯兰，并同我们一起参加了阿格白盟约，他确实是个聪明人。

那天晚上，我们和族人一起睡在行李旁。三更时分，我们七十三个男子、两名妇女，如沙鸡一般悄悄地起身溜出，去赴穆圣的约会。

我们在阿格白等了一会儿。穆圣在他叔叔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的陪同下来了，安巴斯当时依然信奉多神教。他之所以前来，是因为对侄子的喜爱和不放心。当时，他是第一个发言者。”

会谈开始及安巴斯申明责任的重大：

大家坐好后，围绕宗教、军事联盟的会谈开始了。首先站出来发言的是穆圣的叔叔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他非常坦率地向大家说明，由于这次盟约，他们将要承担之责任的重大。他说道：

“哈兹拉吉人啊——阿拉伯人通常以哈兹拉吉称呼哈兹拉吉、奥斯两族的人——穆罕默德在我们中的地位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家族中与我观点一致的人是保护他的，在族人中，他是个有面子的人。在家乡，他是受保护的人，现在他已倾向于你们，想跟你们在一起，如果你们支持他，忠于你们对他的誓言，保护他不受敌视者的伤害，那么，你们就勇于承担起为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如果你们现在顺从他，而当他到达你们那儿后又背叛他，那么，现在就请你们离开他，他在自己的族人中，在自己的家乡是有面子的、安全的。”

凯尔布说：“我们当时对他说：你说的话我们听到了，现在让安拉的使者讲话吧。为你、为你的养主，有什么要求你就吩咐吧。”

这种回答表明他们对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诚意、决心和信心。

穆圣说明了自己的要求，而后举行效忠宣誓。

效忠的誓词：

伊玛目艾哈迈德详细，记录了扎比尔对此事的传述。当时，我们问穆圣：“安拉的使者呀，我们具体效忠什么呢？”

穆圣说：

1. 无论高兴时，还是沮丧时，都完全唯命是从。
2. 无论宽裕时，还是窘迫时，都要为主道费用。
3. 命人行善，止人做恶。
4. 为安拉奋斗。为了安拉，不惧任何辱骂和诽谤。
5. 一旦我到了你们那儿，必须援助我，要像保护你们自身及妻子儿女那样保护我，你们的报酬是天堂。

在伊本·伊斯哈格辑录的凯尔布的传述中，仅有上述最后一条誓词。凯尔布传述：穆圣首先宣读《古兰经》，尔后讲解伊斯兰，接着他说：“我要求你们发誓，你们要像保护你们的妻子儿女一样保护我。”

柏拉乌·本·迈阿鲁勒抓住穆圣的手说道：“指凭真理派遣你的主宰发誓，我们定会像保护我们的妻子儿女那样保护你。安拉的使者呀，我们宣誓，以安拉起誓，我们是经过战斗考验的男子汉，我们世代如此。”

柏拉乌的话还没说完，艾布·海塞姆·本·帖哈尼插话道：“安拉的使者呀！我们同犹太人是有关约的，现在我们终止它。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尔后安拉相助你成功，你会不会重返你的族人中，抛弃我们呢？”

穆圣微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相濡以沫。你们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你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强调效忠宣誓的危险性：

效忠宣誓的各项条件谈妥后，他们想开始宣誓。这时，穆圣为圣第十一年、第十二年加入伊斯兰的第一批先驱中的两位穆斯林先后站起来，强调责任的重大，以便大家完全明白后再向穆圣宣誓。同时，也是为了弄清大家对此的牺牲精神达到何种程度。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

“他们想宣誓时，安巴斯·本·欧巴德·本·奈杜莱站起身说道：‘你们知道向这个人宣誓意味着什么吗？’他们回答说知道。安巴斯说：‘你们是在向他宣誓，要同各种肤色的人交战，一旦你们的钱财耗尽，你们中有地位的人战死了，你们认为这是一种灾难，并为此而背叛他，以安拉起誓，这将是你们今生和后世中的耻辱。如果是这样，最好现在你们就离开他。如果你们为了忠于他的号召而不吝惜你们的钱财，你们中有地位的人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你们把他带走吧。以安拉起誓，那将是你们今生和后世中的功德’。”

人们回答道：“我们要他，绝不吝惜钱财，不惜我们中有地位者的生命。安拉的使者呀，如果我们忠实于你，我们将得到什么？”穆圣说：“天堂。”人们说：“伸出你的手吧。”穆圣伸出手，人们向他宣誓效忠。

据扎比尔的传述：“我们起身向他宣誓，七十个人中年龄最小的阿斯阿德·本·宰拉勒抓住穆圣的手，说道：‘麦地纳人呀，请稍等，我们没来之前，就知道他是安拉的使者。现在带他走就意味着同全体阿拉伯人决裂，意味着牺牲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意味着战争。如果你们能忍耐，就带他走，你们的报酬在安拉那儿。如果你们害怕，最好现在就放弃他，他会在安拉那里为你们开脱’。”

举行效忠宣誓：

效忠誓词的确定，加上反复的强调和肯定，他们开始抓手宣誓。扎比尔传述说：阿斯阿德·本·宰拉勒说完后，人们说道：“阿斯阿德，松开你的手吧，以安拉起誓，我们绝不放弃这次宣誓，也绝不解除它。”

至此，人们为此而准备牺牲的精神，其程度阿斯阿德完全清楚了。阿斯阿德曾是和穆素阿布一起的大宣教员。当然，他是这次盟约参加者们的宗教领袖，是这次盟约的积极发起者。据伊本·伊斯哈格讲：“楠扎尔家族声称：第一个抓住穆圣之手的人就是阿斯阿德·本·宰拉勒。”

宣誓开始了。据扎比尔讲：“我们一个一个地走到他跟前，他得到我们的宣誓，并以此给我们许诺了天堂。”

参加这次盟约的两位妇女只是用口宣誓，并未同穆圣抓手。穆圣一生中从未碰过外女子的手。

十二名负责人：

宣誓结束后，穆圣要求他们推选十二名领导做他们的负责人，担负起执行誓词的责任。穆圣说：“在你们中给我推选十二名首领，作为你们的负责人。”

他们当即推选出来了。从哈兹拉吉族中选出九名，从奥斯族中选出三名，以下是他们的名单——

哈兹拉吉族负责人：

1. 艾斯阿德·本·宰拉勒·本·阿德斯；
2. 赛阿德·本·勒比阿·本·阿迈鲁；
3. 阿布杜拉·本·拉瓦哈·本·赛阿莱布；
4. 拉菲尔·本·马立克·本·阿吉兰；
5. 柏拉乌·本·迈阿鲁勒·本·绥赫勒；
6. 阿布杜拉·本·阿迈鲁·本·哈拉姆；
7. 欧巴德·本·撒米特·本·盖斯；
8. 赛阿德·本·欧巴德·本·德利姆；
9. 孟兹勒·本·阿迈鲁·本·胡奈斯。

奥斯族负责人：

1. 吴赛德·本·侯德勒·本·赛马克；
2. 赛阿德·本·海赛姆·本·哈利斯；
3. 勒法尔·本·阿布杜·孟兹勒·本·祖拜尔。

这些负责人选出后，穆圣又专门同这些负责人缔结另一项约会。穆圣对他们说：“你们要像基督徒对麦尔彦的儿子尔萨负责那样，对你们的族人负起责任来。我也要对你们族人中的穆斯林负责。”他们说：“好的。”

恶棍泄露盟约：

宣誓结束，就在人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恶棍泄露了此事。当时由于时间紧迫，他无法向古莱氏首领报信，就去突袭山路上的聚会者。他站在一个山坡上大喊起来：“古莱氏人呀，穆罕默德同叛逆者们已商定要对你们宣战了。”

穆圣说：“这是诈唬。安拉的敌人呀，我不会上你的当。”随后，他命大伙回原处休息。

辅士们准备同古莱氏人作战：

听到恶棍的喊声，安巴斯·本·欧巴德·本·奈杜莱说道：“指凭真理派遣你的主宰发誓，如果你同意，明天就让我们拿起刀剑，向麦加人开战吧。”穆圣说：“安拉没有命令我们这样做，你们回去吧。”他们回到下塌处，一直睡到天亮。

古莱氏人向麦地纳首领提出抗议：

消息传到古莱氏人耳中后，引起他们的骚动与不安。他们完全清楚，这场盟誓对他们的生命财产将会产生何种结果。因此，天刚亮，一大批麦加权贵来到麦地纳人的驻地，向他们提出严厉的抗议。他们责问道：“哈兹拉吉人呀，我们听说你们不仅要把我们中的这个人带走，还同他

结盟与我们为敌，以安拉起誓，同任何一个阿拉伯地区发生战争，都没有你我之间交战更让我们气愤的。”

哈兹拉吉族的多神教徒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次盟约是完全趁黑夜秘密进行的。他们站出来以神灵发誓说：“绝无此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最后，阿布杜拉·本·吴班叶·本·苏鲁利站出来说道：“这纯属造谣，绝无此事，我的族人决不会惹这样的麻烦。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同我商量的。”

至于在场的穆斯林，他们互相对视，默不作声。既未承认也没否认。

古莱氏人倾向于相信多神教徒的话，于是，失望地回去了。

消息被证实及古莱氏人追击盟誓者：

麦加权贵们半信半疑地离去了，但他们开始认真调查起此事，最后证实确有此事。此时，朝觐者们已经走了。他们迅速调遣骑兵，追击麦地纳人。但由于朝觐者们已走了很长时间，他们只追上赛阿德·本·欧巴德和孟兹勒·本·阿迈鲁二人，孟兹勒逃脱了，赛阿德被擒。他们用缰绳把赛阿德的手绑在一起，揪着他的头发，边拖边打地带回麦加，后被穆特尔姆·本·欧丹叶和哈利斯·本·哈勒布·本·伍麦叶二人所救。因赛阿德保护过他们路经麦地纳的商队。当辅士们发现赛阿德不见了时，正准备返回去，赛阿德回来了，他们一起返回麦地纳。

这就是第二次阿格白盟约，史称“大阿格白盟约”。这次盟誓是在友爱、互助、互信、勇敢和不怕牺牲的基础

上进行的。麦地纳的信士们同情麦加贫弱的教胞们，对欺压他们的人无比愤恨，他们的内心中沸腾着对穆圣的挚爱。

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种情感没有丝毫的降低，他成为正信的源泉。这是一种不会被任何暴力所吓倒的正信，一种能创造奇迹的正信。有了这种正信，穆斯林们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令世人瞩目、永垂不朽的宏伟业绩和影响。

迁徙开始

第二次阿格白盟约的完成，使伊斯兰成功地在愚昧无知弥漫的沙漠中组建了自己的家园。这是自伊斯兰开始以来的最大收获，穆圣开始允许穆斯林们迁往这个家园。

迁徙不仅意味着放弃种种利益，牺牲个人财产，保全性命，同时它让人感到：迁徙者是被践踏者、被掠夺者，漫漫迁徙之路，或许刚开始，或许没走到尽头就会牺牲。因为前途茫茫，令人不安和忧伤。

穆斯林们清楚这一点，但他们还是开始迁徙了。当多神教徒们意识到事关重大时，便开始加以阻挠，以下是部分事例：

1. 艾布·赛利迈：据伊本·伊斯哈格讲：艾布·赛利迈于大阿格白盟约前一年，携妻儿迁徙。当他决意迁徙时，妻子的娘家人反对说：“你这是在逼我们，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女儿，我们怎能让你把她带往异乡呢？”说完，抢走艾布·赛利迈的妻子。艾布·赛利迈家族的人见状勃然大

怒，说道：“你们可以带走她，但绝不可以把孩子也一起带走。”说完，从对方手中抢过孩子带走了。艾布·赛利迈只好孤身一人去了麦地纳。他妻子温姆·赛利迈失去了他，又失去孩子。她每天来到艾布泰哈，从早哭到晚，这样大约过了一年，一个亲戚很同情她，便对她的族人说道：“放了这个可怜的人吧，好端端的一家人被你们拆散了。”最后族人们同意了，便对她说道：“如果你愿意，就去找你的丈夫吧。”随后，她从婆家人手中要回孩子，孤身一人，带着孩子，踏上前往麦地纳漫漫五百公里的旅途。行至泰呐尔姆，遇上奥斯曼·本·泰利哈·本·艾布·泰利哈，得知她的情况后，奥斯曼决心把她送到麦地纳。送至古巴村时，奥斯曼对她说道：“你的丈夫就在这个村里，求安拉赐福你，去找他吧。”说完，转回麦加。

2. 苏海布：当他决意迁徙时，古莱氏的多神教徒们对他说道：“想当初你投奔我们时，又穷又没地位，是我们使你发了财，有了今日的地位。现在你却想带着你的钱财走吗？以安拉起誓，这绝对办不到。”苏海布说：“如果我把我的财产留给你们，你们放我走吗？”他们说：“可以。”苏海布说：“那么，我的财产属于你们了。”穆圣听说此事后连声说道：“苏海布赚了，苏海布赚了。”

3. 欧麦尔·本·罕塔布、安亚希·本·艾布·勒比阿、黑沙姆·本·阿绥·本·瓦伊利三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在一个地方集合，然后一起迁往麦地纳。结果，碰头时只有欧麦尔和安亚希，黑沙姆被人扣住了。

欧麦尔二人到麦地纳后，住在古巴村。艾布·杰海利和他的兄弟哈利斯紧跟着也来了。他二人是找安亚希的一

——他三人是同母兄弟——见到安亚希后，他俩说道：“母亲发誓说，见不到你决不梳头，决不到荫凉里乘凉。”欧麦尔说道：“安亚希，以安拉起誓，你的族人企图让你背叛自己的信仰。以安拉起誓，你母亲头上一旦生虱子的话，定会梳头的，麦加天气炎热时，她定会到荫凉里乘凉的。”但安亚希没听他的，为了解除母亲的誓言，他随艾布·杰海利二人走了。临行前，欧麦尔对他说：“既然你心意已决，就去吧，骑上我这峰骆驼，这是一峰难得的好驼。一旦发觉事情可疑时，你可借它逃脱。”路途中，艾布·杰海利对安亚希说：“兄弟，我的骆驼走得太慢，让我骑你的骆驼吧。”安亚希说：“可以。”于是，他喝住骆驼，让它卧下，艾布·杰海利二人趁机一跃而上，把安亚希按倒在地，用绳绑起来，然后，把他带到麦加。进麦加时，他俩喊道：“麦加人呀，就像我们这样对付你们中的傻瓜们吧。”

这是多神教徒对付想迁徙的穆斯林的三个事例。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一批接一批地迁走了。大阿格白盟约过后两个月零几天，麦加所剩的穆斯林仅有穆圣、艾布·白克尔、阿里及被多神教徒强行扣押的人。穆圣、艾布·白克尔已准备好行装，只等安拉的命令来临。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阿倚莎传述说：穆圣对穆斯林们说：“我梦见你们的迁徙之地，就在两戈壁间有椰枣树的地方。”随后，迁徙的人们纷纷迁往麦地纳，原先迁往埃塞俄比亚的人，也全部迁到麦地纳。

艾布·白克尔备好行囊，准备走时，穆圣拦住他说：“你先别走，我希望我能得到许可。”艾布·白克尔问：

“你真的希望如此吗？为了你，我愿意牺牲父母。”穆圣说：“是的。”于是，艾布·白克尔留下来，以便陪伴穆圣。他用橡胶树叶喂养两峰骆驼，一直坚持了四个月。

古莱氏议事厅

古莱氏人发现，追随穆圣的人们纷纷收拾行装，携家带口，投奔了奥斯人和哈兹拉吉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和不安涌上他们的心头，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巨大危险，威胁着他们的宗教和经济。他们深知穆圣的个性、影响力及卓越的领导才能，也深知穆斯林们的毅力、决心及为主道牺牲的精神，也深知奥斯与哈兹拉吉各部族的势力及这些部族中的有识之士，在饱尝数年的内战之苦后，他们有放弃仇恨、和平相处的倾向。另外，他们也深知麦地纳的战略位置，它是他们自也门至沙姆路经红海的商业必经之地。不算塔伊夫及其它地区的人，仅麦加人每年路经麦地纳的商业资金就高达二十五万金币。众所周知，商业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商路的安全和稳定。

因此，一旦麦地纳成为伊斯兰中心，并与麦加人为敌，古莱氏人面临的重大威胁就再清楚不过了。

多神教徒感觉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这种威胁的唯一来源就是肩负伊斯兰使命的穆圣。为了消除威胁，他们开始积极研究有效的对策。

穆圣为圣第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公元 622 年 9 月 12 日，即大阿格白盟约之后两个半月，多神教徒召开了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古莱氏各部族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麦加大会。大会研究了迅速、彻底铲除伊斯兰使命的肩负者穆罕默德及其影响的方案。

出席这次会议的古莱氏各部族的主要代表有：

1. 迈赫朱姆部族代表艾布·杰赫利·本·黑沙姆。
2. 诺法利·本·阿布杜·迈纳夫部族代表朱拜勒·本·穆特尔姆，特尔姆·本·欧丹叶，哈利斯·本·阿米勒。
3. 阿布杜·舍姆斯·本·阿布杜·迈纳夫部族代表希白·本·勒比阿，阿泰白·本·勒比阿，艾布·素福扬·本·哈勒布。
4. 阿布杜·达尔部族代表奈迪尔·本·哈利斯(此人往穆圣身上倒过骆驼胎盘)。
5. 艾赛德·本·阿布杜·欧扎部族代表艾布·白赫泰勒·本·黑沙姆，宰姆阿·本·艾斯沃德，哈凯目·本·侯扎姆。
6. 赛赫姆部族代表奈比赫·本·侯扎吉及穆楠比赫·本·侯扎吉。
7. 杰姆哈部族代表伍麦叶·本·赫利夫。

他们准时来到议会厅时，恶魔穿件粗衫，以一位庄重的老人的形象出现在门口。人们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是闻

讯赶来的内志人，前来听听大伙的说法，也许能提出人们意料不的看法和忠告。

谋害穆圣之决议的形成：

各方代表到齐后，大家各抒己见，商讨了很长时间。其中，艾布·艾斯沃德建议说：“干脆我们把他轰走，让他从我们这个地方消失。至于他去哪儿，落在哪儿，我们就不管了。只要我们这儿太平，像原先一样就行。”

恶魔反对道：“以安拉起誓，这并不是什么高见，你们想想，穆罕默德的谈吐优美，逻辑性强，能征服人心，如果你们只是把他赶走，无论他去哪一个阿拉伯地区，都能折服他们。然后，他来讨伐你们，并最终占领你们的家园，随意处置你们。我看你们还是另想它法吧。”

艾布·白赫泰勒建议说：“依我看，把他关进铁牢里，终身监禁，就像对待以前的诗人祖海勒、纳比俄等人那样。”

恶魔反对说：“以安拉起誓，这个方法不行。如果按你说的把他囚禁起来，这事早晚会被他的同伙知道，他们定会打上门来，向你们要人。然后，他们的人数逐渐多过你们，最终会吞并你们。这不是好办法，你们另想高招吧。”

继这两个提案被否决后，有人提出一个罪恶的建议，并赢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这个建议的提供者就是麦加的大恶人艾布·杰赫利。他说：“以安拉起誓，我有个主意，可以永绝后患。”人们问是什么主意。他说：“依我看，咱们分别从各个部族中挑选一名精明强干的小伙子，每人

发一把利剑，大家一齐动手，杀死穆罕默德。这样一来，各部族共同承担这份血债，而阿布杜·迈纳夫部族断不能与所有部族为仇。到那时，他不得不答应接受血金，我们就付给他血金。”

恶魔点头称是：“这人说的是好办法，我认为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大家一致认同这个建议后，代表们各回各家，并马上行动起来。

穆圣迁徙

杀害穆圣的决议形成后，吉卜利里向穆圣颁降安拉的启示，向他透露了古莱氏人的阴谋，并告知他安拉已恩准他迁徙。同时，也为他确立了出发的时间。他说：“今晚，你不要再睡在以往的那张床上。”

穆圣当即找到艾布·白克尔，同他确定了行动的路线。

据阿倚莎传述：正午时分，我们正坐在艾布·白克尔家里，有人对艾布·白克尔说：“安拉的使者戴着面纱来了。这个时间他一般是不会来的。”艾布·白克尔说：“以安拉起誓，他这个时候来定有要事。”穆圣敲门进来后，对艾布·白克尔说：“让你屋里的人先退出去。”艾布·白克尔说：“安拉的使者呀，为了你，我愿牺牲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我的家人。”穆圣说：“我已被恩准迁徙。”艾布·白克尔问：“让我陪同吗？”穆圣说：“是的。”

行动路线确定后，穆圣回到家，静等夜幕的降临。

包围穆圣的家：

麦加的恶人们一整天都在忙活着实施早晨定下的计划，他们还为此推选出十一个首领。分别是：1、艾布·杰赫利·黑沙姆；2、哈凯姆·本·艾布·阿绥；3、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4、奈迪尔·本·哈利斯；5、伍麦叶·本·赫利夫；6、宰姆阿·本·艾斯沃德；7、特尔姆·本·欧丹叶；8、艾布·赖海布；9、吴班叶·本·赫利夫；10、奈比赫·本·侯扎吉；11、穆楠比赫·本·侯扎吉。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夜幕降临后，他们齐聚在穆圣家门口，静待穆圣睡熟后，伺机下手。他们对这个卑鄙行动充满必胜的信心。艾布·杰赫利自负地立在那儿，不无讥讽地对执行围困的人们说道：“穆罕默德曾妄言说，如果你们跟随他，活着能统辖阿拉伯人及外邦人，死后被复生，并获得如约旦花园一样的天堂。否则，就宰了你们，死后被复生，然后你们得进火狱受烧。”

他们约定半夜下手。因此，他们眼睁睁地等待零时的来临。但安拉拥有诸天与大地的权力，他为所欲为，他施予护佑，自己无需护佑，他挫败古莱氏人的阴谋，正如《古兰》所述：

“当时，不信仰的人们阴谋策划于你，企图拘禁你，或杀害你，或驱逐你。他们在策划，安拉也策划，安拉是最高明的策划者。”（战利品：30）

穆圣离开家门：

尽管古莱氏人为实施这一阴谋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但仍是一败涂地。在关键时刻，穆圣对阿里·本·艾布·塔利布说：“你睡到我的床上，盖上我的这件哈达拉毛产的绿大衣，你安心地睡，他们绝伤害不了你丝毫。”穆圣睡觉时习惯盖上那件绿大衣。

随后，穆圣走出家门。他穿过人群，并随手抓起一把土，朝他们头上撒去。安拉拿走他们的视觉，他们看不到穆圣，正如《古兰》所述：“**我在他们前面设置了障碍，后面也设置了障碍，我遮蔽了他们，所以他们看不见。**”（**亚辛：9**）他们每人头上都落有土。穆圣来到艾布·白克尔家，两人从后门走出，沿着也门的方向来到绍尔山洞。

围困的人们仍在等待着零时，就在零时来临的前夕，他们失败的迹象便已出现。有个人经过这里，看到他们围在穆圣家门口，便问道：“你们等谁呢？”他们说等穆罕默德。他说：“你们傻等什么呢？他早走啦，临走时还朝你们头上撒了土，快去追他吧。”他们说：“可我们怎么没看见他呢？”然后，他们起身拂掉头上的土。

他们隔着门缝往里看，看到睡着的阿里。他们误以为那是盖着大衣熟睡的穆圣，就一直等到天亮。阿里起床了，他们才知道事情不妙，忙向阿里追问穆圣的下落，阿里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离家来到山洞：

公元622年9月12日或13日，穆圣为圣第十四年二月二十七的晚上，穆圣离开家门，来到好友艾布·白克尔家；

随后，二人走出后门，趁黎明尚未来临，急匆匆地离开麦加。

穆圣深信古莱氏人定会四处搜捕。他们最先搜查的必是北面通往麦地纳的主干道。于是，他选择了一个与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南面通往也门的路，大约走了五英里，前面便是绍尔山，这座山陡峭崎岖，乱石林立。穆圣走的脚都痛了。有人说：“穆圣当时为了避免留下脚印，踮着脚尖行走，脚才走痛的。”不管哪种说法对，总之，是艾布·白克尔把穆圣背到山顶的山洞里。此洞史称“绍尔洞”。

二人在山洞里：

来到山洞跟前，艾布·白克尔说道：“你先别进，让我先进去查看查看，以免有什么东西伤着你。”他走进山洞，四处扫了扫，发现洞壁上有许多缝隙，他脱下衣服，扯烂，用它堵上裂缝。但仍有两个没堵上。他就干脆把脚塞进去堵上了。然后喊穆圣进来，穆圣进来后，把头靠在他的怀里睡着了。艾布·白克尔的一只脚被咬得很痛，痛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但他怕弄醒穆圣，强忍着一动不动，眼泪滴到穆圣脸上。穆圣问他怎么啦？他说脚被咬得很痛，穆圣朝他脚上吐了口唾沫，疼痛顿时消失。

他俩在山洞里藏了三天，即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三天。这三天，艾布·白克尔的儿子阿布杜拉每晚都陪着他俩。据阿倚莎传述：“阿布杜拉是个聪明机灵的小伙子，他黎明前离开山洞，早晨像没事人一样，出现在古莱氏人面前，一旦听到不利于他俩的消息，便记在心中，晚上来告诉他俩。每天天黑一阵子后，艾布·白克尔的奴隶阿米

勒·本·法黑勒便赶着羊群而来，依靠羊奶和羊肉，穆圣和艾布·白克尔二人可以高枕无忧地过夜。第二天黎明前，阿米勒又赶着羊群离开。一连三天，他夜夜如此，每次都是在阿布杜拉回麦加后，顺着他的脚印走，以便让羊群踏乱脚印。”

当古莱氏人在第二天早晨得知穆圣已逃脱时，简直气疯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殴打阿里。为了获知穆圣二人的行踪，他们把阿里拖到克尔白，关押了一阵子。

从阿里身上他们一无所获，只好来到艾布·白克尔家。艾布·白克尔的女儿艾斯曼听到敲门声，走出来开门。他们问道：“你父亲去哪儿了？”艾斯曼回答说不知道父亲去了何处，卑鄙无耻的艾布·杰赫利闻言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把她的耳环都打掉了。

古莱氏人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追捕穆圣和艾布·白克尔。他们在麦加的各个出口派重兵把守，并重金悬赏：每抓住一人，无论死活，均奖励一百峰骆驼。顿时，各色人等，骑乘步行，全都行动了起来，他们搜遍麦加的每一寸土地，却一无所获。追捕者们也曾来到“绍尔洞”口，但安拉挫败了他们。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艾奈斯听艾布·白克尔传述：“我和穆圣藏在绍尔洞里，我抬起头，突然，我看到了族人们的脚。我说：‘安拉的使者呀，一旦他们朝下看，定会发现我们的。’穆圣说：‘艾布·白克尔，别出声，这里不只我们俩人，安拉是第三者。’”另一个传述是，穆圣当时说：“艾布·白克尔呀，你不要以为这里就我们俩人，安拉是第三者。”

这是安拉赐予穆圣的奇迹，追捕者们距穆圣二人仅数步之遥，却空手而归。

后人就此有很多传说。比如：当麦加凶徒追到洞边时，以为他俩一定藏在洞内，正要进洞搜寻，但见洞口有两只鸽子悠然觅食，洞口上有蜘蛛在结网，一片根本没人来过的迹象。因此，他们就没有进洞搜寻而到别处去了。

在通往麦地纳的路上：

古莱氏人连续三天紧张的追捕却一无所获，他们的劲头减弱了，所有的盘查活动也停止了。穆圣和他的同伴准备朝麦地纳出发。他们雇请一位富有经验的向导——赖斯人阿布杜拉·本·艾勒盖特，此人虽信奉古莱氏人的宗教，但很可靠。穆圣把坐骑交付给他，约定三日后在绍尔洞相见。

公元 622 年 9 月 16 日，伊历一年三月初星期一晚上，向导阿布杜拉·本·艾勒盖特牵着两匹坐骑如约而来。艾布·白克尔当时对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啊，为你我不惜牺牲我的父亲，你骑一匹。”说完，把最好的坐骑牵给穆圣。穆圣说：“可以，但你必须收下我的钱。”

艾布·白克尔的女儿艾斯曼带着干粮赶来了。当穆圣二人分别骑上坐骑，艾斯曼上前绑系干粮时，才发现忘了拿绳子，她解下腰带，撕成两半，一半系干粮，一半做腰带。因此，她被称为“双腰带姑娘”。

随后，在向导阿布杜拉·本·艾勒盖特的带领下，穆圣和艾布·白克尔朝海边出发了。

出洞后，他们一直向南朝也门行进，然后向西朝海边走，一直走到罕无人迹的道路上时，才转向北，沿红海岸边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朝麦地纳前进。

伊本·伊斯哈格介绍了穆圣沿途所经过的地方。他讲道：“向导带领穆圣二人走出绍尔洞，向麦加下游方向行进。随后，避开阿斯凡下游朝红海前进。接着，越过艾姆吉下游及古德达，来到赫拉尔，然后，翻过孟勒山，来到赖格夫，越过赖格夫，进入迈扎赫，越过迈扎赫，来到祖俄杜威尼，越过那里，进入兹克希勒，接着来到杰达吉德，然后是艾吉勒德，兹赛莱姆，越过泰阿胡德山谷，来到阿巴比德，接着是法杰，阿勒志，阿伊勒，勒伊姆，最后到达古巴村。以下是途中发生的事：

1. 《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艾布·白克尔传述：“我们当夜出发，不停地走，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路上没遇到一个人。正走着，遇到一块巨石，旁边有块阴影，我们就下了坐骑，我用手为穆圣拂净地面，铺块皮子。对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呀，你睡一会儿，我四处查看查看。’穆圣睡下了，我四处走动。突然，我发现一个牧羊人赶着羊群朝这边走来，像我们一样想借巨石遮荫。我问他：‘小伙子，你是替谁放羊的？’他说替麦地纳人（或麦加人）放羊，我问他有羊奶吗？他说有。我让他挤点。他牵过一只羊。我说：‘把羊奶上的土、羊毛、脏物都擦掉。’他挤了一罐子奶，我随身带有一个小皮囊，供穆圣喝水、做小净用。我不愿意叫醒穆圣，就静静地等着，直到他醒来。我往奶子里泼点水，让它彻底凉透，然后说道：‘安拉的使者呀，喝吧。’他喝饱后问道：‘没耽误动身吧？’我说没有。他说：‘那咱们出发吧’。”

2.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艾布·白克尔是位人人皆知的人，而很多人却不认识穆圣。途中遇到一个人，他问艾布·白克尔：“你前面的这个人是谁？”艾布·白克尔答道：“给我引路的。”那人误以为艾布·白克尔说的是具体的道路。而实际上，艾布·白克尔指的是抽象的幸福之路。

3.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圣二人行至中途，被苏拉格·本·马立克追上。据苏拉格讲：我正同我的部族穆德莱吉人闲坐，有个人来到我跟前说道：“苏拉格，刚才我看到一团人影朝海边方向走去，我觉得那就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苏拉格说：“我意识到那肯定是他们。”——但我假意对他说道：“那不是他们，你看到的是某某，刚从我们这儿经过。随后，我起身回家，命女仆去山后边牵出圈在那儿的马。接着，我拿起标枪，来到屋后，不停地在地上摆弄标枪，马被牵来后，我跃身骑上，跑了出去。当我快追上他们时，我的马跌了一跤，把我摔了下来。我伸手从箭囊里取出一支箭，占卜是凶是吉，结果抽出的是凶箭。我对此不予理会，再次跃身上马，追了上去。我已经听到穆圣的诵经声，穆圣瞅都没瞅我一眼，但艾布·白克尔频频看我。突然，马的两前腿陷进地里，直没到膝盖，我被摔下来，使劲抽打它，让它跃起来，费了很大劲，它才跃起来，刚出来，被陷的坑里扬起烟雾般的尘土，我忙抽箭占卜，抽出的仍是凶箭。我虔心地喊他们，他们停住脚步。我骑马往前跑去，这时我心中突然有种感觉：穆圣的事业将会成功。我就把古莱氏人如何提出悬赏，人们如何想擒住他们的事都告诉穆圣，并把我的干粮及行李一并交给穆圣，但穆圣没要，也没问我什么，只

是要我别泄露他的行踪。我要求他给我写份安全书，他让阿米勒·本·法黑勒用一块皮子写下安全书，然后走了。”

据艾布·白克尔传述：“我们走后，族人们四处追捕，但无人追上我们，唯苏拉格·马立克·本·杰阿希姆一人除外，他骑马追上我们，当时我对穆圣说：‘这个人追上我们了。’穆圣说：‘你不要忧愁，安拉与我们同在’。”

苏拉格返回后，见人们仍在到处搜捕，便说道：“我已经替你们找遍了，这里是没有的。”苏拉格那天早晨还在极力追捕穆圣二人，晚上却开始保护他二人了。

4. 穆圣路经胡扎尔人温姆·迈阿白德的两个帐篷。温姆·迈阿白德是位优秀、刚强的女人，常给过往人供饭供水。穆圣二人问她是否有吃的，她说：“若有，我不会不款待你们的。”那一年是荒年。穆圣看到帐篷边有一只羊，便问道：“温姆·迈阿白德，这只羊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只弱得无力随羊群外出的羊。”穆圣问：“它产奶吗？”她说：“它怎么能产奶呢？”穆圣问：“我可以试着挤挤吗？”她说：“你随便，你觉得有奶你就挤。”穆圣用手摸着羊奶，念声“以安拉的名义”，并做了祈祷，羊奶开始鼓胀，穆圣要来一个容器，挤满奶，让温姆·迈阿白德先喝，她喝饱后，又让同伴们喝，大家喝饱后他才喝。随后，再次往容器里挤满奶，这才告别温姆·迈阿白德，上路了。

不久，温姆·迈阿白德的丈夫艾布·迈阿白德赶着一群瘦弱的母山羊，蹒跚而归。他发现羊有奶，很惊讶，便问道：“这奶是哪里来的？家里的这只羊尚未交配，是不可能产奶的。”温姆·迈阿白德说：“以安拉起誓，事情是

这样的，有个吉庆的人路过这里。”她把穆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叙述了一番。她丈夫听罢说道：“以安拉起誓，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古莱氏人要找的人。温姆·迈阿白德呀，你给我说说他的长相和品行。”温姆·迈阿白德活灵活现地向他描述穆圣的情况。艾布·迈阿白德说：“以安拉起誓，这个人就是古莱氏人所找的人，我多想伴随他呀。如果有此机遇，我一定伴随他。”

5. 穆圣途中遇到一位酋长艾布·白利德，他正在寻找穆圣和艾布·白克尔，以便抓住他俩，向古莱氏人领取重赏。穆圣同他讲了一番话，他当即率领七十名族人皈依伊斯兰，然后，摘掉缠头巾，绑到标枪上做旗帜，以示安宁、和平的使者来了，他要让世间充满公理和正义。

6. 穆圣途中还遇到随穆斯林商队从沙姆归来的祖拜尔，祖拜尔给穆圣及艾布·白克尔各赠送了一套白色衣服。

下榻古巴村：

公元 622 年 9 月 23 日，伊历一年，即穆圣为圣第十四年三月八日星期一，穆圣到达古巴村。据欧勒沃·本·祖拜尔讲：“麦地纳的穆斯林听说穆圣已离开麦加，便每天跑到郊外等候，直等到太阳正午。有一天，他们等了很长时间才返回，刚回到家，有个在城堡上干活的犹太人，看到穆圣及其同伴身穿洁白的衣服，白得使屋影都消失了。”他不禁大声喊起来：“阿拉伯人呀，你们等待的领导到了。”穆斯林们闻言立刻拿起武器。

据伊本·盖姆讲：阿迈鲁·本·奥夫家族中响起喧闹声和大赞词声，穆斯林们因穆圣的来临而高兴地吟起大赞

词。他们纷纷走出家门，迎接、问候穆圣，簇拥着穆圣，而穆圣当时正肃穆地接受启示：“**安拉确是保护他的，吉卜利里、清廉的信士们和天使们都是他的支持者。**”（**禁戒：4**）

据欧勒法·本·祖拜尔讲：“他们接到穆圣后，穆圣走在他们的右边，最后住到阿迈鲁·本，奥夫家族中。那天是三月的星期一，艾布·白克尔面对人们站立着，穆圣静静地坐着，没见过穆圣的辅士们纷纷涌向艾布·白克尔。太阳偏西后，艾布·白克尔撑起大衣为穆圣遮荫，人们这才分辨出穆圣。”

麦地纳全城出动迎接穆圣，类似这样的日子在麦地纳历史上从未有过。犹太人亲眼看到先知哈布古格的预言实现了：“**耶和华从泰玛尼而来，圣使出于法拉尼山脉。**”

穆圣住在古巴村库里苏姆·本·海德姆家。有人说：“穆圣住的是赛阿德·本·海赛姆家。第一种说法得到确认。阿里在麦加停留三天，完成穆圣交待的事务后，步行迁徙。最后，他在古巴村追上穆圣二人，也住在库里苏姆·本·海德姆家。”穆圣在古巴村住了四天，即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穆圣修建了古巴清真寺，并在里面礼拜。该寺是穆圣为圣后，在敬畏安拉的基础上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星期五主麻日，奉安拉的命令，穆圣起身离开古巴村，艾布·白克尔紧随穆圣。穆圣派人去请他的舅舅们——楠扎尔家族。他们立刻佩剑来了，朝麦地纳走的途中路过撒利姆·本·奥夫家族时，主麻拜时间到了，穆圣领着大家在山谷里礼了主麻，参加的人有一百多位。后来，在该地建了一座清真寺。

进入麦地纳：

主麻拜后，穆圣当天就到达麦地纳。自这天起，叶斯里卜更名为麦地纳（光辉的先知之城）。麦地纳全城响起赞主、颂主声。辅士们高兴地吟唱道：

“圆月自沃达尔山谷升起，
它照亮了我们。
我们应该感谢，
只要有人依然为安拉而宣教，
被派往我们这儿的人啊，
你带来了顺从的命令。”

尽管辅士们本身并不十分富裕，但每人都渴望穆圣住到自己家里，穆圣每经过一家，其主人必抓住穆圣的驼缰说：“住我家吧，我们人多，力量大，有武器，能保护你。”穆圣总是说：“你放开它吧，它是奉了命令的。”穆圣的驼驮着穆圣不停地朝前走，来到今日圣寺所在地时卧下来，停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朝前走了几步，左右环视，复又返回，卧在原地，那个地方隶属穆圣的舅舅楠扎尔家族。这是安拉给楠扎尔家族的特恩。穆圣原本就希望住到舅舅家。人们纷纷哀求穆圣住到他们家。辅士艾布·安优布迅速抱起穆圣的行李进了自家。穆圣说：“人随行李。”艾斯阿德·本·宰拉勒抓住穆圣的驼缰，骆驼就进了他家。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艾奈斯传述：穆圣当时指着骆驼卧的地方问：“这个地方离谁家最近？”艾布·安

优布说：“安拉的使者呀，离我家最近。瞧，这就是我家，这是我家的门。”穆圣说：“走，你给我们准备休息的地方吧。”他说：“知感安拉的慈悯，你俩跟我走吧。”

数日后，圣妻苏黛及穆圣的两个女儿法蒂玛、温姆·库里苏姆，还有乌萨麦·本·载德、温姆·艾迈妮也赶到了麦地纳；一起赶来的还有艾布·白克尔的儿子阿布杜拉及家人，其中包括阿倚莎。但宰奈布留在艾布·阿绥身边，直到白德尔战役后才迁到麦地纳。

据阿倚莎讲：“穆圣初到麦地纳时，艾布·白克尔和毕俩里二人不服水土。我就找到他俩问道：‘父亲呀，你感觉怎么样？毕俩里，你呢？’艾布·白克尔每每发烧时，总是说：‘早晨安然在家的每个人，都面临比鞋带更近的死亡。’比俩利退烧时高声说道：“但愿我知道，今夜在此山谷是安然度过还是长眠于香草和野草之间？我还有时间回到迈詹奈泉吗？还能看到刹迈山和特菲利山吗？”

阿倚莎讲：我找到穆圣，向他汇报情况。穆圣祈祷道：“主啊，求你让我们像热爱麦加那样，或更强烈地热爱麦地纳吧。求你使麦地纳充满健康和吉庆吧！你消除它的热病吧，把它转到朱哈法吧。”

至此，穆圣生涯的一个阶段——麦加时期结束了。

第五章 在麦地纳的生活

麦地纳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内忧外患阶段。

这一阶段，麦地纳内部矛盾重重，外部敌人虎视眈眈，伺机剪除这支新生力量，该阶段自迁徙至伊历六年签订侯德比亚和约。

2. 同偶像势力休战阶段。

它自侯德比亚和约签订至伊历八年九月解放麦加。该阶段也是向各国国王传教的阶段。

3. 人们成群结队加入伊斯兰的阶段。

也是各部族、部落派使团出使麦地纳的阶段。它自解放麦加至伊历十一年三月穆圣归真。

第一阶段 迁徙之初麦地纳的状况

迁徙的意义在于不单摆脱了阻挠和迫害，还包括在安宁之地众志成城地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因此，积极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尽力维护它，提高它的地位就成了每位有能力的穆斯林应尽的义务。

毫无疑问，在这个社会的建设中，穆圣既是精神领袖，又是政治领袖，同时还是掌舵者。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出现的不同问题，穆圣分别以不同的方法予以处理。

当时，麦地纳的人分为三类，即：

1. 纯洁、高尚、卓越的圣门弟子。
2. 麦地纳本土人中尚未皈依伊斯兰的多神教徒。
3. 犹太人。

纯洁、高尚、卓越的圣门弟子：

他们面临的问题是，麦地纳的一切完全不同于麦加。在麦加尽管他们心心相印，目标一致，但却无法聚居在一起。他们遭受压迫、屈辱和迫害，没有一点自主权，事情完全由他们宗教上的敌人操控着。这些穆斯林无法利用世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必需的资源，去创建崭新的伊斯兰社会。故此，麦加类的《古兰》启示集中阐释伊斯兰的原则，以及针对个人能履行的律法，倡导正义、行善及各种美德，远离各类罪恶和丑事。而在麦地纳，穆斯林从到来的第一天起就有了自主权，没有人监控他们。他们面临的问题已转化为文化与建设，生活与经济，政治与政府，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以及全面明确合法与非法、宗教功修、道德及生活领域的各类问题。

该是他们建设全新的伊斯兰社会的时候了。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全然不同于蒙昧社会，有别于人类世界中的任何一个社会，它是伊斯兰教义的总体现。为了它，穆斯林经历了十年的苦难。

很显然，照这样的模式建立一个社会决不是一朝一夕、一个月、一年的事，肯定要花很长时间，其立法、法规、文化、教育、培训等才会逐渐完善。安拉负责立法，穆圣负责实施及根据律法指导、培育穆斯林。正如《古兰》所述：

“他从文盲中选中了一个他们同族的使者，派他去给他们诵读安拉的启示，净化他们，并教授他们经典和智慧——虽然以前他们确实是在明显的错误中。”（聚礼：2）

圣门弟子们心系穆圣。他们以穆圣的判决为甜，以穆圣为喜，正如《古兰》所述：“当安拉的启示被宣读给他们时，他们更加诚信。”（战利品：2）这类话题我们只选择部分说说，余下的不再详述。

为穆斯林建立全新的社会，是穆圣面临的最大课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伊斯兰及穆圣使命的终极目标，但这又是个急不得的问题。除此以外，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穆斯林群体内部包括两类人：一类人有地、有家、有财产，他们像每一位安定生活的人那样不必为生活操心，这类人叫辅士，很久以来，这类人彼此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相互厌恶和仇视。另一类人叫迁士，他们放弃一切，空手来到麦地纳，没有居住的房屋，没有赖以糊口的工作，没有吃饭的钱。这类人数量还不少，且与日俱增。因为每一个皈信安拉和使者的人都可以迁徙。众所周知，麦地纳并非富裕之城，它自身的经济并不稳定，加上伊斯兰的各种敌对势力，又在这种时刻对它实施半经济封锁，从而造成进口减少、形势恶化。

尚未皈依伊斯兰的多神教徒：

他们是麦地纳本土人，却无力左右穆斯林。这个群体分两类：一类人对穆圣持怀疑态度，对是否抛弃传统宗教尚存疑虑。但这类人并不敌视、算计伊斯兰和穆斯林。不久之后，他们全都虔诚地皈信了安拉的宗教。另一类人极其仇恨、敌视穆圣和穆斯林，但却无力下手，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们只有违心地表示友好。这类人以阿布杜拉·本·吴班叶为首，布阿斯战役后，奥斯人和哈兹拉吉人曾议定推举阿布杜拉为领导。这之前，他们从未推举过领导。加冕用的串珠都已备好，就在阿布杜拉即将成为麦地纳王时，穆圣突然来了，人们马上取消原来的决定。阿布杜拉认为是穆圣夺了他的王位，便怀恨在心。

但他发现形势既不利于继续坚持多神信仰，又无助于捞取现世利益时，便于白德尔战役期间，假装皈依伊斯兰，而骨子里仍隐昧安拉。他发现只有通过诱骗穆圣的弟子中当初希望他为王的那些人，在他们的协助、支持下，才有向穆圣及穆斯林下毒手的机会。为此，他选取部分爱惹事生非又没头脑的穆斯林做帮凶。

犹太人：

如前所述，犹太人在亚述、罗马高压统治期间迁至黑扎兹地区的，他们本是希伯来人，受阿拉伯服饰、语言、文化的影响，他们的部落名、人名都阿拉伯化，并和阿拉伯人通婚，但他们并未被完全同化，依然保持着族籍，并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而自豪。他们特别瞧不起阿拉伯人，称他们是“文敏夷”。该词在阿语中意为头脑简单的野兽、

落后的贱人。他们认为阿拉伯人的钱财可以任由他们享用。正如《古兰》所述：

“他们说：‘我们不会因“文敏夷”而受制裁’。”
(伊姆兰家属：75)

犹太人对传教并不积极，他们只热衷于兜售他们的宗教商品，如占卜、邪术、吹结、咒语等，他们自诩是有学识、有德行之人。

他们精于谋生之计，以经营粮食、枣、酒、服装为业。他们进口服装、粮食、酒，出口枣。除此之外，他们另有一些营生。他们不仅通过贸易成倍地赚取阿拉伯人的钱财，还放高利贷。他们把钱贷给阿拉伯酋长及奴隶主们，以其田产、庄园做抵押。这些人为博取诗人的赞扬和人们的青睐而大肆挥霍钱财，不几年，犹太人就巧夺了他们的一切。

这些善耍阴谋、狂妄、歹毒的犹太人，常在相邻的阿拉伯各部族中制造矛盾和仇恨，并以他们不为察觉的巧妙手段挑唆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每当冲突有所减弱时，就加把火，他们则坐在旁边，静观阿拉伯人的下场。他们把巨额高利贷借给阿拉伯人，目的是让他们因经济紧张而离不开战争。犹太人以此获得双份的利益。为了成倍地赚钱，获取巨额财富，他们竭力维护犹太社团和高利贷市场。

麦地纳的犹太部落著名的有三个：

1. 盖努嘎阿部落，它是哈兹拉吉族的盟友，住在麦地纳城内。

2. 奈迪尔部落。

3. 古赖兹部落，它和奈迪尔都是奥斯族的盟友，住在麦地纳郊外。

长期以来，这些犹太部落一直在挑拨哈兹拉吉族与奥斯族之间的战争，甚至在布阿斯战役中，他们随同盟友亲自参战。

当然，犹太人只会用仇视的目光看待伊斯兰，因为穆圣不是犹太人。否则，定能平息他们被种族观念冲昏的心灵和头脑。又因为伊斯兰是正义的，它倡导团结，致力于熄灭仇恨、敌对的火焰，它倡导忠于信托，合法经营。这种倡导意味着麦地纳各阿拉伯部落将团结起来，将要脱离犹太人的束缚，而犹太人的营生将会萧条，再也无法获得高利贷带来的滚滚财富。甚至阿拉伯各部落会清醒过来，然后，索要为支付高利贷而被犹太人侵吞的田地、庄园等财产。

自从知道伊斯兰要植根于麦地纳时起，犹太人就完全意识到上述一切。因此，自穆圣走进麦地纳的第一刻起，他们就对伊斯兰和穆圣充满刻骨仇恨。不过，除偶尔之外，他们不敢公然为敌。

这一点在伊本·伊斯哈格的记述中表现得很清楚。穆民之母索菲娅·宾图·哈伊·本·艾赫泰布传述说：“我是众多姊妹中最受父亲和叔叔艾布·亚希尔宠爱的孩子，每次见面，他俩都只抱我。穆圣来到麦地纳，到达古巴村住在阿迈鲁·本·奥夫家族中时，父亲和叔叔黎明前就动身去见他，到太阳落山时才满脸疲倦地蹒跚而回，我像往

常一样笑着迎上去，以安拉起誓，他俩满脸不耐烦，谁都没看我一眼。”我听见叔叔对父亲说：“就是那个人吗？”父亲说：“以安拉起誓，是他。”叔叔问：“你肯定吗？”父亲说：“肯定。”叔叔问：“你对他有何打算？”父亲说：“以安拉起誓，只要我活着，就一直跟他作对。”

《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的阿布杜拉·本·赛拉姆入教的故事也表明他们的这种状况。阿布杜拉·本·赛拉姆是位博学多识的犹太学者，听说穆圣已到麦地纳，下榻在楠扎尔家族中，就急忙去拜访穆圣。他向穆圣提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先知能解答，得到穆圣的准确回答后，他当时就地皈信了。然后他对穆圣说：“犹太人一向狡诈善变，如果他们得知我已皈信伊斯兰，你再去向他们打听我，他们定会诬蔑我。”于是，穆圣派人请来犹太人，阿布杜拉·本·赛拉姆躲在屋中。穆圣问犹太人：“阿布杜拉·本·赛拉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说：“他父子二人都是我们中学识渊博、优秀、高尚的人。”穆圣说：“你们觉得他会加入伊斯兰吗？”他们忙不迭地说：“求安拉护佑他不要这样。”（他们一连说了两三遍）。这时，阿布拉杜从屋中走出，站到他们面前说道：“我做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我做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他们闻言骂道：“你这个最坏的人，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另一种传达记载的是：当时，阿布杜拉从屋中走出，对他们说道：“犹太人呀，你们当敬畏安拉，以安拉起誓，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们知道，他就是安拉的使者，他带来的确是真理。”他们闻言骂道：“你这个骗子。”

这是穆圣来到麦地纳的第一天，首次会见犹太人。

上述一切是麦地纳内部的情况。至于外部的形势，伊斯兰的劲敌是古莱氏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如：恐吓、威胁、迫害、经济制裁、断交等，折磨当时仍受控于他们的穆斯林，使他们历尽磨难和痛苦，除了这种有组织的大范围进攻外，还配合巧妙的心理进攻。穆斯林迁到麦地纳后，他们不仅霸占穆斯林的田地和财产，扣留他们的妻子儿女，还阴谋暗杀穆圣，企图彻底摧毁伊斯兰。阴谋失败后，他们又企图利用自己在阿拉伯人中的宗教和世俗地位，以及禁区居民、天房守卫的身份，发动政治战争，挑唆半岛的其它多神教徒，一致对付麦地纳人，使麦地纳处于半孤立状态。在迁士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其进口物资却日益减少。麦加的这些歹徒与生活在新家园中的穆斯林之间，确实处于敌对状态。但可笑的是，穆斯林竟被扣上制造战争的罪名。穆斯林有权像他们那样报复他们，剥夺他们的财产，折磨他们，切断他们的生活来源，使他们无法消灭穆斯林，无法根除穆斯林的立足之地。

作为安拉的使者和穆斯林的掌舵者、精神领袖及政治领袖的穆圣，他初到麦地纳时，面临的就是这么一大堆难题和事务。

穆圣在麦地纳履行了他的使命和领导任务。每个民族都给予了它应得到的善待和友好或制裁和敌视。毫无疑问，友好亲密多于严厉的打击。仅数年间，穆斯林就控制了全局。读者会在以后的篇章中看到这些。

建设新社会

修建圣寺：

如前所述，穆圣于公元 622 年 9 月 27 日—伊历一年三月十日星期五到达麦地纳，下榻在楠扎尔家族。当时，他停在艾布·安优布家门前，并说道：“如果安拉意欲，这里就是家。”说完，住到艾布·安优布的家中。

穆圣到麦地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圣寺。地点选在骆驼停卧的地方，该地属于两个孤儿，穆圣把它买下后，亲自参加了修建工程。他当时一边搬运土坯和石头，一边说道：“主啊，真正的生活是后世的生活，你饶恕辅士和迁士吧。”这话大大提高了圣门弟子们的干劲，其中一人说道：“如果我们坐着，而让先知去干，那我们一定是昏了头。”

修建圣寺的那块地皮上有几座多神教徒的坟，还有残墙、枣树及灌木，穆圣下令把这些东西统统清除，尤其是大殿朝向处。当时的朝向是耶路撒冷。圣寺底墙是石头，墙体用土坯和泥筑成，房顶用椰枣树叶铺就，房梁是椰枣树干，寺内以沙子垫地，上铺草席。圣寺开三个门，寺深一百腕尺，宽也同样或略短一些，地基深约三腕尺。

圣寺一侧，用土坯和石头建了几间房，房顶皆用椰枣树干和树叶，那是圣妻们的房间。全部完工后，穆圣才从艾布·安优布家搬出，住到此地。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也是穆斯林接受伊斯兰教诲和指导的场所，是聚会、联络感情的场所。它解决了长期以来各部落间因蒙昧或战争而遗留的纷争。清真寺又是管理所有事务、发兵的基地。同时还是召开协商大会的场所。此外，它还是大批无家无钱无眷属的迁士们的住处。

迁徙后不久，规定了召拜词。自此，那悠扬的声音每天五次回荡在空中，回荡在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阿布杜拉·本·载德·本·阿布杜·拉毕黑梦见召拜词的故事众所周知。《铁密济圣训集》、《艾布·达吾德圣训集》、艾哈迈德教长、伊本·胡宰姆教长对此均有辑录和传述。

穆斯林结兄弟制：

穆圣修建聚会、联络中心——圣寺的同时，又实施了一件永垂史册的杰出举措。即，让辅士和迁士结为兄弟。

据伊本·盖姆讲：穆圣在艾奈斯·本·马立克家下令，让辅士和迁士结为兄弟，当时在场的有九十个人。辅士、迁士各占一半，他们约定互相帮助、互继遗产，不论是否是亲属，后一条持续到白德尔战役，安拉的启示下降后才被取消。正如《古兰》所述：

“骨肉至亲，才互为继承人。（战利品：75）

结兄弟制的意义，正如穆罕默德·安萨里所言：它消融了蒙昧时代的宗族观，打破了血缘、种族、地域的隔阂，一个人的上进或落后依据的是他的胆识和对安拉的敬畏。结兄弟制是穆圣制定的一项落实到位的具体制度，是同生命财产相连的制度，不是空话，不是随便说说而不付诸行动的安慰。结兄弟制蕴含尊重、互帮、同甘共苦的情感，

使新生的伊斯兰社会塑造出诸多杰出的楷模。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斯林迁到麦地纳后，穆圣让阿布杜·拉赫曼同赛阿德·本·勒比阿结成兄弟。之后，赛阿德对阿布杜·拉赫曼说：“我是辅士中最有钱的，我愿把我的财产分成两半，你我各一半。另外我有两房妻室，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告诉我，我把她休掉，等她待婚期结束后，你聘娶她。”阿布杜·拉赫曼说：“求安拉慈悯你、你的家人和财产。你们的市场在哪儿？”人们把他领到盖努嘎阿部落的市场。不久，他就积蓄了一些干酪和黄油。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回来时脸上有一种黄颜色的女性化妆品的痕迹。穆圣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结婚了。穆圣问他付了多少聘礼，他说是枣核大的一块儿金子。

据艾布·胡莱勒传述：一位辅士对穆圣说：“请你把我的椰枣园平分给我和我的迁士兄弟们。”穆圣说：“这样不可以。”辅士说：“那就让他们帮我们在园子里干活，所结枣子我们共享。”迁士们说：“可以，我们愿意。”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辅士对迁士的热情、大方、尊重、友好和真诚，迁士盛赞辅士的心意，但他们并未全部接受辅士的馈赠，仅拿取少量够维持生活的。

结兄弟制是卓越的、英明正确的策略，它巧妙地解决了穆斯林面临的诸多困难。

伊斯兰公约：

继推行结兄弟制后，穆圣签订一项公约，从而消除了一切蒙昧的部落仇怨和纠纷，使蒙昧的传统及习俗失去了市场。此公约的内容大致如下：

穆罕默德为古莱氏人、麦地纳的众信士、穆斯林及其盟友制定如下公约：

1. 彼等对外皆属统一之整体。
2. 古莱氏部族中的众迁士，沿袭惯例承担杀人罚金，并合理、公正地赎取战俘，各部落的辅士也依此惯例，承担杀人罚金，任何团体均应恪守合理、公正之原则，赎取战俘。
3. 众信士不能对同类中的贫穷者坐视不管，应合理地帮助他缴付杀人罚金或助其赎身。
4. 虔诚的信士当同心协力，一致对付横行霸道者、骚扰进犯者、伤风败俗者。
5. 上述之人，纵属信士之亲生爱子，亦应群起反对之。
6. 信士不能为异教徒杀害信士。
7. 严禁协助异教徒伤害同类。
8. 托安拉默佑，众信士一律平等。
9. 犹太人中追随我们者，享受同等保护，不受欺凌。
10. 众信士应同安共乐，为安拉征战均不得瞒着同胞而擅自与他人媾和，除非对所有信士平等、公正。
11. 为安拉征战者，均应休戚相关，甘苦与共，一致抗敌。
12. 多神教徒不得对古莱氏人的财产及人身安全妄自庇护，不得为他伤及穆斯林。

13. 凡无故杀害信士者，证据确凿，非经被害者家属宽恕，均须偿命。

14. 信士务必精诚团结，惩办元凶。

15. 信士对罪犯均不得纵容姑息。窝藏庇护者，必遭安拉的谴责和恼怒，其忏悔和赎金不被接受。

16. 无论因何事发生歧异争端，均须服从安拉和穆圣的判断裁决。

社会意义：

这些英明的制度，为新社会尊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现象是圣门弟子因陪伴穆圣而具备的品德的反映。穆圣亲自负责教育他们，净化他们的心灵，熏陶他们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以友爱、和善、自尊、宗教功修、服从等礼节训练他们。

有人请教穆圣：“哪种行为最好？”穆圣答：“给人供饭，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说赛俩目（祝安）。”阿布杜拉·本·赛拉姆说：“穆圣到达麦地纳后，我前去觐见。仔细打量了他的脸后，我确认他决不是说谎者，因他是第一位说这种话的人：‘人们啊！你们要传播和平，给人供饭，接恤骨肉。人们都在睡觉时，起来礼夜间拜。这样，你们能平安进入乐园。’”又说：“邻居无法摆脱其伤害的人，不得进乐园。”

又说：“真正的信士，语言、行为皆不伤害其他信士。”

又说：“只有爱兄弟如爱己，信仰才完美。”

又说：“众信士如一体，一人眼疼众人皆疼，一人头疼众人皆疼。”

又说：“信士之间如一座砖砖相合的建筑。”

又说：“你们不要互相恼恨，互相嫉妒，互相算计，你们都是安拉的仆民，是兄弟，穆斯林之间的隔阂不得超过三天。”

又说：“穆斯林皆兄弟，不能互相欺凌，不能把兄弟交给敌人，解决兄弟所需者，安拉解决他的需求；帮助兄弟度难关者，复生日，安拉帮他度过难关。保护兄弟者，复生日，安拉保护他。”

又说：“你们要善待大地上的一切生物，天上的主会疼慈你们。”

又说：“自己吃饱，而邻居挨饿的信士不是真信士。”

又说：“辱骂信士是罪过，杀害信士是叛教。”

又说：“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是信仰的一部分。”

穆圣鼓励人们施舍。他讲述的施舍，其回赐令人心动。他说：“施舍能抵消过错，犹如水能灭火。”又说：“给无衣的兄弟施衣的信士，安拉赐他天园里的绿衣。给饥饿的兄弟供饭的信士，安拉赐他天园里的果实。给干渴的兄弟施水的信士，安拉赐他天国里的醇酿。”又说：“你们当以施舍防备火狱，哪怕只是半个枣。无力施舍者，当说好话。”

在鼓励人施舍的同时，穆圣又极力劝人不要乞讨。他历数坚忍、知足的优越性。他认为除非被迫无奈，否则，乞讨就像脸上有块大伤疤，是很丢人的事。他鼓励人多做各种宗教善功，它在安拉跟前是有功价和回赐的。

就这样，穆圣用安拉的启示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给人们读《古兰》又让人们给他读《古兰》，这种学习方法让人感觉到，《古兰》不仅要理解和遵行，同时，人人都有义务宣传它、传播它。

穆斯林的精神境界和品位升华了。穆圣以最高价值、终极归宿、优秀楷模培育他们，使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上继圣人之外的又一完美典范。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说过：“要做遵循圣行的人，就让他仿效已故的人。现存者的身上都有缺陷，已故者就是穆圣的弟子们，他们是穆斯林群体中最优秀的人。他们善良、博学、俭朴，安拉选择他们陪伴穆圣，扶持教门。他们的品德和行为，足以说明他们确是遵循正道的人。”

穆圣确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高尚的志趣、完美的品德、卓越的举措，在人们心中竖起极高的威望。他说出的每句话，发布的每项指示，人们都争相遵从和执行。

穆圣成功地在麦地纳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高尚的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这个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有了能升华人性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崇高的精神之下，一个崭新的社会完善了。它直面时代的冲击，最终扭正时代的方向，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签订麦地那盟约

穆圣迁到麦地纳后，通过在穆斯林中建立统一的信仰、政治、律法，奠定了牢固的伊斯兰社会的基础。穆圣认识到，建立同非穆斯林的睦邻友好关系，才能实现安定、和平、幸福、繁荣。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自由、平等的法律制度。这是充满宗派和等级观念的社会所没有的。

离麦地纳最近的非穆斯林就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对穆斯林充满敌意，但尚未表露。穆圣同他们签订条约，允许他们的信仰自由、财产受保护，决不对他们采取排斥、驱逐、敌视的政策。

麦地那盟约主要内容如下：

1. 与白尼·奥夫族结盟的犹太人是众信士的同盟军，犹太人和穆斯林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彼此的生命财产都受保护，未与白尼·奥夫族结盟的其他犹太人也同样。
2. 犹太人与穆斯林共同承担战争费用。
3. 缔约者应同心协力，与反对破坏者作斗争。
4. 对待犯罪行为，应共同协商，妥善处置、裁决。
5. 任何人不得对其盟友挑衅、敌视。
6. 应援助受压迫者。
7. 信士们作战时，犹太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作战。

8. 此约签订后，麦地纳城内成为禁地。
9. 缔约者之间发生任何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歧异争端，均须服从安拉及其使者穆罕默德的判断裁决。
10. 不得向古莱氏人及其支持者提供安全保证。
11. 缔约者共同抵御进犯麦地纳者，承担自己相应的义务。
12. 此条约决不保护暴虐者和罪犯。

此条约的签订，使麦地纳及其郊区成了一个和睦的社会。它以麦地纳为中心，其领导人是穆圣，权力归穆斯林大众。由此，麦地纳成了真正的伊斯兰中心。

为扩展安定和平区，根据实际情况，穆圣又陆续同其它部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我们以后再分述之。

浴血奋斗

古莱氏人的挑衅：

迁徙后，古莱氏人挑衅穆斯林，勾结阿布杜拉·本·吴班叶。

如前所述，麦加的多神教徒曾大肆迫害穆斯林，加上他们在穆斯林迁徙时所做的丑恶行径，这些人理应受到抄家和斩首，但他们并未从自己的罪恶中清醒，也没有停止做恶。当他们发现穆斯林已离开他们，在麦地纳找到安宁的栖身之地时恼羞成怒，就给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去信。迁徙前，此人是多神教徒，以辅士首领自居。众所周知，

辅士们曾想推举他做国王。麦加的多神教徒写信给他及其党羽们，信中以威胁的口气说道：

“你们窝藏了我们的犯人，以安拉起誓，你们应该杀了他或赶走他。否则我们将大举讨伐你们，杀死你们，玩弄你们的妇女。”

阿布杜拉·本·吴班叶接到这封信，立刻行动起来。他本来就仇恨穆圣，因为他认为是穆圣夺了他的王位。据阿布杜·拉赫曼·本·凯阿布讲：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及其崇拜偶像的党羽们接到那封信，立刻聚会，密谋杀死穆圣。穆圣听说后，找到他们说：“你们收到了古莱氏人的恐吓信，他们对你们的阴谋策划同你们自我阴谋策划相比不算什么。你们这是在策划杀害你们的儿女和兄弟。”阿布杜拉·本·吴班叶等人闻言，不敢轻举妄动了。

阿布杜拉·本·吴班叶见他的党羽们灰心泄气，自己也就放弃了杀害穆圣的企图。但他暗中仍同古莱氏人勾结，伺机在穆斯林和多神教徒之间挑拨是非，犹太人也暗中支持他。不过，他每次的努力在穆圣的睿智下都白费了。

公然阻挠进入禁寺：

不久，赛阿德·本·迈阿兹前往麦加，履行副朝，他在麦加住到伍麦叶·本·赫利夫家。他对伍麦叶说：“请你护卫我一会儿，我要巡游天房。”天亮前，伍麦叶带着他走出家门，路上碰到了艾布·杰赫利。他问道：“伍麦叶，你领的这个人是谁？”伍麦叶回答说是赛阿德。艾布·杰赫利闻言冲着赛阿德说：“你们窝藏叛徒并支持帮助他们，还妄想平安地到麦加巡游天房。以安拉起誓，如

不是看在你同伍麦叶在一起，他休想安全离开此地。”赛阿德大声回击道：“以安拉起誓，你若敢阻止我巡游天房，我就会加倍回敬你。要知道，你的商路在麦地纳人手里。”

古莱氏人威胁迁士：

不久，古莱氏人致信穆斯林，信中说道：“你们不要误以为逃到麦地纳就没事了，我们将冲入你们家中，杀个鸡犬不留。”

他们不单是口头恐吓。当穆圣证实古莱氏人的阴谋和企图后，睡觉很警惕，或由圣门弟子们守护着。

据《穆斯林圣训集》记载，阿倚莎传述：穆圣到麦地纳后，夜间很警惕。他说：“但愿我的弟子中，有位清廉的人夜间守护我。”阿倚莎讲：“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兵器的响声。”穆圣问道：“是谁？”外面的人答道：“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穆圣问：“你来干什么？”他说：“我对你放心不下，就来守卫。”穆圣祝福他后，入睡了。

这种守卫不是单纯的几夜，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据阿倚莎传述：“穆圣夜夜被守卫着，直至启示下降，**“安拉保护你免遭人们的伤害。”**（筵席：67）穆圣奉到这节启示后，从房中伸出头来说道：“你们都回去吧，安拉在保护我”

这种威胁不单是针对穆圣一人，它还包括全体穆斯林。据吴班叶·本·凯阿布传述：“穆圣和迁士们来到麦地纳，

得到了辅士们的保护，但却遭到全体阿拉伯人的一致反对。因此，他们夜间手不离剑。”

允许反抗：

麦地纳的穆斯林遭到严重威胁，这说明古莱氏人仍执迷不悟，不肯放弃作恶。在这种情况下，安拉降下启示，允许穆斯林进行反抗，但并未把它作为一种定制。安拉说：

“被攻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大能的。”（朝觐：39）接着又降启示，向穆斯林阐明，许可反抗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虚妄，推行安拉的宗教。

安拉说：“那些人，如果我使他们在大地上得以立足，他们就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扬善止恶。”（朝觐：41）

许可反抗的经文是迁徙后在麦地纳降示的，而不是在麦加降示的。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我们无法断定降示的确切时间。

允许反抗了。面对古莱氏人的骄横和迫害，穆斯林们决定切断古莱氏人从麦加通往沙姆的商路。穆圣为此制定了两步方案：

第一步：同这条商路周边的部落结为盟友，约定互不侵犯。如前所述，穆圣同犹太人有过类似约定。同样，穆圣在军事行动前，也同散居在麦地纳三个地方的朱海奈部落结盟，在军事行动期间，穆圣又同他们签订了一些条约，以后将加以叙述。

第二步：不断地往这条路上派人侦查。

白德尔战役前的军事行动：

为落实这两步计划，自允许反抗的启示颁降后，穆圣开始在穆斯林中开展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其实是一种侦察活动，目的是掌握麦地纳周边及通向麦加的地形。与该地区的各部落签订协议，向麦地纳的多神教徒、犹太人、游牧人示威，让他们意识到，穆斯林已摆脱了昔日的处境。同时，也为了警告古莱氏人勿轻举妄动，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来源已面临重大危机，赶快及早醒悟，走向和平，别越陷越深。放弃屠戮穆斯林的企图，别再妨碍安拉之道、迫害麦加的穆斯林贫弱者，让穆斯林自由地在半岛各地传达安拉的使命。

以下是这些军事活动的简介：

1. 派往赛夫·白哈勒的武装分队：

公元 623 年、伊历一年九月，穆圣派遣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率领三十名迁士前去拦截自沙姆返回的古莱氏商队。这支商队有三百人，其中包括艾布·杰赫利·本·黑沙姆，两军在尔绥地区的赛夫·白哈勒相遇，准备动手之际，被迈吉迪·本·阿迈鲁拦住，他同两军都是盟友。

哈姆宰的大旗是穆圣亲定的第一面大旗，呈白色，旗手是艾布·穆勒赛德·凯纳兹·本·哈绥尼·俄奈威。

2、派往拉比格的武装分队：

公元 623 年 4 月-伊历一年十月，穆圣派遣欧拜德·本·哈利斯·本·孟特利布率领由迁士组成的六十名骑

兵，在拉比格遇到了艾布·素福扬率领的二百人马，双方互相射箭，没发生格斗。

这次行动中，有两名麦加军加入穆斯林阵营：米格达德·本·阿迈鲁，阿特白·本·埃兹瓦尼·马兹尼，他俩早已是穆斯林，这次随麦加军前来，是想借机回到穆斯林阵营中。欧拜德的大旗是白色的，旗手是迈斯泰哈·本·艾撒斯·本·孟特利布·本·阿布杜·迈纳夫。

3. 派往罕拉勒的武装分队：

公元 623 年 5 月、伊历一年十一月，穆圣派遣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率领二十名骑兵，拦截古莱氏商队。穆圣令他不得跨越罕拉勒。他们步行，昼伏夜出，星期四黎明时分，小分队抵达罕拉勒时，发现商队已于前一天过去了。赛阿德的大旗是白色的，旗手是米格达德·本·阿迈鲁。

4. 艾布瓦伊战役（万达尼战役）：

公元 623 年 8 月、伊历二年二月，穆圣委任赛阿德·本·欧巴德代守麦地纳之后，亲率七十名迁士，拦截古莱氏商队，一直走到万达尼，也没遇到古莱氏商队。

这次行动中，穆圣同德谟勒部落酋长阿迈鲁·本·迈赫希结为盟友，盟约如下：

“这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同德谟勒部落签订了盟约。只要大海不干涸，该部落的生命财产都受保护，一旦受到侵犯，会得到穆斯林的援助。但他们若侵犯安拉的宗教时除外。一旦安拉的使者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响应。”

这是穆圣参加的第一场战役，前后历时共十五天，战旗为白色，旗手是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

5. 布瓦特战役：

公元 623 年 9 月、伊历二年三月，穆圣亲率二百名穆斯林拦截古莱氏商队，这支商队由包括伍麦叶·本·赫利夫在内的一百名古莱氏人和两个五百峰的驼骆队组成，穆圣一直行到拉达沃地区的布瓦特，仍没遇到商队。

这次行动中留守麦地纳的是赛阿德·本·迈阿兹，大旗为白色，旗手是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

6. 赛夫万战役：

公元 623 年 9 月、伊历二年三月，凯勒兹·本·扎比勒·法赫勒率领一小股多神教徒偷袭了麦地纳牧区，抢走一些牲畜。穆圣立刻亲率七十个人追击，追至白德尔地区的赛夫万山谷，但没有追上，便折回麦地纳。此次战役史称第一次白德尔战役。

这次行动时，留守麦地纳的是载德·本·哈里斯，战旗为白色，旗手是阿里·本·艾布·塔利布。

7. 祖·阿希勒战役：

公元 623 年 11 月 12 日、伊历二年三、四月，穆圣亲率一百五十名迁士，另一说是二百名，轮骑三十峰骆驼，自愿地拦截前往沙姆的古莱氏商队。有消息说商队携带着古莱氏人的钱财，离开麦加的小分队到达祖·阿希勒时，商队已过去数日。这支商队从沙姆返回时，穆圣再次前往拦截，由此爆发了白德尔大战。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此次行动出发时间是三月末，返回时已是四月初。这也许就是史学家在确定这次战役的月份方面产生不同说法的原因。

这次战役中，穆圣同穆德莱吉部落及其盟友德漠勒部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

这次战役中，留任麦地纳的是艾布·赛利迈·本·阿布杜·艾赛德·迈赫朱姆。战旗为白色，旗手是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

8. 派往奈赫莱的武装分队：

公元 624 年 1 月-伊历二年七月，穆圣派阿布杜拉·本·杰赫希·艾赛迪带领十二名迁士，两人轮骑一峰骆驼，前往奈赫莱。

临行前，穆圣交给阿布杜拉一封信，命他出发两日后拆阅。阿布杜拉出发两日后，拆开了信。只见信中写道：“当你阅读我的这封信时，立刻前往位于麦加和塔伊夫之间的奈赫莱，在那儿侦察古莱氏商队的活动，并把信息反馈给我。”阿布杜拉看罢信，当时说声遵命。然后把信的内容告知战友们，并说：“我不强迫任何人，谁愿做烈士就跟我一起去吧，不愿牺牲就请回。”他们全部愿意跟他去。不过，在路途中，轮骑一峰驼的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和阿特白·本·埃兹万因骆驼走失，为寻骆驼未能到达目的地。

小分队到达奈赫莱时，恰逢古莱氏商队带着葡萄干、皮子及其它商品经过，商队中有阿迈鲁·本·哈杜拉米，阿布杜拉的两个儿子奥斯曼和诺法利，哈凯姆·艾布·凯

撒尼。小分队商议道：“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七月是禁月。如果我们动手截杀商队，那就触犯了禁月。若等待一日，他们就已进入禁区。”最后，他们一致决定下手拦截。结果阿迈鲁·本·哈杜拉米被小分队的成员射中身亡，奥斯曼和哈凯姆被俘，诺法利逃脱。随后，小分队赶着驼队，押着两名俘虏回到麦地纳，交纳了战利品的五分之一。这是伊斯兰的第一笔战利品，第一次杀死敌人，第一次有了俘虏。

穆圣对他们的做法批评道：“我并未命令你们在禁月打仗。”对于驼队和两名俘虏，穆圣未立刻做出处理。

多神教徒们抓住了攻击穆斯林的口实，因他们触犯了安拉的禁月。流言蜚语随之滚滚而来，直至《古兰》启示颁降，才止住了流言，《古兰》启示揭露了多神教徒对待穆斯林的行径更恶劣、罪过更大。

“他们质问你禁月里作战的事宜，你说：禁月里作战是大罪，但妨碍安拉之道，否认安拉，阻止人靠近禁寺，驱逐禁区的居民，在安拉看来其罪更大，迫害甚于杀戮。”
(黄牛：217)

这节启示明确指出，多神教徒对穆斯林战士的指责是无理的，因为他们在与伊斯兰为敌，迫害穆斯林时早已把神圣的禁忌破坏殆尽。想当初穆斯林居住在禁区时，难道多神教徒不曾掠夺过他们的财产，并企图杀害他们的先知吗？为什么现在又突然要恢复禁忌的神圣性呢？现在触犯它就成了大逆不道的事了吗？很显然，多神教徒散布的流言蜚语完全基于他们的无耻和卑鄙。

随后，穆圣释放了两名俘虏，向被杀者的家属支付了杀人罚金。

以上是白德尔战役前的武装行动，多神教徒们在凯勒兹·本·扎比勒的带领下，偷袭麦地纳牧区前，穆斯林从未做过掠财、杀人之事。这些事都是多神教徒开的头，这还不算他们以前的行径。

阿布杜拉·本·杰赫希领导的武装行动发生后，多神教徒真正害怕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曾担心的事发生了。他们知道，麦地纳已高度警惕，并侦候着他们的一切商业活动，穆斯林的势力已扩大到方圆约三百英里的范围。穆斯林不仅能杀死、俘虏他们，夺走他们的财产，还能押着战利品安全返回。这些多神教徒们意识到，他们前往沙姆的贸易活动永无宁日了。但他们并未像朱海奈部族和德漠勒家族那样，从迷误中清醒，继而同穆斯林讲和。他们更加仇恨穆斯林，更加痴迷顽固。他们中有声望的头面人决心落实以前发出的恐吓，冲进穆斯林家中，杀个鸡犬不留，这种愚蠢的举动最终酿发了白德尔战役。

自阿布杜拉·本·杰赫希领导的武装行动后，伊历二年八月，安拉把战争规定为穆斯林的义务。正如《古兰》所述：

“要在安拉的道上与攻击你们的人战斗，但不要过分，的确，安拉不喜欢过分的人。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死他们。从他们驱逐你们的地方驱逐他们。迫害甚于杀戮。你们不要在禁寺周围同他们作战，除非他们在那里进攻你们。如果他们进攻你们，你们就当迎击他们，这

是对不信者的回报。如果他们停战，安拉确是至赦的、至慈的。你们当与他们战斗，直至迫害停止，宗教只是为了安拉。如果他们停战，除不义者外，你们不得侵犯任何人。”（黄牛：190—193）

接着，安拉又降示涉及另一方面的启示。其中，向穆斯林传授了战争的方法及其哲理，并鼓励他们勇于参战：

“当你们会战不信仰安拉的人们时，当斩杀他们，待制住他们后，严加束缚，之后，或恩释或赎取，直到战争停止，假如安拉意欲，必惩治他们；但安拉要让你们互相考验。为安拉之道阵亡者，安拉绝不会让他们的工作无效。他将引导他们，改善他们的心态，并使他们进入已为他们介绍过的乐园。有正信的人们呀！如果你们援助安拉，安拉就援助你们，并坚定你们的脚步。”（穆罕默德：4—7）

然后安拉又批评了那些听到战争的命令心就打颤的人们。“当明确提到战争的一章降示时，你看那些心中有病的人们昏厥要死似的看着你，伤哉他们。”（穆罕默德：20）

规定战争，鼓励参战，命令为战争做准备，这些都是当时的情况所需。一个洞悉周围一切情况的人都会命令他的军队做好一切应急准备，更何况全知至胜的养主呢？当时的情况需要真理与虚妄之间的浴血战斗。阿布杜拉·本·杰赫希领导的军事行动，是对多神教徒嚣张狂妄的沉重打击，使他们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痛苦、焦灼。

命令战斗的启示意味着浴血的战争临近了，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穆斯林。瞧，安拉是如何命令穆斯林从自己受

逐之地驱逐多神教徒，教导他们如何对待俘虏，直至战争停止。这一切都昭示，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穆斯林的。

公元 624 年 2 月（伊历二年八月），安拉就在这个月份里下令，礼拜朝向由耶路撒冷改为禁寺。这一命令使那些混入穆斯林阵营，企图从中作乱的犹太人、伪信士大白于天下，从而涤清了穆斯林阵营中居心叵测的人。

礼拜朝向的改变预示着新时期的开始，这一时期将一直持续到穆斯林占领这一朝向为止，虽然眼下这一朝向仍在敌人手中，但总有一天，它会被解放的。

这些命令和指示提高了穆斯林的积极性，他们下定决心为安拉之道出征，与敌决斗。

伊斯兰史上的的第一场战役

白德尔战役

战争的起因：

如前所述，在祖·阿希勒战役中，前往沙姆的古莱氏商队摆脱了穆圣的拦截。在它从沙姆返回麦加的前夕，穆圣派遣泰利哈·本·欧拜顿拉和赛阿德·本·宰德二人，去北方打探该商队的消息。二人驻扎在豪拉仪，待艾布·素福扬带领商队经过后，迅速返回麦地纳，向穆圣禀报。

这支商队里有一千峰骆驼运载着大约不少于五万金币的巨额资财，随行的护卫仅有四十人。

对麦地纳军队而言，这确是难得的机会。一旦古莱氏人丢失这批资财，对他们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对他们都将是一次不幸的打击。因此，穆圣向穆斯林宣布：“古莱氏的这支商队中有你们的财产，你们当出去截住它。也许安拉会把它赐给你们”

对于出发拦截商队，穆圣没有强迫任何人，完全让大家自愿。但这次行动撞上的却是麦加军队，而不是商队，并在白德尔发生了激战。因此，许多圣门弟子留在麦地纳，他们以为，这次行动还会像以往一样，绝对打不起来。所以，没参加这次战役的人没受批评。

伊斯兰的军力及各队领导：

穆圣为这次行动组织了三百一十多人(313 人或 314 或 317 人)，其中迁士八十多个(82 个或 83 个或 86 个)，奥斯人六十一个，哈兹拉吉人一百七十个。他们对这次行动并为格外重视，因而也没有做充分的准备。随军战马仅两匹，一匹是祖拜尔·本·安瓦姆的，另一匹是米格达德·本·艾斯沃德的。另有七十峰骆驼，由两人或三人轮骑一峰骆驼。

留守麦地纳并负责领拜的是阿布杜拉·本·温姆·迈克图姆。行军至鲁哈伊时，穆圣又指派艾布·鲁巴拜·本·阿布杜·孟兹勒返回麦地纳，代理麦地纳的事务。穆圣把总指挥旗交给穆素阿布·本·阿迈鲁，旗帜为白色。穆圣把军队分为两支：1. 迁士队，战旗交给了阿里·本·艾布·塔利布。2. 辅士队，战旗交给了赛阿德·本·迈阿兹；祖拜尔·本·安瓦姆任右翼指挥，米格达德·本·阿迈鲁任左翼指挥。如前所述，此二人是部队

中仅有的两名骑士，盖斯·本·艾布·赛阿德任后卫，总指挥即部队最高统帅是穆圣。

伊斯兰军朝白德尔行进：

穆圣率领这支没有装备的军队，离开麦地纳。沿着通往麦加的主干道一直行进到鲁哈伊。然后，改向右行，前往白德尔，他们跨过拉合干山谷。快到绥夫拉仪隘口时，穆圣差遣白斯·本·阿迈鲁与欧丹叶·本·艾布·宰埃巴仪二人，前往白德尔打探古莱氏商队的消息。

向麦加示警：

再谈商队的情况。商队负责人艾布·素福扬极其谨慎、警觉，他知道通往麦加的道路危机四伏。一路上，他不停地打探消息，不放过每一位所遇之人。不久，他便得到消息，穆圣已组织人马准备拦截商队。艾布·素福扬立刻雇请俄法勒人戴姆戴姆·本·阿迈鲁前往麦加，让古莱氏人速来保护商队，阻止穆罕默德及其弟子。戴姆戴姆迅速前往麦加，抵达麦加山口时，他弄破自己的鼻子、行李和衣服，然后，站在驼背上大喊道：“古莱氏人呀，不好了，出事了。你们的钱财连同艾布·素福扬统统被穆罕默德和他的弟子们拦截了，快去救援，快去久远，迟了就什么都完了。”

麦加人准备战斗：

麦加迅速行动了。他们说：“难道穆罕默德和他的弟子们以为，我们的商队同阿迈鲁·本·哈杜拉米的商队一样吗？不，以安拉起誓，这次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当时，古莱氏人分两类：一类亲自参战，一类雇人

参战。总之，除艾布·赖海布外，麦加所有的权贵没有一人留下来的，艾布·赖海布让一位欠他钱的人替他出征。另外，古莱氏人还纠结周围的阿拉伯部落，除欧丹叶家族外，古莱氏各家族倾巢出动。

麦加的军力：

这支军队出发时有一千三百人、一百匹马、六百副盔甲及数不清的骆驼，艾布·杰赫利·本·黑沙姆任总指挥，九名古莱氏贵族负责粮草，他们每天宰吃九峰或十峰骆驼。

白尼·白克尔部族的问题：

大军准备启程时，突然想起自己同白尼·白克尔部落有仇，曾发生过战斗。他们担心该部落会乘机从背后偷袭。这样，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想到这儿，他们差一点儿退回去，但易卜利斯幻化成凯纳奈部落酋长苏拉格·本·马立克·本·杰阿希姆的形象及时出现，劝阻他们说：“我担保，凯纳奈部落不会让你们背后受敌的。”

麦加军队出动：

麦加军队这才出发。正如《古兰》所述：“他们骄横，炫耀地离开家乡，他们妨碍安拉之道。”（战利品：47）正如穆圣所述：“他们带着刀和剑，准备对付安拉和安拉的使者。”“他们打着如意算盘，信心百倍地出发了。”（笔：25）他们怀着对穆圣和圣门弟子的无比愤怒和仇恨，准备讨伐这些胆敢拦截他们商队的人。他们迅速地向北朝白德尔前进，沿途经过奥斯凡山谷、古德迪，抵达杰赫法时，接到艾布·素福扬的信。信中说：“听说你们为保护你们的

商队、人员和财产而出动了。但这些已蒙安拉护佑脱险了，你们回去吧。”

商队逃脱：

行进在主干道上的艾布·素福扬一直很谨慎、警惕，密切侦察周围的动静。快到白德尔时，他离开商队，策驼先行，路遇迈吉迪·本·阿迈鲁，遂向他打听麦地纳军队的动向。他回答说没碰到一个陌生人，只见过两个骑士曾在小沙丘前饮驼。艾布·素福扬立刻来到他说的小沙丘，捡起地上的驼粪，揉碎，发现里面有枣核。他说：“以安拉起誓，这是麦地纳的骆驼。”然后迅速返回商队，放弃左边途经白德尔的主干道，转而朝西向海边行进。就这样他摆脱了麦地纳军队的拦截。随后，向麦加军队发出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

麦加军想折回：

麦加军接到信后，准备折回。但古莱氏大恶人艾布·杰赫利狂妄、骄横地拦阻道：“以安拉起誓，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折回，我们要在白德尔停留三天，宰驼设宴，饮酒唱歌，让阿拉伯人见识见识我们的行动和力量，让他们永远害怕我们。”

尽管艾布·杰赫利拦阻，但艾赫奈斯·本·谢里夫不听他的，决意折回。他带领宰赫勒家族约三百人返回麦加。宰赫勒家族是古莱氏人的盟友，该家族无人参加白德尔战役，他们赞成艾赫奈斯的意见。艾赫奈斯在他们中间是受拥护、受尊重的人。哈希姆家族也想返回，却遭到艾

布·杰赫利的极力阻挠。剩有一千人的麦加军队继续前行，最后驻扎在白德尔山谷边下游。

伊斯兰军队陷入困境：

穆圣带军至幸福拉山谷时，获知古莱氏商队及麦加军的消息。经过分析，穆圣知道流血战争已在所难免。他必须勇敢、无畏地迎头直上。毫无疑问，如果任麦加军队在该地区恣意招摇，就等于承认古莱氏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降低穆斯林的声誉，甚至会导致伊斯兰的活动仅存形式，失去活力，从而引发该地区所有仇视伊斯兰的势力对伊斯兰下手。另外，谁能向穆斯林担保，麦加军队不会继续前行，直捣麦地纳、冲杀穆斯林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麦地纳军队不应战，将对穆斯林的声誉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协商会议：

鉴于突发的危急形势，穆圣随即召开高级军事协商会议。会上，穆圣阐明当前的形势，广泛听取将士们的意见。当时，部分人心中产生动摇，害怕流血战争。正如《古兰》所述：

“你的养主本真理使你从家中出发，而一部分信士确不情愿，真理昭著之后，他们仍与你争论，他们好像活生生地被赶赴死亡一样。”（战利品：5—6）

将官中，艾布·白克尔、欧麦尔先后慷慨陈词，米格达德·本·阿迈鲁随后也起身说道：“安拉的使者呀！请遵照安拉所指引你的去干吧，我们同你在一起。以安拉起誓，以色列人曾对穆萨说：‘你和你的养主去战斗吧，我

们坐在这里等待。’我们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们只会说：你和你的养主去战斗吧，我们和你在一起战斗。”

穆圣说：“太好了。”然后，祝福了他。

发言的三个人都是迁士将官，属于部队中的少数人。穆圣想知道辅士将官的态度，因为他们代表着大多数人。战争的重担主要落将在他们的肩上，尽管阿格白盟约中并未规定：他们必须随同穆圣到麦地纳之外去战斗。听完三位迁士将官的话后，穆圣说道：“人们啊，你们看该怎么办？”穆圣指的是辅士。辅士们领悟了穆圣的意思。辅士旗手赛阿德·本·迈阿兹说道：“安拉的使者呀，你好象想了解我们的态度。”穆圣说：“正是。”他说道：“我们信赖你，相信你，我们见证你所带来的都是真理，我们已向你保证：完全服从你，按你的意愿去干吧，指凭真理派遣你的真主发誓，你就是把我们带到大海前面，只要你往下跳，我们定会和你一起跳。我们这些人，一个都不会退缩，明天你就带我们同敌人战斗吧。在战斗中，我们一定坚定勇猛，安拉会让你看到，我们的行为定使你满意，在安拉的护佑下，率领我们前进吧。”

据另一种传述：赛阿德·本·迈阿兹对穆圣说：“也许你担心，辅士们只会在麦地纳城内支持你。我代表全体辅士向你保证，按你的意愿去干吧，我们的钱财任你使用，我们的人任你调遣，不管你下达什么命令，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以安拉起誓，你就是把我们带到大海前面，只要你往下跳，我们定会和你一起跳。”

赛阿德的话刚讲完，穆圣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精神抖擞地说：“前进！安拉已应许你们两伙人中的一伙，以安拉起誓，我好像已经看到了古莱氏人的尸体。”

伊斯兰军队继续前行：

随后，穆圣离开宰夫拉尼，越过艾撒菲勒，来到迪耶，然后绕过右方的哈纳尼大沙丘，最后，驻扎在白德尔附近。

穆圣进行侦察活动：

在白德尔附近，穆圣和昔日在绍尔山洞中的伙伴艾布·白克尔一起，亲自进行侦察活动。正当他们打探麦加军队之际，遇到一位阿拉伯的老者，逐向他打听古莱氏人的消息，并故意向他询问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的消息。但这位老者却说：“我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告诉我，你俩是从哪儿来的？”穆圣说：“只要你告诉我，我自然会告诉你。”老者说：“我听说穆罕默德某月某日已经离开麦地纳，如果消息可靠，那他今天应该已到某某地。至于古莱氏人，我听说已于

某月某日离开麦加，如果消息准确，今天他们应该已到某某地。”说完，他反问道：“你俩是从哪儿来的？”穆圣说：“从水那边儿。”说完就走了。那位老者自言自语道：“从水那边，难道是从伊拉克来的？”

获悉有关麦加军的重要消息：

当天晚上，穆圣派遣三名迁士将官：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祖拜尔·本·安瓦姆，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率领一支小分队，继续打探古莱氏人的消息。

他们来到白德尔水源处，发现两位正在为麦加军汲水的奴隶，他们抓住他俩回来见穆圣。穆圣当时正在礼拜，他们就先审问起来，两位奴隶说：“我俩是为古莱氏人汲水的。”穆斯林们不愿遭遇古莱氏人，希望这两个奴隶是为艾布·素福扬服务的。因为他们还心存拦截商队的希望。于是，就使劲打他们，他俩被迫谎称是为艾布·素福扬做事的，众人这才住手。穆圣礼完拜后，批评他们道：“他俩说实话，你们就打。他俩编谎话，你们才住手。以安拉起誓，他俩说的是实话，他俩就是为古莱氏人做事的。”

然后，穆圣对那两个奴隶说：“给我说说古莱氏人的情况。”他俩说：“古莱氏人驻扎在白德尔下游。”穆圣问：“他们有多少人？”他俩说：“很多。”穆圣问：“具体多少？”他俩说：“我们不清楚。”穆圣问：“他们每天宰几峰骆驼？”他俩说：“有时九峰，有时十峰。”穆圣说：“他们的人数介于九百到一千之间。”然后又问：“军营中有哪位古莱氏贵族？”他俩说：“勒比阿的两个儿子阿特白和希白，艾布·白赫特勒·本·黑沙日，哈凯姆·本·侯扎姆，诺法利·本·胡韦利德，哈利斯·本·阿米勒，泰尔姆·本·欧丹叶，奈迪勒·本·哈利斯，伍麦叶·本·哈利斯，宰姆埃·本·艾斯沃德，艾布·杰赫利·本·黑沙姆，伍麦叶·本·赫利夫等。”穆圣转向人们说道：“麦加已把它所有的精干子弟派来同你们战斗了。”

降 雨：

当天晚上，安拉降下一场大雨，多神教徒那边降的雨大，他们无法前行。穆斯林这边降的雨小，刚好冲刷旅途

的疲劳，消除心中的焦躁及道路上的浮土，走起路来方便多了。

伊斯兰军队抢占军事要地：

穆圣率领穆斯林军队急行，以便抢先到达白德尔控制水源。傍晚时分，他们抵达白德尔水源下游准备扎营。熟悉兵法的罕巴布·本·孟兹勒站出来问穆圣：“安拉的使者啊，这是安拉为你选择，不容我们偏离的驻扎之地吗？还是你出于战略的考虑自己选择的地方？”穆圣说：“这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我自己选择的地方。”他说：“安拉的使者，这个地方不适宜安营扎寨，请你把人马带到比古莱氏人离水源更近的上游，驻在那儿，然后把所有的井都填埋，再挖一个水池蓄够我们的饮用水。这样我们同古莱氏人战斗时，我们有水喝，而他们找不到水。”穆圣说：“你说的很对。”

然后，继续前行，最后来到比敌人更接近水源的上游地方，黎明前扎好营，挖好水池，填埋了其余所有的水井。

指挥处：

穆斯林驻扎到水源处后，赛阿德·本·迈阿兹建议为穆圣搭个指挥棚，预防事态的突变。他说道：“安拉的使者，给你搭个棚子吧！你立在棚子里，棚内备好你的坐骑。我们与敌人交战。如安拉相助我们战胜敌人，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如果发生意外，你赶紧骑上坐骑，到留在我们后方的人中去。安拉的使者啊，我们留在后方的人与我们一样热爱你，如果他们知道你是来打仗的，他们绝不会不来的，安拉会通过他们来保护你，他们是忠于你的，会和你

一起奋斗的。”穆圣赞扬了赛阿德，并为他祝福。于是，穆斯林们在战场东北方的高坡上为穆圣搭建了棚子，站在棚子里能俯视整个战场。然后，又选出以赛阿德·本·迈阿兹为首的一批辅士青年，在棚子周围放哨。

部署兵力：

接着，穆圣部署了兵力。他走到战场上，用手指着说“托靠真主，这是某某人的死亡地，这是某某人的死亡地。”

那一夜，穆圣在一个树枝旁礼了一整夜拜。穆斯林们怀着无限美好的憧憬，安然地睡了一夜，他们渴望一觉醒来，睁眼看到的是安拉对他们的许诺。正如《古兰》所述：

“当时，他使瞌睡笼罩你们，以便你们获得从他发出的安宁。并从空中降下雨水，以便借此净化你们，替你们消除恶魔的污染，使你们心绪安静，步伐稳健。”（战利品：11）

这一夜是伊历二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穆圣离开麦地纳的时间是九月八日或十日。

麦加军开赴战场及内部出现矛盾：

古莱氏人在白德尔下游的军营里度过了这一夜。第二天早晨，他们拔营离开山丘，来到白德尔山谷。有一小部分人跑向穆圣的水池。穆圣说：“别拦他们。”那天凡跑过去喝水的古莱氏人，除哈凯姆·本·侯扎姆一人外，其余的全被砍死。哈凯姆后来皈依伊斯兰，信仰十分虔诚。他每每认真发誓时，誓词总是：“凭在白德尔战役中拯救

我的主宰发誓。”古莱氏人站稳后，派遣欧迈勒·本·沃赫布·杰姆哈查看穆斯林军队的实力。欧迈勒策马围绕穆斯林阵营转了一圈，回去报告说约有三百人，然后要求他再去查探一番，看是否有伏兵或援军。他在谷里走了很远，什么也没有发现，回来后说道：“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不过，古莱氏人啊！我发现麦地纳人决心殊死战斗，他们既无伏兵又无后援，只有宝剑。以安拉起誓，我觉得他们中的任何人在杀死你们中的人之前，决不会死去。如果你们大伤元气的话，以后哪儿还有好日子过？你们要慎重考虑。”

当时，又有一些人起来反对艾布·杰赫利的意见，号召大家返回麦加，不要打仗。哈凯姆·本·侯扎姆走到阿特白·本·勒比阿面前说道：“阿特白，你是古莱氏人的领导，是有头有脸的人，你愿不愿意做一件流芳千古的好事？”阿特白问：“什么事？”哈凯姆说：“带着人马回去，把你的盟友阿迈鲁·本·哈杜拉米的仇先放一放。”阿特白说：“好的。不过，你再去劝劝艾布·杰赫利，我担心他会反对的。”

阿特白·本·勒比阿对古莱氏人说道：“古莱氏人啊，以安拉起誓，不管你们能把穆罕默德及其随从怎么样，就算你们能击败他，可我们都是堂兄弟或表兄弟或同宗同族的亲戚，谁杀了谁都会引起报复的。还是返回麦加吧。让其他阿拉伯人去管穆罕默德吧。如果其他阿拉伯人战胜了他，这是你们所期待的；如果他战胜了其他阿拉伯人，我们也不会遭他报复。”

哈凯姆·本·侯扎姆走到艾布·杰赫利跟前，对他说：“艾布·杰赫利，阿特白让我找你。”如此如此地说了一番后，艾布·杰赫利说：“他一看见穆罕默德及其随从，胆就吓破了。不与穆罕默德决一高低，我绝不回去。事情不象阿特白说的，他见穆罕默德的人马势孤力单，而他的儿子又在对方那面（阿特白的儿子艾布·侯宰法很早就已加入伊斯兰并迁徙），他是担心你们杀死他儿子。”

阿特白听到艾布·杰赫利的话后，骂道：“这个下流东西，我要让他知道，到底谁吓破了胆。”由于担心要返回的人越来越多，艾布·杰赫利急忙派人到阿米勒·本·哈达拉米那儿，对他说：“你的盟友阿特白想把人们带回去，快去为你屈死的哥哥报仇吧。”阿米勒闻言站起来，拍着屁股大喊到：“我的哥哥呀，我的哥哥呀。”人们的战斗情绪被激起了，战斗已成定局，阿特白的意见被搁置，昏聩冲垮了理智。

两军对峙：

两军对垒了。穆圣向安拉祈求道：“安拉啊，这些古莱氏人自命不凡地来到这里，向你挑战，企图证明你的使者是骗子。主啊，你曾许诺援助我。主啊，明天你挫败他们吧。”

穆圣祈祷罢，看到站在古莱氏人中骑着红骆驼的阿特白，便说道：“如果对面有好人的话，那就是骑红骆驼的那位。如果人们听从他的意见，就做对了。”

随后，穆圣整理队伍。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穆圣整理队伍时手中拿一支无羽箭，他见赛瓦德·本·埃兹耶没站在队列里，便用箭捅了一下他的肚子，

并说道：“赛瓦德，站整齐。”赛瓦德说道：“安拉的使者啊，你弄痛了我，我要你抵偿。”穆圣掀起衣服，露出肚皮，说道：“你抵偿吧！”赛瓦德抱着穆圣，亲吻他的肚皮。穆圣惊奇地问道：“赛瓦德，你这是干什么呢？”他说：“安拉的使者啊，我希望我的人生中伴随你的最后时刻，是以我的皮肤挨着你的皮肤的方式度过的。”穆圣祝福了他。

队伍整理好后，穆圣下达军令，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动手。然后，他又下达了一项专门的指示，他说：“如果敌人蜂拥而来，你们就用箭射他们，等到他们冲到你们跟前时，再用刀剑。”说完，带着艾布·白克尔回到凉棚，赛阿德·本·迈阿兹带着他的警卫队站立在棚边。

那一天，艾布·杰赫利也做了祈祷，祈求胜利。他祈求道：“神啊，穆罕默德使我们骨肉分离，并带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求你挫败他吧。神啊，我们中最喜欢你谁，谁最令你满意，今天，你就援助谁吧。”为此，安拉降下启示：

“如果你们祈求胜利，胜利确已降临你们；如果你们停战，那对你们是最好的，如果你们卷土重来，我也重来，你们纵然人多，对你们却无裨益。的确，安拉和信士同在。”（战利品：19）

战争开始及第一位死者：

第一位死者是迈赫朱姆族人艾斯沃德·本·阿布杜·艾赛德，此人品德恶劣。他走出队伍说道：“我向安

拉保证，一定要喝到他们水池中的水。要么我摧毁他，要么我被他杀死。”说完，向穆斯林队伍冲去，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迎上去，挥刀砍断了他的半条腿，他从坐骑上跌下来，但仍拖着血腿朝水池边爬，当他爬到水池边，想实现他的诺言时，哈姆宰在水池边又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

格 斗：

第一位死者点燃了战斗的情绪，三位出自同一家族的优秀的古莱氏骑士走出队伍，要求格斗；他们是阿特白·本·勒比阿和他的弟弟希白及儿子沃立德；有三位辅士立即出队迎战，他们是奥夫·本·哈利斯，他的弟弟迈欧兹及阿布杜拉·本·勒瓦哈，对方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他们说：“是辅士。”对方说：“我们不需要同你们打，我们只想与原属于我们的那些人较量。”古莱氏人中有人喊道：“穆罕默德，让我们族人中的那些能人们出来。”穆圣说：“欧拜德·本·哈利斯，哈姆宰，阿里，你们三人上。”他们三人走到敌人跟前，敌人问：“你们是什么人？”他们三人报了姓名，对方说：“你们是高贵的能人。”年龄最大的欧拜德迎战阿特白，哈姆宰迎战希白，阿里迎战沃立德；哈姆宰和阿里很快杀死了对方。欧拜德和对方苦战了一会儿，两人都受了重伤。随后，阿里和哈姆宰过来杀死了阿特白，然后抬回欧拜德。当时，他的一条腿被砍断了。白德尔战役结束后四、五天，穆斯林凯旋麦地纳，路经绥夫拉仪时，欧拜德归真。

“这是两派为其养主而争辩的人。”（朝觐：19）阿里发誓说，这节启示是针对他们而降的。

全面交锋：

对多神教徒而言，格斗的结果只是厄运的开端，他们一下子失去了三位优秀的骑士；他们被激怒了，顿时，朝穆斯林扑来。穆斯林们虔诚敬意地祈求安拉的援助，然后，他们原地不动，迎击敌人不断的进攻，并重创敌军。

穆圣祈求他的养主：

穆圣自整理好队伍回到凉棚后，就一直不停地向安拉祈求兑现对他的许诺，援助他胜利。他说：“主啊，兑现你对我的许诺吧，我祈求你对我的许诺。”战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白热化。穆圣说：“主啊，如果这些穆斯林今天战死，以后再也没有人崇拜你了。主啊，如果你意欲，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崇拜你了。”穆圣一直不停地祈求，以致衣服从肩上滑落下来；艾布·白克尔把衣服捡起，披到他肩上，并劝道：“安拉的使者啊！你已向你的养主祈求了很长时间，安拉会兑现援助你的诺言。”

安拉启示众天使说：“我确和你们在一起，故你们要稳定信仰的人们。我将把把恐怖投在隐昧者的心中。”（战利品：12）安拉启示穆圣说“我陆续派遣一千天使支援你们。”（战利品：9）

天使降临：

穆圣小睡了一会儿，清醒后抬起头说道：“艾布·白克尔，好消息！吉卜利里踏着滚滚尘土来了。”

随后，穆圣穿着盔甲，走出凉棚，说道：“这个集团将被击溃，他们将转身而逃。”（月亮：45）然后，抓起一

把碎石，撒向古莱氏人，口中说道：“砸破你们的脸。”石子击中多神教徒的眼睛、鼻子或嘴巴，正如《古兰》所述：“当你射击时，其实你并未射击，是安拉在射击。”（战利品：17）

反 攻：

这时，穆圣下令反攻。他说：“冲出去！”为鼓舞穆斯林，他说道：“指掌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发誓，今天在与多神教徒的战斗中，谁英勇奋战，毫不退缩地牺牲，安拉将使他进天堂，快向那与天地同宽的天堂前进吧。”

欧迈勒·本·哈玛姆闻言呸呸两声，穆圣问他为何呸呸两声，他说：“安拉的使者啊，我这是在擦拳，我想成为天堂中人。”穆圣说：“你是天堂中人。”他掏出口袋里的几颗枣，边吃边说：“如果我能活着吃完这几颗枣，我就觉得活的太长了。”然后，扔掉手中的枣，冲向敌人，最后壮烈牺牲。

奥夫·本·哈利斯当时也问穆圣：“安拉的使者啊！仆民的哪种行为能令他的养主高兴？”穆圣说：“不穿盔甲，把手伸向敌人。”他闻言脱下身上的盔甲，提着剑冲了出去，最后战死沙场。

穆圣下达反攻命令时，敌人当时的攻势已经减弱，锐气已去。穆圣的英明指挥大大提高了穆斯林的士气，接到反攻命令后，他们精神勃发，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冲了上去；他们冲入敌群，挥剑乱舞。当他们看到穆圣身披盔甲，口诵《古兰》：“那个集团将被击溃，他们将转身而逃”时，他们更加精神抖擞，在天使们的支援下，他们奋勇杀敌。

据伊本·赛阿德传述：他们听阿克勒迈说：“那天，人头落地了，却不知道谁砍的；手断了，也不知道谁砍的。”伊本·安巴斯说：“一位穆斯林正同一位多神教徒激战时，突然听到头上有鞭子声和骑士驱马的声音‘安祖姆，快上’。”后来，一位辅士向穆圣谈及往事，穆圣说：“你说的不错，那是来自三层天的支援。”艾布·达吾德·马兹尼说：“我正在追杀一个多神教徒，我的剑还未伸过去，他的头就落地了。我知道，他是被其他人杀的。”一位辅士俘虏了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阿布，安巴斯说：“以安拉起誓，我不是被这个人抓的，抓我的人面容俊秀、光头骑着马。我认为他不是古莱氏人。”那位辅士分辨说：“安拉的使者啊，他是被我抓住的。”穆圣说：“你们别争了，安拉派尊贵的天使援助了你。”

易卜劣厮逃离战场：

以苏拉格·本·马立克·本·杰阿希姆的面目现身的易卜利斯，发现天使们攻打多神教徒时，吓得拔腿想溜，被误认为他是真苏拉格的哈利斯·本·黑沙姆拦住，他一拳把哈利斯打倒在地，迅速逃窜，多神教徒们见状问他：“苏拉格，你往哪里去？你不是答应过要保护我们，永不放弃我们吗？”他说：“我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我惧怕安拉，安拉的刑罚是严厉的。”他一直跑到海边，隐遁在海里。

大溃败：

在穆斯林强大的攻势下，多神教徒的队伍开始溃散，他们死的死，被俘的被俘，最终彻底失败。

艾布·杰赫利的冥顽：

大恶人艾布·杰赫利发现自己的队伍溃散时，想竭力阻止，他卑鄙狂妄地鼓励他的军队说：“苏拉格离弃你们，不会使你们失败的，他这是同穆罕默德约好的。阿特白、希白、沃立德虽然牺牲了；不过你们不要怕、不要急，以拉特、欧扎神起誓，我们定要用绳子把他们捆回麦加。我不主张你们杀他们，我主张你们抓活的，好让他们目睹自己的下场。”但他的狂妄很快露了原形。在穆斯林的强大攻势下，他的队伍很快溃不成军；尽管在他周围仍有几个人顽强挣扎，但瞬间被穆斯林击垮。这位大恶人暴露出来了，穆斯林见他骑马想溜。此时，死亡正等待着这位大恶人，等着通过两位辅士青年之手痛饮他的雪。

艾布·杰赫利之死：

阿布杜·拉赫曼·奥夫讲：白德尔战役那天，我在队伍里突然发现，左右各有一个年轻人，我处的位置好像不利。只听其中一位悄声问我：“叔叔，你给我指指哪个是艾布·杰赫利？”我问他：“孩子，你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听说他曾辱骂过穆圣，指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我若发现他，定要同他拼个死活。”他的话令我很佩服。另一个青年看看我，说了同样的话。我很快发现了人群中的艾布·杰赫利，便说道：“你们看，那就是你俩要找的人。”他俩闻言，立刻提剑冲过去，手起剑落，杀死了艾布·杰赫利，然后来到穆圣跟前，穆圣问：“你俩谁杀了艾布·杰赫利？”俩人都说是自己杀的。穆圣问他们擦剑了没有，他俩说没有。穆圣看了看两把宝剑，说道：“是他杀的。”穆圣判断是迈阿兹·本·杰姆哈。这两个年轻

人一个是迈阿兹·本·杰姆哈，另一个是迈欧兹·本·阿夫拉埃。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迈阿兹·本·阿迈鲁·本·杰姆哈说：‘我听说几个古莱氏人和艾布·杰赫利在一棵大树下，他们手握刀剑保卫艾布·杰赫利，于是，就朝那儿奔去，然后，一刀砍飞了他的半条腿，那腿飞出去的情形就像砸飞的枣核，他儿子阿克勒迈见状，一刀砍中我的肩膀，我的整条手臂被砍断，仅剩一点皮同肩膀连着，所以我无法杀死艾布·杰赫利；我拖着仅剩一层皮的断臂苦战了一日。后来，我痛得实在受不住了，就干脆用脚踩着断臂，一使劲把它扯了下来。艾布·杰赫利一直躺在原地，后来，迈欧兹·本·阿夫拉埃经过他身边，又砍了他一刀，砍得他仅剩一口气，是迈欧兹把他杀死的’。”

战争结束后，穆圣问：“谁愿去看看艾布·杰赫利的状况？”人们马上响应穆圣，四处寻找。最后，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找到了他；他当时仅剩一口气。阿布杜拉准备砍他的头时，问了一句：“你这个安拉的敌人，安拉使你出丑了吗？”他说：“怎么使我出丑了？难道我不是被同族人杀的吗？”然后他问道：“你告诉我，今天哪方胜利了？”阿布杜拉说：“安拉和他的使者胜了。”他对阿布杜拉说：“小放羊的，你很难升到我的地位。”阿布杜拉在麦加时，曾是位牧羊人。阿布杜拉砍下艾布·杰赫利的头，把它带给了穆圣，并说道：“安拉的使者啊，这是安拉的敌人艾布·杰赫利的头。”穆圣连呼三声：“独一的安拉啊！独一的安拉啊！独一的安拉啊！”然后说道：“安拉至大，一切赞颂统归安拉！他兑现了诺言，援助了他的仆民，挫败了这个集团。把他的头拿来我看

看。”当他看到艾布·杰赫利的头时，说道：“他是这个稳麦的法老。”

这场战役中信仰笃诚的典型：

上面已介绍过两例，即欧迈勒·本·哈玛姆和奥夫·本·哈利斯。在这场战役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壮观场面。这集中体现了信仰的力量。战场上许多父子相见，兄弟相遇时，因他们信仰不同，以致兵戎相见。

1.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伊本·安巴斯传述：穆圣对圣门弟子们说：“我知道哈希姆家族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是被迫前来打仗的，他们并不愿意同我们打仗。因此，遇到哈希姆家族的人，一律不要伤害他们，尤其是艾布·白赫泰勒·本·黑沙姆和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艾布·侯则法·本·阿特白听到这话后，不满地说道：“难道要我们杀掉我们的父亲、儿子、兄弟、同族的人，而放过安巴斯吗？以安拉起誓，如果我遇到他，定要用剑砍他的脸。”此话传到穆圣耳中，他问欧麦尔·本·罕塔布：“有人要用剑砍安拉使者的叔叔的脸吗？”欧麦尔说：“安拉的使者啊，让我去把他的头砍下吧。以安拉起誓，他是个伪信的家伙。”

艾布·侯则法说：“我说了那句话后，心中一直很不安，觉得只有用殉教才能抵消那句话的罪过。”艾布·侯则法在也玛迈战役中壮烈牺牲。

2. 不允许伤害艾布·白赫泰勒，因为当初穆圣在麦加时，他从不伤害穆圣，不给穆圣难堪。另外，他是撕毁断交文书的发起人之一。

尽管如此，艾布·白赫泰利仍死于这场战役。事情的经过是：迈吉宰勒·本·齐亚德·白利威在战役中遇到了他，他当时正和战友一起作战，迈吉宰勒对他说：“艾布·白赫泰勒，安拉的使者有令，不允许伤害你。”他问道：“那我的战友呢？”迈吉宰勒说：“以安拉起誓，你的战友我们绝不放过。”他闻言说道：“以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和他死在一起。”说完两人一齐向迈吉宰勒动了手，迈吉宰勒不得已把他杀了。

3. 在蒙昧时期的麦加，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与伍麦叶·本·赫利夫是对好朋友。这次战役中，阿布杜·拉赫曼遇到了与儿子阿里手拉手站在一起的伍麦叶。当时，阿布杜·拉赫曼扛着几套缴获的盔甲。伍麦叶看到阿布杜·拉赫曼时便说道：“你愿抓我吗？我比你的那些盔甲值钱多了。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你们需要奶吗？”他的意思是谁俘虏我，我会用多奶的母骆驼赎身。阿布杜·拉赫曼听到这话，扔掉扛着的盔甲，抓住他俩往前走。阿布杜·拉赫曼说：“路上，伍麦叶问我：你们中那位胸前插根鸵鸟毛的人是谁？”我说：“是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他说：“就是他使我们惨败的。”

阿布杜·拉赫曼说：“以安拉起誓，我正押着他俩往前走，被毕俩里看到了。伍麦叶曾在麦加伤害过毕俩里。毕俩里喊道：‘伍麦叶，你这个隐昧安拉的头子，今天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你。’我说：‘毕俩里，他是我的俘虏。’毕俩里仍说：‘今天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我骂道：‘你这个黑小子，我的话你没有听见吗？’可毕俩里仍说：‘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然后他大喊道：‘安拉的辅士们呀，伍麦叶是隐昧安拉的大头子，决不能让他走脱。’

许多人闻声赶来围着我们，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我护着伍麦叶。有个人抽出宝剑砍中了伍麦叶的儿子，伍麦叶顿时大叫起来，那种惨叫声我从未听过。我说：‘你自己保重吧，我没法救你。’这时，人们乱剑齐出，砍倒了他们父子俩。我当时说：‘愿安拉慈悯毕俩里，我的盔甲没了，俘虏也被他杀了’。”

4. 那天，欧麦尔·本·罕塔布杀了他的舅舅阿绥·本·黑沙姆·本·穆埃拉。

5、那天，艾布·白克尔喊他的儿子阿布杜·本·拉赫曼，其子是多神教徒，他说：“你这个畜生，我的财产呢？”他儿子说：“哪有财产，只有利剑和战马，来杀你这个老头子。”

6. 古莱氏人束手被擒时，穆圣正在凉棚里，门口站着佩剑的赛阿德·本·迈阿兹。穆圣发现赛阿德的脸上有不满的表情时，便问他：“你好像对他们的做法不满？”他说：“正是。安拉的使者呀，这是安拉第一次使多神教徒失败，我宁愿痛杀他们，也不愿留下他们。”

7. 那天，欧卡舍·本·穆哈绥尼·艾赛迪的剑被砍断了，他找到穆圣，穆圣交给他一根树枝说：“欧卡舍，你用这个杀敌。”他从穆圣手中接过树枝，晃了晃，突然，它成了一把锋利耀眼的长剑。他用它杀敌，一直用到安拉使穆斯林胜利。那把剑被命名为“欧尼”（意为援助），欧卡舍一直保留着它，他在平叛战役中牺牲时，这把剑仍在他身边。

8. 白德尔战役结束后，穆素阿布·本·欧迈勒·阿布德勒看见曾反对穆斯林、这次也来参战的兄弟艾布·阿齐兹·本·欧迈勒，当时，他被一名辅士所擒，穆素阿布对那位辅士说：“你要抓紧他，他母亲很有钱，定会向你赎他的。”艾布·阿齐兹对他哥哥穆素阿布说：“你就这样待我吗？”穆素阿布指着那位辅士说：“他才是我的兄弟，你不是。”

9. 当穆圣下令把多神教徒的尸体拖进“格利布”坑时，阿特白·本·勒比阿的尸体被拖了进去。穆圣发现阿特白的儿子艾布·侯则法脸色有异，显得很悲伤。穆圣问他：“艾布·侯则法，你好象在为你父亲伤心。”艾布·侯则法回答说：“不是的。安拉的使者呀！以安拉起誓，对父亲和其他人的阵亡我毫无怨言，但我知道我的父亲是位有见解、宽厚、善良的人，我曾希望这能使他走上伊斯兰的道路。我看到他阵亡后，想起了我对他的希望没有实现，他作为多神教徒而死，我在为此而难过。”穆圣为他做了祈祷。

两军伤亡情况：

战争以多神教徒惨败、穆斯林大获全胜而结束。在这场战役中，穆斯林牺牲了十四人，其中六名迁士、八名辅士。多神教徒伤亡惨重，七十人死亡，七十人被俘，且大多是贵族、领袖。

战争结束后，穆圣站在多神教徒的死尸跟前，说道：“好可恶的人呀，你们这样对待你们的先知。人们相信我，你们却否认我；人们支持我，你们却那样攻击我；人们收留我，你们却驱逐我。”随后，穆圣下令把他们一律拖进“格利布”坑。

据艾布·泰利哈传述：“白德尔那天，穆圣下令把十四名臭名昭著的古莱氏贵族的尸体，拖进白德尔的一个坑内。随后，穆圣在那片空地上停留了三天。第三天的时候，穆圣命人把他的坐骑牵来，系上鞍子，骑着来到坑边，圣门弟子们跟在他身后，他开始呼喊坑中死者的名字及其父亲的名字：“某某人的儿子某某呀，某某人的儿子某某呀，你们乐意顺从安拉和他的使者吗？你们看没看到你们的神灵许给你们的？而我确已看到我的养主许给我的诺言了。”欧麦尔问：“安拉的使者啊！你怎么同无生命的死尸讲话呢？”穆圣说：“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我对他们讲的话，他们比你们听得更清楚，但他们不能回答我。”

失败的消息传到麦加：

多神教徒仓惶逃离战场，溃散到各山谷，惊恐万状地向麦加方向逃窜，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羞愧地进入麦加的。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第一个赶回麦加报告古莱氏人失败的是海赛曼·本·阿布杜拉·胡扎尔。人们问他：“战局如何？”他说：“阿特白，希白，艾布·杰赫利，伍麦叶等古莱氏贵族统统被杀了。”当他继续往下说被杀的古莱氏贵族名字时，坐在石头上的绥夫万·本·伍麦叶说道：“以安拉起誓，此人头昏了，不信，你们让他说说我的情况。”于是，人们问海赛曼：“绥夫万·本·伍麦叶在干什么？”他说：“他坐在石头上。以安拉起誓，他父亲和兄弟都被杀了，是我亲眼看到的。”

穆圣的仆人艾布·拉菲尔说：“我原是安巴斯的仆人，后来，安巴斯和温姆·法杜利加入伊斯兰，我也加入了伊

斯兰，但安巴斯一直没公开他的信仰。白德尔战役中，艾布·赖海布没参战，接到失败的消息后，他难过又尴尬，而我们内心兴奋又自豪。我身体不好，只负责在扎姆扎姆石上磨箭，那天我坐着磨箭，温姆·法杜利坐在旁边，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时，艾布·赖海布拖着两腿，阴郁着脸走来，背对着我坐到石头上。突然有人说：“瞧，艾布·素福扬·本·哈利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来了。”艾布·赖海布叫他道：“你到我这儿来，以我的生命发誓，你肯定知道详情。”艾布·素福扬坐到他跟前，一些人围拢过来。艾布·赖海布问他：“兄弟，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答道：“事情的经过就是，我们遇到了那帮人，然后拼着膀子打起来，我们死的死，被俘的被俘；尽管如此，以安拉起誓，我们并未退缩。这时，天地间来了一伙身穿白衣、骑着骏马的人，以安拉起誓，他们所向披靡，无人能敌。”

据艾布·拉菲尔讲：“我用手托着石头说道：以安拉起誓，你见的那些人是天使。艾布·赖海布闻言，狠狠打了我一耳光，我气得扑上去，他一把将我摔倒在地，然后骑到我身上打，我体质差，温姆·法杜里见状，捡起一块磨石，砸破了他的头，口中骂道：‘他主人不在，你就欺负他？’艾布·赖海布灰溜溜地转身走了。七天后，安拉使他死于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疮。阿拉伯人认为那种疮极不吉利，他的儿子们无人料理他的后事，一直停放了三天仍没有埋葬。后来，他的儿子们怕遭人唾骂，这才挖个坑，用棍子把他挑到坑里，站在远处往里扔石头，直到填满，这才算埋了他。”

白德尔惨败的消息就这样传到麦加，麦加人羞愧难当，以致不允许死者家属啼哭，原因是怕穆斯林幸灾乐祸。

有个有趣的故事：艾斯沃德·本·孟特利布在这场战役中死了三个儿子，他伤心得想哭。有天晚上，他听到啼哭的声音，因他是个盲人，于是叫来一个奴隶，对他说：“你出去看看，是不是允许哭了？是不是古莱氏人在哭丧？我多想哭哭我的儿子艾布·哈凯姆，我心里憋极了。”奴隶回来告诉他说：“是一个妇女因丢了骆驼在哭。”艾斯沃德抑制不住地哭起来。

胜利的消息传到麦地纳：

穆斯林胜利后，穆圣派两个人回麦地纳报喜，派阿布杜拉·本·勒瓦哈向住在高处的人报喜，派载德·本·哈利斯向住在洼地的人报喜。

在此之前，犹太人和伪信士们已在麦地纳散播谣言，他们甚至说：“穆圣已阵亡。”当载德·本·哈利斯骑着穆圣的骆驼“格索瓦”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一个伪信士说道：“穆罕默德肯定已死，我们都认得这是他的骆驼，载德定是吓坏了，定在胡言乱语。”

两位信使到来后，穆斯林们围上去询问战争的情况。当他们从两位信使那儿得到穆斯林胜利的消息时，他们欣喜若狂，整个麦地纳响起了诵念“清真言”和“真主至大”的声音，留在麦地纳的穆斯林首领们涌向通往白德尔的大道，祝贺安拉的使者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据乌萨麦·本·载德讲：“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刚埋葬完毕穆圣的女儿、奥斯曼·本·安法尼的妻子鲁格娅。穆圣出征前，留下我照料鲁格娅和奥斯曼。”

穆斯林返回麦地纳：

战争结束后，穆圣在白德尔住了三天。就在准备起程回麦地纳前，军队中对战利品的分配产生了分歧。正闹得不可开交时，穆圣命令人们把手中的战利品都交出来。后来，安拉的启示降临，解决了这一难题。

据欧巴德·本·撒米特传述：“我们随同穆圣参加了白德尔战役，两军交手后，安拉挫败了敌人，我们中的部分人乘胜追杀敌人，部分人专心于收集战利品，还有一部分人保卫着穆圣，以防敌人偷袭穆圣。”

晚上，人们聚在一起时，收集战利品的人说：“战利品是我们收集的，理应归我们，其他人没份。”追击敌人的人说：“我们更应得到它，是我们追击敌人并挫败了他们。”负责保卫穆圣的人说：“我们担心敌人袭击安拉的使者，才没顾上去杀敌、搜集战利品。”后来，安拉降下启示：“他们向你请教战利品的问题，你说：战利品属于安拉和他的使者，你们当敬畏安拉，调解你们间的矛盾。如果你们是真信士，当服从安拉和他的使者。”（战利品：1）

在白德尔驻扎三天后，穆圣率领穆斯林、由阿布杜拉·本·凯阿布押着多神教徒俘虏和从他们身上缴获的战利品，向麦地纳返回。走出绥夫拉仪隘口时，穆圣停在隘

口与纳兹耶之间的沙滩上，先拿出战利品的五分之一，把剩余的战利品平分给了穆斯林们。

抵达绥夫拉仪时，穆圣下令处决多神教徒的旗手奈迪勒·本·哈利斯，此人穷凶极恶，千方百计地敌对伊斯兰、迫害穆圣。对他执刑阿里·本·艾布·塔利布。

抵达阿勒格·宰卜叶时，穆圣下令处决阿格白·本·艾布·穆尔特，阿格白伤害穆圣的行径，前文已有叙述；他曾趁穆圣叩头之际，把骆驼胎盘倒到穆圣身上，还用衣服勒穆圣的脖子，企图杀死穆圣，幸得艾布·白克尔及时阻止。穆圣下令处决他时，他问道：“穆罕默德，我的女儿谁管？”穆圣说：“火。”对他执刑的是辅士阿绥姆·本·撒比特。有人说执刑的是阿里·本·艾布·塔利布。

从战争角度看，处决这两名俘虏是理所当然的，他二人不仅是战俘，确切说是战犯。

庆贺团：

穆圣到达鲁哈仪时，遇上听说胜利的消息而前来祝贺并迎接的穆斯林首领们。当时，赛利迈·本·赛拉姆问他们：“你们拿什么祝贺我们呀？以安拉起誓，我们遇到的只是些秃头老汉。”穆圣笑着训斥他道：“我的孩子，这些可都是有身份的人呀。”

伍赛德·本·哈迪勒说：“安拉的使者啊，一切赞颂统归安拉，他使你获胜，使你满意高兴。安拉的使者呀，以安拉起誓，如果我早知道你同敌人打仗的话，是不会留

在后方的。我原以为只是拦截商队，没料到会遇上敌人。”穆圣说：“你说的对。”

穆圣胜利进入麦地纳，使居住在麦地纳及其周围的那些仇视穆圣的人感到害怕，有许多麦地纳人皈依了伊斯兰。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和其他党羽也假装皈依了伊斯兰。

第二天，俘虏被押到麦地纳，穆圣把他们分给穆斯林们，并嘱咐要善待俘虏。穆斯林们谨遵穆圣的嘱咐，他们自己吃枣，把面包让给俘虏们吃。

战俘的问题：

穆圣回到麦地纳后，同穆斯林商量如何处置战俘。艾布·白克尔说：“安拉的使者，这些人同我们是叔侄或同宗同族或兄弟关系。我认为，最好准许他们赎身，收取赎金。所收的赎金有助于我们对付多神教徒。或许安拉会引导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助手。”

穆圣转问欧麦尔：“你有什么看法？”欧麦尔说：“以安拉起誓，我的看法和艾布·白克尔的不一样。我主张让我们各自处决各自的亲戚，比如让阿里处决阿格利·本·艾布·塔利布，让哈姆宰处决他的侄儿等。这样做能让安拉的敌人知道，我们对多神教徒决不心慈手软。这些战俘都是古莱氏人中精明强干的人物、首领或将官。”

穆圣比较倾向艾布·白克尔的主张，不太同意欧麦尔的看法。于是，收取了赎金。据欧麦尔讲：“第二天，我去找穆圣，见他和艾布·白克尔二人正在哭泣。我便问道：‘安拉的使者呀，你告诉我，你俩哭什么呢？如果哭得对，我也和你俩一起哭；即便哭得不对，我也会因你俩哭泣而

装哭。’穆圣说：‘我哭是因为那些收取了赎金的穆斯林们将要遭到的刑罚已显示给我，它比这棵树还近’。”安拉降下启示：“先知在重创敌人前，不该有战俘。你们渴望今世的浮利，而安拉瞩目于后世。安拉是至知的，至睿的。若不是安拉先前的注定，他必因你们收纳赎金而严惩你们。”（战利品：67—68）

“安拉先前的注定”指的是这节启示：“以后，你们或释放他们或准许他们赎身。”（穆罕默德：4）这节启示表明，可以向战俘收取赎金。因此，安拉才没惩罚穆圣和穆斯林们。安拉之所以降启示批评穆圣，是因为他尚未重创敌人，就先掳获他们，并向这些不是战俘而是战犯的人收取赎金。战犯是不该放过的，即便在现代的战争法中也是如此；他们应受极刑或终身监禁。

穆圣当时倾向艾布·白克尔的主张，收取了赎金。赎金的数量或四千或三千或一千银币。麦加人多半识字，麦地纳人则不然。因此，凡无钱赎身的战俘，只要教会十个麦地纳人认字便可获得自由。

穆圣特赦了几名战俘，没收取他们的赎金。这些人是孟特利布·本·罕泰卜，索菲耶·本·艾布·鲁法尔，艾布·安扎·杰姆哈，此人后来在吴侯德战役中再次被俘并被处决。

穆圣还特赦了他的女婿艾布·阿绥，条件是他必须解除同宰奈白的婚姻。当时，宰奈白已派人送来了丈夫的赎金，赎金中有海迪哲送给她的项链。穆圣看到这根项链时，伤心不已。便请求他的弟子们放了艾布·阿绥，他们答应了。穆圣要求艾布·阿绥解除同宰奈白的婚姻。宰奈白离

婚后，迁徙到麦地纳，穆圣派载德·本·哈利斯和一名辅士，前去迎接宰奈白。穆圣对他俩说：“你俩去耶阿杰吉迎接宰奈白。”宰奈白迁徙的过程漫长且艰辛。

有位战俘名叫苏海利·本·阿迈鲁，此人能言善辩。欧麦尔建议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啊，敲掉苏海利的两颗门牙吧，好让他永远无法再诽谤你。”穆圣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担心丑化苏海利的形象而招致安拉的恼怒。

赛阿德·本·努尔曼到麦加副朝，被艾布·素福扬扣押，并用他交换了被俘的儿子阿迈鲁·本·艾布·素福扬。

《古兰》经对这场战役的谈论：

针对这场战役，《《古兰》经》下降了“战利品章”。可以说，战利品章是安拉对白德尔战役的总结，它完全不同于尘世中的国王及将官们胜利后的总结。

首先，安拉让穆斯林们把眼光投放到他们身上依然存在的品德缺陷，以便消除这些缺陷，净化他们的心灵。接着，叙述了这次胜利中安拉对穆斯林的支持和默助，叙述这些的目的是避免穆斯林们自视勇猛，无意识中高傲自大起来；另外，也为了让他们托靠安拉，服从安拉，服从安拉的使者。然后，安拉向穆斯林们阐明，穆圣参加这场浴血战争的崇高目的及赢取胜利应具备的素质和品德。接下来开始谈论多神教徒、伪信士、犹太人及战俘，劝诫他们接受真理，服从真理。随后，向穆斯林们谈论战利品的问题，为他们制定战利品的分配原则。之后，又为他们制定了当时的伊斯兰迫切需要的战争法与和平法，以便区分穆斯林的战争与蒙昧的战争，使穆斯林具有崇高的品德、价

值观，并向世人证明伊斯兰不仅仅是理论观点，它还切实根据伊斯兰原则教育它的追随者。最后，确立了伊斯兰国家宪法的条文，它区别对待境内、境外的穆斯林。

伊历二年，安拉制定了莱买丹月的斋戒、开斋捐及其它课税的份额；开斋捐及其它课税份额的确立，减轻了许多迁士的负担，这些迁士多半是没有土地、生活困难的穷人。

凑巧的是，穆斯林们过的第一个开斋节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当时，白德尔战役的胜利使他们拥有了战利品。胜利之后，安拉带来的这个幸福节日真是热闹极了，节日拜的场面真壮观啊！

穆斯林们走出家门，高诵“安拉至大，赞颂归安拉，唯有安拉应受崇拜”。他们的心洋溢着对安拉的渴望及对安拉的慈悯、喜悦的渴盼；是安拉恩赐了他们，使他们获得了胜利。正如《古兰》所述：

“你们当牢记，当初，你们人数少，到处受欺凌，担心受人劫掠，安拉庇护了你们，援助你们，并赐你们美好的给养，但愿你们感谢。”（战利品：26）

白德尔战役与吴侯德战役之间的军事活动

白德尔战役是穆斯林与多神教徒的第一场武装战斗，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穆斯林赢得全体阿拉伯人一致见证的决定性胜利；对这场战斗的结果，最为不满的就是受到直接重创的人们，即多神教徒；或是那些认为穆斯林的胜利是对他们的宗教及经济的沉重打击的人们，即犹太人。从那时起，这两伙人心中燃烧着对穆斯林的愤怒和仇恨，正如《古兰》所述：

“你必发现，最仇恨信士的就是犹太人和多神教徒。”
(筵席：82)

麦地纳城内另有一伙人，他们亲近上述两伙人。当这伙人发现大势已去时，便混入伊斯兰；他们就是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及其随从，这第三伙人对穆斯林的仇视不亚于前两伙人。还有第四伙人，即游荡在麦地纳周边的阿拉伯游牧人，他们并不关心宗教上的事，他们是一伙劫匪；穆斯林的胜利使他们很担心，担心麦地纳一旦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他们便无法再拦路抢劫。因此，他们开始仇恨穆斯林，成了穆斯林的敌人。

四面八方的危险困扰着穆斯林，但这四伙人对穆斯林采取的方法各有不同，每一伙都自视自己的方法最有效。麦地纳城内及周围的人假装皈依伊斯兰，他们采取的是阴谋、引诱、教唆、滋扰的方法。犹太人则公然为敌，发泄仇恨和不满；受到不幸打击的麦加人则扬言要报仇雪恨，并大张旗鼓地全面备战，并遣使通告穆斯林：“我们必有胜利的那一天，之后，让你们的女人永远哭丧吧。”

一场史称吴侯德战役的血战已悄然逼近麦地纳，这场战役对穆斯林的声誉和地位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库德尔战役

白德尔战役后，穆圣得到消息，俄图凡部落的赛利姆家族正在集结兵马，准备进犯麦地纳。穆圣立刻率领二百名骑兵，突袭正在家乡集结的这些部落。穆圣抵达他们的家乡库德尔后，赛利姆人闻风溃逃，来不及带走的五百峰骆驼被穆斯林缴获。穆圣从中取出了五分之一，剩余的给每人分了两峰。另有一名奴隶被俘，他名叫耶赛勒，穆圣释放了他，使他成了自由人。

穆圣在库德尔住了三天，而后，凯旋麦地纳。这次战役发生于伊历二年十月，在白德尔战役后的第七天。穆圣在这次行动中，委派代理麦地纳的是苏巴尔·本·阿勒特。有人说是阿布杜拉·本·温姆·迈克图姆。

阴谋暗杀穆圣

白德尔战役的失败使多神教徒大为恼火，反对穆圣的情绪更加高涨，以致两位莽汉密谋要消除给麦加带来矛盾、分裂、屈辱的根源，即穆圣。

白德尔战役结束不久，欧迈勒·本·沃海布·杰姆哈同绥夫万·本·伍麦叶坐在一起，欧迈勒是古莱氏人中伤

害穆圣及穆斯林们的主要人员之一，他儿子沃海布·本·欧迈勒在白德尔战役中被俘。他提起了白德尔战役中的遇害者及他们的惨状。绥夫万叹息道：“以安拉起誓，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欧迈勒说：“以安拉起誓，你说的不错，如果不是因为有债未还，有家小拖累，担心无人照管他们，我定会骑马找到穆罕默德，杀死他。我找他有理由，我的儿子被他们俘虏了。”绥夫万趁机说道：“你的债我还，你的家小我照管，他们在一天，我管一天，我不会亏待他们。”欧迈勒：“咱俩的事你不要泄露出去。”绥夫万说：“我不会泄露的。”

随后，欧迈勒命人铸了一把剑，上面浸上毒，然后带着它到了麦地纳。他刚到圣寺门口，正拴骑乘时，被欧麦尔看到。欧麦尔当时正在同人们谈论白德尔战役的胜利，看到他后，欧麦尔说道：“欧迈勒这条狗是安拉的敌人，他来准没好事。”说完，找到穆圣，对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啊！安拉的敌人欧迈勒带着宝剑来了。”穆圣说：“让他进来见我。”欧麦尔来到欧迈勒面前，用宝剑穗子捆着他，然后对几位辅士说：“你们去坐在穆圣身边，小心这个小人伤害穆圣，他让人不放心。”说完，拉着他进去见穆圣，穆圣见他被欧麦尔捆绑着，便说道：“欧麦尔，你放开他。欧迈勒，你到我跟前来。”他走到穆圣跟前说了声“早安”。

穆圣说：“欧迈勒，安拉恩赐我们更好的问候语，即赛俩目（时时平安），它是天堂里的问候语。”然后穆圣问他：“欧迈勒，你来干什么呢？”他说：“我来赎取俘虏，你们放了他吧。”穆圣说：“你带着宝剑干什么呢？”他说：“该死的宝剑，它有什么用呢？”穆圣说：“你老实

告诉我，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他说：“我就是来赎俘虏的。”

穆圣说：“不是的。你曾和绥夫万·本·伍麦叶一起坐在石头上，谈论白德尔战役上古莱氏人中的死难者。你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债未还，有家小无人照管，定会杀死穆罕默德，绥夫万趁机许诺承担了你的债务和家小，要你前来刺杀我。以安拉起誓，你的企图是无法实现的。”

欧迈勒说：“我见证，你确是安拉的使者。以前，我们曾否认你带给我们的讯息及降给你的启示。那件事只有我和绥夫万知道。以安拉起誓，我知道，若不是安拉启示你，你不可能知道此事。感赞安拉，他把我引向了伊斯兰，拯救了我。”然后，欧迈勒念了作证辞。穆圣说：“你们给这位兄弟讲解伊斯兰，念诵《古兰》，把他的俘虏还给他。”

至于绥夫万，他曾兴奋地告诉人们：“报告你们个好消息，它会使得你们忘记白德尔的耻辱。”他也曾向过往的游人打听欧迈勒，当得知欧迈勒已皈依伊斯兰时，他发誓永远不再搭理他，永远不再帮他。欧迈勒回到麦加后，一直进行宣教工作，经他手入教的人有很多。

白努·盖努嘎尔战役：

以前我们曾介绍过穆圣同犹太人签订的盟约内容。穆圣严格执行盟约的规定，穆斯林们对它也从未有过丝毫的违背；但那些狡猾、欺诈成性，惯于违背盟约的犹太人，他们的老毛病很快就犯了。他们开始在穆斯林队伍中施展阴谋，搞煽动、制造不安和混乱。以下是一些例证：

犹太人施展阴谋的例子：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有位年迈的犹太人沙斯·本·盖斯，愚顽不化，极其仇视并嫉妒穆斯林。一天，他碰到一伙奥斯族和哈兹拉吉族穆斯林正围坐在一起聊天，发现伊斯兰团结了他们，化解了他们之间蒙昧时期的矛盾，顿时怒火中烧。心里说：“本地区两族人的权贵们聚在了一起。这不行，以安拉起誓，他们团结一致的话，我们就没法驾驭他们了。”于是，唤来旁边的一名犹太青年，对他说：“你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然后，谈论布阿斯战役及它之前的事，吟诵那场战役中流传的诗句。”犹太青年一一照办，这立刻引起人们的争论，他们互相炫耀，互争高低，其中有两个人越争越厉害，最后，其中一人说道：“如果你们不服气，我们现在再打一仗。”双方都恼了，并约定到河谷里真枪实剑打一仗。他们都去了，战争几乎要打起来。

穆圣听说此事，立刻带领数名迁士赶到现场，说道：“穆斯林们呀！安拉已引导了你们，以伊斯兰提高你们的地位，为你们化解蒙昧时期的矛盾，拯救你们，团结你们的心；我尚在你们之中，你们还用这种蒙昧的方式吗？”

众人这才明白他们上了恶魔的当，中了敌人的奸计；他们惭愧地哭着，两族人拥抱起来。然后，顺从地随着穆圣离去。安拉替他们挫败了安拉的敌人沙斯·本·盖斯的阴谋。

这就是犹太人在穆斯林中制造的混乱和煽动，在伊斯兰宜教道路上设置障碍的一个典型事例。在这方面，他们有许多方法，如散布谣言，早晨假装皈信，晚上又变卦，

企图在信仰薄弱的人们心中制造怀疑；又如，他们陷害同他们有经济往来的信士，一旦这些信士欠了他们的钱，便整天追要。反之，如果他们欠了这些信士的钱，便设法侵吞，不予归还。他们诡辩说：“我们向你借钱时，你遵奉的是祖先的宗教，现在叛教了，我们欠你的钱也就勾销了。”

白德尔战役前，他们就已经如此，尽管他们同穆圣签有盟约。对此，穆圣和穆斯林一直忍耐，盼望他们改邪归正，实现地区的安宁与和平。

白努·盖努嘎尔部落撕毁盟约：

当犹太人看到，信士们在白德尔战场上得到安拉的援助，并在远近四方人们的心中有了威信和地位时，他们的怨恨、不满，便故意暴露出来，并公然伤害穆斯林。

他们中怨恨最大、手段最毒的是凯阿布·本·艾布勒夫。三个犹太部落中最凶残的就是白努·盖努嘎尔，他们住在麦地纳城内，所在区域以族名命名。主要从事首饰加工、打铁、制做各类器皿，职业的便利使他们人人都有武器，能征善战者就有七百人。他们是麦地纳最勇猛的犹太人，也是最先撕毁盟约的犹太人。

穆斯林在白德尔的胜利，使他们更为残暴，并进一步扩大煽动和挑衅。他们制造骚乱，冷言冷语，伤害每一位出现在他们市场中的穆斯林，甚至对妇女也不放过。

针对这种情况，穆圣召集他们，劝他们走正道，并警告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但他们不但不醒悟，反而变本加厉。

据《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及其它圣训记载：伊本·安巴斯传述说：穆圣在白德尔重创古莱氏人，凯旋麦地纳后，在白努·盖努嘎尔市场上召集犹太人，劝告他们道：“犹太人啊，趁你们尚未遭遇古莱氏人的下场，赶快皈依伊斯兰吧。”他们说：“穆罕默德，你不要因杀了几个古莱氏人就头脑发昏。古莱氏人纯属莽夫，不懂战争；如果你同我们打起来就会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对手，你还没遇到像我们这种人的。”后来，安拉降下启示：

“你对隐昧安拉的人说：‘你们将被击败，将被集合进火狱，归宿真恶劣！’交战的两军对你们确有一些启示：一方为安拉之道而战，另一方是否认安拉的，眼见敌军是自己的两倍。安拉以自己的援助支持他所意欲的人。对于有见识的人，此中确有鉴戒。”（伊姆兰的家属：12—14）

白努·盖努嘎尔对穆圣的答复意味着公开宣战，但穆圣克制住心头的怒火，穆斯林们也忍耐了，他们静待事态的转机。白努·盖努嘎尔族犹太人更为放肆了，他们很少停止在麦地纳制造恐慌和混乱。他们这么做，纯属玩火自焚，自绝生路。

据伊本·黑沙姆讲：艾布·欧尼的传述：一位阿拉伯妇女带着她的首饰到白努·盖努嘎尔市场上卖。她坐在一个首饰匠那儿，一群犹太人让她揭掉面纱，被她拒绝了，那位首饰匠悄悄地用一根针把她的裙子下摆别到她的背上，当她站起来时，羞体露了出来，犹太人见状哈哈大笑；她呼喊起来，一位穆斯林扑过来把首饰匠杀死了。那位首饰匠是犹太人，犹太人一拥而上，把这位穆斯林杀害了。被

杀的穆斯林家属呼喊穆斯林向犹太人报仇。穆斯林与白努·盖努嘎尔族人冲突起来。

围困、求和、驱逐：

穆圣再也无法忍受，他让艾布·鲁巴拜·本·阿布杜·孟兹勒代守麦地纳，把穆斯林的大旗交给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亲率安拉的军队，讨伐白努·盖努嘎尔部落。该族人闻讯，迅速踞守在城堡里，穆斯林把他们严密地围困起来；那天是伊历二年十月十五日星期六，十五天的围困持续到十一月初，安拉把恐惧投入他们的心中，他们接受了穆圣对他们的生命、财产、妻子、儿女的决断，穆圣命他们自缚双手。

这时，阿布杜拉·本·吴班叶·苏鲁利发挥了他伪信的本色，他死死纠缠穆圣，让穆圣原谅犹太人。他说：“穆罕默德，求你宽大我的盟友吧。”白努·盖努嘎尔是哈兹拉吉的同盟，穆圣迟迟不回答他的请求，他不停地死死纠缠，穆圣想避开他，但他抓住穆圣盔甲的口袋，穆圣怒容满面地对他说：“你放开我。你这个该死的，放开我。”但这位伪信士就是不松手。他说：“不，以安拉发誓，你不原谅我的同盟我就不松手，四名无盔甲者和三百名有盔甲者在支持我对付各种人，你却一次把他们全抓了。以安拉起誓，我是个怕灾难的人。”

穆圣给这个假装进教仅一个月的伪信士一个面子，放了白努·盖努嘎尔人，但命令他们离开麦地纳，不得在麦地纳周围居住；白努·盖努嘎尔人迁到沙姆的艾兹勒阿特。不久，该族大部分人被毁灭。

穆圣扣留了他们的财产，从中取出三张弓、两副盔甲、三把剑、三根标枪及五分之一的战利品。负责收集战利品的是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

炒面战役：

就在绥夫万·本·伍麦叶、犹太人、伪信士等展开行动，施展阴谋之际，艾布·素福扬也在考虑，怎样行动才能风险小，又能保证古莱氏人的地位，让人意识到他们仍然有力量？他很着急，曾发誓不打击穆圣决不用水洗头。为此，他率领两百名骑兵，来到距麦地纳约十三公里、通往尼布山的赛德尔·格纳特，但他不敢公开进犯麦地纳，只能像盗贼一样，在晚上趁天黑溜到麦地纳郊区，找到罕耶·本·艾赫泰布家，但罕耶由于害怕没给他开门。他又找到奈迪勒家族族长赛拉姆·本·迈希凯姆家。赛拉姆把他迎进家中，热情款待，还给他喝了酒，但他没把带领人马来事告诉赛拉姆。当晚，艾布·素福扬返回驻地，分出一批人偷袭麦地纳附近的欧赖德，他们砍伐并焚烧欧赖德的椰枣园，杀死正在田间干活的辅士和他的同伴，然后，逃往麦加。

穆圣接到信后，马上率领穆斯林追击艾布·素福扬，但艾布·素福扬他们逃得飞快；为了减轻行装，他们丢弃许多炒面等干粮才得以逃脱。穆圣追至盖勒盖拉·库德尔，缴获了多神教徒丢下的炒面，然后，返回麦地纳。故此，这次战役史称炒面战役。它发生于伊历二年十一月，在白德尔战役之后两个月。穆圣在这次行动中，委派留守麦地纳的是艾布·鲁巴拜·本·阿布杜·孟兹勒。

祖·艾姆勒战役：

这是吴侯德战役前穆圣指挥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它发生于伊历三年一月。其原因是，穆圣接到报告说，大批赛阿莱布及迈哈布人已集结一起，准备偷袭麦地纳城郊。于是，穆圣调集穆斯林，率领骑兵与步兵共四百五十人离开了麦地纳。他委派奥斯曼·本·安法尼留守麦地纳。

途中，穆斯林抓获一个名叫贾巴勒的赛阿莱布人，他们把他押到穆圣面前，穆圣劝他皈依伊斯兰，他答应了，随后，穆圣让他同毕俩里在一起，给穆斯林军队引路。

听到穆圣率领麦地纳人前来的消息后，敌人们分散到山头上，穆圣率领人马来到他们的集结地祖·艾姆勒水源处，在那儿住了整整一个月或差不多一个月，一直住到伊历三年二月，以便让阿拉伯人感觉到穆斯林的力量，从而震慑他们。随后，他们返回麦地纳。

克阿布·本·艾希勒夫之死：

克阿布·本·艾希勒夫是最仇视伊斯兰和穆斯林、伤害穆圣并公开向穆圣挑战的犹太人之一。克阿布是泰伊部落之奈布罕人，其母是奈迪勒人，他以富有、奢侈、英俊而在阿拉伯人中广为人知。他是位诗人，其住所位于麦地纳东南的奈迪尔家族后面。当他听到穆斯林在白德尔大胜，古莱氏首领们被杀的消息时，说道：“这难道是真的吗？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的名流，人中之俊杰。以安拉起誓，如果穆罕默德真地把他们杀了，倒不如死了埋在地下，也比活在世上好。”

当他弄清这是事实后，开始鼓动安拉的敌人谩骂穆圣和穆斯林，夸耀穆斯林的敌人。他觉得这还不够，于是，

骑马前往麦加找古莱氏人，他住在孟特利布·本·吴班叶家，用诗歌悼念被埋在格利布坑中的多神教徒死者。他在麦加时，艾布·素福扬和多神教徒们曾问他：“你最喜欢我们的宗教还是穆罕默德的宗教？你认为哪个宗教的道路最正确？”他说：“你们比他们正确，比他们优秀。”正如《古兰》所述：

“你没看那些人吗？他们蒙受了部分天经却信仰偶像和恶魔，并对隐昧安拉的人们说：‘这些人的道路比归信安拉者的道路正确’。”（妇女：51）

克阿布返回麦地纳后，竟开始用诗调戏穆斯林的妇女，并用极其恶毒的语言伤害穆斯林。在这种情况下，穆圣问：“谁去除掉克阿布·本·艾希勒夫，他伤害了安拉和安拉的使者。”穆圣选派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带领欧巴德·本·白希勒、赛利卡尼·本·赛拉迈、哈利斯·本·奥斯、艾布·阿布斯·本·哈布勒前往。

许多传述证明，穆圣问“谁去除掉克阿布·本·艾希勒夫，他伤害了安拉和安拉的使者”时，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起身响应道：“安拉的使者啊，我去。你是想让我杀掉他吗？”穆圣说：“是的。”他问：“我可以对他胡说吗？”穆圣说：“可以。”

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找到克阿布，对他说：“穆罕默德这个人向我们索要天课，这简直是种灾难。”克阿布说：“以安拉起誓，你肯定很讨厌他。”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说：“我们已经跟随了他，我们现在还不想脱离他，想看看他会有什么下场。你能不能先借给我们两颗椰枣树上的椰枣？”克阿布说：“可以，不过你得

拿东西做抵押。”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说：“你想要什么？”克阿布说：“我要用你的妻子做抵押。”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说：“你是阿拉伯人中最英俊的人，我们把妻子抵押给你能放心吗？”克阿布说：“那你用你的孩子做抵押。”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说：“孩子怎么能抵押给你呢？那会落人话柄，说他是一两颗椰枣树的抵押品，这对我们来说是种耻辱；干脆我们用武器做抵押吧。”克阿布同意了，并让他日后找他。

赛利卡尼·本·赛拉迈也如法炮制。他找到克阿布，先聊了一会儿诗，然后说道：“你这个该死的克阿布呀，我想找你帮个忙，不过你得替我保密。”克阿布说：“我会替你保密的。”赛利卡尼说：“穆罕默德这个人的到来，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灾难。他到来之后，我们成了阿拉伯人的众矢之的，生路断了，连家小都无法赡养了，真让人吃苦受难啊。”余下的话与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说的差不多。其中赛利卡尼对克阿布说：“我有几位朋友，想法同我一样，我想把他们带来见你，向你借点钱，你可要好好地对待他们。”

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和赛利卡尼二人的目的达到了，克阿布不反对他俩带来武器和朋友。

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即伊历三年三月十四晚上，穆圣选派的这几个人相聚在穆圣处，穆圣把他们送至白格埃·俄勒盖德，然后嘱咐他们道：“你们当以安拉的名义出发。主啊，你相助他们吧。”说完，穆圣转身回到家中，开始礼拜，祈求他的养主。

几个人来到克阿布的住所，赛利卡尼叫他，他闻声起床准备出来，他的新娘问他：“这个时候你要去哪儿？我听到的声音中含有杀机。”

克阿布说：“那是我的兄弟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的乳兄赛利卡尼，是个贵族；如果有人向他挑战，他会应战的。”然后，他满头散发着香气走了出去。

赛利卡尼对朋友们说：“克阿布过来后，我抱着他的头闻，当你们看到我抱紧他的头时，就动手砍他。”

克阿布来到他们跟前后，大家聊了一会儿，随后，赛利卡尼说：“克阿布，我们去阿米兹山间聊它一晚上怎么样？”克阿布说：“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奉陪。”他们边走边聊。赛利卡尼说：“我从未闻过像今晚这么香的东西。”克阿布听到这话心里很舒服，他洋洋得意地说：“我妻子是最香的阿拉伯女人。”赛利卡尼说：“我闻闻你的头行吗？”克阿布说：“可以。”赛利卡尼伸手抱着他的头开始闻，并让他的同伴们闻。

又走了一会儿，赛利卡尼说：“我想再闻闻。”克阿布说：“好的。”他又闻了闻，直到克阿布完全放心了。

然后又走了一会儿，赛利卡尼说：“让我再闻闻可以吗？”克阿布说“可以。”他伸出手抱着他的头，待抱紧后，他喊道：“快动手杀掉安拉的敌人！”他们乱剑齐上，结果没刺中，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拿起一把匕首，扎中他的小腹，然后往下一使劲，匕首滑到裆里，他倒地身亡，临死前惨叫一声，引得周围的住户都点着了灯。

几个人开始返回。当时，哈里斯·本·奥斯被同伴的剑误伤，鲜血直流。当他们走到罕勒·阿利德时，发现哈里斯没跟上来，他们等了一会儿，哈里斯才追上来。他们抬着他走，到达白格埃·俄勒盖德利，他们高呼“安拉至大”，穆圣听到后，知道他们已除掉克阿布，遂跟着高呼“安拉至大”。他们来到穆圣面前，穆圣说道：“一看你们的脸就知道大功告成了。”他们说：“安拉的使者啊，你的脸色表明你已经知道了。”他们把克阿布的头像放到穆圣面前，穆圣感赞安拉，杀了克阿布，然后朝哈里斯的伤口上唾了口唾沫，他的伤马上痊愈了，以后再没有痛过。

犹太人得知克阿布被杀的消息后，他们顽固的心害怕了。他们知道，穆圣一旦发现自己的劝告对那些扰乱安宁，制造混乱，不尊重盟约的人不起作用时，会不惜动用武力的。因此，对于克阿布的死，他们静悄悄地没采取任何行动，甚至闭口不谈此事，他们装出遵守盟约、屈服的样子；这些毒蛇迅速躲进了洞中。

就这样，穆圣暂时可以专心对付预料中的来自麦地纳以外的危险，穆斯林偶尔预感到并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内部问题也减少了许多。

白赫拉尼战役：

该战役是大战役的序曲，发生于伊历三年四月，穆圣亲率三百名战士，来到白赫拉尼，穆圣在那里度过了四、五月。然后，返回麦地纳，此次战役没打起来。

宰德·本·哈里斯武装分队：

这是吴侯德战役前，穆斯林最后一次也是最成功的武装行动，发生于伊历三年六月。

详细经过：白德尔战役后，古莱氏人一直忧虑不安。夏季到了，这是往沙姆经商的季节，这无疑又给他们增添了烦恼。古莱氏人推选该年度的商队领导绥夫万·本·伍麦叶对古莱氏人说：“穆罕默德和他的随从破坏了我们的商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他们经常出没在海滨，而居住在海滨的各部落居民已同他们媾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如果我们呆在家中吃老本，定会吃空的。我们在麦加的生活，完全依赖夏季到沙姆经商，冬季到埃塞俄比亚经商。”

他们围绕这个话题进行探讨。艾斯沃德·本·阿布杜·孟特利布对绥夫万说：“你可以放弃沿海这条路，取道伊拉克。”这是一条穿越内志通往沙姆的远道，它经过麦地纳东部，离麦地纳很远，古莱氏人完全不熟悉这条路。艾斯沃德·本·阿布杜·孟特利布建议绥夫万让夫拉特·本·罕亚尼做向导。

古莱氏商队在绥夫万·本·伍麦叶的率领下，沿着新的道路离开了麦加。但商队的信息及行动路线还是传到麦地纳，消息是由赛利特·本·努尔曼传出的。他早已皈依伊斯兰，在一次酒会上——那时尚未禁酒，当时尚未皈依伊斯兰的奈尔姆·本·麦斯欧德醉酒后，吐露了商队的信息及行动路线，赛利特听到后迅速传给了穆圣。

穆圣当即派遣宰德·本·哈里斯率领一百骑兵出发，宰德火速兼程，趁商队在内志盖勒德水源处停留之际，突然袭击，绥夫万及商队随行护卫四处逃窜，商队的一切全

被缴获。商队的向导夫拉特·本·罕亚尼被俘，缴获的战利品价值高达十万银币。穆圣从中取出五分之一后，剩余的分给了这次行动的每个成员。在穆圣的劝说下，夫拉特皈依了伊斯兰。

这是古莱氏人继白德尔之后遭到的又一次不幸。为此，他们更加担心、忧虑。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暴虐、狂妄，同穆斯林讲和；要么发动全面战争，恢复古莱氏人昔日的尊严和荣誉，消灭穆斯林势力，瓦解他们的一切力量。麦加人选择了第二条路，复仇的心更为坚决，他们做了充分准备，决心捣毁穆斯林的家园。这种事及前面提到的事，成了吴侯德战役的坚实铺垫。

吴侯德战役

古莱氏人对这次大战的准备：

白德尔战役失败的耻辱，古莱氏的首领和显贵们的牺牲，使麦加人对穆斯林的仇恨如熊熊燃烧的火焰，复仇的声音充斥着麦加的大街小巷。古莱氏人下令，谁也不许哭他们的死者，不许急着赎回他们的俘虏，以免穆斯林知道他们悲伤和忧虑的程度。

白德尔战役后，古莱氏人一致决定向穆斯林发动全面战争，以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并开始为这场大战做准备。阿克莱迈·本·艾布·杰赫利，绥夫万·本·伍麦叶，艾布·素福扬·本·哈勒布，阿布杜拉·本·艾布·勒比阿等古莱氏贵族表现得尤为积极和热情。

他们的第一步行动是封存艾布·素福扬带回的、引起白德尔战役的商队运回的商品，他们对有股份的人们说：“古莱氏人呀，穆罕默德欺辱你们，杀害你们的亲人，你们当用钱财资助我们讨伐他，向他报复。”他们都同意了。随后，他们变卖了那些商品。商队共有一千峰骆驼，五万金币。如《古兰》所述：

“隐昧安拉的人使用他们的财产妨碍安拉之道。于是，他们就花费，继而它就成为他们的一种悔恨，随后他们就会失败。”。(战利品：36)

然后，他们想方设法鼓动愿意对付穆斯林的埃塞俄比亚人、凯纳奈人、帖哈迈人捐钱捐物。绥夫万·本·伍麦叶竟煽动被穆圣释放的白德尔战俘诗人艾布·安勒——穆圣没向他索要赎金，但要他保证不再与穆圣为敌，绥夫万煽动他游说各部落一起对付穆斯林，并答应战后他若活着回来，给他大批财富，否则，就抚养他的儿女。艾布·安勒被其说动，利用自己的诗煽燃各部落的仇恨。除艾布·安勒外，古莱氏人还选了一位诗人穆撒菲尔·本·阿布杜·迈纳夫做同样的工作。

艾布·素福扬在炒面战役中狼狈逃窜，他不仅没达到心愿反而丢了干粮。因此，他极力煽动人们对付穆斯林。

宰德·本·哈利斯的武装分队又使古莱氏人遭到重创，摧毁了他们的经济支柱，给他们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忧愁和烦恼。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它加速了古莱氏人的军备速度。

古莱氏的军力及领导：

一年后，麦加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纠集三千士兵，由古莱氏人、古莱氏的盟友及埃塞俄比亚人组成。

古莱氏领导人认为，应该让妇女们随军，以便激发男人，为保护妻子及荣誉而使斗志昂扬，发挥到极至。随军的妇女有十五名。部队中有三千峰骆驼，两百匹马，七百副铠甲。部队总指挥是艾布·素福扬·本·哈勒布，骑兵指挥是哈立德·本·沃立德，助手是阿克莱迈·本·艾布·杰赫利，战旗归阿布杜·达勒家族。

麦加军出发：

经过一番充分准备，麦加军开始朝麦地纳进发。宿怨、仇恨点燃了心头的怒火，预示着一场血腥大战就要爆发。

报告敌军行动：

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始终注视着古莱氏人的一举一动及军事准备，当古莱氏人离开麦加时，安巴斯立刻给穆圣发去一封急信，信中报告古莱氏军队的详细情况。安巴斯的信使火速兼程，三天走完麦加到麦地纳之间的五百公里路程，把信交到穆圣手中。穆圣当时正在古巴清真寺里。

吴班叶·本·克阿布给穆圣念完信后，穆圣命他对信的内容严加保密。然后，迅速返回麦地纳，同辅士及迁士的将士们交换意见。

穆斯林的戒备：

一年来，麦地纳始终处在戒备状态下，他们手不离武器，甚至礼拜时也一样，以应付突发事件。

一批辅士负责为穆圣站岗，他们手拿武器，在穆圣门口过夜，其中有赛阿德·本·迈阿兹，吴赛德·本·哈德勒，赛阿德·本·欧巴德等。在麦地纳的各个入口都有人把守，担心敌人会偷袭。另有许多穆斯林小分队在侦察敌人的活动，他们分布在多神教徒袭击穆斯林时可能会走的各条路线上。

麦加人兵临麦地纳：

麦加军沿着西边习惯上走的那条主干道，路经艾布瓦伊时，艾布·素福扬的妻子杏德·宾图·阿特白建议刨开穆圣母亲的坟墓，但军队的将官们反对这种做法；他们担心一旦开了这个头，后果就不堪设想。

他们继续行进，临近麦地纳时，进入阿提格河谷，然后，向右行，最后，停留在吴侯德附近一个名叫埃奈尼的地方。它位于麦地纳北部，属赛布赫部落的领地，他们到达那儿的时间是伊历三年十月六日星期五。

制定抵御措施的协商会议：

麦加军的消息不断传到麦地纳，直到他们扎下营。与此同时，穆圣召开最高军事协商会议。会上，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向大家谈了他做的一个梦，他说：

“以安拉起誓，我梦到一头牛被宰，我的刀缺了个口，我还梦见我把手插进铠甲里。那头牛预指一批穆斯林要被杀，刀刃上的缺口预指圣裔中有人将要遇难，铠甲暗指麦地纳。”

穆圣建议大家固守麦地纳，不要出城。如果多神教徒攻城，他们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是占不到便宜的。即使他

们攻进来，穆斯林可同他们进行巷战，妇女们从屋顶上砸他们。穆圣的意见最正确。当时，伪信士的头领阿布杜拉·本·吴班叶表示赞成穆圣的意见，他以哈兹拉吉族一位首领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赞成穆圣的意见，并非出于从军事角度的考虑，而是能够远离战场又不被人发觉。但安拉让他及其党羽首次在穆斯林面前出丑，揭穿了他们隐昧、虚伪的外衣，让穆斯林们在最危急的时刻知道，在他们的袖筒里浮动着的毒蛇。

一伙没有参加白德尔战役的血气方刚的哈兹拉吉族穆斯林，急忙表示要出城迎战，他们一再重复他们的想法。最后，他们中的一人说道：“安拉的使者啊！我们一直在渴望这一天，我们不断地祈求安拉，安拉把这一天带来了，出城迎战我们的敌人吧，我们绝不怕他们。”

这些血气方刚的人中一马当先的就是穆圣的叔叔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他们对穆圣说：“以降示经典的主宰起誓，不到麦地纳城外用宝剑砍杀敌人，我决不吃。”在大多数人的意见面前，穆圣放弃自己的主张，决定出城迎战敌人。

组织伊斯兰军队，离开麦地纳，奔赴战场：

穆圣带领人们礼了主麻。他劝告人们要刻苦，并告诉他们只要坚忍，胜利就属于他们，他命令人们做好迎敌准备。人们听后很高兴。

随后，穆圣带领人们做晡礼。人们都集合起来，连麦地纳城郊的人也都来了。穆圣走进自己的家，艾布·白克

尔、欧麦尔也跟进去，他俩给穆圣戴上缠头，穿好衣服。穆圣全副武装，穿两套铠甲，系着宝剑，出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在等待穆圣出来时，赛阿德·本·迈阿兹和伍赛德·本·哈德勒对众人说：“你们逼着安拉的使者出城迎敌，赶快收回你们的意见吧，让安拉的使者决定如何去做。”众人这时对自己的做法感到了后悔。穆圣出来后，众人对他说道：“安拉的使者啊！我们不应该违背你，请按你的意愿行事吧；你喜欢固守麦地纳，就固守麦地纳吧。”穆圣说：“先知一旦为他的民众穿上铠甲，在安拉未给他和他的敌人作出最后裁决之前，他不能脱下来。”

穆圣把军队分成三支：

1. 迁士组，战旗交给穆素阿布·本·欧迈勒·阿布德里。
2. 奥斯族辅士组。战旗交给伍赛德·本·哈德勒。
3. 哈兹拉吉族辅士组，战旗交给罕巴布·本·孟兹尔。

军队由一千士兵组成，其中有一百名穿铠甲的，五十名骑马的；有人说没有一个骑马的。留守麦地纳负责后方领拜的是阿布杜拉·本·温姆·迈克图姆。穆圣一声令下，军队开始向北挺进，两位赛阿德人身穿铠甲走在穆圣前面。

越过沃达尔山谷时，穆圣发现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跟在部队后面，单独行走。穆圣问这是谁的部队？有人告诉穆圣说：“那是哈拉吉族的犹太同盟，他们想出把力，帮着杀多神教徒。”穆圣问：“他们皈依伊斯兰了吗？”众

人说：“没有。”穆圣拒绝在与多神教徒作战时，求助于隐昧之徒。

检阅军队：

抵达谢汉时，穆圣检阅了军队，遣返体弱者及穆圣认为不能打仗的少年，其中包括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本·罕塔布，乌萨麦·本·宰德，伍赛德·本·宰黑勒，宰德·本·撒比特，宰德·本·艾勒盖姆，欧拉柏·本·奥斯，阿迈鲁·本·哈兹姆，艾布·尔德·胡德勒，辅士宰德·本·哈利斯，赛阿德·本·罕白等。所提到的被遣返者名单中还有白拉仪·本·阿兹布，但《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的圣训中提到，他那天参加了战斗。

穆圣允许拉菲尔·本·胡德吉和赛姆勒·本·詹德布参战，尽管他俩年龄小，原因是拉菲尔精于射箭，因此穆圣允许了他。赛姆勒说：“我比他厉害，我能摔倒他。”穆圣就让他俩比试摔跤，结果赛姆勒赢了，穆圣也允许了他。

在吴侯德与麦地纳之间过夜：

到谢汉时天黑了，穆圣礼过昏礼，然后又礼宵礼，并在那儿过夜。当晚，穆圣选派五十个人，以辅士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为首，负责在军营周围站岗，宰克万·本·阿布杜·盖斯专门为穆圣站

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及其党羽临阵脱逃：

黎明前夕，穆圣起营前行，军至肖特时，穆圣做晨礼，此地离敌军已很近，彼此能看到。就在这时，伪信士阿布

杜拉·本·吴班叶带领近三分之一的部队，共计三百名士兵临阵脱逃了。临逃前他说道：“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取灭亡呢？”他装出一副抗议穆圣放弃个人主张、听取他人意见的样子。

毫无疑问，这个伪信士临阵脱逃的原因决不像他所说的，是因为不满穆圣放弃个人主张。若事情果真如他所说，他一开始就不会来。他真正的目的是，在关键时刻撤军，让敌军亲眼目睹穆斯林军中出现了混乱和内讧，以便让大部分士兵脱离穆圣，瓦解剩余士兵的斗志。与此同时，鼓舞敌人、振奋敌军士气，最终迅速消灭穆圣及其忠实的追随者。

这个伪信士的阴谋几乎得逞。有两伙人——奥斯部落的哈利斯家族及哈兹拉吉部落的赛利迈家族——他们想投降，但安拉保佑了他们，经过短暂的混乱后稳定了他们。正如《古兰》所述：

“你们中有两伙人想投降，安拉保佑了他们，让信士们只托靠安拉吧。”（伊姆兰的家属：122）

扎比尔·本·阿布杜拉的父亲阿布杜拉·本·哈拉姆想提醒这帮伪信士在这种情况下应尽的义务，他追上他们以便劝说他们返回。他说：“你们回来，你们当为安拉之道战斗或自卫。”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擅长打仗，无需我们回去。”阿布杜拉·本·哈拉姆离开他们，说道：“愿安拉疏远你们，你们是安拉的敌人，安拉使他的先知不需要你们。”

正如《古兰》所述：“安拉要鉴别伪信之人，有人曾对他们说：‘你们回来，你们当为安拉之道战斗或自卫。’他们说：‘如果我们会打仗，定会追随你们。’，在那日，与其说他们信仰，还不如说他们是不信，他们口说的不是他们心中所想的。安拉尽知他们所隐瞒的。”（伊姆兰的家属：167）

其余的穆斯林继续前行：

伪信士临阵撤退后，穆圣带领其余的七百名穆斯林继续朝敌军方向前行。敌军扎的帐营相距吴侯德很远。穆圣问道：“谁领我们抄近路，绕过敌人？”

艾布·海赛姆起身说道：“安拉的使者，我给你们带路。”他选择了一条经哈利斯家族的住处及田地，到达吴侯德的近路，多神教徒的军队处在他们西边。

途中，他们经过穆勒比阿·本·盖兹家时，此人是位伪信士，视力不好，当他感觉到军队已来时，开始朝穆斯林脸上撒土，口中说道：“如果你是安拉的使者，我就不允许你进入我家。”众人跑上去准备杀他，穆圣阻止道：“你们不要杀他，这个人心盲、眼也盲。”

穆圣穿过此地，最后停留在吴侯德山欧德沃·瓦迪的一条山路上，面朝麦地纳，背倚吴侯德山之高处扎下军营。这样，敌人的军队处在麦地纳与穆斯林之间。

防御计划：

穆圣开始布署部队，他抽出五十名娴熟的弓箭手，由辅士阿布杜拉·本·朱拜勒·本·努尔曼任指挥，穆圣命

他们固守在盖纳特山谷南边的一座小山上，此山后来被称为“弓箭手山”，它位于穆斯林军营东南面，相距一百五十米。

这样部署的目的，诚如穆圣对这批弓箭手的嘱咐中所表露的那样，穆圣对弓箭手的指挥说：“你用箭替我们抵御敌人的骑兵，不要让他们抄我们的后路，无论我们胜利还是失败，你都要固守阵地，不要因你而让我们失败。”然后，穆圣嘱咐弓箭手们说：“你们要保护我们的后背，即便看到我们被杀，也不要前来助战、保卫我们；如果你们看到我们收集战利品，也不要前来参与。”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圣说：

“即使你们看到鸟吃我们，也不要离开这个阵地，直至我命令你们离开；如果你们看到我们杀退了敌人，冲进了他们的军营，没得到我的命令，你们也不要离开这个阵地。”

把这支小分队部署在山上，加上严格的军事命令，穆圣堵住了多神教徒的骑兵从后面包抄穆斯林的唯一缺口。其余的军队，右翼由孟兹尔·本·阿迈鲁带领，左翼由祖拜尔·本·安瓦姆带领，并由迈格达德·本·艾斯沃德协助，祖拜尔的任务是阻击哈利德·本·沃立德率领的骑兵，另选出一批骁勇善战，一人能顶百人的勇士任前锋。

这是一个睿智、周密的计划，它显示了穆圣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任何一位领导人，无论他有多么高的才能，也不可能制定出比这更周密更睿智的计划。穆圣占据战场上的最佳地势，加上他处在敌人背后，他的后方和右边有

高山保护，作战时，左边和背后的唯一缺口已被堵上。他的军营扎在山坡上，一旦失败可以退上去，避免落入敌军之手；如果敌人想占领军营，往上攻，又可给他们造成重创。敌人处于低洼之处，即便胜利也很难得到好处；如果他们失败，就很难逃脱穆斯林的追击。另外，穆圣从勇敢卓越的穆斯林中挑选一批精英做前锋，这弥补了人数的不足。

鼓舞士气：

穆圣命令众人，没有他的命令不许出战。他身穿两套铠甲，开始向穆斯林们灌输勇敢的精神，鼓励穆斯林要坚忍、勇敢地作战。最后，他抽出一把锋利的宝剑，说道：“谁懂得这把剑的意义，谁就有权使用它。”一些人过来要抢剑，其中包括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祖拜尔·本·安瓦姆，欧麦尔·本·罕塔布等，但穆圣没给他们。最后，艾布·杜贾奈·希马克·本·赫勒舍起身问道：“安拉的使者啊，它的意义是什么？”穆圣说：“你要用它砍敌人的脑袋，直到他们低下头为止。”他说：“安拉的使者呀，我知道它的意义了，交给我使用它吧。”穆圣把剑交给了他。

艾布·杜贾奈在战场上是位勇敢的人，他有块红头巾，一旦把它缠在头上，人们就知道他要拼命了；他接过剑后，取出头巾缠在头上，开始大摇大摆、趾高气扬起来，穆圣看到他这种样子，说道：“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安拉则是厌恶这种姿态的。”

麦加军的部署：

多神教徒根据等级部署军队，总指挥艾布·素福扬·本·哈勒布踞于队伍中心，哈立德·本·沃立德为右翼，阿克莱迈·本·艾布·杰赫利率左翼，绥夫万·本·伍麦叶率步兵，阿布杜拉·本·艾布·勒比阿率弓箭手。战旗交由阿布杜·达勒家族负责，他们各自的职务是自阿布杜·迈纳夫家族从古萨·本·克拉布手中接任权利以来就已分配好的，任何人不可争夺，这是他们代代沿袭的传统；为了激发阿布杜·达勒家族的怒火和热情，总指挥艾布·素福扬提起白德尔战役中，该家族的旗手奈德勒·本·哈利斯被俘一事，他说道：“阿布杜·达勒家族的人啊！白德尔战役那天，你们负责战旗，结果，我们惨败，你们是有目共睹的。成败皆取决于战旗，战旗倒，人们就会倒。现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要么保证战旗永不倒，要么交出战旗，我们另选人。”

艾布·素福扬的企图得逞了，阿布杜·达勒家族果然被他的话激怒，他们发誓说：“我们怎能交出战旗呢？明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后来两军激战时，该家族的人异常顽强，最后，全部阵亡。

古莱氏人的政治把戏：

开仗前夕，古莱氏人企图在穆斯林队伍中制造分裂和内讧。艾布·素福扬派人联络辅士们，对他们说：“你们别管我们和我们堂兄弟间的事，你们离开，我们不需要同你们打仗。”面对山岳都会为之动摇的坚定信仰，这种小把戏怎会起作用呢？辅士们严词拒绝，并怒斥了他。

开战的时刻越来越近，两军逐渐逼近；古莱氏人为相同的目的又玩起另一场把戏。有个背信弃义的走狗，外号

叫恶棍艾布·阿米勒，他原名阿布杜·阿迈鲁·本·苏菲亚。有人称他修士，穆圣称他恶棍，在蒙昧时期他是奥斯族首领，伊斯兰的来临使他很恼火，他公然与穆圣为敌。然后，他离开麦地纳，去麦加煽动古莱氏人同穆圣交战，并夸口说，他的族人一看到他定会归服他，同他站在一起；他是麦加军中第一个出战者，他用辅士们熟知的腔调喊道：“奥斯族人啊！我是艾布·阿米勒。”奥斯族穆斯林们回答说：“你这个恶棍，安拉是不会给你赐福的。”他叹息说：“我的族人在我走后遭遇不幸了。”（双方打起来后，此人猛砍奥斯族穆斯林，并用石头砸他们。）

古莱氏人为分裂穆斯林阵营所耍的第二场把戏又失败了。这些把戏说明，他们对穆斯林心怀惧怕，尽管他们人多、装备好。

古莱氏妇女极力鼓舞士气：

随军的古莱氏妇女在艾布·素福扬之妻杏德·宾图·阿特柏的率领下，发挥了她们的作用，她们手敲铃鼓，在队伍中穿梭，鼓舞士气，激励他们作战，吟唱英雄歌曲，激发古莱氏人的感情和斗志；她们一会跑到旗手前唱道：“啊，阿布杜·达勒的子弟兵。啊，捍卫后方的群众，要尽力勇猛地冲锋。”他们一会来到士兵们面前唱道：“如果你们能冲锋陷阵，等着你们的是拥抱亲吻，是铺展的衾枕；如果你们逃遁，我们就跟你们疏远分离，决不与你们亲近。”

第一位战争牺牲品：

两军越逼越近。战争开始了。第一个牺牲的是多神教徒的旗手泰利哈·本·艾布·泰利哈·阿布德勒，他是一位勇猛的古莱氏骑士。穆斯林称他是军队的羝羊，他骑着骆驼出队叫阵，由于他异常勇猛，人们纷纷后退，祖拜尔走上前去，猛地一跃，跃到他的驼峰上，然后把他摔到地上，自己跟着跳下，用剑刺死了他。

穆圣看到这精彩的一幕，高声赞颂安拉，穆斯林随声附和。穆圣夸奖了祖拜尔，并说：“每位先知都有助手，我的助手是祖拜尔。”

战争聚焦敌军战旗及全歼敌军旗手：

战争的火焰炽烈了，两军展开激战，重心集中在敌军的战旗上。阿布杜·达勒家族在其领导泰利哈·本·艾布·泰利哈·阿布德勒被杀后，一个接一个地举起战旗，首先是泰利哈的兄弟艾布·希白·奥斯曼·本·艾布·泰利哈，他边冲边喊：“掌旗人的职责，要么血染旗杆，要么旗杆粉碎。”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迎上前猛地一扑，砍中了他的肩膀，整个手臂连同肩膀一直砍到肚脐处，肺都露出来。艾布·赛阿德·本·艾布·泰利哈又举起旗，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一箭射中他的喉咙，他舌头一伸死了。

有人传述说：“艾布·赛阿德出队叫阵，阿里·本·艾布·塔利布迎上去，两人打了一会儿。最终，阿里占了上风，杀死了他。”

然后，穆撒菲尔·本·泰利哈·本·艾布·泰利哈举起了旗。阿绥姆·本·撒比特·本·艾布·艾格莱哈用箭

射死了他。之后，他的兄弟凯拉布·本·泰利哈·本·艾布·泰利哈举起了旗，泰利哈·本·欧拜顿拉一枪扎死了他。这六名旗手来自同一个家庭，即艾布·泰利哈·阿布杜拉·本·奥斯曼·本·阿布杜·达勒家族，他们统统为战旗而死。然后，另外一名阿布杜·达勒家族的成员艾勒塔·本·谢勒哈比利举起战旗，阿里·本·艾布·塔利布杀了他。有人传述说，是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杀了他。接着，舒勒哈·本·嘎勒兹举起战旗，他被格兹曼杀死，格兹曼是位伪信士，他随穆斯林打仗是为了保卫麦地纳，不是为了伊斯兰。然后，艾布·载德·阿迈鲁·本·阿布杜·迈纳夫·阿布德勒举起战旗，又被格兹曼杀死。然后，谢勒哈比利的儿子举起旗，他又死于格兹曼之手。

阿布杜·达勒家族的这十名旗手一个接一个全部被杀后，再没有一人去举战旗。这时，他们的埃塞俄比亚奴隶苏瓦布上前举起战旗，他的勇猛和镇定超过先他而死的那些主人，他战到两手皆被砍掉后，用脖子和胸膛夹着战旗，一直到死。临死前他喊道：“神啊，我丢脸了吗？”

苏瓦布死后，战旗倒在地上，没人再去举它，一直倒在地上。

其它地区的战斗：

就在战斗的重心聚焦在敌军战旗上时，其它地区也在激烈地血战，穆斯林队伍充满正信的精神，他们犹如决堤的洪流，喊着吴侯德战役的战斗口号“血战到底，血战到底”，冲向敌军。

艾布·本·杜贾奈头缠红布，手拿穆圣的宝剑，抱着实现宝剑意义的决心杀过来，他见一个砍一个，砍一个死一个，把多神教徒的阵脚冲乱了。

祖拜尔·本·安瓦姆说：“我向穆圣要那把剑，他不给我，却给了艾布·杜贾奈，当时我心想我是他表弟，同属古莱氏人。我已到穆圣跟前，而且比杜贾奈先开口要那把剑，他不给我，却把剑给了杜贾奈。以安拉起誓，我倒要看看艾布·杜贾奈有什么能耐？于是，我就跟上他。他取出红头巾，缠到头上，辅士们说道：‘艾布·杜贾奈取出了拼命中。’”

“艾布·杜贾奈见一个杀一个，有一位多神教徒异常勇猛，连我们中的伤员也不放过。他俩的距离越来越近，我在心里暗暗祈求安拉让他俩碰面，二人果然相遇，打了两个回合，那个多神教徒砍杜贾奈，杜贾奈用盾牌抵挡，结果，对方的剑刺进盾牌里，杜贾奈趁机手起刀落，砍死了他。然后，杜贾奈冲开人群，跑到古莱氏妇女的领头人跟前，但艾布·杜贾奈不认得她。据艾布·杜贾奈讲：‘我看到一个人在痛打人们的耳光，我就冲过去，当我举起剑准备砍时，那人大哭起来，我这才发现她是个女人，我尊重先知的宝剑，怕它被

女人的血污染’。”

那位妇女就是杏德·宾图·阿特柏。据祖拜尔·本·安瓦姆讲：“我看到艾布·杜贾奈的剑已挨到杏德·宾图·阿特柏的头发，然后，他又抽回了剑。我心里说：安拉和他的使者至知艾布·杜贾奈为何又抽回了剑？”

安拉的雄师哈姆宰之死：

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如雄狮一般，冒着无以论比的危险，深入到敌军中心，敌军勇士们如风中的树叶一般，突现在他的面前；他不仅有效地参与了全歼敌军旗手的战斗，还杀死了敌军另一些士兵。最后，哈姆宰也壮烈牺牲，走在烈士队伍的前头；但他并不像其他烈士那样，面对敌手牺牲在战场上。他像在漆黑的夜里被人暗害的伟人那样，是遭人暗算而牺牲的。安拉的雄狮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壮烈牺牲了！

据暗算哈姆宰的凶手沃哈西·本·哈勒布讲：“我原是朱拜勒·本·穆特尔姆的奴隶。朱拜勒的叔叔泰尔姆·本·欧丹叶在白德尔战役遇难，古莱氏人往吴侯德发兵时，朱拜尔对我说：‘你若能杀死穆罕默德的叔叔哈姆宰，替我的叔叔报仇，你就是自由人了。’于是，我就随大军离开麦加。我是埃塞俄比亚人，我会用埃塞俄比亚人的手法——掷标枪很少出差错。两军交锋后，我到处搜寻哈姆宰，我见他像一峰灰驼一样在人群中冲锋。以安拉起誓，我开始准备做我想做的事，我躲到一棵树或一块大石后面等他靠近我。突然，苏巴尔·本·阿布杜·欧扎先冲向他，哈姆宰看到了他，便冲他说道：‘过来呀，你这个没阴蒂人的儿子。’——苏巴尔的母亲做过割礼——哈姆宰砍了他一刀，好像砍碎了他的头。”

“我掂了掂手中的标枪，当我瞄准他后，猛然向他投去，标枪中了他的下腹，肠子从两腿间流出来，他朝我挣扎一下就不动了。我看他死后，才走过去拿回我的标枪，

然后返回兵营。我坐在兵营里，不需要再去同其他人交战。我杀他是为了自由，当我回到麦加后，我成了自由人。”

掌控战局：

尽管安拉和穆圣的雄狮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的死给穆斯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穆斯林依然控制了整个战局。那天，艾布·白克尔，欧麦尔·本·罕塔布，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祖拜尔·本·安瓦姆，穆素阿布·本·欧迈勒，泰利哈·本·欧拜顿拉，阿布杜拉·本·杰哈希，赛阿德·本·迈阿兹，赛可德·本·欧巴德，赛阿德·本·勒比阿，艾奈斯·本·奈德尔等个个都英勇战斗，多神教徒的斗志消散了，他们终于溃不成军。

离开妻子的怀抱，奔赴刀光剑影的战场：

这些不畏牺牲的英雄中，有罕兹勒·本·艾布·阿米勒，人称“天使洗过的罕兹勒”。其父就是人称修士、穆圣称之为恶棍的艾布·阿米勒。他新婚不久，听到战争的号角声时，正与妻子同房的罕兹勒立刻起身，奔向战场。在战场上遭遇敌军后，他横冲直撞，最后冲到敌军总指挥艾布·素福扬·本·哈勒布跟前，并差点结果他的性命。当时，他紧逼着艾布·素福扬，当他占了上风、已完全能杀死艾布·素福扬时，谢达德·本·艾斯沃德从背后赶来，砍死了他。

弓箭手们的出色表现：

穆圣派驻在弓箭手山上的弓箭手们，在控制战局，使之朝有利于穆斯林方面发展中，具有优秀的表现。麦加的骑兵在哈立德·本·沃立德的指挥下，在恶棍艾布·阿米

勒的协助下，为攻克穆斯林左翼战场，溜到他们背后进行扰乱，促使他们失败。这些骑兵发起三次进攻，但每次都被弓箭手们的箭所挡回。

失败降临多神教徒：

战争打得异常激烈，数量少的伊斯兰军队一直控制着整个战局。最后，多神教徒的勇士们气馁了，他们的队伍四处溃散。他们面对的好像不是几百穆斯林，而是三万穆斯林。穆斯林表现得非常勇敢和自信。

古莱氏人倾其所能，力图阻止穆斯林进攻，在感到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他们的斗志垮了。苏瓦布死后，再无人敢去靠近倒地的战旗，举起它指挥战争。他们溃不成军，四处逃散，忘了当初的决心，忘了报仇雪恨与恢复尊严。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安拉把他的援助降给穆斯林，实现对他们的承诺。穆斯林用剑砍杀敌人，并最终占领敌人的军营。多神教徒的失败已成定局。

据阿布杜拉·本·祖拜尔的传述，他听父亲说：“以安拉起誓，我看到了杏德·宾图·阿特柏和她的同伴们的腿，她们撩着裙子，一个接一个地狼狈逃窜。”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白拉仪·本·阿兹布的传述：当时，敌军见我们就跑，我看到他们的妇女们撩起裙子，仓惶地往山上逃，脚镯都露出来了。

弓箭手们的可耻错误：

当装备薄弱的伊斯兰军队再次挫败麦加人，创下比白德尔战役一点都不逊色的奇迹之际，绝大部分的弓箭手们

犯了一件可耻的错误，致使整个战局发生逆转，使穆斯林遭受重创，穆圣几乎丧命。这件事给穆斯林在白德尔战役后获得的威望，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前所述，穆圣曾严令弓箭手们，无论何种情况下，胜利还是失败，都要坚守山上的岗位，不得擅自离开。尽管有如此严格的命令，然而，当弓箭手们看到穆斯林在收集战利品时，对现世浮利的向往占了上风。他们议论说：“战利品，战利品，我们已胜利了，还守在这儿等什么呢？”

他们的指挥阿布杜拉·本·朱拜勒，向他们提到穆圣的命令，他说：“难道你们忘了穆圣的命令吗？”但绝大部分的弓箭手并没有把这种提醒放在心上。他们说：“以安拉起誓，我们定要回到人群中，去分获战利品。”随后，除阿布杜拉·本·朱拜勒及另外九名弓箭手外，其余的四十名弓箭手全都离开山上的岗位，加入收缴战利品的行列之中。就这样，穆斯林的后背空了。

哈立德·本·沃立德实施围剿穆斯林的计划：

哈立德·本·沃立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迅速回撤并很快杀死阿布杜拉·本·朱拜勒及其余九名弓箭手，然后从后面突袭穆斯林。哈立德的骑兵以多神教徒熟悉的喊声，通知他们出现了新情况。他们闻讯立刻回身，扑向穆斯林。一位多神教徒妇女欧姆勒·宾图·阿利姆·哈利斯，迅速跑向倒在地上的战旗并举起它，多神教徒互相呐喊着涌向战旗。然后，他们从容地朝穆斯林扑杀而来，穆斯林顿时处于前后夹击之中，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围剿，穆圣的英勇表现：

当时，穆圣在部队后面，身边仅有九个人，他一直在观察穆斯林作战驱敌，可哈立德的骑兵却突然全来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带着身边的九个人逃走，撇弃被包围的军队，不管他们的死活；要么冒生命的危险，召唤穆斯林们聚到他身边，然后突围，朝吴侯德山上撤退。

在这种情况下，穆圣表现出他那无与伦比的才干和胆识。他大声招呼穆斯林们：“安拉的仆民呀。”他知道，多神教徒一定先于穆斯林听到他的呼喊声，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不停地召唤穆斯林们。

多神教徒们听到了穆圣的喊声，趁穆斯林还未赶过来，他们就已抢先涌向穆圣。

穆斯林阵脚大乱：

当穆斯林们身陷重围时，部分人顿时不知所措，他们自顾自地开始逃跑，根本不管战场上会发生什么；这些人中有的向麦地纳方向跑，有的跑到山上，还有一些人误入敌营，以致敌我难辨，发生误杀自己人的现象。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阿倚莎传述：“吴侯德战役那天，多神教徒已明显失败，易卜劣厮蛊惑喊道：‘安拉的仆民呀，小心你们的背后。’前边的人立刻转身，同后边的人打起来。侯宰法突然发现父亲在右边，他忙喊：‘安拉的仆民呀！那是我父亲，那是我父亲。’阿倚莎说：‘喊声没能阻住人们误杀侯宰法的父亲。’侯宰法说：‘愿安拉饶恕你们。’欧勒沃说：‘以安拉起誓，侯宰法至死都没有追究此事’。”

这类人在穆斯林队伍中铸成大错，扩大了混乱，使许多人糊涂了；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穆罕默德被杀了。”这些人仅存的一点理智也没了，他们斗志全丧，有人丢下武器不再抵抗，甚至有些人想到了大伪信士阿布杜拉·本·吴班叶，想同他取得联系，求得艾布·素福扬的赦免。

这时，艾奈斯·本·奈德勒走过来，见他们丢下了武器，便问道：“你们观望什么呢？”他们说：“安拉的使者被人杀了。”艾奈斯说：“穆圣死了，你们还留着命做什么呢？不如像穆圣那样，为事业拼命吧。”接着他又说道：“主啊，求你原谅这些穆斯林的做法，我与多神教徒的行径无干。”说完，带头向前冲去，赛阿德·本·迈阿兹碰上他，问道：“艾奈斯，你去哪？”他说：“赛阿德，天堂的气味好极了，我现在就要得到它。”然后冲向敌群，最后英勇献身。战争结束后，他姐姐通过他的手指才认出了他，他身上因标枪、宝剑、箭而受的伤达八十多处。

撒比特·本·德赫达哈呼喊他的族人道：“辅士们呀，如果穆罕默德被杀了，安拉是永生不灭的，为你们的宗教战斗吧！安拉将会援助你们并使你们获胜。”一些辅士们闻言聚到他身边，他们一起冲向哈立德的骑兵，不停地同敌人作战。最后，撒比特被哈立德用标枪刺死，他的同伴们也全部阵亡。

一位迁士遇到一位挣扎在血泊中的辅士，便问道：“你觉得穆罕默德已被杀了吗？”辅士说：“如果穆罕默德被杀，他确已传达了，为你们的宗教作战吧！”

在互相鼓励下，穆斯林们恢复了士气和理智，他们放弃投降及同阿布杜·本·吴班叶联系的想法，重新拿起武器，抵挡多神教徒的进攻，他们试图冲出一条通往指挥处的路。

这时他们听说，穆圣被杀的消息纯属捏造的谎言，这条消息使他们力量倍增，经过一番血战，他们突出重围，回到穆圣身边。

战场上还有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只记挂穆圣的安危。围剿刚开始，他们就朝穆圣的方向涌去。这一类型的人中首先就是艾布·白克尔，欧麦尔·本·罕塔布，阿里·塔利布等。当他们感觉到穆圣已身处险境时，便不顾一切地去保护穆圣。

穆圣身边的激战：

当穆斯林身陷重围，前后受到夹击之时，穆圣的身边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我们已经介绍过，多神教徒开始包抄过来时，穆圣身边仅有九人，当穆圣呼唤穆斯林“快到我这儿来，我是安拉的使者”时，多神教徒听到穆圣的喊声，也认出了穆圣。于是，他们冲向穆圣，穆斯林军队未赶来之前，大部分敌人已涌向穆圣，他们同这九名穆斯林展开一场残酷的战斗；它集中体现了穆斯林们对主道的热爱和牺牲精神，以及他们的勇猛气概。

据《穆斯林圣训集》记载，艾奈斯·本·马立克的传达：那天，安拉的使者身边仅有七名辅士、两名迁士。当敌军向他扑来时，穆圣说道：“谁去替我们挡住他们？他

会获得天堂。”一位辅士冲出去，他英勇拼杀，直至牺牲。敌人不停地向前冲，七位辅士全部被杀。这七名辅士中的最后一位，是欧玛勒·本·叶兹德·本·赛克尼，他一直杀到满身是伤、力竭身亡。

穆圣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欧玛勒·本·叶兹德倒下后，穆圣的身边只剩下两名迁士。

据《布哈里》、《穆斯林》两大部圣训集记载，艾布·奥斯曼传述：“当时，穆圣身边仅剩泰利哈·本·欧拜顿拉和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这是穆圣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对于多神教徒来说，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竭力抓住这一机会，涌向穆圣，企图杀死穆圣。阿特白·本·艾布·宛嘎斯用石头砸中穆圣，穆圣右下方的大牙被砸落，下唇受伤。阿布杜拉·本·希哈布·宰赫勒冲到穆圣跟前，打破穆圣的额头，阿布杜拉·本·古姆埃用剑狠砍穆圣的肩膀。穆圣为此痛了一个多月，但他没能砍开穆圣的两副铠甲，而后，他又猛砍穆圣的面颊，致使穆圣头盔里的两个铁片刺进脸庞。他对穆圣说：“你记住，我就是古姆埃的儿子。”穆圣擦着脸上的血，说道：“愿安拉使你下贱。”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圣的大牙被砸破，他边擦血边说道：“古莱氏人怎能成功呢？他们砸破他们先知的脸，砸落他的牙。他只想号召他们崇拜安拉。”安拉遂降下启示：“宽恕他们或惩罚他们，与你丝毫无关。他们确是有罪的人。”（伊姆兰的家属：128）

据塔巴里的传述：那天，穆圣说：“愿安拉怒恼使安拉的使者脸部流血的人。”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主啊，你赦宥我的族人吧，因为他们不知道。”

《穆斯林圣训集》记载的只有穆圣的后半句话，即“主啊，你赦宥我的族人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舍法仪》一书记载：穆圣说：“主啊，你引导我的族人吧，他们不知道。”

毫无疑问，多神教徒们旨在要穆圣的命，但两位迁士赛阿德·本·艾布·万嘎斯和泰利哈·本·欧拜顿拉表现得异常勇猛，他俩拼命保护先知，以致多神教徒无机可乘。他俩是娴熟的射手，拼死抵抗敌人对穆圣的扑杀。至于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穆圣边为他递箭，边说：“射吧，我愿为你牺牲我的父母。”穆圣说这类话时，总是只提父母中的一位，除赛阿德外，他从未同时提及父母，这足以说明赛阿德的才干。

至于泰利哈·本·欧拜顿拉，据《奈撒仪圣训集》记载，扎比尔传述说：多神教徒人出了穆圣，穆圣问：“谁去抵挡这些人？”泰利哈说：我去。”然而，辅士们抢先冲出去，正如《穆斯林圣训集》中的叙述：辅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冲出去，他们全部牺牲后，泰利哈冲出去，他一人对付十一个人，以致他的手掌被砍、手指全断，他当时“唉哟”了一声。穆圣对他说：“假如你念‘以安拉的名义’，众天使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抬起你。”随后，安拉击退了多神教徒。

据哈克姆在《伊克利勒》一书中介绍：泰利哈在吴侯德战役中身受三十五或三十九处伤，手指全被砍断。

据《铁密济圣训集》记载，穆圣那天说：：‘想眼见活烈士者，就让他看泰利哈·本·欧拜顿拉。’”

据《艾布·达吾德圣训集》记载，阿倚莎传达：“艾布·白克尔每每提及吴侯德战役时，总是说：‘那天的一切功劳都属于泰利哈’。”

穆斯林开始聚拢在穆圣身边：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那些打仗时走在最前面的优秀穆斯林们，刚一发现战况逆转，听到穆圣的呼喊，就迅速向穆圣的方向赶来，以免他遭遇不测；可是一切发生得太快，当他们赶到时，穆圣已经受伤，六位辅士被杀，第七位重伤，赛阿德、泰利哈正拼死抵抗。他们赶到后，立刻组成一道人墙，竭力保护穆圣免遭敌人的伤害，抵挡敌人的进攻。第一个赶到穆圣身边的人，就是穆圣避居绍尔山洞时陪伴他的艾布·白克尔。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伊本·罕巴尼的传述：他听阿倚莎说：“艾布·白克尔说，吴侯德战役那天，人们都不在穆圣身边时，我是第一个赶到他身边的人。当时，我看到一个人影在拼命保卫着他，我心里说：‘但愿此人是泰利哈，但愿此人是泰利哈。泰利哈呀！我愿为你牺牲我的父母。这时，艾布·欧拜德·本·杰拉哈像鸟一样地飞奔而来，他追上我后，我们一起来到穆圣身边，那个人影果然是泰利哈，他已伤倒在穆圣面前。穆圣说：‘快保护你们的兄弟，他已获得了天堂。’此时的穆圣脸部已受伤，头盔上的铁片有两片刺进他的腮部，我走过去准备替他拔出，艾布·欧拜德说：‘艾布·白克尔，求求你，看在安拉的份上，这事让我做吧。’随后，他张开口咬住铁

片往外拔，因为他不愿伤到穆圣，铁片被拔出了，艾布·欧拜德的牙也掉了一颗。艾布·白克尔叙述说：‘我准备拔另一片铁片。’艾布·欧拜德又说：‘艾布·白克尔，求求你，看在安拉的份上，这事让我做吧。’然后，他再次张嘴咬出另一片，结果，他又掉了一颗牙。穆圣说：‘快保护你们的兄弟，他已获得了天堂。’我们跑到泰利哈身边为他疗伤，他身上有十多处伤。”

就在这紧急时刻，一批穆斯林勇士赶了过来，其中有艾布·杜贾奈，穆素阿布·本·欧迈鲁，阿里·本·艾布·塔利布，赛海利·本·哈尼夫，马立克·本·苏纳尼，艾布·尔德·胡德利的父亲，欧玛勒的母亲奈斯白·宾图·克阿白，盖塔德·本·努阿曼，欧麦尔·本·罕塔布，哈推布·本·艾布·白利泰阿·艾布·泰利哈等。

多神教徒加紧进攻：

随着多神教徒数量的不断增多，他们加紧进攻，对穆斯林产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突然，穆圣掉进艾布·阿米勒为穆斯林挖的陷阱里，膝盖被擦破；阿里赶紧伸手拉住了他，泰利哈·本·欧拜顿拉把穆圣抱上来。

罕见的勇猛：

穆斯林们表现出的罕见的勇猛和牺牲精神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艾布·泰利哈挺着胸脯在穆圣面前来回飞跑，保护穆圣免中敌人射来的箭。据艾奈斯讲：“吴侯德战役那天，当穆斯林受挫无法顾及穆圣时，是艾布·泰利哈站在穆圣面前，用盾牌保护着他。艾布·泰利哈是位力大的射箭手，他那天用坏了两三张弓。穆圣一直注视着多神教

徒，艾布·泰利哈说：我愿为你牺牲我的父母，你别看了，敌人的箭会射中你的，宁愿让我死也不能让你遭遇不幸。”

艾奈斯还说：“艾布·泰利哈和穆圣同用一个盾牌。艾布·泰利哈很会射箭，他每射一箭，穆圣总要抬头看看箭落的位置。”

艾布·杜贾奈站在穆圣面前，用脊背做穆圣的盾牌，身中数箭仍纹丝不动。

哈推布·本·艾布·白利泰阿紧紧追击砸伤穆圣大牙的阿特白·本·艾布·宛嘎斯，他用剑砍阿特白，最后砍掉了他的头，然后缴获他的马匹和宝剑；阿特白是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的弟弟，他很想杀掉他的弟弟，但未能如愿。结果，哈推布杀了他。赛海利·本·哈尼是一位勇猛的射箭手，他以死向穆圣宣誓效忠。随后，在抵御多神教徒时，他起到了实际的作用。

穆圣亲自射箭：

据盖塔德·本·努阿曼传达：穆圣用他的弓连珠似地射箭，随后，站在他身边的盖塔德取过弓。那天，盖塔德眼部中箭，眼球滚落到脸上，穆圣用手把他的眼球放回眼眶里。盖塔德的两眼都很好，且视力敏锐。

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一直战到嘴部受伤，门牙脱落，身上的伤多达二十多处，其中一部分在腿上；他的腿后来残了。

艾布·赛尔德·胡德利的父亲马立克·本·赛纳尼吸净穆圣脸上的血，穆圣让他吐掉口中的血。他说：“以安拉起誓，我绝不吐掉。”说完，他转身扑向敌人。

穆圣说：“想眼见天堂居民的人，让他看看这个人，他被敌人所杀，成了烈士。”

欧玛勒的母亲也参加了战斗，她在人群中碰到阿布杜拉·本·盖姆埃，本·盖姆埃在她肩上砍掉一块儿肉，她在本·盖姆埃身上砍了好几剑，但由于他身着铠甲而没有受伤，欧玛勒的母亲仍坚持作战。后来，她身受十二处伤。

穆素阿布·本·欧迈勒勇猛地厮杀，抵御本·盖姆埃及其党羽对穆圣的进攻，他当时手举战旗，敌人砍断他的右手，他就用左手举着旗，对付敌人，左手又被砍断后，他就用脖子把旗夹在胸脯上，直到牺牲。杀他的人是本·盖姆埃，由于穆素阿布长得像穆圣，本·盖姆埃误以为杀了穆圣。因此，他杀了穆素阿布后，回到多神教徒中，高声喊道：“穆罕默德已被杀了。”

穆圣被杀消息的传开及在战场上产生的影响：

喊声落后不久，穆圣被杀的消息在多神教徒与穆斯林中都传开了，这就是导致被围困的许多穆斯林丧失斗志的原因。其实他们当时与穆圣在一起，但精神的崩溃导致穆斯林内部发生误杀自己人的严重罪行，以及恐慌和混乱。这一喊声也减轻了多神教徒进攻的势头，因为他们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就转而开始凌辱穆斯林的尸体。

穆圣继续战斗及脱离险境：

穆素阿布牺牲后，穆圣把战旗转交给阿里·本·艾布·塔利布，阿里英勇作战，当时在场的其他穆斯林都顽强战斗，他们边攻边守。他们杀出一条路，奔向被围困的穆斯林，克阿布·本·马立克认出了穆圣——他是第一个认出穆圣的人——立刻用最大的声音喊道：“穆斯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安拉的使者来了。”穆圣示意他别出声，以免被多神教徒发觉。但穆斯林们已经听到这一喊声，立刻有大约三十个人围聚到穆圣身边。此后，穆圣开始有组织地朝山上撤退。多神教徒们为阻止撤退，加紧进攻，但他们在这些英勇的伊斯兰雄狮面前失败了。一位多神教徒骑士奥斯曼·本·阿布杜拉·本·穆埃拉冲向穆圣，喊道：“有他没我。”穆圣止步面对他，他的马陷进坑里，哈利斯·本·苏姆特冲过去砍伤了他的腿，接着又一剑砍死了他。然后，拿上他的武器，回到穆圣身边。

另一位麦加骑士阿布杜拉·本·扎比尔拦住哈利斯·本·苏姆特，并用剑砍伤哈利斯的肩膀，穆斯林们上前抬走哈利斯，头缠拼命巾的勇士艾布·杜贾奈扑向阿布杜拉·本·扎比尔，他一剑砍飞阿布杜拉的头。

在这场激战中，穆斯林们瞌睡了，正如《古兰》所述，那是来自安拉的安宁。据艾布·泰利哈讲：“吴侯德战役那天，我也瞌睡了，宝剑从我手中掉落过好多次，掉了，我捡起；又掉了，我又捡起来。”

就这样，这支队伍有组织地撤到山上。同时，也为其他穆斯林开辟了一条通往安全之地的道路，他们借此也都撤到山上。在穆圣的才智面前，哈立德的才智失败了。

吴班叶·本·赫利夫之死：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穆圣退到山上后，吴班叶·本·赫利夫追上来，他喊道：“穆罕默德在哪儿？今天有他没我。”穆斯林们问穆圣：“安拉的使者，派个人拦住他吗？”穆圣说：“先别拦他。”待他快要靠近时，穆圣拿起哈立斯·本·苏姆特的矛枪，晃了晃，众人像骆驼晃动时，驼峰上乱飞的毛一样地赶忙闪到一边，然后，穆圣瞄准他铠甲与头盔中间的锁骨，掷了出去，吴班叶翻身落马，顺着山坡滚下去；当他滚下山，回到古莱氏人中时，他已抓破自己的脖子，红通通的。他叫喊：“以安拉起誓，穆罕默德杀了我。”人们对他说：“以安拉起誓，如果你有麻烦，那就是你的魂没了。”吴班叶说：“穆罕默德曾在麦加对我说过要杀我，以安拉起誓，他吐口唾沫就能杀死我。”安拉的这个敌人死于过度惊恐，多神教徒把他抬回麦加。

泰利哈助穆圣跨越大石：

穆圣朝山上撤退途中遇到一块大石挡路，他用劲跳，想跳过大石，却跳不过去。因为他穿着两副铠甲，行动不便，加上又受了重伤。泰利哈·本·欧拜顿拉忙蹲下身，穆圣踩着他就越过了大石。穆圣说：“泰利哈是应受天堂的。”

多神教徒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

穆圣回到山上的指挥部时，多神教徒们发起最后一次进攻，妄图歼灭穆斯林。据伊本·伊斯哈格讲：“穆圣刚撤到山上，突然，一伙多神教徒在艾布·素福扬和哈立德·本·沃立德的带领下，爬上了山。穆圣说：‘主啊，

他们不该往上爬。’欧麦尔·本·罕塔布挺身而出，一些迁士紧随其后，终将多神教徒赶下了山。”

凌辱穆斯林烈士的尸体：

这就是多神教徒们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穆圣是否已被杀，但他们相信穆圣已被杀，带着这种信念，他们返回驻地，准备回麦加。他们各忙各的，其中妇女们忙于凌辱穆斯林烈士们的尸体，她们割下他们的耳朵、鼻子和阴茎，剖开肚子。杏德·宾图·阿特白挖出了哈姆宰的肝，放在嘴里嚼着吃，但没能咽下去，她又吐出来，把割下的耳朵、鼻子穿成脚链和项链。

穆斯林准备再战，一直坚持到最后：

在最后的时刻，发生了两件事，这充分体现了穆斯林勇士们准备再战的决心及愿为主道牺牲的程度。

1. 克阿布·本·马立克讲：“我同穆斯林一起参加了吴侯德战役，当我看到多神教徒们凌辱穆斯林烈士的尸体时，我起身冲过去，只见一个多神教徒正来回在穆斯林烈士间跨来跨去地捡铠甲，口中还不停地说着：‘快捡吧，像拾捡宰过的羊一样地捡吧。’突然，我发现一个穆斯林穿着铠甲正等待他。我绕到他后面，这下，他俩全落在我的视线中，那个多神教徒的装备比那位穆斯林的好，我一直等到他俩交手，那位穆斯林一下子把多神教徒砍成两半，然后，转脸冲我说道：‘克阿布，怎么样啊？我是艾布·杜贾奈’。”

2. 战争结束后，一些穆斯林妇女来到战场上。据艾奈斯讲：“我看见阿倚莎·宾图·艾布·白克尔和温姆·赛

利姆，她俩背着水袋来来回回给大伙送水，送完一袋又一袋。”据欧麦尔讲：“吴侯德那天，温姆·赛利特给我们送水。”

这些妇女中包括温姆·埃迈尼，当她看到一些穆斯林败逃、想溜回麦地纳时，她抓土朝他们脸上撒，并喊道：

“回去纺线织布吧，把你的剑给我。”尔后，她迅速冲进战场，给伤员喂水，不料身中赫巴尼·本·阿勒盖射来的箭，她摔倒在地，羞体暴露出来，安拉的敌人不禁哈哈大笑。穆圣见此，心痛难忍，他递给赛阿德·本·艾布·宛嘎斯一支无头箭，说：“射他。”赛阿德的这支箭射中赫巴尼的前胸，他仰面摔倒，羞体也暴露出来，穆圣哈哈大笑，笑得大牙都露出来，然后说道：“赛阿德为温姆·埃迈尼报了仇。”

穆圣登上山以后：

穆圣回到山上的指挥处坐稳后，阿里·本·艾布·塔利布走出去，用盾牌打了些石坑里的水，让穆圣喝，穆圣发现水有异味，便推开没喝，只是用它洗了洗脸上的血，然后，把它倒到头上，嘴里说：“愿安拉加倍恼怒弄伤先知脸庞的人。”

据赛海利讲：“以安拉起誓，我的确知道谁为穆圣清洗伤口，谁倒的水？用什么止的血？是他的女儿法蒂玛洗的伤口，是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用盾牌倒的水，法蒂玛发现水不能止血，血反而越来越多时，就扯掉一片草席，燃成灰敷上，血才止住。”

穆罕默德·本·穆斯利迈打来清水，穆圣喝了一些，并祝福了他。随后，穆圣因受伤而坐着礼了晌礼，穆斯林跟在后面也坐着礼了晌礼。

艾布·素福扬战后的幸灾乐祸及他与欧麦尔的对话：

多神教徒们做好离去的准备后，艾布·素福扬登上山喊道：“穆罕默德在你们之中吗？”穆斯林们没有应答他，他又问：“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在你们之中吗？”还是没人应答他。他接着问：“欧麦尔·本·罕塔布在你们之中吗？”仍然无人应答他。穆圣禁止大家应答他。

艾布·素福扬只问这三个人，是因为他知道，古莱氏人也都知道，伊斯兰当时的存立仰赖这三个人。随后，艾布·素福扬又说道：“只要这三人不在就足够了。”欧麦尔实在忍受不住了，他应答道：“安拉的敌人呀，你问的三个人都还活着呢，安拉留着他们来找你算帐。”艾布·素福扬说：“你们的死难者被破身、毁容一事并不是我让干的。不过，那很让我开心。”然后，他接着说：“胡伯利神至高无上。”穆圣问大家：“你们不应答他吗？”大家说：“我们说什么？”穆圣说：“你们说：安拉至高至大。”艾布·素福扬说：“我们有安慰神欧扎，你们没有任何安慰。”穆圣问大家：“你们不应答他吗？”大家说：“我们说什么？”穆圣说：“你们说：安拉是我们的保护者，你们没有保护者。”艾布·素福扬说：“你们确曾胜利过，但今天抵了白德尔那天，战争就像拉锯。”

欧麦尔接口说：“不一样的，我们的牺牲者进天堂，你们的牺牲者入火狱。”

艾布·素福扬说：“欧麦尔，你给我过来。”先知对欧麦尔说：“你就过去，看他怎么样？”欧麦尔走过去，艾布·素福扬对他说：“欧麦尔，我以神灵的名义问你，穆罕默德被我们杀掉了吗？”欧麦尔回答：“以安拉起誓，没有！他现在正听你说话。”艾布·素福扬说：“在我看来，你比伊本·盖目埃和吴白勒更可信。”

白德尔之约：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当艾布·素福扬及其随从起身离去时喊道：“明年，我们在白德尔再战。”先知对一个弟子说：“你说，好的，这是我们间的约会。”

侦察多神教徒的动态：

随后，先知派遣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对他说：“你去跟着他们，看他们打算做什么？如果他们撒开马，骑上骆驼，那说明他们准备返回麦加；如果骑的是马，撒开的是骆驼，那说明他们想偷袭麦地纳。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他们胆敢进犯麦地纳的话，我必追过去与他们拼命。”

阿里说：“于是，我跟了出去，看他们做些什么，我发现他们撒开马，骑上驼朝麦加方向回去了。”

寻找遇难者及受伤者：

古莱氏人离去后，穆斯林们开始下山寻找遇难者的尸体及受伤者。据宰德·本·撒比特讲：吴侯德战役那天，

先知派我寻找赛阿德·本·热比尔，并对我说：“你如果看到他的话，替我向他道安，你转告他：先知问你：‘你觉得现在怎么样？’于是，我穿梭在殉教者的尸体间。当我找到赛阿德时，他已气息奄奄，身上受的伤达七十多处，其中有标枪刺的、剑砍的、箭扎的。我说：‘赛阿德，安拉的使者向你祝安，他还问你现在怎么样？’他说：‘祝安拉的使者平安！请你转告使者，就说：我已闻到天堂的气息。还请你转告我族人中的辅士们：如果安拉的使者遭遇不测，而你们中尚有人幸存的话，在安拉跟前，你们是绝对无法交代的’。”

人们在受伤者中发现了气若游丝的阿迈鲁·本·撒比特，此人以前曾拒绝加入伊斯兰。人们疑惑道：“这个阿迈鲁为何来参战呢？由于他不肯加入伊斯兰，我们没带他来。”然后，他们问他：“你为什么来参战呢？是为了你的族人，还是为了伊斯兰？”他说：“为了伊斯兰，我归信安拉及其使者。于是，我就跟随使者参战，直至成了你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说完，就咽下最后一口气。当人们把他的事叙述给先知时，先知说：“他是天堂中的人。”

艾布·胡莱勒讲：“此人还没有向安拉礼过一次拜。”还有位伤者叫古兹曼，他在战争中英勇杀敌，仅他一人就杀死

七、八个多神教徒。当人们发现他时，已伤得无法动弹，人们把他抬到白尼·兹福勒家并向他表示祝贺，他说：“以安拉起誓，我是为我族人的荣誉才来战斗的，否则我是不会来的。”当他伤势越来越重时，就自杀了。先知说：

“他是火狱中的人，这是为表示爱国或其它，不是为提高安拉言辞之目的而战斗者的归宿，即便他以伊斯兰的名义，或是在先知及其追随者的行列里。”

与此相反，在遇难者中有位赛阿莱布族的犹太人，名叫穆亥利格，他曾对族人说：“犹太人啊，以安拉起誓，你们知道你们是有责任帮助穆罕默德的。”他们说：“可今天是安息日。”他说：“对你们来说，现在已没有安息日了。”然后，他取出自己的剑和其它装备说：“如果我阵亡，我的财产归穆罕默德，他可以任意支配。”他遇难后，先知说：“穆亥利格是最好的犹太人。”

掩埋遇难的穆斯林：

先知看到一个个遇难者的尸体时，说道：“我是这些人的见证者，凡为安拉而受伤者，复生日复活时，其伤口的颜色如鲜花，气味如麝香。”

当时，已有人开始往麦地纳转运尸体，先知下令把运走的尸体送回来，就地掩埋，无需冲洗，只把盔甲和皮带解下，两个烈士合穿一件尸衣，两三个合埋在一个坟里。

当时先知问：“他们中谁知道并遵循的《古兰》最多？”人们指了指坟里放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先知说：“复生日，我是这些人的见证者。”当时，阿布杜拉·本·阿迈鲁·本·侯拉目和阿迈鲁·本·杰莱哈合理在一个坟里，因他俩生前是好友。罕兹莱的尸体不见了，人们分头寻找，后来在一个土坡上找到时，发现尸体上有水珠，此事禀告给先知，先知说：“天使冲洗了他。”此后，人们称罕兹莱为“天使冲洗的人”。

当先知看到既是自己的叔父又是乳兄的哈姆宰时，十分悲痛。先知的姑母想看看哥哥时，先知让她的儿子祖拜尔拉住她，不让她看见自己哥哥的惨状，她疑惑道：“为什么不让我看？我听说哥哥的尸体被凌辱的事，这是为了安拉，那只会让我高兴的。托靠主，我认为我一定能够忍耐。”她走过去看了哥哥一眼，为他做了祈祷，然后先知让人把哈姆宰同其外甥阿布杜拉·本·杰哈希合葬在一起。

伊本·麦斯欧德说：“我们从未见过先知为哪个人哭得像哭哈姆宰那样厉害过。当时，先知把叔父的尸体摆在前边，举行过殡礼，就哭起来，直哭得气都喘不过来。”

遇难者的情况非常凄惨，令人肝肠欲裂。

据罕巴布讲：“当时，除一块汗迹斑斑的布外，没有东西裹哈姆宰的尸体，可这块布短，裹着头裹不着脚，最后只好裹着他的头，在裸露的脚上盖些草。”

据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讲：“穆素阿布·本·欧迈鲁的布短，裹着头裹不住脚，这和罕巴布讲的情况一样。后来先知对我们说：你们裹着他的头，脚上盖草’。”

先知向安拉祈祷：

据伊玛目艾哈迈德讲：“吴侯德战役结束后，多神教徒走了，先知说：‘你们一排排地站好，我要祈祷。’人们整整齐齐地排在他身后，他祈祷道：

“主啊，一切赞颂统归你。主啊，你展开的没人能合上，你合上的无人能展开；你使其迷误者无人能引导，你引导者无人能

使其迷误；你不给的无人能夺走，你要给的无人能拦住；你使其遥远的无人能接近，你拉近的无人能使其遥远。主啊，求你为我们展开你的吉庆、仁慈、宏恩和给养吧。主啊，我向你祈求永恒的恩泽，我求你护佑，免遭你给我们及不给我们的一切灾害。主啊，求你使我们喜爱正信，求你使我们成为走正道的人。主啊，求你使我们生为穆斯林，死为穆斯林，求你使我们步入不受任何屈辱和磨难的清廉者的行列中。主啊，求你消灭否认你的使者、阻碍你的道路的人吧。求你让他们出丑并惩罚他们。主啊，求你消灭有经人中不信仰你的人们吧。主啊，真理的主宰啊。”

返回麦地纳：

埋葬工作完毕，使者结束祈祷，开始返回麦地纳。正如战场上的男信士一样，虔诚的女信士们也表现出对先知的无比热爱和献身精神。在返回麦地纳的路上，先知碰上侯姆奈·宾图·杰哈希，先知告诉她，她的哥哥阿布杜拉·本·杰哈希，她的舅舅哈姆宰·本·阿布杜·孟特利布都阵亡了。她念道：“我们属于安拉，都要归于安拉。”然后，为死者祈祷求饶。先知又告诉她，她的丈夫穆素阿布·本·阿迈鲁也已阵亡，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先知说：“到底是丈夫啊，他才在女人心中有地位。”

接着，先知遇到迪奈尔家族的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哥哥、父亲在这场战役中都牺牲了。当人们向她报丧时，她问道：“安拉的使者现在怎么样？”人们说：“感赞安拉，他挺好的。”她说：“你们给我指指先知在哪儿，我要看到他。”人们给她指了指，她看到先知后放心地说：“只要先知没出事，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什么。”

后来，赛阿德·本·迈阿兹的母亲跑来见先知，赛阿德当时给先知牵着马，他说：“安拉的使者，我母亲来了。”先知说：“欢迎，欢迎。”然后停下来，当赛阿德的母亲跑到先知跟前时，先知安慰她为阵亡的儿子阿迈鲁·本·迈阿兹节哀，她说：“只要见到你平安无事，再大的灾难也压不倒我。”然后，先知为吴侯德牺牲的烈士祈祷祝福，接着说：“赛阿德的母亲呀，烈士家属的喜讯，喜讯！烈士们统统相伴在天堂里，并为各自的家属说了情。”她说：“安拉的使者啊，我们很满意。有了这一喜讯，谁还会再哭呢？安拉的使者啊，你为留守在后方的人们也祈祷吧。”先知祈祷道：“主啊，你消除他们心灵上的忧伤吧，消除他们的灾难吧，你怜悯后方的人吧。”

先知在麦地纳：

先知是在伊历三年十月七日星期六那天晚上回到麦地纳的，见到家人后，他把剑交给女儿法蒂玛，说：“你把这上面的血洗干净，今天它出了大力。”阿里也把自己的剑交给法蒂玛说：“这把剑也同样出了大力，你好好洗洗它。”先知说：“如果你确曾竭力战斗的话，赛海力·本·哈尼夫及艾布奈二人同你一样。”

双方伤亡情况：

据多方传述：穆斯林共牺牲七十人；其中辅士六十五人，占绝大部分，四十一人是哈兹拉吉族人，二十四人是奥斯族人；另外还牺牲一名犹太人，四名迁士。

至手多神教徒方面，据伊本·伊斯哈格传述：是二十二人，但经圣战史学家多方仔细考证，多神教徒牺牲的确切人数是三十七人，而不是二十二人。安拉至知。

麦地纳的戒备状况：

穆斯林从吴侯德返回后，伊历三年十月八号星期日晚上，尽管他们已疲惫不堪，但仍然高度戒备，他们守候着进入麦地纳的每一个通道，尤其守护最高领袖安拉的使者。当时，穆斯林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一个个压力。

哈姆拉·艾赛德战役：

先知整夜都没有合眼，他在思索当前的形势；一旦多神教徒意识到此次战役并没有因胜利而有所获得的话，他们必然会后悔，甚至折回麦地纳。于是，先知决定追击麦加军队。

据圣史学家们说：吴侯德战役后的第二天早晨，先知召集大家，动员他们去追击敌人，先知说：“只有参加吴侯德战役的人员才能和我们一起去。”当时，阿布杜拉·本·吴班叶请求说：“让我和你一起去吧。”先知拒绝了。穆斯林虽已受到重创并有些气馁，但仍纷纷响应先知的号召，表示坚决顺从。扎比尔·本·阿布杜拉向先知请求说：“安拉的使者呀！我渴望凡是参加的战役，我都和你在一起，我没有参加吴侯德战役，因为我父亲缠住了我。这次让我和你一起去吧。”先知答应了。

先知率领穆斯林们出城了，行至距麦地纳八英里的哈姆拉·艾赛德时，驻扎下来。

在那里，胡扎尔族人迈阿拜德·本·艾布·迈阿拜德前来加入伊斯兰。但又有人传述说：“他当时仍信奉多神教，但由于胡扎尔和哈希姆两家族是盟友，他曾劝慰先知说：‘以神灵起誓，你的伙伴遭遇不幸，我们也很难过，但愿神灵宽慰你。’先知令他返回艾布·素福扬身边，去吓唬他。”

先知曾担心多神教徒会重返麦地纳，这种担心成了真的。当多神教徒离开麦地纳三十六英里，到达鲁哈时，他们开始互相埋怨起来：“你们什么都没做，你们已击倒他们，然后就停住了手，留下后患。快回去，一定要斩草除根。”

这种意见是那些没有充分估计两支军队各自武装力量和精神力量者们信口说出的。因此，他们中的一位首领绥夫万·本·伍麦叶立刻反对道：“人们啊，不要折回去，我担心那些没能参战的哈兹拉吉族穆斯林，已集合起来，准备向你们报仇。快走，家园仍属于你们；如果你们折回去，我为你们的家园担心。”绥夫万的意见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麦加军准备朝麦地纳前进，就在艾布·素福扬率军准备出发时，胡扎尔族人迈阿拜德·本·迈阿拜德骑马追上来。艾布·素福扬不知此人已加入伊斯兰，就问他关于穆斯林的情况，迈阿拜德向艾布·素福扬使用了心理战术，他说道：“穆罕默德已率领人马出动了，他们人数之多真是前所未见，他们个个满腔怒火，要向你们报仇，原来未出战的人这次全来了，他们后悔没有参战，我从未见过这些人对你们如此的仇恨。”

艾布·素福扬说：“你这个该死的，胡说些什么。”他说：“以神灵起誓，你还未来得及出动，他们的先头部队就到了。”艾布·素福扬说：“以神灵起誓，我们已决定进攻他们，这次定要铲净他们。”他说：“我劝你别这么做。”

此时，麦加军已没有先前的雄心。相反，他们开始感到害怕，不愿继续战斗，只想早点回麦加，但艾布·素福扬却想对伊斯兰军队发动一场心理战，以便能成功地阻止穆斯林对他们的追击。其次，也能避免同穆斯林再次交锋，正好阿布杜·盖斯的商队经过此地，前往麦地纳，艾布·素福扬拦住他们说道：“你们替我给穆罕默德传个口信。你们什么时候到麦加的话，欧卡兹市场上的葡萄干任你们驮，你们看行不行？”他们说：“行。”艾布·素福扬说：“你们转告穆罕默德，我们已决定进攻他们，这次定要把他和他的同伴一网打尽。”商队遇到驻扎在哈姆拉·艾赛德的穆圣及其同伴时，转告了艾布·素福扬的话。但这些话不但没有吓倒穆斯林，反而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他们说：“安拉使我们满足了，他是多么好的信托者！他们带着安拉的宏恩和慈惠，安然无恙地归来了，而且他们追随了安拉的喜悦。安拉确是具有伟大宏恩的主。”(3: 173—174)

先知在哈姆拉·艾赛德驻扎了三天，即伊历三年十月的九号、十号、十一号，才返回麦地纳。返回前，先知捕获艾布·安兹·杰姆，此人在白德尔战役中被俘，先知念其家境贫寒，子女多，就放了他，他答应永不帮任何人对付先知。然而他却出尔反尔，写诗煽动人们与先知及穆斯林为敌，并且还亲自参加了吴侯德战役。这次他被先知抓住时，乞求道：“穆罕默德呀，你饶了我吧，你行行好，

放了我吧。我身后还有许多孩子，我向你保证，永不再与你们为敌。”先知说：“你不可能再有机会在麦加腆着脸说，我骗了穆罕默德两次。因为穆斯林不能被蛇咬两次。”说完，命令祖拜尔或阿绥姆·本·撒比特把他处决。

当时处死的还有一个麦加的奸细，此人名叫穆阿韦叶·本·穆俄莱·本·艾布·阿绥，是阿布杜·马立克·麦尔旺的外公，当多神教徒从吴侯德战场撤离后，他找到他的堂弟奥斯曼·本·安法尼，让奥斯曼为他向穆圣求情放过他。穆圣答应了，条件是三天内他必须离开，三天后再发现他定杀不赦。当穆圣率人离开麦地纳去追击敌人后，他超期限地逗留在麦地纳，替古莱氏人搜集情报。穆斯林返回时，他逃跑了，穆圣命宰德·本·哈里斯，安玛尔·本·亚希尔追他，最后杀了他。

毫无疑问，哈姆拉·艾赛德战役并非一次独立的战役。可以说，他是吴侯德战役的一部分，是它的续曲。

吴侯德战役包括几个阶段或几部分，研究家们对这次战役的最终结果做了长时间的研究，穆斯林到底算失败还是胜利？

无可置疑的是，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多神教徒占了上风，他们控制了战场；无论精神方面，还是生命方面，损失最大最惨的都是穆斯林。部分穆斯林当时已被完全制住，战争的舵朝着有利于麦加军的方向转动。然而，有一些因素使我们又无法下结论说麦加军完全胜利，首先，麦加军没能占领穆斯林阵地，麦地纳军队虽已极度混乱，但并未四散，而仍在顽强抵抗，并最终聚集到指挥营地，他们没

有惨到任麦加军宰割的地步；其次，麦地纳军无一人被俘，敌人也没能缴获穆斯林的任何战利品；第三，在战争的第三阶段，穆斯林军仍处于待战状态时，麦加军没敢再战，他们并没有学历史上的胜利者一样，在战场上停留，连一天都没敢停留，更不要说两三天了，而是在穆斯林之前迅速撤离了战场；尽管麦地纳近在咫尺，而且完全空着，但他们没敢进去掳夺穆斯林的孩子和财产。这一切都向我们肯定，古莱氏人充其量是在实施包围行动，在企图彻底消灭穆斯林的计划中，抓住了一个使穆斯林遭受重大损失和暂时失利的机会。如果说那就是完全胜利的话，则是不正确的。

艾布·素福扬急不可待的撤退恰恰反映了他的忧虑，他担心一旦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他的部队会失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艾布·素福扬在哈姆拉·艾赛德战役中的态度，上述说法就更加肯定了。

因此，这场战役实际上胜负未决，起初双方各占上风的时候，各有损失；随后，双方进入对峙阶段，谁都没有逃离战场，谁的阵营也没有被对方占领。这就意味着这场战役胜负未决。

安拉在《古兰》经中对此说道：“对于追逐敌人你们不可懈怠；如果你们遭受痛苦，那他们像你们一样也遭到了痛苦；你们希望从安拉那里获得他们无望的。”（妇女：104）

这节经文用一支部队的遭遇比喻另一支部队，从而说明两支部队的情况相似。随后，未分胜负地各自收兵撤离了。

《古兰》经对这场战役的叙述：

《古兰》的降示，为这场战役的每一重要阶段投下一束光亮，针对导致这次重大损失的原因，《古兰》做了明确的分析，还针对有信仰的人们在类似这样关键的时刻，在实现这个民族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为超越其它一切民族，成为最优秀的民族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的薄弱环节给予有力的揭露。

《古兰》也谈到伪信士的情况，揭露他们实质上敌视安拉及其使者，这伙人同犹太人一起散播流言蜚语，动摇信仰薄弱者的信心；《古兰》还指出这场战役所产生的一些可贵的教训。《古兰》“伊姆兰的家属”章中有六十节是围绕这场战役而降示的，它以叙述这场战役的第一阶段而开始：“当时，你早晨从家出发，把信士们部署在阵地上。”（3：21）

《古兰》通过总结这场战役的结果及意义而结束本章经文：

“在安拉把好的和坏的分开之前，他不会把信士们丢在你们的现状中，安拉不会让你们窥见幽玄，但安拉拣选他意欲的使者。你们当确信安拉和众使者，如果你们坚信并敬畏，你们将获重大的报酬。”（3：179）

这场战役的可贵教训：

伊本·盖目曾对这一点作过长篇论述。伊本·哈杰尔说：许多学者认为，吴侯德战役及穆斯林在战役中所获得的来自安拉的慈悯和教诲中，有许多重要的事：

第一、由于弓箭手违背先知的命令，擅离岗位导致的一切，使穆斯林明白违背安拉及其使者的下场是恶劣的、可悲的。

第二、先知们往往要遭受各种考验，最终的结果是胜利。这种经历的哲理在于，如果他们常胜，难免会有非穆斯林混入穆斯林中，导致真伪难辨；如果他们常败，就起不到派遣先知的目的。时胜时败，可识别真伪信士。因为，伪信士常巧饰自己的虚伪，当这次战役爆发时，虚伪者的言行暴露了；穆斯林这才知道自己的阵营里有敌人，于是，他们有了戒备。

第三、推迟胜利的到来，可以磨砺人的心灵，打消人的傲气；真信士遭受磨难时会忍耐，伪信士则会焦躁。

第四、安拉为归顺他的仆民预备了天堂，天堂是仅凭工作无法接近的。为了能让他们接近天堂，从而设置许多考验和磨难作为媒介。

第五、在安拉的朋友中，“舍西德”（烈士）是最高品级之一，安拉把这一品级赏赐给信士们。

第六、安拉意欲毁灭他的敌人，就为他们设置遭到恶果的因素：如：不归信他、暴虐、罪恶地伤害安拉的朋友等；信士以此获得赦宥，敌人以此招致毁灭。

吴侯德战役与联军战役之间的武装行动

吴侯德战役的失利，使穆斯林的声誉受到恶劣影响。他们元气大伤，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被动摇，内忧外患不断加剧，麦地纳危机四伏，犹太人、伪信士、其他阿拉伯人公然为敌，妄图压住穆斯林，甚至想铲除穆斯林。

吴侯德战役仅过了两个月，白尼·艾赛德族人就准备进攻麦地纳，接着，阿德利和嘎莱两地的各个部落，于伊历四年一月，阴谋杀害了十名信士。就在同一个月里，白尼·阿米勒族发动类似的阴谋，杀害了七十名信士，这个事件被称为迈欧纳井事件。在这段时间里，白尼·奈迪尔族一直公然为敌，伊历四年三月，他们策划了一场旨在杀死穆圣的阴谋。伊历四年五月，白尼·俄图法尼族公然进犯麦地纳。

穆斯林们因吴侯德战役中伤了元气而受到方方面面的威胁，但穆圣以超人的智慧扭转了这种局面，恢复了穆斯林失去的地位，使他们重新赢得威信。穆圣的第一行动，是追击麦加军至哈姆拉·艾赛德，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穆斯林挽回了声誉和地位，使那些犹太人和伪信士大惊失色。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武装行动。这不仅恢复了穆斯林原有的地位，而且还加强了它。

下面是这些武装行动的详细情况。

艾布·赛利迈武装分队：

吴侯德战役后，最先向穆斯林挑衅的是白尼·艾赛德族人。有消息传到麦地纳，胡韦利德的两个儿子泰利哈和赛利迈正在鼓动本族人及他们的追随者向穆圣挑战。

穆圣迅速派出一支一百五十人的武装分队，其中有迁士也有辅士，任命艾布·赛利迈掌旗指挥。艾布·赛利迈在敌人尚未行动之前，突然赶到他们的驻地，敌人顿时慌成一团；穆斯林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缴获了敌人的骆驼、羊，然后赶着战利品安全地返回麦地纳。

这次武装分队出发的时间是伊历四年一月一日。这次行动后不久，艾布·赛利迈因在吴侯德战役中受的伤进一步恶化而与世长辞了。

派遣阿布杜拉·本·艾尼斯：

伊历四年一月五日，有消息传来，海兹利族人哈立德·本·苏夫扬纠集人马，准备同穆斯林开战。于是，穆圣派遣阿布杜拉·本·艾尼斯去消灭他。

阿布杜拉离开麦地纳十八天，一月份还剩七天就结束的时候，他带着哈立德的人头回来了。那天是星期六，他把人头放在穆圣面前，穆圣把自己的手杖交给他，说：“复生日，这是你我之间的凭据。”阿布杜拉去世时，叫人把这根手杖放进自己的尸衣里。

拉吉阿事件：

同年二月，阿德利和嘎莱地方的一伙人来见穆圣，说他们中的有些人皈依了伊斯兰，并请求穆圣派人随他们去传播伊斯兰，教授《古兰》经。于是，穆圣派六个人随这些人去了。

据伊本·伊斯哈格所述及《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圣所派之人是十名，负责人是阿绥姆·本·欧迈尔·本·罕

塔布的爷爷阿绥姆·本·撒比特。当他们行至拉比俄与吉达之间的黑扎兹地区海兹利族的饮水处拉吉阿井旁时，这伙人变脸了，他们呼唤海兹利族中的白尼·莱赦彦人帮他们收拾穆斯林，于是约一百名弓箭手跑过来，追上穆斯林并包围了他们。当时穆斯林已退到荒野处。他们说道：“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杀害你们一人。”阿绥姆拒绝了，并同队友一起开始反抗，结果七人中箭牺牲，剩下赫比布、载德·本·代斯奈和另外一人，敌人再次提出要求，只要他们投降，保证不杀他们一人，他们答应了。但敌人欺骗了他们，用结实的绳子绑住他们。第三位穆斯林说：“这种欺骗才刚刚开始。”他拒绝随他们走，敌人强拉硬拖，他都不从，最后被敌人杀死，他们把赫比布和载德卖给了麦加人，因为他俩在白德尔战役中杀了麦加人的头领，赫比布被囚禁起来，麦加人决定处死他。于是，把他从哈兰禁区带到坝阿姆。临刑前，他说：“请让我向安拉礼两拜。”他们同意了，他礼了两拜。礼完说道：“以安拉起誓，如果不是怕你们说我心中害怕的话，我定会再多礼几拜。”接着他喊道：“主啊，你一个一个地记住他们并把他们全部处死，一个也别放过吧。”然后，吟诵了一首很长的诗。

艾布·素福扬问他：“你愿不愿意让穆罕默德站在我们面前被杀头，而你回到你的亲人中去？”他说：“以安拉起誓，我不愿意回到亲人中去，而让穆罕默德受伤害，即便被一根刺所扎。”

随后，敌人把他钉死在木桩上，并派人看住他的尸体。后来，阿迈鲁·本·伍麦叶·德姆利趁天黑，设计运走他的尸体，并悄悄地埋了。杀害赫比布的人是阿格

白·本·哈利斯，因为赫比布在白德尔战役中杀了他的父亲哈利斯。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赫比布是第一位在遇害之前礼拜的人。有人看见赫比布被俘时，他在吃一串葡萄，而麦加当时并不是收获季节，至于载德·本·代斯奈，被绥夫万·本·伍麦叶所买，因绥夫万的父亲是被载德杀死的。

古莱氏人派人去取阿绥姆的尸体，阿绥姆曾在白德尔战役中杀过他们的头人，安拉派一群黄蜂保护阿绥姆的尸体，致使敌人无法得手。当欧麦尔听说此事后说道：“归信的奴仆去世后仍受安拉的保护，犹如生前受安拉保护

迈欧奈井事件：

拉吉阿事件发生的同一个月里，又发生了一件更悲惨的事件，史称“迈欧奈井事件”。事件的经过概述如下：

艾布·白拉仪·阿米尔·本·马立克到麦地纳见穆圣，穆圣劝他皈依伊斯兰，他没答应，但也没拒绝。他说：“安拉的使者呀，如果你派你的弟子们到内志人中宣传你的宗教，我认为他们定会响应的。”穆圣说：“我担心内志人会伤害他们。”艾布·白拉仪说：“我做他们的保护人。”于是，穆圣派四十人随他而去。

据伊本·伊斯哈格所述以及《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圣派了七十位穆斯林。《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的最确凿。穆圣命白尼·撒尔代族人穆吉尔·本·阿迈鲁率领。他们都是优秀的穆斯林，精于诵读《古兰》经。一路上，他们白天砍柴，用换来的钱买饭供给曾在圣寺凉棚里住的那些

穷人，并互相学习《古兰》经，晚上礼拜。当到达白尼·阿米尔族人、罕勒族人和白尼·赛利姆族人领地之间的迈欧奈井旁时，他们停下来，然后派哈拉姆·本·迈利罕前去转交穆圣给阿米尔·本·图法利的信，但他没看信，就命人从背后用标枪刺杀哈拉姆，当他把标枪刺中哈拉姆并看到了血时，哈拉姆喊道：“安拉至大，调养克尔白天房的主啊，我成功了。”

然后，他又煽动白尼·阿米尔族人斩杀其他穆斯林。由于艾布·白拉仪提供的保护信约，他们没响应他；他又蛊惑白尼·赛利姆族人，他们中的阿绥叶、拉阿利和宰克万三个部落响应了他，一起包围穆斯林，并开始厮杀，穆斯林除克尔白·本·载德·本·楠扎勒一人因重伤晕倒在尸体中，后又醒过来而幸免于难外，其他的人全部壮烈牺牲。克尔白后来在联军战役中牺牲。

当时，阿迈鲁·本·伍麦叶、德姆勒和穆吉尔·本·阿格白·本·阿米勒两人正赶着穆斯林的牲畜，看见出事地点的上空有许多鸟在盘旋，穆吉尔就跑过去同敌人杀起来，最后也不幸身亡，阿迈鲁被俘。当他说明自己是穆德利人时，阿米尔剪光他的头发后放了他，因阿米尔的母亲曾发誓要释放一个奴隶。

阿迈鲁返回麦地纳途经盖勒时，停在一棵树下乘凉休息，恰好有两个白尼·凯俩布族人也停下乘凉。他俩睡着后，阿迈鲁起身杀了他们，他认为这是在替同伴报仇，当时他并未料到这俩人同穆圣有信约。当他回到麦地纳，把这事告诉穆圣后，穆圣说：“你杀了这俩人，是必须交杀人罚金的。”随后，穆圣开始从穆斯林及犹太盟友中筹集

这笔罚金。这是白尼·奈迪尔战役爆发的原因，以后将会另述。

仅数天之内，接连发生两起惨案，穆圣非常悲痛，忧虑万分，以致他诅咒那些对穆斯林施阴谋、下毒手的人。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艾奈斯传述说：一连三十个早晨，穆圣祈祷、诅咒在迈欧奈井旁惨杀穆斯林的人。他在晨礼中诅咒莱阿里族人、宰克万族人、莱哈彦族人及阿绥叶族人时说道：“阿绥叶确已违抗了安拉及其使者。”随后，安拉给使者降下一节启示，这节启示后来又被废止了。（你们转告我们的族人，我们确已见到了我们的养主，他喜欢我们，我也喜欢他。）穆圣至此放弃诅咒。

白尼·奈迪尔战役：

我们在前文已说过，犹太人仇视伊斯兰和穆斯林，但犹太人是个善耍阴谋却不善战的民族。他们曾公开自己的敌意，施展各种手段伤害穆斯林，但由于他们和穆斯林之间的盟约，所以未发生过战争。白尼·盖尼嘎尔事件中，克尔布·本·艾施莱夫被杀后，他们害怕了，这才有所收敛并保持安静。可吴侯德战役后，他们又开始放肆并公然为敌，他们秘密地与伪信士及麦加的多神教徒接触，并帮助他们反对穆斯林。

穆圣一直忍耐着。自拉吉阿事件和迈欧奈井事件后，他们更加猖狂，以致发动了一场企图杀害穆圣的阴谋。

情况是这样的：穆圣带几位弟子找他们，请他们帮助筹集杀人罚金，因阿迈鲁·本·伍麦叶·德穆利杀了两位克俩布族人。根据盟约规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他们

对穆圣说：“好的，你先坐一会儿，我们马上办好。”穆圣靠在墙边等他们履行约言，艾布·白克尔、欧麦尔、阿里及其他随行者一起坐下来。

犹太人私下聚在一起开始谋划，企图杀害穆圣的恶魔诱惑了他们。他们说：“谁来举起这面磨盘，用它砸碎穆罕默德的脑袋？”阿迈鲁·本·杰哈希说：“我来。”赛俩姆·本·穆希凯姆阻止道：“你们别这么干，以神起誓，你们的事会败露的，这是违约行为。”但他们不听劝阻，一意孤行。

天使吉卜利里降临穆圣，把犹太人的阴谋告诉了他。穆圣立刻起身，朝麦地纳返回，其他穆斯林也起身跟去，并问道：“我们没感觉到什么，你怎么起身离开了？”穆圣就把犹太人的阴谋告诉他们。

穆圣立刻派穆罕默德·本·穆斯利迈前往白尼·奈迪尔族人处，转告他们说：“你们离开麦地纳，不要再与我们一起居住，给你们十天期限，十天后，我们在此发现谁，就砍下谁的脑袋。”犹太人绝望了。几天来，他们在做撤离的准备。这时，伪信士头目阿布杜拉·本·吴班叶派人转告他们说：“你们不要撤离，坚守你们的家园，我将带两千人协助你们据守你们的堡垒，如果他们都战死了，还有古勒兹族及你们的盟友俄图法族来帮助你们。”

正如《古兰》所述：“如果你们被驱逐，我们定与你们一起离开，我们永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而放弃你们，如果你们被攻伐，我们必援助你们。”（放逐：11）

犹太人的信心恢复了，他们决定反抗。他们的首领哈亚·本·艾赫达布从伪信士的话中看到希望。于是，派人告诉穆圣说：“我们决不撤离，你看着办好了。”

无疑，犹太人的这种态度令穆斯林很为难，穆斯林在困难的时刻同敌人开战，胜利是无保障的。一方面，其他阿拉伯人对穆斯林正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另一方面，白尼·奈迪尔族力量强大，让他们投降不大可能，同他们交战又危险重重。自迈欧奈井惨案及之前的拉吉阿惨案后，穆斯林对敌人施展的任何阴谋都很敏感，对他们的仇恨也与日俱增。他们胆敢企图谋害穆圣，不论结果如何，他们一致决定同白尼·奈迪尔族人开战。

使者得到哈亚·本·艾赫达布的答复后，高呼“安拉至大”，圣门弟子们也纷纷高呼“安拉至大”。随后，穆圣委派温姆·麦克图姆的儿子留守麦地纳，命阿里·本·艾布·塔利布擎战旗，率领人马来到白尼·奈迪尔族处，包围了他们的堡垒。白尼·奈迪尔族人依仗椰枣树和农田做供给，踞守在堡垒里向外放箭投石。于是，穆圣下令砍伐并烧掉他们的椰枣树。为此，安拉降下启示：

“无论你们砍倒椰枣树，还是任其依然生长在原地，都是安拉许可的。” (59: 5)

古莱氏人没来援助他们，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及其盟友俄图法人欺骗了他们。为此，安拉比喻他们道：

“他们又像恶魔一样。当时，他曾对人说：‘你当否认安拉。’当他否认后，他却说：‘我确与你无干’。” (59: 16)

围困持续了仅六天，另有一种说法是十五天。敌人害怕了，他们准备放下武器投降。于是，派人找穆圣说：“我们情愿离开麦地纳。”穆圣答应让他们携带家眷及骆驼能驮走的一切财产离开，但必须留下武器。

他们亲手推倒房屋，拆下门窗，部分人还拆下椽子和檩条，领着妻子儿女，赶着六百峰骆驼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像哈亚·本·艾赫达布及赛俩姆·本·艾布·哈给格这样的头人迁到海白尔，还有一部分迁往叙利亚，其中有两个人——雅敏·本·阿迈鲁和艾布·赛阿德·本·吴赫布皈依伊斯兰，他俩保全了自己的财产。

穆圣缴获白尼，奈迪尔族人的武器、土地、家园和财产。共缴获铠甲五十副，头盔五十顶，宝剑三百四十把。白尼·奈迪尔族人的财产和家园专属安拉的使者，由他支配。穆圣并未把这些当做战利品，因为穆斯林并未为此催马动刀。穆圣把这些财产分给了早一批的迁士们，而没给辅士们分，艾布·杜贾奈和赛海利·本·哈尼夫两位辅士例外，因为他俩很穷。穆圣又从中取出够家人一年生活的财产后，把剩下的武器、盔甲充做主道上的军备。

白尼·奈迪尔战役爆发于伊历四年三月，即公元625年8月。针对这场战役，安拉降示“放逐”章，其中描述了犹太人如何被逐及伪信士的丑恶行径，阐明战利品的律例，对迁士和辅士给予高度赞扬，还阐明出于战争的利益，在土地上进行砍伐、焚烧是可以的，那不叫作恶；同时，还嘱咐穆斯林敬畏安拉，为后世准备。最后，该章以赞美安拉，阐释安拉的尊名及德性而结束。

伊本·安巴斯把放逐章称为“奈迪尔”章。

内志战役：

由于穆斯林轻易地取得白尼·奈迪尔战役的胜利，伪信士们再不敢明日张胆地耍阴谋了。这样，穆圣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自吴侯德战役后，迫害穆斯林的那些阿拉伯人。他们卑鄙无耻地杀害穆圣派出的宣教人员，甚至放肆到企图进犯麦地纳的地步。

就在穆圣准备教训这帮人时，有消息传来，大批白尼·麦哈利布族及白尼·赛阿莱布族的游牧人和阿拉伯人已纠集人马，准备进犯麦地纳。穆圣迅速出发，日夜兼程，他要在这些游牧人心里留下害怕的种子，以免他们习惯于同穆斯林作对。这些经常烧杀抢掠的游牧人一听到穆斯林已经来到家门口就迅速地躲到山顶上。就这样，穆斯林镇住了这些刁蛮的部落，然后，放心地转回麦地纳。圣史学家把伊历四年四月或五月在内志爆发的这场战争称为“困难”战役。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因为这是麦地纳的情况所需要的。当时，吴侯德战役将结束时与艾布·素福扬订的约会已临近，赴这个决战的约会，不仅要离开麦地纳，还要离开这些造反的游牧人及阿拉伯人。无论出于战略的考虑，还是为了打好这场预计很残酷的大战，离开麦地纳前，一定要先消除这帮造反者制造的隐患。

把穆圣在伊历四年四月或五月参加的这场战役，称为“困难”战役是不对的。因为艾布·胡莱勒、艾布·穆萨和艾施阿里都曾参加了“困难”战役，而艾布·胡莱勒在海白尔战役爆发前几天才加入伊斯兰，艾布·穆萨也是在海白尔才遇见穆圣的。因此，“困难”战役发生在海白尔

战役以后。另一个证据证明，此次战役发生在伊历四年后，因为穆圣在“困难”战役中礼了恐惧拜，恐惧拜是在阿斯凡战役中才首次规定的，阿斯凡战役发生在联军战役以后，而联军战役发生在伊历五年。

第二次白德尔战役：

穆斯林打击阿拉伯多神教徒的嚣张气焰，消除隐患后，开始准备赴约。一年已经过去，吴侯德战役中同敌人订的约会时间到了。作为穆圣和穆斯林们，他们必须去会晤艾布·素福扬和他的人马，并再次开动战争的磨盘，一决胜负。

伊历四年八月，公元 626 年 1 月，穆圣率领一千五百人，十匹马离开麦地纳，来到白德尔，扎下营等候多神教徒。阿布杜拉·本·勒瓦哈留守麦地纳，阿里·本·艾布·塔利布擎战旗。艾布·素福扬带领两千人，五十匹马离开麦加，当他行至门勒·宰赫兰时，驻扎在迈吉奈井旁。

艾布·素福扬自出发后心情一直很沉重，满脑袋想的都是同穆斯林交战的后果，他很害怕。大军行至门勒·宰赫兰时，他的信心全失了，他竭力寻找退回去的借口。他对士兵们说：“古莱氏人啊，只有在丰年，水草茂盛，牛羊肥壮时，打仗才对你们有利；而今年是荒年，我要退回麦加，你们也回去吧。”

这些古莱氏人当时心里也很慌，艾布·素福扬的提议没遇到任何反对，也就是说没有人坚持继续前行，同穆斯林开战。就这样，他们退回了。

穆斯林在白德尔等了八天，其间，他们拿出随身带的物品做起买卖，并获得可观的利润。然后，他们返回麦地纳。这样，有利的形势转到穆斯林方面，他们控制住整个局势，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稳固了。

这次战役也叫白德尔约会、第二次白德尔战役、最后的白德尔及小白德尔战役。

杜迈·詹德利战役：

穆圣从白德尔回来后，麦地纳的局势趋于安定，穆圣可以专门对付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以便整个局势归穆斯林控制，并让所有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承认这一点。

第二次白德尔战役后，穆圣在麦地纳安定地住了六个月。后来有消息传来，叙利亚附近的杜迈·詹德利地区周围的各部落，阻住那里的道路，抢劫过往商队，而且，他们已纠集大批人马准备偷袭麦地纳。穆圣安排苏巴尔·本·阿拉菲特·俄法利留守麦地纳，于伊历五年三月最后两天的时候，率领一千穆斯林出发了。当时的向导是白尼·欧兹莱族人迈兹库勒。穆圣夜行昼伏。当穆斯林突然出现在这些狂妄的敌人面前时，他们吓得扔下牛羊等牲畜转身就跑，结果死的死，逃的逃。杜迈·詹德里人四处溃逃。当穆斯林来到他们的住处时，一个人也没见到，穆圣在那儿住了几天，其间四处派武装小分队搜寻，依然未见一人。随后，他们返回麦地纳。

由于这一系列果断迅速的行动和周密明智的计划，穆圣成功地稳定了麦地纳的局势及穆斯林的地位，使一切都

朝着有利于穆斯林的方向发展。穆斯林的内忧外患减轻了，伪信士们不敢再嚣张。一个犹太部落被赶走了，剩下的各部落规规矩矩地履行盟约的义务。游牧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也安分了，古莱氏人再不敢贸然进攻穆斯林。

一个宏扬伊斯兰，传达安拉使命的良机来临了。

壕沟战役

经过一年多频繁的战争和武装行动，半岛的局势得以稳定。但是，因背信弃义、阴谋诡计而饱尝各种屈辱的犹太人仍执迷不悟，仍不安分，仍不吸取教训。迁到海白尔后依然不死心，他们希望穆斯林在同多神教徒的斗争中失利；当一切朝着有利于穆斯林的方向发展，穆斯林的势力在扩大、地位越来越稳固时，这帮犹太人忧心如焚。

于是，他们开始酝酿新一轮阴谋并积极行动，准备一举根除穆斯林。当他们觉得仅靠自己无法直接同穆斯林交手时，为达到目的，他们筹划了一个可怕的方案。

二十个犹太头目和白尼·奈迪尔族显贵到麦加古莱氏人中游说，鼓动他们同穆圣开战，并承诺配合他们的行动。古莱氏人答应了，因为古莱氏人没有履行白德尔的约会，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来挽回自己的声誉，恢复地位。然后，这伙犹太人又到俄图凡地区及其它阿拉伯部族中游说，并得到了他们的响应。犹太政治家与显贵们成功地组成了进攻穆圣、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联军。

古莱氏人、凯纳奈人和他们的盟友贴哈麦人共四千人，在艾布·素福扬的率领下从南部出发，居住在孟勒·宰赫兰的白尼·赛利姆族人也赶来支援，居住在俄图法地区的各部落从东部出发，其中白尼·法扎拉族由欧叶奈·本·哈绥尼率领，白尼·穆拉族由哈利斯·本·奥夫率领，白尼·艾施杰阿族由迈斯阿勒·本·谢海利率领，参加联军的还有白尼·艾赛德族等等。

这支联军按照约定时间朝麦地纳出发了。

几天后，一支上万人的大军聚到麦地纳周围，其人数之多超过了麦地纳城包括妇女、儿童、青年、老人在内的总人数。

如果这样的大军突然兵临麦地纳城下，就必然对穆斯林的生存造成不可估量的威胁，甚至导致全城毁灭，生灵涂炭。但是，麦地纳的领导是位高度警惕、头脑清醒的先知，他始终严密注视并估计周围的情况，联军一有行动，消息就传到他耳中。

穆圣立刻召开最高协商会议，制定御敌方案，经过一番讨论，最后一致采纳波斯人奈比里·赛利曼提出的方案。当时赛利曼说：“安拉的使者啊！当初我们在波斯生活时，一旦被包围，我们往往四周挖大壕沟御敌。”这是阿拉伯人从未听说过的一种绝妙的战术。穆圣马上行动起来，他命令每十人一组，负责挖四十腕尺（约18米）宽的壕沟。

穆斯林干劲十足地挖起来，穆圣身先士卒并不时鼓励大家。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赛海利·本·赛阿德传述说：“我们和穆圣一起挖壕沟，有的人挖，我们负责抬

土，穆圣说道：“主啊，只有后世的生活是真实的，你饶恕迁士们吧，你饶恕辅士们吧。”

据艾奈斯传述：穆圣来到壕沟处，看到众迁士和辅士在寒冷的早晨挖沟，没有一个仆人照料他们的生活，看见他们又饥又累的样子，说道：“主啊，只有后世的生活是真实的，你饶恕迁士们吧，你饶恕辅士们吧。”众人响应道：“我们是一群效忠穆罕默德、不畏圣战的人。”

据白拉仪·本·阿兹布传述：“我看见穆圣在抬沟里的土，他浓密的胸毛上沾满土，他一边抬土，一边念着伊本·拉瓦哈的诗：

“主啊，假如没有你，我们如何得正道？

我们即不会施舍，也不会礼拜。

你给我们降下安宁吧，两军对垒时你稳定我们的脚步吧。

这些侵犯我们的人，若想制造麻烦，我们决不答应。”

然后，他拉长声音重复最后一句：

“这些侵犯我们的人，若想制造麻烦，我们决不答应。”

穆斯林尽管已饥肠辘辘，腰酸背疼，但依然热火朝天地干着。艾奈斯传达：“有人带些大麦面，和上一些陈旧变味的油脂做了些饼子，人们都很饿，但那饼子又粗又有股怪味，实在难以下咽。”

艾布·泰利哈传述说：“我们向穆圣诉苦说很饿，并从腰间一个个地取出一颗石头，穆圣当时从腰间取出两颗石头。”

挖壕沟时，发生了一些证明圣品的奇迹。扎比尔·本·阿布杜拉见穆圣非常饥饿，就宰了一只小羊，令妻子磨了一升大麦，然后他让穆圣带几个人悄悄地来，穆圣却带上全壕沟的一千人一起来吃。大家都吃饱后，锅里剩的肉及做的饼子就像原封未动似的。努尔曼·本·巴沙尔的姐姐给父亲和舅舅带来一捧枣，经过穆圣时，穆圣向她要了一枚，然后放在衣服上掰开并招呼全壕沟的人一起来吃，那枚枣不停地增多，沟里的人过来时，它已多得从穆圣的衣服上纷纷落下来。

《布哈里圣训集》记载了比上述两件更大的奇迹。扎比尔传述：我们挖沟时，碰到一块大岩石，人们找到穆圣说：“沟里有一块大岩石。”穆圣说，我来挖掉它，说完，起身拿起镐，只砸了一下，那块大岩石就成了一堆碎石。

白拉仪传述：挖沟那天，碰到一块岩石，用镐无法撬出，于是，我们把情况反映给穆圣。他拿起一把镐，念道：“以安拉的名义，”并用力砸了一下，然后说道：“安拉至大，他赐了我叙利亚的钥匙。以安拉起誓，现在我已看见叙利亚的红色宫殿。”说完，砸了第二下，岩石劈开了些，然后又说道：“安拉至大，他赐予我波斯。以安拉起誓，现在我已看见波斯白色的的麦达茵宫殿。”说完，砸了第三下，岩石完全裂开。他又说道：“安拉至大，他赐予我也门的钥匙。以安拉起誓，我已看见萨那的城门。”

伊本·伊斯哈格援引了波斯人赛利曼的类似传述。

麦地纳城除北面外，全被黑色灰岩石和椰枣林环绕。穆圣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深知如此庞大的联军入侵，只会从北面而来；因此，穆圣就把壕沟定在北面。穆斯林

继续挖沟，他们整个白天都在工地，到晚上才回家。终于赶在在大军到达麦地纳前，战壕按计划胜利竣工。古莱氏人的四千兵马驻扎在杰尔夫和宰阿白之间从鲁迈方向而来的一个河谷里，俄图法人及随他们而来的内志人，共六千兵马驻扎在吴侯德山脚下的赞比·奈格玛。

当信士们见到联军时，他们说：“这是安拉及其使者应许我们的，安拉及其使者讲真理。这只增加了他们的信仰和服从。”（33：22）

穆圣率领三千穆斯林，背靠希莱尔山，与敌人隔着壕沟筑起营垒。他们的口号是：“哈·米姆，敌人不会胜利。”穆圣派温姆·迈克图姆的儿子留守麦地纳，并命令全城妇女儿童搬进城内的堡垒里。

当多神教徒来势汹汹，妄图一举吞并麦地纳时，却发现一道壕沟挡住了去路；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种战术，按他们的说法，是阿拉伯人不熟悉的诡计。多神教徒面对壕沟火冒三丈，他们来回盘旋，寻找较窄处，准备跃过去；穆斯林严密注视着，并不时放箭，阻止他们接近壕沟，使他们无法跃过来或运土填沟。古莱氏的骑士们无法忍受毫无意义地停在壕沟前坐等围困的结果，他们没有这种坐等的习惯。部分骑士，其中有阿迈鲁·本·阿布杜·万德，阿克莱迈·本·艾布·杰赫利，还有迪拉勒·本·罕塔布等，他们找到一处较窄的壕沟，跃马闯过，停在壕沟与希莱尔山之间的空地上，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率领一支穆斯林迎上去。阿迈鲁提出格斗，阿里走过去，说了一句激怒他的话。阿迈鲁是多神教徒中有名的勇士，他一抖缰绳，拍马迎战阿里，俩人来回盘旋着打起来。最后，阿里

杀了他，于是其他人扭头就跑，他们再次跃过壕沟，狼狈逃窜。

多神教徒积极努力，试图跃过壕沟或填出一条通道，但穆斯林竭力抵御，不断放箭，敌人的努力遭到失败。

因为忙于御敌，穆圣和穆斯林们错过了好几次礼拜。

据《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记载，扎比尔传述：联军战役中，有一天，欧麦尔·本·罕塔布开始骂古莱氏人。他说：“安拉的使者呀，我开始礼拜时，太阳差不多已完全落下。”穆圣说：“以安拉起誓，我还没礼呢。”随后，我们和穆圣一起找到一块平地，大家做了小净，太阳完全落下后，穆圣礼了晡礼，接着礼了昏礼。穆圣对错过拜功时间很不高兴，以致诅咒了多神教徒。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阿里传述：联军战役中，有一天，穆圣说道：“愿安拉使他们的家里和坟坑里充满火，他们打扰我们，都日落了，我们还无法礼中间拜。”

根据艾哈迈德和沙菲尔的传述记载：敌人使穆圣耽搁了晌礼、晡礼、昏礼、宵礼，后来，穆圣并礼了这四番拜，伊玛目脑威说：“出现不同的传述，是因为联军战役持续了多日，前后两种不同的情况发生的时间段不同。”

多神教徒跃过壕沟的努力及穆斯林的防御持续了多日，由于壕沟的隔离，两军之间并未直接交火，只是放箭对射。对射中，两军各有伤亡，穆斯林死六人，多神教徒死十人，另有一两个被剑刺死。

赛阿德·本·迈阿兹在对射中被一个名叫罕巴尼·本·阿勒格的古莱氏入射中，鲜血直流，他祈祷道：

“主啊，你是知道的，没有什么比为你而同否认并驱逐你的使者的人作战更令我喜欢的事。主啊，我知道你确已在我们和敌人之间设定了战争，如果这场战役持续下去，就留下我对付他们，同他们战斗。如果你设定了战争，并让它爆发，就你让我死在战争中吧。”他最后祈求道：“主啊，让我看到白尼·古勒兹失败后，再让我安心地死吧。”

正当穆斯林在前方抵御强敌时，阴险、狡诈的毒蛇窜到了他们的后方，妄图把毒液喷如穆斯林体内。白尼·奈迪尔族的大恶人罕叶来到白尼·古莱兹人的居住处，游说白尼·古莱兹的克尔布·本·艾赛德。

前文已说过，白尼·古莱兹族已同穆圣结盟，一旦麦地纳起战火，他们会帮助穆斯林。罕叶找到克尔布家敲门，克尔布起初闭门不见他，罕叶就不停地死缠，克尔布只好给他开了门。罕叶说：“克尔布，我给你带来了一生的荣誉，无尽的财富，我把古莱氏和俄图法的领袖和权贵们全给你召来了。古莱氏人驻扎在鲁迈的一个河谷里，俄图法人驻扎在吴侯德山下的赞布·奈革姆，他们答应我，如不歼灭穆罕默德及其党羽，就决不退兵。”

克尔布说：“你给我带来的是一世的屈辱和只打雷不下雨的乌云，你这个该死的罕叶，你让我做不能做的事，我发现穆罕默德确是一个既诚实又履行约言的人。”

罕叶绞尽脑汁地死缠克尔布，并以神灵的名义向克尔布保证说：“如果古莱氏人和俄图法人没把穆罕默德击败就撤离麦地纳，我将进入你的堡垒，与你同生死共命运。”克尔布动心了，他撕毁与穆圣的盟约，抛弃他们之间达成的一切协议，和多神教徒站在一起，共同对付穆斯林。

白尼·古莱兹族的犹太人行动了。据伊本·伊斯哈格说：阿布杜·孟特利布的女儿索菲娅在哈撒尼·本·撒比特的堡垒上眺望，哈撒尼同一些妇女儿童也在堡垒里。索菲娅说道：“来了一个犹太人，围着我们的堡垒转游，白尼·古莱兹人肯定已起歹意并撕毁了盟约。穆圣和穆斯林都在前方抗敌，无法赶来保护我们。”索菲娅又说：“我对哈撒尼说：哈撒尼，你看到没有，这个犹太人在侦察我们的堡垒，以安拉起誓，我看他是在向我们后面的犹太人侦察我们的弱点，穆圣和穆斯林忙于打仗顾不上我们，你快过去，把这个犹太人杀掉。”哈撒尼说：“以安拉起誓，你知道我干不了这事。”于是，我拿起一根棍子出了堡垒，乘那个犹太人不备，一棍子结束了他的性命。然后，我回到堡垒说：“哈撒尼，你下去搜搜他的身吧，如果他不是个男的，我早就搜他了。”哈撒尼说：“我看没必要去搜他。”

穆圣的姑母干的这件勇敢的事，对保护穆斯林儿童和妇女有着深远的意义。犹太人误以为这些堡垒有穆斯林军队在把守——其实没一点防御；他们不敢冒然行事，转而暗中向多神教徒侵略军提供粮草。穆斯林曾截获过他们的二十峰骆驼的粮食。

消息传到穆圣及穆斯林耳中，穆圣立刻展开调查，以落实白尼·古莱兹人的真实立场，并从军事角度制定相应对策。穆圣派赛阿德·本·迈阿兹，赛阿德·本·欧巴德，阿布杜拉·本·热瓦哈及赫瓦特·本·朱拜尔去调查事实真相。穆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调查这伙人的消息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你们不要在人们中声张，用我熟悉的暗号向我示意就行了；如果是假的，就向人们澄清。”他们

到达后，发现白尼·古莱兹人极其卑鄙，公然谩骂、敌视他们，并诽谤穆圣说：“谁是安拉的使者？我们同穆罕默德之间没有任何承诺和盟约。”当他们回到穆圣跟前时暗示说：“阿德利和嘎勒。”这句话暗指白尼·古莱兹人就像阿德利和嘎勒人在拉吉阿背信弃义一样，也背叛了盟约。尽管他们努力隐瞒事实真相，但人们还是知道了。现在，问题严重了。

穆斯林们面临一个严峻的时刻，他们面前尚有一支无法击退的大军，怎会有余力去阻止白尼·古莱兹人背叛盟约？可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伙背信弃义者眼前，安全无丝毫保障。

他们如《古兰》所述：“那时视觉模糊，心提到了喉咙，你们对安拉产生了各种揣测。在那里，信仰的人们受到了考验，他们遭受了剧烈的震撼。”(33: 10—11)一些伪信士趁机抬头，他们说：“穆罕默德承诺我们要获取(波斯)科斯鲁王和罗马皇帝的宝库，今天，我们跑到厕所里也难保命了。”甚至还有一些人请求本族的头领们说：“我们家没人保护，让我们回去吧。”当时，白尼·赛利迈人已想投降。针对这些人，安拉降下启示：

“当时，伪信士及心中有病者说：‘安拉及其使者对我们只做了虚假的承诺。’当时，他们中的一伙人说：‘叶斯利卜人啊，你们已无立足之地，你们回去吧。’还有一些人向先知请假说：‘我们家没人保护。’其实，他们的家并非没人保护，他们只是想逃跑。”(33: 12—13)

当先知得到古莱兹人背叛的消息后，用衣服蒙着头躺了很久。当人们都快等不及时，他信心十足地站起来说道：

“信士们啊，喜讯！安拉的援助来了。”然后，他开始制定对付这种可怕局面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派遣卫兵返回麦地纳保护妇女儿童。现在，必须拿出一个有助于分裂联军的果断措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穆圣设想用麦地纳三分之一的收成，同俄图法的两个首领欧耶奈·本·哈绥尼及哈利斯·本·欧夫讲和，让他们撤走本族人，穆斯林就可以集中精力狠狠打击曾和他们数次交手的古莱氏人。穆圣找来赛阿德·本·迈阿兹和赛阿德·本·欧巴德商议此计，他俩说：“安拉的使者呀，如果这是安拉命令你这么做的，我们坚决服从；如果是你个人要这么做的，我们看没这个必要。这伙举伴安拉、崇拜偶像的人，妄想吞吃的不仅是麦地纳的收成，而是整个麦地纳及其所有的村庄和买卖，安拉以伊斯兰使我们的品级升高，使我们走向正道，并以你使我们强大起来，我们怎能再把我们的财产拱手奉送给他们呢？以安拉起誓，只能让他们品尝我们宝剑的滋味。”

穆圣觉得他俩的话有道理，就说道：“我看到阿拉伯人一致对付你们时，我个人想出了这个主意。”

随后，安拉安排了一件事，并以此挫败敌人，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一个名叫奈尔姆·本·麦斯欧德·本·阿米尔·艾希杰阿的俄图法族人来见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呀，我已皈依伊斯兰，但我的族人还不知道，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吩咐我吧。”穆圣说：“你只是一个人，你尽力离开我们。战争就是欺骗。”

奈尔姆马上到白尼·古莱兹人中间——蒙昧时期，奈尔姆是他们的好友——奈尔姆说：“你们知道，我一向对

你们是友好的。”他们说：“对。”他说：“古莱氏人和你们不同，这个地方是你们的地盘，你们的财产、儿女、妻子都在这儿，你们不可能把他们迁走。古莱氏人和俄图法人来攻击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你们确已帮了他们，可他们的家园、财产、妻子都不在这儿，有胜利的机会他们就抓住；没有，他们就丢下你们撤回，那样，穆罕默德就会报复你们。”他们说：“奈尔姆，我们该怎么办呢？”奈尔姆说：“如果索不到他们的人质，就不要帮他们打仗。”他们说：“你确实给我们出了一个好主意。”

然后，奈尔姆又来到古莱氏人中，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我一向对你们是友好的，而且是忠于你们的。”他们说：“是的。”他说：“犹太人撕毁同穆罕默德的盟约后，现在后悔了，他们已同穆罕默德商定，要向你们索取人质，然后把人质交给他，并支援他对付你们，一旦他们索要人质，你们不要给他。”

奈尔姆离开古莱氏人，来到俄图法人处，说了类似的话。

伊历五年十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联军派人到犹太人的住处说：“我们远离家乡，粮草已匮乏，你们动手吧，我们前后夹击穆罕默德。”犹太人回话说：“今天是安息日，你们肯定知道我们的先人因违背安息日而遭到的恶果。另外，如果你们不给我们派人质，我们是不会配合你们发起进攻的。”古莱氏和俄图法人得到此回话后说道：“以神灵起誓，奈尔姆带来的消息一点不假。”然后，他们又派人到犹太人处说：“以神灵起誓，一个人质我们也不派，你们动手吧，我们一起进攻穆罕默德。”古莱氏人说：

“以神起誓，奈尔姆说的话确实有道理。”就这样，两伙人之间出现裂痕，彼此间失去信任。与此同时，穆斯林在祈祷安拉：“主啊！掩盖我们的弱点吧，安定我们的心灵吧。”穆圣也在诅咒联军：“降示经典、清算神速的主啊，挫败联军吧！主啊，你挫败他们，震动他们吧。”

安拉准承了穆圣及穆斯林的祈祷。当多神教徒的军队之间出现嫌隙，彼此不信任后，安拉差遣狂风，席卷联军的帐篷，吹翻他们的锅，又差遣天使把恐惧注入他们的心中。

那个严寒的夜里，穆圣派侯宰法·本·叶玛尼去探查敌人的情况，发现他们如此狼狈，并准备撤离，侯宰法转回后把情况告诉穆圣。第二天早晨，安拉赶走了他的敌人，他们一无所获。安拉足以歼灭他们；安拉兑现他的许诺，援助他的仆人，挫败了联军。于是，穆圣返回麦地纳。

盟军战役爆发的真正时间是伊历五年。多神教徒对穆圣和穆斯林的围困持续了一个月或差不多一个月。据各种文献记载，围困开始于十月，十一月结束。

据伊本·赛阿德传述：“穆圣撤离壕沟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联军战役其实并不是一次真刀真枪的战役，而是一场心理战。然而，它却是伊斯兰历史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它证明阿拉伯的任何一支力量都不能够扼杀麦地纳的这支新生力量。因为，阿拉伯人未曾组织过比联军更大的武装力量。因此，当安拉挫败联军时，穆圣说道：“现在，该我们进攻他们了，他们再也不能进攻我们了。我们要向他们进军。”

讨伐白尼·古莱兹族人

穆圣返回麦地纳的当天中午，正当他在温姆·赛丽玛家中洗澡时，大天使吉卜利勒降临，对他说：“天使们尚未放下武器，你怎么就先收起了武器？没有讨伐白尼·古莱兹族人，战争远未结束，快带领你的人马去讨伐他们。我先走一步，去震撼他们的堡垒，并往他们心中注入恐惧。”说完，吉卜利勒率领天使们走了。

穆圣立刻命宣礼员呼喊：“顺从的人们啊，在没到达白尼·古莱兹族人的住地前，不要做晡礼。”穆圣安排温姆·迈克图姆的儿子留守麦地纳，把战旗交给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后，他提前向白尼·古莱兹族人的住地出发。阿里随后也出发了，当他接近白尼·古莱兹族人的堡垒时，听到他们攻击穆圣的龌龊言语。

穆圣率领一批迁士和辅士，驻扎在白尼·古莱兹族人的“艾娜”井边。穆斯林积极响应他的命令即刻行动，朝白尼·古莱兹族人的住处出发。半途中，晡礼时间到了，一部分人说：“穆圣已有命令，我们只能到白尼·古莱兹族人的住地做晡礼。”持这种意见的人做晡礼时已是深夜。还有一部分人说：“穆圣的目的在于让我们快速行军。”赞同这种意见的人在路上做了晡礼。两种意见的人没有互相强迫。

三千人和三十匹马组成的伊斯兰军队赶上穆圣后，包围了白尼·古莱兹人的堡垒。围困越来越紧，古莱兹族首领克尔布，本·艾赛德向族人提出三条建议：要么归顺，加入穆罕默德的宗教，这可以保证生命、财产、妻子儿女的安全（他曾对族人说过：“以神起誓，穆罕默德无疑是被派遣的先知，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经典里发现他。”），要么就亲手杀死妻子儿女，然后拿着宝剑出去同穆罕默德拼个死活；要么趁安息日，穆斯林认为他们不会突围时偷袭他们。他们都不同意这三条建议，克尔布气极败坏地说道：“你们这帮人，自出生起就从没有慎重过一天。”

白尼·古莱兹族人拒绝了克尔布的建议后，只有听从穆圣的判决。但他们想先同部分穆斯林盟友联系，了解听从穆圣的判决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他们派人找穆圣说要同艾布·鲁巴拜商议；艾布·鲁巴拜不仅是他们的盟友，财产和孩子也都在他们的领地内。他们见到艾布·鲁巴拜后，男人们纷纷站起来，妇女孩子们则拍脸啼哭，艾布·鲁巴拜见状起了恻隐之心。他们说道：“艾布·鲁巴拜呀，你看我们是否要服从穆罕默德的判决？”他说：“是的。”并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意思就是杀头。话刚落音，他就意识到这是在出卖安拉和使者。因此，他径直返回麦地纳，进入圣寺，把自己绑在柱子上，并发誓说：“我决不给自己松绑，除非穆圣亲手给我松绑。并永不再踏进白尼·古莱兹族人的领地。”当穆圣听说此事后，说道：“他若回来见我，我定为他向安拉求饶；如果他一意孤行，我不会去为他松绑的，直到安拉饶恕他。”

尽管艾布·鲁巴拜做了如此指示，古莱兹人仍决定听从穆圣的判决。其实，犹太人完全有能力承受长期的围困，

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粮食、水和坚固的堡垒，而穆斯林却驻在旷野里忍受严寒和饥饿，加上联军战役以来，连续的战争已使他们疲惫不堪。但讨伐古莱兹人的战役是场心理战，安拉已把恐惧注入他们的胸中，他们的精神已开始崩溃。当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和祖拜尔·本·安瓦目大喊“有信仰的人们啊，以安拉起誓，我一定要走哈姆宰的路，或者攻破他们的堡垒”时，他们完全崩溃了。

于是，穆圣命辅士穆罕默德·本·穆斯利姆负责，把他们的男人的手全部用绳子绑起来，让妇女儿童站到另一边，同男人分开。一伙奥斯族人来见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呀，你曾处理过哈兹拉吉族人的盟友白尼·盖尼嘎尔族人。现在这伙人是我们的盟友，你对他们发发善心吧。”穆圣说：“让你们中的一个人做裁决，好吗？”他们说：“好的。”穆圣说：“那就选赛阿德·本·迈阿兹。”他们说：“我们同意。”

穆圣派人到麦地纳找来赛阿德·本·迈阿兹，他因联军战役中受伤而留在麦地纳。他骑头毛驴而来，人们围着他说：“赛阿德，你要善待你的盟友，穆圣已选定你来优待他们。”赛阿德开始只是一言不发，后来见说的人越来越多，他才开口道：“为了安拉，赛阿德不畏任何指责的时候到了。”人们听到这话，当时就有一部分人跑回麦地纳向族人报丧去了。

赛阿德见到穆圣后，穆圣对众人说：“为你们的首领起立。”人们让赛阿德坐下后，说道：“赛阿德呀，这伙人愿接受你的判决。”赛阿德说：“我的判决他们生效吗？”他们说：“生效。”赛阿德又说：“对穆斯林呢？”

他们说：“也生效。”赛阿德转过脸，出于尊重他又专门指了指穆圣说：“对于坐在这里的这位呢？”穆圣说：“对我也同样。”赛阿德说：“我判决：男人一律处死，儿童以俘虏对待，没收全部财产。”穆圣说道：“你已用七层天之上的安拉的判决判决了他们。”

赛阿德的判决是极其公正、公平的。白尼·古莱兹人不仅背信弃义，另外，为了歼灭穆斯林，他们已聚集了一千五百把宝剑，两千支标枪，三百副盔甲，五百面盾牌。穆斯林占领他们的家园后，缴获了上述战争物资。

穆圣下令把白尼·古莱兹族的男人拘禁在白尼·楠扎尔族人哈利斯的女儿家，并在麦地纳市场上为他们挖一个大沟，然后，把他们一批批地押到大沟前，在那儿实施处决。有个被拘禁的人对他的首领克尔布·本·艾赛德说：“你觉得我们会受到怎样的处置？”他说：“难道你们不想想，出去的人有回来的吗？以神发誓，处置我们的方法就是杀头。”当时他们被杀的有六七百人。就这样，狡诈、背信弃义的毒蛇被歼灭了。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撕毁盟约，勾结联军对付穆斯林，他们确是应受死刑的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同他们一起被处死的还有白尼·奈迪尔族首领、联军战役中的大罪犯罕叶·本·艾赫塔布，他是信士之母索菲娅的父亲。当古莱氏和俄图法人撤军后，他进入白尼·古莱兹人的堡垒，以履行他当初为挑拨克尔布·艾赛德背叛盟约而许下的诺言。当他被带到穆圣跟前时，只见他身上的衣服已破损，双手被绑到脖子上，他对穆圣说：“以上帝起誓，我不会因与你为敌而良心受谴责，与上帝作对者，终究必败。”然后，他转头向人们说道：

“民众啊，对上帝的安排不要有怨言，以色列弟子的经典、命运、史诗都是上帝安排的。”说完坐着被砍了头。

被处决的人中有一位妇女，因她用磨石砸死了赫拉德·本·苏沃德。穆圣下令只处死那些惹事生非的人，其余的人都放掉。阿特叶是个不惹事生非的人，因而他被释放，后来皈依伊斯兰，成为圣门弟子。

撒比特·本·盖斯曾向祖拜尔·本·巴塔及其家人和财产向穆圣求情，因祖拜尔曾有恩于他，穆圣答应了。撒比特对祖拜尔说：“穆圣给了我面子，答应放过你、你的财产和你的家人，他们仍属于你。”但是，当祖拜尔知道族人全被处死后，说道：“撒比特，看在我曾帮过你的份上，求求你，让我和我亲爱的族人一起去死吧。”撒比特只好砍了他的头，让他追随他的族人去了，他的儿子阿布杜·本·祖拜尔受撒比特劝告，皈依伊斯兰，成了圣门弟子。孟兹尔的母亲赛丽玛·宾图·盖斯为鲁法阿·本·赛姆瓦利求情，穆圣答应了，鲁法阿活下来并皈依伊斯兰，成了圣门弟子。

临刑前的那天晚上，有几个人皈依伊斯兰，保全了生命、财产和自己的孩子。另外，那天晚上，还有一个人出走了，他叫阿迈鲁。白尼·古莱兹人决定背叛穆圣时，他并未参与。他走时被穆圣的卫队长穆罕默德·本·穆斯利姆发现，当他认出是阿迈鲁时，并没有阻挡他，因而不知道他去了何处。

穆圣从白尼·古莱兹人的财产中取出五分之一后，把剩余的平分。骑士各得三份，两份归马，一份归骑士，步

兵各得一份，战俘由辅士赛阿德·本·宰德押往内志卖掉，换取马匹和武器。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穆圣从他们的妇女中挑出莱哈娜·宾图·阿迈鲁·本·赫拿格做自己的女仆，莱哈娜终生一直生活在穆圣身边。但据凯吉布讲：穆圣释放了她，并于伊历六年同她结婚，穆圣辞朝回来后她才去世，穆圣把她葬在了白格阿。”

白尼·古莱兹人的事情结束后，安拉清廉的仆民赛阿德·本·迈阿兹在联军战役中做过的祈祷被安拉准承了。他的伤势严重了，穆圣为他在圣寺里搭了个帐篷，以便就近探望他。据阿倚莎传述说：“他的伤从胸部发作了，尽管当时圣寺里还住有白尼·俄法勒人，但赛阿德没惊动任何人，只是任血不停地流，帐篷里的人发现血后惊讶道：‘从前面流过来的这是什么？’赛阿德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据《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记载，扎比尔传述：穆圣说：“安拉的宝座因赛阿德的去世而震动了。”

据《铁密济圣训集》记载，艾奈斯传述：“当放着赛阿德尸体的尸床被抬起时，伪信士们说：‘这尸体真轻啊。’穆圣说：‘因为天使在抬着他’。”

围困白尼·古莱兹人的堡垒时，穆斯林牺牲一人，就是被一个古莱兹妇女用磨石砸死的赫拉德·本·苏沃德，犹太人死亡一人，就是欧卡施的兄弟艾布·赛纳奈·本·穆赫绥尼。

至于艾布·鲁巴拜，他在圣寺里被绑了六天，每番拜功时间到来时，他的妻子来为他松开绳子做礼拜，然后，他把自己重新绑起来。那天黎明前，穆圣正在温姆·赛丽玛家，安拉原谅他的命令降临了。温姆·赛丽玛走到房门口对他说：“艾布·鲁巴拜，告诉你个好消息，安拉饶恕你了。”人们纷纷过去想替他松绑，但他拒绝穆圣以外的人为他松绑。

后来，穆圣出来做晨礼时，为他松了绑。这次讨伐行动发生于伊历五年十一月，共持续二十五天。安拉针对联军战役和讨伐白尼·古莱兹族人的行动降示了“联军章”中的部分经文，其中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联军的瓦解及有经人背叛的下场等重要部分做了评述。

盟军战役后的军事活动

赛俩姆·本·艾布·哈给格之死：

赛俩姆·本·艾布·哈给格，外号艾布·拉菲尔，是个罪大恶极的犹太人，他曾迫害过穆圣。白尼·古莱兹人的事情结束后，哈兹拉吉族人请求穆圣，允许他们去杀死他。奥斯族人曾杀死了克尔布·本·艾希莱夫，哈兹拉吉人希望像奥斯人一样立功。因此，他们迅速地请求穆圣。

穆圣允许杀掉艾布·拉菲尔，但禁止杀害妇女儿童。于是，哈兹拉吉族的分支白尼·赛利姆家族中的五个人在阿布杜拉·本·阿提克带领下出发了。

这几个人朝着海白尔前进，因为艾布·拉菲尔的堡垒就在那里。他们到达时，太阳已落山，人们都在外面休息。阿布杜拉·阿提克对同伴们说：“你们先坐这儿，我过去同门卫套套近乎，也许能进去。”说完他朝门卫走去，快到他跟前时，阿布杜拉摆弄起自己的衣服，装着方便的样子，这时人们都已进去，门卫冲他喊道：“喂，你要进去的话就快进，我要关门啦。”

阿布杜拉·本·阿提克叙述说：“我进去后躲了起来，人们进完后，门卫锁上门，就把钥匙挂在门栓上。我走过去，取下钥匙打开门。艾布·拉菲尔正在高处聊天，等聊天的人一个一个地走后，我爬上去，每打开一扇门，就立刻再把它反锁上。这样，一旦有人发现我，还没等冲到我跟前，我就会先杀死他。等我上到艾布·拉菲尔的住处时，发现他和家人在一起，房间里黑洞洞的，我看不到他，就喊道：‘艾布·拉菲尔。’他应道：‘谁呀？’我顺着声音走过去，用剑砍了一

下，我当时比较心慌，因此没砍着。他大喊起来，我退出房间，呆在不远处。然后又走进去，说道：‘艾布·拉菲尔，刚才是什么声音？’他骂道：‘你他妈的，刚才有个人在房间用宝剑砍我。’我举起剑朝他狠狠地砍了一下，但没把他砍死，接着我用剑尖抵着他的肚皮扎下去；直到刺穿他，我知道我已杀了他。然后，我把全部的窗一扇一扇地打开，到最后一个台阶时，我探出脚，发现已下到地

面。那个月明的晚上，我的腿骨折了，我用缠头把腿绑起来，坐在门槛上说：‘我要等天亮后确定是否杀了他。’当公鸡啼鸣时，报丧的吹起了号角，并喊道：“黑扎兹的商人艾布·拉菲尔升天了”。我回到同伴中说道：‘成功了，安拉已处死艾布·拉菲尔。’当我返回见到穆圣时，把前后经过告诉了他，他说：‘伸出你的腿。’我伸出腿，穆圣摸了摸，我好象没受伤一样。”

上述经过是《布哈里圣训集》的记载。据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当时，他们几个人都进去一起杀他，最后用剑杀死他的是阿布杜拉·本·伍奈斯，当他们杀拉菲尔时，阿布杜拉·本·阿提克摔折了腿，他们抬着他来到一条河边，跳进去。犹太人点着火把四处搜寻，最后一无所获而归。阿布杜拉·本·阿提克被抬回来见穆圣。这次行动的时间是在伊历五年的十一、二月间。

当穆圣忙完联军战役和讨伐·白尼古莱兹人，并惩治战争罪犯后，开始教训其它部落和阿拉伯人的行动；这些人只有靠武力才会老老实实。

穆罕默德·本·穆斯利姆的武装分队：

这是自联军战役及讨伐白尼·古莱兹人后的第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武装分队。

盖勒塔伊位于内志地区白克拉特的德勒附近，德勒与麦地纳相距七天的路程。伊历六年一月剩十天时，这支武装分队朝盖勒塔伊，即白尼·白克尔·本·克俩布族人的驻地行进，当武装分队突然发起进攻时，他们全都吓跑了。穆斯林赶着他们的牲畜，于一月的最后一天回到麦地纳。

随穆斯林同来的还有白尼·哈尼夫族的首领赛玛迈·本·艾撒利，此人奉大骗子穆赛利迈之命，乔装改扮，准备暗杀穆圣，被穆斯林抓获。

回到麦地纳后，人们把他绑在圣寺的柱子上。穆圣走到他跟前说：“赛玛迈，你可有什么说的？”他说：“穆罕默德，我有好多话要说，你要杀，等于杀了一个要报仇的人；你要放，等于放了一个会感谢的人；你要钱，就要吧，你会得到你所要的。”穆圣走了，然后又转回来，重复了自己的话，赛玛迈做了像第一次一样回答。穆圣又走了，然后第三次回来，再一次重复相同的对话后，穆圣说道：“你们把赛玛迈放了。”人们放了他，他走到清真寺旁边的一棵枣树前，洗个大净，然后转回来，皈依了伊斯兰，并对穆圣说：“以安拉起誓，当初大地上我最厌恶的脸就是你的脸。现在，你的脸是我最喜欢的脸；以安拉起誓，当初大地上我最憎恶的宗教就是你的宗教，现在，你的宗教是我最喜欢的宗教。如果你的马方便，我想骑它去做副朝。”穆圣祝贺他，并让他去副朝了。他到麦加时，古莱氏人说：“赛玛迈，你叛教了。”他说：“不，以安拉起誓，我和穆罕默德一起归顺了。以安拉起誓，从今往后，没有安拉使者的许可，你们休想从耶玛迈获取一粒粮食。”耶玛迈是麦加的一个村庄，赛玛迈返回家乡后，开始组织粮队前往麦加，弄得古莱氏人无可奈何，只好给穆圣写信，求他发善心，写信给赛玛迈，让他再别拦截给古莱氏人运粮食的驼队。穆圣照办了。

讨伐白尼·赖哈彦族人：

白尼·赖哈彦族人就是在拉吉阿井旁欺骗十位穆斯林并加害他们的元凶。由于白尼·赖哈彦族人住在黑扎兹地区深处的麦加附近，加上穆斯林与古莱氏人及其他阿拉伯人当时的紧张关系，穆圣认为深入敌区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联军的瓦解，使敌人意志消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默认了当前的局面。穆圣认为讨伐白尼·赖哈彦族人，替在拉吉阿遇害的教胞报仇的时机到了。

伊历六年三月或是五月，穆圣亲率二百人马朝他们进发，留守麦地纳的是温姆·迈克图姆的儿子。起初，穆圣假装前往叙利亚，然后掉头急驰，来到艾姆吉与阿斯凡之间的白图尼俄兰山谷，这是穆斯林遇害的地方。穆圣开始诅咒白尼·赖哈彦人，他们听到后马上躲进山里，穆斯林没遇到一个人，穆圣在那里住了两天，其间向四处派去小分队，仍没有遇到一个人。随后，穆圣来到阿斯凡，派十名骑士前往库拉尔俄米目，以便让古莱氏人知道穆圣来了。然后，他才返回麦地纳，这次行动历时十四天。

一系列的武装行动：

接下来，穆圣派遣了一系列的武装分队。

以下是这些活动的概况：

1. 派往俄目勒的欧卡希·本·穆哈绥尼分队。

伊历六年三、四月，欧卡希带领四十个人向俄目勒进军，俄目勒是白尼·艾赛德族人的水源，他们闻讯后全跑了，穆斯林缴获二百峰骆驼，并赶着骆驼回到麦地纳。

2. 派往祖根绥的穆罕默德·本·穆斯利姆分队。

伊历六年三、四月，本·穆斯利姆带领十个人向白尼·赛阿莱布族人的驻地兹里根绥进军，该族人提前埋伏一百人，等穆斯林睡着后，他们跃出杀了穆斯林，只有本·穆斯利姆一人受伤逃回。

3. 派往祖根绥的艾布·欧拜德·本·杰拉哈分队。

伊历六年四月，穆罕默德·本·穆斯利姆的战友们遇害后，艾布·欧拜德受穆圣派遣带领四十个人朝穆斯林遇害的地点进军。他们趁天黑步行出发，早晨到达目的地，突袭了白尼·赛阿莱布人。最终，穆斯林俘虏他们中的一人，此人后来皈依伊斯兰，并缴获他们的驼羊。

4. 派往杰姆木的宰德·本·哈利斯分队。

伊历六年四月，宰德带领人马前往位于孟勒·宰赫兰地区白尼·赛利姆族人的水源处杰姆木，途中抓获一名麦兹奈妇女，名叫哈丽迈，在她的带领下，他们到达白尼·赛利姆人住地，在那里，他们缴获了尼赛利姆人的驼羊，并抓了些俘虏；当他们带着战利品返回麦地纳后，穆圣赎取哈丽迈，并同她结了婚。

5. 派往尔绥的宰德·本·哈利斯分队。

伊历六年五月，载德带领一百七十人，在尔绥截获穆圣的女婿艾布·阿绥率领的古莱氏商队的全部财物。艾布·阿绥逃到宰奈白处，求她保护，并求她向穆圣索回商队的财物，宰奈白照办了。穆圣以众人满意的方式指示退回这批财物，众人把财物毫无保留地退给艾布·阿绥，艾布·阿绥返回麦加，把人们的帐结清，随后皈依伊斯兰，

并迁到麦地纳。穆圣把宰奈白还给了阿绥，这对分离三年多的夫妻团圆了。

根据正确的圣训：穆圣是按照原初婚约把宰奈白归还给艾布·阿绥的。那时，禁止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通婚的经文尚未降示，至于有些圣训中说，穆圣重立婚姻，使他俩团圆或分离了六年等，是不正确的圣训，其传述系统有问题。

6. 派往塔勒夫的宰德·本·哈利斯分队。

伊历六年六月，宰德带领十五个人向白尼·赛阿莱布族人进发，这帮阿拉伯人闻讯立刻逃跑了，他们害怕穆圣来教训他们。分队缴获了他们的二十峰骆驼，这次行动历时四天。

7. 派往古拉山谷的宰德·本·哈利斯分队。

伊历六年七月，宰德带领十二个人前往古拉山谷，侦察敌人的动态，结果遭到古拉人的袭击，九人遇害，三人幸存生还，其中包括宰德·本·哈利斯。

8. 树叶分队。

有人说这次行动是在伊历八年七月，但从这次行动的前后经过说明，它发生在侯德比亚和约以前。

扎比尔说：“穆圣派遣了我们三百人，在艾布·欧拜德·本·杰拉哈的率领下，前去截击古莱氏人的商队。期间，我们非常饿，以至吃起树叶，因此，这个分队被人称为树叶分队。有个人宰了三峰骆驼，后来，他又宰了三峰，再后来，又宰了三峰，随后，艾布·欧拜德制止了他。然

后，有个海生物搁浅了。有人说那是鲸鱼，我们一连吃了半个月，并用它涂油，我们的身体得以稳定和好转，艾布·欧拜德取下一根鲸鱼肋骨，让我们中个子最高的人骑上最高的一峰骆驼，从那根肋骨下穿过。我们每人取了些肉，然后，返回麦地纳。当我们把这事告诉穆圣时，他说：“那是安拉赐给你们的食物，你们还有鱼肉吗？让我们也吃一点。”我们给穆圣送了些。

我们之所以说这次行动的前后经过，证明它发生于侯德比亚和约前，是因为侯德比亚和约后，穆斯林从未截击过古莱氏人的商队。

白尼·迈斯达里格战役

从军事角度讲，这场战役的时间并不长，规模也不大，但在这场战役中，发生了一些导致穆斯林社会混乱不安的事件，并由此揭穿伪信士的真面目，制定了促进伊斯兰社会的高尚和纯洁的法律。我们先介绍这场战役，再介绍这些事件。

根据最正确的说明，这次战役发生于伊历六年八月。起因是：有消息传到穆圣耳中，白尼·迈斯达里格的首领哈利斯·本·艾布·德拉里纠集族人及追随他们的阿拉伯人，准备进攻麦地纳；穆圣派白里德·本·哈绥布前去察

看。白里德到了那里，同哈里斯·本·艾布·德拉里见面并谈了话，然后返回把消息告诉穆圣。

消息得到证实后，穆斯林们马上开始行动，八月还剩两天，他们出兵了。随行的还有一伙未参加前几次战役的伪信士，留守麦地纳的是宰德·本·哈里斯，有人说是艾布·赞勒，还有人说是奈米莱·本·阿布杜拉·赖斯。哈里斯·本·艾布·德拉里提前派了眼线，向他通报伊斯兰军队的动态，不料被穆斯林抓获并被处死。

当哈里斯·本·艾布·德拉里及其党羽得知，穆圣已出兵并杀了他的眼线后，非常害怕，那些追随他的阿拉伯人迅速离开了他。当穆圣到达白尼·迈斯达里格族人的一个叫穆莱希尔的水源处时，开始布阵准备战斗。当时，迁士的战旗交给艾布·白克尔，辅士的战旗交给赛阿德·本·欧巴德，双方先是用箭对射一阵，随后，穆圣下令发起猛攻，结果打败多神教徒，他们死的死，伤的伤，妇女、儿童、骆驼、牛羊全部被俘，穆斯林除一人被辅士认为是敌人误杀外，别无损伤。伊本·盖目说：“那个辅士叫沃哈姆，他没同穆圣一起作战，而是绕水路攻击敌人，并缴获敌人的儿童及财产。”被俘的人中有该族首领的女儿朱韦丽娅，她被撒比特·本·盖斯的箭射中而被俘，撒比特同她签订了赎身合约，穆圣替她交了赎金，并同她结了婚；由于这场婚姻，穆斯林们释放了白尼·迈斯达里格族的一百家人，他们全部皈依了伊斯兰，他们说：“安拉的使者成我们的女婿了。”

这次战役中发生的事件，罪魁祸首就是大伪信士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及其党羽，我们有必要先对这帮人在伊斯兰社会中的行径做一介绍。

白尼·迈斯达里格战役前伪信士的行径：

以前，我们曾多次提及阿布杜拉·本·吴班叶仇恨伊斯兰、穆斯林尤其仇视穆圣。因为，奥斯族及哈兹拉吉族曾一致决定推举他为首领，并专为他编了一串珠子，准备给他加冕时用。就在这时，伊斯兰来了，于是人们放弃立他为王的决定；他认为是穆圣夺走了他的王位。

自迁徙开始，无论他假装皈依伊斯兰前，还是假装皈依伊斯兰后，他一直流露出这种仇视和不满。有一次，穆圣骑头毛驴去接赛阿德·本·欧巴德，当经过阿布杜·本·吴班叶时，他捂着鼻子说道：“别把灰尘扬到我们身上。”穆圣给他念《古兰》，他说：“回家待着吧，别在我们这儿招摇撞骗。”这是他假装皈依伊斯兰以前的行径。

白德尔战役后，他假装皈依伊斯兰，但依然是安拉、穆圣及穆斯林大众的敌人。他每天想的只是如何分裂伊斯兰社会，降低伊斯兰的声誉，并支持伊斯兰的敌人；如前所述，他曾介入白尼·盖尼嘎尔族人事件。吴侯德战役中，他在穆斯林之间制造分裂，引起混乱和动荡。这个伪信士对穆斯林的瞒哄和欺骗，还有他假装皈依伊斯兰后，每到主麻日，穆圣坐下准备演讲时，他就站起来喊：“你们面前的这位是安拉的使者，是安拉面前最高贵、最有面子的人，你们要支持他，援助他，顺从他。”由于这个伪信士的无耻捣乱，吴侯德战役后，穆圣每逢主麻日总是站

着演讲，但他依然如故地大喊。周围的穆斯林纷纷扯着他的衣服说：“你坐下，你不配在这儿讲话，你做了不该做的事。”他扒开众人的肩膀跨出去，嘴里还说着：“哼，好像我说的不对似的。”

一个辅士站在清真寺门口挡住他说：“你这个该死的，滚回去，让穆圣替你向安拉求饶恕。”他说：“以安拉起誓，我不希罕他为我向安拉求饶。”他还曾多次同白尼·奈迪尔族人勾结，密谋对付穆斯林，甚至还曾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行动，我们和你们一起行动；如果你们战死，我们一定帮助你们。”

同样，在联军战役中，他和他的党羽们在穆斯林中制造混乱和恐慌，正如安拉在“联军”章中所述：

“当时，伪信士及心中有病的人说：‘安拉及其使者读我们只做了虚假的许诺。当时他们中一伙人说：‘耶斯利布人啊！你们已无立足之地，你们回去吧。’还有一部分人向先知请假说：‘我们的家无人保护。’其实并非无人保护，他们只是想逃跑。如果这座城市被敌人四面攻破，而后要求他们骚乱，他们一定稍事片刻便去执行。从前他们确与安拉立过约，绝不背叛，与安拉的约必被质询。你说：‘假如你们逃避了死亡和杀戮，逃跑也绝不会有益于你们。即使你们逃跑，也只得到稍稍享受。’你说：‘如果安拉打算伤害你们或慈惠你们，谁能为你们阻止安拉？他们除安拉外找不到保护者和援助者。安拉确实知道你们中有些人阻止别人并对他们的兄弟说：到我们这儿来。’他们很少参见战斗。而且对你们吝啬。当恐惧来到时，你将看见他们望着你，他们的眼睛转动的象要晕死的人一样。

可是当恐惧过去，他们就用尖刻的舌头攻击你们，慳吝财富，这些人没有信仰，安拉使他们的工作无效。这在安拉是容易的。他们认为联军没有走，要是联军来了，他们希望居住在沙漠中，打听有关你们的消息。这些人若参与在你们当中，他们一定很少去战斗。”（联军：12-20）

好像所有伊斯兰的敌人——包括犹太人、伪信士、多神教徒，他们都很清楚伊斯兰胜利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物质优越、武器先进、兵多将广，而是伊斯兰的价值观、道德和榜样，以及愿为这一宗教献身的精神；同时他们也清楚，这些来源就是穆圣，穆圣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最高榜样。

经过长达五年的战争，他们还知道靠武力是不可能消灭这个宗教及其信徒的，他们决定展开一场大面积的舆论战，从道德传统方面入手，去诋毁伊斯兰。他们把穆圣的人格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在穆斯林的阵营里，这些伪信士是最靠边的人，但由于他们是麦地纳的居民，因此，可以随时接触到穆斯林，并鼓惑他们。伪信士们在阿布杜拉·本·吴班叶的带动下，开始了这一战争。

吴侯德战役后，伪信士的这一计划暴露无遗。当穆圣之妻宰奈白·宾图·杰哈希同宰德·本·哈利斯离婚后，同穆圣结了婚；按阿拉伯人的传统，义子等于亲生子，义子的妻子是不能同义父成婚的，而穆圣娶了宰奈北。伪信士认为找到了两个制造风波、诋毁穆圣的理由：

第一、他的这个妻子是第五位妻子，《古兰》经不允许娶四个以上，他的这次婚姻怎么是对的呢？

第二、宰奈白曾是他义子的妻子，根据阿拉伯的传统，娶义子的妻子是大罪。

他们就此大造舆论，并编造说：“有一天，穆罕默德看见了宰奈白，她的容貌使他入迷，一直念念不忘；宰德知道此事后，就把宰奈白让给他。”他们到处宣扬这一捏造的故事，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的《古兰》经注和圣训集中仍存有它的痕迹；这种舆论在信仰薄弱者的心中起了很大的影响，直到明确的《古兰》经文降示，才消除了人们心中的疑惑。“联军章”一开始就揭露这种诋毁“先知啊！你要敬畏安拉，不要顺从不信仰安拉的人及伪信的人。安拉确是全知的，明哲的。”(33: 1)

这是对伪信士们在白尼·迈斯达里格战役前所干坏事的明确揭露和概述。穆圣以自己的忍耐和宽容咽下这一切，穆斯林大众对这些伪信士或戒备或忍耐，由于他们一再地干坏事，穆斯林已认清了他们。

“他们没有看到，每年里他们都要被考验一两次吗？他们仍不悔悟，也不记取。”(9: 126)

伪信士在白尼·迈斯达里格战役中的行径：

白尼·迈斯达里格战役时，伪信士们也参加了，正如《古兰》所述：“假如他们同你们一起出征，他们只会给你们增加麻烦，并匆匆穿梭于你们之间搬弄是非。”(9: 47)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兴风作浪，在穆斯林阵营引发骚乱，诋毁穆圣。”

以下是部分经过：

1. 伪信者的话：如果我们返回麦地纳，最高贵者定将最卑贱者驱逐出城。

白尼·迈斯达里格战役结束后，穆圣驻在穆莱希尔，人们也都驻下了。当时欧麦尔·本·罕塔布带有一个雇工，名叫杰赫扎哈，与赛纳奈·本·沃布勒为水而发生矛盾并打起来，赛纳奈喊道：“辅士们快来帮忙。”杰赫扎哈也喊道：“迁士们快来帮忙。”穆圣说道：“在我面前，你们用蒙昧时代的呼唤吗？不要再用它，它太丑陋了。”这话传到阿布杜拉·本·伍麦叶耳中后，他的不满就爆发了。当时，他周围有一群人，其中有一个少年叫宰德·本·艾勒盖姆。阿布杜拉·本·吴班叶说道：“他们竟敢这样，在我们的地盘上对我们逞强示威，以安拉起誓，我们和他们如同前人所说：喂肥了的狗，最终会吃掉你。以安拉起誓，如果我们返回麦地纳，最尊贵的人定将最卑贱的人驱逐出城。”然后，他又对在场的人说道：“你们这是自做自受，你们让他们来到你们的家乡，把你们的钱财分给他们，以安拉起誓，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他们，他们早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宰德·本·艾勒盖姆把这事告诉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又转告给穆圣。当时，欧麦尔在穆圣跟前，他说道：“你命令欧巴德·本·白希尔杀掉他吧。”穆圣说：“欧麦尔，你怎么啦？你想让人们说穆罕默德杀自己的朋友吗？不。”然后，穆圣命令立刻起程返回，那是穆斯林通常不出发的时刻。

人们起程了，吴赛德·本·哈德里迎上穆圣，问候他后，说道：“你在通常不出发的时刻起程吗？”穆圣说：

“难道你没听到你的朋友说的话吗？”他说：“他说了什么？”穆圣说：“他扬言一旦返回麦地纳，高贵者定将卑贱者驱逐出城。”吴赛德说：“安拉的使者呀，如果你愿意，就把他驱逐出城。以安拉起誓，他是卑贱者，你是高贵者。”然后他又说道：“安拉的使者呀，你别与他计较，以安拉起誓，当初他的族人已编好玉珠准备立他为王，这时，安拉把你派给了我们；因此，他认为是你夺了他的王位。”

那天，穆圣率众人一直走到天黑，又从天黑走到天亮，接着走到烈日炎炎的中午，然后才停下，众人刚一沾到地面就睡着了；穆圣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让大家忘记阿布杜拉·本·吴班叶的话。

至于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当他知道宰德·本·艾勒盖姆透露他的话后，他找到穆圣，以安拉发誓，说他没说过那些话。当时在场的辅士们说道：“安拉的使者啊，也许是小孩子听错了，你相信他吧。”宰德说：“他们的话让我很难过，我从未如此伤心过。于是，我就开始闭门不出，待在家里。”后来，安拉的启示下降：

“当伪信士来见你时，他们说：我们作证你确是安拉的使者。安拉知道你确是他的使者。安拉证实伪信的人们确实是说谎的。他们用他们的誓言作掩盖，阻碍安拉之道。他们的行为确是恶劣的。这是因为他们信仰了，然后又不信，故他们的心被封闭了，可他们并不明白。当你见到他们时，他们的体格使你惊奇，如果他们谈话，你听他们的话语，他们好象是被支撑着的木料。他们认为每一种呼唤都是针对他们。他们是敌人，要小心他们。愿安拉讨伐他

们！他们哪里会转变呢？当时曾对他们说：来吧！安拉的使者将为你祈求宽恕。他们却扭过头去，你看他们抵制阻挠，而且骄傲自大。无论你为他们祈求宽恕与否，对于他们都一样。安拉绝不宽恕他们。安拉必不引导堕落的民众。就是他们在说；你们不要为安拉的使者那里的人而花费，以便他们耗尽。诸天和大地宝藏都是安拉的。但伪信的人并不明白。他们说：‘如果我们回到麦地纳，最高贵者定将最卑贱者驱逐出城’可尊贵属于安拉和他的使者以及信仰的人们，但伪信的人们并不知道。”（伪信者：1：8）

于是，穆圣派人找宰德，给他念了这些启示，并说：“安拉确已相信了你。”

这个伪信士的儿子阿布杜拉·本·阿布杜拉·本·艾布·吴班叶是位清廉优秀的穆斯林，他断绝同父亲的关系，并提着宝剑守在麦地纳城门口。当阿布杜拉·本·艾布·吴班叶到来时，他的儿子对他说道：“以安拉起誓，你不许进去，除非得到安拉使者的许可。他确是高贵者，你是卑贱者。”当穆圣来到时，许可他进去，他儿子这才为他让开路。当时，他的儿子曾说：“安拉的使者呀，如果你想杀了他，就命令我去做这件事。以安拉起誓，我把他的头提来交给你。”

2. 流言事件：

在这场战役里，还发生了流言事件。

事件的大概经过是：穆圣每次出征时，习惯上抓阄决定哪位妻子随行，这次出征时阿倚莎抓中，因而随穆圣参

加了这次战役。当人们结束战役、返回途中休息时，阿倚莎到外面去出恭，不料，她借姐姐的一条项链丢了。她忙返回原地寻找，这时，负责抬她的驼轿的人们把轿抬走了。人们当时觉得轿子很轻，但由于处于妙龄的阿倚莎尚未发胖，本身体轻，加上抬轿的人不是一两个，否则，他们不会弄错的。因此，他们虽感到轿很轻，可以为阿倚莎在里面，所以就抬走了。当阿倚莎找到项链，返回驻地时，发现一个人也没了；她想人们一旦发现她失踪后，定会回来找她，因此就坐在原地等候。

安拉是执掌一切的，他自由地安排一切事务。阿倚莎的眼皮越来越重，接着就睡着了。后来，她被绥夫万·本·穆阿达勒的声音吵醒，绥夫万因贪睡落在了后面。他曾看见过阿倚莎，所以认出了她，他说道：“我们均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归于安拉。这不是使者的妻子吗？”他赶紧把驼牵过来，让它卧倒，阿倚莎骑上它，绥夫万赶着骆驼继续前行。这期间，绥夫万没有同阿倚莎讲过一句话，除了“我们均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归于安拉”这句话外，阿倚莎没听他说过任何话。中午时分军队停下时，他俩赶上队伍，人们都看到他俩

在一起，大家并没怀疑什么，但卑鄙的阿布杜拉·本·吴班叶觉得发泄心头之恨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捏造流言蜚语，并竭力四处传播，他的党羽们也积极配合。当他们返回麦地纳后，流言传开了；穆圣先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后来，由于启示久久不降临，穆圣同他的弟子们商议，是否离弃阿倚莎？阿里含蓄地暗示休掉她，再娶别的女人，乌萨麦和其他人建议留下她，不要理会敌人们的话。穆圣站到演讲台上祈求安拉护佑，免遭阿布杜拉·本·吴

班叶的伤害。奥斯族首领伍赛德·本·侯德尔表示要杀了阿布杜拉·本·吴班叶，而哈兹拉吉族首领赛阿德·本·欧巴德出于同族观念表示反对——阿布杜拉·本·吴班叶是哈兹拉吉族人——两人因此吵起来。穆圣制止了他俩。

至于阿倚莎，回到麦地纳后，病了一个月，对于流言蜚语，她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穆圣不像从前她生病时那样体贴她。当她慢慢康复后，有天夜里，她在迈斯达哈母亲的陪同下外面出恭，迈斯达哈的母亲被自己的大衣绊倒，就咒骂起了自己的儿子。阿依莎批评她不该那样咒骂。她遂向阿依莎提起了那些流言。阿倚莎回来后，请示穆圣答应她回父母那儿，穆圣答应了。她从父母那里了解到事情的全部后，顿时大哭起来，她一眼未合地哭了整整两夜一天，直哭得肝肠欲裂。穆圣来了，念了做证词后说道：“阿倚莎，我听说你做了如此如此的事，如果你是清白的，安拉会证明你的清白；如果你确实做了丑事，就向安拉忏悔求饶吧。一个仆民只要承认错误并向安拉忏悔，安拉会接受她的忏悔。”

阿倚莎擦干眼泪，示意父母开口说话，但她的父母不知该说些什么，阿倚莎念道：“‘以安拉起誓，我知道你们都听说了这些流言，并且还相信了。如果我说我是清白的，安拉知道我确是清白的，你们一定不会相信；如果我承认我干了此事，安拉知道我确是清白的，你们一定会相信’。”

我只有用优素福的父亲叶尔古白的话回答你们：“我只有很好地忍耐，对你们叙述的事，我只求助于安拉。”（优素福：18）

说完，她转过身躺下了。就在这时，启示下降了，穆圣高兴地笑起来，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阿倚莎，安拉已证明你是清白的。”阿倚莎的母亲对她说：“你快站起来。”由于自己的清白已得到证实，加上穆圣的宠爱阿倚莎说：“我不起来，我只感谢安拉。”

关于流言，安拉降下的启示是：

“造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光明：11）

制造流言的人迈斯塔哈·本·艾撒斯，哈撒尼·本·撒比特，哈姆娜·宾图·杰哈希各受刑八十皮鞭，尽管阿布杜拉·本·吴班叶是流言的罪魁祸首却没有受刑，其原因可能是安拉已在后世为他定下严厉的刑罚，故在今世没有追究，也可能是为了便于日后杀掉他。

一个月后，麦地纳的一切猜疑、动荡、担心、混乱全都消失了，大伪信士的丑相毕露，他再也抬不起头了。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自那以后，阿布杜拉·本·伍麦叶一开口说话，就遇到人们的训斥、责骂。穆圣对欧麦尔说：‘欧麦尔，你看到了吗？以安拉起誓，如果那天我听你的话杀掉他的话，一定有许多人不服，但现在一旦我下令处死他，立即就有人动手。’欧麦尔说：‘以安拉起誓，我确已知道，使者做的比我做的好得多’。”

白尼·迈斯达里格战役后的武装行动

1. 伊历六年八月，派往白尼·凯利布族人的住地杜买·詹德利的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武装分队。出发前，穆圣让阿布杜·本·拉赫曼坐在自己面前，亲手给他裹缠头，并嘱咐他说：“如果白尼·凯利布族人顺从你，你就娶他们首领的女儿为妻。”阿布杜·拉赫曼在杜买·詹德利待了三天，号召人们皈依伊斯兰，他们皈依了。阿布杜·拉赫曼娶了他们首领的女儿泰玛德尔·宾图·艾素白俄，即艾布·赛利迈的母亲。

2、伊历六年八月，派往法达克讨伐白尼·赛阿德·本·白克尔族人的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分队：

有消息传给穆圣说：“法达克有一伙人想支持犹太人。”穆圣派二百人，在阿里的率领下，夜行昼伏，途中抓获一名他们的暗探。他承认是被族人派往海白尔商议援助犹太人的，他们的条件是索要海白尔所收获的枣子。暗探把阿里一行引到白尼·赛阿德族人聚集的地方，阿里突袭他们，缴获五百峰骆驼，两千只羊，白尼·赛阿德族人卷些东西逃跑了，他们的首领是沃布尔·本·阿里姆。

3. 伊历六年九月，派往古拉山谷的艾布·白克尔分队或宰德·本·哈利斯分队：

当时，法扎尔部落想暗杀穆圣，穆圣就派了艾布·白克尔。据赛利迈·本·艾克沃尔说：“我也随同艾布·白克尔出发了，那天做完晨礼，艾布·白克尔一声令下，我们开始进攻，艾布·白克尔英勇厮杀。这时，我看见一伙

人，其中有宰拉里，我担心他们会超过我逃进山里，就急忙追赶并朝他们前面放箭，他们看见箭就停住脚步，他们中有位皮肤干糙的女人温姆·盖尔法，和她一起的还有她的女儿，长得很漂亮。我跑过去，把他们押给艾布·白克尔。艾布·白克尔把那个妇人的女儿作为我的战利品，我并未碰她。后来，穆圣向艾布·白克尔要来温姆·盖尔法的女儿，并把她送到麦加，用她赎回穆斯林的俘虏。”温姆·盖尔法是个恶魔般的女人，她企图暗杀穆圣。为此，她从族人中选了三十个骑士，她最终遭到了应有的报应，那三十个人也被处死。

4. 伊历六年十月，追击阿尔奈人的凯尔兹·本·扎比尔分队：

当时，一伙阿克兰人和阿尔奈人假装皈依伊斯兰，住在麦地纳。但他们水土不符，穆圣让他们去牧场住，那里有一群母驼，他们喝驼奶驼尿。一天早晨，他们醒来后，杀了牧驼人，赶走骆驼，背叛了伊斯兰。穆圣立刻派凯尔兹带领二十个人追击，并诅咒他们道：“主啊，你让他们迷路吧，让我捉住他们吧。”安拉使那伙人迷路，被凯尔兹追上。他们的手脚被砍掉，眼睛被扎瞎，这是他们应有的报应，然后丢到荒郊野外直至死亡。他们的事情是由艾奈斯传述、《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的。

这就是自联军战役及讨伐白尼·古莱兹族人后的一些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中，没发生过一次激战，只是小冲突。这些行动只是些侦察活动或教训行动，以便震慑那些仍不安分的阿拉伯人与敌人。仔细观察会发现，联军战役后，伊斯兰社会在不断发展，伊斯兰的敌人精神不

断颓废，他们对阻止伊斯兰的宣传并根除伊斯兰的图谋已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但这种变化是在侯德比亚和约签订后才凸显的。休战是对伊斯兰力量的承认，它说明伊斯兰已根植在半岛的四面八方。

侯德比亚和约

(伊历六年十一月)

侯德比亚副朝的原因：

半岛的局势越来越有利于穆斯林，伊斯兰胜利的曙光在逐渐显现。穆斯林开始准备收复在禁寺履行宗教功课的权利。这一权利已被多神教徒剥夺长达六年之久。

穆圣在麦地纳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领着穆斯林走进禁寺，他手拿克尔白的钥匙，然后巡游克尔白做副朝；随后，有的剃头，有的剪头。他把这个梦告诉人们，众人都很高兴。他们认为，这一年可以进入麦加了。穆圣又告诉大家他要去副朝，于是，人们开始为出门做准备。

动员穆斯林：

穆圣开始动员阿拉伯人及周围的游牧人随他一起副朝，多数阿拉伯人都不响应。穆圣洗了衣服，骑上他的“格素沃”骆驼，命温姆·迈克图姆的儿子或奈米莱·赖斯留守麦地纳，于伊历六年十一月初(星期一)，带着妻子温

姆·赛丽玛及一千四百人，有人说是一千五百人离开麦地纳。他们除入鞘的佩剑这一出门人必备的武器外，未携带任何武器。

穆斯林向麦加行进：

穆斯林朝麦加行进了，行至祖·哈利法时，他们给牲戴上项圈，打上记号，并为副朝开始受戒，以便让人们放心，他们不是为战争而来。穆圣派出一个古扎尔族人，头前打探古莱氏人的动向。穆圣快到阿斯凡时，那个人回来报告说：“我离开克尔布·本·鲁万叶时，他们已纠集埃塞俄比亚人，他们纠集了一大批人，准备同你战斗，阻止你进入天房。”穆圣同大伙商议道：“我们绕到帮助古莱氏的这帮人后面，抓住他们的孩子，这样，如果他们仍准备作战，就会有后顾之忧；如果他们撤出就会保住脑袋。愿安拉砍掉他们的脑袋；你们看怎么样？或者径直向克尔白前进，谁阻挡我们，就和谁战斗。”艾布·白克尔说：“安拉和他的使者最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来只是为了副朝，不是为了打仗。但是，谁要阻止我们朝觐天房，我们就同他战斗。”穆圣说：“你们离开吧。”于是人们就走开了。

古莱氏人试图阻止穆斯林靠近天房：

古莱氏人听说穆圣已经出发，他们立刻开会商议此事。会上，他们决定不惜一切阻止穆斯林靠近天房。当穆圣避开埃塞俄比亚人后，一个白尼·克尔布族人向他报告说，古莱氏人已驻扎在祖·杜洼，二百骑兵在哈立德·本·沃立德率领下静候在通往麦加的主干道克拉尔·俄米姆，试图阻挡穆斯林。哈立德带着自己的骑兵迎着穆斯林，形成对峙。晌礼时，哈立德看见穆斯林在鞠躬、叩头，心里便

想道：“他们没设防，如果我去偷袭一定会得手的。”随后，他决定趁穆斯林晡礼时突袭他们，但就在这时，安拉降示了恐惧拜的律例，使哈立德失去了机会。

改道绕行，避免流血冲突：

穆圣选择了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他带着穆斯林顺着侯姆希向右方走，这是一条通往麦加下游的侯德比亚平原的赛纽叶·迈拉利的道路。然后放弃途径泰诺尔姆直达麦加的主干道，改向左行。当哈立德看见穆斯林朝另一条路而去时，他急忙掉转马头，回去向古莱氏人报警。

穆圣行至赛纽叶·迈拉利时，他的驼卧下不动了，人们一再喊道：“起来，起来。”但“格索沃”依然不动，穆圣说：“不是格索沃不愿动，那不是它的本性，是让大象止步的力量使它不再前进了。”穆圣又说：“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起誓，古莱氏人向我提任何方案，只要尊崇安拉，我都会接受的。”

然后，穆圣对驼呵斥了一声，驼一跃而起。他们来到侯德比亚平原的尽头，在一个有一点点水的河谷里扎下营寨；人们还没怎么用，河谷就干涸了。他们向穆圣诉说口渴，穆圣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箭，让人们把它插在河谷里，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人们放心了。

白迪利在穆圣和古莱氏人之间斡旋：

穆圣安下心后，白迪利·本·沃勒嘎带着一伙胡扎尔族人来了，胡扎尔族是贴玛迈地区暗中支持穆圣的人。他对穆圣说：“我离开克尔布·本·鲁万叶时，他们带着妇

女儿童驻扎在侯德比亚水源处，准备同你们战斗，以阻止你们靠近麦加。”

穆圣说：“我们不是来打仗的，我们来是为了副朝，战争已使古莱氏人精疲力竭，吃尽苦头。如果他们不再插手我与其他人之间的事，我可以先不与他们计较；如果他们想插手，让他们做吧。如果他们只想打仗，就养精蓄锐吧。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我要为我的使命同他们战斗，直到掉脑袋或安拉使他的事业成功。”

白迪利说：“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他们。”然后，他回到古莱氏人处说：“我刚从穆罕默德那儿回来，他说了一些话，如果你想听我就告诉你们。”他们中的愚昧者说：“你不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需要。”但一些有头脑的人说：“快把你听到的告诉我们吧。”他把穆圣的话重复了一遍。古莱氏人又派去迈克莱兹·本·哈福素。穆圣看见他后说道：“这是个小人。”迈克莱兹到穆圣跟前，穆圣把曾经对白迪利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迈克莱兹回去见到古莱氏人，向他们转告了穆圣的话。

古莱氏使节：

随后，一个名叫侯莱斯·本·阿利盖姆的凯纳奈人自告奋勇地去见穆圣。当穆圣看到他快到营寨时，说道：“这个人来自一个尊崇祭牲的民族，你们快把祭牲赶出来。”人们纷纷把祭牲赶出来，并高念应召词迎接他。当侯莱斯看到这一切时，说道：“赞美安拉超绝一切，对这样的人，是不应该阻止他们接近天房的。”他回到伙伴中后说道：“我看到戴着项圈、打有记号的祭牲，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阻拦。”

欧尔沃·本·迈斯欧法·赛格夫说：“穆罕默德已经向你们提出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你们就接受吧。让我去他那儿看看。”他们说：“你去吧。”他见到穆圣后开始同他交谈。穆圣就把他先前对白迪利说过的话对欧尔沃重复了一遍。欧尔沃说：“穆罕默德，你告诉我，如果你把你们的族人铲除，你听说过有哪个阿拉伯人把自己的亲人全杀完的吗？如果情况相反，以安拉起誓，我有些看法。我认为这帮天生的流氓贱胚，会撇下你拔腿而逃的。”艾布·白克尔闻言骂道：“你去舔拉特的阴蒂吧。我们是丢下穆圣不管的人吗？”欧尔沃问：“这是谁呀？”人们说：“艾布·白克尔。”欧尔沃说道：“以掌握我生命的神起誓，如果不是你曾有恩于我，而我还未报答你的话，我一定不饶你。”然后，他继续同穆圣谈话，他说一句揪一下穆圣的胡子，穆额拉·本·苏阿拜当时穿着铠甲，佩着剑站在穆圣身边。每当欧尔沃伸手去揪穆圣的胡子时，穆额拉就用剑鞘打他的手，并怒斥他：“收起你的手，别碰安拉使者的胡子。”欧尔沃抬起头问道：“这个人是谁？”人们说：“穆额拉·本·苏阿拜。”欧尔沃说道：“骗子，我还没追究你的欺骗行为呢。”穆额拉在蒙昧时期曾与一伙人同行，随后，他把这伙人都杀死，携上他们的财物逃跑。后来，他加入了伊斯兰。穆圣当时对他说：“伊斯兰你可以加入，但这些钱不是你的。”（穆额拉是欧尔沃哥哥的儿子）

随后，欧尔沃开始观察圣门弟子及他们同穆圣的关系，之后回到古莱氏人驻地，对他们说道：“古莱氏人啊，以神灵发誓，我出使过许多的国王，如罗马大帝盖苏尔、波斯王科斯鲁，埃塞俄比亚国王楠扎希，但我从未见过任何

一位君王像穆罕默德那样深受人们的爱戴。以神灵起誓，他吐的每一口痰，都有人用手接着，并用它抹脸和身子。他每发布一项命令，人们立刻去办；如果他做小净，人们为争抢他剩下的小净水几乎要打架；他讲话时，人们在他跟前就压低声音，人们看他时，眼中充满敬爱之意。他已向你们提出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你们接受吧。”

安拉制止他们对你们下毒手：

一些没有头脑、爱打仗的古莱氏青年，发现首领们倾向和解时，就想对策，阻止和解。他们决定夜间潜入穆斯林营寨，制造事端，挑起战争之火。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天黑时，有七八十个人从泰诺尔姆山上下来，试图潜入穆斯林营寨，却被巡逻队队长穆罕默德·本·穆斯利姆全部抓获。为了和解，穆圣把他们全部释放并原谅了他们。对此，安拉降下启示：

“是他阻止了他们对你们下手，并在他使你们获胜之后于麦加山谷阻止了你们对他们下手。”（48：24）

奥斯曼·本·阿凡出使古莱氏：

穆圣想派一个人前往古莱氏族，进一步落实他们这次行动的真正态度和意图。于是，他叫来欧麦尔·本·罕塔布，准备派他去。欧麦尔抱歉地说：“安拉的使者呀，一旦有古莱氏人想对我下毒手，麦加没有一位白尼·克尔布族人保护我。你派奥斯曼·本·阿凡去最好，麦加有他的亲戚，他可以转告你的来意。”穆圣叫来奥斯曼，派他前往古莱氏族那里，并嘱咐他说：“你告诉古莱氏人，我们不是为打仗而来的，我们只是想做副朝。你号召他们皈依

伊斯兰。”穆圣还嘱咐他回来时把麦加的男女信士们都带来，他要以最终的胜利向他们报喜，并告诉他们安拉定会使伊斯兰在麦加弘扬。届时，任何人都无需再隐瞒自己的信仰。

奥斯曼出发了，行至白利德哈时，遇见几个古莱氏人。他们问：“你要去哪儿？”他说：“安拉的使者派我去办事。”他们说：“我们知道了，你快去吧。”

艾巴尼·本·赛尔德·本·阿绥站起身欢迎奥斯曼，然后备好马，让奥斯曼骑上。他护着奥斯曼来到麦加。奥斯曼向古莱氏族首领们转达了自己的使命，转达完来意后，古莱氏人让他去巡游天房，但他拒绝了，他拒绝在安拉的使者未巡游天房前，自己先去巡游。

奥斯曼被杀的消息与利德瓦尼誓约：

古莱氏人扣住了奥斯曼，他们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商议目前的局面，等议定出妥善的解决方案后，再送奥斯曼回去复命。由于奥斯曼迟迟不归，穆斯林中就传说奥斯曼被杀了。穆圣听到这一传说时说道：“不解决这些人，我们绝不离开此地。”说完，他让穆斯林们走近向他宣誓效忠。人们马上过来向他发誓至死不逃。第一个发誓的人是艾布·赛纳尼·艾赛德。赛利迈·本·艾克沃尔分别站到队伍的前面、中间、后面接连发誓了三次。然后，穆圣用自己的一只手抓住另一只手说道：“这是代替奥斯曼的。”誓约后，奥斯曼回来了，他也宣了誓。这次誓约中，只有一个名叫吉德·本·盖斯的伪信士没参与。

这次誓约是在树下举行的，当时欧麦尔拉着穆圣的手，穆阿盖里·本·耶撒勒替穆圣撩起垂到他头头上的一根树枝。针对利德瓦尼誓约，安拉降下启示：

“当有信仰的人们在树下向你宣誓效忠时，安拉是喜悦他们的。”（48：18）

签订和约及和约的内容：

古莱氏人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处境，不得不迅速派遣苏海利·本·阿迈鲁去签订和约。他们一再叮嘱苏海利，和约上一定要说明，穆斯林今年必须撤离。绝不能让阿拉伯人讥笑我们，说穆罕默德战胜我们后强行进入了麦加。苏海利·本·阿迈鲁出发了。当穆圣看见他时，对人们说道：“你们的事不成问题了，古莱氏人派这个人来，说明它想和解。”苏海利到达后，同穆圣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其内容如下：

1. 穆罕默德今年要撤离，不得进入麦加。明年可以进入并在麦加停留三天，但只可携带骑士的武器和入鞘的佩剑，古莱氏人不得有任何形式的阻挠。

2. 双方休战十年。在此期间，彼此和平相处，不再发生战争。

3. 愿意同穆罕默德结盟者，悉听尊便；愿同古莱氏结盟者也同样。加入某一方的部落就等同于该方的成员。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成员受到侵害，就被认为是对该方整体的侵害。

4. 未经主人允许而投奔穆罕默德的人，穆罕默德应将其遣返；追随穆罕默德的人如果投奔古莱氏人，古莱氏人无需将其遣返。

随后，穆圣叫来阿里，让他书写和约，穆圣向他口述道：“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苏海利说：“以神灵起誓，我们不知道普慈是什么？你应写‘神啊，以你的名义。’”穆圣就命阿里照此书写。然后，他接着口述：“这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签订的和约。”苏海利说：“如果我们知道你是安拉的使者，就不会阻止你靠近夫房，也不会同你打仗的，你应写‘阿布杜拉之子穆罕默德’。”穆圣说：“我确是安拉的使者，尽管你们不承认，。”然后，他命阿里写“阿布杜拉之子穆罕默德”，把“安拉的使者”这一句抹掉。阿里不愿抹，穆圣就亲手抹掉了。和约签署完毕后，胡扎尔人加入到穆圣这一方，他们在穆圣的爷爷阿布杜·孟特利布的时代就是哈希姆家族的盟友。我们在前面已叙述过这些。胡扎尔人为了证明以前的盟约仍然有效，就加入到穆圣这一方，白尼·白克尔人加入到古莱氏人那一方。

遣返艾布·詹德里：

和约正在签署时，突然，苏海利的儿子艾布·詹德里戴着镣铐来了，他是从麦加下游逃出来投奔穆斯林的。苏海利说：“这是我要求你遣返的第一个人。”穆圣说：“和约还未生效呢。”苏海利说：“你要这么说，那我以后永不再向你要求任何东西。”穆圣说：“看我的面子，你放过他吧！”他说：“我不放。”穆圣说：“别这样，你放过他吧。”他说：“我不放。”然后，苏海利打了儿

子一耳光，揪着他的衣领要把他拖回到多神教徒中去，艾布·詹德里高喊道：“穆斯林们啊，难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让人把我拉回多神教徒中因为信仰而受迫害吗？”穆圣说：“艾布·詹德里，你要忍耐，祈求安拉的回赐，安拉会给你及同你在一起的弱者们开辟出路。我们已同古莱氏人签署和约，我们以安拉的名义互相许下了诺言，我们不能背信弃义。”

欧麦尔·本·罕塔布跳起来，走到艾布·詹德里身边说道：“艾布·詹德里，你要忍耐，他们这些多神教徒，每个人的命都贱如狗。”然后，他用剑柄抵住艾布·詹德里说：“我希望你拿这把宝剑把你的父亲杀掉。”艾布·詹德里没对父亲下手。和约自此开始生效。

为副朝宰牲、剃头：

和约签署完毕，穆圣对大家说道：“都起来，快去宰牲。”然而，穆圣连说三次，却没有一个人动弹。穆圣走进温姆·赛丽玛的帐子，把这种情况说给她。她说道：“安拉的使者啊，你愿意这样吗？你现在就出去，把你的祭牲宰掉，然后唤你的理发师给你理发，做完这些事之前不要同任何人讲话。”穆圣站起来走出去，他一言不发地宰了他的祭牲，然后叫理发师给他剪了头。众人见状，只好站起来宰牲、互相剃头；满腔的失落感使大家几乎互相打起来。他们当时共宰了七峰驼，七头牛，穆圣宰了一峰原属艾布·杰赫利的驼。穆圣为剃头者祝福了三次，为打短头发者祝福了一次。在这次旅行中，克尔布·本·阿吉勒因故提前剃头。安拉遂降下启示规定因有头疾提前剃头者的罚赎是封斋或施舍或宰牲。

拒绝遣返女迁士：

随后，麦地纳来了一些女穆斯林，她们的主人们根据签署的和约要求遣返她们。穆圣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要求。理由是和约上写的是：‘我们中的男人不得投奔你，即便他追随你的宗教，你必须把他遣返给我们。’和约中根本不包括妇女。为此，安拉降下启示：“信仰的人们啊！当信仰的妇女投奔你们时，要考验她们。安拉至知她们的信仰。假如你们了解到她们是信仰的人，就不要把她们遣返给不信仰的人们。他们对于她们是不合法的。你们要把他们所花费的还给他们；当你们把聘礼给了她们时，你们与她们结婚是没有罪的；你们不要坚持不信仰者的婚约”（受考验的妇女：10）

穆圣以安拉的启示考验了她们，正如《古兰》所述：

“先知啊，当信仰的妇女来到你并向你宣誓，她们不以任何物配安拉，不偷盗，不通奸，不杀自己的儿女，不在手足间搬弄是非，不违背你合理的命令，那么，就接受她们并为她们祈求安拉的宽恕。安拉确是宽恕的，至慈的。”（受考验的妇女：12）

谁承认并接受这些条件，穆圣就对她们说：“你已宣誓。”穆圣没有遣返她们。

穆斯林大众依据这一律例解除了同不信仰的原配偶的婚姻关系。欧麦尔解除了同两个当时依然坚持多神信仰的原配偶的婚姻关系。两个原配偶其中一个改嫁穆阿韦耶，另一个改嫁绥夫万·本·伍麦叶

和约的结果：

这就是侯德比亚和约。深思和约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对穆斯林而言，它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古莱氏人从不承认穆斯林，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策划、等待着歼灭穆斯林的那一天。他们以阿拉伯半岛宗教代表和世俗领导人的身份，竭力阻止人们接近伊斯兰的宣传，单是他们争取和解这一点，就意味着他们对穆斯林的力量及无法铲除这股力量的承认。和约第三款表明，古莱氏族忘记了自己是半岛上世俗领导人和宗教代表的身份，他们已自顾不暇，哪里还管半岛上的其他人和其它地区呢？即便人们全都皈依伊斯兰，他们也顾不上干预。对古莱氏族而言，这难道不是失败吗？而对穆斯林而言，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胜利吗？在同敌人的血腥战争中，穆斯林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获得金钱、杀死敌人或强迫敌人接受伊斯兰，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全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要让任何势力干预人们的意愿。和约的签署标志着这一目标的全面实现。这是战争的手段无法达到的，即便战争获得明显的胜利。凭借这份自由，穆斯林在宣教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停战前，穆斯林人数不足三千，在停战后的两年里，到解放麦加时，穆斯林已增至一万人。

至于和约的第二款，它又是一份明显的胜利。穆斯林不是制造战争者，制造它的是古莱氏人。穆斯林不是首先发动战争的人。安拉说：“**他们是首先攻打你们的民众。**”（**忏悔：10**）在多次军事行动中，穆斯林旨在唤醒古莱氏人不要再夜郎自大、妨碍正道，应同穆斯林平等相处，双方各干各的；停战十年的规定其实是对他们自大和干涉他人的制约，它证明制造战争者的失败、无能和崩溃。

至于和约第一款，它解除了古莱氏人对禁寺的垄断，是古莱氏人的又一失败；在这一款，唯一令古莱氏人欣慰的是，这一年他们成功地阻止了穆斯林。

古莱氏人满足了穆斯林的三种需要，而自己的需求仅解决了一项，这一项体现在和约的第四款上；不过它毫无价值，丝毫伤害不到穆斯林。众所周知，一个坚定的穆斯林，决不会背叛安拉和他的使者，逃离伊斯兰地区的，除非他公开或秘密地叛了教。而穆斯林不需要这样的人，与其让他留在伊斯兰社会里，还不如让他离开。对此，穆圣说得很清楚：“谁离开我们，投奔他们，愿安拉使他走得远远的。”至于麦加人中的归顺者，既使他无法居住在麦地纳，但安拉的大地是宽广的；想当初麦地纳人对伊斯兰一无所知时，埃塞俄比亚对穆斯林难道不是很宽广吗？这一点穆圣说得也很清楚：“他们中投奔我们的人，安拉将为他设置出路。”

采取这样的保护手段，表面上看是古莱氏人的自豪，可实质上隐含古莱氏人极度的慌乱、沮丧和无奈及对自己权势的担忧，他们感到自己已处在悬崖边上，必须采取这样的保护手段。穆圣承诺不讨回投奔古莱氏族的穆斯林，恰恰反映了他的镇定、自信，他对类似条件一点都不担心。

穆斯林的忧虑及欧麦尔同穆圣的谈话：

这就是和约的实质。但有两件事让穆斯林感到极其失落和忧伤：第一，穆圣告诉他们说：“我们将进入禁寺巡游天房。”可为什么他还没巡游天房就返回呢？第二，穆圣是安拉的使者，传达的全是真理，安拉承诺他的宗教会大获全胜。可穆圣为什么又受制于古莱氏族的压力，在和

约中接受屈辱的条件呢？这两件事引起人们的猜疑和议论，穆斯林的感情因此也受到伤害。他们带着失落感，忧伤地考虑着和约的后果。也许最忧伤的人当数欧麦尔·本·罕塔布，他找到穆圣问道：“安拉的使者呀，难道我们坚持的不是真理，他们坚持的不是谬误吗？”穆圣说：“不。”他又问：“难道我们的牺牲者不入乐园，他们的牺牲者不进火狱吗？”穆圣说：“不。”他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接受有损我们宗教的条件呢？安拉尚未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做出裁决，为什么我们就返回呢？”穆圣说：“欧麦尔，我是安拉的使者，我绝不会违背安拉，他是我的援助者，他绝不会丢弃我。”欧麦尔说：“你不是曾给我们说，我们将进入禁寺巡游天房吗？”穆圣说：“不错，但我说过今年就会进入吗？”他说：“没说。”穆圣说：“你定会进入禁寺巡游天房的。”

欧麦尔生气地离开穆圣，找到艾布·白克尔，向他提了同样的问题，艾布·白克尔给予他的回答同穆圣的完全一样，只是加了一句：“你至死都要遵从穆圣的命令和禁令。以安拉起誓，他坚持的是真理。”

随后，安拉降示了“胜利”章：“我确已赐给你明显的胜利。以便安拉宽恕你以往和未来的过失，并完成他对你的恩惠，引导你上正道，安拉将大力地援助....”（胜利：1-29）

穆圣立刻派人给欧麦尔宣读这一章，欧麦尔听罢问道：“安拉的使者啊，胜利指的就是那个吗？”穆圣说：“是的。”欧麦尔心情舒畅，愉快地返回了。

后来，欧麦尔对自己的过激行为非常懊悔。他曾说：“为此，我做了许多善功，不断地施舍、封斋、礼拜、解放奴隶。”

弱势群体的危机消除了：

穆圣返回麦地纳后，对麦地纳的安全放心了。这时，一个在麦加受迫害的穆斯林投奔而至，他是古莱氏族的盟友赛格夫族人，名叫艾布·白绥尔。古莱氏人派来两个人，根据和约的规定要求遣返他。穆圣把他交给两位来使。他俩带着艾布·白绥尔返回，行至祖·哈利法时，他们停下来吃枣，艾布·白绥尔对其中的一位说：“以安拉起誓，你的这把宝剑真棒。”另一个人抽出它，说道：“不错，以神灵发誓，它真的很棒，我试过多次了。”艾布·白绥尔说：“让我看看行吗？”剑一到他手中，他反手把那人杀死了。剩下的一位见状拔腿就跑，跑到麦地纳，进入圣寺。穆圣看到他后说道：“这个人看到可怕的事了。”当他来到穆圣跟前时说：“我的同伴被杀了，我也必死无疑了。”这时艾布·白绥尔追进来说：“安拉的使者呀，以安拉起誓，安拉已使你履行了承诺，把我还给了他们，但安拉又把我从他们手中救出。”

穆圣说：“糟糕，你这个挑起战火的人，如果他有另一些人。”艾布·白绥尔闻言，知道穆圣将再次遣他回去，他离开麦地纳，来到红海边的赛夫·白赫尔；随后，苏海利的儿子艾布·詹德里逃离古莱氏族，也来到这里，再后来，麦加的穆斯林纷纷逃离古莱氏族，来到艾布·白绥尔那儿，以致他们成了一大帮人。此后，只要听说有前往叙利亚的古莱氏驼队，他们就拦截，把人杀死，留下财物。

古莱氏人只好给穆圣写信，求他无论如何一定要收留从麦加来的投奔者。穆圣派人去找艾布·白绥尔他们，最后，他们全都来到麦地纳。

古莱氏人中的英雄们皈依伊斯兰：

侯德比亚和约签署后，伊历七年初，阿迈鲁·本·阿绥，哈利德·本·沃立德和奥斯曼·本·泰利哈三人加入伊斯兰，当他们来到穆圣面前时，穆圣说：“麦加把它的心肝给我们了。”

第二阶段：崭新的时期

侯德比亚休战是伊斯兰历史上崭新时期的开端。古莱氏人是敌视伊斯兰的最大、最顽固、最强硬的一股势力。由于它退出战场、倾向和平，由古莱氏人、俄图法人和犹太人三股势力组成的联军中，就少了最强的一支。加上古莱氏人是多神教徒的代表，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领袖。因此，多神教徒对伊斯兰的敌对在很大程度上降温了。休战后，我们很难见到俄图法人有什么大的挑衅举动，他们所做的一些小动作也大都是受犹太人的蛊惑才做的。至于犹太人，他们被赶出麦地纳后，盘踞在海白尔，并把它作为施展阴谋的窝点。这帮恶魔在那里寻衅滋事、蛊惑麦地纳周围的阿拉伯人，图谋杀害穆圣、消灭穆斯林或重创穆斯

林。因此，侯德比亚休战后，穆圣第一个果断的行动就是捣毁这个窝点。

对穆斯林而言，以休战为开端的这一崭新时期，是宣传伊斯兰、传播伊斯兰的重大机遇。于是，他们在这方面加大了活动力度，这些活动远比他们的军事活动璀璨。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部分：

1. 宣教领域的活动。即致信各国国王或艾米尔。
2. 军事活动。

叙述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前，我们先谈谈致信各国国王和艾米尔的话题。因为伊斯兰的宣传理所当然是第一位的。而且，穆斯林也正是为了宣传它才历经磨难、战争、颠沛流离的。

致信各国国王和艾米尔

伊历六年岁末，穆圣从侯德比亚返回后，就开始致信各国国王，劝导他们加入伊斯兰。

穆圣准备写信时，有人告诉他：“国王们一般只接受盖有印章的信。”于是，穆圣铸了一枚银戒指，上面刻着“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句话。这句话分三行雕刻：“安拉”一行，“使者”一行，“穆罕默德”一行。

随后，他选出几位富有学识和经验的穆斯林出使各国。阿俩迈·曼苏勒·富勒断定，穆圣是在出征海白尔前几天，

即伊历七年一月初派遣信使的。以下是这些信件的原文及部分信件产生的结果。

1. 致埃塞俄比亚国王楠扎希的信：

这位楠扎希本名艾素哈姆·本·艾布杰勒。伊历六年岁末或伊历七年一月，穆圣派阿迈鲁·本·伍麦叶·德姆里携带给楠扎希的信出使埃塞俄比亚。《塔巴里》记载了这封信的原文，但经仔细考证，发现它不是穆圣在侯德比亚和约之后写给他的那封信，也许它是在麦加时期，穆圣派贾法尔及其他迁士迁往埃塞俄比亚时，让贾法尔捎给楠扎希的那封信。这封信的末尾出现了提及这批迁士的字句。

“我确已派遣我的堂弟贾法尔及一批穆斯林迁往您处，他们到达后，请妥善接待，不要对他们傲慢无礼。”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白海戈传述：穆圣写给楠扎希的信，原文是这样的：

“这是先知穆罕默德写给埃塞俄比亚尊贵的楠扎希国王艾泰哈姆的信，求安拉赐平安于遵循正道的人，归信安拉及其使者的人；我做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独一无二，他不娶妻，也不生子，穆罕默德是他的仆民和使者。我规劝你皈依伊斯兰，我确是安拉的使者；你归顺吧，你会得到平安。

“你说，拥有经典的人啊，来吧，我们遵循我们和你们之间共有的一句话。即我们只崇拜安拉，不以物举伴他，不要舍弃安拉，彼此互立为主宰；如果他们背弃，你们就说：‘请你们见证，我们是顺服的人’。”（伊姆兰的家属：64）

“如果你拒不归顺，你要承担你的国民中基督徒的全部罪过。”

法国巴黎的考证学家哈密顿拉博士展示了不久前偶然发现的一封信稿，博士为考证这封信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借助了大量现代技术。这封信原文如下：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致信尊贵的埃塞俄比亚国王楠扎希，求安拉赐平安于遵循正道的人。我向你赞美安拉，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统驭的、圣洁的、和平的、安宁的、监察一切的。我见证麦尔彦之子尔萨是安拉吹入的灵魂，是安拉把它授予纯洁的童贞女麦尔彦的一句话，麦尔彦就这样怀上了尔萨，犹如当初安拉亲自创造了阿丹；我号召崇拜独一无偶的安拉，服从安拉，并劝你跟随我，诚信我的使命，我确是安拉的使者，我劝你及你的士兵崇拜安拉。我已传达并劝告，接受我的忠告吧。平安属于追随正道的人。”

哈密顿拉博士强调，这就是侯德比亚休战后穆圣写给楠扎希的那封信。经多方考证，这封信确属穆圣的信；但说它就是侯德比亚休战后穆圣写给楠扎希的那封信，则毫无根据。

白海戈传述的那封信很像侯德比亚休战后，穆圣写给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和艾米尔们的信。信中写有这一节启示：**“拥有经典的人们啊！来吧，我们遵循我们和你们之间共有的一句话。”**这是穆圣在这一时期的信件中的一个习惯。另外，这封信中明确提到艾素哈姆的名字。至于哈密顿拉博士说的那封信，我认为十有八九是艾素哈姆去世后，穆圣写给其继任者的信。也许这正是他没有注明名字的原因。

当阿迈鲁·本·伍麦叶把穆圣的信送给楠扎希时，他接过信阅读，然后从他的宝座上下来，当着贾法尔·本·艾布·塔利布的面皈依了伊斯兰。下面是他给穆圣的回信：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楠扎希国王艾素哈姆致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安拉的先知啊，求安拉赐你平安、慈恩和吉庆。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安拉的使者啊！来信已收阅，信中提及尔萨的事，以天地的养主发誓，尔萨的事确如你所言。来信的目的我们知道了，你的堂弟及其他同伴都已妥善安排。我见证：你是安拉的使者，你是真实的，是证实早期使者的，我向你宣誓效忠，我已向你的堂弟宣誓，并当着他的面归顺了调养众世界的养主——安拉。”

穆圣要求楠扎希把贾法尔及其他迁往埃塞俄比亚的迁士们送回来，楠扎希派了两艘船，载着他们及阿迈鲁·本·伍麦叶·德姆里回国，阿迈鲁带着他们见到穆圣时，穆圣当时在海白尔。

楠扎希在伊历七年七月塔布克战役后逝世。他去世那天，穆圣为他举行了异地殡礼。穆圣又致信他的继任者，他的继任者是否归顺伊斯兰，我们不得而知。

2. 致埃及国王迈高格斯的信：

穆圣写给埃及亚历山大国王杰利哈·本·迈高格斯的信文如下：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仆民及使者穆罕默德致尊贵的科卜特国王迈高格斯，平安归于遵循正道者。

我劝导你皈依伊斯兰。皈依吧，你会得到平安，安拉会赏赐你双份的报酬；如果你拒绝，你要承受所有科卜特人的罪过。

“有经的人啊，来吧，我们一起遵守我们和你们之间共有的一句话。即我们只崇拜安拉，不以物举伴他，我们不要舍弃安拉彼此互立为主宰；如果他们背弃，你们就说：‘你们当见证，我们是归顺的人’。”（伊姆兰的家属：64）

穆圣选派哈推布·本·吴班叶·白利泰阿送这封信，哈推布见到迈高格斯时，对他说：“在你以前，有个人妄称自己是最高主宰，结果，安拉以今后两世的罪刑惩治了他，你要以此为戒，不要让他人以你为戒。”迈高格斯说：“我们有我们的宗教，我们绝不会放弃它，除非有比它更好的宗教。”

哈推布说：“我们号召你皈依伊斯兰，这位先知向人们发出号召；对他最残忍的是古莱氏人，对他最仇视的是犹太人，最接近他的是基督教徒。以我的生命起誓，穆萨对尔萨的预言同尔萨对穆罕默德的预言并无二样，我们号召你信奉《《古兰》经》与你号召拥有《讨拉特》的人信奉《引支勒》也无二样，每个先知所赶上的那个民族就是他的教生，他号召他们顺从他。你是赶上这个先知的人，我们并不禁止你信奉基督教，但我们要求你归顺穆罕默德圣人。”

迈高格斯说：“我已研究过这位先知的事，我发现他从不要无关紧要的事，他不是迷误的术士，不是撒谎的卜者，我还发现他拥有揭穿秘密、知晓密谈等圣迹。我再研究研究。”

然后，他接过穆圣的信，把它放在一个小象牙盒里，打上封印，交给身边的一个女仆。接着，他唤来书记员用阿拉伯语给穆圣写回信，信文如下：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伟大的科卜特王迈高格斯致信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愿你平安！来信收阅，内情尽知，我知道先知已经降临，我原以为先知会出在沙姆地区。你的信使受到了款待，我送你两名女仆，她俩在科卜特是有很高地位的，外加衣服一套、骡子一匹供你骑乘。祝你平安！”

迈高格斯仅止于此，他没有皈依伊斯兰，所送的两名女仆，一名叫玛丽亚(麦莱彦)，一名叫西林，取名德里德里的骡子一直活到穆维叶时代，穆圣把玛丽亚纳为妾，后来她为穆圣生了个儿子易卜拉欣；把西林赠给辅士罕撒尼·本·撒比特。

3. 致波斯国王科斯鲁的信：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使者致函伟大的波斯国王科斯鲁，求安拉赐平安于遵循正道的人，诚信安拉及其使者的人，见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的人们、穆罕默德是他的仆民和使者的人。我号召你归信安拉，我是安拉派给全人类的使者，以便警告所有世人，让安拉的警

告在不归信的人身上应验。你归顺吧，你会获得平安，如果你拒绝，你要承受袄教徒的罪责。”

穆圣选派阿布杜拉·本·哈扎夫·赛赫米送这封信，赛赫米把信交给巴林王，至于巴林王是派自己的手下人还是仍派赛赫米送交这封信，我们不得而知。不管谁送的信，当科斯鲁看完这封信后，当即把它撕得粉碎，并傲慢地说：“受我管制的贱仆竟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前面。”消息传给穆圣后，穆圣说道：“愿安拉撕碎他的权力。”后来，科斯鲁的下场正如穆圣所说。随后，科斯鲁致信他在也门设的傀儡国王巴扎尼，信中说：“从你手下选派两名武士把黑扎兹地区的那个人给我抓来。”巴扎尼选派了两名武士，带上他写给穆圣的信去了。信中命令穆圣随两位信使去见科斯鲁。两位信使到达麦地纳，见到穆圣，其中一位带着威胁的口气说：“科斯鲁致信巴扎尼，命令他派人带你去见他。巴扎尼派了我们，你跟我们走吧。”穆圣让他俩第二天再来见他。

当时，科斯鲁军队被罗马国王盖苏尔的军队打败，波斯王室内部爆发反对科斯鲁的大政变，科斯鲁的儿子希鲁赫杀死父亲，篡夺了王位。这事发生于伊历七年五月十日星期二晚上。穆圣通过安拉的启示知道了此事。

第二天，当两位信使到来时，穆圣把此事告诉他俩。他俩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种最简单的搪塞法，真令我们厌恶，难道让我们记下这个，回去向国王复命吗？”穆圣说：“是的，你俩就把这事告诉他，并转告他，我的宗教及我的权力不仅会到达科斯鲁的地方，并将到达有人迹的每个地方；如果他皈依伊斯兰，我让他继续拥有

他所拥有的一切，并让他继续为王。”两位信使离开穆圣，见到巴扎尼后，把情况转述给他。不大一会，载有希鲁赫杀父篡位消息的书信到了，信中希鲁赫命令巴扎尼说：“你先放弃我的父亲写信让你抓的那个人，没有我的命令，你不可对他轻举妄动。”

这件事促成了巴扎尼及当时在也门居住的波斯人加入伊斯兰。

4. 致罗马国王盖苏尔的信：

《布哈里圣训集》搜录的一段很长的圣训，记述了穆圣写给罗马盖苏尔国王海勒盖里的信，信文如下：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安拉的仆民及使者穆罕默德致函伟大的罗马国王海勒盖里，求安拉赐平安于遵循正道的人。你归顺吧，你会获得平安。你若归顺，安拉会赏赐你双份的报酬；你若拒绝，就承担阿里尤斯教徒的罪责。

“有经的人啊，来吧，我们遵循我们和你们之间共有的一句话。即我们只崇拜安拉，不以它物举伴他，我们不舍弃安拉而彼此互立为主宰；如果他们背弃，你们就说：‘请你们见证，我们是归顺的人’。”

穆圣选派杜罕叶·本·海里法·凯里布送信，穆圣吩咐他把信交给巴士拉王，让他转交给盖苏尔。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伊本·安巴斯的传述：艾布·素福扬·本·哈勒布告诉他，罗马国王召见了及其他古莱氏商人，当时正值休战期，他带着古莱氏商队在叙

利亚经商，罗马国王在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国王让他们进入他的议事厅。当时，他周围有许多罗马贵族。然后，国王叫来他的翻译，问道：“从血统方面，你们中间哪个人同这个自称先知的人最近？”艾布·素福扬说：“我最近。”国王对周围的人说：“让他和同伴到我跟前来。”他们被让到国王跟前后，国王对翻译说：“我要向这位打听那个人的情况，如果他骗我，你们就揭穿他。”艾布·素福扬说：“以安拉起誓，如果不是怕人指责我撒谎，我一定不说实话。”

艾布·素福扬接着说：“他首先问我，他的出身如何？”我说：“他出身于贵族。”他问：“以前有人说过类似他说的这些话吗？”我说：“没有。”他问：“他的祖辈中出过国王吗？”我说：“没有。”他问：“追随他的人是贵族还是贫民？”我说：“是贫民。”他问：“追随他的人数在增多还是在减少？”我说：“在不断增多。”他问：“追随他的人中，有没有后来厌恶了他的宗教从而叛教的？”我说：“没有。”他问：“他说这些话以前，你们见他撒过谎吗？”我说：“没有。”他问：“他背信弃义过吗？”我说：“没有。不过有段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除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添加了这么一句话，其它的我一个字也添加不上——他又问：“你们同他打过仗吗？”我说：“打过。”他问：“你们作战的结果如何？”我说：“我们之间的战争像拉锯，他胜过，我们也胜过。”他问：“他命令你什么？”我说：“他说你们当崇拜独一的安拉，不要以物举伴他，当放弃祖辈所说的，他还命令我们礼拜、诚实、宽容、接恤骨肉和近亲。”随后，他对翻译说：“你告诉他，我问他的出身，你说他出

身于贵族，历代的使者都出身于贵族；我问以前是否有人说过类似他的话，你说没有；如果以前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一定会说他是在模拟别人的话；我问他的祖辈中出过国王吗？你说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说：这个人想夺回他祖辈的王位；我问他称圣前你们见他撒过谎吗？你说没有，我知道先知绝不会蒙骗人们，蒙骗上帝；我问追随他的人是贵族还是贫民，你说是贫民，贫民就是先知的追随者；我问跟随他的人是增多还是减少？你说在增多，正信就是如此，直到它大获全胜；我问是否有人后来因厌恶他的宗教而叛教，你说没有，正信溶入心灵时，情况就是如此；我问他背信弃义过吗？你说没有，先知是绝不会背信弃义的；我问他命令你们什么？你说他命令你们崇拜安拉，不要以物举伴他，他禁止你们崇拜偶像，命令你们礼拜、诚实、宽容，如果你说的都是真话，他将会统治我的两只脚所处的地方。我早已知道先知要出世了，但我没想到会出在你们当中。如果我知道我会遇到他，我一定选择去见他；假如我在他跟前，我一定替他洗脚。”说完，他让人把穆圣的信给他，他看完信，周围响起了喧哗声，他让我们退下。我们出来后，我对他的官员们说：“伊本·艾布·凯布施已做了艾米尔，白尼·艾素法尔的国王是怕他的。”自此，我一直深信穆圣的事业必会获得成功。后来，安拉使我皈依了伊斯兰。

这是艾布·素福扬所见到的写给罗马国王的这封信所产生的部分结果。罗马国王给杜罕叶·本·海里法奖励了钱和衣服，杜罕叶在回途中经过哈斯迈时，遇到一伙朱扎姆人，结果杜罕叶的东西被他们洗劫一空。杜罕叶到家时，穆圣已提前来到他家。闻知此事后，穆圣立刻派宰

德·本·哈利勒带领五百人马前往位于古拉山谷后边的哈斯迈。宰德突袭朱扎姆人，歼敌很多，并俘虏了他们的牲畜和妇女，其中骆驼一千峰，羊五千只，妇女儿童一百名。穆圣与朱扎姆人之间曾结有和约，因此，朱扎姆人的一个首领载德·本·鲁法尔，迅速找穆圣表示抗议。此人及他的族人已加入伊斯兰，杜罕叶遭劫时曾得到他们的帮助。穆圣接受他的抗议，并下令退还战利品及俘虏。

圣史学家们说：“这次武装行动发生在侯德比亚和约前，这种说法明显是错的；因为，穆圣是在侯德比亚和约之后才给罗马国王写信的。因此，伊本·盖姆说：‘这次武装行动无疑发生在侯德比亚和约后’。”

5. 致孟齐尔·本·撒威的信：

穆圣致信巴林统治者孟齐尔·本·撒威，号召他皈依伊斯兰。穆圣派去送信的是阿俩仪·本·哈杜莱米。孟齐尔给穆圣写了回信，信中说：“安拉的使者呀，你的来信我已读给巴林人民，有的人喜欢伊斯兰，钦佩伊斯兰，因而加入了伊斯兰；还有一部分人不喜欢伊斯兰，我的国土上既有拜火教徒，也有犹太教徒，你看我该怎么办？”

穆圣给他回信道：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致函孟齐尔·本·撒威，求安拉赐你平安。我向你赞美安拉，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我见证，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我提醒你，安拉是伟大的，的确，接受劝告者，他本人获益。顺从我的信使，并信奉信使所宣告的一切的人，的确是顺从了我。，顺从我的使者们，听从他们的命令等于顺

从我，谁对他们尽忠就等于对我尽忠。我的信使我对你的过错既往不咎。让归顺的人放心归顺吧，我宽恕他们的过错，你应鼓励他们。无论你努力的结果如何，我们都不会嘲笑你的工作。愿意继续信奉犹太教或拜火教的人，应责成他们缴纳人丁税。”

6. 致也玛迈领导人胡兹·本·阿里的信：

穆圣致信也玛迈领导人胡兹·本·阿里，信文如下：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致函胡兹·本·阿里，求安拉赐平安于追随正道的人。你当知道，我的宗教将会遍及每一个有骆驼和马匹的地方。你归顺吧，你会获得平安，我会使你继续拥有你的一切。”

穆圣派去送信的人是赛力特·本·阿迈鲁·阿米利。赛力特携带这封盖有穆圣印鉴的书信见到胡兹时，首先问候他，然后给他读了信。胡兹做了有条件的答复。他致信穆圣说：“你所号召的太好了，太美啦，阿拉伯人无不因我的地位而恐慌，你给我一些权利吧，我追随你。”胡兹夸奖了赛力特，赠了他许多丝绸衣物。赛力特带着赠品回来向穆圣做了汇报。穆圣看罢胡兹的答复，说道：“即使他向我要一小块地，我都不会给他的，愿安拉使他和他手中的一切灭亡。”

后来，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灭亡了。穆圣解放麦加、凯旋而归时，吉卜利里天使告诉他胡兹死了。穆圣说：“也门将会出现一位自称先知的骗子，以后他将被我杀掉。”有人问：“安拉的使者呀，谁杀他呀？”穆圣说：“你和你的同伴。”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

7. 致大马士革长官加萨尼王哈里斯·本·艾布·谢姆勒的信：

穆圣给他的信中说：“以善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致函哈里斯·本·艾布·谢姆勒，求安拉赐平安于追随正道的人、诚信他的人。我号召你信仰唯一的安拉，不要以物举伴他。你若响应，你的政权会依然为你而存在。”

穆圣派去送信的人是白尼·艾赛德族人舒扎阿·本·沃海布，当他把书信送到后，哈里斯说：“谁剥夺我的政权，我势必剿灭他。”他没有归顺伊斯兰。

8. 致阿曼国王的信：

穆圣致信阿曼国王杰菲利及他的弟弟阿布杜说：

“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致函杰利奈德的两个儿子杰菲利和阿布杜拉，求安拉赐平安于追随正道的人。我号召你俩皈依伊斯兰，如果你们信仰正道，会获得平安。我是安拉派给全人类的使者，警告所有的世人，不归信定会受到安拉的惩罚。你俩若归依伊斯兰，我让你们继续为王；如果你们拒绝归顺，你俩的王权就会失落，我的战马会踏进你的王宫，我的圣品会战胜你的王权。”

穆圣派去送信的人是阿迈鲁·本·阿绥。阿迈鲁说：“我离开麦地纳，到达阿曼。我先找到两兄弟中较温和较平易近人的兄弟阿布杜。我说：‘我受安拉的使者所派来见你和你的哥哥。’他说：‘我哥年长，权力也大，我把你送到他那儿，让他看你的信。’然后他又说：‘你号召

他做什么？’我说：‘归信独一无二的安拉，放弃安拉以外的任何崇拜对象，见证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他说：‘阿迈鲁，你是你们族长的儿子，你的父亲如何对待这些号召？’我说：‘他至死没有归信穆罕默德，我曾希望他归顺诚信，以前我和他的看法一样。后来，安拉引领我走上了伊斯兰。’他说：‘你何时开始追随他的？’我说：‘不久前。’他说：‘你在哪儿加入伊斯兰的？’我说：‘在楠扎希国王那儿。我还告诉他，楠扎希国王本人也加入了伊斯兰。’他说：‘那他的人民对他的统治持何态度？’我说：‘他们仍承认他，追随他。’他说：‘那些大主教和修士们也都追随他吗？’我说：‘是的。’他说：‘阿迈鲁，你看看你说了些什么。一个人的品行中，最丑陋的莫过于撒谎。’我说：‘我没撒谎，我们的宗教也不允许撒谎。’他说：‘我认为罗马国王不知道楠扎希已加入了伊斯兰。’我说：‘不，他知道。’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知道的呢？’我说：‘楠扎希当初是向罗马国王进贡的。他加入伊斯兰，诚信穆罕默德后说：‘以安拉起誓，罗马国王就是向我要一个银币，我都不会再给他。’此话传到国王耳中，他的兄弟尼亚格对他说：“一个既不纳贡，也不信奉你的宗教而改信其它的仆民，你会放过他吗？”罗马国王说：“一个人喜爱某种宗教，并选择了它，我干吗干涉他？以上帝起誓，若不是舍不得王位，我也会像他那样做的。”阿布杜说：‘阿迈鲁，你看你说了些什么？’我说：‘以安拉起誓，我对你说的全是实话。’阿布杜拉说：‘你告诉我，穆罕默德命令些什么？禁止些什么？’我说：‘他命人顺从安拉，禁止违背安拉，他命人行善、接恤骨肉和近亲，禁止横行暴虐，禁止通奸

和饮酒，禁止崇拜石头、偶像、十字架。’他说：‘他号召的真好呀。如果我的哥哥和我看法相同的话，我们定会一起归顺穆罕默德并诚信他；但我的哥哥舍不得王位，他害怕放弃王位，这会成为一种过错。’我说：‘如果他归顺伊斯兰，安拉的使者会让他继续执政，他从富人中收取天课，把它用于贫民。’他说：‘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是天课？’我告诉他，安拉规定了财产的天课，一直说到骆驼。他说：‘阿迈鲁，连我们牧养的牲畜也有天课吗？’我说：‘是的。’他又说：‘以上帝起誓，我的人民经济发达，人数众多，我认为他们不会接受这些的’。”

“我在他家停留了几天，其间，他向他哥哥汇报了一切情况。有一天，他请我去。我一进去，他的侍卫们就抓住了我的胳膊。他说：‘你们放开他。’我被放开后，上前准备坐下，但他们不让我坐，我看了看他。他说道：‘说说你的事吧。’我把盖印章的信递给他，他拆开并看完后把信递给了他的弟弟阿布杜，阿布杜像他一样看了信，不过我发现弟弟比哥哥和善些。他说：‘难道你不给我说说古莱氏人是怎么做的吗？’我说：‘有真心喜爱这一信仰的，有被宝剑征服的。’他说：‘谁和他在一起？’我说：‘就是喜爱伊斯兰，舍弃别的而选择了他的那些人。这些人运用自己的头脑加上安拉对他们的引导，知道当初自己是在迷误之中的。今天，如果你不归顺，等我回去见到穆圣，他的兵马会踏平你的一切。你归顺吧，你会获得平安，并继续统治你的人民，你不会遭遇一兵一卒的。’他说：‘你先让我想想，明天你再来’。”

“我回到他弟弟家，他弟弟说：‘阿迈鲁，我希望我的哥哥皈依伊斯兰，不要吝惜王位。’第二天我去见他，

他却拒绝见我。我返回告诉他弟弟，我没见到他，他弟弟带我去见他，他说：：你说的事我考虑过了。如果我屈服于一个攥在我手心里的人，而他的兵马根本到不了这里，我不就成了最软弱无能的阿拉伯人吗？即便他的兵马能到这里，他也会碰到前所未遇的战争。’我说：‘我明天就回去。’当他确信我要走时，他的弟弟私下同他说话：：我们没接受他的号召，可他号召的每个人都响应了他。’第二天早晨，他派人找我，他和他弟弟一起加入伊斯兰，诚信了穆圣。”

以上事件表明，给加萨尼国王的信，比给其它国王的信晚了很长时间，这很可能发生在解放麦加以后。

通过这些信件，穆圣把伊斯兰传达给了许多国家的国王们，他们中有归信的，也有否认的。但穆圣敲击了这些否认者的头脑，使他们记住了他的宗教和他的名字。

侯德比亚和约后的军事活动

祖·格尔德战役：

这场战役是针对一伙白尼·法扎尔族人的追击行动，他们劫走了穆圣的驼队。

这是侯德比亚和约签署后，穆圣发动的第一场战役。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它比海白尔战役早三天。《穆斯林圣训集》辑录的赛利迈·本·艾克沃尔的传述也是如此。但大多数圣战史学家说，这场战役发生在侯德比亚和约之前。《布哈里圣训集》的记载比圣史学家们的说法准确。

据这场战役中的英雄赛利迈·艾克沃尔传述：穆圣派了一支满载的驼队，随行的还有穆圣的仆人鲁巴哈，我和鲁巴哈同骑艾布·泰利哈的马。第二天早晨，法扎尔族人阿布杜·拉赫曼突袭了驼队，劫走全部的骆驼，并杀死喂驼人。我对鲁巴哈说：“你快骑上这匹马，去通知泰利哈和安拉的使者。”随后，我爬上一座小山，对着麦地纳，大喊了三声：“出事啦，出事啦，出事啦。”喊完，就开始追赶那伙人。我一边用箭射他们，一边喊道：“我是伊本·艾克沃尔，今天是个卑鄙的日子。”

以安拉起誓，我不停地射他们，弄伤他们。突然，一个骑马人朝我扑来，我坐在树下，拉满弓射伤了他。后来，他们跑进山谷里，我爬到高处，用石头砸他们，我一直不停地追击他们，每追上一峰驼，就把它赶到我后边，敌人无暇顾及我和驼，为了快逃，他们扔掉三十多件斗篷和三十支标枪。我在他们扔的每样东西上压块石头做记号，给穆圣和穆斯林引路。随后，他们跑到一条狭窄的道上，坐下来吃午饭，我坐在高处的山头上。这时，他们中有四个人爬上山朝我走来，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赛利迈·本·艾克沃尔，你们过来一个我就杀一个。”他们闻言跑了，我一直待在我坐的位置上。后来，我看见穆圣的骑兵进了树林，走在最前面的是艾赫莱姆，接着是艾布·盖特德，然后是米格达德·本·艾斯沃德。接着，阿

布杜·拉赫曼同艾赫莱姆交手了，艾赫莱姆刺中了阿布杜·拉赫曼的马，阿布杜·拉赫曼扎死了艾赫莱姆，然后，骑上艾赫莱姆的马准备逃跑，被艾布·盖特德赶上扎死了，其他敌人转身就跑，我们在后面追。我当时是靠两腿跑的。太阳落山前，他们跑到一个名叫祖·盖尔德的河谷，他们渴极了，跑过去正准备喝水。我们赶到了，他们一滴水也没尝到就又跑了。宵礼时分，穆圣赶来了，我说：“安拉的使者呀，那伙人已口渴难耐，你给我派一百人，我定收回所有的驼，并提来他们的脑袋。”穆圣说：“伊本·艾克沃尔，你已经胜了，算了吧。他们现在一定跑到俄图法人那儿了。”

接着，穆圣又说：“今天，表现最好的骑兵是艾布·盖特德，最好的步兵是赛利迈。”穆圣分给我两份战利品，一份步兵的战利品，一份骑兵的战利品。然后，他让我骑到他后面，我们一起返回麦地纳。

这次战役中，穆圣委派留守麦地纳的是温姆·麦克图姆的儿子，掌旗的是米格达德·本·阿迈鲁。

海白尔战役及古拉河谷战役

(伊历七年一月)

海白尔曾是个堡垒众多，农田肥沃的大城市，位于麦地纳北面，距麦地纳六十或八十英里。如今，那里的气候已不太适宜住人。

战争的原因：

对于由三股势力组成的联军中最强的一股势力，自侯德比亚和约签署后，穆圣对它完全放心了。这时，穆圣开始考虑清算剩余的两股势力，即犹太人和内志地区的各部落，以便实现整个地区的安宁与和平，让穆斯林摆脱因传达安拉的使命及召人遵循这一使命，而招致的连绵不断的血腥战争。

海白尔是一切阴谋诡计的酝酿地，是滋生战事、寻隙挑衅、发动战争的窝点；因而，它最应该引起穆斯林的注意。

鉴于海白尔的这种情况，我们不会忘记，海白尔人正是曾组织联军进犯穆斯林并挑拨白尼·古莱兹族人背信弃义的那伙人。随后，他们又开始勾结伊斯兰社会中的伪信士，及联军中的第三股势力俄图法人和游牧的阿拉伯人，准备再起战争，给穆斯林制造连绵不断的灾难，甚至他们已制定好暗杀穆圣的行动计划。为此，穆斯林不得不连续派人，诛杀这伙阴谋之徒的头头们，如：赛俩姆·本·艾布·哈给格，伍赛勒·本·莱扎姆等。穆斯林本应该首先剿灭这伙人，他们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还有一支比他们更大、更强、更顽固的势力在威胁着穆斯林，那就

是古莱氏人；而古莱氏人的威胁已经结束了。现在，清算这伙不义之徒的日子临近了。

出兵海白尔：

据伊本·伊斯哈格说：伊历六年十二月，穆圣从侯德比亚回到麦地纳，过了一段时间，伊历七年一月间，穆圣出兵海白尔。据经注学家们说：海白尔就是《古兰》启示中安拉为穆斯林许约的地方。

“安拉许约你们获得丰厚的战利品，而且很快把这些给你们。”（48：20）

伊斯兰之师：

在侯德比亚战役中，伪信士及信仰薄弱的人们都没有参加。针对这些人，安拉命令穆圣道：

“当你们为获取战利品而出发的时候，那些曾滞留在后方的人们会说：让我们跟你们去吧，他们企图变更安拉的判决，你告诉他们：你们绝不会跟随我们的，安拉以前这样说过；他们将会说：‘不，你们是在嫉妒我们。’不，实际上他们不甚了解。”（48：15）

当穆圣决定出兵海白尔时，他宣布只有参加过利杜瓦尼誓约的人们并愿意参战者才能随他出征。这样的人共有一千四百名。

穆圣选派留守麦地纳的是苏巴尔·本，阿拉法特·俄法勒，但伊本·伊斯哈格说：留守麦地纳的是奈米莱·本·阿布杜拉·赖斯，经考证，第一种说法正确。

就在同一时期，艾布·胡莱勒加入伊斯兰并来到麦地纳。他礼完晨礼后见到苏巴尔，苏巴尔给他配备了干粮，后来，他追上了穆圣，穆斯林把他及他的同伴编进队伍中。

伪信士们向犹太人报信：

伪信士们为犹太人做了一些事。伪信士的首领阿布杜拉·本·吴班叶派人前往海白尔，向犹太人通风报信说：“穆罕默德意图铲除你们，并已向你们进发了，你们要戒备但不要害怕，你们人多武器多，而他们仅一小撮，武器也不多。”海白尔得到这一信息后，立刻派人前往俄图法族，觐见凯纳奈·本·艾布·哈给格及胡兹·本·盖斯，请求他们支援。因为，他们是海白尔犹太人的盟友，是支持他们对付穆斯林的人；海白尔人许诺如能战胜穆斯林，将把海白尔一半的收成分给俄图法人。

通往海白尔的道路：

穆圣沿着阿绥尔山朝海白尔行进，经过绥赫巴，然后，停在拉吉阿河谷，它离俄图法人驻地有一天的路程。此时的俄图法人已做好准备，前往海白尔支援犹太人。刚走了一半路，听说后边有人马的喧哗声，他们以为定是穆斯林在偷袭他们的家人和财产，于是立刻返回，不再介入穆圣和海白尔之间的事。

随后，穆圣唤来给军队引路的两位向导，其中一位名叫哈希礼，吩咐他俩找一条从北面，即叙利亚方向进入海白尔的路，这样就能切断犹太人逃往叙利亚的退路。同时，也能把犹太人和俄图凡人隔开。

一位向导说：“安拉的使者呀！我知道这么一条路。”他领着军队一直走到一个路口，这个路口有许多条路。他说：“安拉的使者呀，这些路都能到达目的地。”穆圣让他一条条地说出这些路名。他说：“这条叫‘忧愁路’。”穆圣不愿走这条路，他说：“那条叫‘杂乱路’。”穆圣同样不愿走它。他说：“另外那条叫‘樵夫路’。”穆圣还是不愿走。哈希礼说：“就只剩一条路了。”欧麦尔问：“它是什么路？”他说：“欢迎路。”穆圣选择了这条路。

路途中的几件事：

1. 据赛利迈·本·艾克沃尔传述，他说：我们同穆圣一起夜间行军向海白尔进发，途中有个人对阿米尔说：“阿米尔，你不给我们做首诗吗？”阿米尔是位诗人，他跳下马吟诵道：

主啊，如果不是你，我们怎能得正道，

怎会施舍，怎会礼拜？

我们愿以对你的敬畏做赎金，你宽恕我们吧！

与敌人相遇时，求你稳定我们的脚步，

求你使我们的心镇静吧。

如果有人想恐吓我们，我们决不答应。

穆圣问：“吟诗的是谁？”人们说：“阿米尔·本·艾克沃尔。”穆圣说：“求安拉慈悯他。”有人说：“安拉的使者呀，他注定要牺牲了吗？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多从他身上得些享受呢？”

人们都知道，穆圣一般不会专为某个人求恕饶的，除非那人是烈士。后来，阿米尔果然牺牲在了海白尔战场上。

2. 半途中，人们走到一个河谷口，大声喊道：“安拉至大，安拉至大，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穆圣说：

“请你们停住，你们不是在祈祷聋子和不在场的，你们在祈祷全听的、临近的主宰。”

3. 在离海白尔不远的绥赫巴，穆圣做晡礼，然后，他叫人拿点吃的，可吃的只有炒面；他接过来弄湿就吃了起来，人们也都吃了。接着，他漱了漱口，人们也都漱口，没有用水洗小净，做了昏礼，后来又做了宵礼。

伊斯兰军进入海白尔：

开战的头天晚上，穆斯林在离海白尔很近的地方过了夜。犹太人对此却丝毫没有察觉。穆圣如果在夜间到达敌人驻地的话，一般等到天亮才去接近敌人。第二天早晨，穆圣做了晨礼。犹太人像往常一样拿着铁锹、土筐下地干活。当他们看到穆斯林军队时，立刻朝他们的堡垒跑去，边跑边喊：“穆罕默德和他的军队来啦。”穆圣说：“安拉至大！愿海白尔遭到毁灭，安拉至大！愿海白尔遭到毁灭。我们进入他们的庭院，被警告者的早晨真恶劣。”

穆圣选了一块地方准备作营地，罕巴布·本·孟兹尔走到他跟前问道：“安拉的使者呀，这块地方是安拉为你选的，还是你个人选的？”穆圣说：“我个人选的。”他说：“安拉的使者呀，这块地方离纳塔堡垒很近，犹太人所有的兵力都聚集在这个堡垒里，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们的箭能射到我们这儿，我们的箭却不能射到他们

那儿，而且还无法摆脱他们的夜间突袭。另外，这块地方处于林间的洼地，这很危险，你最好另选一块没有这些弊端的地方作为营地。”穆圣说：“你说的很对。”随后，穆圣转到另一块地方。

快要进入海白尔时，穆圣的部队停下，部队停下后，他祈祷道：“主啊，调养七层天及其覆盖物的主宰啊，调养七层地及它所承载物的主宰啊，掌控众恶魔及受它迷惑者的主宰啊，求你把这个地方的财富、人们及一切美好的赏赐给我们吧。求你扩佑我们，免遭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及这个地方一切不好之物的伤害吧。”祈祷完毕，他下令道：“以安拉的名义，出发！”

备战及海白尔的堡垒：

进入海白尔的头天晚上，穆圣说：“明天，我将把战旗交给一位喜爱安拉和他的使者、同时也受安拉和他的使者喜爱的人。”第二天早晨，人们聚在穆圣跟前，每个人都渴望从穆圣手中获得战旗。穆圣问：“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在哪儿？”人们说：“他害眼病，落在后面。”穆圣说：“你们派人把他给我找来。”人们把阿里带来后，穆圣吐口唾沫，抹在他的眼睛上并做了祈祷，阿里的眼睛立刻痊愈了，好像根本未曾害过病。穆圣把战旗交给他。阿里说：“安拉的使者呀，我将同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归顺伊斯兰。”穆圣说：“你带着你的人马深入到他们的社区里，然后，你动员他们加入伊斯兰，并告诉他们应该履行对安拉的义务。以安拉起誓，如果安拉借你而引导一个人的话，比你获得一个红毛骆驼的价值更大。”

海白尔分两块，第一块主要有五个堡垒：

1. 纳尔姆堡垒
2. 索阿布·本·迈阿兹堡垒
3. 祖拜尔堡垒
4. 吴班叶堡垒
5. 奈扎尔堡垒

前三个堡垒在纳塔区，后两个在希格区。

第二块叫凯提白区，该区仅有三个堡垒：

1. 盖姆斯堡垒
2. 沃提哈堡垒
3. 萨莱里姆堡垒

海白尔大大小小的堡垒不止这八个，其它的都很小，还根本达不到防御的水平。

这场残酷的战斗仅集中在第一块里，至于第二块的三个堡垒，尽管拥有众多兵力，却之不战自降了。

战争开始及攻克纳尔姆堡垒：

穆斯林首先进攻的是纳尔姆堡垒，由于该堡垒处于战略要地，因而它是犹太人的第一道防线。该堡垒属犹太名将马尔哈布。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率领穆斯林来到堡垒前，号召犹太人加入伊斯兰，他们不仅拒绝这一号召，而且在首领马尔哈布的带领下向穆斯林杀来。他们来到战场后，提

出要格斗。据赛利迈·本·艾克沃尔讲：我们到达海白尔后，他们的首领马尔哈布提着宝剑喊道：“我就是海白尔著名的马尔哈布，我英勇善战，经验丰富，敢于冲锋，拔剑张弩。”

我的叔叔阿米尔站出来对他说：“我是海白尔著名的阿米尔，我英勇善战，敢于冒险。”说完，与马尔哈布打了起来。马尔哈布因用力过猛，宝剑扎到阿米尔的盾牌里，阿米尔趁机想扎他的下身。阿米尔宝剑较短，他曾用它砍过一个犹太人的腿。马尔哈布抽回自己的宝剑，扎中阿米尔，他因此牺牲了。穆圣伸出两根指头说：“阿米尔获得了两份报酬，他是阿拉伯人中罕见的又勇敢又卖力的战士。”

此后，马尔哈布再一次提出格斗。阿里走过去，一剑砍下了他的脑袋。接着，阿里靠近他们的堡垒，一个犹太人从堡垒上探出头问道：“你是谁？”阿里说：“我是阿里·本·艾布·塔利布。”他说：“以降给穆萨的经典起誓，你们占了上风。”

随后，马尔哈布的哥哥亚希尔走出堡垒提出格斗。祖拜尔走了过去。祖拜尔的母亲索菲娅问道：“安拉的使者呀！他会杀了我的儿子吗？”穆圣说：“不，你的儿子会杀掉他。”结果，祖拜尔杀了他。

攻打纳尔姆堡垒持续的时间较长。其间，犹太人牺牲了数名首领，他们因此斗志全失，再无力阻止穆斯林的进攻。

据一些文献记载，攻打纳尔姆堡垒的战役持续了多日，穆斯林遇到了犹太人的顽强抵抗，但犹太人最终绝望了。他们悄悄溜出这个堡垒，退进索阿布堡垒，穆斯林占领了纳尔姆堡垒。

攻克索阿布·本·迈阿兹堡垒：

索阿布从兵力和防守方面，是仅次于纳尔姆堡垒的第二大堡垒，穆斯林在辅士罕巴布·本·孟兹尔的带领下向它发起进攻。他们把索阿布堡垒围困了三天。在第三天，穆圣专门做了都阿，祈求安拉打开这个堡垒。

据伊本·伊斯哈格传述：艾斯莱姆地区的白尼·赛海姆族人来见穆圣说：“我们已经精疲力尽，手中什么可吃的也没有了。”穆圣祈祷：“主啊，你已经知道他们的情况。现在，他们已没有力气了，但我手中也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你为他们打开最富足，食品、油脂最多的犹太堡垒吧。”后来，安拉解放了索阿布·本·迈阿兹堡垒，它是海白尔食品和油脂最多的堡垒。

穆圣做完祈祷后，派遣穆斯林前去进攻索阿布堡垒。艾斯莱姆人一马当先，在该堡垒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那天日落前，攻克了这座堡垒，穆斯林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土炮。

由于伊本·伊斯哈格提到的那场严重饥荒，几位穆斯林士兵便宰了驴，架起锅煮着吃。穆圣得知此事后，禁止食用家养驴肉。

攻克祖拜尔堡垒：

纳尔姆与索阿布两座堡垒相继失陷后，犹太人放弃纳塔区的全部堡垒而转移到了祖拜尔堡垒里。该堡垒建在山头上，人马很难上去，穆圣下令围困它。到了第二天，一个犹太人过来说：“穆罕默德呀，即使你在这儿住一个月，仍会一无所获，他们有井有泉水，晚上出来汲水，然后返回堡垒继续防守；如果你切断他们的水源，他们一旦没水，就会出来。”穆圣切断了犹太人的水源，他们冲了出来，双方展开激战。穆斯林牺牲数人，犹太人大约伤亡十人，穆圣攻下这座堡垒。

攻克吴班叶堡垒：

祖拜尔堡垒失陷后，犹太人退守在吴班叶堡垒里，穆斯林立刻围住了它，有两名犹太勇士先后出来提出格斗，均被穆斯林勇士杀死。杀死第二个犹太人的是穆斯林著名的勇士艾布·杜贾奈，他有一块拼命红头巾。艾布·杜贾奈战胜后，迅速冲向敌人的堡垒，穆斯林紧随其后，他们在堡垒里激战一个小时。最后，犹太人溜出堡垒，转到第一块的最后一座堡垒——奈扎尔堡垒。

攻克奈扎尔堡垒：

该堡垒是这一片里最难攻克的一座堡垒。犹太人曾坚信，即使穆斯林竭尽全力也无法攻下它。因此，当他们丢失上述四个堡垒后，把妇女儿童都安置在这个堡垒里。

穆斯林对这座堡垒实施严密封锁并发起猛攻，但由于该堡垒在一个陡峭的高山上，穆斯林始终找不到攻进去的路。至于犹太人，他们也不敢出来同穆斯林正面交战，只是一味地放箭、投石，阻击穆斯林。

奈扎尔堡垒迟迟攻不下来，穆圣下令架起大炮。穆斯林们好像开了几炮，堡垒的墙壁上炸了个大洞，穆斯林从洞中穿进去，在堡垒内展开激战。最后，犹太人彻底失败，因为他们无法像在其它堡垒中那样溜走。而是撇下妇女儿童，狼狈逃窜。

攻下这座坚固的堡垒后，穆斯林获得海白尔第一块即纳塔区和希格区的胜利。这一地区还有一些小堡垒，但犹太人失去奈扎尔堡垒后，放弃了其它小堡垒，朝海白尔的第二块逃去。

攻克海白尔的另一块：

攻下纳塔区和希格区后，穆圣转移到凯提白区，准备进攻白尼·索迪尔族人艾布·哈给格的堡垒。因为，从纳塔区和希格区溃逃的犹太人全部集中在这里。

关于凯提白区的三个堡垒中，是否在其中一个堡垒里发生了战斗，圣史学家们众说不一。但伊本·伊斯哈格明确记载了攻打盖姆斯堡垒的战斗，并记载说：唯有这座堡垒是通过战斗攻克的，而没有进行和谈。

《瓦格德》一书明确指出：该区的三座堡垒都是通过谈判后穆斯林才得到的。谈判可能是在战斗后，为了得到盖姆斯堡垒才进行的，至于另两座堡垒则是不战自降的。

无论怎样，穆圣来到凯提白区后，曾对该区实施严密封锁，封锁持续了十四天，犹太人始终不敢露面。最后，正当穆圣准备架起大炮时，犹太人才深信自己不行了，他们这才露面请求穆圣和解。

谈 判：

艾布·哈给格的儿子派人去见穆圣，请求和谈。穆圣提出可以保全堡垒中的人及其孩子，但他们必须留下财产、土地、金银、盔甲等，带着孩子离开海白尔。穆圣说“如果你们向我隐瞒一丝毫，就别想得到安拉和他的使者的保护。”

犹太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和谈后，这些堡垒落到穆斯林手中。至此，整个海白尔解放了。

处决艾布·哈给格两个违背协议的儿子：

尽管协议有明确规定，但艾布·哈给格的两个儿子仍隐匿了许多财产，他俩把奈迪尔族人被驱逐时带到海白尔的一大箱子钱和首饰藏了起来。

据伊本·伊斯哈格说：穆圣找到窝藏白尼·奈迪尔财产的凯纳奈·本·勒比尔，问他财产的下落，他矢口否认，说不知道藏财宝的地方。一个犹太人告诉穆圣：“我见他每天拂晓时分在这个废墟周围走动。”穆圣对凯纳奈说：“如果我在你这儿发现它的话，我可否杀掉你？”他说：“可以杀。”于是穆圣命人挖掘废墟，结果挖出了部分财宝。穆圣询问他剩下的那一部分在哪儿，他仍拒绝交出。穆圣把它交给祖拜尔，说道：“你想办法让他交出全部财产。”祖拜尔想尽办法也没成功。穆圣又把它交给穆罕默德·本·穆斯利姆。穆罕默德·本·穆斯利姆一剑砍下他的脑袋，算是替弟弟迈哈茂德报了仇。迈哈茂德曾被凯纳奈用石头砸死在纳尔姆堡垒的墙壁下，当时他蹲在那儿的墙荫里。

据伊本·盖姆说：“穆圣下令处死艾布·哈给格的两个儿子。承认他俩隐匿了财产的是凯纳奈叔叔的儿子。”

穆圣俘虏了罕叶·本·艾赫塔布的女儿索菲娅，她同哈给格·凯纳奈·本·艾布·哈给格新婚不久。

分配战利品：

穆圣想把犹太人全部赶出海白尔，他们哀求道：“穆罕默德，让我们留下来耕种土地吧，我们比你们熟悉这些土地。”当时穆圣和穆斯林们没有奴隶来耕种这些土地，他们本人又没有时间来干这些活。于是，穆圣就把海白尔交给他们，条件是土地收成的一半交给穆斯林。阿布杜拉·本·勒瓦哈负责估计土地的收成。

穆圣把海白尔的土地分成三十六份，每份包括一百块，即海白尔土地共分为三千六百块，其中的一半即一千八百块属于穆圣和穆斯林，穆圣像其他穆斯林一样获得一块。另一半用于解决各种灾难及穆斯林的事务。穆圣之所以把它分为一千八百块，是因为这些土地是安拉赐给参加了侯德比亚和约者的食品，他们共有一千四百人，另外还有两百匹马，每匹马获得两块，即骑兵每人得三块，步兵每人得一块。

《布哈里圣训集》的记载表明，海白尔的战利品很多。伊本·欧麦尔传述说：“解放海白尔前，我们没吃饱过。”阿倚莎传述：“解放海白尔后，我们大家都说：现在，我们可以把枣子吃个饱了。”穆圣返回麦地纳，迁士们把辅士们原来赠给他们的椰枣园统统还给辅士，因为他们在海白尔有了财产和椰枣园。

贾法尔·本·艾布·塔利布及艾施阿里人的到来：

在这次战役中，贾法尔和他的同伴以及艾施阿里人艾布·穆萨和他的同伴回到穆圣身边。

艾布·穆萨说：我们原来在也门，听说安拉的使者已出发的消息后，我和同族的五十多个兄弟也迁徙出发。我们乘上一艘船，不料被送到埃塞俄比亚楠扎希国王的国度，在那里遇到贾法尔和他的同伴们。贾法尔说：“安拉的使者让我们住在这里，你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吧。”于是，我们就和他们一起住下来。海白尔解放时，我们一起回到穆圣身边，穆圣给我们分了战利品。当时，除了和穆圣一起参加解放海白尔战役的人及我们船上的人，加上贾法尔和他的同伴们外，任何未参加这场战役的人都没分到战利品。

当贾法尔到达时，穆圣拥抱着吻了他，并说：

“以安拉起誓，我不知道最让我高兴的是哪件事，是海白尔战役的胜利呢？还是贾法尔的到来呢？”

穆圣曾派遣阿迈鲁·本·伍麦叶·德姆利前往埃塞俄比亚，要求楠扎希把穆斯林护送回来，这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返回的。当时，楠扎希派了两艘船，载回他们十六个人及他们的妻儿。其余的人在此之前，早已返回麦地纳。

同索菲娅完婚：

前文我们已说过，索菲娅的丈夫凯纳奈·本·艾布·哈给格因违反协议被处死后，她成了俘虏。当时，杜罕叶·本·海利法·凯利布对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啊！请你挑个俘虏给我做妻子吧。”穆圣说：“你自己去挑

吧。”结果他挑中了索菲娅·宾图·罕叶。有人对穆圣说：“安拉的使者啊！你把古莱兹和白尼·奈迪尔两族的首领索菲娅·宾图·罕叶送给杜罕叶是不合适的，给你才合适。”穆圣说：“你们让杜罕叶把她带来。”杜罕叶来到后，穆圣看了看索菲娅，对杜罕叶说：“你另选个俘虏吧。”然后，穆圣号召索菲娅加入伊斯兰，她顺从了。于是，穆圣解放了她，并同她结了婚。当时，穆圣把恢复她的自由民身份作为聘礼，在返回麦地纳、途经绥赫巴时，温姆·赛丽玛给索菲娅打扮了一番。那天晚上，把她带给穆圣。第二天早晨，他们成了亲，穆圣为她做的婚宴的是一种用枣、油、炒面做的食品，他们在路上小住了三天。

穆圣曾发现索菲娅脸上发青，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安拉的使者呀，你来海白尔前，我曾看见月亮好像消失了，然后掉到我的怀里。以安拉起誓，我当时根本没想到你，我把这事告诉我的丈夫，他打了我的脸，说我是在想念麦地纳的你。”

毒羊肉事件：

海白尔解放后，穆圣的心平静了。这时，赛俩目·本·穆施凯姆的妻子宰奈布·宾图·哈利斯给穆圣送了一只烤羊。她曾提前打听穆圣最喜欢羊的哪个部位，有人告诉她是羊腿。于是，她就在羊腿处放了许多毒药，然后又及其它部位放上毒药。羊肉送来后，穆圣拿起羊腿，咬下一块肉嚼起来，但他没咽就把它吐了出来，并说道：“这块骨头告诉我羊肉里有毒。”然后，他叫来宰奈布，宰奈布承认了。穆圣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做？”她说：“我曾对自己说，如果他是人间的帝王，我就能害死他而

一劳永逸；如果他是先知，就能发现肉中有毒。”穆圣听罢原谅了她。

与穆圣一起吃肉的有毕希尔·本·白拉仪·本·迈阿鲁利，他咽下了羊肉，结果中毒身亡。

关于如何处置宰奈布，是释放还是处决了，有不同的记载：可能是先释放了她，当毕希尔中毒身亡后，又让她偿了命。

海白尔战役中双方的伤亡情况：

海白尔战役中，穆斯林共牺牲十六人。其中四名古莱氏人，一名艾施吉尔人，一名艾斯莱姆人，一名海白尔人，其余的都是辅士。但有人说：这场战役中穆斯林牺牲了十八人。安俩迈·曼苏尔·福勒说是十九人。他还说：经考证，我发现了二十三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仅《塔巴里》一书中有记载。还有一个仅《瓦格迪》一书中有记载。有一个因吃毒羊肉而牺牲的，还有一个，对他的牺牲地点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在白德尔战役中牺牲的，有的说是在海白尔战役中牺牲的。正确的说法是他牺牲于白德尔战役。至于犹太人，共死了九十三人。

法达克：

穆圣到海白尔时，就派穆哈绥·本·麦斯欧德，来到法达克的犹太人那里，号召他们加入伊斯兰。起初，他们迟迟未做答复，安拉解放海白尔后，他们害怕了，于是派人同穆圣讲和，他们情愿像海白尔人那样交出法达克一半的收成，穆圣同意了。法达克的战利品专属穆圣，因为穆斯林并没有为此经受戎马战斗的艰苦。

古拉河谷：

海白尔的事情过去后，穆圣转到古拉河谷，那里聚了许多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这些犹太人已经做好准备，穆斯林们刚到古拉河谷，就遭到他们的射击，穆圣的仆人穆德尔姆不幸身亡。人们纷纷说道：“恭喜他得到了天堂。”穆圣说：“不，以掌握他生命的主宰发誓，海白尔的战利品尚未分配时，他从中偷拿的那件斗篷，一定会在火狱中烧他的。”听到此话，有个人向穆圣退还了一两根鞋带，穆圣说：“一两根鞋带会把人拖进火狱。”

随后，穆圣开始做战斗准备，他整理好队伍，把旗帜交给赛阿德·本·欧巴德，其它三面战旗分别交给罕巴布·本·孟兹尔、赛海利·本·哈尼夫、安巴德·本·毕希尔；然后，号召犹太人加入伊斯兰，他们不仅拒绝而且当时就跳出一人要求格斗；祖拜尔·本·安瓦姆迎上去把他杀了。接着又有一人跳出来，同样也被杀，然后又跳出一人，阿里·本·艾布·塔利布迎上去把他杀了。就这样一连杀了他们十一个人。每杀一人，穆圣就号召其他人加入伊斯兰。

这时，礼拜时间到了，穆圣带领众人礼拜。返回后，再次号召他们加入伊斯兰，归顺安拉和他的使者，他们仍拒绝归顺，然后双方又开始战斗，一直打到晚上。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没多高，穆斯林就发起猛攻，并最终攻下它，安拉使穆圣缴获了他们的财产。

穆圣在古拉河谷驻扎了四天，缴获的战利品平分给每位战士，像对海白尔人一样，穆圣把土地和椰枣园又交给犹太人，让他们照管。

泰 迈：

海白尔、法达克、古拉河谷的人先后投降的消息传到泰迈的犹太人耳中后，他们放弃任何抵抗，立刻派人同穆圣和谈，穆圣同意他们仍保留自己的财产。穆圣同他们签订了一份协约，内容如下：

“这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同白尼·阿迪亚族人签订的协约。白尼·阿迪亚族人应交纳入丁税，借此他们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不受侵犯，不受驱逐，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这份协议的执笔者是哈立德·本·赛尔德。

返回麦地纳：

穆圣开始返回麦地纳，此次凯旋是在夜间起程的。走了一段路，黑夜快结束时，穆圣才睡觉。他对毕俩里说：“你给我们守夜。”后来，毕俩里倚在乘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没有一个人醒来。当太阳升起后，最先醒来的是穆圣，他走出河谷，又朝前走了走，然后带领人们做了晨礼。有人说：“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此次路途中。”

经研究海白尔战役的详情，穆圣返回麦地纳的时间，约在伊历七年二月底或三月初。

艾巴尼·本·赛尔德武装分队：

穆圣比任何一位军事将领更清楚，禁月过后，麦地纳周围的阿拉伯人要开始骚扰穆斯林，进行抢劫、掠夺。在这样的时候，完全离开麦地纳决非明智之举。因此，穆圣在海白尔时，就派遣一个武装分队，在艾巴尼·本·赛尔德的率领下，开往内志，去吓唬那里的阿拉伯人；艾巴尼

胜利完成任务后，与穆圣在海白尔会合。当时，海白尔已被攻下。

这支武装分队的行动十有八九在伊历七年二月，《布哈里圣训集》对此有记载。但伊本·哈吉尔说：“我不知道这支分队的事情。”

伊历七年的其它武装活动和战役

破布战役：

由三股势力组成的联军中，两股最强的被穆圣制服后，就剩下第三股了；他们就是分散在内志平原四周，经常从事抢劫、掠夺勾当的阿拉伯人。

这些人过着游牧生活，既不聚在某一地区也不住在堡垒。相对麦加人和海白尔人来说，制服他们、扑灭他们的罪恶火舌不太容易，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教训和吓唬。因此，穆斯林们曾多次采取这种方法。

为了制服这帮在麦地纳四周破坏搔扰的游牧人，穆圣发起一场讨伐行动，史称“破布战役”。

大部分圣战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发生在伊历四年；但在这场战役中，艾布·穆萨·艾施阿里与艾布·胡莱勒都

立了功，这一点足以说明它发生于海白尔战役后，十有八九发生在伊历七年三月。

据穆圣传记学家们讲述：这场战役的概况是这样的一一穆圣得到消息，俄图法的白尼·赛阿莱布族及白尼·迈哈利布族正在纠集人马，穆圣立刻命令艾布·赞勒或奥斯曼·本·安法尼留守麦地纳，亲率三、四百名穆斯林深入敌区，到达远离麦地纳两天路程的奈赫利，并在那儿遇上一伙俄图法人，两军只是对峙而没有发生厮杀。那天，穆圣领着大家礼了恐惧拜。

《布哈里圣训集》记载，艾布·穆萨·艾施阿里传述：“我们六个人随同穆圣一起出征，我们只有一峰驼，大家轮着骑。后来，大家的脚都走破了，我的脚也破了，指甲也脱落了，我们就用些破布绑着腿脚；因此，这场战役史称为破布战役。”

《布哈里圣训集》记载，扎比尔传达：我们随穆圣参加了破布战役，军队行至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跟前时，穆圣和大伙停住脚步，到树下乘凉。当时，穆圣把自己的宝剑挂在树上，然后，我们都睡着了。这时候，来了一个多神教徒，他抽走穆圣的剑，对穆圣说：“你害怕我吗？”穆圣说：“不害怕。”他说：“谁能保护你呢？”穆圣说：“安拉。”然后，穆圣把我们叫醒。我们起来时发现他身边坐着个游牧人，穆圣说：“这个人趁我睡着时，抽走了我的宝剑。我醒来时，发现他手拿大刀对着我说：‘谁能保护你呢？’我说：‘安拉。’看，他就是这位坐着的人。”后来，穆圣并没有责备他。

有一种传述说：拜功时间到了，穆圣先带领一批人礼了两拜，礼完后，他们退下，穆圣又带领另一批人礼了两拜，即穆圣礼了四拜，大伙礼了两拜。

据艾布·安瓦奈传述：当时，宝剑从那个人手中脱落，穆圣捡起剑，对着那个人说：“谁能保护你呢？”他说：“求你行行好，别下手。”穆圣说：“你见证除安拉外绝无受崇拜的，我是安拉的使者。”那个游牧人说：“我保证永不伤害你，永不与同你厮杀的人在一起。”穆圣放了他。他见到族人后说：“我从最好的一个人那里回到你们当中。”

《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穆散迪德传述了艾布·安瓦奈从艾布·白希尔处传来的消息，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叫奥莱斯·本·哈利斯。”伊本·哈吉勒说：“《瓦格迪》一书中记载，那个游牧人名叫戴阿苏勒，他当时皈依了伊斯兰。”也许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安拉至知。

这次战役返回途中，他们俘获一名多神教徒妇女，她的丈夫发誓说，不使穆斯林流血他决不回家。天黑后，他来了。当时，穆圣派两个人负责放哨，他俩是欧巴德·本·毕希尔和欧玛尔·本·亚希尔，那个人趁欧巴德礼拜时射了他一箭，欧巴德拔掉箭，继续礼拜。他又射了三箭，欧巴德始终没有中断拜功；当他礼完后，才叫醒欧玛尔，欧玛尔说：“赞美安拉清净！你怎么不早叫醒我呢？”他说：“我正在念《古兰》，我不愿中断。”

这场战役使那些顽固的阿拉伯人害怕了。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场战役之后的那些武装行动的详情，就会发现俄图法的各个部落在这场战役后再不敢抬头了，他们逐渐温

顺起来，并最终加入了伊斯兰。在解放麦加时，他们和穆斯林站在一起，参加了侯奈尼战役，并获得战利品。他们自麦加解放返回后，天课征收员到他们那儿时，他们都交纳了天课。这样，联军的第三股势力被制服了，实现了该地区的安定与和平。自此，穆斯林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止其它地区的部落制造的任何麻烦，并开始为解放其它国家和地区做全面的准备。因此，半岛内的局势已完全朝着有利于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方向发展。

从此次战役返回后，直到伊历七年十月，穆圣曾数次派遣武装分队，简况如下：

1. 伊历七年二月或三月，派往古戴德讨伐白尼·迈鲁赫族的俄利布·本·阿布杜拉·莱斯武装分队：

白尼·迈鲁赫族人杀死了白希尔·本·苏沃德的伙伴们，派遣这支武装分队的目的是为了复仇。他们在夜间发起突袭，杀死一些敌人，赶走他们的牲畜。大批敌人闻讯追上来，快追上穆斯林时，下起大雨，山洪隔开了两支人马，穆斯林因此摆脱了追击。

2. 伊历七年六月，哈斯米武装分队：

该分队的情况在“致信各国国王”一节中已做了介绍。

3. 伊历七年八月派往图尔白的欧麦尔·本·罕塔布武装分队：

欧麦尔率领三十七人，昼伏夜行，海瓦赞人闻讯全跑了，等欧

欧麦尔赶到时，一个人也没遇上，只好返回麦地纳。

4. 伊历七年八月，派往法达克讨伐白尼·孟勒族人的白希尔·本·赛阿德武装分队：

成员共三十人，白希尔袭击了敌人，赶走他们的羊、驼，然后开始返回。夜晚时分，敌人追上来，双方互相射箭。最后，白希尔和他的战友们弹尽粮绝，除白希尔逃到法达克外，其他人全部遇难。白希尔一直住在犹太人处，直到伤愈后，才返回麦地纳。

5. 伊历七年九月，派往米法讨伐白尼·安瓦利族和白尼·阿布杜·本·赛阿莱布族的俄利布·本·阿布杜拉·莱斯武装分队：

另外一种记载说，这支一百三十人组成的武装分队是从朱海奈派往哈勒嘎提的。他们袭击敌人，杀了他们的首领，缴获他们的驼、羊。这次行动中，乌萨麦·本·宰德·万勒达斯·本·努海克在表白信仰“除安拉外，绝不应受崇拜的”之后被杀了。穆圣为此气愤地说：“难道你们剖开了他的心因而知道他是诚实的还是撒谎的？”

6. 伊历七年十月，派往海白尔、由三十人组成的阿布杜拉·本·勒瓦哈武装分队：

这次行动的起因是白希尔·本·勒扎姆纠集俄图法，准备进犯穆斯林。阿布杜拉让白希尔带领三十人出来，并骗他说穆圣委任他统管海白尔。他们到达盖勒盖莱·尼亚尔时，两伙人之间发生了猜疑，导致白希尔和他的三十个随从全部被杀。

7. 伊历七年十月，派往也门和杰巴尔的由三百人组成的白希本·赛阿德武装分队：

为了迎击准备进犯麦地纳而纠集起来的大批人马，他们昼伏夜行。白希尔出动的消息传到那里后，敌人都跑了，白希尔抓了两名俘虏和大量牲畜，然后回到麦地纳；两名俘虏后来加入伊斯兰。

8. 派往俄白的艾布·哈德莱迪·阿斯莱姆武装分队：

据伊本·盖目说：这次行动发生在伊历七年补行副朝前，其概况是：一个杰希姆·本·穆阿韦叶族人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俄白，准备联合盖斯人向穆斯林发起战争。穆圣派遣艾布·哈德莱迪带领两个人去解决此事，艾布·侯杜迪巧设妙计，挫败敌人并缴获大量的驼、羊。

补行副朝

据哈克姆说：“据各方消息证实，十一月初，穆圣命令穆斯林们补行副朝，并规定参加了侯德比亚和约的人一律前往。于是，除已经牺牲的人外，他们都随穆圣出发了。随同穆圣的还有其它一些做副朝的人；除妇女儿童外，参加这次副朝的共有两千人。”

穆圣委任欧沃夫·艾布·勒赫米·安法尔留守麦地纳，然后让纳吉叶·本·詹德布·阿斯莱姆赶着六十峰骆驼上路。在祖哈利夫，穆圣为副朝受戒。为防止古莱氏人使诈穆斯林准备了武器，他们与穆圣一起念着应召词到达叶阿朱吉时，卸下所带的全部武器，包括盾牌、箭、标枪等，

然后带上骑乘者常备的武器和带鞘的宝剑进入麦加，然后令辅士奥斯·本·赫利带领二百个人看守武器。

穆圣骑着他的“格素瓦”驼，在佩戴着宝剑的穆斯林的簇拥下，念着应召词进入麦加。

多神教徒都退到天房北面的盖阿盖安山上观望穆斯林，他们议论道：“来的是一伙被麦地纳的热病折磨的软弱不堪的人。”穆圣命令穆斯林们绕天房快跑三圈，在也门角和黑石间步行，他之所以没让大家整个过程都快跑是出于体贴，让大家这样做是为了向多神教徒们显示穆斯林的力量。同时，穆圣还令大家坦露右臂，把戒衣的两端都搭在左肩上。

穆圣是从一个能被远处眺望到的山路进入麦加的，多神教徒们派排着对观望穆圣，描述说：穆圣不停地念应召词，直到他用手杖指了指天房的黑石方向，然后开始游转，穆斯林也跟着游转，阿布杜拉·本·拉瓦哈带着剑走在穆圣前面，吟诵道：

否认安拉的人们啊，不要妨碍安拉之道。

快让开路，一切福利属于安拉的使者。

普慈的安拉降下启示，《《古兰》经》宣读着安拉使者的消息。

主啊，我诚信你的话语，我发现接受它就是真理。

最好的结局就是为它而死，今天，我们根据启示打击你们，以便让沉睡者清醒，让罪人改邪归正。

据艾奈斯传述的圣训：欧麦尔说：“阿布杜拉·本·拉瓦哈，在安拉的使者面前、又在安拉的禁地里，你竟然吟诗吗？”穆圣制止欧麦尔道：“欧麦尔，你别制止他，娱乐的言辞深入他们的心中比射箭更快。”

穆圣和穆斯林疾跑了三圈，多神教徒见此情景议论道：“这就是你们妄称的被妄称的被麦地纳的热病折磨得软弱不堪的人吗？这些人比如此如此的都坚强。”

游转天房后，穆圣接着在绥法与迈尔沃两山之间奔跑，然后把献牲赶到迈尔沃山，说道：“这就是宰牲之地，麦加的每条山路都是宰牲之地。”穆圣就在迈尔沃山宰牲、剪头。穆斯林们跟着穆圣宰牲、剪头。然后，穆圣派一批人去叶阿朱吉看守武器，让留守在那儿的人来履行副朝。

穆圣在麦加住了三天。第四天早晨，多神教徒找到阿里说：“请转告你们的首领，期限到了，让他快离开我们。”于是，穆圣离开麦加，来到萨利夫，并住了下来。

穆圣准备离开麦加时，哈姆宰的女儿追上来，阿里、贾法尔、宰德三人争着抚育她，穆圣把她判给了贾法尔，因为她的姨母是贾法尔的妻子。

这次副朝，穆圣聘娶了哈里斯·阿米勒的女儿迈姆奈。穆圣进麦加前，派贾法尔向迈姆奈求婚，迈姆奈把自己的婚事托付给安巴斯。迈姆奈的姐姐温姆·法杜丽是安巴斯的妻子，安巴斯就把迈姆奈聘给穆圣。穆圣离开麦加时，留下艾布·拉菲尔，让他护送迈姆奈；在萨利夫，穆圣同迈姆奈成亲。

这次副朝被称为补行的副朝，因为它是对未能履行的侯德比亚副朝的还补。

副朝完毕，回到麦地纳后，穆圣派遣过几支武装分队，概况如下：

1. 伊本·艾布·奥扎伊武装分队：

伊历七年十二月，穆圣派伊本·艾布·奥扎伊带领五十个人前往白尼·赛利姆部族，号召他们加入伊斯兰。他们的答复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号召。”结果，双方发生激战，伊本·艾布·奥扎伊受伤，两名敌军被俘。

2. 俄利布·本·阿布杜拉武装分队：

伊历八年二月，穆圣派俄利布·本·阿布杜拉带领二百人马前往白希尔·本·赛阿德的战友们的遇难地点法达克，他们在那里杀死部分敌人，缴获他们的骆驼。

3. 伊历八年三月的祖·艾特莱哈武装分队：

起因是白尼·古达阿族纠集大批人马企图袭击穆斯林，穆圣派遣辅士凯阿布·本·欧迈勒带领十五个人去动员他们加入伊斯兰，他们不但不响应，还频频向穆斯林射箭。结果，穆斯林除一人死里逃生外，其余全部遇难。

4. 伊历八年三月，派往白尼·海瓦赞族人的祖·阿勒格武装行动：

起因是海瓦赞人曾多次支援敌人对付穆斯林，穆圣派遣舒扎阿·本·沃赫布·艾赛德带领二十五个人去教训海瓦赞人。最后，他们缴获敌人的骆驼，自己无一伤亡。

穆尔塔战役

这场战役是穆圣在世时穆斯林参加的最激烈、最悲壮的一次战役，是解放基督地区的前奏。它发生于伊历八年五月，公历 629 年 8、9 月。穆尔塔是叙利亚边境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距离耶路撒冷两天的路程。

战争的起因：

战争的起因是：穆圣派哈里斯·本·欧迈勒·艾兹迪觐见罗马皇帝派驻叙利亚的巴尔干地区的长官加萨尼人谢尔哈比利·本·阿迈鲁，让他转呈写给巴士拉总督的信。结果，谢尔哈比利把哈里斯绑起来，推出去杀了。

斩杀信使在当时是极其可耻的罪行，它相当于或更甚于宣战。消息传来后，穆圣很难过也很气愤。他立刻组织了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军队；这是除联军战役外，最大的一支伊斯兰军队。

军队指挥官及穆圣对他们的嘱咐：

穆圣任命宰德·本·哈里斯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穆圣说：“如果宰德阵亡，由贾法尔接任；如果贾法尔阵亡，由阿布杜拉·本·勒瓦哈接上。”穆圣为军队准备了一面白色战旗，并把它交给宰德·本·哈里斯。

穆圣嘱咐他们前往哈里斯·本·欧迈勒的遇难地点，先号召那里的人加入伊斯兰。如果他们响应，万事大吉；否则，求安拉援助，战胜并消灭他们。穆圣说：

“你们以安拉的名义，为安拉去讨伐否认安拉的人，你们不可背信弃义，不可乱杀人，不得伤害妇女儿童、老人及隐居者，不要砍伐椰枣树及其它树木，不要摧毁房屋。”

送别伊斯兰军队及阿布杜拉·本·勒瓦哈的啼哭：

军队出发之际，人们纷纷前来送行、祝福。当时，军队的一位指挥官哭了，他就是阿布杜拉·本·勒瓦哈。人们问道：“你为何哭泣？”他说：“以安拉起誓，我不是因贪恋尘世而哭，也不是因离不开你们，而是因为听到安拉的使者在念一节启示，其中提到了火狱：‘你们中没有一个人不到火狱的，这是你的养主决定要施行的。’（19：71）我不知道面对火狱时，等待我的是什么结局？”人们纷纷安慰说：“愿安拉使你们平安，保护你们免遭伤害，并使你们清廉地带着战利品凯旋而归。”阿布杜拉·本·勒瓦哈说道：“我向普慈的主宰祈求，宽恕穆斯林及消除罪恶的战争，用我滚烫的手，持枪扎入敌人的胸膛。当有人经过我的坟墓时说：安拉引导了作战的人，他确是得正道的人。”

大军出发了，穆圣一直把他们送到“沃达尔谷口”（告别谷）。才止住脚步。

伊斯兰大军突遇危急情况：

伊斯兰军队一直北进，最后到达叙利亚境内的迈阿尼，它紧邻黑扎兹北部。这时，有消息传来说：“罗马皇帝希拉克略率领十万罗马军驻扎在巴尔干地区的迈阿布，另招募了由莱赫姆人、朱扎姆人、白里根人、巴海拉人及白利叶人组成的十万大军。”

迈阿尼协商会议：

在这个遥远的地方，穆斯林根本没料到会突然遭遇这么庞大的军队。一方是三千人的小军队，另一方是汪洋一般的二十万人的大军。是战还是不战？穆斯林们左右为难。他们在迈阿尼停留了两天，不停地思索、讨论这件事；有人主张赶快写信向穆圣报告敌军情况，或让穆圣派增援部队，或按他的命令再作决定。

但阿布杜拉·本·勒瓦哈反对这个主张，他鼓励人们说：“族人们，以安拉起誓，你们所担心的正是我们这次来此地的目的，那就是获取‘舍西德’（烈士）的品级。我们并不是以数量的多寡来与敌人战斗的，我们是以安拉赐给我们的信仰来与敌人战斗的。出发吧，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战胜敌人，或者牺牲。”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纳阿布杜拉·本·勒瓦哈的主张。

伊斯兰军队向敌人进发：

在迈阿尼停留两天后，伊斯兰军队开始向敌人进发，在巴尔干地区一个名叫迈夏利夫的村庄，他们与希拉克略的大军遭遇了；敌人步步临近。穆斯林退到穆尔塔村，他们在那里扎下营寨，做好战斗准备；右翼是古特

布·本·盖塔德·阿兹利，左翼是辅士欧巴德·本·马利克。

战斗开始及指挥官相继牺牲：

就在穆尔塔村，三千穆斯林与二十万敌军展开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这是一场令世人瞪目结舌的战役。当信仰的力量鼓起时，它往往会带来奇迹。

宰德·本·哈里斯高举穆圣的战旗与敌人展开英勇拼杀，直到被敌人的乱枪刺死。宰德在战场上的勇敢精神，除穆斯林具备外，世上绝无仅有。

然后，贾法尔·本·艾布·塔利布举起战旗与敌人拼杀，层层敌人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时，他从马上一跃，冲出重围，继续拼杀；当右手被砍断后，他用左手举起战旗，又继续拼杀；左手被砍断后，他用两支残臂高擎战旗，直到壮烈牺牲。据说，他被一位罗马人砍为两段。安拉以天堂中的双翼换取了他被砍掉的两只手，他借此可任意飞翔。因此，他被称为“飞翔的贾法尔”或“双翼的贾法尔”。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纳菲尔传述：“伊本·欧麦尔告诉他说，他站在贾法尔的尸体前，数他身上的刀剑伤仅脊背上就有五十处。”

据另一种记载，伊本·欧麦尔说：“我参加了那场战役。后来，我们找到了贾法尔的尸体，发现他身上的伤口有七十多处。”

贾尔壮烈牺牲后，阿布杜拉·本·勒瓦哈接过战旗，他骑着战马前进，然后又停下来犹豫片刻，接着他喊道：“我的心啊，发誓要冲锋，不去拼搏冲杀，就是怯懦屈从；人声鼎沸，战鼓咚咚，谁也不厌弃进天堂的恩宠。”然后，他下了战马。

他叔叔的儿子拿着一块带骨头的肉，走过来对他说：“用这个壮你的胆，你已经遇到平生从未遇过的场面。”他从堂兄手中接过肉，咬了一口，扔下剩余的，抽出宝剑冲上去，直到战死。

战旗转给安拉的宝剑——哈立德：

阿布杜拉·本·勒瓦哈牺牲后，白尼·阿吉兰族人撒比特·本·艾勒格姆冲上去举起战旗，他说道：“穆斯林们，赶快从你们中推选一个人做指挥吧。”人们回答说：“你来指挥吧。”他说：“我胜任不了。”于是，人们推选出哈立德·本·沃立德，哈立德接过战旗，展开了激烈的拼杀。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哈立法·本·沃立德传述说：“在穆尔塔战役中，我一连用断了九把剑，最后，手中只剩下一块也门铁片。”

穆尔塔战役那天，由于安拉的启示，战场上的消息尚未传来时，穆圣已知战况，他告诉人们说：“宰德举着战旗，后来牺牲了；然后贾法尔举起战旗，他也牺牲了；接着阿布杜拉·本·勒瓦哈举起战旗，他也牺牲了。”穆圣两眼噙着泪，继续说：“最后，安拉之剑哈立德举起战旗，直到安拉援助了他们。”

战争的结果：

尽管穆斯林们个个豪气冲天，英勇拼杀，但是，面对无边无际的海洋一般的罗马大军，穆斯林的这支小部队若能取胜，那真是一种奇迹。在这一时刻，哈立德·本·沃立德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终于使穆斯林摆脱险境。

关于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有许多不同的记载。经考证研究发现，在哈立德·本·沃立德的指挥下，穆斯林成功地与罗马军拼杀了一整天。开战第一天，哈立德就觉得需要采取迷混法，给罗马军制造恐惧，以确保穆斯林成功地脱险，又不遭罗马军的追击。

当时，哈立德非常清楚，一旦穆斯林失利，罗马军追击，要想逃脱敌人的魔爪将会十分困难。

第二天早晨，哈立德重新部署了阵形。他让后卫队和先锋队调换位置，左翼和右翼同样调换位置。敌军看到他们时，不明他们的情况，以为来了援军，心里很害怕。两军拼杀一个小时后，哈立德下令穆斯林在保持队形不变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地后退，罗马军以为穆斯林在巧设诡计，诱他们上当，所以，没有追击就返回他们的国家。

就这样，穆斯林成功脱险，平安返回麦地纳。

两军伤亡情况：

穆斯林牺牲十二人；至于罗马人，死伤数目不详。根据当时的战况估计，死伤人数肯定很多。

战争的影响：

尽管这次战役穆斯林没能为被巴尔干总督杀死的弟兄报仇但它极大地提高了穆斯林的声誉。同时，它令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吃惊万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实力的要数罗马人，阿拉伯人一直以为，同罗马人作对就等于自取灭亡。可现在，一支仅有三千人的小部队同拥有二十万重兵的罗马大军作战，不仅返回而且没遭到值得一提的损失，这简直是奇迹。由此，阿拉伯人认识到，穆斯林决非他们熟悉的那种类型的人，而是另一类型的人，是安拉支持、援助的人，他们的领导人确实是安拉的使者。于是，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穆斯林为敌的顽固不化的部落，自这次战役后，开始归信伊斯兰。白尼·赛利姆族、艾希吉阿族、俄图法族、宰布彦族、菲扎勒族等先后皈依伊斯兰。

这场战役是同罗马人斗争的开端，是解放罗马地区及边远灾难地区的序曲。

苏俩赛利武装行动：

在穆尔塔战役中，居住在叙利亚边境附近的阿拉伯各部落，支援罗马人、对付穆斯林。穆圣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感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在它和罗马人之间制造分裂，加强它与穆斯林的关系，以免再次出现类似的大军。

为实施这一计划，穆圣选了阿迈鲁·本·阿绥，因为阿迈鲁的奶奶是白利叶族人。穆尔塔战役后，伊历八年六月，穆圣派遣阿迈鲁去联络各部落。

另有记载说：“这次行动的起因是，穆圣得到消息说，古达尔族已聚齐人马准备袭击麦地纳。于是，穆圣派遣了阿迈鲁。”

也许上述两种原因都有。

穆圣为阿迈鲁准备了一面白旗，一面黑旗，令他率领三百名迁士、辅士和三十四匹马，并令他求助于所遇到的每一位白利叶族、欧兹莱族、白里根族人。他们昼伏夜行，快接近目的地时，阿迈鲁得到消息说：敌方人数众多。他立即派拉菲尔·本·迈克斯·朱赫尼向穆圣求援，穆圣派艾布·欧拜德·本·杰拉哈率领包括艾布·白克尔、欧麦尔在内的两百名迁士和辅士前去增援。临行前，穆圣嘱咐艾布·欧拜德说：“你和阿迈鲁要团结，不可闹矛盾。”增援部队赶到后，艾布·欧拜德想领拜做伊玛目，阿迈鲁不说：“你是来支援我的，我是艾米尔（领导）。”艾布·欧拜德同意了。阿迈鲁一直带领人们礼拜。

他们行进到古达尔族居住区后，征服了他们并最终征服了整个地区。敌人四处溃逃。随后，阿迈鲁派奥夫·本·马立克·艾布·杰阿德为信使，向穆圣报告他们的胜利及要返回的消息。苏俩赛利是古拉河谷后面的一个地区，距离麦地纳十天的路程。据伊本·伊斯哈格讲：穆斯林军当时驻扎在朱扎姆族的水井旁，此井名为苏俩赛利，故此次行动称为“苏俩赛利行动”。

派往胡杜里的艾布·古塔德武装分队：

这次行动发生于伊历八年八月，起因是白尼·俄图法族人在内志地区的胡杜里纠集人马，穆圣派遣艾布·古塔德率领十五个人前往。结果，他们杀了部分俄图法族人，俘虏部分人及其财物。这次行动前后历时十五天。

解放麦加

据伊本·盖目讲：“这是一次最伟大的胜利，安拉以此使他的宗教、使者、军队、忠实的信徒尊贵起来，并使他的地区及作为全世界向导的天房，从不信仰的人们及多神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这是一次连天使们都为之欢呼的胜利。从此，安拉的尊荣确立在天地之间，大批人进入安拉的宗教，世界充满了光明。”

战争的起因：

前文我们已经叙述过，侯德比亚和约规定：谁愿同穆罕默德结盟，就悉听尊便，任何人不得干涉；谁愿同古莱氏人结盟，也悉听其便，不受他人干预；加入任何一方的部落，就是该方的一部分，它所遭到的任何一种侵犯即是对该方的整体的侵犯。

根据这一内容，胡扎阿族同穆圣缔结了盟约，而白尼·白克尔族同古莱氏族缔结盟约。自此，两部族间相安无事。

蒙昧时代，这两个部族间宿有积怨，关系一直很紧张。伊斯兰的来临和停战的实现，穆斯林和古莱氏族双方的关系随之缓和。白尼·白克尔族人想趁机向胡扎尔人报复。伊历八年八月的一个夜晚，他们在诺法利·本·穆阿韦叶、白迪利的带领人，袭击正在沃提尔水源休息的胡扎尔人，致使他们当场死了数人，双方展开战斗；古莱氏族不仅以武器支援白尼·白克尔人，还暗中派人直接加入拼杀，胡扎尔族人边战边退，当他们退入禁区后，白尼·白克尔族

人说：“诺法利，我们已进入禁区，这是你的神灵之地，不要再杀了。”诺法利口出狂言：“白尼·白克尔族人，今天没有神灵，快

报你们的仇吧。以我的生命起誓，你们能在禁区内偷窃，难道就不能在此报你们的仇吗？”

胡扎尔人退入麦加后，立刻躲进同族人白迪利·本·沃尔嘎的家里及本族首领拉菲尔的家里。然后，胡扎尔族人阿迈鲁·本·撒利姆火速出发，前往麦地纳向穆圣求援；当他进入圣寺时，穆圣正在寺里同人们坐在一起。他说道：

“主啊，我要向穆罕默德提及我们的祖先和他的祖先缔结的古老盟约¹，你们曾是子辈，我们是父辈²。后来，伊斯兰来临了，我们并没割断盟约。愿安拉引导你，快帮帮我们吧，我请求安拉的仆民们快支援我们吧，他们中有安拉的使者，他像一轮满月，升上高空，撒下一片皎洁；一旦他受到侮辱，他的眉头一皱，就有汪洋般的大军咆哮奔出。古莱氏人已违背了同你签订的协议，他们撕毁了和约，在凯达伊为我设下埋伏，井口出狂言，说我请不到一人；他们是最卑贱的、无能的小人，他们趁夜偷袭我们，我们正在鞠躬叩头中惨遭杀戮。”

穆圣说：“阿迈鲁·本·撒利姆，你的请求我答应了。”

¹ 古老盟约：指胡扎尔族同哈希姆家族在阿布杜·孟特利布时期缔结的盟约。

² 指阿布杜·麦纳夫的母亲，即古萨的妻子是胡扎尔族人。

随后，白迪利·本·沃勒嘎也带着一伙胡扎尔族人赶到麦地纳。他们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及古莱氏人对白尼·白克尔族人的帮助告诉穆圣。然后，他们回到麦加。

艾布·素福扬前往麦地纳重订和约：

毫无疑问，古莱氏人及其盟友对侯德比亚和约的公然冒犯等于毁约。古莱氏人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它的严重后果害怕起来。他们召开协商会议，决定派首领艾布·素福扬为代表，重新同穆圣修订和约。

穆圣预计到古莱氏人将为自己的不义行为采取弥补措施，他告诉穆斯林们：“艾布·素福扬肯定会来强调和约，请求延长它的期限

根据古莱氏人的决定，艾布·素福扬离开麦加，他在阿斯凡遇上自麦地纳向麦加返回的白迪利·本·沃勒嘎。艾布·素福扬估计白迪利已见过穆圣，便问道：“白迪利，你从哪儿来？”他说：“我带着胡扎尔族人在海边及这个河谷里转悠。”艾布·素福扬问：“你没去找穆罕默德吗？”他说：“没去找。”

白迪利走后，艾布·素福扬心想，如果他去过麦地纳，他的骆驼肯定吃了枣核。于是，他捡起一块驼粪，弄碎，发现里面有枣核，便说道：“以神灵起誓，白迪利见过穆罕默德了。”

艾布·素福扬到麦地纳后，先来到女儿温姆·哈比白的房间，当他准备坐在穆圣的铺上时，温姆·哈比白马上把它卷了起来。艾布·素福扬问道：“女儿呀，你是嫌铺盖不好不让我坐呢？还是怕我弄脏了他的铺盖？”温

姆·哈比白说：“这是安拉使者的铺，你是肮脏的多神教徒。”他说：“以神灵起誓，你离开我之后变坏了。”

然后，他找到穆圣，向他表明来意；穆圣没给他任何答复。他又找到艾布·白克尔，请他在穆圣面前替他美言，艾布·白克尔拒绝道：“我不会这么做的。”接着他又找到欧麦尔，当他表明来意后，欧麦尔说：“让我到穆圣那儿为你们讲情？做梦！以安拉起誓，我哪怕找到一个小小的借口，就要同你们拼个你死我活。”最后，他又找到阿里。当时，法蒂玛及正在地上爬的哈桑都在场，他说：“阿里，你是对我最客气的人，我来是想让你帮我，希望你别让我失望而归，你到穆罕默德那儿为我说说情吧。”阿里说：“你这个该死的艾布·素福扬，安拉的使者在某个问题上一旦作出决定，我们谁都无法改变他。”艾布·素福扬转向法蒂玛说道：“你能不能让你的这个儿子到人们面前讲个情？那样，他将永远是阿拉伯人的首领。”法蒂玛说：“以安拉发誓，我的儿子还没有这个资格。再说，任何人都不能越过安拉的使者保护他人。”

艾布·素福扬当时只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他不安而绝望地对阿里说：“阿里，我快受不了啦，你帮帮我吧。”阿里说：“以安拉起誓，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不过，你可以亲自再求求大家，你毕竟是白尼·凯纳奈族的首领，然后你再回去。”艾布·素福扬问：“你觉得这有用吗？”阿里说：“以安拉起誓，我估计没用；不过，除这个方法，我再无它法。”艾布·素福扬只好来到圣寺，喊道：“人们啊，我求你们啦。”然后，骑上骆驼走了。

回到麦加，古莱氏人纷纷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我见到穆罕默德，同他谈了，以神灵起誓，他没给我任何答复。我又找到艾布·白克尔，他也没什么好言语，接着我又找了欧麦尔，结果发现他是最仇视我们的人，最后又找了阿里，他较温和，给我出了主意，我照办了，可我不知道它是否有效。”人们问：“他让你做什么？”他说：“他命我去求大众。”人们又问：“穆罕默德答应了吗？”他说：“没有。”人们指责道：“你真该死呀，人家是在耍弄你。”艾布·素福扬说：“可我别无它法。”

秘密备战：

据《塔巴里》记载：古莱氏人撕毁和约的消息传来了。此前三天，穆圣就已让阿倚莎为他做战争准备，当时任何人都不知道。艾布·白克尔见到阿倚莎，问：“女儿呀，做这些准备干什么？”她说：“以安拉起誓，我也不知道。”艾布·白克尔纳闷地说：“以安拉起誓，现在不是讨伐白尼·艾素法尔族的时候啊，安拉的使者想去哪儿呢？”阿倚莎说：“以安拉起誓，我真地一点儿都不知道。”第三天早晨，胡扎尔族人阿迈鲁·本·撒利姆带领四十个人前来求援，人们这才知道撕毁和约的事，接着白迪利来了，然后，艾布·素福扬也来了；消息得到证实，穆圣命令大家做好出发准备，同时还告诉大家这次要光复麦加。穆圣祈祷道：“主啊，求你遮蔽古莱氏人的耳目，堵塞他们的信息，让我们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吧。”

为进一步保守行动的秘密，伊历八年九月，穆圣派遣艾布·盖塔德率领八人组成的小分队前往祖·赫希布与祖·迈尔沃之间的伊杜姆，此地距麦地纳约三十五英里，

以迷惑人们，让他们以为穆圣要出兵那个地区，并散播这一消息。这支小分队日夜兼程，到达目的地后，听说穆圣去了麦加，于是迅速折回，最后赶上了穆圣。

哈特布·本·艾布·白利特阿给古莱氏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穆圣的行踪，他把信件交给一位女人，并给她优厚的酬金，让她把信交给古莱氏人。她把信藏在自己的发髻里，然后离开麦地纳。穆圣通过启示得知哈特布的做法，立刻找来阿里和迈格达德，对他俩说：“你俩迅速前往勒德哈赫，追赶一个坐驼轿的女人，她身上藏有写给古莱氏人的信。”阿里和迈格达德二人快马加鞭，在勒德哈赫追上那个女人。二人让她下来并追问信的下落，她不承认带有书信。于是，二人搜查她的行装，但没找到。阿里说：“我以安拉起誓，安拉的使者不会撒谎，我们也不会撒谎，你快把信件交出来；否则，我们要搜身。”那个女人见阿里这样如此认真严肃，就说道：“请回避一下。”然后，她解开发髻，取出书信，交给他们。

他俩把书信带回交给穆圣，只见上面写着：“哈特布·本·艾布·白利特阿致信古莱氏人”等字样。他把穆圣的行踪告诉了古莱氏人。穆圣找来哈特布，指着信件说：“哈特布，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安拉的使者呀，你先别着急。以安拉起誓，我是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的，我没有丝毫的怀疑，更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我虽不属于古莱氏人，可我的妻儿都在他们手中，没有人保护他们。同你生活在一起的其他穆斯林，在麦加都有亲戚可以保护他们的家人。我没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只有以讨好古莱氏人来保护我的家人。”当时，欧麦尔·本·罕塔布说：“安拉的使者呀，他已背叛了安拉和他的使者，作了伪信

士，让我砍下他的脑袋吧。”穆圣说：“他是参加过白德尔战役的人。欧麦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安拉确已了解这些人。然后穆圣说：‘你们可以做你们意欲的任何事，我已原谅你们了’。”欧麦尔闻言双眼流着泪水说道：“安拉和他的使者至知。”

就这样，安拉蒙蔽了古莱氏人的耳目，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穆斯林准备战斗的消息。

穆斯林向麦加进军：

伊历八年九月十日，穆圣率领一万名穆斯林离开麦地纳向麦加进军。当时留守麦地纳的是艾布·勒哈密·俄法勒。

在杰哈法遇上穆圣的叔叔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他已经皈依伊斯兰，此次是携带家眷迁徙而来的。大军行至艾布瓦伊时，又遇上穆圣的堂兄弟艾布·素福扬·本·哈利斯及表兄弟阿布杜拉·本·艾布·伍麦叶。穆圣拒绝接见他俩，因他俩以前曾极力迫害过穆圣。温姆·赛丽玛劝穆圣道：“别让你的堂兄弟及表兄弟成为你身边最薄福的人。”阿里对艾布·素福扬·本·哈利斯说：“你趁安拉的使者心情好时再去见他，你给他说明素福兄弟们曾对素福说过的一句话：“他们说，以安拉起誓，安拉确已从我们中挑选了你，以前，我们确实错了。”（见《古兰》12：91）任何东西都不如这句话令安拉的使者高兴的。”艾布·素福扬照办了。穆圣对他说：“今天，对你们毫无谴责，但愿安拉饶恕你们，他是最仁爱的主。”（12：92）艾布·素福扬当时说了以下几句话：“以我的生命起誓，当我举起战旗，想让拉特的军队战胜穆罕默德的军队时，

就好像一个彷徨无措的人行走在漆黑的夜里。现在，我走向正道的时刻来临了，引导我认识安拉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曾被我逐走的人。”

穆圣捣了捣他的胸膛，说道：“就是你这个家伙把我赶走的。”

伊斯兰大军进驻迈拉·宰赫兰：

穆圣路上一直封着斋，人们也都封着斋，行至凯迪德水源处时，穆圣开了斋，人们也都开了斋。然后，他们继续行军，傍晚时分，他们到达迈拉，宰赫兰地区，驻在法蒂玛河谷。穆圣命令大家点起营火，顿时，成千上万的营火燃起来，负责守卫穆圣的是欧麦尔·本·罕塔布。

艾布·素福扬觐见安拉的使者：

穆斯林驻扎在迈拉·宰赫兰后，安巴斯骑上穆圣的白毛驴离开军营，找人给古莱氏人报信，让他们在穆圣兵临麦加前赶快出来讲和。

安拉封锁了古莱氏人的信息源。因此，他们当时处在一种等待的惶恐状态中，艾布·素福扬曾出城打探消息，随行的还有哈克姆·本·侯扎姆，白迪利·本·沃勒嘎。

安巴斯说：“以安拉起誓，当我骑着安拉使者的毛驴前进时，突然听到艾布·素福扬与白迪利·本·沃勒嘎的交谈声。艾布·素福扬说：‘我从没见过像今晚这么多的火和兵营，看来他们要打仗了。’白迪利说：“这是胡扎尔人。愿战争挫伤他们。”艾布·素福扬说：“胡扎尔人势单力薄，不可能点这么多的火和兵营。”

安巴斯说：“当我辨清这是艾布·素福扬的声音后，就叫起他的别名：是艾布·罕兹莱吗？”他听出是我的声音，也叫起我的别名：“艾布·法达利吗？”我说道：“是的。”他说：“我愿以我的父母为你赎身。你干什么呢？”我说：“安拉的使者带着兵马到了，以安拉起誓，古莱氏人这次惨了。”

他说：“我愿以我的父母为你赎身，你有什么好主意？”我说：“以安拉起誓，如果你被他抓住，定会掉脑袋，快与我一起骑上这头毛驴，我带你去见他，并替你请求他的原谅。”艾布·素福扬骑到我背后，其他两个人先回麦加。

安巴斯说：“我带着艾布·素福扬，每经过一片穆斯林的营火，总有人盘问：‘是谁？’当发现是安拉使者的毛驴，上面骑的是我以后，说道：‘噢，是安拉使者的叔叔。’最后，当我们经过欧麦尔·本·罕塔布的营火时，他问道：‘是谁？’边问边向我走来，当他看到骑在后面的艾布·素福扬时，说道：‘是艾布·素福扬吗？你这个安拉的敌人。感赞安拉，今天，我可以杀你了，因为没有协约。’说完，他快速朝穆圣的营房跑去。我一抖缰绳，超过了他，我刚走进穆圣的营房，欧麦尔随即也到了。他说：‘安拉的使者呀，这就是艾布·素福扬，让我砍掉他的脑袋吧。’我说：‘安拉的使者呀，我已向他提供了安全保证。’然后，我护着艾布·素福扬的头，坐到穆圣跟前说道：‘以安拉起誓，今夜，只有我才会救他。’欧麦尔执意要杀他，我说道：‘欧麦尔，你别着急，以安拉起誓，如果白尼·欧丹耶·本·凯阿布家族的人说了类似我说的话，你会怎样？欧麦尔说：“安巴斯，你等等，以安

拉起誓，你皈依伊斯兰比我的父亲皈依伊斯兰更令我高兴，如果他皈依伊斯兰呢？’我只知道，你皈依伊斯兰比我的父亲皈依伊斯兰更令安拉的使者高兴。”

穆圣说：“安巴斯，你先把他带到你的下塌处休息，明早你们再来。”第二天早晨，我带着他去见穆圣。穆圣看到他后，说道：“你这个该死的艾布·素福扬，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吗？’”他说：“以我的父母起誓，你是宽宏大量、英明伟大的，如果除安拉外，另有神灵，他早援助我们啦。”穆圣又说：“你这个该死的艾布·素福扬，你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安拉的使者吗？”他说：“以我的父母起誓，你是宽宏大量、英明伟大的，关于你是安拉的使者这一点，我还有些怀疑。”我急忙对他说：“你这该死的，还不赶快皈依伊斯兰，并见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否则，你要掉脑袋了。”于是，艾布·素福扬皈依伊斯兰，并念了真理的言辞。

安巴斯说：“安拉的使者呀，艾布·素福扬是个爱面子的人，你就给他些面子吧。”穆圣说：“好的，进入艾布·素福扬的院落者，有安全保障；闭门不出者，有安全保障；谁进入禁寺者，有安全保障。”

伊斯兰军队离开迈拉·宰赫兰前往麦加：

伊历八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二早晨，穆圣离开迈拉·宰赫兰，朝麦加前进。他命令安巴斯把艾布·素福扬带到进入麦加必经的一个山口处，让他看看所经过的安拉的军队。各部落高举战旗一队队地经过。每走过一个部落，艾布·素福扬总要问：“安巴斯，这是哪个部落？”安巴斯

回答他后，他总要说：“我和这个部落有什么关系？”最后，当穆圣在他的辅士、迁士组成的绿色护卫队的簇拥下经过时，艾布·素福扬发现他们像铜墙铁壁般地保卫着穆圣，他惊叹道：“赞美安拉超绝一切！安巴斯，这些人是什么人？”安巴斯说：“这是安拉的使者带领的迁士和辅士。”他说：“这些人是不可战胜的。艾布·法达利呀，以安拉起誓，你的侄儿今天成了一位伟大的国王。”安巴斯说：“艾布·素福扬，那是安拉使者的圣迹。”他说：“对，是圣迹。”

当时，辅士的战旗由赛阿德·本·欧巴德举着，当他从艾布·素福扬身边经过时，冲着他喊道：“今天是个血战的日子，是解放禁区的日子，是安拉羞辱古莱氏人的日子。”当穆圣经过艾布·素福扬时，他说道：“安拉的使者啊！难道你没听到赛阿德的话吗？”穆圣问：“他说了什么话？”艾布·素福扬就把赛阿德的话重复了一遍。奥斯曼及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说：“安拉的使者呀！让他在古莱氏人中有一定的势力，我们不放心。”穆圣说：“不然，今天是尊重天房的日子，是安拉提升古莱氏人地位的日子。”然后穆圣派人取回赛阿德手中的战旗，把它交给他的儿子盖斯；也有传述说并未从赛阿德手中收回战旗；也有记载说把战旗交给了祖拜尔。

古莱氏人准备伏击伊斯兰军队：

穆圣经过艾布·素福扬时，安巴斯对他说：“快去救你的族人。”艾布·素福扬迅速进入麦加，大声喊道：“古莱氏人啊，穆罕默德带着你们无法抵抗的大军来了，谁进入艾布·素福扬的庭院，谁就有安全保障。”他的妻

子杏德闻言，冲上去揪着他的胡子喊道：“快去杀了那帮肮脏的下流胚，先同他们媾和者，愿神灵使他出丑。”

艾布·素福扬说：“醒悟吧，别再让私欲蒙骗你们了，他的确带着无法抵抗的人马来了。凡进入艾布·素福扬的庭院者，有安全保障。”人们问道：“愿神灵杀了你，你的庭院能帮我们什么？”他说：“闭门不出者，有安全保障；进入禁寺者，有安全保障。”于是人们散开了，有的回家，有的去了禁寺，还有一帮地痞气愤地说道：“我们去迎击这帮人，如果古莱氏人胜了，我们一同分享胜利；如果败了，我们愿接受一切处置。古莱氏人中这帮没头脑的傻子们会同阿克莱迈·本·艾布，杰赫利、绥夫万·本·伍麦叶、苏海利·本·阿

迈鲁来到罕德麦准备同穆斯林硬拼。”

伊斯兰军队抵达祖图洼：

穆圣抵达祖图洼、胜利在望时，他谦恭地为安拉低下了头，以致他的胡子几乎挨到驼鞍。然后，分兵几路，哈立德·本·沃立法率领阿斯莱姆、赛利姆、俄法勒、迈兹奈、朱海奈等阿拉伯的部族组成的右翼部队，从下游进入麦加。穆圣嘱咐他说：“若有古莱氏人反抗，格杀勿论，我们在绥法山会合。”

高举穆圣的战旗，指挥左翼部队的是祖拜尔·本·安瓦姆，穆圣命他从上游的凯达伊进入麦加，然后把战旗插在哈朱尼，等候穆圣的到来。然后，命令艾布·欧拜德率领没带任何武器的人从谷底麦加的正门，做穆圣的前锋进入麦加。

伊斯兰军队进入麦加：

伊斯兰各分队按照所奉的路线开始分头行动。哈立德率领的队伍遇到多神教徒的抵抗，抵抗之人均被杀死。但穆斯林方面也损失两个人：凯勒兹·本·扎比尔·法赫勒和胡奈斯·本·哈立德·本·勒比阿，他俩因掉队而走另一条路时遇害。在罕德麦，哈立德遇上企图伏击穆斯林的那帮古莱氏傻瓜们，双方打了一会儿，结果，十二名多神教徒当场死亡，其余的纷纷逃跑了。

哈立德先期进入麦加进行侦察，然后来到绥法山，静候穆圣的到来。

祖拜尔进入麦加后，来到哈朱尼，在法塔赫清真寺前竖起穆圣的战旗，并在那儿为穆圣搭了个帐篷，等候穆圣的到来。

穆圣进入禁寺，清除偶像：

穆圣在迁士、辅士的簇拥下进入禁寺，他触摸玄石，然后手提着手杖，游转天房，天房的四周竖立着三百六十尊偶像，穆圣用棍推倒偶像，口中念道：“你说，真理来了，虚假消失了；虚假肯定是要消失的。”（17：81）你说：“真理已经来临，虚妄就要幻灭，且不复出。”（34：49）那些偶像纷纷坠地。

那天，穆圣坐着骑乘游转天房且没有受戒。他仅游转了天房，然后，他叫来奥斯曼·本·塔利哈，从他手中要过天房的钥匙，命人打开门后，步入天房，他发现天房内到处是画像。其中有副画像上，易卜拉欣和伊斯玛仪手拿抽签用的无羽箭条站在那里，穆圣说道：“这些该死的人，

以安拉起誓，他俩从未拿过这样的箭条。”然后，又发现一些木刻的美女，穆圣把它们一一打碎，把画像一一扯掉。

穆圣在禁寺礼拜，然后对古莱氏人讲话：

随后，穆圣关上天房门，仅让自己、乌萨麦和比俩里留在里面，他朝天房房门的那面墙走去，走到那面墙前的三根柱子处，停下脚步，他的左边有两根柱子，右边有一根柱子，后边有三根柱子——那时，天房内共有六根柱子。就在那儿，穆圣礼了拜，然后在里面转了一圈，在天房内的每一角，他都念了大赞词、认主词；然后，打开天房门，但见那里站着一排排的古莱氏人，静等他的发落。穆圣手扶天房门，说道：

“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独一无二；他兑现承诺，援助他的仆人，摧毁联军；一切丰功伟绩、钱财、生命都在我的这双脚下，唯有看守天房、给哈吉供水除外。注意，误杀接近于故意杀害——鞭子和棍子——，要交纳罚金，即一百峰骆驼，其中包括四十峰受孕的驼。”

“古莱氏人啊，安拉取消了蒙昧时期以出身论贵贱的陋习。全人类都是阿丹的子孙。阿丹是从泥土上所造的。”

然后，穆圣念了一节启示：

“众人啊，我确由男性和女性创造了你们，并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部落，以便你们彼此认识。的确，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就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安拉确是深知的，尽知的。”（49：13）

今天，对你们毫无谴责：

穆圣继续说道：“古莱氏人啊，你们认为我会如何处置你们呢？”他们说：“宽待我们吧，宽宏大量的兄弟，宽宏大量的侄子。”穆圣说：“我要像优素福曾对他的兄弟们那样告诉你们：今天，对你们毫无谴责。（见《古兰》12：22）去吧，你们是自由的！”

天房的钥匙归还原主：

随后，穆圣坐在禁寺里，阿里手拿天房的钥匙上前说道：“安拉的使者呀！你把看守天房、给哈志供水这两种权利都给我们吧，愿安拉赐福于你。”据另一种记载，提出这种请求的是安巴斯。穆圣问道：“奥斯曼·本·塔利哈在哪儿？”人们找来奥斯曼后，穆圣对他说道：“奥斯曼，天房这把钥匙仍然给你，今天是正义和物归原主的日子。”

据伊本·赛阿德传达：穆圣把天房的钥匙还给奥斯曼时，对他说：“你们永远掌管这把钥匙，从你们手中夺走它的人就是大逆不道者。奥斯曼呀，安拉让你们看守天房，你们可以合理地享用天房的收入。”

比俩里登上天房，高念召拜词：

礼拜时间到了，穆圣命令比俩里登上天房，高念召拜词。当时，艾布·素福扬、欧塔白·本·伍赛德、哈利斯·本·黑沙姆三人正在天房的院子里，听到比俩里念召拜词的声音，欧塔白说道：“神灵慈悯了我的父亲，使他不用听这种声音，他若听到这种声音的话，定会脖然大怒的。”哈利斯说道：“以神灵起誓，如果我知道它确实是真理的话，我肯定会追随它。”艾布·素福扬开口道：

“以安拉起誓，我什么都不想说，一旦我想说，这些石子自会替我说的。”后来，穆圣找到他们三人，说道：“你们说的话我知道了。”然后，穆圣把他们说过的话重述了一遍。哈利斯和欧塔白说道：“我们见证你确是安拉的使者，以安拉起誓，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些话；否则，我们定会说是有人告诉你的。”

胜利拜或感谢拜：

那天，穆圣来到叔父艾布·塔利布的女儿温姆·哈妮家，洗过大净并在她家礼了八拜。当时是上午时分。有些人认为穆圣礼的是上午拜，其实那是胜利拜。温姆·哈妮请穆圣保护她的公婆，穆圣说：“温姆·哈妮呀，你要保护的人我们已给了安全保障。”当时她的兄弟阿里·本·艾布·塔利布要杀她的公婆，她紧闭家门，请求穆圣，穆圣才说上述那话的。

处决几个罪大恶极的古莱氏人：

那天，穆圣下令对几个罪恶滔天的古莱氏人处以极刑，即便他们躲到天房的幔帐里。他们分别是：阿布杜·欧扎·本·赫塔利、阿布杜拉·本·艾布·赛勒哈、阿克莱迈·本·艾布·杰赫利、哈利斯·本·诺法利·本·沃赫布、迈给斯·本·苏巴拜、海巴勒·本·艾斯沃德、阿布杜·欧扎的两个女歌姬——她俩曾以歌曲诽谤穆圣，阿布杜·孟特利布家族的女奴撒勒，她就是曾替哈特布传递密信的人。

至于阿布杜拉·本·艾布·赛勒哈，奥斯曼带着他向穆圣求情，穆圣饶恕他以后，接受了他的归顺。此人以前

已经归顺伊斯兰，并迁到麦地纳，后来又叛教，跑回麦加，所以，部分穆斯林想杀他。

至于阿克莱迈·本·艾布·杰赫利，他逃到也门，他的妻子为他向穆圣求情，穆圣答应了她。于是，她急忙前往也门带回阿克莱迈。阿克莱迈后来皈依伊斯兰并且很虔诚。

至于阿布杜·欧扎·本·赫塔利，他躲在天房的幔帐里，有人报告给穆圣时，穆圣说：“杀了他。”于是，人们把他杀了。

至于迈给斯·本·苏巴拜，被奈米莱·本·阿布杜拉杀死。迈给斯曾皈依伊斯兰，后来叛教并杀死一名辅士，逃回麦加。

至于哈利斯，以前在麦加曾大肆迫害穆圣，他被阿里所杀。

至于海巴勒·本·艾斯沃德，穆圣的女儿宰奈白当初迁往麦地纳的途中，遭到他的拦截与迫害，致使宰奈白摔到崖下而流产；解放麦加那天，海巴勒逃往他乡，后来皈依伊斯兰，而且很虔诚。

至于那两位女歌姬，其中一位被处以极刑，另一位有人为她求情；后来，她皈依伊斯兰。撒勒的情况同样，有人为她求情，她皈依了伊斯兰。

据伊本·哈吉勒讲：艾布·迈阿希尔说：被穆圣判处死刑的人还有胡扎尔人哈利斯·本·塔俩推利，对他执刑的是阿里。哈克姆说：“被判处极刑的还有凯阿

布·本·祖海尔、沃哈希·本·哈勒布、艾布·素福扬的妻子杏德·宾图·阿特白，他们先后都皈依了伊斯兰；另有两位被判处极刑且执行的人：伊本·赫塔利的女仆艾勒奈布及温姆·赛阿德。被判处极刑的共八男六女，也许艾勒奈布和温姆·赛阿德就是那两名歌姬。因各种记载所记的名字不同，有的记的是原名，有的记的是别名。”

绥夫万·本·伍麦叶与菲达莱·本·欧迈勒皈依伊斯兰：

绥夫万并未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自己是古莱氏人首领这种身份，他害怕地逃走了。欧勒·本·沃赫布·杰姆哈为他向穆圣求情，穆圣当即准情，并把自己进麦加时戴的缠头交给欧迈勒，欧迈勒带着这个缠头赶上绥夫万时，他正准备乘船从吉达逃往也门。欧迈勒把他带回后，他对穆圣说：“请给我两个月考虑的时间。”穆圣说：“我给你四个月的时间去考虑。”后来，绥夫万皈依伊斯兰，并在他之前皈依伊斯兰的妻子复婚。

菲达莱是个敢说敢做的人，穆圣游转天房时，他上前企图杀害穆圣，穆圣识破了他的目的，他当即皈依伊斯兰。

麦加解放后的第二天，穆圣发表演说：

解放麦加的第二天，穆圣来到人们中间发表演说。他首先用合适的言辞赞美了安拉，然后说道：

“人们啊，自安拉创造七层天和地那天起，就已把麦加定为禁地，直至复生日，凡归信安拉和末日的人，都不准在麦加杀人或打架斗殴；如果有人说是安拉的使者在麦加杀了人，你们就说：‘是安拉允许他的使者这么做的，安

拉并未允许你们这样做。’ 安拉为我开禁了一个小时，自今天起，麦加如往昔一般仍是禁地，请在场者转告不在场者。”

据另一种记载：穆圣当时说：“在麦加，不得砍伐树木，不得捕猎，不得拾捡丢失物——除非为让人认领；不得割草。” 安巴斯说：“安拉的使者呀！把香草除外吧！我们的铁匠和家庭都要用它。” 穆圣说：“香草除外。”

那天，胡扎尔族人杀了一个蒙昧时期的仇人，穆圣为此说道：“胡扎尔族人呀！住手吧，即使杀人是必要的，可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你们杀了人，一定要付杀人血金。在我说这话以后，凡被杀者，其家属有两种权利可选择：或向杀人者索命，或向杀人者索要血金。”

据另一种记载：当时，一个名叫艾布·沙赫的也门人站起来说道：“安拉的使者呀，让人把你刚才讲的话给我写下来吧。” 穆圣命人给他写了一份。

辅士们担心穆圣会留在麦加：

穆圣的故乡、出生地麦加解放了。当穆圣在绥法山举着双手向安拉祈祷时，辅士们议论开了：“安拉默助他的使者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他会不会留下来不走了？” 穆圣祈祷完毕后，问道：“你们在议论什么？” 他们说：“安拉的使者呀，我们没议论什么。” 穆圣一再追问，他们才说了实情。穆圣说道：

“求安拉保佑，生与你们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你们当中。”

接受效忠：

安拉默助他的使者和穆斯林解放了麦加。至此，麦加人才认清真理，同时也明白：唯有皈依伊斯兰才可以成功。于是，他们纷纷承认穆圣并向他宣誓效忠。穆圣坐在绥法山上，在坐在他下面的欧麦尔的主持下，接受人们的宣誓，人们宣誓一定竭尽所能效忠穆圣。

据《迈达勒克》的记载：男人宣誓完毕后，穆圣开始接受妇女们的宣誓，他依旧坐在绥法山上，欧麦尔在他的下面，他按照穆圣的吩咐让妇女们宣誓，然后把妇女们的情况报告给穆圣。

当时，艾布·素福扬的妻子杏德也在人群中，她因残害过哈姆宰，担心穆圣认出她而做了伪装。穆圣说：“我让你们宣誓绝不以任何物举伴安拉。”于是，欧麦尔跑下去让妇女们宣誓绝不以任何物举伴安拉。穆圣又说：“绝不浪费。”杏德问道：“艾布·素福扬是个十分小气的人，如果我偷用他的钱，怎么办？”艾布·素福扬答道：“你用的对你都合法。”穆圣认出她是杏德后，笑道：“你肯定是杏德。”她说：“是的，安拉的使者呀，已往的事你就让它过去吧，愿安拉赦宥你。”

穆圣说：“绝不能通奸。”杏德说：“自由女会通奸吗？”穆圣说：“不得杀害子女。”杏德说：“我们自小喂养的孩子，长大后都被你们杀了你们和他们都清楚”。——她的儿子罕兹莱在白德尔战役中被杀——。欧麦尔闻言笑得趴在了地上，穆圣也笑了。穆圣又说：“绝不能诽谤人。”杏德说：“以安拉起誓，诽谤人确是丑事，你命令我们的都是好事、美德。”穆圣说：“在正义之事方面，不得违

背我。”杏德说：“如果我们心存违背你的念头，就不会坐在这里。”

杏德回家后，打碎了她供奉的偶像，并说道：“当初我们被你蒙骗了。”

小住麦加，处理事务：

穆圣在麦加住了十九天，在此期间，重新界定了伊斯兰禁标，指导人们如何走上正道，敬畏安拉，命令胡扎尔族人艾布·伍赛德更新禁区的界碑，派遣小分队赴各地宣教，捣毁麦加周围的全部偶像。当时，有人在麦加喊：“皈信安拉和末日的人啊，不要在家里留任何偶像，凡是偶像一律砸毁。”

武装小分队：

1. 自麦加解放、穆圣的心情稳定后，伊历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派遣哈立德·本·沃立德前往奈赫莱，砸毁古莱氏人及白尼·凯纳奈族人供奉的最大偶像欧扎，负责守卫偶像的是白尼·希巴尼族人。哈立德奉命率领三十名骑兵，砸毁了偶像。当他回来见到穆圣后，穆圣问他：“你砸偶像时看到什么？”他说：“没有。”穆圣说：“你没砸毁它，回去重新砸吧。”哈立德手提宝剑，怒气冲冲地折回

去，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黑人裸女朝他冲来，哈立德一剑把她砍成两段，然后回去向穆圣复命，穆圣说：“那就是欧扎，它对能在这个地方受到崇拜已彻底绝望。”

2. 就在同一个月里，穆圣派阿迈鲁·本·阿绥前往离麦加三十里外的鲁哈，砸毁胡宰里部落崇奉的偶像苏瓦尔，阿迈鲁抵达那里后，守卫偶像的人问他：“你想干什么？”他说：“安拉的使者命我来捣毁这尊偶像。”守卫说：“你办不到。”阿迈鲁问：“为什么？”他说：“偶像会阻止你。”阿迈鲁说：“到现在你还坚守虚伪的信仰？你好可怜呀，偶像能听还是能看？”说完，上前一下砸碎了偶像，并命同伴们捣毁放置偶像的房子。然后，阿迈鲁对那个守卫说：“怎么样？你看到了吗？”他说：“我愿皈依安拉。”

3. 同日，穆圣派赛阿德·本·载德·艾希海里率二十名骑兵，前往古德地区的穆仙利力，捣毁奥斯·哈兹拉吉、加萨尼等部族供奉的偶像麦纳特。赛阿德抵达那里后，偶像的守卫出来阻拦道：“你想干什么？”他说：“砸毁麦纳特。”守卫说：“你随便吧。”赛阿德冲上去，只见迎面跑出一个披头散发的黑人裸女，她捶胸顿足，发出绝望的哀声，守卫一见，忙喊道：“麦纳特，快抓住这些违抗你的人。”赛阿德提起宝剑，砍死了她，并捣毁偶像及供奉偶像的房子。

4. 哈立德捣毁欧扎偶像返回后，同年十月，穆圣派他去号召白尼·朱扎姆部落皈依伊斯兰，并嘱咐他不要杀人。哈立德奉命带领三百五十人，其中有辅士、迁士及白尼·赛利姆族人，来到目的地，开始号召他们。白尼·朱扎姆族人并未畅快地说“我们皈依了”，而是说：“我们叛教了，我们叛教了。”哈立德恼羞成怒，当场杀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剩下的让穆斯林每人俘虏一位。有一天，他下令让大家处死手中的俘虏。伊本·欧麦尔及他的伙伴们

拒绝执行。然后，他们回去向穆圣汇报这一情况，穆圣当时举起双手说道：“主啊，我与哈立德的行为无干。”连说两遍。

当时，迁士、辅士都没有执行哈立德的命令，唯有白尼·赛利姆族人处死了俘虏。事后，穆圣派阿里向死者家属支付了杀人血金，并对他们的损失做了补偿。当时，哈立德和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两人之间为此事发生激烈的争吵。穆圣听说后，对哈立德说道：“哈立德，你不要急躁，不要同我的这些弟子们争吵，以安拉起誓，假设你为主道花费一座像吴侯德山那样大的金山，也比不上我的任何一个弟子奋斗一个早上或晚上。”

解放麦加的战役，是场决定性的伟大战役，它在阿拉伯半岛彻底消灭了多神崇拜的信仰；长期以来，半岛的各部落一直关注穆斯林与多神教徒之间的斗争。半个世纪前，象军企图摧毁天房，最后落了个像被吃剩的干草一般的悲惨结局。自那时起，他们非常清楚，只有真理的一方才会最终获得禁区。

侯德比亚和约是这次伟大胜利的前奏；由于它的实施，人们安心了，可以讲话了，那些一度掩饰自己是穆斯林的人们可以站出来公开自己的信仰，并自由地宣传它，大批人员纷纷加入伊斯兰，使早期战役中人数不足三千人的伊斯兰军队，在解放麦加的战役中超过一万人。

这场决定性的战役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消除了隔在他们与伊斯兰之间的最后一道幔帐，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宗教方面，穆斯林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半岛的局势。

自侯德比亚和约签署后，形势朝有利于穆斯林的方面倾斜，现在开始完全朝着穆斯林的方向发展；由于整个局势控制在穆斯林手中，所以，半岛各部落纷纷前来觐见穆圣，皈依伊斯兰，并把伊斯兰传播到全世界。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两年间。

第三阶段 穆圣使命的最后阶段

这是穆圣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他从事的伊斯兰事业经过长达二十三年的不懈斗争，历经磨难和战争之后，结出硕果的阶段。

解放麦加是穆斯林在多年内的最大收获，它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重塑了阿拉伯民族；这次胜利是历史的分水岭，古莱氏人在阿拉伯人眼中曾一度是宗教的守护者和实践者，是阿拉伯人的领袖；因此，古莱氏人归顺伊斯兰是在阿拉伯半岛彻底消除多神信仰的标志。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部分：

1. 战争；
2. 各民族、各部落纷纷皈依伊斯兰。

这两部分在这一时期是交织在一起的，出于客观的需要，我们将分开加以叙述。考虑到这一时期涉及战争的内容较多，所以，我们就先叙述战争这一部分。

侯奈尼战役

麦加的解放，对多神教徒是沉重的打击，面对这一无法逃避的现实，麦加周围的各个部落既惊讶又惶惶不安。因此只有部分较凶悍又自命不凡的部落拒绝投降，带头的是海瓦赞人及赛格夫人。他们纠集纳赛尔家族、杰希姆家族、赛阿德·本·白克尔家族及白尼·黑俩里家族的人，这些家族均属于盖斯·阿兰部落，他们从心眼里瞧不起顺应胜利潮流的行为，他们在马立克·本·奥夫·纳赛尔的带领下，决心向穆斯林发动战争。

敌军出动并在奥塔斯扎营：

当他们的总指挥马立克·本·奥夫决定向穆斯林进军时，他和人们一起把各自的财产、妻子儿女全部带到奥塔斯河谷，此地属海瓦赞人，距侯奈尼不远；奥塔斯河谷和侯奈尼河谷是不同的两个地方，侯奈尼在祖迈扎兹附近，距麦加的阿拉法特山十几英里。

富有战争经验的人纠正指挥官的做法：

敌军扎营于奥塔斯后，他们都到马立克·本·奥夫身边，当时人群中有一位老人叫杜勒德·本·苏迈特，此人颇有头脑，精通战法。杜勒德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人们说：“是奥塔斯河谷。”他说：“是个驻军的好地方，既不过于陡峭，又不过于平坦；可我怎么听到了骆驼、毛驴、绵羊的叫唤声和孩子的啼哭声呢？”人们说：“是马立克·本·奥夫让大家把各自的财产、妻子儿女都带来了。”于是，他找到马立克询问为什么要这么做。马立克

说：“我把每个人的家人、财产置身他后，以便人们拼力厮杀。”杜勒德说道：“你这个放羊娃，以神灵起誓，失败者能保住什么呢？如果你胜了，那是大伙的宝剑、长矛起的作用；如果你败了，将会人财两空。”接着，杜勒德又问了别的部落及首领的情况，然后说道：“你这个马立克呀，你把海瓦赞人的钢盔挂在马脖子上有什么用呢？快把他们遣回家乡的安全之地，然后，让年轻力壮的人上马参战。无论你是胜还是败，你的家人和财产仍是你的，谁也夺不走。”

但马立克这位总指挥根本听不进这种意见，他拒绝道：“以神灵起誓，我不会这么做的；你老了，反应迟钝了。以神灵起誓，海瓦赞人对我的顺从加上我这把剑，定会逐走那些人的。”人们纷纷喊道：“我们顺从马立克。”杜勒德说道：“今天这个日子，我没参与，但也没躲开。”

敌人的侦察兵：

马立克派去侦察穆斯林动向的人断肢少臂地跑回来，马立克怒斥说：“你们这帮混蛋，怎么这个样子？”他们说：“我们看见一些身穿白衣，骑着花马的人，以神灵起誓，我们无法躲避，被打成了这样。”

穆圣的侦察兵：

敌人出动的消息传来后，穆圣派艾布·侯德莱德·艾斯莱姆混进敌营，了解他们的情况后，回来向他汇报。艾布·侯德德照办了。

穆圣离开麦加前往侯奈尼：

穆圣进驻麦加十九天后，伊历八年十月六日星期六，穆圣率领一万二千名穆斯林大军离开麦加。大军中有一万名是与穆圣一起参加解放麦加战役的人，其余两千人是麦加人，且大多数是刚刚加入伊斯兰的人。此次行动，穆圣向绥夫万·本·伍麦叶借了一百副盔甲，留守麦加的是欧塔白·本·伍赛德。

傍晚时分，一员骑兵来向穆圣报告说：“我侦察了几座山，发现海瓦赞人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骆驼、羊群全带来了。”穆圣微笑着说：“托靠安拉，明天，那些将是穆斯林的战利品。”当夜，自愿负责站岗放哨的是艾奈斯·本·艾布·穆勒施德·俄奈威。

在开赴侯奈尼的路上，人们看到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枣树，此树被称为有悬挂物的树。阿拉伯人为表示对神的敬意而把武器挂在树上，在树前宰牲、坐静。于是，部分穆斯林士兵对穆圣说：“你给我们指定一棵类似的树吧。”穆圣答道：“安拉至大，以掌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发誓，你们说了类似穆萨的民众说过的话。你给我们指定一个主宰，犹如他们有主宰一般。穆萨说：‘你们确是一帮无知的民众。’你们别重蹈覆辙了。”

当时，一部分人看着自己这么多的人马，说道：“今天，谁也战胜不了我们。”这些话让穆圣很难受。

伊斯兰军队突遇弓箭手和袭击者：

伊历八年十月十日星期三的晚上，伊斯兰军队抵达侯奈尼。此时，马立克·本·奥夫已先抵达，并趁夜埋伏在

侯奈尼山谷的各条山道及各个入口处，他下令：穆斯林一旦进入山谷，立刻乱箭齐发，然后团结一致地攻击他们。

四更天时，穆圣部署军队，分发战旗；黎明前，穆斯林开始贴近侯奈尼山谷，并徐徐向山谷深入。此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四周有敌人伏军，就在他们继续朝山谷深入时，突然，大雨般的乱箭纷纷飞来，随后，四面八方的敌人一齐杀下来。穆斯林急忙后退，拼命逃跑，一片溃败的景象。刚刚入教的艾布·素福扬·本·哈尔布说道：“只有大海才能挡住他们的溃败。”杰伯利及凯利德·本·杰尼德也幸灾乐祸地说道：“今天，他的法术怎么不灵了？”

穆圣走到右边，高喊道：“我是安拉的使者，快到我这里来。我是阿布杜拉的儿子穆罕默德。”当时穆圣的周围仅有几名迁士和他的家人。此时，穆圣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勇敢无与伦比，只见他骑在毛驴上，坚定地站在敌人面前喊道：“我确是先知，我是阿布杜拉·孟特利布的后裔。”然后，催动战骑向敌人冲去，他身边的艾布·素福扬·本·哈里斯、安巴斯急忙阻拦，一人抓住毛驴的笼头，一人抓住他的脚，穆圣只好下来，向安拉祈祷道：“主啊，降下你的援助吧。”

穆斯林的返回与激战：

随后，穆圣命令声音洪亮的叔父安巴斯高呼，安巴斯高声喊道：“同安拉的使者在一起熬过无数个夜晚的人们在哪儿？”当人们听到这一喊声时，胸中涌起母牛对牛犊般的感情，他们喊道：“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当时，有个人去拉他的战骑，但没勒住，他拿起盔甲，套在脖子

上，提着宝剑和盾牌，顺着声音跑去。一会儿，聚来了百十人，他们迎着敌人杀起来。

安巴斯转向辅士们喊道：“辅士们啊！辅士们啊！”接着，开始喊白尼·哈利斯·本·哈兹拉吉家族的人，穆斯林各队一个接一个地折回来，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穆圣看着愈来愈激烈的战场，说道：“血战的时刻到了。”然后，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撒向敌人，说道：“砸歪这些人的脸。”敌军中人人双眼都被这把土击中，他们的宝剑虽然没折，但最终失败了。

敌军溃败：

穆圣撒过那把土后，时间不长，敌人就溃不成军，全线失败。仅赛格夫人就死了约七十人，穆斯林缴获了他们带来的财产、武器、骆驼，安拉在《古兰》中描述这一过程：

“安拉在许多地方和在侯奈尼的日子确已援助过你们，但是人多数众使你们骄傲，但这丝毫无益于你们，大地宽广，你们却感到狭窄，你们败逃了。随后，安拉给使者和众信士降下了安宁，及你们看不到的队伍，安拉惩治了不归信者，那是对不归信者的回报。”（忏悔：25—26）

追击敌人：

敌军溃败后，四散逃命，有的逃往塔伊夫，有的逃往奈赫莱，有的逃往奥塔斯，穆圣派遣艾布·阿米尔·艾施阿里率领人马追击逃往奥塔斯的敌人，两支部队一阵拼杀后，敌军被彻底击败。在这场拼杀中，艾布·阿米尔壮烈牺牲。

另有一队穆斯林骑兵追击逃往奈赫莱的溃军，他们追上了杜勒德·本·苏迈特，勒比阿·本·勒菲阿把他杀了。

大部分溃军逃到塔伊夫，穆圣集合战利品后，亲自朝那里追击。

战利品：

缴获的战利品有：六千名俘虏，两万四千峰骆驼，四万多只羊，四千欧基亚白银，穆圣集合这些战利品后，把它们放在吉阿拉奈，派麦斯欧德·本·阿迈鲁·俄法勒看护，这笔战利品在塔伊夫战役后才开始分发。

俘虏中有位赛阿德族妇女谢玛伊·宾图·哈利斯，她是穆圣的乳姐，当她被带到穆圣面前时，她做了自我介绍，穆圣认出她后，赶紧款待她，只见穆圣脱下外衣，铺在地上，让她坐在上面；后来，把她送回到族人中。

塔伊夫战役：

事实上，塔伊夫战役是侯奈尼战役的延续。那是因为大多数海瓦赞人和赛格夫人溃败后，携总指挥马立克·本·奥夫·纳赛尔逃往塔伊夫，踞守在那里。穆圣离开侯奈尼，把战利品安置在吉阿拉奈后，追到了塔伊夫。

哈立德·本·沃立德带领一千人马提前到达，穆圣随后也到了塔伊夫。路途中，穆圣先后经过奈赫莱、盖勒尼·迈纳兹利、利叶。在利叶，穆圣下令捣毁马力克·本·奥夫设在此处的堡垒，然后继续前行，到达塔伊夫后，驻扎在堡垒前并把堡垒中的人围困起来。

围困持续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据《穆斯林圣训集》记载，艾奈斯传述说：“围困持续了四十天。”但圣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二十天，有的说是十几天，有的说是十八天，有的说是十五天。

在此期间，双方曾多次互相射击。围困初期，穆斯林遭到来自堡垒的激射，致使数人受伤，十二人牺牲。他们不得不把营寨后退至今天塔伊夫清真寺所在的位置。

接着，穆圣下令架起大炮，轰炸塔伊夫人，经过几番发射，塔伊夫堡垒的外墙被炸开了个口子，一队穆斯林趁机拿着龟甲形护具进入堡垒，准备火烧；不料，敌人向他们投来烧红的铁棍，就在他们不得不往外退出时，敌人又连连射箭，穆斯林又损失了几个人。

为促使敌军投降，穆圣采取以前曾用过的办法，下令砍烧敌人的葡萄园，赛格夫人连忙派人向穆圣求情，看在和他与他们之间亲戚的份上，手下留情。于是，穆圣下令停止砍烧葡萄园。

穆圣又命一人对赛格夫族人喊：“凡出城前来投奔者，一律不予追究。”于是，有二十三个人跑出来，其中有个人名叫艾布·白克勒，他在堡垒内负责用辘辘汲水，穆圣给他们每人指定一位负责提供食宿的穆斯林，这一做法对堡垒内的人产生很大影响。

堡垒迟迟攻不下来，在敌人的箭和烧红的铁棍的射击下，穆斯林连连受损。堡垒中的敌人准备了能够坚持抵抗一年的充足食品。在这种情况下，穆圣向诺法利·本·穆阿韦叶·迪里征求意见，诺法利说：“赛格夫人就像钻进

洞穴的狐狸，只有持久围困才能引他出洞，如果你离开洞穴，狐狸也伤害不了你。”听罢他的话，穆圣当即决定撤消围困，起程返回，他命令欧麦尔·本·罕塔布通知大家说：“如安拉意欲，明天我们返回。”人们不大情愿地说：“我们还没战胜敌人，难道就要回去吗？”穆圣说：“那你们去拼杀吧。”人们纷纷向敌人的堡垒冲击，结果，又有许多人受伤。穆圣说：“如果安拉意欲，明天我们就返回。”人们这才高兴地接受了，并开始做返回的准备，穆圣见状笑了。

有人建议说：“安拉的使者呀，你诅咒赛格夫人吧。”穆圣说：“主啊，你引导赛格夫人走向正道吧，让他们前来归顺，成为穆斯林吧！”

分配存放在吉阿拉奈的战利品：

穆圣撤消对塔伊夫的围困返回后，在吉阿拉奈停了十几天。起初，他迟迟没有分配战利品，原因是他希望海瓦赞人能迷途知返，前来归顺，这样，他就把他们的财产退还给他们，但一直没有一个人前来。穆圣这才开始分配战利品；这时，各部落的头人及麦加的权贵们早已急不可待了。最先获得丰富战利品的是那些“心被团结者”。穆圣给艾布·素福扬·本·哈勒布分了四十欧基亚白银和一百峰骆驼后，他向穆圣请求道：“还有我的儿子叶齐德呢。”穆圣给他儿子同样的份额，他又请求说：“还有另一个儿子穆阿韦叶呢。”穆圣又给他另一个儿子同样的份额。穆圣给哈克姆·本·黑扎姆分了一百峰骆驼后，他请求再加一百峰，穆圣满足了他；得到满足后，他又要了一百峰。穆圣分给哈利斯·本·凯利德一百峰骆驼。穆圣给古莱氏

各位首领及其它部落的首领每人都分了一百峰骆驼，然后给其他人每人五十峰或四十峰，以致人们议论说，穆罕默德给人们分的战利品，其数量之多简直令穷人瞪目结舌。众多的阿拉伯人缠着穆圣索要额外的钱财，当他们把穆圣逼到一棵大树跟前时，有人抢走了穆圣的外衣，穆圣喊道：“人们啊，快把我的外衣还给我，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如果我拥有像帖哈麦的树木那样数不尽的财物，我将全部分给你们；你们会发现，我决不是那种吝啬、胆小、说话不算数的人。”

然后，穆圣走近他的骆驼，从驼峰揪下一根绒毛，用两手指举起这根驼毛，说：“众人啊，以安拉起誓，我不会私占你们的份额，除五分之一的战利品外，我连一根驼毛都不多拿，就连那五分之一最终也要分配给你们。”

给“心被团结者”分配完毕后，穆圣命宰德·本·撒比特把战利品和人们都带来，按固定份额分配了战利品，即步兵每人四峰驼，四十只羊，骑兵每人十二峰驼，一百二十只羊。

辅士对穆圣的不满：

起初，这种明智的分配法并未得到人们的理解，一些人心产生不满，辅士们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们都未分到侯奈尼的战利品。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他们听到喊声后最先飞奔回来，同穆圣一起战斗并最终扭转局面，反败为胜。现在，那些当初在战场上溃逃的人得到大量财富，而他们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艾布·赛尔德·胡德利传达：“穆圣给古莱氏人及阿拉伯各部落都分了侯奈尼的战利品，却没给辅士们分配任何东西。当时，辅士们的心中就产生不满情绪，以致议论纷纷。他们说：‘以安拉起誓，安拉的使者在讨好自己的族人’。”赛阿德·本·欧巴德向穆圣汇报说：“安拉的使者呀，关于你对战利品的分配，辅士们的心中产生了不满情绪，你给你的族人及阿拉伯各部落都分了大量的战利品，唯独没给辅士们分。”穆圣问：“赛阿德，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赛阿德说：“安拉的使者呀，我支持我的族人们的看法。”穆圣说：“请把你的族人们都集合到这个院子里。”赛阿德奉命把大家集合起来，一些迁士也来了，穆圣没阻拦他们，然后又来了一些迁士，穆圣没让他们进。穆圣走到人们中间，他首先感赞安拉，然后说道：“众辅士们，你们的意见和不满我听说了。想当初，我来到你们当中时，你们处在迷误之中，是安拉把你们引向正路；你们当初是贫穷的，是安拉使你们富足起来；你们原来是互相为敌的，是安拉联结了你们的心。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啊？”他们说：“是的，安拉和他的使者是最大的慈恩者，是最优秀的。”

穆圣接着说：“众辅士们啊，难道你们不回答我吗？”他们问：“安拉的使者呀，我们回答你什么呢？安拉和他的使者对我们是有大恩大德的。”穆圣说：“以安拉起誓，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你们心中一定在想：当初你到我们这儿时，别人说你是骗子，但我们相信你；别人抛弃了你，但我们支持你；你被赶出了家乡，但我们收留了你；你当时很贫穷，我们照料了你。众辅士们啊，我用世上的一点浮财团结一些人，以便吸引他们皈依伊斯兰，而对你们的

信仰我充满信任，你们对此不满吗？众辅士们啊，那些人带走的只是羊和骆驼，而你们将携同安拉的使者一起凯旋，你们为此不高兴吗？以掌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发誓，如果没有向麦地纳的迁徙，我也定是一名辅士；如果其他人走一条路，而辅士们走另一条路的话，我一定会走众辅士们所走的路。安拉啊，慈悯辅士们吧，慈悯他们的孩子吧，慈悯他们孩子的孩子吧！”

辅士们感动地哭了，泪水打湿他们的胡子，他们说：“我们对安拉使者的分配满意了。”随后，人们都走了。

海瓦赞使团：

战利品分配完毕后，由十四人组成的海瓦赞使团在祖海尔·本·绥勒德的带领下前来归顺。其中包括穆圣的乳叔艾布·白勒干。他们用可怜的声调苦苦请求穆圣退还他们的被俘人员和财产。

穆圣说：“我最喜欢真话。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你们愿要哪一样？”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们无法抉择。”穆圣说：“等我做完晌礼拜时，你们站起来说：‘我们求安拉的使者向信士们说情，也求信士们向安拉的使者说情，请归还我们的被俘人员吧。’”，他们遵照穆圣的话做了；他们说完后，穆圣开口说道：“凡分配给我的及阿布·孟特利布家族的俘虏全部归还给你们。我会替你们求大家的。”迁士和辅士们跟着说道：“凡分配给我们的全归安拉的使者。”艾格勒阿·本·罕巴斯却说：“分配给我的及泰米姆家族的不归还。”欧叶奈·本·哈绥尼也跟着说道：“分配给我的及菲扎勒家族的不归还。”安巴斯·本·迈勒达斯说：“分配给我的及赛利姆家族的不归

还。”但赛利姆家族的人立刻反驳道：“分配给我们的一律归还给安拉的使者。”安巴斯·本·迈勒达斯闻言无奈地摇摇头。

穆圣说：“这些人如今都已成了穆斯林，我当初一直不分他们的俘虏，我曾让他们在妻子儿女之间做个抉择，但他们无法割舍其中的任何一方。如果谁分有他们的妻子、儿女、财产，行行好，还给他们吧。愿意尽享自己权利的人，请先把他们的还给他们，我将从安拉赐予的胜利品中取出六倍的数量归还他。”

穆斯林们闻言纷纷说道：“为了安拉的使者，我们心甘情愿。”穆圣说：“我不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愿意，哪些人不愿意。你们先回去，把你们当家人的意见转告给我，然后再归还他们的妻子儿女。”

除欧叶奈·本·哈绥尼一人外，其他人都照穆圣的话做了。欧叶奈一开始拒绝归还分配给他的一名赛格夫族老太太，但后来又归还了。穆圣给俘虏们每人一套科特亚麻布料的衣服。

副朝及返回麦地纳：

处理完吉阿拉奈战利品的事，穆圣离开吉阿拉奈赴麦加做副朝，然后，委任欧塔白·本·伍赛德为麦加的长官。伊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穆圣离开麦加，返回麦地纳。

据穆罕默德·安萨里讲：“以安拉起誓，自穆圣迁徙麦地纳至安拉默助穆圣获得巨大成功，这之间仅八年，可这八年之间的形势，变化可真大啊。”

当初，穆圣被逐出家乡。为了忠实地继续他的使命，他背井离乡、孤独地来到麦地纳，寻求帮助和慰藉，麦地纳不仅收留了他、尊重他、支持他、追随降示给他的真理，还为此顶住了所有阿拉伯人的敌视。八年过去了，昔日仓惶逃到麦地纳的人，如今，当他再次走进麦地纳时，他已劝服了全麦加的人，他用伊斯兰唤醒了麦加，使麦加成了尊贵之地；他原谅了麦加以前的一切过错。正如《古兰》经所述：

“谁敬畏安拉，并且坚忍，安拉绝不作废行善者的报酬。”（优素福：90）

离开麦加后的武装行动

从这次成功的长途旅行返回麦地纳后，穆圣忙于接见各地代表团，派遣工作人员和宣教员，并教训那些依然狂妄自大、不肯皈依伊斯兰的人。

以下是上述工作的简况：

征收天课的工作人员：

穆圣自麦加返回麦地纳时，已是伊历八年岁末。不久，伊历九年一月的新月出现时，穆圣往各部落派遣了征收天课的工作人员。

以下是他们的名单：

1. 欧叶奈·本·哈绥尼 派往泰米姆家族。

2. 叶齐德·本·侯绥尼 派往阿斯莱姆和俄法勒
3. 欧巴德·本·白希勒 派往赛利姆和迈兹奈两部落。
4. 拉菲尔·本·迈凯斯 派往朱海奈部落。
5. 阿迈鲁·本·阿绥 派往法扎勒家族。
6. 段哈克·本·素福扬 派往凯俩布家族。
7. 白希勒·本·素福扬 派往克阿布家族。
8. 本·鲁特毕·艾兹德 派往宰布彦家族。
9. 穆哈吉勒·本·艾布·伍麦叶 派往萨那地区。
10. 齐亚德·本·鲁拜德 派往哈达拉毛地区。
11. 欧丹叶·本·哈提姆 派往塔伊部落和艾赛德家族。
12. 马立克·本·努沃勒 派往罕兹勒家族。
13. 祖布勒干·本·白德勒 派往赛阿德家族的某支系。
14. 盖斯·本·阿绥姆 派往赛阿德家族的另一支系。
15. 阿拉沃·本·哈杜拉米 派往巴林地区。
16.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 派往内吉兰地区（兼收人丁税）。

这些工作人员不全是在伊历九年一月派遣的，其中有几位派得较晚些。以高度重视的态度派遣征收天课的工作人员，始于伊历九年一月。这一点足以说明，伊斯兰宣教工作自侯德比亚和约签署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麦加解放后，皈依伊斯兰的人已是成群结队。

武装分队：

就在往各地各部落派遣征收天课的工作人员的时候，虽然半岛的局势已基本趋于稳定，但依然需要派遣武装分队，以下是这些武装活动的简况：

1. 欧叶奈·本·哈绥尼·法扎利的武装分队：

伊历九年一月，欧叶奈率领五十名骑兵，讨伐泰米姆家族。这批骑兵中没有迁士，也没有辅士。事情的起因是：泰米姆家族煽动各部落不要交纳人丁税，还阻止他们交纳人丁税。

欧叶奈带领人马昼伏夜行，当他们突然出现在身居沙漠中的泰米姆人面前时，他们吓得纷纷逃窜。穆斯林俘获他们的十二名男人，二十一名妇女，三十个孩子，然后把他们押回麦地纳，关押在哈利斯的女儿勒姆莱的家中。

随后，该家族的十位首领来到麦地纳，他们站在穆圣家门口喊道：“穆罕默德，请你出来。”穆圣出来后，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穆圣和他们一起站着。然后，穆圣去礼晌礼，之后，坐在圣寺院子里，那些人提出要和穆斯林比试口才。并推出他们的演说家欧塔利德·本·哈吉布，此人讲完后，穆圣命伊斯兰的演说家撒比特·本·盖斯·本·舒玛斯应战。然后，他们又推出他们的诗人祖布勒干·本·白德勒，吟诗炫耀。伊斯兰的诗人罕撒尼·本·撒比特轻而易举地胜了他。

两对演说家和诗人比试完毕，他们中的一位首领艾格勒欧·本·哈比斯说道：“他们的演说家比我们的演说家口才好，他们的诗人比我们的诗人更有才华；总之，他们比我们强。”随后，他们都皈依伊斯兰，穆圣嘉奖了他们，并归还了他们的妇女、儿童。

2. 古图白·本·阿米勒的武装分队：

伊历九年二月，古图白被派往图勒白附近的图巴莱地区，讨伐赫斯阿姆族的一个分支。古图白带领二十个人，轮骑十峰骆驼离开麦地纳。他采取袭击战术，双方展开激战，伤亡都很重。最终，穆斯林获胜。他们押着俘获的骆驼、羊、妇女回了麦地纳。

3. 伊历九年三月，派往凯拉布家族的段哈克·本·素福扬·凯拉布武装分队：

派这支武装分队的目的，是规劝凯拉布家族加入伊斯兰。他们不但拒绝，而且还攻击穆斯林，穆斯林只好还击。最后，穆斯林挫败他们，还杀死他们的一个人。

4. 派往吉达海岸的阿利格姆·本·穆吉宰兹·穆德莱吉武装分队：伊历九年四月，阿利格姆率领三百人马，前往吉达海岸，讨伐聚集在那里专门打劫麦加人的埃塞俄比亚人。听到穆斯林出动的消息后，埃塞俄比亚人纷纷逃窜。

5.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的武装分队：

伊历九年三月，穆圣派阿里率领一百五十名骑兵，其中一百人骑的是骆驼，其余五十人骑的是马，举着黑色和白色的战旗，前往塔伊部落，捣毁他们的偶像盖莱斯。阿

里在黎明时分突袭了他们的驻地。结果，不仅捣毁他们的偶像，还抓获许多俘虏、骆驼、羊；俘虏中有已逃往沙姆的欧丹叶·本·哈提姆的妹妹，另外，在盖莱斯偶像的储藏室里，穆斯林们发现三把剑和三副铠甲。在返回的路上，他们取出应归安拉使者的五分之一的战利品，余下的平分了，但他们没分给哈提姆的家属。

回到麦地纳后，欧丹叶·本·哈提姆的妹妹哀求穆圣道：“安拉的使者呀！照料我的人跑了，父亲去世了，我也上了年纪，没什么用场了。求你行行好，放了我吧，安拉会慈悯你的。”穆圣问：“照料你的人是谁？”她说是欧丹叶·本·哈提姆。穆圣问：“就是逃避安拉和安拉的使者的那个人吗？”说完就走了。第二天，她依旧请求穆圣，第三天，她又求穆圣，穆圣答应了她。当时穆圣身边站着一个人，指点她说：“求他给你一匹马。”她求穆圣，穆圣答应了。

欧丹叶·本·哈提姆的妹妹去往沙姆，来到哥哥的身边，姐弟相见后，她向弟弟谈起穆圣，她说：“他做了你父亲当年做过的事情，你以仰慕或修士的样子去见见他吧。”于是，欧丹叶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来到麦地纳。穆圣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让他坐在自己面前。然后，穆圣首先感赞安拉，接着才问他：“你为何要逃跑呢？你要逃避承认，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这一真理吗？难道除安拉外，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他说：“没有。”过了一会儿，穆圣又问他：“你要逃避承认‘安拉至大’吗？难道还有比安拉更伟大的吗？”他说：“没有。”穆圣说：“犹太人已遭安拉的恼怒，基督徒已经迷误。”他说：“我是中正不偏的穆斯林。”穆圣听到这话，脸上露出笑

容。随后，穆圣把他安置在一位辅士家中，每天早晚两次来见穆圣。

据伊本·伊斯哈格讲，欧丹叶传述：穆圣把他带到家中，并让他坐到自己对面，然后对他说：“欧丹叶·本·哈提姆，谈谈吧，你不是勒库斯耶派教徒吗？”他说：“我是勒库斯耶派教徒。”穆圣问：“你在族人中享有提取四分之一战利品的权利，对不对？”他说：“对。”穆圣说：“这种做法，在勒库斯耶派里是不合法的。”他说：“对，确实不合法。”欧丹叶又传述：“我当时心中已明白，他确是被派遣的先知，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

据艾哈迈德讲：当时，穆圣说：“欧丹叶呀，归顺伊斯兰吧，你会获得平安。”他说：“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穆圣说：“我比你更了解你的宗教。”他说：“你比我还了解我的宗教吗？”穆圣说：“是的，你不就是勒库斯耶派教徒吗？你享用族人四分之一的战利品，对不对？”他说：“对。”穆圣说：“这种做法在你的宗教里是不合法的。”欧丹叶传述：“穆圣没再说什么，我就皈依了伊斯兰。”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欧丹叶传述说：“我同穆圣面谈，来了一个人，向穆圣诉说他的经济拮据，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向穆圣诉说他没了生活来源。”之后，穆圣对我说：“欧丹叶，你看到希赖了吗？如果你命长，定会看到妇女坐着驼轿从希赖去麦加巡游天房，她什么都不怕，只怕安拉；如果你的命长，定会看到波斯国王的江山被推翻；如果你的命长，还会看到人们拿着满把的金银施

舍，却找不到接收的人。”欧丹叶说：“后来，我确实看到妇女坐着驼轿从希赖去麦加巡游天房，她什么都不怕，只怕安拉。解放波斯国王的王国时，我亲自参加了。如果你们的命长，定会看到穆圣说的‘人们捧着满手的金银……’。”

塔布克战役

(伊历九年七月)

解放麦加的战役是真理与虚妄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自此，阿拉伯人对穆圣的使命都坚信不疑，历史的车轮完全改道了，大批大批的人们皈依伊斯兰；内部压力消除了，穆斯林们可以轻松地习学安拉的教律，传播伊斯兰的教诲。

战争的原因：

但仍有一股势力无理干涉穆斯林；那就是当时世界上军事最强的罗马人。我们已经知道，罗马人曾借加萨尼人哈比利·本·阿迈鲁之手杀害了穆圣的信使哈利斯·本·阿米勒·艾兹迪。哈利斯遇害后，穆圣派遣宰德·本·哈利斯带领人马，在穆尔塔同罗马人打了一仗。虽然，穆斯林没能成功地制服暴虐不义的罗马人，但在各地阿拉伯人心中留下极好的印象。

对于穆斯林在穆尔塔战役中赢得的良好声誉、许多阿拉伯部落打算脱离罗马、归顺穆斯林的动态及步步逼近的危机，罗马皇帝无法坐视不理，因为危机已威胁到与半岛

相邻的河姆地区。罗马皇帝认为，趁局势尚未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尚未引起与罗马相邻的阿拉伯地区的动荡之际，必须赶快剪除穆斯林。

穆尔塔战役后不到一年，罗马大帝就开始招募罗马人，臣服于他的加萨尼阿拉伯人及其他人，准备大战。

罗马人和加萨尼人备战的消息：

罗马人备战的消息陆续传到麦地纳后，引起穆斯林的不安，他们听到风吹草动，就误以为是罗马人来了，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欧麦尔·本·罕塔布。

在这一年里，即伊历九年，穆圣曾离开众妻室一个月，独居在他的水源处。起初，穆斯林们并不知内中原委，以为穆圣休弃了众妻室。为此，他们坐立不安，满怀惆怅。

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欧麦尔传述说：我有位辅士朋友，我们同住在麦地纳郊外。我们轮着去见穆圣，并互通信息。当时，我们听说加萨尼国王准备偷袭我们，我们很担心，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件事。有一天，我的辅士朋友突然敲我的门，连声喊：“快开门，快开门。”我忙问道：“是加萨尼人来了吗？”他说：“是比那更严重的事，安拉的使者休弃了众妻室。”

据另一种传述：欧麦尔说：“我们曾谈论加萨尼人，他们已经给战马钉了铁掌，准备进犯我们。那天，轮着我的朋友去见穆圣，晚上他回来后，就慌张地敲我的门，并问：‘难道他睡了吗？’我吓了一跳，急忙跑出来。他说：‘出大事了。’我问：‘什么大事？是加萨尼人来了吗？’他说：‘比那严重，安拉的使者休了众妻室’。”

上述故事说明，当罗马人备战的消息传到麦地纳后，穆斯林们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伪信士的举动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尽管伪信士们看到穆圣各方面的成功，他不害怕地球上的任何一种势力，而且，他会摧毁他事业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伪信士们虽然目睹了这一切，但仍贼心不死，他们时刻都在等待着伤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机会。罗马人准备进犯的消息传来后，他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们修建了一个实施阴谋的窝点，却冠上清真寺的名字。其实，这是个罪恶的清真寺，它的目的是否认安拉，分裂穆斯林群体，串联与安拉及其使者为敌的人。窝点竣工后，他们邀请穆圣去里面做礼拜，企图借此蒙蔽穆斯林大众，无法认清该清真寺的真面目，不注意进出其中的人，而最终成为他们的安全窝点。穆圣因忙于备战而未去那里面礼拜，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后来，安拉揭穿了他们。穆圣自塔布克战役返回后，直接捣毁那座清真寺；穆圣从没有在它里面做过礼拜。

罗马人与加萨尼人备战的确切消息：

这就是穆斯林面临的情况和得到的消息。当时，往返于沙姆与麦地纳之间运油的奈伯特人传来消息说：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已招募四万大军，任命一位亲王为统帅。另外，他还召集莱赫姆、朱扎姆及其它信奉基督教的各阿拉伯部落。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巴尔干。至此，一个实实在在的巨大威胁摆在穆斯林的面前。

形势更加严峻：

使形势更加严峻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季节。当时正值酷热时节，人们难以出门，干旱、少雨，加上果实已经成熟，

人们喜欢坐在树荫下享用果实，不愿在这样的时节外出。而且，路途遥远，道路崎岖难行。

穆圣决定前去迎战：

穆圣以极其敏锐、睿智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他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对罗马人坐视不理，任他们在伊斯兰的版图上恣意妄行，威胁麦地纳，将会对伊斯兰及穆斯林的军事声誉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侯奈尼战役中遭到致命打击的蒙昧主义将会再次抬头。那时，伺机伤害穆斯林的伪信士们必将趁罗马人正面进攻之际，从背后向穆斯林下手；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穆圣及穆斯林们为传播伊斯兰所付出的努力将回白费，穆斯林经无数次浴血奋战换来的成就将会付之东流。

穆圣清楚这一切。因此，尽管面前困难重重，但他毅然决定带领穆斯林前往罗马边界，会战罗马人，决不能让他们踏进伊斯兰的版图。

公开备战：

穆圣拿定主意后，立刻通知穆斯林们做好出征的准备。同时，还派人到各阿拉伯部落及麦加，动员他们参战。穆圣以往决定出征时，往往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隐瞒真正的去向。但鉴于这次事态大，困难多，他公开讲明要会战罗马人，以便让人们明白事情真相，做好充分准备。这时，《古兰》“忏悔章”的部分节文降示了，它激励穆斯林的斗志，鼓励他们参战。穆圣号召大家为主道捐钱捐物。

穆斯林们积极准备出征：

听到穆圣的动员声，穆斯林们立刻积极行动起来，各部落从四面八方朝麦地纳云集而来，除了那些心中有病及另外的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滞留后方，甚至那些贫穷的人也不例外。他们为了参战而请求穆圣帮助他们。正如《古兰》所述：穆圣对他们说：“我实在没东西装备你们，他们只好眼泪汪汪地走了，他们因无力自筹旅费而忧伤。”（忏悔：92）

穆斯林们积极备战的同时，还争先恐后地慷慨解囊，出钱捐物。如奥斯曼·本·安法尼捐了二百峰装备齐全的骆驼，二百欧基亚白银，随后又拿出一千金币，把它交给穆圣。穆圣接受了那些钱财，说：“从今以后，愿奥斯曼不受自己行为的伤害。”奥斯曼又接二连三地施舍，他施舍的总数除现金外，尚有骆驼九百峰，马一百匹。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捐了二百欧基亚白银。艾布·白克尔捐出全部家产，只把安拉和安拉的使者留给了家人，他的家产共四千银币，他是第一个捐钱的人。欧麦尔捐出一半的家产，安巴斯、泰利哈、赛阿德·本·欧巴德、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等都捐了很多钱。另有阿绥姆，本·欧丹叶捐了九十担枣，人们都相继或多或少地捐了东西，甚至有的人尽管只有一、二斤东西，但也捐出来。妇女们也都尽其所能地捐了许多东西，如：粮食、镰刀、脚镯、耳环、戒指等。

除了伪信士，没有人不捐献钱物的。正如《古兰》所述：

“嘲笑信士们中慷慨捐资者及只能出力者的那些人，他们将会遭到安拉的嘲弄。”（忏悔：79）

伊斯兰军队开往塔布克：

就这样，伊斯兰军队完成了装备。穆圣委任辅士穆罕默德·本·穆赛利迈代守麦地纳，留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照顾家眷，伪信士为此挖苦嘲讽阿里，阿里只好离开麦地纳，追上穆圣。穆圣把他又劝回去，穆圣说：“你难道不愿意从我这儿得到哈伦从穆萨那里得到的地位吗？所不同的是我之后再无先知。”

穆圣于星期四率领大军向北朝塔布克行进，这支大军由三万人组成，穆斯林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尽管人们捐了许多钱物，充作军队的装备，但军中仍严重缺乏粮草和战骑，他们每十八个人轮骑一峰骆驼，用树叶充饥使他们嘴唇发肿；他们被迫宰杀骆驼，以便饮用骆驼胃里的水，尽管骆驼数量很少。故此，这支部队被称为“艰苦部队”。

他们沿途经过黑吉尔地区，即凿石为家的赛莫德人曾居住过的古拉山谷。当时，人们喝了那里的井水，当他们起身离去时，穆圣说：“你们不要喝这里的水，不要用它做小净，凡是用这里的水和好的面团，一点也不要吃，全部喂骆驼。”穆圣命大家喝先知撒利哈的驼曾饮用的那口井里的水。

据《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两大圣训集记载：伊本·欧麦尔传述说：当穆圣途经黑吉尔地区时，说道：“你们不要进入那些首自亏者的房屋，以免获得他们的遭遇；除非是哭着进。”穆圣蒙着脸，快速地离开这个山谷。

沿途极度的缺水，使大家纷纷向穆圣诉苦。穆圣遂祈祷安拉，安拉遣来乌云，降下大雨，人们喝饱后，又装载了所需的水。

临近塔布克村时，穆圣说：“如果安拉意欲，明天将抵达塔布克泉。上午以前，你们到不了那里，提前到达者，在我未到之前，不要碰那里的水。”

据迈阿兹讲：我们抵达那里时，已有两个人提前到了。该泉里只有一点水，穆圣问那两个人是否碰了泉里的水，他俩说碰了。穆圣对他俩说了安拉意欲他说的话，然后，捧出那一点水，等新的泉水渗出后，穆圣用它洗了脸和手，接着，把手重新放进泉里，泉水顿时涌出。待人们喝饱后，穆圣说：“迈阿兹呀，如果你命长的话，你就会看到这里将成为一片花园。”快到或许刚到塔布克时，穆圣说：“今夜有特级大风，谁都不要站着，骆驼一律拴紧在辮子上。”起大风时，有个人站着，结果被风卷到了塔伊山。

穆圣习惯旅途中并礼晌礼与晡礼、昏礼与宵礼。他的并礼往往是提前并礼或退后并礼。

伊斯兰军队进驻塔布克：

伊斯兰军队停在塔布克，并在那里扎下营寨，准备迎敌。穆圣站在人群中，以动人的话语鼓励大家争取今后两世的幸福，他让大家心中有所畏惧，又充满希望。人们群情激昂，这弥补了他们在物资、粮草、装备方面的不足。至于罗马人和他们的盟友，当他们听到穆圣来临的消息后，吓得不敢出来应战，悄悄地撤回他们的国境内。这场战役

使穆斯林在整个半岛及半岛周围赢得良好的军事声誉与巨大重要的政治效应，这种效应是枪战无法得到的。

之后，艾莱部落酋长叶哈奈·本·鲁白前来同穆圣讲和，并交纳人丁税。接着，杰尔巴人、艾兹勒哈人也交纳了人丁税。穆圣为他们签写了安全保障书。写给艾莱人的安全保障书内容如下：“以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这是安拉及其使者穆罕默德为叶哈奈·本·鲁白及艾莱人提供的安全保障书，凡属彼等所有海上船只、陆路商人均受安拉的保护，持此书者，不论在陆路或海路，一律不受到伤害。凡有滋事生端者，其生命、财产无保障。”

随后，穆圣派遣哈立德·本·沃立德率四百二十名骑兵，讨伐杜迈·詹德利王伍凯迪勒。穆圣对哈立德说：“你将会看到他正在捕牛。”哈立德来到杜迈·詹德利。伍凯迪勒正在堡垒里用望远镜眺望，这时，有一头牛窜出来，用角顶撞王宫大门，伍凯迪勒出来捕牛。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哈立德策马上前擒住了伍凯迪勒，然后，把他押送给穆圣。伍凯迪勒用两千峰骆驼、八百只羊、四百副铠甲、四百支标枪向穆圣求和，并答应交纳人丁税；穆圣放了他，并让他和叶哈奈一起共同管理杜迈·詹德利、塔布克及艾莱·帖玛伊部落居住区。

当初投靠罗马人的部落现在明白，继续依靠旧主人不行了。于是，他们纷纷倒向穆斯林。伊斯兰的疆域因而扩大，直接与罗马接壤。罗马的傀儡们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返回麦地纳:

在安拉的援助下，穆斯林不战而胜，他们浩浩荡荡地离开塔布克。在返回麦地纳的途中，有十二名伪信士企图暗杀穆圣。当时，穆圣正经过一个山口，安玛尔在前面牵着他的驼缰，侯宰法·本·叶玛尼跟在后面，其他人仍在山谷里还没上来。这伙伪信士利用这一时机。穆圣和他的两名弟子正行走中，突然听到刺击声，身后的一伙人蒙着脸，操着兵刃靠了过来。穆圣命侯宰法用拐杖打那些人的骆驼头，安拉使那些人害怕了，他们迅速退回到队伍中；穆圣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和用心。为此，侯宰法被人称为“穆圣的保密者”。《古兰》叙述了此事：“他们企图办不到的事。”（忏悔：74）

麦地纳城廓自远处出现时，穆圣说：“这里是荫凉的花园，这是伍候德山，它喜爱我们，我们也喜爱它。”听到穆圣凯旋的消息后，妇女、儿童全部跑出来，热情迎接伊斯兰军。他们高唱：“一轮满月自沃达尔山谷升起，我们应感赞安拉。”

穆圣前往塔布克是在七月份，返回时已是九月，这次战役历时五十天，在塔布克住了二十天，其余的时间全花在路上。这是穆圣有生之年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

滞留后方的人:

这次战役是安拉对穆斯林的重大考验，由此，真伪信士得以辨清。正如《古兰》所述：

“安拉不会任信士们常在你们的现状下，直到他甄别出好坏。”（3：179）

这次战役，真正的信士都参加了，滞留后方成了伪信士的标志。人们每每向穆圣提及未出征者，穆圣总说：

“别管他，如果他有福分，安拉会让他回到你们中间。反之，安拉让你们摆脱了他。”

未出征的人分两种，一种有故无法出征者，一种是欺骗安拉和使者的伪信士。这些伪信士有的编造理由，向穆圣请示后留在家中；有的根本没请示就留在家中。除此以外，另有三个真正的信士，他们没有任何缘故却滞留在家中，没有出征，他们受到安拉的考验，而后获得了安拉的原谅。

回到麦地纳后，穆圣先到圣寺礼了两拜，然后才坐下接待众人。伪信士有八十多人，他们向穆圣编造了种种无法出征的理由，还一再发誓；穆圣接受了他们的表白和效忠宣誓，并为他们向安拉求饶。至于他们真实的内心，穆圣把它交给了安拉。

那三个真正的信士分别是：克尔布·本·马立克、迈拉勒·本·勒比阿、希拉利·本·伍麦叶，他们选择了说实话。穆圣命穆斯林大众疏远这三个人，致使他们三人痛苦不堪，无地自容。就这样过了五十天，最后，安拉降下原谅他们的启示。正如《古兰》所述：“那三个滞留后方的人，大地虽广，他们却无地自容，心闷不堪。他们坚信，除向安拉忏悔外，别无出路。后来，安拉原谅了他们，以便他们自新。安拉确是至赦的、至慈的。”（忏悔：118）

穆斯林们高兴了，那三个人更是兴奋得无法言表，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施舍财物，那一天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至于那些因故而未出征者，安拉在《古兰》中提及他们：

“对于弱者和病人，以及找不到旅费的人，如果他们真诚地对安拉和使者，都毫无罪过。”（忏悔：91）

穆圣快到麦地纳时曾提及因故而未出征者，穆圣说：“麦地纳确有一些人，你们每行一段路程或穿越一道山谷，他们都与你们共事回赐，他们因故而不能出征。”人们问道：“安拉的使者呀，你说这些人现在在麦地纳吗？”穆圣说：“是的，他们在麦地纳。”

塔布克战役的意义：

这场战役对穆斯林在阿拉伯半岛发展并加强自己的势力有着很大的意义。事实已向人们表明，除了伊斯兰，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在阿拉伯人中长久生存；仍心存邪念、伺机伤害穆斯林的蒙昧之人和伪信士，他们的一切幻想和企图都破灭了。他们曾寄希望于罗马人，经过这次战役，他们老实了，他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因此，穆斯林不再对伪信士客气了。安拉命令要严厉地对待他们，甚至不准接受他们的施舍，不许为他们祝福、求饶，不许探望他们的坟墓。安拉下令捣毁他们以清真寺的名义建造的窝点。另外，安拉又降启示，深刻揭露他们的丑行。这些启示好像向全麦地纳人宣布了他们的名单，他们再也无法掩饰自己了。

关于这场战役的《古兰》启示：

“忏悔”章中的许多经文都是围绕这场战役而降示的；其中一部分是出征前降示的，一部分是出征后降示的，还有一部分是出征返回后降示的。它概述了前后一切，包括这场战役各方面的情况、伪信士的丑行、穆斯林战士的高尚情操，接受真信士们因未出征而做的忏悔等。

这一年的部分重要事件：

1. 穆圣自塔布克返回后，发生了阿吉兰人欧沃密勒夫妇间互相诅咒的案子。
2. 一个承认自己犯了通奸罪的妇女，给儿子断奶后，受到石刑。
3. 埃塞俄比亚国王楠扎希去世，穆圣为他举行异地殡礼。
4. 穆圣的女儿温姆·库里苏姆去世，穆圣为此很伤心，并对奥斯曼说：“如果我还有女儿，我还会把她嫁给你。”
5. 穆圣自塔布克返回后不久，伪信士首领阿布杜拉·本·吴班叶去世，欧麦尔极力劝阻穆圣不要为他求饶，不要举行殡礼。但穆圣没听，后来，《古兰》启示下降，支持欧麦尔的观点。

第六章 艾布·白克尔朝觐

伊历九年十一、二月，穆圣任命艾布·白克尔为总负责人，率领穆斯林大众履行朝觐功修；

随后，“忏悔”章前一部分的经文降示了，它宣布废除蒙昧时期的一切协议和公约。穆圣立刻派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前往麦加，代他向众人传达这些启示，因为在生命和财产方面，他们一直沿用阿拉伯人的惯例。阿里在阿勒吉或德吉楠追上了艾布·白克尔。

当时，艾布·白克尔问他：“你是来做总负责人的呢，还是听命于我？”阿里说：“我听命于你。”尔后，他们一起前行。

艾布·白克尔带领人们履行朝觐，宰牲日那天，阿里站在投石场石柱前，向人们宣布穆圣的命令：废除一切旧协约，暂缓四个月执行。至于从未伤害过穆斯林，也没协助过穆斯林的敌人的那些人，他们拥有的协约，继续有效，直至协约期结束。

艾布·白克尔派人四处通告：自今年以后，不准多神教徒到麦加朝觐，不准裸体巡游天房。

这一告谕等于在半岛内宣布了多神信仰的死刑，自今年后不准它再现。

吉哈德 圣战 一瞥

纵观历次的武装行动，研究它的背景、影响及后果，任何人都不难发现：穆圣确是世界上最伟大、眼光最敏锐、头脑最清醒的军事领导人，确是一位卓越的天才。同时，他又是伟大的至圣。他所参加的每次战役，无不需果敢、胆量及周密部署。由于他卓越的智慧，精密的部署，占据有利地势，制定最佳战术，加上自信与沉着，除吴侯德及侯奈尼战役中的短暂失利外，他从未失败过。那短暂的失利仅仅是由于个别战士一时的胆怯，如侯奈尼战役；或是由于个别人违背他的命令，放弃他的军事要求，没有遵守纪律及作战计划而造成的。

在这两次战役中，穆斯林出现失利时，穆圣的才华展示得尤为突出。他沉着对敌，用他那卓越的智慧使敌人的企图破灭，如吴侯德战役、侯奈尼战役。尽管当时情况危急，大面积的失利足以使领导人失去头脑，意志崩溃，但穆圣最终仍能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以上都是从军事领导方面谈的。从另外的方面看，通过历次圣战，逐渐实现半岛的稳定、和平，扑灭了争斗的战火，消除多神信仰对伊斯兰的敌视，使他们倾向于和平相处，不再干涉伊斯兰的宣传。同时，辨清了真信士与伪信士及心怀鬼胎者。

穆圣塑造了一大批军事将领。继他之后，这批将领在伊拉克、沙姆等地迎战波斯人、罗马人。他们在战争规划、控制战争主动权等方面，远胜罗马人、波斯人，并最终制

服了他们，使他们失去土地、家园、水源、农田、优越的居住地及舒适的各种享受等。

通过这些战争，穆圣为穆斯林大众提供了房屋、田产、职业，解决了许多无钱无家的难民们的困难，储备了武器、战骑、粮草、资金，而这一切的获得没有通过一丝一毫的强夺与侵略他人。

穆圣完全改变了蒙昧时期发动战争的宗旨和目的。昔日，战争就是为了抢劫、掠夺、杀人、横行霸道、敌视、复仇、欺压弱者、毁坏房屋、蹂躏妇女儿童；破坏生态、禾稼、惹事生非等。现在，在伊斯兰中，战争的目的改变了：为实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可赞的目的，以便让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永远富强，摆脱弱肉强食的制度，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救助那些孤苦无援的男人、妇女、儿童。这些人常常祈祷安拉说：

“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们摆脱这个地区不义的人吧，你给我们派遣保护者吧，让他净化安拉的大地，消除欺诈、罪恶、仇视，实现安宁、和平、善良、仁慈，尊重人权。”

同时，穆圣为战争做了高尚的规定：所有人等，不论将官、士兵都必须遵行，不得逾越。

据苏莱曼·本·布莱德传述：他父亲说：“穆圣每每任命军队或武装分队的领导人时，总要嘱咐：敬畏安拉，善待部下，当以安拉的名义为安拉而战，当同隐昧安拉的人战争，但不可过分，不可欺骗，不得凌辱尸体、杀害儿童……；要使事情简单化，不要苛求，要坚定沉着，不可急躁、莽撞……。”

穆圣行军时，一旦在夜间抵达敌区，他总是待到天亮后才发起进攻，他禁止火攻，严禁屠戮、殴打妇女儿童，严禁抢劫。他说：“抢劫并不比食死人肉更合法。”

他严禁破坏生态，蹂躏禾稼，砍伐树木，除非迫不得已。

解放麦加时，穆圣说：“你们不要杀害伤员，不要追击逃跑者不要处死俘虏。”穆圣沿袭了不杀来使的惯例；他严禁杀害盟友。他说：“凡杀害盟友者，闻不到天堂的气息，天堂的气息远离他四十年的路程……。”

这些高尚的规定净化了战争，使它摆脱蒙昧的泥潭，成为圣洁的斗争。

人们成群结队地加入安拉的宗教

解放麦加的战役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它彻底消灭了偶像崇拜，使阿拉伯人辨明真伪，涤清了心中的一切疑虑，并他们迅速地皈依伊斯兰。

据阿迈鲁·本·赛利迈讲：有一天，我们蹲在路边的水井旁，这时，经过一支商队，我们便向他们打听人们及穆圣的情况，他们说：“他声称安拉选派他、启示他，给了他启示等等的东西。”我暗中记下那些话，就像刻在我的心中一样。当时，阿拉伯人把自己是否皈依伊斯兰，同穆圣是否能胜利联系在一起。他们说：“先别介入他和他的族人之间，如果他能战胜他的族人，说明他真是先知。”

麦加的解放促使各部落纷纷皈依伊斯兰，我的父亲先于我的族人前往麦地纳加入伊斯兰。当他返回来时说道：“以安拉起誓，我从先知那儿给你们带来了真理。先知说：‘你们当在某时礼某番拜，某时礼某番拜。该礼拜时，当命一个人念召拜词，让一个最会念《古兰》的人领拜’。”

这段圣训说明，在改变局势、壮大伊斯兰、阿拉伯人立场的确定及他们皈依伊斯兰方面，麦加的解放有着深远的影响。塔布克战役后，这一点又进一步得到肯定。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两年间，即伊历九年和十年来往麦地纳的使团络绎不绝，人们成群结队地加入安拉的宗教。解放麦加时，伊斯兰军队仅一万人，不足一年，到塔布克战役时，它已壮大至三万人。然后，在辞朝时穆斯林如海洋一般，其数量已达十万人或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涌动在穆圣周围，高亢的应召词、大赞词、颂主词、知感词响彻云霄，回荡在天地之间。

各使团：

圣史学家们提及的使团有七十多支。我们无法一一全部细述，也没必要全部细述，仅介绍一些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使团以飨读者。

1. 阿布杜·盖斯部落使团：

该部落先后来过两支使团。第一支在伊历五年或更早时。当时，该部落中有位商人，名叫孟格兹·本·罕亚尼，他经商来到麦地纳，知道伊斯兰后，当即就归信了，并带着穆圣的书信返回家乡，族人随即也都皈依伊斯兰，并于禁月派遣一支由十三、四人组成的使团觐见穆圣，学习信

仰及有关方面的知识。穆圣当时曾对他们中年龄最长的艾希吉·阿苏勒说：

“你有安拉喜欢的两大优点：善良、宽容。”

第二支使团有四十个人，其中包括扎鲁德·本·阿拉伊，此人原信奉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其信仰很虔诚。

2. 道斯部落使团：

该使团在伊历七年初到来，穆圣当时正在海白尔。以前我们曾介绍过该部落的图法利·本·阿迈鲁皈依伊斯兰的故事。当时穆圣尚在麦加，图法利自麦加返乡后，一直致力于号召族人加入伊斯兰。由于族人迟迟不响应，使图法利很失望，只好再次觐见穆圣，请穆圣祈求安拉，引导道斯人，穆圣答应了。他祈祷说：“主啊，求你引导道斯人吧。”事后，道斯人全部加入伊斯兰。伊历七年初，穆圣正在海白尔时，图法利率领七、八十户道斯人，先到麦地纳，后赶往海白尔与穆圣相见。

3. 朱扎姆部落的阿迈鲁家族成员菲尔沃的信使：

菲尔沃曾是罗马的一位阿拉伯官员，统治臣服于罗马的阿拉伯人，其辖区包括整个沙姆及周边地区。伊历八年，菲尔沃在塔布克战役中目睹穆斯林的刚毅、勇敢和诚实，随即皈依伊斯兰，并告谕穆圣。同时，还给穆圣赠送了一头白毛驴。罗马国王闻讯后，把他囚禁起来，让他就回归旧信仰与死亡之间做个抉择，他选择了死亡。菲尔沃在巴勒斯坦阿夫拉水源处受到绞刑。

4. 苏达艾使团：

该使团于伊历八年、穆圣自吉阿拉奈返回麦地纳后到达。他们来的原因是：穆圣组织一支四百人的武装分队，命他们讨伐也门的一个地区，而苏达艾部落正巧生活在这个地区。穆圣派出的兵马抵达格纳特时，苏达艾人齐亚德·本·哈利斯得知此事，便找到穆圣说：“我受族人差遣同你讲和，只要你撤军，我便率族人追随你。”军队撤走后，齐亚德回到家乡，动员族人去麦地纳觐见穆圣。于是，他们一行十五人来到麦地纳，向穆圣宣誓皈依伊斯兰。事后他们回到家乡，号召族人加入伊斯兰。辞朝时，该族有一百人同穆圣一起朝觐。

5. 克阿布·本·祖海勒·本·艾布·赛利迈的到来：

他生于一个诗人家庭，是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诗人，曾诽谤过穆圣。伊历八年，穆圣自塔伊夫战役返回后，克阿布收到哥哥白吉尔的来信，信中说：“穆圣处死了麦加的几位曾诽谤、伤害他的人，其余的古莱氏诗人四处潜逃了。如果你想活命，就速去见穆圣，穆圣从不斩杀忏悔之人。”弟兄俩接连通了几次信后，克阿布这才意识到事关性命。于是，他来到麦地纳，住到一个朱海奈族人家中，并同他一起做了晨礼；拜后，那位朱海奈人向他指了指穆圣；于是，他来到穆圣跟前坐下来，并把手放在穆圣手里，穆圣当时并不认识他。他说：“安拉的使者呀，克阿布，本’祖海勒已经皈依伊斯兰，且已忏悔，他来求你饶他的命。如果我把他带来，你会答应他的请求吗？”穆圣说：“会的。”他说：“我就是克阿布·本·祖海勒。”一位辅士扑到他身上，请穆圣允许他砍了克阿布的頭，穆圣说：“你放开他，他已忏悔并放弃以前的恶习。”克阿布当即

吟诵了他的一首著名长诗。讴歌、赞美穆圣及众迁士和辅士。

苏尔坦离去了，如今我心已碎，
为情所俘，为爱所锢，在那赎回。

我说过，请任我择路向前，
慈主所命定的总将兑现。

任何人，纵然毕生安全，
总有一日被架起遭受清算。

闻听主的使者已对我警告，
我渴望能求得先知的赦免。

真主把《古兰》经为使者颁降，
其中的警戒晓谕处处可见，

先知啊！且慢因谗言把我责难，
我本无过，纵有流言纷传。

使者是一片光明，照亮人间，
是真主抽出的一把青锋宝剑。

当古莱氏族许多人皈依正教，
发言人便在麦加传出迁徙宣言。

与辅士汇合后不再势孤力单，

不再四面受敌，孤立无援……

6. 欧兹莱使团：

该使团于伊历九年二月到达麦地纳，他们一行共十二人，其中包括哈姆宰·本·努尔曼。当有人问及他们部落的情况时，他们的发言人说道：“我们是欧兹莱家族，从母系方面论，我们是穆圣的先祖古萨的兄弟，我们曾援助他把胡扎尔和白克尔部落赶出麦加，我们同穆圣是有亲戚关系的。”穆圣欢迎他们并告诉他们，他将会解放整个沙姆地区。穆圣禁止他们求卦于巫师及旧时的宰牲法。他们加入伊斯兰后，在麦地纳小住几日，便返回了。

7. 白利耶使团：

该使团于伊历九年三月抵达，在麦地纳停留了三日。他们的团长艾布·宰比布曾询问穆圣：“款待客人在安拉跟前是否有回赐？”穆圣说：“有，一切好事，无论做给富人还是穷人，都叫做施舍。”他又询问款待客人的最高时限，穆圣说：“三天。”他又询问迷路羊的归属权，穆圣说：“归你或你的兄弟或狼。”

他又询问迷路驼的归属权，穆圣说：

“你和迷路驼有什么关系？你不要管它，它的主人自会找到它。”

8. 赛格夫使团

该使团于伊历九年九月到来，穆圣已从塔布克返回。该部落皈依伊斯兰经历了一段过程。他们的首领欧勒沃·本·麦斯欧德于伊历八年十一月，在穆圣自塔伊夫战

役返回途中见到穆圣，随即加入伊斯兰。之后，他返回家乡，号召族人皈依伊斯兰。他满以为族人们都会听他的，因为他是位受族人拥戴的首领，族人们爱他胜过自己的眼睛。不料，族人们却四面围着他，用箭射死了他。几个月后，他们开会商议，因为，他们发现根本无法对付四周已皈依伊斯兰的人们。他们商议选派一个人去见穆圣，最后，他们选中了阿布杜·亚莱利·本·阿迈鲁。当他们把此事告诉阿布杜·亚莱利时，遭到他的拒绝，因他担心会遭到欧勒沃的下场。他说：“我不去，除非你们再派几个人和我同去。”于是，他们增派了五个人，两个艾哈拉伏人，一个马立克家族的人，他们一行共六人，最年轻的名叫奥斯曼·本·艾布·阿绥。

他们见到穆圣后，在圣寺角搭了一个帐篷，以便倾听《古兰》、看人们如何礼拜。他们常去见穆圣，穆圣不断地劝告他们皈依伊斯兰。最后，他们的团长向穆圣提出皈依的条件，他让穆圣给他写份协议书，允许他们通奸、饮酒、吃高利贷；保留他们的拉特神像、不做礼拜、不让他们亲手砸碎他们的偶像等。穆圣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条件。而后，他们私下商议，他们发现：除顺从安拉的使者外，别无选择。于是，他们表示投降，并加入了伊斯兰。他们提出条件让穆圣派人去砸毁他们的拉特神像，别让他们亲自动手，穆圣答应了，并把它写成文书，任命他们中的奥斯曼·本·艾布·阿绥为他们的负责人。因为，奥斯曼是他们中最热衷于了解伊斯兰、学习教义和《古兰》的人。他们每天去见穆圣时，总是留下奥斯曼照看行李，返回后，对奥斯曼说：“你去玩吧。”奥斯曼总是去见穆圣，学习《古兰》，请教教义；如果发现穆圣已入睡，便去找艾

布·白克尔。在叛教时期，奥斯曼给族人带来很大的吉庆。当时，赛格伏人想叛教，他劝阻他们说：“赛格伏人啊，你们入教最晚，千万不可率先叛教。”赛格伏部落没有叛教，他们一直坚守着伊斯兰。

该使团返回故乡后，他们先是向族人隐瞒真相，以战争和屠戮吓唬他们，继而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并说：“安拉的使者要他们皈依伊斯兰，放弃通奸、饮酒、高利贷；否则，就发动大军，踏平他们。”赛格伏部落被蒙昧的傲慢所迷惑，他们只想着战争。过了两三天，安拉把害怕投在他们心中，他们对使团说：“你们再走一趟，对穆圣说：他的要求我们接受了。”使团这才吐出真相，并出示穆圣的协议书，赛格伏部落这才加入了伊斯兰。

穆圣派哈立德·本·沃立德率人去捣毁拉特神像。穆埃勒·本·希阿布提起两把斧子，起身说道：“以安拉起誓，我瞧不起你们这些赛格伏人。”说完，抡起斧子砍倒了拉特神像。塔伊夫地区的人见状吓得直打颤，他们诅咒道：“愿安拉疏远穆埃拉，愿拉特女神杀死他。”穆埃拉跳起来骂道：“愿安拉使你们出丑，它哪里是神，它只不过是卑贱的石头、烂泥巴。”说完，抡起斧子劈碎了庙门。然后，又爬到墙顶，一些人也跟着爬上去，一起拆了墙，连墙基都挖出来，还卸掉拉特神像上的首饰、衣物等；赛格伏人愕然无语。哈立德领着他的人带着卸下的首饰、衣物回去向穆圣复命。穆圣当天就分发了那些东西，并感赞安拉，援助他的先知，壮大他的宗教。

9. 也门国王们的信：

也门国王们的信于穆圣自塔布克返回后来。也门国王共有五位，分别是哈里斯·本·阿布杜·凯拉利、奈尔姆·本·阿布杜·凯拉利、努尔曼·本·盖利·兹拉拉尼、哈姆丹和迈阿菲勒。他们派出的信使名叫马立克·本·孟勒·勒哈威，他们表示愿意皈依伊斯兰，脱离多神崇拜和多神教徒。穆圣在回信中阐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各自的义务，并答应如果他们愿意交纳应交纳的人丁说，将提供安拉及其使者的安全保证。穆圣派迈阿兹·本·杰伯利为负责人，领人去了也门。

10. 哈姆丹使团：

该使团于伊历九年、穆圣自塔布克返回后到来。穆圣在给他们的信件中准许了他们的请求，委任马立克·本·奈姆特为他们的负责人，代理他们中皈依伊斯兰者的事务。另派哈立德去那里号召其他人加入伊斯兰，哈立德在那里工作了六个月，却无人响应；穆圣又改派阿里·本·艾布·塔利布接替哈立德的工作。阿里来到哈姆丹，向他们宣读了穆圣的信，并动员他们加入伊斯兰，他们全部响应了。阿里随即写信向穆圣报喜。穆圣看罢信，当即匍伏叩头，然后抬起头说道：“求安拉赐哈姆丹人平安，求安拉赐哈姆丹人平安。”

11. 法扎兹家族的使团：

该使团于伊历九年、穆圣自塔布克返回后到来。他们一行十几人向穆圣表示皈依伊斯兰，并诉说他们家乡的旱情。穆圣听罢，随即登上宣讲台，举起两手，向安拉祈雨道：

“主啊，给你的土地、牲畜降雨吧，普降你的慈悯吧，复活干死的大地吧。主啊，慈悯我们及时雨吧，求你赐我们足足的、舒畅的、称心的、宽广的，及时而又不拖延的、有益而无害的雨水吧！主啊，求你赐我们慈悯之水，不要赐我们惩罚之水、毁灭之水、淹没之水、损失之水。主啊，赐予我们及时雨吧，援助我们战胜敌人吧。”

12. 奈吉兰使团：

（奈吉兰是个面积广阔的地区，距麦加七段路程，有七十三个村庄，十万军队，原信奉基督教。）

奈吉兰使团一行六十人，于伊历九年来到麦地纳。他们中有二十四人属贵族阶层，其中包括他们的三个领导。一名是总督，叫阿布杜·迈西哈，负责各部落和政府事务；一名是总理，叫艾海姆或是谢勒·哈比利，负责全区文化、政治事务；一名是大主教，叫艾布·哈利斯·本·阿利盖姆，全权掌管宗教大权。

该使团来到麦地纳，与穆圣彼此询问后，穆圣号召他们信奉伊斯兰，并给他们诵读《古兰》。但他们没有响应，只是向穆圣询问如何看待尔萨的问题；过了一天，《古兰》启示下降了：

“在安拉跟前，尔萨的情况如同阿丹，安拉用土创造了阿丹，然后对他说：‘有。’于是他就有了。真理来自你的养主，你不要怀疑，知识降临你之后，凡同你争论此事者，你就说：‘我们彼此聚齐各自的妻子、儿女和自身，然后，我们一起祈祷，求安拉斥逐撒谎的人’。”（3：59—61）

第二天早晨，穆圣根据这节《古兰》启示回答了他们关于尔萨的询问，并给他们留一天的时间考虑。结果，他们仍拒绝信奉伊斯兰。穆圣只好提议双方各自聚齐家属，让安拉斥逐说谎的一方。随后，穆圣聚齐自己的家人，包括哈桑、侯赛尼、法蒂玛。奈吉兰使团发现穆圣如此认真、严肃，便私下商议，总督和总理都彼此说道：“以上帝起誓，不要这么做。如果他确是先知，而诅咒我们的话，我们绝不会成功，我们会成为绝后的人，凡是我们在大地上的东西，哪怕是一根毛发，一片指甲，都会遭到毁灭；”最后，他们决定听从穆圣的裁决。他们来到穆圣跟前说道：“我们支付你索要的。”穆圣接收了他们交纳的人丁税并达成协议，交纳两千套服装，每套服装外另追加一欧基亚白银；其中一千套在七月份交纳，另一千套来年二月份交纳。穆圣则以安拉及其使者的名义，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和宗教信仰自由，协议被写成文书并交给他们。他们提出，要穆圣派一位忠诚的人负责征收协议规定的钱，穆圣派了艾布·欧拜德·本·杰拉哈。

随后，伊斯兰在奈吉兰人中传扬开了。人们说那位总理和总督返回奈吉兰后皈信了伊斯兰。穆圣又派阿里负责运送天课及人丁税。众所周知，只有穆斯林才会出天课。

13. 哈尼夫家族使团：

该使团于伊历九年到来，他们一行共十七人，其中包括大骗子穆赛利迈，他的全名是穆赛利迈·本·苏玛迈·本·凯比勒·本·哈比布·本·哈利斯，属哈尼夫家族。该使团落脚在一位辅士家中，随后，他们见到穆圣并信奉了伊斯兰。关于大骗子穆赛利迈，有许多不同的传述，

经多方考证，穆赛利迈是个自命不凡，权欲熏心的人。他并没有随同使团的成员们去见穆圣。穆圣先是好言好语对待他，想团结他，但后来却发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是个不善之人。

此前，穆圣曾做一梦，梦见整个地球的宝藏都放到他面前。随后，一对金镬子落到他手中，镬子逐渐增大，穆圣很高兴。这时他得到启示说：“用嘴吹它。”穆圣依言吹去，两只镬子顿时不见了。穆圣解释说：“两只镬子代表在他之后将要出现的两个大骗子。”当穆赛利迈露出满身的傲气时，他确曾说：“如果穆罕默德让我在他之后继位的话，我才会追随他。”穆圣手拿一块皮子，带着他的演讲师撒比特·本·盖斯·本·舒玛斯找穆赛利迈谈话。当时，他正与同伴们在一起。他对穆圣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不阻拦你和你的事业，但你得让我在你之后接替你的权位。”穆圣说：“你就是向我要这块皮子，我都不会给你，你绝不能逃过安拉对你的判决。如果你轻举妄动，安拉定会宰了你。以安拉起誓，你就是我梦中的那个镬子。我身边的这位是撒比特，他会代我回答你的。”说完，转身走了。

后来，穆圣在他身上发觉的东西实现了。穆赛利迈自返回也玛迈后，一直在考虑此事；最后，他妄称同穆圣分享权利，他也是先知，并做了几首押韵诗。他允许族人饮酒、通奸。他同时也承认穆圣，借此迷惑族人。结果，他的族人都追随他；同他勾结在一起，以致事情越闹越大。曾有人称他是也玛迈的至仁主，以表明他的大能。他曾致信穆圣说：“我和你共享权利，我们一半，古莱氏人一半。”

穆圣回信驳斥道：“大地都是安拉的，他让他意欲的仆民继承一切好结果唯属敬畏安拉的人。”（7：128）

据伊本·麦斯欧德传述：穆赛利迈的两位信使伊本·奈瓦哈和伊本·阿撒利来见穆圣，穆圣问他俩：“你俩承认我是安拉的使者吗？”他俩说：“我们承认穆赛利迈是安拉的使者。”穆圣说：“我笃信安拉和他的使者，如果能杀信使，我定会杀了你俩。”

穆赛利迈自称先知之事开始于伊历十年。伊历十二年三月，艾布·白克尔执政期间，穆赛利迈在也玛迈战役中被杀。杀他的人正是曾杀过哈姆宰的那位沃哈希。

第二个假先知是也门的艾斯沃德·阿尼斯。他于穆圣归真的前一天被法鲁兹砍了脑袋。穆圣通过安拉的启示得知此事，遂告诉了穆斯林。后来，该消息来自也门，传报给艾布·白克尔。

14. 阿米勒·本·绥阿绥尔家族使团：

该使团包括安拉的敌人阿米勒·本·图菲利及鲁拜德的同母兄弟艾勒拜德·本·盖斯，还有哈立德·本·贾法尔，贾巴勒·本·艾斯莱姆等，他们是该族首领，是一群恶魔。其中阿米勒正是制造迈欧奈井惨案的元凶。他们决定前往麦地纳时，阿米勒和艾勒拜德曾密谋，届时伺机暗杀穆圣。到达麦地纳后，阿米勒假意同穆圣交谈，艾勒拜德则在穆圣后面转游，他悄悄地抽剑，但只抽出了一点点，安拉拘禁了他的手，他始终抽不出剑。穆圣诅咒了他俩。他俩返回时，安拉降下闪电，烧死了艾勒拜德。至于阿米

勒，他正与一名苏鲁女人通奸时，不知被谁在脖子上砍了一刀，死于非命。

15. 奈吉布使团：

该使团带来从族中富人处征集的天课。他们一行共十三人，来学习《古兰》与逊奈。他们向穆圣请求一些事，穆圣一一写下来；他们没停留多久。当穆圣允许他们离去时，他们给穆圣唤来留在后面照看行李的一位奴隶。这位奴隶到来后，对穆圣说：“以安拉起誓，我别无所求，唯求你向安拉为我祈祷，求他饶恕我，慈悯我，使我的心富足。”穆圣为他做了祈祷，他成了一名最知足的人。叛教时期，他不仅自己坚守伊斯兰，还劝告族人，因而他们都守住了伊斯兰。伊历十年，该使团再次觐见穆圣，并参加了辞朝。

16. 塔伊使团：

该使团成员中包括载德·赫利，当他们同穆圣交谈时，穆圣劝告他们信奉伊斯兰，他们当即就响应了，而且都很虔诚。穆圣曾评价载德·赫利说：“凡是人们向我夸奖的阿拉伯人，等我见到他时，总发现言过其实，唯载德例外，他的优点多于传闻。”

伊历九年、十年这两年间，来往于麦地纳的使团络绎不绝。圣史学家们提及的使团还有：也门使团、艾兹德使团，古达尔族支系的白尼·赛阿德·胡宰米使团、白尼·阿米勒·本·盖斯使团、白尼·艾赛德使团、白赫拉埃使团、胡兰使团、迈哈利布使团、白尼·哈利斯·本·克阿布使团、阿米德使团、白尼·孟特菲格使团、

赛拉曼使团、白尼·阿布斯使团、迈兹尼使团、穆拉德使团、宰比德使团、肯迪使团、祖孟勒使团、加萨尼使团、白尼·阿施使团及最后一个奈赫阿使团。该使团一行共二百人，于伊历十一年十一月中旬抵达麦地纳。总之，绝大部分使团都来于伊历九年、十年，少部分来于伊历十一年。

各地使团的蜂拥而来，说明伊斯兰信仰已被人们全面接受，伊斯兰的势力已扩大到整个半岛及其四周。阿拉伯人开始以尊重、敬仰的目光注视麦地纳。在他们面前，除了归顺已无路可走，麦地纳成了阿拉伯半岛众望所归的中心。但是，我们还不可说，伊斯兰已深入每个人的心中，因为有许多粗野的游牧人，是追随其族长才归顺的，他们的心中并没有多少虔信的成份，他们尚未完全领悟伊斯兰的教诲。《古兰》经‘忏悔’章对他们有所描述：

“游牧的阿拉伯人是最不信仰和最伪信的，他们最不理解安拉对其使者降示的律例。安拉是全知的、至睿的。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人认为施费是种亏损，并等候着你们遭厄运，。可他们遭受了厄运。安拉是全聪的，全知的。”（忏悔：97—98）

接着，安拉夸奖了另一类型的阿拉伯游牧人：

“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人虔信安拉和末日，他们把自己费用的当作媒介，以获得安拉的亲近和使者的祝福。这种行为确是接近安拉的媒介，安拉必把他们放在自己的慈恩之中。安拉确是至赦的，至慈的。”（忏悔：99）

宣教的成就及影响

在介绍穆圣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以前，我们先浏览一下穆圣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他以此位列众圣之首，并被安拉誉为整个人类的领袖。

当安拉启示穆圣说：“披衣的人啊，你当趁夜礼拜，除外一点点时间，即半夜或少一点。”（披衣的人：1—2）“盖被的人啊，你当起来并警告。”（盖被的人：1—2）穆圣遂即站起来，这一站就是二十三年；他肩负的是地球上最大的信托，是全人类的担子，是整个信仰的担子，是同各个领域做斗争的担子。

人类的良知已被蒙昧、虚伪的毒素浸透，已被现世的浮利和诱惑所束缚，已被各种欲望所俘虏。穆圣肩负的就是同这样的现象做斗争的担子。当部分穆斯林的良知终于摆脱种种蒙昧事物的羁绊及现世生活的摆布时，穆圣又开始另一领域的斗争，即同那些沆瀣一气、迫害安拉的宗教和信士们的人进行武装斗争。那些人百般图谋，想趁伊斯兰这颗纯洁的种子尚未根深叶茂前扼杀它。这场斗争刚在阿拉伯半岛结束，罗马人又开始在它北部边境觊觎出现的这一新生群体。

在此期间，第一场斗争——良知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这是一场永恒的斗争。恶魔伴随着良知，它一刻也不会停止在人的良知深处活动。穆圣忍受着艰苦的生活及各种尘世利益的诱惑，不知疲倦地履行着安拉的号召。他周围的信士们受他的熏陶，他们忠实、知足、勤劳、坚忍；他们

坚守夜间拜，虔诚地叩拜安拉，诵念《古兰》，并严格遵循《古兰》。

在这二十多年持续的斗争中，穆圣从未被任何事物分过心，最终使伊斯兰取得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功。整个阿拉伯半岛都信奉了它，它扫除了半岛上蒙昧的污垢，端正了扭曲的理智，放弃了偶像，甚至砸碎了一切偶像。

半岛的上空开始回荡认拜安拉独一的声音、召人礼拜的声音。

昔日荒芜的沙漠因伊斯兰信仰而焕发生机，大批的《古兰》诵读家分赴各地，教授安拉的经典，实行安拉的律法。

一盘散沙的部落和家族团结统一了。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崇拜，走上崇拜安拉的道路；没有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奴隶主与奴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欺压者与被欺压者；人人都是安拉的仆人，是相互热爱的兄弟，是共同遵守安拉律例的人。

安拉为人们消除了蒙昧的傲慢、清高和以出身论贵贱的偏见。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白人不比黑人优越；人的优越在于是否敬畏安拉。人人都是阿丹的子孙，阿丹来源于泥土。

伊斯兰的号召促成了阿拉伯的统一、人性的和谐、社会的公正及人类今后两世的幸福。岁月的轨道变了，地球的面貌变了，修正了历史的轨迹，改良了理性与思维。

伊斯兰之前，蒙昧主义挟持着整个世界，世界的良知发了霉，灵魂已变质，价值观、是非标准已错位。世界弥漫着欺压、奴役、奢侈、放荡、剥削、不幸、隐昧安拉、迷误与黑暗等等，宗教已名存实亡；由于遭到歪曲，宗教已无力疏导人性，成了一套毫无活力的僵化仪式。

伊斯兰进入人类的生活后，人类的灵魂才得以摆脱虚幻、迷信、奴役、变质、腐败、污秽、放荡等；人类社会才得以脱离不义、暴虐、分裂、瘫痪、等级差异、统治者的独裁专制、假宗教的奴役和愚弄。而开始建设的新世界，其基础是宽容与纯洁，积极与建设，自由与革命，知识与坚定，自信与正信，公正与慷慨，以及长期不懈的劳动，以便改良生活，升华生活，人人享受自己的权利，尽到自己的义务。

由于这种变化，阿拉伯半岛焕发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机，半岛的历史从未那样辉煌过！

辞 朝

穆圣的宣教工作完成了，使命已经传毕；一个崭新的社会在坚信安拉的独一主宰性，否认除他外的一切及承认穆圣使命的基础上正冉冉升起。而此时的穆圣已感觉到，他的生命快到尽头了。

伊历十年，当他派遣迈阿兹前往也门时，他说：“迈阿兹呀，过了今年，也许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可能你会经

过我的这座清真寺和坟墓。”迈阿兹因害怕与穆圣永别而哭了。

安拉意欲他的使者见到宣教的成就，他为此历经二十三年的千辛万苦。最终，阿拉伯各部落成员及代表们团结在穆圣周围。他们从穆圣身上获得伊斯兰的教义、教律，穆圣从他们身上得到见证，证明他履行了信托，传达了使命，培育了穆斯林群体。

穆圣宣布了他的想法：要完成一次清廉的被见证的朝觐。随即，大批人来到麦地纳，人人都想追随穆圣。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穆圣做好出发的准备。他梳好头，抹上香，穿好衣服，给献牲戴上项圈，下午便出发了。晡礼前到了祖侯莱法。他礼了两拜，并在那儿过了夜。第二天早晨，穆圣对大伙说：

“夜间，我的养主派来一位天使，对我说，你当在这个吉祥的山谷里礼拜，并通知人们进行连朝。”

晌礼前，穆圣为受戒做了大净，阿倚莎亲手在穆圣身上和头上抹上宰利勒香和含有麝香的香，香料沫在穆圣的各关节处和胡须上随处可见。穆圣一直没洗掉这些香。然后，穆圣穿上戒衣，礼了晌礼拜。随后，他就在礼拜之地高念正朝、副朝的举意，穆圣把正朝、副朝连了起来。然后，离开礼拜之地，骑上“格素沃”驼，并再次高念举意。当行走到无人的旷野时，他又一次高念朝觐举意。

行至麦加附近的祖图洼山谷时，他在那儿停了一夜。第二天晨礼后，即伊历十年十二月四日星期日早晨，穆圣

洗过大净、进入麦加。他一路上共走了八天，这是个中等路程。

来到禁寺，穆圣巡游了天房，并在绥法、迈尔沃两山间奔走。之后，他没有开戒，因为他赶来了献牲，举意做连朝。

此后，穆圣来到麦加最高处的哈朱尼，并住到那里。在这之后，穆圣除了正朝的巡游天房外，他没再巡游天房。

穆圣命令没带献牲的穆斯林把受戒当做副朝的受戒，完成巡游天房和在绥法与迈尔沃之间的奔走后，就完全开戒，人们犹豫不决。穆圣说：

“如果我还能再活我已活过的这么多年，这次我也不会出钱买献牲。如果我没带献牲，我定会开戒。”

那些没带献牲的人只好听命，开了戒。

十二月八日饮驼日，穆圣登上米纳山，在那儿做了晌礼、晡礼、昏礼、宵礼及第二天早晨的晨礼共五番拜。待太阳出来后，他离开米纳，来到阿拉法特山；人们在奈姆勒为先知搭起了帐篷。穆圣住下来，太阳偏西后，他骑上“格素沃”驼，来到河谷深处，站在十二万四千人中间，或十四万四千人中间，发表如下演说：

“人们啊！请听我说，今年过后，也许我将永远无法在此与你们相会。你们的生命、财产，就像这个日期，这个月份，这个地方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蒙昧时期的事统统被踩在我的脚下，蒙昧时期的血债一律勾销。我要勾销的第一笔血债就是伊本·勒比阿·本·哈利斯的血债，

他在赛阿德家族被哺乳时，被胡宰利所杀。蒙昧时期的高利贷一律作废，我要废除的第一笔高利贷就是安巴斯·本·阿布杜·孟特利布的高利贷，它一律作废。

“你们要敬畏安拉，善待妻子。你们要按照安拉的信托迎娶她们，经过婚仪，你们同她们交合便成为合法。你们的妻子不得让你们所讨厌的任何人躺在你们的卧榻上；如果她们违反，可以轻微地打她们。你们应合理地供给她们食品和衣物。我已经给你们留下了安拉的经典。在我之后，只要你们谨遵它，就永远不会迷误。

“人们啊！我之后，再无先知。在你们之后，再无‘稳麦’（信仰共同体），你们当崇拜你们的养主，当坚守五番拜功，封莱迈丹月的斋，交纳天课，以便涤净你们的心灵，朝觐你们养主的天房，服从你们的领袖。这样，你们方可进入你们养主的天堂。”

“当有人向你们询问我时，你们说什么呢？”

人们答道：“我们做证，你已传达了、履行了、规劝了。”

穆圣伸出食指，指了指天，然后又指着人们连说了三遍：“主啊，请你做证。”

阿拉法特那天，在人群中高声重复穆圣演说的人是勒比阿·本·伍麦叶·本·赫利夫。

穆圣演说完毕，安拉降下如下启示：

“今天，我已完善了你们的宗教，完成了对你们的恩惠。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筵席：3）

欧麦尔听到这节启示后哭了。有人问他为何而哭，他说：“完美之后只会是缺陷。”

随后，毕俩里念召拜词和成拜词，穆圣带领人们礼晌礼。接着，又念了一遍成拜词。穆圣领着人们礼了晡礼，两番拜之间没礼任何拜。然后，穆圣骑上“格素沃”驼，来到站立之地，让“格素沃”卧下，让步行者站到他前面，他面对天房的方向，一直站到太阳落山，当黄色消失一会儿，红色也消失后，穆圣让乌萨麦在后面赶着驼，来到穆兹德利法。在那儿，念一遍召拜词，两遍成拜词，礼了昏礼和宵礼；两番拜之间没念赞主词。之后，穆圣躺下，一直休息到第二天黎明。念一遍召拜词，一遍成拜词礼了晨礼，然后骑上“格素沃”来到禁标处，迎着天房的方向，祈祷安拉，念大赞词、清真言，一直站到破晓。

太阳升起之前，穆圣离开穆兹德利法，来到米纳，他让法德利·本·安巴斯跟在后面，来到马哈希勒，稍微活动一下后，他走上通往大石柱中间的那条路，来到一棵树跟前的大石柱。那个时代，大石柱旁有棵树，那根石柱叫阿格白石柱或第一根石柱。穆圣连掷了七颗石子，每掷一颗念一遍大赞词。之后，他来到宰牲场，亲手宰了六十三峰驼。然后，让阿里宰了余下的三十七峰驼，穆圣共赶来一百峰驼。接着，穆圣命人从每峰驼上取下一块肉，放到锅里，煮熟后，同阿里一起吃肉，喝汤。

此后，穆圣骑上骆驼，回到天房，并在那儿礼了晌礼。之后，来到负责汲渗渗泉水的阿布杜·孟特利布家族处，说道：“阿布杜·孟特利布家族的子弟啊，你们去汲水，

若不是担心人们会与你们抢着汲水，我定同你们一起去汲水。”他们汲来一桶水，穆圣喝了一些。

宰牲日，即十二月十日上午时分，穆圣骑在“舍赫巴”骡子背上，发表了演说。阿里一句句重复他的演说。人们或站着或坐着，这次演说有一部分是重复昨天的内容。

据布哈里、穆斯林两大部圣训集记载，艾布·白克尔传述：宰牲日，穆圣发表了如下演说：

“从安拉创造天地之日起，岁月依照它的规律轮转，一年有十二个月，其中有四个禁月，三个是连续的，即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另一个则是处在六月与八月之间的七月。”接着穆圣问道：“现在是几月？”我们说：“安拉和他的使者最知道。”穆圣没吭声，以致我们以为他会给这个月另起名字。然后他说道：“现在不是十二月吗？”我们说：“没错，就是十二月。”接着他又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说：“安拉和他的使者最知道。”穆圣没吭声，以致我们以为他要给这个地方更改名字。然后他说：“这不是我的故乡吗？”我们说：“没错，就是你的故乡。”他又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说：“安拉和他的使者至知。”穆圣没吭声，以致我们以为他要给这个日子另起名字。他说：“今天不是宰牲日吗？”我们说：“不错，就是宰牲日。”他说：

“你们的生命、财产、名誉就像这个日子，这个地方，这个月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你们定会相遇你们的养主，他会查问你们的所作所为。注意，在我之后，你们不要重返歧途，互相残杀。”

“注意，我传达了吗？”人们说：“是的，传达了。”穆圣说：“主啊，请你做证，请在场的向不在场的传达，也许被传达者比听者更能领悟。”

据另一传述，在这次演说中，穆圣说：

“注意，犯罪者自负其责，父亲不负孩子的罪责，孩子不负父亲的罪责。注意，恶魔对于在你们的土地上，受崇拜的已彻底绝望，但它会在你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获得顺从和满足。”

晒肉节期间，穆圣一直住在米纳，履行宗教功修，传授教义，记念安拉，推行易卜拉欣的献牲方式，消除举伴安拉的痕迹及标志，偶尔发表一下演说。

据《艾布·达吾德圣训集》记载：奈布罕的女儿赛拉仪传述说，晒肉节期间，穆圣给我们发表演说，他问：“现在不是晒肉节期间吗？”他这一天的演说和宰牲日的演说内容一样。这次演说是在“援助”章降示后讲的。

晒肉节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三日，穆圣离开米纳山，来到凯纳奈家族处，在那儿度过这一天，并在那儿礼了晌礼、晡礼、昏礼、宵礼。睡了一觉后，他骑上骆驼，来到天房，做了告别巡游，并命令穆斯林大众也做告别巡游。

朝觐的各项仪式都做完了，穆圣鼓励骑乘者返回圣洁的麦地纳，不是为了让他们休息，而是为了安拉，为了安拉的道路继续奋斗。

最后一次派兵：

罗马帝国自恃强大，妄图剥夺伊斯兰的生存权，并致力于屠戮它的臣民中信奉伊斯兰的人。如，他们屠杀了罗马驻迈阿尼总督朱扎姆人中的法勒沃·本·阿迈鲁。

针对他们的嚣张和狂妄，穆圣在伊历十一年二月派遣一支大军，任乌萨麦·本·宰德·本·哈利斯为总帅，命他占领与巴尔干半岛接壤的赫勒和地处巴勒斯坦的达鲁姆，以此震慑罗马，恢复边境地区阿拉伯人的信心，以免人们误以为基督教徒可以为所欲为，加入伊斯兰会导致死亡。

年轻的乌萨麦担任总帅引起人们的非议，他们要求以后再委以他这样的重任。穆圣说：“如果你们诽谤他，你们以前也确曾诽谤过他的父亲。以安拉起誓，他天生就有领导才能，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永远是最喜欢的一个人。”

人们这才接受乌萨麦，加入他的军队并离开麦地纳。刚走出麦地纳法尔萨赫，到达杰勒夫，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使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穆圣患病了。安拉注定这支部队是艾布·白克尔执政后派遣的第一支部队。

穆 圣 归 真

永别的预兆：

就在伊斯兰宣传日趋完善，伊斯兰已扎根之际，穆圣感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这一点在他的许多言行中表露得很清楚。

伊历十年的莱买丹月，他坐静坐了二十天，而在往年他只坐十天。另外，吉卜利里同他封印《古兰》两遍。他在辞朝中曾说：“我不知道，今年过后，也许我将永远无法在此与你们相会。”他在阿格白石柱旁也曾说：“你们当谨守我传授你们的各项宗教仪式，今年以后，也许我不在朝觐了。”晒肉节期间，他接到“援助章”启示时，他已知道这是在道别。

伊历十一年二月初，穆圣来到吴侯德，像活人送别亡人那样，为烈士们站了殡礼。然后，他走到一块高地上说道：

“我是你们的先锋，我是你们的见证者。以安拉起誓，我正在看天堂里我的水池。我已被赋予大地宝藏的钥匙。以安拉起誓，我不担心你们在我之后举件安拉，但我担心你们耽于对现世浮利的争夺。”

有一天半夜里，穆圣来到白格阿陵园，为墓中人求饶道：“墓中人呀！求安拉赐你们平安，你们摆脱了红尘。在这个世界上，灾难就像这漫长漆黑的夜晚，它一个接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艰深。”接着他又向他们报喜道：“我们必步你们的后尘。”

患病初始：

伊历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穆圣在白格阿陵园参加完一个殡礼。在返回的途中，他开始头痛、发高烧，摸他的缠头都会感到烫手。

穆圣患病期间，带领人们礼了十一天的拜功。他的病共持续了十三、四天。

归真前一周：

穆圣的病越来越重，他开始询问众妻室：“明天，我将去哪儿？明天，我将去哪儿？”众妻室理解他的心思，她们同意他到他想去的地方。

于是，穆圣在法德利，本，安巴斯和阿里·本·艾布·塔利布二人的搀扶下，包着头，拖着两腿，进了阿倚莎的房中，并在那儿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周。

阿倚莎当时一直在念从穆圣那儿学会的《古兰》‘曙光’章、‘人类’章和祈祷词，往他身上吹气，揉搓他的手，希望能带给他吉庆。

归真前五天：

穆圣归真前五天，那天是星期三，他身上火烧一般的热，剧烈的疼痛使他晕了过去。醒来后，他说道：“你们打七袋井水，浇到我身上，我想出去同人们讲话。”众妻把他搀扶到澡盆里，往他身上浇水，直到他说：“够了，够了。”

穆圣感到轻松了些。于是，他包着头，来到圣寺，坐在宣讲台上，人们围在他四周。他说道：

“愿安拉诅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把先知们的坟作为叩拜之地，你们千万不可把我的坟当作偶像崇拜。”

接着，他指着自已，让人们拿抵偿，他说：

“如果我鞭打过哪位的脊背，来，这是我的脊背，请打吧我骂过哪位，伤了他的面子，来，请骂我吧。”

此后，他走下宣讲台，礼了晌礼，之后，又回到宣讲台上，重复刚才说过的让人拿抵偿之类的话。有一个人说：“你欠我三块钱。”穆圣转脸对法德利说：“给他三块钱。”

随后，穆圣嘱咐道：“我嘱咐你们要善待辅士，他们是我的人，我的心腹。他们已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剩下的只有权利。你们要嘉奖他们做的好事，原谅他们的过错。”

据另一种传述，穆圣说：

“人越来越多，但辅士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他们犹如食品中的盐，你们中掌握权利的人，当嘉奖他们做的好事，原谅他们的过错。”

随后，穆圣又说：“有个仆民，安拉让他在今世的浮利和安拉的天堂之间选择，他选择了安拉的天堂。”

据艾布·赛尔德·胡德勒讲：艾布·白克尔当时就哭了。他说：“我愿牺牲我的父母赎回你。”我们对他的话感到惊奇。人们议论道：“你们看他是怎么回事？安拉的使者说有一个仆民，安拉让他在今世的浮利与安拉的天堂之间选择，他却说：‘我愿牺牲我的父母赎回你。’穆圣就是那位选择者，艾布·白克尔是我们最有知识人。”

穆圣接着又说：

“在做朋友和钱财方面，除安拉外，最忠于我的人就是艾布·白克尔。如果让我另选朋友，我定选艾布·白克尔。但是有伊斯兰兄弟情谊和友爱。通向清真寺的所有便门，除属于艾布·白克尔的外，其余一律关闭。”

归真前四天：

星期四，穆圣归真前的第四天，穆圣当时头痛很厉害，他说：“你们拿过笔和纸来，我要给你们口述遗嘱，免得日后你们走上歧途。”当时屋中有许多人，包括欧麦尔。

欧麦尔说：“安拉的使者正头痛得厉害，我们拥有《古兰》，有《古兰》就足够了。”穆圣的家属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争起来。有的说：“你们快去让安拉的使者立遗嘱。”有人则重复欧麦尔的话，他们争执不休，穆圣说：“你们出去吧。”

那天，穆圣吩咐了三件事：第一，赶走半岛上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多神教徒。第二，照他当初的做法，允许使团进入。至于第三件，传述人忘记了，或许是嘱咐穆斯林谨遵《古兰》和圣训，或许是让大家接受乌萨麦的指挥，或许是嘱咐大家坚守拜功，善待家下。穆圣拖着沉重的病体，坚持带领人们礼拜，直到这一天，即归真前的第四天星期四，他坚持领完了这一天的昏礼拜，拜中他念的是“天使”章。

宵礼时，穆圣的病情加重，无法出门去圣寺。

据阿倚莎传述：当时，穆圣问：“大家礼过拜了吗？”我们说：“安拉的使者呀，还没礼，他们都在等着你。”穆圣吩咐在盆里倒些水。我们倒好水，他洗完后，挣扎着准备出去，结果晕了过去。

醒来后问道：“大家礼过拜了吗？”就象刚才第一次一样，穆圣洗完，挣扎着出去，结果又晕倒。第三次，他

只好吩咐艾布·白克尔领拜。穆圣生前最后几天的十七番拜，都是艾布·白克尔领的。

阿倚莎一连重复三、四次，劝阻穆圣别让艾布·白克尔领拜的话，人们以为穆圣会同意的。结果，穆圣拒绝了阿倚莎的劝阻。他说：

“你们都像优素福的伙伴一样。快去告诉艾布·白克尔，让他领拜。”

归真前一、两天：

星期六或星期日，穆圣觉得病痛减轻了许多，于是他在两个人的搀扶下出来做晌礼，当时，艾布·白克尔正带领人们礼拜，发现穆圣后，他想退下来，穆圣指示他不要退下。穆圣对搀他的两个人说：“把我搀以艾布·白克尔身边坐下。”

他俩把穆圣搀到艾布·白克尔的左边，艾布·白克尔跟着穆圣礼，并向人们传递大赞词。

归真前一天：

星期日，穆圣归真前一天，穆圣释放了他的奴隶，取出身边仅有的七块钱施舍，并把武器赠给了穆斯林。那晚，阿倚莎向邻居借了点灯油。当时穆圣典给一个犹太人换了三十升大麦的大麦的那套铠甲尚未赎回。

穆圣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据艾奈斯·本·马立克传述：星期一那天，穆斯林们在艾布·白克尔的带领下正做晨礼时，突然，穆圣掀开阿

倚莎房间的门帘，露出了脸。看到大家正礼拜，他笑了。艾布·白克尔随即后退，他以为穆圣要出来领拜。

艾奈斯讲：穆斯林们看到穆圣后，兴奋得差点从拜功中跑出。穆圣用手示意大家继续礼拜，然后，穆圣缩回头，放下了门帘。

这是穆圣生前的最后一番拜，他没活到下一番礼拜时间的到来！

上午，穆圣叫来法蒂玛，向她耳语了一阵。法蒂玛当即哭了；然后，穆圣又对她耳语了一阵，她随即破涕为笑。

据阿倚莎讲：日后，我曾问法蒂玛，那天穆圣都对她说说了些什么，她说：“先知先向我说，病痛将使他不久于人世，我就哭了。接着他又告诉我，他归真后，我将是来见他的第一个亲人，我就笑了。”

穆圣还向法蒂玛报喜说：她是众世界妇女的领袖。

法蒂玛看到父亲痛苦的样子，心疼地说：“父亲啊，你受苦了。”穆圣回答说：“从今往后，你父亲再不会受苦了。”

穆圣唤来哈桑、侯赛尼，亲吻两个外孙，并嘱咐好好培育他俩，而后，又唤来众妻，劝化、交待了一番。

疼痛开始加剧，海白尔所中的毒开始发作，以致他说：“阿倚莎，在海白尔所吃的毒羊肉的毒素仍在我身上，我觉得它会切断我的大动脉。”

穆圣还不停地嘱咐人们说：“拜功，拜功及你们的家下。”

复命归真：

穆圣躺在阿倚莎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阿倚莎讲：安拉特慈了我，他让他的使者在我的房间里，在轮我服侍穆圣的日子里，倚在我的怀里归真了！在穆圣归真之际，安拉让我和穆圣的气息连在一起。就在我抱着穆圣时，艾布·白克尔的儿子阿布杜·拉赫曼手拿一根“米思瓦可”（一种牙刷）走进来，我发现穆圣盯着他看，我知道穆圣喜欢米思瓦可，便问他：“我把它拿给你好吗？”他点头表示同意。我拿过米思瓦可，见它很硬，便对穆圣说：“我替你把它弄软吧？”他点头表示同意，我就把它弄软了。他要过米思瓦可，然后，把双手伸到面前的水盆里，洗了洗脸，说：“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死亡的确很痛苦。”

穆圣用米思瓦可刷完牙，抬起手或手指，眼睛看着屋顶，双唇蠕动了一下，阿倚莎把耳朵贴过去，只听穆圣说：

“同你施过恩的先知、诚实人、烈士、清廉人在一起。主啊，你饶恕我吧，慈悯我吧，让我伴随最崇高的伙伴吧。主啊，最崇高的伙伴啊！”

最后一句，他连说了三遍；他的手垂下来，追随最崇高的伙伴去了！

时值伊斯兰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一(公历 632 年 6 月 8 日)。按太阴历计算，圣人享年 63 岁 308 天；按太阳历计算，圣人享年 61 岁 84 天。

穆斯林的巨大悲痛：

穆圣归真的消息传开后，整个麦地纳顿时愁云密布。

据艾奈斯说：“我从未见过，比穆圣在我们中间的那天更美好，更明亮的日子；我也从未见过，比穆圣归真那天最糟糕，最阴暗的日子。”

穆圣归真后，法蒂玛说：“父亲呀，安拉应答了你的祈求。父亲呀，天园是你的归宿。”

欧麦尔的态度：

欧麦尔被这一消息弄昏了头脑，他喊道：“伪信士们瞎说安拉的使者逝世了。安拉的使者没有逝世，而是像穆萨·本·尔姆兰那样见他的养主去了。穆萨·本·尔姆兰曾离开族人们四十天，尔后又回到族人们中间，当时不是有人说他逝世了吗？以安拉起誓，安拉的使者一定会回来的，谁再瞎说安拉的使者逝世了，就要砍下他的手和腿。”

艾布·白克尔的态度：

艾布·白克尔闻讯立刻骑马，从位于赛尼赫村的家中赶来，他走进圣寺没同任何人讲话，径直走到阿倚莎房里。

安拉的使者安静地躺着，身上盖了一件条纹布斗篷；他上前揭开穆圣的脸，抱起穆圣，流着泪吻了吻，然后说

道：“我愿以我的父母为你献身。你已尝到安拉给你注定的死亡，安拉不会让你再经历死亡了。”

然后，艾布·白克尔走出来，只见欧麦尔仍在同人们喊叫。艾布·白克尔走过去对他说：“欧麦尔，你先坐下。”但欧麦尔坚持不肯坐下，这时，人们撇下欧麦尔，朝艾布·白克尔围过来，艾布·白克尔感赞安拉之后，说道：“你们中谁崇拜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已归真离去；谁崇拜安拉，安拉确是永生不灭的。安拉说：‘穆罕默德只是一位使者，在他之前，已经故去许多使者；如果他去世或被杀，难道你们就要背离吗？背离的人绝不能伤害于安拉丝毫，安拉将酬报感谢人’。”（3：144）

伊本·安巴斯曾说：“以安拉起誓，艾布·白克尔未念这节启示前，人们好象不知道安拉曾降过这节启示，他们都听到这节启示，当时，凡听到这节启示的人都跟着重复了一遍。”

欧麦尔曾说：“以安拉起誓，我是听了艾布·白克尔念这节启示后才清醒过来的。当我听到艾布·白克尔念这节启示后，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上；我知道，安拉的使者真地离我们而去了！”

安葬穆圣的遗体：

穆圣的遗体尚未安葬时，关于谁做穆圣的继任者一事，穆斯林之间发生了分歧。当时，在白尼·撒尔德族人的驻地，辅士和迁士们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执；最后，大家一致推举艾布·白克尔做继任者。

星期二，开始沐浴穆圣的遗体。当时，他们并未脱下穆圣身上的衣服，负责沐浴的人有安巴斯、阿里、安巴斯的两个儿子法德利和古赛姆，穆圣的仆人舒格兰，还有乌萨麦·本·宰德及奥斯·本·豪利。安巴斯和他的两个儿子负责为穆圣翻身，乌萨麦和舒格兰负责浇水，阿里负责洗，奥斯扶着穆圣的遗体。

然后，给穆圣裹上三层用白绵布做的殓衣，其中没有衬衣和缠头。

对在什么地方安葬穆圣的遗体，穆斯林们众说不一。

艾布·白克尔说：“我听安拉的使者说过，使者在哪儿归真，就在哪儿埋葬。”艾布·泰利哈移开穆圣归真时躺的那张床，就地挖了坟坑。

然后，人们开始十个十个地走进来，他们在无人领拜的情况下，为穆圣举行了殡礼。首先进来的是他的家人，然后是迁士，接着是辅士，最后是儿童。妇女们站在男人后面为穆圣做了殡礼。

他们一直忙到星期三的黎明前。

据阿倚莎说：“星期三黎明前的夜里，我们听到铁锹声时，才知道安拉使者的遗体被安葬了。”

穆圣的妻室

1. 迁徙前，穆圣在麦加最早的家庭由他和妻子海迪哲·宾图·胡韦利德组成，他俩结合时，穆圣二十五岁，海迪哲四十岁，这是穆圣的第一次婚姻，也是海迪哲在世时的唯一婚姻。

海迪哲为穆圣生了若干子女，全部夭折；女儿分别是：宰奈白、鲁格娅、温姆·库里苏姆和法蒂玛。宰奈白在迁徙前嫁给了姨妈的儿子艾布·阿绥·本·热比尔，鲁格娅和温姆·库里苏姆先后都嫁给了奥斯曼·本·安法尼，法蒂玛在白德尔战役与吴侯德战役之间嫁给了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她生育了二男二女：哈桑、侯赛尼、宰奈白和温姆·库里苏姆。

众所周知，穆圣不同于一般穆斯林，因为种种原因，他被特许聘娶四个以上的妻室，他共有十三房妻室。穆圣先于其中的九个而归真，另有四个先于穆圣而归真；一个是海迪哲，一个是人称“穷人之母”的宰奈白·宾图·胡宰迈；还有两个穆圣未与她们同房。

以下是其余妻室的名单及简况：

2. 苏黛·宾图·宰姆艾：

她于穆圣为圣第十年的十月、海迪哲归真后同穆圣完婚；此前，她的丈夫是堂兄赛克兰·本·阿迈鲁，赛克兰先她而归真。

3. 阿倚莎·宾图·艾布·白克尔：

苏黛嫁给穆圣一年后，穆圣为圣第十一年的十月：迁徙前两年零五个月，六岁的阿倚莎同穆圣缔结婚约，迁徙麦地纳七个月后，已经九岁的处女阿倚莎同穆圣举行了婚礼，当时是十月；她是穆圣众妻室中唯一的处女，也是穆圣最喜爱的妻子，她堪称穆斯林妇女界最通晓教义教律的人，是最有知识的人。

4. 哈芙赛·宾图·欧麦尔·本·罕塔布：

白德尔战役与吴侯德战役之间，她的丈夫赫尼斯·本·侯扎菲赛赫姆归真。伊历三年，她同穆圣完婚。

5. 宰奈白·宾图·胡宰迈：

她属白尼·黑俩里·本·阿米尔·本·绥阿绥尔家族，因她怜悯和照顾穷人，而被称为“穷人之母”。她的前夫阿布杜拉·本·杰哈希在白德尔战役中壮烈牺牲。伊历四年，她嫁给穆圣，婚后两三个月，她便归真了。

6. 温姆·赛丽玛·杏德·宾图·艾布·伍麦叶：

伊历四年六月，她丈夫艾布·赛利迈归真，同年十月，她同穆圣完婚。

7. 宰奈白·宾图·杰哈希·本·利亚布：

属白尼·艾赛德·本·胡宰迈部落，是穆圣姑母的女儿，她原是穆圣的的义子宰德·本·哈利斯之妻，后来，他俩离婚。安拉降下启示，告诉穆圣说：

“当宰德决意同她离婚后，我让你与她结婚。” (33: 37)

8. 朱韦丽娅·宾图·哈利斯：

是胡扎阿部落支系白尼·穆素泰利格族酋长的女儿。一次战役中，被穆斯林撒比特·本·盖斯·本·舒玛斯俘虏，穆圣替她赎身并与伊历六年八月同她成亲。

9. 温姆·哈比白·勒姆丽·宾图·艾布·素福扬：

曾随前夫欧拜顿拉·本·杰哈希迁徙至阿比西尼亚，随后，欧拜顿拉改奉基督教，并客死在那里。温姆·哈比白始终虔诚地恪守伊斯兰。伊历七年一月，穆圣派阿迈鲁·本·吴班叶·德姆里给楠扎希国王送信，请他代向温姆·哈比白求婚，她随同谢尔哈比里·本·哈桑返回麦地纳后，同穆圣成亲。

10. 索菲娅·宾图·罕叶·本·艾赫泰布：

犹太人，在海白尔战役中被俘，穆圣释放了她，并于伊历七年解放海白尔后同她成亲。

11. 迈姆奈·宾图·哈利斯：

伊历七年十一月，穆圣补行副朝后同她结婚。

上述十一位与穆圣成亲后，都和穆圣同了房，其中有一位，即海迪哲、“穷人之母”宰奈白，穆圣在世时先后归真，其余九位在穆圣之后归真。还有两位未曾与穆圣同房的：一位是白尼·凯俩布族人；另一位是肯迪族人朱尼娅。

众所周知，被穆圣纳入房的奴婢有两位：第一位是埃及王迈高格斯送给穆圣的科卜特人玛丽娅，她为穆圣生下

一子易卜拉欣，易卜拉欣于伊历十年十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公历六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夭折；第二位是莱哈妮·宾图·宰德·格勒兹，曾是穆斯林的俘虏，后被穆圣纳为妾。

纵览穆圣的一生，我们会发现，穆圣的数次婚姻都是在他的青春岁月过去近三十年后的晚年缔结的，在他一生中的韶华岁月里，只有一个已近不惑之年的妻子——海迪哲，而后是苏黛。

显然，他的这些婚姻决不是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拥有无法克制的旺盛性欲才多妻的，而是为了一些高尚而伟大的目的，这些目的只有靠联姻才能实现。

穆圣同艾布·白克尔之女阿倚莎和欧麦尔之女哈芙赛的婚姻，以及把小女法蒂玛聘给阿里，把两个女儿鲁格娅、温姆·库里苏姆先后聘给奥斯曼，都反映了穆圣想借此加强同这四个人的关系，这四个人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历经磨难和牺牲，安拉意欲，他们平安地活了下来。

自古以来，尊重姻亲是阿拉伯人的传统，联姻是团结各部落的一种有效措施；在阿拉伯人的眼中，同有姻亲关系的人作对或作战等于自辱。穆圣想借联姻消除一些部落对伊斯兰的敌意，浇灭他们的怒火。温姆·赛利迈与艾布·杰赫利及哈立德·本·沃立德同属白尼·迈赫朱姆族，她同穆圣结婚后，哈立德对待穆斯林就不再像吴侯德战役时那么仇视了。过了不长一段时间后，哈立德就顺服地归依了伊斯兰。

再看艾布·素福扬，自他的女儿温姆·哈比白嫁给穆圣后，他就开始不再仇视穆圣。同样，我们还发现白尼·穆素泰利格及白尼·奈迪尔两个部族，自从他们的女儿朱韦丽娅及索菲娅嫁给穆圣后，很快消除了对穆圣的敌意。可以说，朱韦丽娅是她的部族中对本部族功劳最大的人，由于她同穆圣的婚姻，穆斯林释放了她部族中的一百家俘虏。显而易见，这种慷慨的举动必然在人们心目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更伟大的目的就是：穆圣肩负着教化、熏陶这些部落的使命，他们原本并不知道是什么知识，更不晓得去学习文化、建设社会。

男女不能混杂是建设伊斯兰社会的原则，要遵循这一原则就无法直接教导妇女们，而社会的建设对妇女的需求相对于男人一点都不少，甚至更迫切、更强烈。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穆圣挑选了数位不同年龄阶段，爱好互异的妇女，亲自熏陶、培养她们，向她们传授伊斯兰的教义、教律，最终，把她们培育成了完全能胜任教育各类妇女的人才。无论是游牧人，定居人，老年人，年青人，她们都成了教育妇女的栋梁。

向人们传述穆圣的家庭生活情况，是圣妻们的一大贡献，尤其是她们中活得最长的阿倚莎，传述了许多圣训。

穆圣的多桩婚姻中，有一桩是为了打破根深蒂固的蒙昧传统，即义子制。蒙昧时期，义子在阿拉伯人眼中完全等同于亲子，这一传统已根植于他们心中，消除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一传统与伊斯兰在许多方面的原则是相

抵触的，如结婚、离婚、遗产及其它社会交往，而且这种传统在社会上所产生的许多负面影响及罪恶，正是伊斯兰所致力于消除的。

为了打破这一传统，安拉命令他的使者聘娶姑母的女儿宰奈白·宾图·杰哈希。此前，宰奈白嫁给穆圣的义子宰德为妻，两人感情一直不和，最终导致离婚。在联军战役期间，安拉降示他的命令，但穆圣由于担心会受到伪信士、多神教徒及犹太人的诋毁，又担心会在信仰薄弱的穆斯林心中产生负面影响，他希望宰德不要离婚，以免自己遭遇这种考验。

毫无疑问，这种犹豫、徘徊同安拉的使者所具有的果断、刚毅是完全不符的。为此，安拉降下启示批评了穆圣：

“当时你告诉那位曾蒙受过安拉的恩惠和你的眷顾的人说：你当挽留你的妻子，当敬畏安拉，你把安拉要表明的隐藏在心里。你惧怕人们，而安拉才是你最应该惧怕的。” (33: 37)

最后，宰德同宰奈白离异，宰奈白结束了他的待婚期后，在围困白尼·古莱兹人时，同穆圣成了亲，这是安拉命令穆圣且亲自主持的一桩婚姻，穆圣没有选择的余地。《古兰》中说：

“当宰德决意同她离婚后，我让你与他她结婚，以便有信仰的人在与其养子离异的妻子结婚时，不再有任何麻烦。” (33: 37)

这桩婚姻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具体的行为打破义子制，同时也通过语言打破它。

“你们应当依照义子亲生父亲的姓氏呼唤义子。” (33: 5)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任何人的父亲，他是安拉的使者，是封印的先知。” (33: 40)

仅凭语言无法冲破无数个根深蒂固的陋习，必须同号召者的行为连在一起。

这桩婚姻曾招来伪信士的非议，他们到处散播谣言，动摇信仰薄弱者的意志。一方面宰奈白是穆圣的第五个妻子，而穆斯林们都知道，娶妻超过四个是非法的；另一方面，宰德是穆圣的义子，在当时，聘娶义子之妻是最不道德的丑事。针对这两个方面，安拉在“联军章”中降下启示，做了明确阐释，穆斯林这才明白：第一，伊斯兰并不承认义子制；第二，为了崇高的目的，安拉特许他的使者可以娶妻超过四个，而不允许其他人。

穆圣同众妻的生活是极其和睦、幸福、高尚的，而他的众妻也都极其高尚、知足、坚忍、谦虚、乐于助人，是尽力履行为妻之道的人们；尽管她们的物质生活艰苦得一般人都无法忍受。

我想要说的是，没有必要多加研究穆斯林多妻的问题。我们只要看看那些强烈谴责多妻制的欧洲人的生活，看看他们遭到的不幸和痛苦，他们所干的种种丑事和罪恶，以及他们为扭转这一制度所面临的各种灾难和不安，就足够了；他们的生活遭遇是伊斯兰多妻制度合理性的最好证明，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有识之士无疑是一种教训和鉴戒。

参考书目：

1. 《禁寺史话》：谢哈布丁·本·穆罕默德·艾赛迪·麦加，印度纳尔斯出版社，1976年；
2. 《个人修养手册》：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布哈里，伊斯坦布尔出版社，伊历1304年；
3. 《旗帜》：赫伦丁·兹勒凯利，开罗出版社，第二版，1945年；
4. 《始与末》：伊斯玛仪·本·凯希勒，埃及赛阿德出版社，1932年；
5. 《律法证据》：艾哈迈德·本·哈吉勒·阿斯格拉尼，印度康福尔，古尤姆出版社，伊历1323年；
6. 《《古兰》之地的历史》：赛义德·苏莱曼·纳德韦，印度巴利斯知识社，第四版，1955年；
7. 《伊斯兰历史》：沙赫·艾克拜勒·汗·奈吉布·阿巴德，印度杜尤班德比·拉赫曼图书社；
8. 《历代民族和列王记》：伊本·杰利勒·塔巴利，埃及侯赛尼出版社；
9. 《欧麦尔·本·罕塔布传》：艾布·法拉吉·阿布杜·拉赫曼·本·赵兹，埃及陶菲格文学出版社；
10. 《艾赫沃兹遗史》：艾布·阿里·阿布杜·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印度德赫利出版社，伊历1353年；
11. 《伊本·凯希勒经注》：伊斯玛仪·本·凯希勒，贝鲁特安达鲁斯出版社；

12. 《《古兰》导读》：阿布杜拉·茂杜迪，印度哲玛阿伊斯兰图书社；

13. 《圣门弟子的智慧》：艾布·法拉古·阿布杜·拉赫曼·本·赵兹，印度巴利斯知识社；

14. 《铁密济圣训集》：艾布·尔萨·穆罕默德·本·尔萨·本·苏勒提·铁密济，印度德赫利拉希德图书社；

15. 《伊斯兰圣战》：阿布杜拉·茂杜迪，巴基斯坦拉哈尔出版社，第四版，1967年；

16. 《列圣简史》：穆哈布丁·艾布·贾法尔·艾哈迈德·本·阿布杜拉·塔巴利，印度德赫利巴利斯知识社，伊历1343年；

17. 《普慈众世界》：穆罕默德·苏莱曼·曼素尔·夫里，哈尼格出版社；

18. 《最伟大的政治家——穆罕默德》：哈密顿拉，印度撒利姆知识社，1963年；

19. 《花园》：艾布·嘎希姆·阿布杜·拉赫曼·阿布杜拉·苏海利，埃及哲玛利出版社，1914年；

20. 《后世食粮》：伊本·盖姆，埃及出版社，第一版，1928年；

21. 《伊本·马哲圣训集》：艾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本·叶齐德·本·马哲·格兹韦尼；

22.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艾布·达吾德·苏莱曼·本·艾希阿斯，印度康福尔马吉德出版社，第一册，伊历1375年；印度杜尤班杜尤图书社，第二册；
23. 《奈撒仪圣训集》：艾布·阿布杜·拉赫曼·艾哈迈德·本·舒阿布·奈撒仪，巴基斯坦拉哈尔先贤图书社；
24. 《穆圣史》：伊本·布尔汗丁；
25. 《先知传》：艾布·穆罕默德·阿布杜·马立克哈米勒，埃及穆斯塔法出版社，第二版，1955年；
26. 《赤金释疑》：伊本·希沙姆，埃及赛阿德出版社；
27. 《穆斯林圣训集注解》：艾布·宰克利亚·穆哈伊丁·耶哈亚·本·谢勒夫·脑威，印度德赫利拉希德出版社，伊历1386年；
28. 《弹性的天赋释疑》：宰勒干；
29. 《圣权简介》：尔亚德，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出版社，伊历1312年；
30. 《布哈里圣训集》：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布哈里，印度拉赫曼图书社，伊历1387年；
31. 《穆斯林圣训集》：穆斯林·本·侯扎吉·盖希勒，印度德赫利拉希德图书社，伊历1376年；
32. 《哈布古格报》；
33. 《侯德比业和约》：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巴希米利，思想出版社，1971年；

34. (大阶层): 穆罕默德·本·赛阿阿德, 赖丹·白勒利出版, 伊历 1322 年;
35.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注解》: 艾布·团伊布·舍姆斯·罕戈, 印度, 第一版;
36. 《吴侯德战役》: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巴希米利, 第二版;
37. 《白德尔大战》: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巴希米利, 第三版, 1976 年;
38. 《海白尔战役》: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巴希米利, 思想出版社, 第二版, 1971 年;
39. 《白尼·古莱兹战役》: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巴希米利, 第一版, 1966 年;
40. 《法塔赫·巴利》: 艾哈默德·本·阿里·本·哈吉勒·阿斯格拉尼, 开罗先贤出版社;
41. 《圣史法》: 穆罕默德·安萨里, 埃及阿拉伯语出版社, 第二版, 1955 年;
42. 《绿荫下《古兰》经》: 赛义德·古特布 贝鲁特阿拉伯文化复兴出版社 第三版
43. 《阿拉伯半岛的心脏》: 福阿德·哈姆宰, 埃及先贤出版社, 1923 年;
44. (伊斯兰与世界): 艾布·哈桑·阿里·哈桑·纳德韦, 开罗欧鲁白图书社, 1961 年;

45. 《伊斯兰历代民族志》：穆罕默德·哈德勒·贝克，埃及大商贸出版社，第八版，伊历 1382 年；

46. 《使者简史》：阿布杜拉·本·穆罕默德·奈吉德，埃及先贤出版社 1379 年；

47. 《颁降程序》：奈斯菲；

48. 《钥匙阶梯》：艾布姆·哈桑·欧拜顿拉·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印度白利斯出版社，1958 年；

49. 《黄金草原》：艾布·哈桑·阿里·麦斯欧德，开罗伊斯兰东方出版社；

50. 《穆斯泰德勒克》：艾布·阿里杜拉·穆罕默德·哈克姆·奈沙布勒，印度奥斯曼知识社；

51. 《艾哈迈德圣训集》：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本·罕伯里·希巴尼；

52. 《德拉姆圣训集》：艾布·穆罕默德·阿布杜拉·本·阿布杜·拉赫曼；

53. 《灯罩》：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印度勒黑姆图书社；

54. 《地理大全》：亚古特·哈姆威；

55. 《天性天赋》：格斯塔拉尼，谢尔夫出版社，1907 年；

56. 《马立克教长传》：马立克·本·艾奈斯，印度勒黑姆图书社；

57. 《沃法吾沃法》：阿里·本·艾哈迈德·赛姆胡迪。

